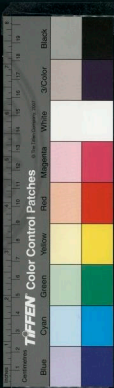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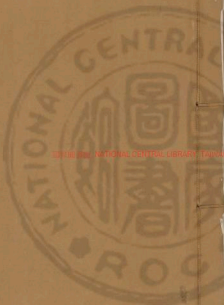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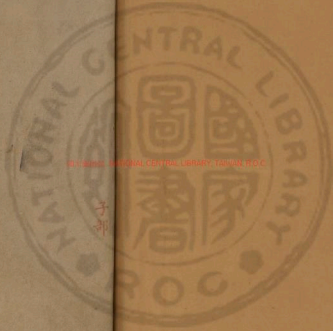


2010 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P.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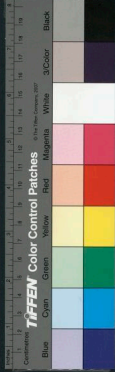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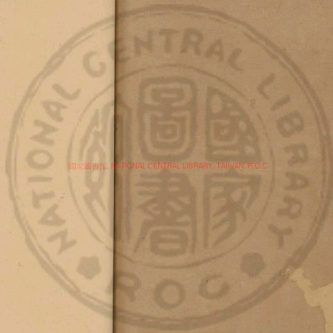
癸巳存稿 第一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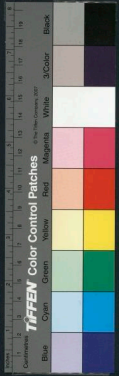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498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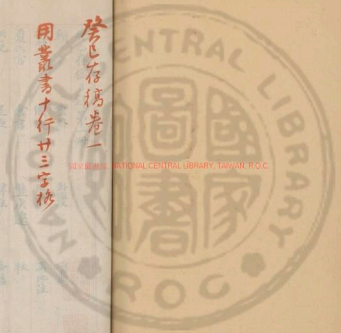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琴已存稿卷一
用叢書十行廿三字格

見六言
以說
洛陽章故
任中
香六賦
可庚
詩志
星說
身多方
齊東逸文
蘇轍
九六
蓮蓬
何處非人
詩入
南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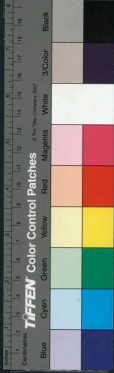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詩言志	河廣	書六體	極中	洛誥章段	洪範	夏六官	三邦	積	癸巳存稿目錄第一冊
詩入樂	獵枕	楊倫傳	齊典逸文	多士多方	皇極	食言	備皮	重卦	
陶宮	柅	蘧途	九共	蚩尤	群惟	盤庚遠	瓊組	卦變	
走	延狩	壓渭	高宗彤日	何度非反	洛誥	秋	馮地注	四載	

國書局藏書
 癸巳存稿目錄第一冊
 卷之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冊學人事稱名

精才 孟子年

顏湖後 權 中國

學道 太宰 直躬 管仲 無專校大夫

祭肉 五十六七 復禮 言舉

中庸大學 自周 五經正義 執禮

樂記 月主 泰二例 致知格物

安車 旗物畫 蠶馬 馬獸言

仲夏奉 景 升布 祭饗

玉藻元端 拾取天 芝 祭饗

月令民工 質副期 塗樹 徑喻

士臣妾 門尚右 以我安 副賓賓辭

樽天祖 樽嘗 祀先公 禮器六節食

祭攝視 昏樂賀 粒記并 六府

太工 左氏條例 魯瑤業及 鄭語

孔子生年 辰集房 春秋書賊 閔

下大夫 名伯淺塔 晉秦復陶 未疾

蔡邱 魯出女 說 鄙我

達心 魯二女 杞子叔姬 單伯

免殺 未言 魚軒 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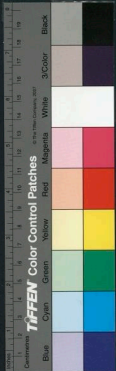
LEIBNIZ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姊母	娘姨	俗稱	君前臣名	門客	陸游教子	妻	心開	胎	何記字
諱	大人	休儀	夢感	先生	恨惜細兒	婦人母家	早起	面長	天文小學
	出夫	姻戚	門地	白	師道	唐典服制	佛說年	舌長	積精
	姐	女人稱謂	朝奉	收養	尊師	嚴父母	女	額黃	道經格

適	此	暮	荅	時胎	疊寔	寔	精其神	撞	若
偶	復	袂	清	釋文音刊	貝勒	蝻	係	磨	形爰
魏新字	寔	辯	婦	展韻	按班	寔	重	管事	展
雜字	琅環	淮	霖	辨字哈	阿雅	鈺	請	杆	莫

2013/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冊 地理 天學子

會通河 高家堰

北海 熱河

臺灣 澳門

臨六塔伊罕 蒙古

西域見胡錄

九重 天門

攝提格 攝提格

古刻 堯典刻

積元 周積元

泰山 封禁

亮州 安化新化

府州縣同名 阿拉善

俄羅斯 羅利

津華 四至

燭龍 歲星

日月 日長短

圍徑 小數

恒氣 鈞叟歌

六生傳

三合

九梁星

羅盤

占夢

四冊文

心竅

古文

吳注

朱鹽

喬夫

童山

荷

虎

無土不王

錢三錢五

家人

巫兒

縣官

史記注

三章

晉夫人

中二十石

除宮刑

伯樂

秦恭

石鼓

御

唐昧

伯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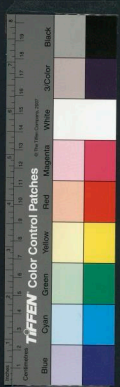
武王辛

公孫宏

私書

許慎

EDI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柳書

昭君

叔光

校事

伊尹

叩頭

寒食散

諸葛亮

兵仗之耗

長歌入陣

家屬之官

嵇康

連馬

有熊

真君

魏書

仰

胄

相王

章添諫

寶廷德

落王國

李迥秀

桐蘇

舟車

魏徵

梁成斌

武定

玉帶松

四勇傳

秦州

陶西

五衣丈

招子

梁顯

無名

岳獄

岳軍律

警

景定公田

朱石

石林

夏遵頌

金改歌字

趙孟佳

元應志

海運

明會典十三

嘉靖樓

張中

禁豬

社

內監蔭

于獄

熊獄

門符

城外坊

御史差

御文道

查痘

樂部

翰林

館假

武殿試

武階

墨不根王

延急侯

孔氏事

禁開礦

田土

旗地

農祭

荒政

禁殺牛

演義小說

官活

雜職儀衛

歲用

太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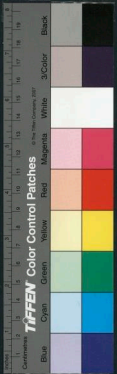
奏摺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司馬彪莊子	兼愛	墨辯墨子	右鬼
滿	齊祖	名	道德經
象棋	奕煙	鴉片煙	術士
明帖	門對	午食	圍棋
弄新釋人	蘭房	吹簫	酒令
七夕	益宅	弄文消	看新婦
火不思	九九	正月十日	天穿
牛莊筆	葦蕩料	麟	大字
木槿	芭蕉	西瓜	黃山松
夾板札船	蘿蔔	芥草	桂

煉	尺	不惜	青海鹽	柄	省堂寺	寬永錢	古偶金石	五丹金石	食用	物類	福事	雜書	文庫
書套	石牛升	布帛錢	僕	羊皮	翻條	太公	闕元錢	伏生	順治通寶	波士寺	邱氏	豆	酒
名帖	宋秤	畝	錦地	鸞	穿丸	錦地	秋成	大浣布	平	油墨	油墨	平	秋成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佛斷面	度隄寺廟	回回帝	窟神
屏翳	中元施食	喇嘛	尼菴
張天師	道士官人	符咒	茶蠻律
六冊雜說	神道黃書	性命	符記
刻書	策題	科舉學	科場
詩詞題	家數	八股	詩題
爲文檢書	家數	八股	詩題
樓花	詩詞虛字	間道	空格
寘屋	四六談塵	茅店語	唐昭宗詞
解和	方朔	蓮峰	珠影晴香

增刪	宋板不同	滕王閣序	平淮西碑
元龍	古詩十九首	青玉案	引書字
陳林	觀	誤字	警策
五禮通考	三古	頤正	箭園
州名急就	論書	野獲編	志書駢後
洛陽伽藍	佛懺	僧侶	衛公問荅
高誘	急就家非	佛格言	佛故先魚
足類珠	徵	漢珠	補天
寥匪	呂珠	燕丹金樓	戰國學術
羊組	法後王	祝占相	荀苑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祖神

朱蘭將軍

黃大王

紫姑神

古文電詞

南風

何焯

衡波傳

誇秀

賊書

祖祭

通真三太子

天帝釋夫人

神婚嫁

法言文中子

井反唾

白席

科場書

贖秀

賊相

張天帝

張王

佛養屬

古今大學

吳說

陳祥道

晉陽卷

酬秀

元秀

祕書

陳武烈帝

康王

釋迦氏

春秋胡傳

捕

蘆城平話

俗笑

愚誇秀

怪秀

不能婦人

止欲

菊淫

龍陽

江仰山

程反石 稿本正

陽物晦時

噪

俗罵

胡樹思

李方古

長白美人

李娃

家妓官妓

駱金門

阮壽引

元托

男色

何端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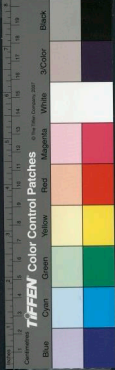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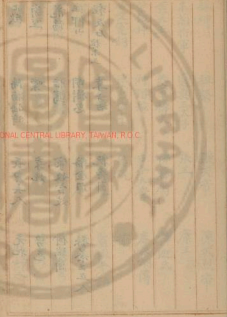
孫養正五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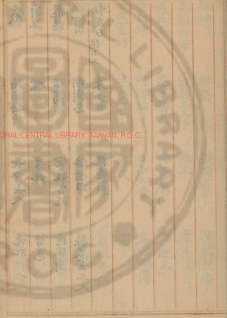
續

易大畜六五續豕之牙。王弼注謂能續其牙，豕能制健，正義引褚氏云續除也，除其牙也。其語不足信。求古有二說，李氏集解崔係引說文曰續，劇豕，虞翻曰劇豕稱續，釋文引劉氏曰豕去勢曰續，言劇豕之牙不害物，故曰吉。韓非十過云，豎刀自續以為治內，亦言去勢，此一說也。其一說則釋文引鄭康成曰牙續為互陸佃釋雅亦云，今東齊海岱之間，以牾繫豕謂之牙，鄭意以牙互為一字，謂續豕宜制之，與牾童牛意同。且在係所引說文亦與今本異，說文豕部續云



續

易大畜六五續豕之牙。王弼注謂能續其牙，豕能制健，正義引褚氏云續除也，除其牙也。其語不足信。求古有二說，李氏集解崔係引說文曰續，劇豕，虞翻曰劇豕稱續，釋文引劉氏曰豕去勢曰續，言劇豕之牙不害物，故曰吉。韓非十過云，豎刀自續以為治內，亦言去勢，此一說也。其一說則釋文引鄭康成曰牙續為互陸佃釋雅亦云，今東齊海岱之間，以牾繫豕謂之牙，鄭意以牙互為一字，謂續豕宜制之，與牾童牛意同。且在係所引說文亦與今本異，說文豕部續云



管子輕重戊云伏羲作造六卷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周人之王循六卷行陰陽卷卽計策畫也周王循六卷則伏羲已有六畫卦矣史記周本紀云文王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云正義云太史公言蓋者疑詞也文王著演易不敢專言重易也案日者列傳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不疑者褚先生文也或蓋亦不是疑詞郊特牲正義引鄭志云言蓋者無別意如仲尼之歎蓋歎魯也之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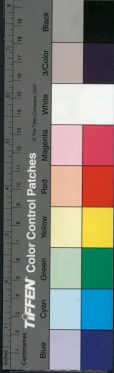
文王重卦



卦變

易本義有象傳上下卦變之說就陰陽數合者求之
蹇利西南云蹇自小過來小過九四六五變蹇六四
九五也萃小過九四往厲乃不利也解卦利西南云
自升來蓋以升六四入解則解上為坤故云利西南
此蹇九在三六在四應云自萃來萃本六三九四則
蹇內卦本坤體故云利西南其云自小過者筆誤也
有王宗傳者謂八卦既重之後又為有所謂內外上
下往來之義乎古今言易者鄭虞之外惟朱子耳今

易本義有象傳上下卦變之說就陰陽數合者求之
蹇利西南云蹇自小過來小過九四六五變蹇六四
九五也萃小過九四往厲乃不利也解卦利西南云
自升來蓋以升六四入解則解上為坤故云利西南
此蹇九在三六在四應云自萃來萃本六三九四則
蹇內卦本坤體故云利西南其云自小過者筆誤也
有王宗傳者謂八卦既重之後又為有所謂內外上
下往來之義乎古今言易者鄭虞之外惟朱子耳今



事事尺寸宗朱而卦慶之說乃以滑汰之言攻之是亦悖矣

四載

尚書高來四載史記夏本紀言陸行乘車水行乘船
泥行乘橈山行乘棹河渠書則棹作橋漢書溝洫志
四載山行乘楫說文則刺以行泥標以行山傳寫之
字不一橈者徐廣云他書或作橈孟康云橈如箕插
行泥上棹者字應從具作輦或作輦即輦如淳云鐵
如雞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非也楫者
韋昭云木器如今輿狀人舉以行應劭云楫或作標
爲人所牽引也徐廣云棹者直輦車又引說文輦直
輦車輦也如應劭韋昭所說則楫標橈爲今山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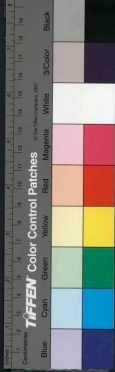
史記河渠書集解引尸子云以軌行沙以楛行壑以楛行險以楛行山書正義引尸子云泥行以範山行以楛文子自然云水用舟沙用楛泥用楛山用楛呂氏春秋慎勢云水用舟陸用車塗用楛沙用楛山用楛皆五事蓋尸子以沙爲陸以塗險爲泥呂氏以沙附陸以塗爲泥淮南子修務訓則云水用舟沙用楛泥用楛山用薰不數乘車

荊州三邦

禹貢荊州惟箇蔣梧三邦厥貢厥名三邦卽三苗也冀州島夷皮服青州萊夷作牧厥篚檿絲徐州淮夷蠙珠暨魚揚州島夷卉服厥篚織貝梁州和夷底績熊羆狐狸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卽欽其義一也荊州之苗在唐虞時三種最著爲三邦也傳云近澤三國謂是侯國羣后獨目其三於辭燕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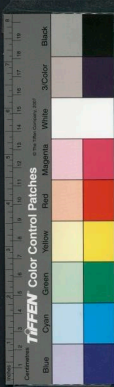


織皮
禹貢織皮爲二事，皮是裘，織皮如今藏縠縠及西寧
邊外番族擅貨，禹貢在梁雍二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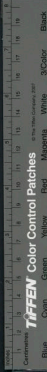
高貞璣組
高貞璣組乃荆州三邦之貞璣組古雜佩用之苗人
璣絡湖廣及雲貴四川皆然者子俗同佛書謂之璣
珞

高貞璣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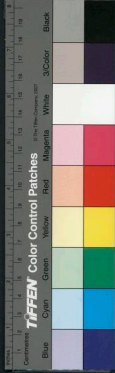
書尚貢地里古注考後

大伾山當在修武武德界水經注言在成皋縣北史記所謂禹載河於高地張晏亦以大伾在成皋劉昭張揖之徒皆以爲然說與史記合大伾定在今河南府禹河自此循太行而北過漳水趨鉅鹿沈括筆談尚見邊太行北山崖間往往銜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橫互石壁如帶謂是昔日河濱周定王五年河徙春秋魯宣公七年晉魯宋衛鄭曹會於黑壤之歲也河始由今衛輝濟滑其地亦有一成之伾臣瓚魏王泰就以當禹時大伾胡朏明依之可謂尺有所短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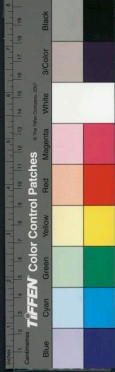
別定在安豐今霍邱固始界中大山高貢大別即左
傳大別左傳小別大別在漢北其質古江夏界者晉
以後始名之非古也尋杜預注云然則在江夏界
是其時江夏尚無大小別山名杜鎮襄陽知之最親
也唐六典水部十道山川云大別在淮南壽州霍山
縣明中都志大別在霍邱縣猶是古義雍州云荆岷
既旅豫州云荆河荆州云荆及衡陽三州荆山乃是
兩荆夏周及晉相去久遠大別豈拘一名惟儒
者心知其意不容以一知半解惑亂經說也孫觀察
馮翼自涿州寄示此稿搜集班孟堅馬季長鄭康成

三家之說最得古意不高議論者與自通是可貴也
己乙丑十月



六官

虞書云伯禹作司空契作司徒至夏書甘誓則云乃
召六卿周初殷箕子陳洪範有云司空司徒司寇蓋
禹制也牧誓有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則卿貳皆有之



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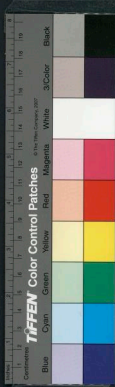
爾雅釋詁載謾食詐僞也郭解食僞引書朕不食言
疏引孫云食者言之僞也因以載為事僞謾為謀僞
今案詐僞自為一條載謾食僞乃平秩南僞之僞古
言食為用力之辭食哉惟時是也哀元年左傳云後
雖悔之不可食也國語作不可為是此雅訓其書
湯誓云朕不食言當如日有食之之食謂消蝕左傳
僖十五年云我食吾言背天地也成十六年云踐事
而食言不可謂暇襄二十七年云食言者不病晉語
云魏之會魯人食言公羊傳僖十年苟息不食其言



注云食受之而消亡之漢書匈奴傳云約分明而不
食言注云終為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皆消蝕其
言義食為消蝕者管子云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
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莊子列御寇篇云小
人罪外刑者金木訊之罪內刑者陰陽食之是也食
言以語久又生旁義左傳哀二十五年云是食言多
矣能無肥乎則就飲食言之

盤庚五遷

盤庚云于今五邦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謂五
邦之後乃五遷按序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仲丁遷於
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於耿則自相居耿中有遷也
史記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是亳為一邦囂為一邦
相為一邦取為一邦邢為一邦凡五邦遷取遷邢未
有書耳書正義所列五邦最確五邦則四遷盤庚將
復治亳殷則五遷取邢本二地唐人司馬貞張守節
解史記邢為耿漢馬融謂五邦為高郵亳囂相耿其
誼未是宋人非書序云篇中言五邦則盤庚前有五



遷序謂盤庚五遷考之不詳謬云爾也夫書言五邦則必是四遷盤庚又遷始爲五遷故曰自不知計數反以孔子書序爲謬且史記云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距五遷無定處統殷事言之乃誣之云史遷謂盤庚自有五遷誤人之甚古今讀史記者俱明其文理不曾誤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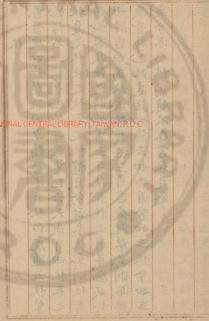
秋

書盤庚云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白虎通云秋擘也釋名云秋就也管子輕重乙云夫歲有四秋春之秋夏之秋秋之秋冬之秋禮月令云麥秋至則秋者時也言收斂之時也書云有秋春秋云有年豳風於十月言曰爲改歲祭義於三月言歲既單矣則年與歲皆時也此達語也詩云如三月兮如三秋兮如三歲兮亦以秋爲時不春言春夏冬



洪範洛書

左傳引洪範爲商書者，箕子所記已與武王問答之言，付周史官也。十有三年曰祀者，箕子商人習語也。武王言天人相應，天覆升於下民，助和其居，其所由彝倫敘者何也？箕子言堯舜時，鯀治水隄塞之，五行陳列，胥亂上天震怒，其經洛時，洛有書言大法九類者，天不使鯀得之時，彝倫猶不敘也。鯀因殛死，禹繼起行經洛，天以洛水書言大法九類者，與之，彝倫由此以敘。其書有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



六曰爻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
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六十五字其下一五
行諸文皆夏人解義如日月之行有冬有夏爲九道
夏歷歲月日亦夏人常語其子開之在昔者此學來
元明人所不嗜而恥於不言則取五代時怪圖入之
易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者八卦伏羲得
之洛書者洪範初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禹得之
故曰則之也卦畫也故曰圖洪範九疇文字也故曰
書其名實相應莊子云天有六極五常聖人順之則
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漢書五行志云凡

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蓋洛書九疇故曰九洛
有六十五字故謂之書唐以前儒家皆同此說五代
宋時有陳搏闕朔神放邵雍劉牧之圖一爲九圈一
爲十圈陳以爲十圈爲洛書闕以九圈爲洛書蓋道
士見聖人受命紀年則亦有延康龍漢之號見聖人
設官分職則亦有金闕上相之名見僧徒撰有蘇由
闕澤誑主之言陳搏終南山太一宮碑亦撰漢武帝
詔問有司奏案道藏三洞秘典云太乙元君作九天
之祖母其諸太一則居衆辰之首萬曜之先爲天皇
上相見儒家易經有云太極河圖洛書陳搏亦言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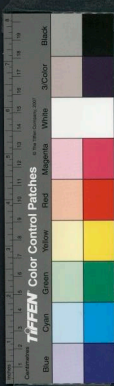
傳有太極圖又別有河圖洛書今世通人謂宋洛書是太乙下行九宮不知彼所謂洛書者本十圈也宋人以八卦九疇為妖妄而反用九圈十圈之圖請得質之古所謂圖五代宋時所謂畫也古所謂書五代宋時所謂字也今九圈十圈之圖中無一字止應名為河圖洛圖何以謂之河圖洛書乎此道士無智之論雖蘇張復生不能為之解者也紀文達說亦如是易經大全書經大全言九圈十圈之河圖洛書儒詞怪說布滿篇章由素不讀書不足深責江君永河洛精蘊亦為所惑先天圖萬無道理而信其圖為伏羲

作遂謂有先天即有後天伏羲作先天則後天疑非文王時始有以洛書為九圈遂疑三八政何以居東七稽疑何以居西不知乾在西北坤在西南其位本非文王所定文王亦無後天圖名目洛書書也下行左行中國書法亦無三八政居東七稽疑居西之理江君讀書人亦愜忽如此旁論脈學亦牽入先天圖是必夫人長命士君子下筆不可不慎也



皇極

訓話所以通雅言、古言雅義既明、其間展轉取義者、自能通曉、皇極為大中、此粹然儒義、朱子語錄云、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且北極喚作北中、不可、屋極喚作屋中、不可、皇極是人君建一個表儀於上、又云極有湊會之義、所謂三十幅共一轂、觀朱子二義、亦是展轉取義、湊會即是中、轂即輪中、輪車無輻亦有轂、即是屋極北極、皇建其有極正是大建其有中、斯其惟皇之極正是斯其惟大之中、易之



大極即是大中。古蹟大音如泰。後人沿誤於大字下
多作一點。道士家相承別有所謂太極耳。詩尚色翼
翼四方之極。周官體國經野以爲民極。正言商周建
都豫州爲九州之中。詩立我蒸民莫非爾極。正言民
於其時得其中。本訓甚明。本經咸用六極。言罰當有
中。如呂刑屬于五極之極。豈得謂咸用六表儀屬於
五表儀也。凡事須持平言之。朱子嘗云天卽理也。又
云性卽理也。此粹然儒言。而明楊慎非之曰。天命之
謂性。不成理命之謂理乎。朱子解元亨利貞云元大
也。此粹然儒言。而明倪鴻寶非之曰。大哉乾元不成

大哉乾大乎。又有以益于不過魯侯天也。則朱子曰
此何理乎。此所謂持劫之術。朱子皇極之談。自召致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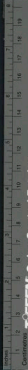
爾雅肆故也肆故今也言經稱肆者有時義為故其肆故之肆中有今義也惟思也康誥云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言今汝當思命不于常而念之無殄享也宋人書傳忽云肆未詳不用雅義乃使罔始之吉布滿村塾

肆惟



洛誥

召誥三月丙午朏。是月為甲辰朔。乙卯周公至洛。為
十二日。丁巳戊午祭為十四。十五甲子命庶殷為二
十一日。是日召公取諸侯幣旅王。則公西歸矣。洛誥
公吉卜。王拜之。皆云。佅來序言使來告卜。經下言成
王周公相問答。又言成王將命伯禽。又下言十二月
戊辰王在新邑。燕則洛誥所記非一時事。公告卜。休
名誥當在三月十四十五遣佅也。據康誥三月哉生
魄。基作洛。而召誥甲子始命庶殷。以戊午既祭。已未
至癸亥。後書始定。公以甲子西歸。既至乃以王命封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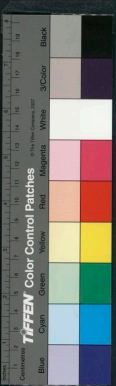
3/Color

Black

康叔蓋卜河朔黎水不食，始以之爲衛國。兼前者邶、鄘、衛之民，以爲康叔之衛，安得云武王封康叔於衛，使經史無一可通也。公卜河朔黎水，後察見殷遺民之事，康詒言民不靜，更屢木同，即多方之迪履屢不靜，故所與康叔言者，康詒酒詒皆治殷之事，而梓材則告康叔又勉成王也。凡周公告成王爲考發者，皆隨時敷陳史官類記之。因封康叔而戒成王，則在梓材，因封伯禽而戒成王，則在洛詒。

洛詒章段

洛詒應分五段。周公拜手稽首至王拜手稽首，誨言爲一段。告卜事爲書序正文，下則類敘之王肇稱殷禮至無遠用戾爲一段。欲王命元祀敬政事也。王若曰至四方其世享爲一段。王即命公作元祀且告以伯禽爲公後也。王命予來至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爲一段。公受命作元祀且以伯禽爲後不之魯也。戊辰以下爲一段。王烝祭逸，祝以元祀，命後告。故曰告周公其後，逸又誥伯禽，故曰命周公後。時在十有二月，惟七年。言此三月乙卯至十有二月戊辰，乃周公



百僚多方云我
周惟其大介夬
爾有服在。

多士多方

書序言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士云予惟時
其遷居西爾非予一人奉德不康寧又云今朕作大
邑於茲洛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又云爾
小子乃興從爾遷多方云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
爾田多士云爾曰夏迪爾在王庭有服在天僚多士
宜在前也書序多士在洛邑作多方在宗周作者多
士始遷殷民也作洛以遷殷民必成邑始可遷不得
先使其婦子露居其先但丁男來赴役耳時作洛者

誕保文武受命第七年之事也

此頁為書影，內容與左頁文字相同，但字跡模糊，且帶有紅色印章。



庶殷侯甸男邦伯四方民大和會昭公三十二年左
傳敬王云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
焉是城成周之役四方來赴經義甚明蔡沈無故為
書集傳言書序以多士遷殷民為非謂遷洛之後始
建成周受都去洛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友民而遠
後讎氏書序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如此則
侯甸男邦伯采衛遠服之民和會見主載於經文者
多在四百里外孔子書序即不足信蔡沈作書經注
何得不省覽書經正文且詩言燕師完韓城朱子言
召伯為司空用其人完韓城如管謝及山甫城齊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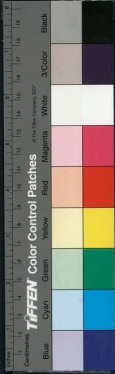
侯城邢及楚邱之類又言不知何故不用本土人却
去別處調人來如漢葉長安城却去別處調人來如
今建州南劍上下築城却去建康府發人來則四百
里外赴役執功朱子言之非孔子之過蔡沈不信孔
子並朱子之言亦不省覽書序多方在宗周作者周
公不赴魯以不離成王本不於此時留帶東都如漢
梁孝王在東用天子車服也公病卒時尚在魯為鎬
京之西文選注引尚書大傳云周公封以魯身未嘗
居魯也公沒後長子伯禽在魯次子君陳始分正東
郊成周自枚書行乃使周公君陳畢公皆在東郊幻



西為東，宋人以命公後為留守，留後為周家增一後，
官使周公為之，太放蕩矣。

蚩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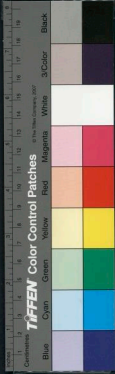
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又云：蚩尤
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因學紀聞云：黃帝六相一曰
蚩尤，通鑑外紀改為風后。此一蚩尤也。呂刑云：蚩尤
乃始作亂，大戴禮用兵篇云：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史
記云：黃帝殲蚩尤，任昉述異記云：冀州有蚩尤神，人
剪牛蹄四目六手，涿鹿間，往往得髑髏如銅鐵，言是
蚩尤骨。雲笈七籤黃帝內傳云：元女為帝製夔牛鼓，
廣成子傳云：蚩尤飛空走險，以犴牛皮為鼓，九擊而
止之。蚩尤不能飛走，此又一蚩尤也。太平御覽引尸



子云造治者蚩尤也謂作兵

何度非及解

呂刑何度非及傳謂度及世輕重所宜以從史記何
居非其宜生義史記實不如此解史以何度為何居
何居即何行也史以非及為非其宜非其宜即不合
于古今也史言何度非及為何行不及古人也墨子
高賢下篇引作何度不及而申之云能擇人而敬為
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
之此三代古訓孔安國司馬遷同之與上擇人敬刑
相應枝孔乃謂度及輕重所宜單就刑言於本文不
全宋人則以及為逮繫按哀十七年左傳云無及寡



正義云欺侮寡少而橫及之今干證之于亦謂此一事橫入此人為理直者扞衛亦須拘喚所謂干涉及正義謂呂刑言安百姓當擇人敬刑度及謂審度於牽連所及之人民乃安也徐鼎臣以及為連繫及為連義不應兼有繫義不如史記解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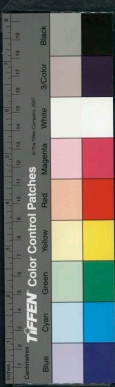
極中也

極中也此達詰呂刑云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言非天不中惟人在命也用天罰者不能中于庶民則無善政及天下也下云屬於五極咸中有慶言屬於五刑之中則皆中矣故有慶也中極互出古人複文相避多如此元陳標非毀蔡沈云或訓極為中國非徑指五極為五刑亦非然則五極當何解真太極有圖後議論也



舜典逸文義

孟子舜往于田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又云父母使舜完廩浚井又云欲常常見象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注云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所載有舜典之序亡失其大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逸書謂舜典也又注云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按此即尚書孔壁尚書不在博士千祿數內者舜典至魏晉時猶存在在鄭康成書中唐時孔穎達等似亦見之但誣為張霸書耳趙岐但見博士書故以鄭所傳古文為亡失今按



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果舜典逸篇文說文旻云虞
書曰仁覆闕下則曰旻天是賈逵所傳舜典逸說也
說文序云書孔氏古文又其子冲云本從賈逵受古
學

九共

伏生大傳有九共名引書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
民無傲此今文也今文雖無伏生得見之其書亦
在古文逸篇有之也序言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
分類作汨作九共彙段九共九篇當是言九州之
事然必非九邱也宋人劉姓者謂共是邱古文共邱
相近此似不識字古文共邱相去甚遠且校本孔序
言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
書孔子述職方以除九邱序言除之校本亦存百篇
之序九共不除知校本孔書說亦不以九共為九邱也



左傳昭十二年是能讀九邱，延篤引張衡云九邱周禮之九刑，文十八年史克云周公作誓命在九刑，不忘昭六年叔向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則九邱為九刑邱空也，言空設之無以為九共者。

高宗彤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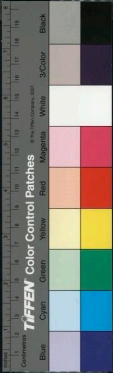
史記殷本紀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惟天監下，云云。王嗣敬民，固非天祀。帝祀母禮於桑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于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史遷從孔安國問故，載其說如此。孔知典祀無豐於昵，為無禮于棄道者，豐是盛禮，昵是棄道也。書序：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孔知是祖庚時立廟始作書者，以經文首稱



高宗是已立廟也書序史記俱言祭成湯而馬融以
昵為考謂祭近廟左傳以妻為昵古者稱嚴父豈得
以父為昵今枚孔用馬說與安國故訓適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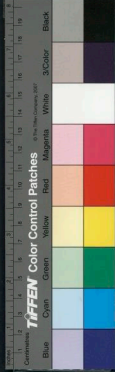
書六體

典者尊藏之冊誤者嘉謨申之則嘉猷故書序云畢
陶夫厥謨高茂厥功舜申之下陳上之文訓者上下
相戒誥者上誥下又下以天命告上如召誥洛誥也
誓者主於戒若質神明然又明君言若神明也命主
於勸又言君命若天命也仲虺之誥依書序是湯誥
仲虺



後漢書楊倫傳駁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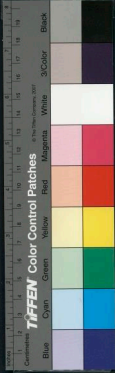
後漢書楊倫傳云大小夏侯歐陽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此范氏敝文也范所作杜林傳云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握符不離身東海衛宏濟南徐邈傳之其事如此賈逵傳云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徐暉逵悉傳父業馬融傳云傳擘向學鄭元傳云從張恭祖受古文尚書入闕事馬融賈逵馬融鄭元三人古文俱有師承謂三人古文與杜林同則可耳非三人就杜林求得本也又杜



自有古文孔氏本，又別有漆書僅一卷，乃贗複之卷。近毛西河以鄭注為漆書，是忘漆書止一卷，鄭注乃四十六卷，且杜林古文毛既不以為贗，則校本何以與之異，是毛之不思。由范氏文字之不審也。

衛宣公蓬蔭戚施說

新臺云蓬蔭不鮮蓬蔭不殄得此戚施爾雅云蓬蔭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口柔為蓬蔭者以蓬蔭疾不能俯也疾名蓬蔭者不能俯之人如蓬蔭席困然而柔為戚施者以戚施疾不能仰也疾名戚施者不能仰之人如龜鼃麇諸皮龜鼃行龜鼃常若有媿戚然初宣公燕於夷姜，雄雉詩興言泄泄其羽，言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又興言雄雉下上其音，言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至此納宣姜，衛人惡之，擬其故態，言宣公當口柔面柔，下氣怡色，柔聲



詩淫見謂濁申箋義

詩淫以滑濁混其汙，傳云淫滑相入而清濁異，箋云淫水以有滑故見謂汙，濁其義本易了，今本多作故見謂汙，濁釋文云故見謂汙，舊本如此，一本謂汙作謂，言後人改耳，今案釋文說非也，以水驗之，當依唐初一本，箋中傳解詩言已以新人而形其醜，然本性混混然清譬淫清，以入滑有滑同行而濁，故人因滑汙之濁，而入滑汙之淫，亦見謂汙為濁，然入滑汙後有混混之汙，是淫本清也，正義解箋云迷淫水意，言以有滑汙，故人見謂汙已濁，是正義亦依一本。

以媚女妻而宣姜以盛年豐色燕婉之求得此老夫，宣公必當媿之不能俯仰，雖欲媾之必當嘖嘖局蹐如席困然，如詹諸然實則宣公淫縱，宣姜與之同心而詩人猶意有羞惡如此，此詩教之所以為敦厚也。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Centimetres

© The Color Company, 2007

正義又引定本，涇水以有涇，故見其濁。各本不同，總不似釋文舊本見涇水之誤。正義言涇濁涇清，其說已舊，與鄭意相反。儒生不解鄭意，於箋字紛紜，竄改實則鄭言涇水清也。涇水濁也。涇出今平涼并頭山，經長武至高陵入涇。涇渠石地入夏則濁，春秋冬皆清。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調夏三月，陝西通志有明季修廣惠渠議，引古碑云：四月閉涇口防濁水汙渠，七月啟涇口引涇水灌地。則春秋冬皆清，祁君韻士萬里行程記云：涇州城西有涇汭，二水清流映帶。憶詩言涇以涇濁，是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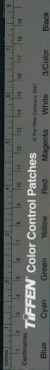
水本清，因涇而濁。注家誤說，今觀涇水清甚，足以明之。是涇清也。涇則出今涇源高頭山，經隰州至高陵，納涇涇渠沙地，四時皆濁，無所清時也。其異說者，晉潘岳西征賦云：清涇濁涇，宋范蔚宗後漢書銅傳贊云：涇以涇濁。唐太子賢注云：涇以涇濁，乃顯其清。真各有所聞。梁書元帝紀云：濁河清，涇佳氣猶存，涇固清於河耳。



河廣解

河廣序云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襄謂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詩云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正義云宋襄當衛文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假有渡者之辭耳。其思甚精。集傳依言宋襄時詩。而解河廣云衛在河北。宋在河南。此則未檢之言。嚴粲詩緝云。此詩作時桓公在位。衛未遷。尚在河北。則盡改序箋。正義集傳之言。不知衛遺民渡河。宋桓公逆諸河。宵濟則衛當宋。桓時已遷河南。而為此調停之說。為大全之學者。以其違集傳大駭之。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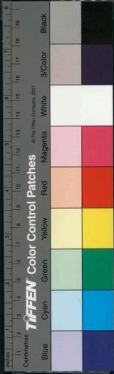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以辨則劫之曰如此則宋桓夫人非念其子何以
為賢不悟棄婦能念其夫愈是賢也尋此詩義以假
有渡者之言為正邛風泉水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
禰出宿于千飲餞于言禰在今曹州周時河南之東
道千言俱在正定周時河北之北道泉水亦衛女思
歸者必不能一人行此二道又必不能二女異地同
作此詩是知女子往往於故國地名隨所聞舉之不
必實經也宋桓夫人嫁時渡河大歸時渡河至其子
立猶舉河為言假有渡之辭以泉水詩合證之愈可
信矣

儼狁

儼狁古無此字說文詩用毛氏亦無之今毛詩儼狁
不知何時寫本漢書匈奴傳作檢允韋元成傳則有
狁字案檢允漢時北狄在周時則西戎也詩采薇儼
允序以為文王時漢匈奴傳以為懿王時殆魯詩師
說皆雍州事序言西有昆夷之患北有檢允之難者
以出車言往城于方城彼朔方又言薄伐西戎故分
言之實則皆西戎特檢允在昆夷北耳六月云檢允
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又云薄伐檢允
至于大原焦獲數在今三原去豐鎬不遠已侵鎬及



方則宣王時事而薄伐之至大原則今固原州由三原東之至固原使之西去今甘涼地是也均往西北行不關北狄事薄伐者迫伐也寧我薄人無人薄我之薄謂薄伐為聊伐者夫之出車薄伐西戎即後允襄夷也謂後稅大故獨言平後允亦失之

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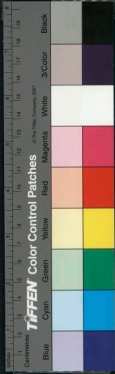
詩斯于地楊瓦為額瓦傳紡塼也甕牖閒評云瓦是屎形詩集韻屎女利切屨柄也收絲具於韻合葉易始初六金柅正義云王肅之徒為織績之器婦人所用廣韻云柅絡絲柅也屎屎同字女子初生弄屎尚可豈任弄塼瓦乎弄蓋佩玩



巡狩

時邁言巡狩云薄言震之莫不震叠天子適諸侯曰
巡狩古者君行師從詩棫樸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吉行人氣不欲取義征討故以狩獵為名今

皇上巡幸曰圍取巡狩義古太平乃巡狩一公以其
屬守二公以其屬從書立政周公告成王云其克詰
爾戎兵以師禹之迹方行天下方行以戎兵非狩何
為乎故知狩者本義也晏子云巡狩者巡所守也昭
五年左傳云小有述職大有述職白虎通云巡循也
狩牧也蓋狩守雙聲狩牧疊韻巡守巡功循牧別義



也劉攽校後書云多作巡衛字世俗遂誤已久非也
狩本義也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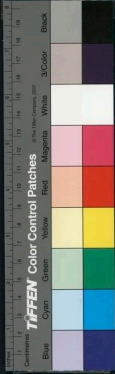
尚書云詩言志史記作詩言意意志也詩正義引春
秋說題辭云詩之言志也呂氏春秋大覽云湯謂
伊尹曰盡如詩注云詩志也則古語可知詩序云詩
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樂記釋文一本
云詩其志也意林載慎子云詩往志也說文釋名均
云詩志也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舜以命
夔禮稱夔為窮人聲音之外蓋所不知然則舜與夔
言詩亦重聲律而已書言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
治忽以出納五言謂詩之協于五聲者此工以細言



時而颺之者也又荀子勸學篇云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左傳襄二十九年注云工歌各依本國常用聲曲又云休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正義云樂人采詩詞為樂章述其詩之本旨為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故季札所美皆其音節漢志云行人以采詩上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知詩以言志當以和氣感也又詩正義引詩緯云詩者持也鄭內則注云詩之言承也皆古義

詩入樂

史記云三百篇皆可弦誦謂弦歌管詩三代時甯戚歌碩鼠衛太師歌巧言之卒章魯為吳公子札歌風雅頌師乙言歌商歌齊漢時雅樂可歌者八篇有白駒伐檀不必如笙詩正小雅也東漢曹氏時樂工肆歌鹿鳴騶虞伐檀文王魏太和中惟傳鹿鳴一篇後并亡之則其調不傳前雅云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班固云不歌而誦謂之賦鄭康成云背文曰誦以聲節之曰誦說各不同然賦詩誦詩本對歌詩言之詩不可歌則不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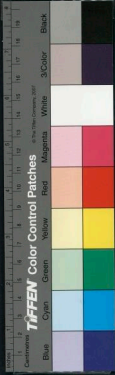


閔宮章句

陳京兆兆崙金學士姓進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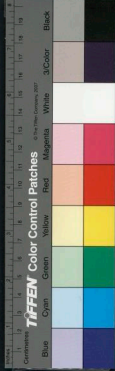
詩義折中稿本時魯頌閔宮分秋而載嘗至如罔如
陵十六句為一章此章朱子集傳謂有缺句蓋欲補
鐘鼓嘒嘒一句於蓬豆大房萬舞洋洋之下始為十
七句陳金覺其非不用此句仍依集傳著章句云五
章十七句亦館中不檢之過

閔宮章句
詩義折中稿本時魯頌閔宮分秋而載嘗至如罔如
陵十六句為一章此章朱子集傳謂有缺句蓋欲補
鐘鼓嘒嘒一句於蓬豆大房萬舞洋洋之下始為十
七句陳金覺其非不用此句仍依集傳著章句云五
章十七句亦館中不檢之過



毛詩傳序一人所作論

詩回家序不同各詩各傳各序知毛序毛傳必是一人所作故序無傳也漢書藝文志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明是序一卷毛作序無疑也故序書傳序異卷毛詩各師授本^別以序冠詩首傳附詩下鄭康成去毛公時遠而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知之審調雖序下正義反綠衣正義并云序是毛置篇端是也南陵白華華黍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爰云篇第當在此戰國及秦世亡之其義則與^衆爰篇義合編故存毛公為詁訓傳乃分爰篇之義各置其篇



端又闕其亡者故推改什首道此而下非孔子之舊又十月之交毛序云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言刺厲王作訓故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絲衣序高子曰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是鄭謂序及什題皆傳一人作毛承先師所傳米詩者之言著之也揚之水序沃強盛箋云沃由沃晉之邑也詩從子于沃傳云沃由沃也箋不復言崧高序尹吉甫美宣王也箋云周之卿士尹官氏詩吉甫作誦傳云吉甫尹吉甫也箋不復言甘棠箋召伯姬姓名爽食采于堂作上公為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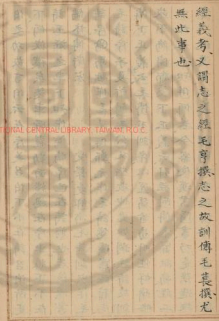
伯之功故言伯云在序美召伯下不在詩召伯所芟下何彼穠矣箋車厭翟勒面績總在序車服下不在詩王姬之車下知作箋時序已在詩前也若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曼卿為毛詩訓宏作毛詩序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隋書經籍志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詩故訓傳下正義云毛傳不訓序以置篇首易明性好簡略故不為傳鄭箋下正義云引經附傳未審誰為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今審後漢書隋書乃是強造故實以配漢書正義則聊爾酬應語均於本書不相應



經義考又謂志之經毛亨撰志之故訓傳毛萇撰尤無此事也

公羊春秋克敵義

公羊不見國史其說春秋以其臆比例推測之亦能自窮其趣何休及見左傳而依違之解公羊多不能通鄭伯克段於鄆傳云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案隱四年衛州吁莊九年齊小白傳云曷為以國氏當國也昭公二十二年王猛傳云當國也二十三年天王傳云著有天子也史記魯周公世家云踐^行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燕召公世家云周公攝政當國踐^行管蔡世家云周公代成王治當國宋微子世家云周公代行當國



國則當國乃為君而未成君之辭以三事推公羊說
駢之意正言莊公從母之欲立穀為駢君而又殺之
則不如不與之駢其時穀梁傳亦說克為殺且為之
私計曰宜緩追逸賊是二傳臆造其事與國史全異
而意主忠厚何休見左傳乃沒公羊之意而為之說
曰母欲立之而已殺之不如使執政大夫誅之陰險
可畏實則比附左傳石碯殺州吁之事當國則同衛
無君鄭有君其事不同此解公羊而失誼者也

息夫人未言義

春秋莊十四年左傳云楚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
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
弗能死其又奚言未言者蓋守心喪禮也書無逸云
昔在殷王高宗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史
記殷本紀云武丁即位三年不言亦是喪禮史記楚
世家云莊王侶立三年不出號令日夜淫樂居數月
淫益甚韓非子云楚莊王即位三年無令發無政為
也又處半年乃自聽政案楚莊亦守喪禮後人以其
後日圖治之勇反謂其先三年淫樂列女傳言樊姬



魚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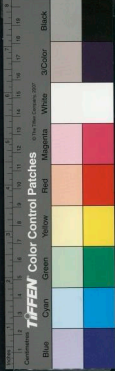
左傳閔公二年齊桓公歸衛文公夫人魚軒注云以魚皮為飾或曰馬二目白魚見爾雅蓋歸以車與馬案軒者說文云曲翰藩車是曲轅輜軒也衣車應有飾魚皮即今牛魚皮詩采芣云象弭魚服采芣云草芣魚服傳亦以為魚皮則牛魚皮已久入用二詩魚服疑亦車飾其上下俱言車馬也陸璣詩疏云魚獸似豬東海有之一名魚狸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以為弓鞬步數今牛魚

三年不食禽獸之肉亦與莊王同喪禮乃謂莊王好田三年以契姬改古事以此多不明也晉書涼武昭王后尹氏傳云初通馬元正元正卒再醮三年不言息媯尹氏皆心喪儀



虞虢脣齒義
虞在今平陸之東北，虢在今陝州之東南，以地形言。晉在北，虞在西南，虢在南，三國為鄰，虢又包於虞之南，自晉之虢道不由虞，晉人伐虢，假道於虞者，繞道行師，如昔荀吳滅肥，假道於鮮虞，金人伐宋，假道於夏也。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乃輔車相依，脣亡齒寒之謂。蓋虞本與晉鄰，若晉舉虢，則晉又出於虞之表，而北、東、南三面包虞，在虞為脣亡齒寒，又晉師好行國中，虞不能為備，故舉虞甚易。

虞虢脣齒義
虞在今平陸之東北，虢在今陝州之東南，以地形言。晉在北，虞在西南，虢在南，三國為鄰，虢又包於虞之南，自晉之虢道不由虞，晉人伐虢，假道於虞者，繞道行師，如昔荀吳滅肥，假道於鮮虞，金人伐宋，假道於夏也。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乃輔車相依，脣亡齒寒之謂。蓋虞本與晉鄰，若晉舉虢，則晉又出於虞之表，而北、東、南三面包虞，在虞為脣亡齒寒，又晉師好行國中，虞不能為備，故舉虞甚易。



魯二女
僖公十四年夏六月李姬及鄆子過於防使鄆子來朝左傳云鄆李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過於防而使來朝十五年九月李姬歸於鄆注云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鄆李姬卒十二月諸侯會于淮左傳云謀鄆且東略也城鄆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注云鄆為淮夷所病故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已西邾人執鄆子用之左傳云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

魯二女

僖公十四年夏六月李姬及鄆子過於防使鄆子來朝左傳云鄆李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過於防而使來朝十五年九月李姬歸於鄆注云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鄆李姬卒十二月諸侯會于淮左傳云謀鄆且東略也城鄆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注云鄆為淮夷所病故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已西邾人執鄆子用之左傳云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



東夷此皆國史正文欲屬東夷者以齊桓謀鄆而東略又城鄆東夷與鄆為讎故殺鄆子以媚之此宋襄之悼李姬不曰子李姬蓋僖公姑姊鄆弱為魯姻親魯不備鄆又欺凌之挾一女子使來朝已終不救其危僖公非也公羊傳云過防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注云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鄆于濫佚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用鄆子公羊傳云叩其鼻以血社也注云魯本許嫁女於邾婁李姬濫佚使鄆子請已而許之二國交憤襄公為此盟欲和解之既會反為邾婁所欺欺執用鄆子恥辱加于宋故沒襄公

不書而地以邾婁者深為襄公諱使若自就邾婁為所執此漢時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殺梁傅云來朝者來請已也注云魯女無故速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左氏之說近得人情蓋公羊殺梁不見國史不足深怪李姬蓋老矣邾家不造為古貴婦人之失勢者不料漢人起已度人好言古女淫佚也葉夢得則云公羊言奔為已甚證以左傳于南之事當為擇配胡安國遂云僖公愛女使自擇配此二人喜創新義實襲何休說也請得質之擇必二人此過防指過鄆子何名為擇義不通也方苞云內女



適人者繫國。此云季姬未繫諸國，則女而非婦。又請
簡之。文公十二年正月，杞伯來朝。二月，子叔姬卒。左
傳云：杞桓公來朝，請絕叔姬。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
叔姬，言非女也。則此不言郭中絕也。豈得以老婦為
女，或曰公穀謂彼叔姬為公母弟許嫁，則卒之，則此
季姬亦女，而會郭子，非擇配而何？又請質之，使女擇
配，則防地不曾為致二君聽女。淫佚，則春秋之法，公
子出境，重至帥師，非君命不書，非告廟不書。淫佚有
何喜慶而命之策命，告之祖宗，固知魯儒穢言，無一
可通者。此一事也。又有文公時子叔姬之事，文公十

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十五
年春，季孫行父如晉。六月，單伯至自齊。十有二月，齊
人來歸子叔姬。左傳云：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十四
年五月，昭公卒，舍即位。七月，商人弒舍。九月，來告書
於經。魯襄仲使請於周，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
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此如魯宣公弒惡，與視
則以嫡母哀姜還齊也。傳又云：冬，單伯如齊，請子叔
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注云：不稱夫人，自魯錄之。
父母辭也。十五年左傳云：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
叔姬故也。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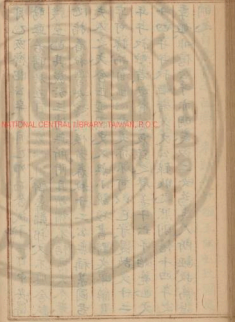
伯至自齊貴之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此國史
事實也十四年公羊傳云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惠乎
淫淫乎子叔姬穀梁傳云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十
五年公羊傳云其言來何問之也有罪何問父母之
子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穀梁傳云其曰子
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于子雖有深
猶欲其免也此二傳不見國史望文生義公羊又不
視春秋正文五月齊昭卒七月舍弒冬初何得有娶
娶夫人之事而謂有送女道淫之單伯方苞則謂
姬舍所聘至齊而舍弒故不稱君夫人請得質之五

月乙亥齊昭公卒七月乙卯而舍弒子一日中安得
聘娶若聘於五月乙亥以前齊魯鄰邦又不應舍弒
後至也其說於三傳無所附且所謂不稱君夫人者
必指春秋魯女嫁諸侯者春秋十二公無稱某國君
夫人之文舍正經國史又無小說短書野文單辭隻
字可據而自出心裁是亦不可以已乎是故文十二
年子叔姬者母聲姜哀錄之聲姜十六年始薨也文
十四年子叔姬者父文公錄收之然則僖十四年之
季姬非僖公子亦明矣以二女為妄人所誣故為證
明之



文公十二年正月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左傳云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公羊傳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其稱子貴之母弟也穀梁傳云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許嫁以卒之也是三家春秋本皆有文十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唐有啜助者曰吾能非左傳不核公羊穀梁之文意謂獨左傳有之則曰左傳大誤當在成八年誤置此耳凡經學非一人所能盡故必旁徵衆說亦

杞子叔姬



必古人所傳，謂有三代綺言在也。唐人何所得無根之說，亦欲自得為一說。春秋以左傳為正，公羊穀梁苦於不知耳。唐以後知而故為之，此聖經之蠹，不可謂之說也。

單伯

春秋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秋，萊王姬之館於外。注云：天子御單采伯爵，王將嫁女於齊，命魯為主，故送不稱使。十四年夏，單伯會伐宋，齊請師於周也。十二月，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十五年六月，單伯至自齊。王使伯為魯請子叔姬，故書執書至。國史所載如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伯服游孫伯也。公羊穀梁謂是魯大夫之命乎天子者，故不名。隱桓之時，不聞此卿。僖公時又無之。宣公後又絕無單氏任魯者。公穀不見。

單伯送王姬
單伯會伐宋
單伯如齊
單伯至自齊
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魯出姜不稱氏
春秋文四年逆婦姜於齊左傳稽之國史逆婦姜御
不行責聘而賤逆之不言氏闕文爛脫曰婦者注云
有姑之辭也公羊傳則云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
略之也穀梁傳云其曰婦姜為其成禮乎齊也其逆
之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
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者有姑之
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賤之也何為賤之也夫人與有
賤也蓋二家不見國史為揣摩之言而穀梁又自為
二說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曰婦有姑之辭

魯出姜不稱氏

春秋文四年逆婦姜於齊左傳稽之國史逆婦姜御
不行責聘而賤逆之不言氏闕文爛脫曰婦者注云
有姑之辭也公羊傳則云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
略之也穀梁傳云其曰婦姜為其成禮乎齊也其逆
之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
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者有姑之
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賤之也何為賤之也夫人與有
賤也蓋二家不見國史為揣摩之言而穀梁又自為
二說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曰婦有姑之辭



也十九字乃同經家別一師說言速婦之因成禮於齊則必公親迎今經不言公親迎何為速婦之也然則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與宣元年同也傳者使其文舛錯于不言氏之上耳誠使公逆則親迎之夕必當成禮乎齊春秋不宜譏貶之且入室之後其配與否非書策者所宜問反復推之速婦之狀于經義無可通者穀梁文亦自悟其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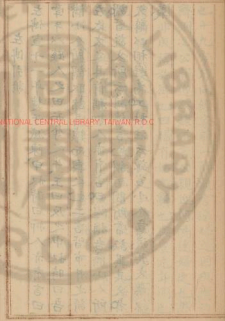
左傳引語

左傳宣十一年楚子滅陳申叔時曰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王曰反之申叔時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二言皆市井之語左氏文之耳前稱抑人亦有言曰總稱吾儕小人都謂皆說文所云諺傳言也謂俗間所常談異其文都文辭以相避為工杜注云諺言小人意淺其文無諫義



左傳宣公十四年楚聘齊不假道於宋聘晉不假道於鄭宋曰鄙我亡也伐我亦亡也殺楚使楚乃伐宋鄙我亡也杜云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非也楚志在伐宋鄭故以邊鄙比宋鄭冀其不受以為兵端宋言鄙我則終必見亡不如先殺之鄙鄭未伐鄭者以有宋師宋鄭亦終忌之成公十八年宋西鉏吾曰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襄公八年鄭欲待晉曰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二國皆逆數楚此事。

鄙我亡也



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周禮王官即如此王制又云小國之卿中當大國之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本左傳成三年臧宣伯語則上大夫在卿之外鄭子產數游楚曰駟黑上大夫及駟黑與六卿盟稱七子則曰于君之位是上大夫非卿而下大夫中又有上大夫也魯陽虎為季氏臣饋孔子豚孟子云大夫有賜於士則陽虎大夫也檀弓陳子車有寡大夫亦家臣之大夫也魯大夫申豐季氏臣也成大夫公孫朝孟氏臣也衛大夫伋公叔氏臣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

下大夫

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周禮王官即如此王制又云小國之卿中當大國之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本左傳成三年臧宣伯語則上大夫在卿之外鄭子產數游楚曰駟黑上大夫及駟黑與六卿盟稱七子則曰于君之位是上大夫非卿而下大夫中又有上大夫也魯陽虎為季氏臣饋孔子豚孟子云大夫有賜於士則陽虎大夫也檀弓陳子車有寡大夫亦家臣之大夫也魯大夫申豐季氏臣也成大夫公孫朝孟氏臣也衛大夫伋公叔氏臣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



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昭七年云孟僖子召其大夫此皆家臣之大夫下大夫中之下者也後世以朝官兼幕僚始於東漢末擁兵奏署所謂表為者是也春秋時已有其事

召伯氏洩氏堵氏洩堵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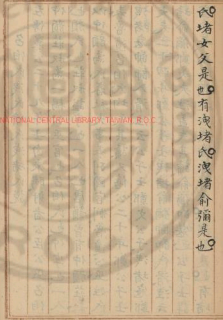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士匄來聘射者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公巫官也召伯氏也仲字也一人也顏氏也莊叔謚字也一人也唐韻魯有仲顏莊叔以仲顏為氏春秋大事表列國官制魯遺公巫姓氏表魯遺召伯氏均失其讀又僖公二十年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注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二十四年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注云堵俞彌鄭大夫注蓋失其讀俞彌即寇也公子士詳宣三年不得謂之士洩蓋鄭有洩氏洩駕是也堵



陶堵女父是也。有洩堵氏。洩堵翁彌是也。

晉復陶秦復陶說

左傳襄公三十年晉趙孟與絳縣老人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使為君者使人傳君命也復者賜復之復陶為臯陶之誅通陶通誅言增其田以君命復其繇役而仕之為絳縣師注云復陶主衣服之官正義云注以昭十二年傳按昭十二年楚子皮冠秦復陶翠被注云以翠毛為被此分注下命之弊也復陶翠被止是一名陶為陶復陶穴之陶復陶即被復陶之被以翠為之風雨時所被如復陶在上今所謂斗被也故下云王去冠被不云去復陶杜不當引此



為晉後陶注且質言之為主衣服官絕無典據又既
主君衣服何能出為絳縣師也六帖云尚衣監曰復
陶又曰陶正可云杜撰矣

左傳末疾

左傳昭元年云風淫末疾有二義賈逵以末疾為首
疾服虔云末疾頭眩按逸周書武曠解云左右手各
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元首曰末五五二十五
曰元卒則以末為首古人曰足曰跟曰底曰胫皆以
在下為根柢故可以首為末故曰末疾頭眩也一說
杜預云末疾四肢緩急按禮樂記奮末廣賁之音注
云奮末動使四肢素問繆刺論云布於四末管子內
業篇云氣不通於四末是末疾四肢緩急也



孔子生年
公羊傳昭十二年云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
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為不革何休云
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蓋以襄公二十一年孔
子生也詩由儀正義云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
餘矣宋元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至孔子定詩時三
十餘年聖人雖無所不能以意錄之也云孔子
年三十餘者蓋正義不定孔子生年新宮見燕禮記
鄭云小雅逸篇明人子貢詩傳以斯干為新宮且作
窺宮怪妄矣

孔子生年

公羊傳昭十二年云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
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為不革何休云
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蓋以襄公二十一年孔
子生也詩由儀正義云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
餘矣宋元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至孔子定詩時三
十餘年聖人雖無所不能以意錄之也云孔子
年三十餘者蓋正義不定孔子生年新宮見燕禮記
鄭云小雅逸篇明人子貢詩傳以斯干為新宮且作
窺宮怪妄矣



左傳昭十七年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誓秦鼓鼙夫
馳庶人走夏正四月朔之謂也注云房舍也是十二
次舍皆曰房故本允征以為季秋月朔唐一行推得
仲康五年九月庚戌朔日食于房宿二度可云奇巧
蓋皇甫謐王肅等非盡昧昧者隋劉光伯及宋林之
奇全解謂其近代善算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
房心北則真妄語九月合朔歲歲不同豈得謂仲康
十四箇九月合朔俱在霜降後此直不知數人議論
也仲康時自可九月朔食房但不可謂是左傳所引

辰集房

辰集房
左傳昭十七年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誓秦鼓鼙夫
馳庶人走夏正四月朔之謂也注云房舍也是十二
次舍皆曰房故本允征以為季秋月朔唐一行推得
仲康五年九月庚戌朔日食于房宿二度可云奇巧
蓋皇甫謐王肅等非盡昧昧者隋劉光伯及宋林之
奇全解謂其近代善算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
房心北則真妄語九月合朔歲歲不同豈得謂仲康
十四箇九月合朔俱在霜降後此直不知數人議論
也仲康時自可九月朔食房但不可謂是左傳所引



之言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證
其主使非異詞也趙盾不能辨特曰我之懷矣是但
承亡不越境蓋董狐合言之而盾事顯盾分承之而
董狐意晦盾為正卿與君相惡賊又發自趙氏惟先
亡越境而不反可以免議即亡越境矣而反不討賊
則賊亦盾主使而况營畫已定於郊閭待變也盾知
跡不可掩灼然使穿逆成公盾復位而使穿逆新君
桓立而使董道夫人穆立而使崇環王宮其情一也
史表云又云鄆靈公元年以公子歸生以龜故弑
靈公合之鄭世家則太史公誤以左傳公子歸生為

公子宋左傳云歸生權不足索靈公欲殺宋宋又洩
弑逆之情何敢復譖歸生歸生權不足則宋豈足弑
君歸生者魯公子慶父之比也宋特圍人帶卜歸耳
列國之史必書魯公子慶父弑其君矣穿宋犖騎之
事同盾歸生慶父之謀同故左傳所載之事不以所
載之論而悔亦在能讀經而已然必如唐宋人言信
經不信傳則魯隱公閔公之薨及襄七年之鄭伯昭
元年之楚子哀十年之齊侯亦不信傳矣



舊法二十四氣平分，十五日二十一刻有奇，易一氣，
每年積餘十一日，明徐光啟等兼采西洋算法，冬至
節氣十四日八十四刻有奇，夏至節氣十五日七十
二刻有奇，以日行距地遠近不同，行有遲速，以此詳
算置閏，閏皆指二辰之間，此本夏歷，洪範云日月
之行則有冬有夏，後人新起爭勝，遂失其義，左傳云
閏者歸餘於終，積餘故有終，閏於歲終者，秦法之失，
漢書高帝紀秦二年後九月注亦言之。

閏

舊法二十四氣平分，十五日二十一刻有奇，易一氣，
每年積餘十一日，明徐光啟等兼采西洋算法，冬至
節氣十四日八十四刻有奇，夏至節氣十五日七十
二刻有奇，以日行距地遠近不同，行有遲速，以此詳
算置閏，閏皆指二辰之間，此本夏歷，洪範云日月
之行則有冬有夏，後人新起爭勝，遂失其義，左傳云
閏者歸餘於終，積餘故有終，閏於歲終者，秦法之失，
漢書高帝紀秦二年後九月注亦言之。



左傳云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又太上
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功周書武紀解云太
上敬而復其次敬而得穀梁傳云太上故不名也禮
記云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大戴禮云太上樂善其
次安之其次亦能自強又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
絕之其下復而能改也又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六
韜文啟云太上因之其次化之管子法法云太上以
制制度其次失而能違之老子云太上知有之其
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晏子春秋云太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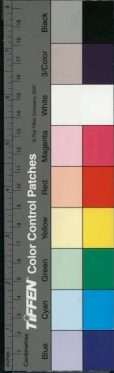
太上

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周書武紀解云太上敬而復其次敬而得穀梁傳云太上故不名也禮記云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大戴禮云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次亦能自強又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其下復而能改也又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六韜文啟云太上因之其次化之管子法法云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違之老子云太上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晏子春秋云太上



靡散我。又太上之靡藥也。子華子云太上違世其次
違地其次違人。墨子云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
韓非子云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政禁其事。又
為太上士不設賞為天下士不設刑。尉繚子云太上
神化其次因物其下無奪民時侵民財。又云太上無
過其次補過。魏策云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
而詳講。呂氏春秋云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又太
上先勝。又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又太上知始其次知
終其次知中。又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又太上反諸
已其次求諸人。淮南子云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非

又太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又治身
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養子道生其次正法正法。史記
云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又云其太上計破
秦其次必長嶺之。蘇策作夫上計則劉向序言多誤
字者是也。漢書司馬遷傳云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
身。淮南王傳云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匡衡傳云
太上者民之父母。又王褒云刺史見太上聖明。又班
固辟雍詩云於赫太上。漢武內傳云王母曰太上之
藥。謹按禮記鄭注云太上謂帝皇之世。大戴禮辨
法云太上德之最上者。又云太上謂五帝之世。文選



注引老子河上公注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辨正
論引梁承聖解五千文云太上謂三皇至五龍也其
次謂伏羲以下則上德上古二義並行以與其次連
文其單言太上者則為至尊穀梁太上謂天王晏子
太上氏謂君漢書太上淮南王傳注如淳用云天子
也匡衡傳注師古云居尊上之位也蓋太上者於人
為至尊於德為至美於事為至當於時為至古

左氏條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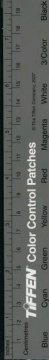
後漢書鄭興傳云晚善左氏春秋從劉歆講正大義
劉歆美其才使撰錄例章句訓詁子衆從父受左氏
春秋作春秋雜記謂說雜條例又受詁作春秋兩十
九篇賈逵傳云父歆從劉歆受左氏春秋有左氏條
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建初時條奏云永平中逵
言左氏與國讎合者先帝竊不遺蜀荑省納臣言寓
其傳詁藏之秘書則永平中上疏上左氏傳國語解
詁五十一篇左氏傳解詁三十國語解詁二十一也
鄭興傳云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陳元傳



云。父欲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謨。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爲之訛話。足鄭賈陳三家不同。蜀志尹默傳云。專精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服虔。注說。厥略誦述不復按本。言能是鄭賈條例。但各著簡牘。實俱爲劉歆條例也。後漢書儒林傳云。穎容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杜預左傳集解序云。穎子嚴者亦復名家。是條例有劉預不同。訛話劉陳服不同。賈逵爲劉學。今雜見服虔左傳注。多與賈異。職是故也。條例自爲卷數。訛話則實爲三十篇。附經傳下。杜承用之。則不然也。

論語業及

論語云。叔孫穆子曰。約之業。及飽有苦業矣。下叔向即曰。叔孫賦飽有苦業。左傳襄十四年。亦云。賦飽有苦業。按文四年傳。甯武子不荅湛露彤弓。以爲肄業及之。定十年傳。駒赤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業乃樂業。業。誦古自習。則曰肄業。以詩見意。則曰賦。約者。賦以見意。諫言非敢自見其意。昔於肄業。曾及此詩。因而賦之。其意婉。韋注云。業事也。是五居其功。且非文意。今詩正義引此作業及。而左傳正義引作業在。均不當以業爲事。



鄭語

鄭語謝西九州為今南陽而山中地時有九枝其民
貪沓而忍史伯言謝邦之間易取可長用者邦南謝
北地後為楚所取楚用之也韋注魏都左馬按魏都
俱在邦北此邦謝之間正申呂與應之地史伯初言
不可入後言易取非謂鄭取之韋疑於此故疑魏都
在邦南耳又鄭語依味歷莘詩譜作依晴於莘周語
挈晴為太任國淮南本經訓云先使羿誅饗前於晴
莘之野與詩譜合鄭語前莘後河詩譜亦作前莘後
河正義引韋注云莘莘國也水經洧水注言即莘陽

國立中央圖書館



昏禮攝視議

儀禮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紕從者畢元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芻前馬注云主人婿也墨車漆車也士而墨車攝盛也按周官巾車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知昏禮所乘為攝盛唐書車服志云三品以上子假緝冕五品以上子孫九品以上子假爵弁庶人昏假釋公服百官女嫁廟見攝母服明史年服志云庶人婚許假九品服亦攝盛也
大清會典禮部昏禮云品官之子未受職者禮得視其父已受職者各從其品士昏禮得視九品官庶民

亭在黃崖東北武華亭字近兩涉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為前莘之莘



昏禮攝視議

儀禮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紕從者畢元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芻前馬注云主人婿也墨車漆車也士而墨車攝盛也按周官巾車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知昏禮所乘為攝盛唐書車服志云三品以上子假緝冕五品以上子孫九品以上子假爵弁庶人昏假釋公服百官女嫁廟見攝母服明史年服志云庶人婚許假九品服亦攝盛也
大清會典禮部昏禮云品官之子未受職者禮得視其父已受職者各從其品士昏禮得視九品官庶民

亭在黃崖東北武華亭字近兩涉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為前莘之莘



與服采飾均得視士是亦視九品官皆攝盛也儀衛
云雜職乘馬而今皆四人舁轎則新塚四人舁轎合
於雜律禮謂之攝典謂之視無不合也休寧有雲南
人作令者士人家借官轎迎新塚令過於街舊塚二
十塚本習儒遂棄家去不知所終按宋范公稱過庭
錄云范忠宣尹洛有百姓意外爭門當得杖忠宣見
其容貌循謹處體素完準蜀放出此百姓遂為完人
一鄉化之無爭門者蓋完人若是之難也王制有刑
昏不從政蓋寬假之宋史曹彬傳云知徐州日有吏
犯罪既具案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

必以婦為不利而朝夕笞罵之使不能自存遂殺其
事輟耕錄云杭州行全王甫副總管羅國器字世業
有匠人程限稽遜案具吏請決羅曰吾聞其新娶也
責之舅姑必以為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擊焉姑
置之後或再犯重懲治可耳李紳日間錄楊瑞山居
新語亦具此二事此令難與言經史亦不足與言曹
范羅事論語有之仕而受刑特學
大清會典因作宦者所當諱也



婚禮

郊特牲云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曾子問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言三日不舉樂，則其家必能日舉樂者，且關雎之詩云：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車韋之詩云：式歌且舞，則用樂古有之也。婚禮不賀，人之序也。而曲禮云：為酒食，以名卿大夫，友，以厚其別也。若不賀者，何以赴名乎？但三候不以賀，婚禮為邪交。若晉之少姜耳。曲禮又云：賀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詩云：式飲庶幾，而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詔云：今郡國二十石，擅為苛禁，禁民婚娶，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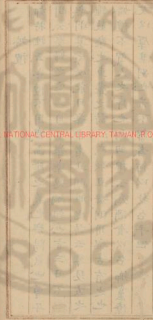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具酒食相賀也。由是廢鄉黨之禮，使民無所樂。周書
崔猷傳云：時昏姻禮廢，嫁娶之辰，多擊音樂，猷又請
禁斷，事亦施行，均之妾人也已矣。

雜記笄

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
燕則鬋首，注云：禮之酌以成之也。言婦人執其禮，則
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鬋首猶若女有鬋，新也。
正義云：女子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為笄禮。
主婦為之，著笄，女賓以禮接之。若未許嫁，至二十而
笄，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此禮之變也。
方氏非之云：婦人即主婦女賓，重在執禮二字，故早
責以成人之道。此直以語錄時文家法言之，謂重在
執禮二字，則削之無剩，不知此文正重在執其禮其



字其禮者，主婦女賓之禮，即上句禮之，言此禮之之禮，使婦人執之耳，不立構物，懼其失時，非責之也。聖人制禮以仁萬民，非司空空城旦書也。

六府非六天名說

六天之名，就所臨六府言之，不敢斥言帝，非斥帝之名也。周官大宗伯注云：天皇大帝，北辰耀魄者也；宗伯五帝注云：靈威仰，赤燂炆，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五帝會焉。五行大義論五帝，引河圖云：東方青帝靈威仰，木帝也；南方赤帝赤燂炆，火帝也；中央黃帝含樞紐，土帝也；西方白帝白招拒，金帝也；北方黑帝汁光紀，水帝也。惟叶汁，異文。史記索隱引高書：帝命驗云：五府者，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廟，夏曰世室，殷



謂重屋周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正義引帝命驗注
五府作天府世室作正室重屋作重室以考工記證
之世室重屋是已其太祖為赤燂怒之府火精光明
文章之祖周曰明堂神斗周曰大室顯祀月口忌卞
元紀周曰元堂靈府周曰青陽則秦人月令用之又
孝文紀正義引靈府作靈威仰神斗作神汗蓋字誤
孝武紀正義引靈威仰五名出國語當云出國書後
漢書明帝紀注引五經通義與小宗伯注同惟句心
作句把矩劉攽云把昔矩不便作矩亦不必是
誤拒矩皆是句墨子貴義篇云今替曰矩者白也點

者黑也雖明者無以易之則字亦可作矩河圖府皆
三字帝命驗府皆二字蓋各述所聞皆就帝所臨言
之如古乘輿止敢言其輿如言陛下止敢言其陛也
天皇大帝止敢言耀魄寶古人之慎也宋史禮志云
景德二年王欽若言靈廟仰等皆五帝之號漢書注
五帝自有名即靈府文祖之類是也其時在朝之言
如此在下之儒妄意此必鄭君之言謂鄭氏承杜預
為大天造名字其實鄭言六天有廟不言六天名字
王肅家語注云靈廟皆為之也故臣妄言是廟自為名
東漢白文二說又自駁之鄭所不明也



禘天祖

禘有數名。鄭君讀經熟，故能析言之。宗廟禘祭，天子
謂侯同之，所謂禮不王不禘者，郊禘也。韋元成云禮
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言始
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祭法。有虞氏
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先。夏后氏禘黃帝而郊
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太。商
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所云禘郊祖宗，
皆配天之名。魯語展禽言有虞氏郊先而宗舜，則商
均以後祭天之禮，喪服小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

EXLIBRI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有出以其祖配之此所謂神則祭法之郊也祖櫻
也所有出感生帝也至唐趙匡黎幹以祖所有出為
祖之祖夫祖之祖正所謂祖也豈得名之曰所有出
鄭云凡大祭曰禘如圓丘曰禘宗廟之祭亦曰禘
司樂夏至澤中之方丘亦曰禘則大傳單舉孟春祭
感生帝若後世禮吉大祀也祭法正言禘者周冬至
圓丘祭北辰曜魄寶以帝嚳配所謂禘也正言郊者
周三月北祭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後稷配四月
春分日將長故三月迎長月人生於寅故祭祖所自
出大報天反始曰祈穀於靈威仰后稷所謂郊也亦

禘也圓丘者爾雅云絕高為之京非人為之丘禮器
云先王之制禮為高必因邱陵祭曜魄寶之邱也郊
者郊特牲云埽地而祭無帛亦不圓也此外有春壇
有明堂春壇者周四月築壇大雩靈威仰赤燂祭會
樞紐白招拒叶光紀於南郊旁明堂者周十一月大
享五帝於明堂春壇明堂五帝皆帝王配所謂祖也
五人帝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皆帝王所謂祖也
單言也則祖亦曰宗故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釋
單言郊亦曰禘故大傳云禘其祖之所有出也立春
北祭靈威仰於東郊大皞文武配立夏北祭赤燂祭



大傳下云。後漢及甚本
祖天別子為祖繼別
為宗也

於南郊。漢帝文武配。季夏北祭。舍樞於南郊。黃帝文
武配。立秋北祭。白招拒於西郊。少昊文武配。立冬北
祭。叶光紀於北郊。顓頊文武配。此周禮也。虞夏殷以
此推之。若以禘郊。祖宗為宗廟之祀。則有。人定得
郊先宗。是知遺經背鄭。無一是者也。喪服小記云。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
王亦如之。此言王者祭感生帝。故書云。別子為祖。繼
別為宗。言非王者。則惟祭感生帝下之別子為祖。不
敢祖天子以配天也。此外又有禘禘。宋禘。魯郊。晉郊。
雜見記文。又有宗廟禘禘。古禘與禘天不同。鄭皆一

一為說。靈威仰五名。古謂之五府。曜魄寶六名。亦曰
文祖。如後人稱陛下稱朝廷。就上帝五帝所臨之府
稱之。不敢斥言帝。秦漢拜大一立五時。其遺法。鄭
詳考周禮。而俗儒王肅等非之。黎幹趙匡又為異說。
按制度代有不同。後世不用周禮。不須強引周書。又
何必追改周大憲亂古經也。



禘嘗之義解

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則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乎注云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是解禘嘗之義所以治國按經於郊社之禮不復文而宗廟之禮變言禘嘗之義仲尼燕居篇則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貽穆也明乎郊社之禮示諸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彼篇緘言禮故言郊社之義此篇連上言武王周公之孝故深求禘嘗之義論語知禘說者之於天下如視諸掌與此經同指

禘嘗之義解
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則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乎注云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是解禘嘗之義所以治國按經於郊社之禮不復文而宗廟之禮變言禘嘗之義仲尼燕居篇則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貽穆也明乎郊社之禮示諸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彼篇緘言禮故言郊社之義此篇連上言武王周公之孝故深求禘嘗之義論語知禘說者之於天下如視諸掌與此經同指



所謂說者義也。宗廟變言禘嘗，則此禘禘就宗廟言之。所謂禘者，即上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張純言禘，諱昭穆，尊卑是也。劉向說苑，修文云：審諱其德，而差優劣，此儒生夸張誇言也。注言序，序，序于尊親親，止言嘗義。蓋夏殷初禘嘗，然則禘禘嘗，以禘為廟祭，吉禮之始。故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是神義大也。楚語云：日月會於龍蛇，國於是乎系嘗。嘗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命辰，以昭祀其先祖。於是乎合州鄉朋友，婚姻，比兄弟，親戚，弭百苛，於讒。惠合嘉好，結親昵，優上下，以中國其姓，上所以教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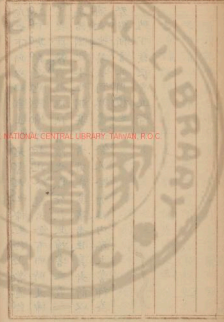
度也。下所以昭事上也。禘嘗，人也。禘，主於上，嘗，通於上下。其義之見，穀傳者如此。祭統云：祭有四時，夏禘，陽之盛，商賜服，秋嘗，陰之盛，發秋政禘嘗之義上矣。治國之本也。明其義者，君能其事者，臣義者，所以濟志也。其云同賜，魯重祭，外祭郊社，內祭大嘗神，蓋祭親所言，非周禮也。

疏丁侯反當近督音



周祀先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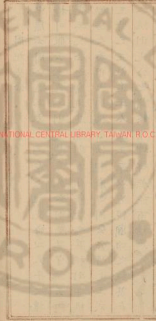
中庸云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檢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守祧云云
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
黜墜之蓋周七廟據祭法親廟四周公時文王武
王皆已王故追王太王王季以足親廟四之數其在
二祧則先公也諸侯有壇墀無祧有禱焉始祭於口
上祀是天子之禮天保云禘祠烝嘗于公先王是祀
先公之事也中庸言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者言天子以天子之禮故子為士祭以士子為大夫



祭以大夫明子為諸侯亦祭以諸侯子為庶人亦祭以庶人故曰遠也

禮器大饗

禮器大饗其王事與一節與觀禮事多合又見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至束帛加璧注德也多與之同彼為燕饗之美鄭注此節云大饗謂大飴也內金先設金從革性和又金始物故云見情金有兩義先入後設肆夏當為陵夏正義云以內金和鹿實知非饗賓饗賓時無此鹿實也案郊特牲云以鍾之也以和居秀之也鄭注云鍾金也獻金為作器鐘其大者以金參居鹿實之間示和也即禮器內金示和及金次之見情之事然則鄭走禮器文為裕祭者必不由



內全和貞實生義正義蓋失之鄭知為裕者以禮器
文上下所說皆祭事又秋官職金云額上帝則共其
金版饗諸侯亦如之與此二文義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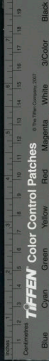
士臣妾義

喪服總麻三月章士為庶母貴臣妾此皆士服傳
曰士為庶母何以總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為庶母
無服貴臣妾傳曰何以總也以其貴也注則以庶
母屬士貴臣妾屬大夫云貴臣妾謂公士大夫
之君也貴臣室老士貴妾姪婦天子諸侯降其臣妾
無服士界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以之給
無子則已按注皆士界無臣妾賤不足殊此說非也
新竟章公士大夫之家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
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君謂有地者也



公卿大夫室老句也士貴臣句也士亦有食邑而注
言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君嗣君也則諸傳室老士
為一句傳以總麻三月章士有貴臣證斬衰章士之
衆臣而注於斬衰章沒士之衆臣遂移總麻三月章
士之貴臣以與大夫聘禮大夫饗有介衆介注亦以
老為室老大夫貴臣也士亦大夫之貴臣也其說盡
一今檢特牲饋舍注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
東北面西上少牢饋舍禮則謂之私人又謂之私
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士言私臣明有君
之道無則注會言士有君也夫服經則士有衆臣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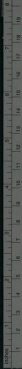
臣傳則士有貴臣衆臣文至顯白注皆以屬大夫而
特牲少牢一記一經終不能改之且貴臣貴妾經無
大夫為之大齊衆三月章大夫為宗子舊君亦謂傳
而同屬大夫此注何奪士服以被大夫也



特牲禮饗祭巾門內右義

特牲饋食禮云。設洗於階東南。又云尸盥匱水實於槃中。算巾在門內之右。注云。門內之右。象洗在東。親於門東西上。北向內。以入為左右。向外。以出為左右。又云尸入門左。北面盥。衆人授巾。注云。侍盥者執其器就之。按注於此。特發出入左右之義者。以此禮左右異。又同處。故詳言之。門內之右。注以向外。言門本向外。有一定之制。止就門言。則門內門外之右皆在。西尸入門左。注以向內言。人自有左右。人內向入門。則其左在右也。注言門內之右。象洗在東者。師承

特牲饋食禮云。設洗於階東南。又云尸盥匱水實於槃中。算巾在門內之右。注云。門內之右。象洗在東。親於門東西上。北向內。以入為左右。向外。以出為左右。又云尸入門左。北面盥。衆人授巾。注云。侍盥者執其器就之。按注於此。特發出入左右之義者。以此禮左右異。又同處。故詳言之。門內之右。注以向外。言門本向外。有一定之制。止就門言。則門內門外之右皆在。西尸入門左。注以向內言。人自有左右。人內向入門。則其左在右也。注言門內之右。象洗在東者。師承



Centimeters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i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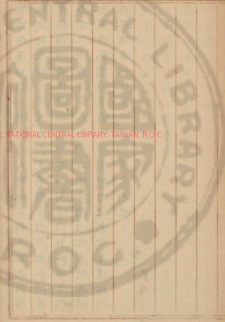
架區中等，向門左就之，是人與地不辨，且盥於西而陳盥於東，禮亦不順。李如圭集釋言：設尸盥在門右者，據內向，是沿誤字為說，不知門言內向，外向者，以人言之，今穀不言人入門右，明言門內之右，則止以地言之，為門內之西，不可言門內之東。士虞禮，廟門外之右，亦以地言之，為門外之西也。

古義，洗在東，設架區於西，故云象之。若亦在東，當言隨洗在東，非象矣。注：執於門東西止，定是門西東上，唐以前轉高之說。少牢饋食禮云：設洗於阼階東南，當東榮。又云：小祝設架區，與篋巾於西階東。又云：入門左，與亦洗東架區西，是特牲注，當為統於門西東上之證。言執者，執架區篋巾，非執洗於架也。特牲注：倚盥者，執器就之，謂自門西就西階下，非自門東執器過庭就西階下。云尸至于階，尸升西階也。如此，則經注合門左右以出入各言。注義亦明，而諸經俱可通。疏言陳盥在門右，今尸入門左，尸尊不就盥，故



以安我安

鄉飲酒禮鄉射禮皆云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其辭不數以下請坐推之當直云請安而已燕禮大射儀司正命賓諸公鄉大夫之辭云公曰以我安賓諸公鄉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燕禮注云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通命鄉大夫以我故安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也解者謂注言不主意於賓蓋容本意或主於其所與燕者非注旨也燕禮記惟公與賓有組注云主于燕其餘可以無組則燕本主意於賓或君欲燕來聘之鄉亦必以其來聘之大夫為賓則是主於所與燕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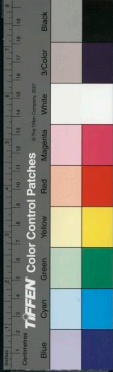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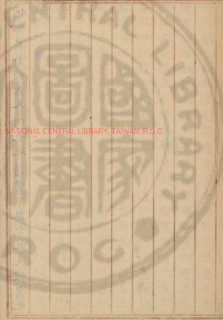
而此辭言以我安，則其意亦不主於所與燕者，也。燕禮有四，有諸侯無事而燕者，雖於燕命賓，而實主意於公，大射儀為公祭與^射，臣射雖命賓，亦實主意於公，故曰以我安，酌者臣之分，可通行之，以為禮辭，使若賓當以禮退，而主人以燕好之意留之，盡飲，實為賓，而又若不為賓者，以有實不為賓之事為之，實故曰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鄭於禮學精，故能下此語，疏說非也。方苞析疑則云，以我安，卿大夫謹嚴好嘏，難為禮辭，故言安，坐行酒耳，不言諸公，不以煩之，然則卿飲酒請安，亦是煩之，而賓辭而後許，其辭煩者

何也，其許煩者又何也，此讀書不熟，說此失彼者也。



酬賓賓辭

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主人酬賓皆坐祭送飲燕禮大射儀坐祭時賓獻送卒爵是亦坐飲也賓辭者注云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注意以燕禮公為賓舉旅有立卒爵之文賓欲主人酬時立飲少減其敬主人自以君命至重坐祭坐飲必致其常敬是兩美也教繼公集說云賓見主人將飲故辭之蓋欲即受此辭不敢復煩更酌已如此急求飲者古人不應定為禮法方氏請之尊然有當於心中之云他處不辭生呼坐飲鄭說為非明矣教氏說長也然則他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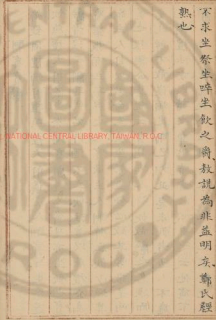
EXHIBI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求坐祭坐啐坐飲之爵，故說為非益明矣。鄭氏疑
熱也。

月令民

月令仲春之月耕者少舍，乃修閭廟，寢廟畢備，毋作
大事，以妨農之事。孟秋之月修宮室，環垣牆，補城郭，
仲秋之月築城郭，建都邑，蓋秦時役民之制，與古不
同。注者應敷暢厥旨，注云舍止也。因整蟲啟戶，耕者
少閒，而治門戶也。呂氏春秋高注，以為書仲春厥民
析，少舍為皆出在野，少在都邑，比古今政俗而問之，
然則月令何以云修閭廟，寢廟畢備乎？於古通而呂
文壘矣。據少於古語為小，謂小小閒止耳。古人正言
多少之少，則謂之鮮，且少在都邑，語亦不辭。月令命



EXHIBIT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農勉作母休於都，在孟夏之月。

質劑期日

質人夫市以質，小市以劑，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聽，期外不聽。注云質劑者，為之與藏之也。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齋契來訟者，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範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鄭以純偶不深知事變，意謂買賣小市，若令人廢帳不足復理，又以朝士云：凡士之治有朔日，國中一旬，郊外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之治聽，期外之治不聽，是以云然。王安石新義，則以時久，證違或不



在不聽以杜欺罔實不然也國中質劑不平者必十
日之後尋求調成不能得始來訟市中期會不應者
過期十二三日聽官其證違不得謂之不全朝士之
期乃入刑罰律者如殺盜不得過期來控事與質劑
不同朝士明云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分別言
之知質人所謂期者質劑中相約之期非訟期也質
劑所期與國人約十日他國人約亦不過一年推度
人情之常如此已足相濟蓋司官所屈置買奴婢田
地貨物見錢不足先納若干一二殘數期日交割又
或先受錢期日納貨注所謂下手書保物要還者與

稱貸有息之傳別不拘遲期者不同若證期過遠本
屬不足何須置買恐其先有互為毒計繼又不能以
殘貨換券其理皆曲故不聽司官所謂質劑結信而
止訟明質劑之期所以結信即所以止訟不必更立訟
期也若如注言買奴婢十日後送者豈得以質為過
期不聽新義則誤以質劑為傳別故可步約輸之法
舊載上神宗書云高買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
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有無相通此
即質劑之法安_知下曉也



周野廬氏此道路宿息并樹，周語單襄公謂列樹衣
道，管子輕重丁輕重戊並云沐塗樹之枝，無使男女
相睹樹下，談語起，距八觀云，食谷水，巷鑿井，場園植
樹木及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無
自而正矣，則樹之沐枝宜知也。子產治鄭，桃李垂街，
亦因鄭俗淫，若陳道路不可知，又無塗樹矣。

塗樹

© 2008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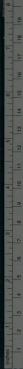


周禮野廬氏云禁野之橫行經樂踰者修閭氏云國中
禁徑踰者注云皆為防姦也論語云澶臺滅明行不
由徑甚懷刑君子也禮祭義篇大戴禮曾子大孝篇
呂氏春秋孝行覽俱云道而不徑即孝子不厭闕不
登危之義雜駁云彼先齊之取介分既遵道而得路
何樂射之呂披兮大惟捷徑以窮步漢書五行志中
上云邪徑敗良田

禁徑踰

1979.02.03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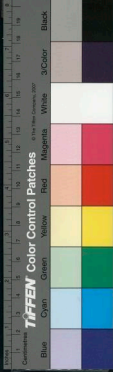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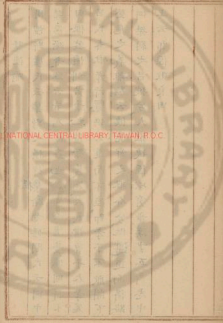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198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仲夏去

月令仲夏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饗嘗黍鄭注云此嘗
穀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正義云如鄭此言則黍
非新成直取舊黍蔡氏以為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
是也非鄭義也爾雅翼云為鄭說者以為舊黍若非
新黍何得言登且冬食黍數月豈待今而後嘗按鄭
說是也夏小正云五月初昏大火中種黍菽言正義
引考靈曜云大火昏中可種黍說文云以大暑種故謂
之黍黍以五月種七月刈五月登者即嘉種也今
鄆陵亦有早黍曰黍^黍場三四月種與麥同收考靈



詩衣錦聚衣禮引作衣錦高衿儀禮作景皆以禪衣
明透為義說文云景光也綱志引心聚錄也詩曰衣
錦聚衣示反古則聚製如綉綺儀禮士昏禮云姆有
衣女從者被顯黼女純衣禮緡衣車加景衣注云景
今大作暈宵色稍綺屬姆亦元衣以綉為領顯禪也
顯黼為領假盛服也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為行
道禦塵今木解明也景亦明也賈疏云景不用布蓋
以禪敷為之賈說非也聚為明則必禪衣示反古則
必用布其類聚者則曰綉綺惟葛麻異耳詩正義云

景

曜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玉春而大傳云張中種黍
稷鹿即此黍蔡陳留人自又別見早黍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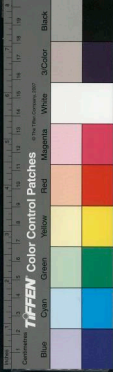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喪服傳云斬衰冠六升衰三升，齋衰冠者法功也。齋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小功，冠三衣也。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縗無事，其布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縗有事其布，記云：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為受，受冠八升，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夕記云：冠六升衰三升，閔傳云：斬衰三升，春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

升布

葛細塵者縗也，質細而縗，皆不用，穀如昏禮，景用布者，男子始冠，縗布冠，明女子昏禮，如景亦有矣，姆元衣，女從者，類鋪領，則女景亦縗布也。



一升十二升。肥麻十五升去其半。新衰三升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推排之。當是斬衰冠六升。齊衰冠七升。大功冠九升。小功冠十一升。總錫冠十五升。斬衰大功之衰。俱抽冠升之半。小功總錫則冠衰俱抽升之半。五服十一等之衰。與冠言綾則精粗不同。言升則多少不同。傳參互求之。古布廣二尺二寸。當今尺又三寸。釐以二百四十粗綾為經。是三升也。以六百補治綾為經。是十五升抽其半。

升為八^十。綾。緇布經三十升。冠二十四百綾。近人或疑

也。案三十升之說是也。升即縷。說文縷云布之八十縷為縷。史記孝景紀云。令徒隸衣^七縷布。即縷字。是五百六十縷為粗惡也。晏子春秋云。十總之布。一豆之會。亦即縷字。是八百縷為粗惡也。稱布冠。當有二十四百縷。縷細布客。若抽其半。則以今之紗矣。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言宗時織冠。用六成至十五成。成四十齒。兩縷共一齒。是八十縷為成。即升。即縷也。宋時十五成為常麻布。則三十升之緇布。惟周時冕用之。孔子亦以為不儉。孔安國以純縷易成。本謂麻三十升難成也。不必疑。



幣繫於體，郭亮以練通幘為囊，則香囊可為香纓，甚不然也。纓是系，但有綫垂之，綫如采葢，綫綯之，亦雜繫，東山親結其綯，傳云：母施於結帳，即親於其纓，不應是香囊。後代或繫香囊於上耳。古佩草不香，非必囊盛，內則云：男女未冠笄，於纓皆佩容臭。注云：臭，香物，以纓佩之，為通者，給小使，亦云：別臭香物，纓上，非即纓也。男未冠，於纓，婦女皆於纓，曲禮云：女子許嫁，纓者，不佩容臭，以佩之也。未笄，女子之纓也。知容臭佩於纓下者，內則：婦事舅姑，列左右佩了，更言於纓，未笄女子，則言於纓了，更言佩容臭，知容

臭與纓，別一物也。曲禮正義云：婦人纓有二時，一是少時，常佩香纓，二是許嫁時纓，其說非也。香纓，晉人之名，不得以於纓佩容臭當之。許嫁時，即昏禮主人親脫之纓，明日夙興，又著也。陳祥道禮書云：許嫁之纓，既嫁，夫脫之，無所復用，其言可駭。士昏禮，主人脫服於房，亦將無所復用，明日遂裸，程平，方氏云：婦事舅姑，於纓，在左右佩之下，則謂容臭之纓是矣。童子佩左右金燧，未燧止，下云：幅，雁著綦，婦佩亦左右金燧，未燧止，下云：於纓，綦，子言幅，媵，婦言飾，頭，未冠，笄，男女言於纓，皆佩容臭，今以於纓為容臭之佩，對文



言之將使子佩幅履矣且容臭未笄之佩好說經曾
不省親經又最審事也

玉藻元端

玉藻云天子龍卷以祭元端而朝日聽朝皮弁以視
朝以食元端而居諸侯元端又卷洋冕以朝以食皮
弁以聽朝注言天子朝日聽朝諸侯祭之元端端當
作冕字之誤也元衣而冕冕服之下正美云皮弁尊
次袞冕次元端聽朝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為冕然司
服元冕衣無章裳輔者亦祭服小祀之服曾不及袞
冕疑此元端是元衮司服注云凡冕服元衣纁裳典
端祀日月在山川上朝日又在祀日上以纁冕祀山
川上推之朝日當衮冕聽朝自先王廟出亦應衮冕

2025 RELEASE UNDER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云龍衮繼之云元端則此元端既是元衮不煩改
字即矣詩元衮天子得有之也宋方慤云元加冕為
祭服元加冠為燕服以服於下元端而居之元端

拾取矢

古人拾矢以舒人力且得以餘暇為儀故亦拾射登
以拾級以齊人事不使先後異三此制儀本意其不
為儀則不拾大射儀初射司射命三滿取弓矢於次
注云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蔽處注云然者拾取矢
儀當在再射三射其初射則鄉射為有司授弓矢此
大射不言授而鉅象弓矢福皆適次下云初射既畢
司馬正始命設福小臣師設福司馬正以弓為異既
設福詳其文則此時庭中無福次中之福上亦無矢
注意嫌於次中亦故取故云次中隱蔽處不能設福

無所為拾也。經下再射取矢。文云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明始拾也。云皆袒。失遂執弓右挾之。注言此命入次之事。明入次止袒。決遂執弓也。云一耦出及耦却手覆手拾。還釋弓矢于次。脫決遂。二耦拾亦如之。司射作射。一耦揖升。明拾在中廡。既入次。且釋弓矢。脫決遂。作射時。但決遂執弓矢以出。次中不拾。經義最爲顯白。敖經公者。作集說。於經一能蕪。但務改正義。云次中以命讓拾。初射人。以弓矢於次。下當有袒決遂。拾取弓矢。言又不具也。方氏因之。劫鄭云君子不為宴。宴隨行。次雖隱蔽。不應不拾。又引玉昭禹

言。大司樂詒諸侯以弓矢舞。此禮命三耦取弓矢有儀。欲_說耦身矢於次中。而使三耦舞弓矢於隱蔽處。其言瑣鄙。答在務以大言說。要一肯省視經文。



足反正者，設正北面，足亦北面，人則在足南，特以為容。射者當志正中，正不當力，是中也。司射所命，無射獲，無微獲，是也。陳祥道謂正北面，足南面，皆向主人，若足南面向主人，則堂北矣，非也。

梓人祭饌

梓人祭饌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宰候，毋或若汝，不宰候，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封女，強飲強食，語汝曾孫，諸侯百福。此在周官為攻說之辭，故其辭例不設於神，不得以大全中節，穢枝葉之語，正之也。周諸侯射，以貍首為節，祭義載其詩，曾孫孫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所，以庶以射，則庶則舉，注謂逸詩，蓋四家詩不傳其文，非下許禮記載之也。詩譜云：今無雜首者，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遠

202505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不得其次序，其所以亡逸與僅存之故，顯然明白，方
民非之云，鄭既以為逸矣，何又以曾孫當之乎？是並
不知逸為何義，又云，曾孫之云，拘拘事實，古人寧
為此周公何以用之乎？胡鄭卒割，此則周公之過，鄭
不任受矣。

安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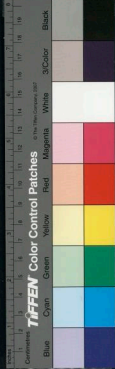
曲禮大夫七十致事不得謝，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
安車。注云安車坐乘，若今小車。正義云四馬之車，立
乘一馬之車坐乘，接婦人之車坐乘，亦有御，所謂適
左手後右手，不必是小車。婦乘必以几，尸乘必以几，
則安車乘亦必以几，正義謂尸乘之几，八案在式之
上，几上有箬，君以羔皮而以虎緣之，安車之几，或是
乘以升車者，若几設式上，則是立乘不乘也。又以鄭
注小車為一馬車，亦非也。尚書大傳云，古之帝王必
有命民，得命然後得乘，御車聯馬，未有命者，木車單

馬則大夫不乘單馬車明矣。鄭注小車，若漢書車千
秋得乘小車入宮殿。及後漢與服志，小使車，不立乘
即後擔子，又小車，或楚衣車之誤。詩云淇水湯湯，漸
車帷裳，巾車云安車，彫面鬢總，有容蓋。

旗物畫

司常、司旗、司龍、司虎等，皆畫其象。馬象其事，象其名。象其號，
畫即日月之象，惟龍為通帛，尚尚雜帛，龍為全羽，旗
為析羽，本無畫也。大司馬辨旗物之制，各書其事，與
其號。杜子春以大司馬文讀司常之畫為書，鄭康成
以司常文讀大司馬之書為畫，宋壽鑄以謂事名號
不能畫，當從杜說為書。今求鄭康成意，以九旗別為
識，則事名號即在其中。又旗類有軍旅者，畫異物，無
者帛而已。故書當為畫，事號皆畫以塞氣，斷於漢不
見兵事，知軍制應如此。九旗本知藏識，其號名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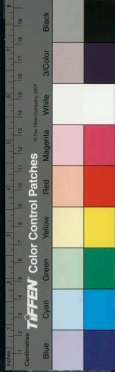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日月交龍水又別以異物圖之所謂軍號不在典要
日月變易軍中自以爲約不使敵人曉也旗物必以
書爲別無書事名號繁文細字水理鄭於司常並不
許書止云徽識惟杜作書鄭言書亦畫實氣近方以
誤胡鄭以日月交龍爲異物又胡鄭以司常畫爲書
以大馬書爲畫反覆不定涉証罔矣

蠶馬

周官馬質禁原蠶注云蠶與馬同氣再蠶傷馬呂氏
春秋淮南子則皆以爲殘棄宋錢瑛鼠璞云俗以蠶
神爲馬明菩薩是同氣之驗搜神記云女足蹶馬皮
被卷化蠶疑亦古說荀子賦篇云身女好頭馬首女
好馬頭故生馬皮之說然亦可知其同氣矣



興鳥歌言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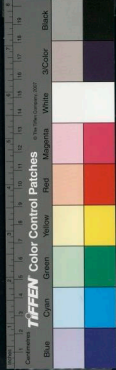
人能興鳥歌言，初疑是習，亦半由偏智之所得。周官
夷棘掌興鳥言，貉棘掌興獸言。注：鄭司農云：夷狄之
人或曉鳥獸之言。疏云：左傳介葛盧不朝，注云：伯益
明是術，堯舜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官人在四夷，列
子湯問云：今東方介氏之國，數數解六畜之語，太古
神聖悉解鳥獸音聲，亦由習也。鳥獸近故能知之，以
由偏智也。論語公冶長善疏云：有論釋教言，說公冶長
聞鳥言，往南山下食人肉，值村姬失其子，長告之，姬
還言長救之，吾村司繫獄長又言，鳥言城外有覆巢。

興鳥歌言解
人能興鳥歌言，初疑是習，亦半由偏智之所得。周官
夷棘掌興鳥言，貉棘掌興獸言。注：鄭司農云：夷狄之
人或曉鳥獸之言。疏云：左傳介葛盧不朝，注云：伯益
明是術，堯舜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官人在四夷，列
子湯問云：今東方介氏之國，數數解六畜之語，太古
神聖悉解鳥獸音聲，亦由習也。鳥獸近故能知之，以
由偏智也。論語公冶長善疏云：有論釋教言，說公冶長
聞鳥言，往南山下食人肉，值村姬失其子，長告之，姬
還言長救之，吾村司繫獄長又言，鳥言城外有覆巢。



驗之果然。乃信長解鳥語不殺人。論衡實知篇云。廣漢楊翁偉。知田間言鳥。及所乘馬語。魏志管輅傳云。郭恩家鳩言。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安德令舍鵲言。東北有婦殺。主人雖引西家人。日在虞淵。告者當至。抱朴子。任皆知鵲語。為言百黃馬。吳其子。又楊宣。北齊張子信。皆知鵲語。梁高僧傳云。漢安世高。安惠人。知魚言。隋經籍志。有鳥情雜占。禽獸語。和莧鳥鳴言。三奇解鳥語。經其時。廣傳其術。唐闍梨。咸通中。渤海僧薩多羅。解鳥鵲燕雀語。解牡彘語。法苑珠林。潞州。寺僧並解諸語。雜寶

藏經云。迦尸王。自向象所。上古畜生。皆能人語。其說似得。古人理致。佛草魂奇之事。皆言以福德神力。現之。至龍言象言。金翅鳥言。孔雀言。猶猴言。蛇言。皆平序之。不以為奇。知唐以前。佛國多能與鳥獸言也。人隔方域。尚須譯知。之。則與鳥獸言。雖由於習。亦必由偏智。元時麗江人。袁宗通。禽鳥語。今黑龍江人。能與四不傳語。雲南廣西口外人。能語象語。然所謂身者。意而已矣。



樂記

樂書子貢問樂，吾子自執，執焉下，樂記換簡失其次，
鄭注所定與史同，今讀去反，後從以崇天子廟，句，景
王肅義，魯世家云，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
王，魯社，告辭之罪於天，及殷民，即下師，云夾振之，而
四伐，盛威於中國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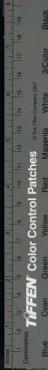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THE PRESERVATION ACT



三月生於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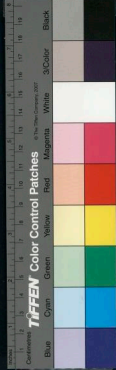
禮器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注大明日也禮又云君西而攝象夫人東而壘尊注日出東方而行月出西方而東行此注西酌東酌之義非注生東生西之義素祭義云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遞大戴禮誌志云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送與而順至正之毓也日歸於西心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此月生於西之義也詩日月篇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傳云日始月盛皆出東方東方之日篇東方之月傳云月盛於東方此出東

禮器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注大明日也禮又云君西而攝象夫人東而壘尊注日出東方而行月出西方而東行此注西酌東酌之義非注生東生西之義素祭義云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遞大戴禮誌志云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送與而順至正之毓也日歸於西心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此月生於西之義也詩日月篇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傳云日始月盛皆出東方東方之日篇東方之月傳云月盛於東方此出東



亥義也。天保篇如月之恒，傳云恒強，箋云月上弦而就盈，正義云日月在朔文會，俱右行於天，日逐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且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亦中似弓之張而強直，謂上弦後漸進至丁丑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言體滿而相望，後漸虧至二十三二十四日，亦正半，謂之下弦，自此後漸虧至晦，接弦以前，月見於西，明亦在行，望以後，月見於東，明亦在東，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天明則日月不明，言天以明于日月，禮月令正義引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為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為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沈括筆談云，以粉塗丸之半，半黑半白，轉側觀之，本京房義，公羊傳莊二十五年注云，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則以日月為天，淮南子天文訓云，火氣之精者為日，水氣之精者為月，日月之淫為精者為星，則以日月為水火專精，二說皆言月不假日光。

亥義也。天保篇如月之恒，傳云恒強，箋云月上弦而就盈，正義云日月在朔文會，俱右行於天，日逐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且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亦中似弓之張而強直，謂上弦後漸進至丁丑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言體滿而相望，後漸虧至二十三二十四日，亦正半，謂之下弦，自此後漸虧至晦，接弦以前，月見於西，明亦在行，望以後，月見於東，明亦在東，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天明則日月不明，言天以明于日月，禮月令正義引京房云，月與星辰



泰山之側為桑林義

禮檀弓云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新
序云孔子北之山戎有婦人哭於冢其哭甚哀此路
墓在泰山西今泰山西祝峪上原有之虎窟猛虎窟
云是當日遺迹論衛遭虎篇云孔子行於林中定賢
篇云桑林中哭婦俱稱林中者殆齊配林之類詩泰
山巖巖氣郁所居巖至泰山得祭泰山故季氏亦祀
之亦有配林續漢志注引盧植禮器齊配林注云小
山林麓配泰山者公羊成十七年何休注作蜚林



致知在格物

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
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注云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
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事其知
於惡深則來惡事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為至
即物有未末事有終始之美本在意誠故曰其本亂
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
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身其意者毋自欺
也其語至為顯白大學本漢時詩書博士所雜集後
人誦之不熟乃始有紛紛之論至宋竄其文深沒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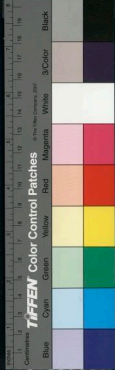
致知在格物
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
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注云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
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事其知
於惡深則來惡事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為至
即物有未末事有終始之美本在意誠故曰其本亂
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
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身意者毋自欺
也其語至為顯白大學本漢時詩書博士所雜集後
人誦之不熟乃始有紛紛之論至宋竄其文深沒其



誠遠之義宋人改之謂是曾子撰明人改之謂是子思居銜撰又謂其說出於賈逵使曾子子思賈逵沒世後又增一篇字變為无妄也

中庸大學

戴記有中庸大學二篇元明人不錄其文乃為之解曰程朱已援出之其不遵如此後史記孔子世家云似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禮中庸正義引鄭曰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甲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似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按中庸釋文一本戴山微而下云今云戴山微而下重尔雅釋山云河南平河而微不異子思之文當是西漢博士所改也至大學則無有能知其作者姓名鄭曰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



五經正義

音經，後利定乃名正義。

唐五經正義。本名義贊，書詩左傳用劉焯劉焯禮記用皇侃，其中禮有刪理補傳詳審入，或非賢職又不舉禮注引詩異於毛者，正義云鄭右注禮時未得毛詩，詩生民傳云合誓者七，正義云郊射牲又誓為臚，鄭注臚當作誓，字之誤也，當毛時未出，故讀彼後此，是皇劉各解孔穎達不曾詳審也，詩般正義引鄭注禹貢云九河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不知所出何書，其并為一，不知并從何書，禹貢正義引春秋傳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魯，瑱闢八流以自廣，春秋傳

KINSHAW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經正義



四年正義引中候云齊桓霸過八流以自康中候並云齊以自康則足詩汝墳正義引左傳衛流而彷徨
云從嚴而此一支
為春秋哀十七年正義詩方羊喬馬為句是二劉
祇自評審也書樂典觀作官刑正義云大隋造律於
除之武成固有敢於我師正義云史臣故事得稱我
者猶如今文章之士皆云我大隋耳呂刑官辟疑赦
正義云大隋造律除官刑是孔穎達等兩奉唐教考
定詳審而於其書不曾寓目然則止義雖是佳書而
作奉之工乃葛繁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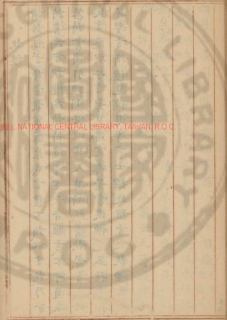
執禮

論語雅言詩書執禮鄭康成言禮不誦故言執乃分
詩書為言執禮為執持禮書下云皆雅言不可通矣
蓋詩書博引禮則必以其人其時所當執者言之與
父言慈與子言孝見弗末齊景言侯禮見孟孫季孫
晏嬰言鄉禮見孺悲等言士禮此雅言之執禮也



祭肉不出三月解

論語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
胾兼生熟生曰胾熟曰胾助祭者其人見在多得胾
倍二十四年左傳云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胾豆孟
子云孔子為司勉從而祭胾肉不至是祭於八者
得熟肉胾故不可宿倍九年左傳王使宰孔賜祿但
胾於葵郵定十四年左傳天王使石尚來歸胾此不
助祭者得生肉胾也雖置郵可遠而專使與易人馳
過者殊道遠或出三日周官大行人云歸胾以交諸
侯之福吳行人常職其祭於公得生肉胾當至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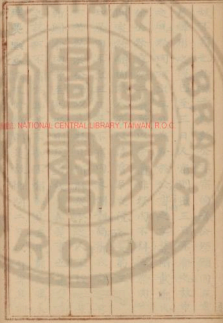
無是理也

故不宿也。論語言祭於公不宿肉者，公祭饋肉，在賓尸饗用之後，已至三日，又宿，則出三日不食之故。中之曰祭肉不出三日，為祭於公，言是也。集解載鄭氏分公祭家祭二義，所以旁通非祭肉不拜之祭肉，實則家祭饋肉於人，亦必俟賓尸之後，已足弟三日，故知祭肉不出三日，是不宿肉之解。詎鄭氏誤入之，一若祭於公，即以告殺日，願昨從祭之人，不俟禮畢，即歸食肉者，至家祭則反遼緩之，無是事也。集註為之說云，不宿為尊君，不知不宿即是三日，鄭氏偶未深思，而反為之修飾，則是故抑閏二日，以自昇其祖。



論語嚴氏春秋義

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漢光初六年有成陽
令唐扶頌云四遠童冠樞衣愛業又云五六六七化
導若神是本論語為文也頌碑成陽閭蔡班字宣高
撰宣高修嚴氏春秋今嚴氏春秋不傳此當嚴氏自
述業由七十二子五六三十一六七四十二而宣高行
之在此齊有石動簡倭幸之謔見北齊書及太平廣
記政類錄梁時儒士亦傳之見皇侃義疏隸釋有員
典宗答洪丞相書云是祠請兩碑五六六七化道若
神五六者三十一六七者四十二謂七十二若漢人言



宵榮錄清波雜志，並云東坡病革，屬饋時，友人叩耳曰：「端明勿忘西方。」坡曰：「西方不無，但箇裏着力不得。」又云：「着力便差。」程子於論語「如有所立卓爾」注云：「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到此也。顏子云：「如有所立卓爾。」謂立於禮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謂克己復禮，從事於斯，不敢自己也。無峻絕着力意。北宋人以通禪為榮，改顏子語意，以自助耳。何以知如有所立，是立於禮也？孔子云：「立於禮。」又云：「不學禮無以立。」又云：「不知禮無以立也。」又云：「君子博學。」

如有所立解

四六之將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若畔又告顏淵云克已復禮
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今顏
淵亦云夫子循循然約我以禮如有所立卓爾故定
知是言立於禮他說皆不足以奪之也論語之文云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必罷
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若恟恍之詞何也曰解者失之也所謂仰之瞻之瞻
之者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故欲罷不能既竭吾
才也所謂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者克已復禮也所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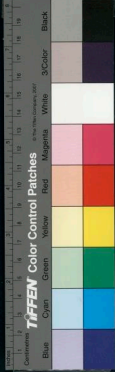
彌高彌堅者既竭吾才也所謂在前忽焉在後者如
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也所謂雖從之末
由也已者欲罷不能也皆言立也立於禮也質直詳
盡無恟恍之詞也



言舉

舜典云敷奏以言謂_舜后自能奏之蓋攷云敷納以
言則海隅蒼生頌帝納之其言始能至也此唐虞之
法也大戴禮少閒篇孔子三朝記也曰昔禹取人以
言孟子云禹聞善則拜自漢至今皆取人以言不以
言舉人者自古惟周周人尚文其選舉獨不以文誦
語云君子不以言舉人下以人廢言是王章也

UNIVERSIT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君子小人學道

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子游曰聞諸夫子君子
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所謂學道絃歌履命
教胥子止屬典樂周成均之教大司成小司成樂胥
皆主樂周官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皆主學古學
有師師名出於學古言事業由學道者處業常語官
與民曰職曰事曰公功曰田功曰婦功曰不職曰閑
民無職事曰婦無公事業則學道者之職曰習業曰
舍業學道者語垂久遠故業通於官民子路曰何必
讀書然後為學古者背文為誦冬讀書為春誦夏絃

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子游曰聞諸夫子君子
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所謂學道絃歌履命
教胥子止屬典樂周成均之教大司成小司成樂胥
皆主樂周官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皆主學古學
有師師名出於學古言事業由學道者處業常語官
與民曰職曰事曰公功曰田功曰婦功曰不職曰閑
民無職事曰婦無公事業則學道者之職曰習業曰
舍業學道者語垂久遠故業通於官民子路曰何必
讀書然後為學古者背文為誦冬讀書為春誦夏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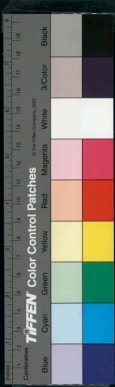


檀弓云大功廢業大功備
孔子既祥，得琴，曰而廢
琴，子夏除喪而孔子琴，
子張除喪而孔子琴。

地亦請樂書，周語名穆公云，曖賦，曠誦，瞽史教誨，通
檢三代以上書，樂之外無所謂學，內則學義，亦止如
此，漢人所造，王制學記亦止如此，魏以後，以學給口
舌為道，今人厭其無稽，詳討，則又以讀書為學道，其
說皆通，然絃歌之道，六經之義，合是聖人告子游，
義也。

太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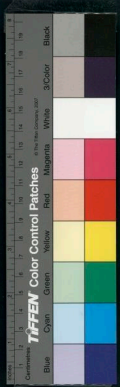
論語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左
傳子貢三見太宰，語說苑云，子貢見太宰，語太宰，語
曰，夫子何如，則太宰語有與子貢論夫子事，又且問
專車之勞，是以夫子為多能，檀弓則陳有太宰，如陳
問華夫事，亦以夫子為多能，又宋有太宰，列子云，商
太宰見孔子，韓非子說林上言，孔子見商太宰，子圍
入問，宋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蟲之細者
也，韓非書數有宋太宰，莊子書有商太宰，蕩孔子故
家宋，此或宋太宰，又孔子嘗適楚，楚亦有太宰，公子



直躬

韓非八蠹云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
殺之呂^春春秋當務篇云直躬請代誅王聞之乃不
誅也孔子曰異哉一父而或取名焉業此事當以韓
非之言為信韓非云令尹誅之而楚歲不上聞則直
躬死矣莊子盜跖篇云直躬證父信之惠也所言此
千子胥鮑子勝子^勝或云神屠叔中^通尾生皆是死者
論語云葉公問於孔子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或
葉公爲有此言聞孔子之言以告而誅之歟

辰及伯州犁也子魯在變又魯有太宰羽父嘗求為
之此太宰稱官而不言何國當是魯太宰歟



管仲

論語云管仲之器小哉太史公謂管仲不能勉齊致
王蓋本孟子棄周之得志未比鮑叔齊桓之德下及
大王大王久始得之奈何欲以齊桓奪周祚管仲反
始樹塞門三歸官事不攝自謂功成身泰意侈於是
器小自古未聞以不能謀反叛逆誑誑人者故知器
小先侈泰也管子樞言云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
天概之重令云地大國富人衆兵彊霸王之本也然
而與危亡為鄰矣天道之數至則反人心之變有餘
則驕驕則緩急矣法法云矜者細之屬也白心云滿

管仲之器小哉太史公謂管仲不能勉齊致王蓋本孟子棄周之得志未比鮑叔齊桓之德下及大王大王久始得之奈何欲以齊桓奪周祚管仲反始樹塞門三歸官事不攝自謂功成身泰意侈於是器小自古未聞以不能謀反叛逆誑誑人者故知器小侈泰也管子樞言云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重令云地大國富人衆兵彊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為鄰矣天道之數至則反人心之變有餘則驕驕則緩急矣法法云矜者細之屬也白心云滿



成君瓊論語說

條三

論語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成君瓊云呂氏春秋勸學篇云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曰無乃畏耶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注引詩曰期逝不至而多為恤此之謂也義吳深妙韓李論語筆解云死當先字之誤其說陋矣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顏氏家訓云甚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說本晉簡見皇侃義疏

南史王元規云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親昏非類又張說碑姻不失親官復其舊野家叢書引如此

盛之國不可以任仕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摠言云國之志也以其長者也人之失也以其所長者也又云吾畏事不欲為事吾畏言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而舍侈踰禮管子於持盈之道蓋但能知之者



論語權

論語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
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注云言
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得見按權木黃
華木一名反常萬類俱反歸一是故稱鍾亦取權名
易繫傳云巽德之制也巽稱而隱巽以行權則權以
稱物行權當隱巽以俟反歸於常春秋桓十一年公
羊傳云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殺人
以自生士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謂權反歸於經然
後見其善適變不同道必反歸於經反經之反為十

周頌絜盛在彖漢書匡衡傳成帝即位衡上疏云言
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
崇文化之本也



先此自序付公諸君乃從
禮節章評亦周竊反徑
合其權亦言權修在公案
反歸至則之徑而另人杜
徑左作也

年乃事反素也先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之反為反
歸之反非背反之反天子道德為文先進而後合者
謂之權先合而後進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亦以反為先開後合之合反歸之反昭七年左傳子
產言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胡並立子孔後則立
伯後亦反歸於繼絕之禮可取信悅於民也杜預云
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則以背反於經為墮漢
以前經傳箋注實無此說也

舜之中國義

孟子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天下歸舜禹故孟子史記
本記皆言舜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後之中國者孟
子解避之之義言先南河之南在河外也堯都平陽
舜自都蒲坂禹自都安邑中國謂三河之內自有所
居不干前天子之都唐虞以國君為天下君禪授之
後宗廟社稷宮室國君之位猶存故舜禪禹而宗廟
享之子孫保之故孟子云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
篡也而讀為文王望道而未之見之而知也如居堯



之宮。王莽居漢宮。劉裕居晉宮。人臣入篡。而讓皇帝出居外舍。莽殺漢高廟。祿勝之又殺元帝廟也。左傳。羿拒太康于河。代夏政。為帝夷羿。夏猶存也。況殺羿。因羿室。又滅夏相。而事一變。舜禹不居堯舜宮。羿不居夏宮。湯武不居夏殿宮。皆存其統。是乃居羿宮。王莽之後。皆以況為法。而旁引舜禹為口實。曾夷羿之不若。後儒不深思。孟子史記。然後之中國之義。疑古避辟。同字。乃說辟讓為辟法。遂有堯幽。因舜野。死蓋于落。他啓菽益之說。

無專殺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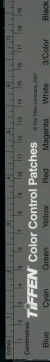
孟子言齊桓葵丘之會。命曰無專殺。大夫管子幼官。九會諸侯。令皆無之。惟大匡篇有毋專殺大夫。臣業左傳。桓十年云。號仲謬其大夫。磨父於玉。則不專殺大夫。本王朝之法。齊桓申言之。其後晉用其法。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晉祁盈執祁勝。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乃殺之。晉殺祁盈。祁氏定公十三年。左傳云。晉趙鞅殺祁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請皆逐之。蓋祁勝祁午。皆家臣之稱。大夫者。如陽虎。以大夫饋孔子。及孟氏之成大夫。



孟子言性情才義

孟子道性善，告子篇公都子引性有不善，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仁義禮智我固有之，合則失之，不能盡其才者也。又云：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降才爾，殊也，陷溺也。又云：牛山之木嘗美矣，今濯濯然，以為未嘗有材者，非山之性，人放其良心，以為未嘗有材焉者，是豈人之情，以此數文合觀之，情者事之實也，大學無情者，鄭注云：情猶實也，是也。才者事之初也，說人才為草木之初，是也。今趙注若順也，情性表

公孫朝也。史記趙世家云：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叛，則殺家大夫，亦當上請於君。孔子之意亦如此。祁盈趙鞅皆以專殺得重罪。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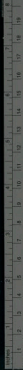
孟子

孟子時事不合者，游齊梁先後及齊伐燕之年，齊燕
事史記世家以為洛王，年表亦同，通鑑從之，而孟子
以為宣王，孟子親見其事，不得誤也，蓋伐燕者宣王，
為燕所伐者湣王也，孟子書始見於惠王，非是編年，
史記列傳言先至齊，趙注孟子言孟子去齊，老而之，
親，故王尊禮孟子曰父，是也，史記惠王止三十六年，
故云三十五年召賢，而孟子至梁，其實惠王言東敗
於齊，在惠王三十年，地西入秦，在襄王五年，六年南
辱於楚，在襄王五十二年，蓋自史記惠王之三十六

棄情順性為善，若夫為不善，非天才之罪，朱注，若詞
也，情者性之動，才猶材質，均非孟子道性善本情，且
山本章，材才分列，則才非材質，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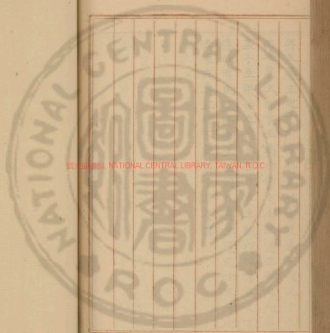


年及襄王之十六年，總為竹書之惠王後元十七年。
史之襄王，即哀王為竹書之今王，通鑑依之，而仍以
孟子至梁，係之惠王三十五年，則以他書無文，不能
意改實則孟子老至梁國，在惠王後元十三年以後，
去梁在襄王，但不能實言其年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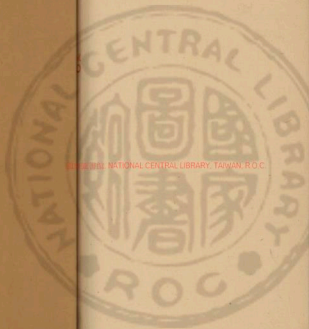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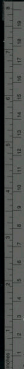


EX-10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02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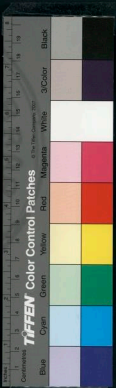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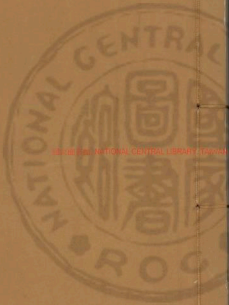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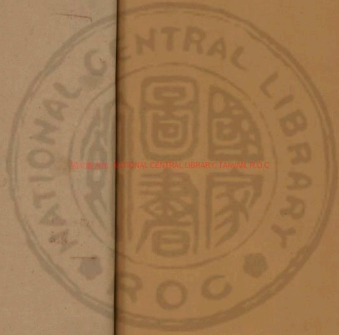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KYO P.O.C.



2025.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癸巳存稿 第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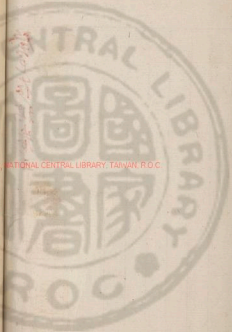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若解書書孔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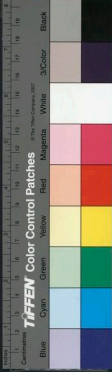
書庶頑讒說若不在時若為成若時之若庶頑讒說
橫之在時為成若時之時書如不能察此庶頑讒說
之人則當俟以明之故孔云衆頑惡讒說之人若所
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當察之則不在是者亦同庶
頑讒說之人若為內則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取
厥若解以醴若醴醴之若亦即律文以舉昏各其及
即若之若律注云其者變於先意又者帶情連後即
四意盡而復明若者又粗疎而會三意並條述事取
此四字唐律名例六云若者用所陳之事而廣之以



爾雅云展適也注云得自中展傳云展其支體言舒
布也今按適之也往也如也如其意亦發舒詩適我
願兮如其意也詩展如之人兮展我甥兮展誠也信
也適的信也信中也義俱相通適如之適適莫之
適守得為申故曰展適也得自申展也

展

爾雅云展適也注云得自中展傳云展其支體言舒
布也今按適之也往也如也如其意亦發舒詩適我
願兮如其意也詩展如之人兮展我甥兮展誠也信
也適的信也信中也義俱相通適如之適適莫之
適守得為申故曰展適也得自申展也



宋史岳飛傳趙鼎韓世忠碑章穎岳飛傳克小記
俱言秦檜以張憲岳雲書無據為韓世忠所詰檜言
其書已焚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有名臣言行錄別
集載此語作必須有非也其事體莫為句如論語文
莫吾猶人也又莫為句左傳昭二十四年陽不克莫
將積聚也陽不克莫為句不克莫為蘇軾與南華辨
龜書鐘銘子由莫終當作清更以書明之子由莫為
句玉華隨筆雜錄云漳州神誤錄柳州張新婦綠衣
神曰已來將奈何綠衣神曰既誤莫須放回既誤莫

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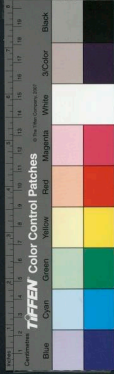
此句於中效口之也
此句於中效口之也
此句於中效口之也
此句於中效口之也
此句於中效口之也
此句於中效口之也
此句於中效口之也
此句於中效口之也
此句於中效口之也
此句於中效口之也



為句。范公稱道履錄云：神太尉歛新休息之卒，公稱
之父，問曰：太尉何遽若此？其人莫，未應至是否？其人
莫為句。此重櫛言其事體莫為一句，須有為一句，蓋
櫛騎蹇。反。詰世忠，謂其事體莫，示若遲疑審度之，而
復自決言，須有，致世忠不服，橫截其語，牽連為一句。
古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此記言之最工者也。若
必須有，則三字非奇，不足折櫛，又或解莫須有為不
必無，蓋不知莫字絕句也。

揲

揲拜之揲，或作揖，說文揲云：舉手下手也。揖云：揲也。
一曰：手著胸曰揖。鄭注：卿飲酒云：推手曰揖，引手曰
揖。揲字作厭，儀禮揲揖字不分。古人揖就位，又怒
其人，則揖起之，揖出之。若今人拱手謝絕也。其入禮
節，亦止拱手。大祝九拜之肅拜，不屈身，今會典正謂
之揖。許云：手著胸。鄭云：推手，皆與拱手互相成。說文
所謂揲舉手下手者，屈身手至地。古人謂之拜手，大
祝九拜之空首，今會典正謂之打躬。鄭謂之引手，亦
與舉手下手相足。蓋舉手至額，又下手至地，又引舉



管事

樂記云禮樂之說管子人情矣鄭注云管猶包也荀子雷圖篇云不富不厚不足以管下也楊保注云管包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趙高曰陛下幸舉在上位管中事李斯列傳云高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言典主樞要尚手儒效篇云聖人者道之管也楊注云管樞要也是已秦策云彈齒管籥之權史記范雎列傳索隱引此策高誘注云管典也典主也漢典常迎韓非六反云夫當家之愛子管事猶言當家亦是典守今言管家猶古言家宰矣史記平準書云擅管山海

字呂氏春秋權輿篇爭金美唐亦言亭肆又中唐為
廷中路莊子列御寇篇孰愒唐許言不治家徐無鬼
篇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於域有遠顧矣言子在中
唐遺而不視乃外域求之惑甚



天問云鼂或山抔何以安之王逸注云鼂大龜也擊
手曰抔鼂何以有手易童牛之牂鄭志曰在手曰牂
牛無手前足可以當之古人訓語委曲在不肯失字
奪義政能簡後人不務字訓語簡而意甚失

抔

之貨集解張晏云若人親食庫之管籥漢書食貨志
管作籥師古云籥主領也與管同又吾桑宏羊代孔
攸管天下鹽鐵玉莽傳云以太博管西輔之事幹即
管也字亦作筦谷永傳云昔龍筦納言孝元皇后傳
云歎筦朝政是也又分地分事均謂之管食貨志云
玉莽張五均設諸管今保納亦曰某社管



精其神
京城人勸勉出力曰精神其，倣按道藏心印經云，工葉
三品，神與氣精，各有精，精合其神，神合其氣，氣合
體真，太平經云，人之生也，天付以神，地付以精，中付
以氣，辨正論氣為道本篇云，古來名儒，及河上公說
老子，夾者精也，希者神也，微者氣也，初疑精其神是
精氣神，既悟其非也，明楊士聰玉堂書記，崇禎丙子
經筵一條，內瑞言只是賜晏，即與經了筵一樣，又嘗
見二兵爭鬥，緣相認以陣了亡再說，又見市人通文
書，深究利害，使人毛骨竦出，然此是一種文理，不當

精其神
京城人勸勉出力曰精神，倣按道藏心印經云，工葉
三品，神與氣精，各有精，精合其神，神合其氣，氣合
體真，太平經云，人之生也，天付以神，地付以精，中付
以氣，辨正論氣為道本篇云，古來名儒，及河上公說
老子，夾者精也，希者神也，微者氣也，初疑精其神是
精氣神，既悟其非也，明楊士聰玉堂書記，崇禎丙子
經筵一條，內瑞言只是賜晏，即與經了筵一樣，又嘗
見二兵爭鬥，緣相認以陣了亡再說，又見市人通文
書，深究利害，使人毛骨竦出，然此是一種文理，不當



史記酷吏列傳云弄文巧詆下戶之猶以煮大豪索
隱云以熏逐大豪也索漢書作以勦大豪注師古云
諷勦也勦與熏並形近矣杜固傳云欲以熏轆天下
轆益是燎今諺猶是凡熏人者亦曰嚇人也詩桑柔
云反予來赫傳云炙也箋云口拒人為赫言汝反來
赫我出言悖怒釋文云毛許白反鄭許嫁反今推毛
訓赫為炙則亦許嫁反正義云毛轉為嚇蓋反來嚇
矣我為王肅申毛義毛言炙即史記言煎漢書言熏
煎荀子富國篇云各聲足以暴炙之是毛義也鄭言

熏

熊羆當膺方春臘瘡即登蒿不自墜謂之撲臘今人
畜熊以提提之更致壯長順治九年十一月刑部辦
京城李應欽祭文別名黃臘李三其義乃心煎擊
煎之義當有平聲之韻二韻通每臘則云係又新
陰主之韻天對地也其言善而此類多自書會意
其言云實也平曰係安所兩新云百理既多則漢
漢書曰此類神也並係此等類之三類七言
係於此類神也係此等類之三類七言
史記酷吏列傳云弄文巧詆下戶之猶以煮大豪索



請

說文云請謁也廣韻上聲云請問謁也說文又云陳楚之間相謁食麥曰餅楚人曰餅秦人曰饅餅相謁食方言作相呼食則相謁相呼即相請史記吳世家云光伏甲窟室而謁王僚飲此所謂謁與趙世家北登夏屋請代王之請同爾雅釋詁云請謁告也釋言云吾謁請也以請釋謁即以謁釋請說文繫傳云相謁食麥謂相見食麥飯如今人飲茶是不知請謁告呼同訓之義韓非子外儲說左云孔子御坐於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家語子路初見篇作哀

博然則鄭請為王赫斯怒之赫赫為光光而怒則有沈有瀆之意亦是嚇也莊子云惠子以梁園嚇我此嚇是矜意一義故赫嚇之五爻爻兼爻義也

又曰請謁之義與請同爾雅釋詁云請謁告也釋言云吾謁請也以請釋謁即以謁釋請說文繫傳云相謁食麥謂相見食麥飯如今人飲茶是不知請謁告呼同訓之義韓非子外儲說左云孔子御坐於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家語子路初見篇作哀



嚼亦作醕。說文云醕飲酒盞也。說苑善說篇云飲而不嚼者浮以大白。漢書游俠傳云郭解子與人飲使之醕。白虎通爵篇云爵盞也。各量其醕。盡其才也。嚼醕與盞亦一聲之轉。嚼即啣。今言喫酒喫煙喫茶不關多少也。崔國輔詩云但勸提壺酒喫杜甫狂歌行云接頭喫酒接下肚。送李校書云對酒不能喫。舊唐書武宗紀云揚州都虞候盧行立劉犀於會昌二年五月十四日在阿彌家喫酒朝野僉載云則天時諒張公喫酒李全靜博言云崔昭緯以巨觥飲張曠曰但喫却待我作宰相與即君取狀頭北夢瑣言

云明宗問宰相曰盛筵近日喫酒否。無量清淨平等覺經有喫酒則唐時常路即古之食酒嚼酒也。宋人遺唐錄云范仲舉見酒肆詩云喫酒二升雜麥一斗。唐麵五斤可飽十口。又畫墁錄云錢明逸於友人酒戒必詰之曰是筵席是喫酒喫酒客不過三五人酒敵斗。竟蓋一筵。青鹽數粒。席地而坐。終日不交一談。其人怪其語常也。杜甫詩但使殘年飽喫飯。又梅賾詩同朱老喫。僧祇律有飲煙。則今之喫蘭州煙也。即若開時來喫茶亦古語也。唐逸史云襄陽夢與朝官二十餘人就一廳喫茶。北夢瑣言云悟達禪師揖諸



說文云契大約也與利同字利斷利鐵皆是也書序
正義引鄭君注曰書契云書之於木利其側曰契釋
名云書無也契刻也古言刀筆刀為契筆為書矣韓
非子云契身求利後漢書劉陶云寬鉅薄之禁契鉅
皆利也

契

契者大約也與利同字利斷利鐵皆是也書序
正義引鄭君注曰書契云書之於木利其側曰契釋
名云書無也契刻也古言刀筆刀為契筆為書矣韓
非子云契身求利後漢書劉陶云寬鉅薄之禁契鉅
皆利也



水中之際，而浩疊河兮呼浩尾河，亦呼閩門河，是號
 門二音古同也。總言響耳。其音之異，其於音韻
 亦非有別也。其音之異，其於音韻亦非有別也。其
 音之異，其於音韻亦非有別也。其音之異，其於音
 韻亦非有別也。其音之異，其於音韻亦非有別也。

貝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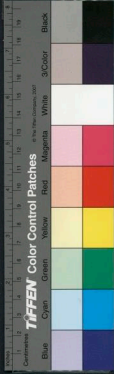
宋史金史字並亦作勃堇。今改鐸貝勒。以勃堇之音
 未全，其時音應作勃極烈。而金史兵志百官志則似
 亦長為勃堇。官長為勃極烈。元人應知金語。此語未
 能明也。金在初里鋒時，太祖阿骨打初稱都勃極烈。
 太祖初稱按班勃極烈。又有國論勃極烈。靖康紀聞。
 大金弔伐錄。俱有骨盧你移魯勃極烈。諸版勃極烈。
 松漠紀聞。有指版勃極烈。阿盧樓移魯勃極烈。愧如
 錄。有諸版勃極烈。今知按班。諸版。指版。勃極烈。字極
 列。即大貝勒。國論。骨盧勃極烈。即國論貝勒。勃極合



14-0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貝，烈書為勒，勒極烈三晉為貝勒二字也。元則祖
 元皇帝號敷羅勒極，是蒙古貝勒也。今貝勒止稱
 多羅貝勒，蓋金人初入中原之時，止自書字，蓋岳飛
 紹興十年捷奏云：五里店金陣內，一名軍上着紫袍，
 所下弓箭，拜馬鬃，紅漆牌子，上題寫阿李朵字，蓋
 是岳飛字，今史有太乙字，蓋岳飛字，牙合字，蓋思魯
 字，蓋阿買字，蓋乙字，蓋孔空字，蓋阿合字，蓋及字，
 蓋天字，蓋迭失字，蓋初官名，未備，李蓋領兵，岳飛集
 有女真滿元少主，李蓋劉合字，蓋阿五里字，蓋章顯
 岳飛傳，阿李朵字，蓋外，有和也，李蓋撒八字，蓋李字

蓋粘汗字，蓋，見額旗碑



按班

按班如舌首領大人金時或對音譜板、蔡偉北狩行錄云、鋪板夫人致書太上、患藥物、亦求內侍、是也、後審定為阿麼巴、又審定為昂卯、又審定為按班、此兩字乃三合、為阿麼巴、最審也。



北齊儒林傳，宗道暉，謁任城王璿，璿鞭之，道暉徐呼
安，傳安傳，其音卽阿雅傳，俗書阿呀，喂也。單字選音
者，唐人朝野僉載，郭勝靜不被打，阿瘡瘡，亦同。舊唐
書安祿山傳，祿山呼李林甫為十郎，使奏事回，先問
十郎何言，若但言大夫須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阿
與我死也。李龜年當效其語，元宗以為笑樂，阿與卽
安傳，阿瘡瘡，新唐書剛阿與字，蓋不知為單字選音
語，而疑為兜字也。其選音，傳燈錄，德山鑿語，作阿哪
阿哪，元曲本多作阿噪，又作哎哟，又作阿燕，乾隆二

阿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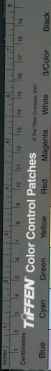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凡字音異形同者，意古止一音，聲音遞變，各就其時，
語音分之，作者訓則當分指之，此無可奈何者也。朝
廷之朝，莊子徐無鬼篇云：「格世之士，典朝。」呂氏春秋
知度篇云：「凡朝也者，相與格義理也。」則朝廷音格，與
朝夕一音一義。孟子所謂朝將視朝是也。或言朝將
視朝在一句中，禮檀弓我則食食，能一音乎？朝將視
朝，如朝必告朝，告朝無二音，視朝何當有二音？若食
食則食其所食，益食肉食福，故不齊，亦不當二音，謂
食為飯，獨非飯乎？故一字二音，從俗言之，不能改。

書釋文後

蝕，第見其山，乃言邑可登山直望，可近事言之。康熙
十九年，泗州水，寄治盱眙山，乾隆八年，又以水移臨
淮，於固梁橋，移泗州於甯子二年，自雙溝移治虹縣，
獨泗虹州，旋立虹鄉，而州仍稱泗州，盱眙山遂在湖
中。



若本原則不可不知也。又假借字通用字，陸加以反
語，亦非至證。辭之為字，見左傳者，立辭則辭法也。多
辭，辭王則偏辭也。辭重，辭女子則開闢也。杜謂辭女
子為避，非
也。辭博則迴避也。辭司徒則疊壁也。辭難則主壁也。
而左傳氏之多辭，無自王辭見一處，辭重曰辭傳見
一處，辭女子辭司徒之妻見一處，各加反切，承學若
不易曉。多辭當云同辭，立辭當云音壁，辭重當云同
闢，辭博當云同迴，辭女子當云同闢，辭司徒當云同
壁，以此推之，辭王曰同辭，詩之辭王則曰音壁，辭難
則曰同壁，如此則音義俱了。承學又得假借通用古

法。是開一知二也。陸氏偶未深思耳。嘉慶乙亥十月
二日晝於休寧紫荊堂東窗



書廣韻後

廣韻者，廣切韻也。前有隋仁壽元年歲次辛酉，陸法言切韻序，言開皇初，侯國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謂我輩數人定，即定矣。今返初服，定為切韻五卷，曆天寶十載，孫愬有韻存，亦稱陸生切韻盛行於世。前列劉臻類之推魏洲虛思道，考若蕭該，字德源，薛道衡同修，檢隋書陸爽傳云：魏郎臨濟人，字法言，釋褐承奉郎，以爽弟太子勇子孫，屏黜陰名，即序所謂反初服者也。其書不見爽及劉臻等傳，亦不見經籍志。蓋隋時官不采錄，唐初書亦未顯。唐藝文志，始有陸慈

廣韻序
隋仁壽元年歲次辛酉
陸法言切韻序
侯國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
謂我輩數人定即定矣
今返初服定為切韻五卷
曆天寶十載孫愬有韻存
亦稱陸生切韻盛行於世
前列劉臻類之推魏洲虛思道
考若蕭該字德源薛道衡
同修檢隋書陸爽傳云
魏郎臨濟人字法言
釋褐承奉郎以爽弟太子勇
子孫屏黜陰名即序所謂
反初服者也其書不見
爽及劉臻等傳亦不見
經籍志蓋隋時官不采
錄唐初書亦未顯唐藝
文志始有陸慈



切韻五卷疑法言一名慈今提要引唐志云陸法言
廣韻五卷唐志實無此又廣韻亦是增廣之稱法言
不應先有此名也切韻實用吳音或孫愐等依沈約
改之北夢瑣言云李尚書法全判吳音致上之會黃
巢亂而止孫光憲不見有韻錄一書亦糾正吳音甚
衆當今其書未知存否也法言家法極美判滿大唐
世說新語云陸大國為雍州司田為河東令為雍州
司倉大同潤門雍睦四從同居法言即大同伯祖也
則陸爽之道澤遠矣而唐書考友傳類序同居北氏
亦無之蓋未顯述也唐陸氏六相皆出吳郡人疑法

言亦吳郡陸李活刊誤云陸法言切韻吳音乖舛上
聲為去去聲為上趙琦因語錄云人檢陸法言切韻
謂吳兒纒字太僻乃不悉名賢事實法言是河南陸
非吳郡人也向讀北周書陸通傳云吳郡人魏大元
年賜姓步陸孤氏封綏德郡公庾信步陸暹神道碑
云本姓陸吳郡人也今為河南洛陽人周太祖賜姓
步陸氏周顯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亦同其言
甚怪魏書官氏志云神元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步陸
孤氏後改為陸氏而此三人乃言陸改步陸蓋其時
附託族望法言之陸或實望出吳郡然祖居臨漳任



詩韻辨字略跋

漢書東方朔傳，韻塗並牙同韻，張晏註音權聚之權，塗則文如優，胡曰，塗音漸如優，是泥塗如今塗，搗音也，漢書敘傳，楚人謂虎於揮，注云，揮字感作菴，並音塗，蓋釋釋同音，今貯玄揮樹為例，加知，則得塗菴，並音搗，皆同韻，今組塗一韻，並牙一韻，而並亦讀牙，如亦讀姑，牙亦讀吾，據亦讀且，是今兩韻古一韻，然究不知古音從今何韻也，墨子公孟篇云，問於儒者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牙墨子曰，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則音樂之樂，與嘉樂之樂，同時止一聲。

居長安，老與兄弟同居臨漳，何能作吳兒語音也，道光辛巳九月十五日

此處為書法範例，展示了多個字體的書寫，包括楷書、行書、草書、篆書、隸書、金文、籀文、古文、小篆、大篆、八體、九宮、十法、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今音轉古人各以方言為韻必無檢韻作詩之事謂古韻密者真一孔之論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引楊誠齋言吟詠性情奚拘禮部之韻魏鶴山言并舉之外賦詩不必以韻為檢共通容辭五筆亦談禮部韻略分字絕不近人情為四聲切韻學者必強為之說終於非是元吾印所閉居錄款就說文某聲析韻以讀古詩五律詩則各用其時韻此宋元人最通之論然則詩韻止以應試詩韻辨字略又應試者之至寶耳也此板刻於歙紫陽書院今無責者思得一本於長沙市工歸翻閱因述其所見如此道光丁亥六月

湘傳壺者所以感興漢命正敬廷定革為韻急就章萬方來朝臣委使分漢地屬大無不容或足乎以或之漢止去聲便分之令分爭之爭音去聲豈與惟凱今不同音詩令德壽堂與零露泥泥孔燕豈弟為韻則惟凱古止讀如壹後漢書邊操傳歡燕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聲清聲發而響激激音逝而孤散則彈琴瑟之聲正去聲俱不如韻書所言左傳弓朋為韻越絕書終榮為韻今言亦弓朋終榮同一韻而韻書不然是古今俱無當也陸德明經典釋文於詩韻云古人韻緩此有韻書及是託之論實則古



滑

士昏禮公會大夫禮士虞禮大羹滑有司徹有羊滑
豕滑少儀云凡有滑者不以齋士昏禮注云大羹滑
煮肉汁也今又滑皆作汁說文水部滑云从水音聲
與溼相次訓幽溼也而相承音注按從音之滑當音
陰溼之陰不當音泣羅君有高云滑之音轉液聲亦
於古無聞禮之滑字當从月泣聲廣雅云羹謂之脰
卽此滑字滑脰皆古汁字禮經相承作从肉从泣佩
觶亦云滑滑有別知禮文傳寫甚久容是說文汁下
脫古文滑後人乃讀滑為汁耳

士昏禮公會大夫禮士虞禮大羹滑有司徹有羊滑
豕滑少儀云凡有滑者不以齋士昏禮注云大羹滑
煮肉汁也今又滑皆作汁說文水部滑云从水音聲
與溼相次訓幽溼也而相承音注按從音之滑當音
陰溼之陰不當音泣羅君有高云滑之音轉液聲亦
於古無聞禮之滑字當从月泣聲廣雅云羹謂之脰
卽此滑字滑脰皆古汁字禮經相承作从肉从泣佩
觶亦云滑滑有別知禮文傳寫甚久容是說文汁下
脫古文滑後人乃讀滑為汁耳



詩策入其隄雙云眾胃也釋文引說文從四今說文四部眾米聲重文衆亦從米米聲也隄變從口米聲其義甚通唐石經水上作四與米上作口者相去微茫耳書手筆迹小移釋文通志堂本作木上四抱經堂本作米上門而唐石經校又謂抱經失之蓋以木上四為唐時俗字存之為可喜耳其實指應米上口也若作眾則是篆从米从文以求省之隄變說文云深也與隄說不相涉乃毛傳義

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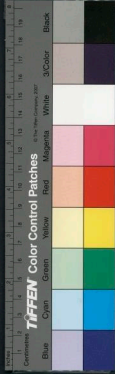
羣云限內坐重羣如此則保為任羣為罪與羣內羣
外文不合應云羣內坐重眾則合矣羣權或云當作
酷權以分推之亦當作羣權



漢書高帝紀贊云其規摹宏遠矣韋賢傳云其規撫
可見師古云撫讀曰摹其字從水蕭望之傳云今將
單規撫師古云撫讀曰模其字從木案無笑同音說
文云摹規也既以撫為摹則從手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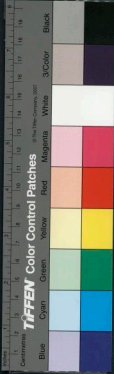
摹

摹也無定規也漢書高帝紀贊云其規摹宏遠矣韋賢傳云其規撫
可見師古云撫讀曰摹其字從水蕭望之傳云今將單規撫師古云
撫讀曰模其字從木案無笑同音說文云摹規也既以撫為摹則從
手亦可



禊

禊從示契聲。漢以前無此字。蓋即祈字。又送曲水詩序注引禮傳云。禊者祭也。仲春之時。於水上釁祭也。禮傳不能詳。而援堯典仲春民祈之義。續漢志引風俗通云。周禮女正歲時。祓除疾病。禊者祭也。春者蠢也。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是應^切。禊者有祭祈二義。禊字東漢人所造。杜篤有祓袂賦。其禊祝曰。懷季女使不陰。是三女為徐肇事。一說始郭處二女事。祈禊自祭。故謂之禊祠。劉昭非之。然字從示。實以祠也。晉書束皙傳。言周公事。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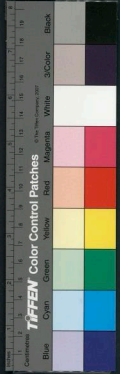
又觀人准為淮水
不足。

準

農田餘語云：魁萊公當國，凡有文字準此字，去十作
准。至今不改。先宋諸人言之，然韻中亦有此准字。莊
子有平中淮云云。今案准是準草書，見急就章。宋順
帝諱準，罪明中取此字，不得謂準時去十作准。又
今字俗者，輒事曰經子有之，不可以為俗。不知俗字
當去者，正由人以俗字寫經子。若俗字寫俗書，何足
道乎。

準

農田餘語云：魁萊公當國，凡有文字準此字，去十作
准。至今不改。先宋諸人言之，然韻中亦有此准字。莊
子有平中淮云云。今案准是準草書，見急就章。宋順
帝諱準，罪明中取此字，不得謂準時去十作准。又
今字俗者，輒事曰經子有之，不可以為俗。不知俗字
當去者，正由人以俗字寫經子。若俗字寫俗書，何足
道乎。



突

淮南子地形訓云突生海人海人生若蘭若苗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突者生於庶人又云峻濕生突注云突人之先突字不知所從出干祿字書入聲突突云上俗下正五經文字穴部突云俗作突者非則是突生海人也道藏本作容者生於庶人一切經書義引倉頡篇於卷五五龍云作突卷九句回云作窳卷十四回云容整下也突突也卷十一恐回云作容下整也凸巖云作突不平也卷十八則回云作容卷十九回云容突卷二十三凸出云作突動回云作容

又高沙於面不沙於心皆以沙為迂朴韓考直橋錄則云物小甘美者曰沙如沙橋沙水沙糖沙蜜之類是南以沙為美倘北以沙為不美倘語言不同如此元人則以狀為便角用便字



據此則突者是突，即突凸也。言西生海人，凡凸者生於西人也。作容者凹也。言西生海人，凡凹者生於西人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子能以窪為突乎？注云：突，窪也。窪，高也。則突與義同。此西突突之所以為窪也。凹者皆音迎突，今突亦作突。此凹窪容之所以為突也。

此三卷是順治年間寫本，署元伊世珍撰。其又寄市井機鋒挑激相博，明常熟桑悅述悅作庸言一卷，以繼孟子者也。蓋妄人其書明未始出，常熟毛氏刻津逮秘書，近張君海鵬刻學津討源，墨海金壺，借厚山房叢書，甚精而兼及此書，蓋以其為常熟狂士，今覽其書，別姚薦又牘，周道觀誠齋雜記，言唐女子足小，事又郭霄瀾江湖龍閣，言石尤風事，又華允俗如出一手，又柳環二字不可解，所造柳環福地事，不涉女子，似柳環字當從王，謂琳環環之，字匪筆誤從文。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當引之若柳環記則文筆又在其下散錄自序其家
藏書二十餘萬卷此桑氏又不知幾十萬卷可怪也

好奇者固而不幸耳向見明人徐象梅瓊環史唯十
六卷順治時司業朱澹起瓊環類纂一百三十卷字
俱從玉又武英殿書目前年未載入冊編書第一架
二層瓊環記二卷有套環扁角有環問第七架二層
瓊環史唯部八本故典曾錄錄峰雲樓書目和承郭澹
生堂書目華元雜俎中載瓊環記俱從玉可證也惟
高承擬稽古堂日抄中柳環記則從文自津逮秘書
行而從文且為典故不求甚解矣宋時有唐馮贄雲
仙散錄直齋解題疑其所引書籍古今未聞孔傳續
六帖亦引散錄洪道谷齋隨筆胡散錄殘妄孔帖不



龜

列子天瑞篇云、純雌其名大青、純雄其名梓蜂、注云
大青龜鼈之屬、釋文引司馬彪云、梓蜂細青也、文義
相對、說文云、龜頭與蛇頭同、天地之性、廣肩無雄、龜
鼈之屬、以蛇為雄、又云、蠟、天地之性、細青純雄、亦文
義相對、則龜說之廣肩、定是廣青之誤、博物志亦云
大青無雄、集韻疑于廣肩、改云廣青無雄、非也、

龜 列子天瑞篇云、純雌其名大青、純雄其名梓蜂、注云大青龜鼈之屬、釋文引司馬彪云、梓蜂細青也、文義相對、說文云、龜頭與蛇頭同、天地之性、廣肩無雄、龜鼈之屬、以蛇為雄、又云、蠟、天地之性、細青純雄、亦文義相對、則龜說之廣肩、定是廣青之誤、博物志亦云大青無雄、集韻疑于廣肩、改云廣青無雄、非也、



偶桐人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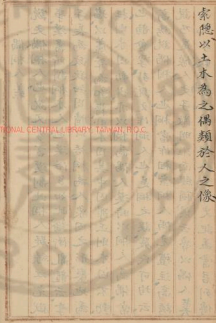
說文偶桐人也說文多言漢制此桐人疑緣江充獄
事漢書所謂桐木人也漢俗多如此論衡亂龍云李
子長為政欵知因情以梧桐為人象囚之形鑿地為
塹以蘆葦為郭藉則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
枉則木囚動出亦以桐為偶人漢時以桐人為偶常
也韻會厚引說文作桐人是桐之誤嚴氏可均云
高誘說偶桐人也桐當作相案桐人偶見禮注高誘
說乃是像人文子微明淮南繆稱俱云魯以偶人莢
而孔子歎淮陰注偶人相人也即史記孟嘗君列傳

大書... 偶桐人... 說文... 漢書... 論衡... 亂龍... 李... 子長... 為政... 欵知... 因情... 以梧... 桐為... 人象... 囚之... 形鑿... 地為... 塹以... 蘆葦... 為郭... 藉則... 木囚... 其中... 囚罪... 正則... 木囚... 不動... 枉則... 木囚... 動出... 亦以... 桐為... 偶人... 漢時... 以桐... 人為... 偶常... 也韻... 會厚... 引說... 文作... 桐人... 是桐... 之誤... 嚴氏... 可均... 云高... 誘說... 偶桐... 人也... 桐當... 作相... 案桐... 人偶... 見禮... 注高... 誘說... 乃是... 像人... 文子... 微明... 淮南... 繆稱... 俱云... 魯以... 偶人... 莢而... 孔子... 歎淮... 陰注... 偶人... 相也... 即史... 記孟... 嘗君... 列傳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索隱以土木為之偶類於人之像



魏新字

高宗御製詩初集卷二十三注云北魏太武帝始光
二年初造新字千餘頒為楷式化之從化當時於是
時謹案魏太武稱隨時改作又云制定文字其時崔
元伯崔浩實與著作周書黎景熙傳云從祖廣太武
時為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尚書清河崔元伯受
字義又從司空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
傳習之頗與許字相異則新字兼改篆法趙文深傳
云太祖命文深季明沈遵等依說又及季林判定六
體則周篆又依說文今石鼓典稱文不合又與說文



有異，是新字篆。魏太武時物，為是國謂字文周時物，時復用說文石鼓不爾也。



書難字後

金山曹君同福，宛平王君堂，同集字一冊，題曰難字，皆取之學堂字書，欲持以難塾師者，余覽之多不識，審視之，則十九誤字也。按七錄亦有漢張揖難字一卷，今廣雅字多奇怪，蓋以隸承篆，勢不能合，汗簡之屬，轉為楷書，不得古意可知。以字匠不精，讀者奉為程武，轉承轉誤，適以惑世。渠奪有木，又桀者聲，不知何時誤少一筆，而巨作戶，曲阜有魏張猛龍碑，其高祖仕大沮，源時俗字也。玉篇出一洙字，云強魚反，揮把也。晏靖蛭也，以共得聲，不知何時誤多一筆，而



共作曰大集韻出一唇字云亦作唇說文陸從先得聲籀文作𠂔春秋昭十七年陸渾公羊當作𠂔不知何時誤作贄集韻卽列贄字又聲力竹反今乃言贄卦上從三十贄渾上從十從升說文反爪爲𠂔不知何時指作人傍凡梁西公記注云机音掌魯有黨氏滿音掌孟子毋掌氏一作𠂔卽魯黨氏也今亦作人旁凡互云𠂔公子仇脩之夜魏公子靖梁西公其誤至此燕禮祀朱禴於需也不知隋唐字匠何人誤影需爲𠂔而釋文出一禴字宋張淳儀禮跋誤據禴以改禴且改喪服注禴子室爲禴子室史記秦紀云賀

以𠂔𠂔兩字從𠂔也不知隋唐以前何時誤作兩𠂔唐張守節正義云唐代史記本同宋葉機班馬字類卽列𠂔九𠂔𠂔八勿法苑珠林卷一百有𠂔字字匠運奇改𠂔上爲𠂔而𠂔作𠂔音義云𠂔方短反同𠂔史記周紀云襄王告急於晉晉急從及也不知何時及誤作𠂔班馬字類列急於二十六𠂔漢書薛宣傳陰陽否爾否在不部口部也不知何時誤口作凡梁金樓子以定否字从口爲不學玉篇列字畫𠂔𠂔別者可否从口𠂔否从凡宋人班馬字類列𠂔四𠂔此漢人所謂𠂔字方欲整齊之而隋唐以後人乃集之以



為楷則又甯寧同也。漢書王莽傳永以原甯。不知何時誤多一筆。心作必。字書乃言甯從心者。獨用從必者。通寧。固官大司樂為角。釋文云古音鹿。劉宋謝靈運山居園。唯祿里先生。見文選注。史記留侯列傳。角里先生。唐入資暇集。言孔氏秘記。虞將來之誤。直書為祿里。繁欽祿里先生訓。亦書為祿。孔氏秘記者。孔安國書。見北朴子。及史記索隱。是角古音祿之證。不知何時史記角少一筆。毛晃作增韻。出一角字。東都事考。齊東野語。姓氏急就章。宋史儒林傳。並云崔陵。佷作真橫。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曰。四皓中一先

生姓。或言用上加撇。或言加點。爾知否。對曰。臣聞乃用為角。兩點為甯。一撇一。點皆不成字。孫奕示兒編云。角里之角。豈甯字。角乃。覺。白挺湛淵靜語云。今人以角字。中豎長者音覺。中豎短者音鹿。誤也。角楷從用。甯則從肉。肉上出二豎。為象形。益毛。見李覺一。說。崔倭佷孫奕一。說。白挺又一。說。宋祁校漢書。止。當作角。其言明白。宋元人却不依之。何也。玉篇云。味噴也。讀若桐。吟。漱。養。鴈。鷓。之。術。其字從本。得音。即噴之轉附也。不知何時誤少一筆。而奉作木。沈括筆談云。三館書。有味。漱。三卷。味音以。參。反。又不知



何時誤移一筆而本作尤。埤雅云：今三館書目有唯
漱三卷。注云：味竹凌反。同一書目而沈陸二人所見
不同。當是三館傳寫行單之誤。以參竹凌寫工不辨
沈陸皆自負著書之才。又漫錄之。趙叔向有繁錄。則
云：見味漱二字。初不曉。後見夢溪筆談。注味以參反。
乃知讀書不廣。不可妄有欲答。不知讀此等書。愈廣
愈疑。必不當有味以參反之說也。正文蒲池北偏誤
止從沈說。吳任臣字彙補。則從本作味。云：以凌切。又
収一咪字。云：同述。蓋以折中沈陸兩說。以矜博洽。不
知沈味以參。木來相近。陸味竹凌。木竹相近。吳味以

凌萬無可通矣。即角角味咪字。可知隋唐以後字聲
之阻。不賢識小。止資笑耳。說文亡從入從。語為有
亡。亦為亡失。唐人語林云：有亡之亡。一畫一乙。
亡失之亡。中有人。觀篆文便知。不知是何篆文。有此
二怪字。欲令人觀之。說文飲從欠矣聲。不然之辭。標
聲飲乃。或作藹通。皆單字還音。又有還音作與。霜春
柳柔元益翁。飲乃。校本云：與藹。謂一本作此。非謂
飲音與乃音藹。劉書史詩。明歌曉迥深峽裏。尔依曉
迥各還本音也。而郭茂倩詩集。唐大昌漢繁。露
高似孫緯畧。姚寬西溪叢語。俱誤為音。至冷森夜話。



引洪駒父書，勢音與，可為怪歎。反識世人分數，乃為
兩字。此洪識難字，誠多矣。然不似讀書人也。說文山
部山從山從巾，亦書作岳。沈約樂名詩，重臺架危岳，
是也。玉篇山部山，云古文危，岳云同上。集韻云危古
文作岳，從山從危者，此山自音危。典說文子結初之
岳岳不同。龍龕手鏡山部岳，云音危，山名是也。廣韻
云，山高后切，山名。在溧陽縣孔齊至，正直筆云，溧陽
有高山，讀作后，字從了從山，如溧陽縣志，則作岳
山，引周處風土記，岳從得道於此，誤從山上已。楊慎
身，猶錄云，桐城山，山讀若偶，亦作了下山，文日繁多。

皆博雅人語。蟹則怪。正當保玉篇從危，有字始可
識。又搜神記，廬江有晚樾陽二縣，晚從口完聲，法苑
珠林卷七，引晚誤作晚，音義乃云，九究二音，此等難
字，真不當識之。至是即顯字，今姓吳者，自云音桂，或
別有所承，路史以吳為姓人四姓之一，曰誤作同，奇姓
通，遂收一吳字，云音同，是俗姓字矣。又虔字，俗作虔，
明人玉堂漫筆云，顧玉，贈夏國公，當作夏，音虔。說文
奇，怪，廣韻有礎，音戰，反，璧，繒石，不知何時字板，模糊
字，彙補收一礎字，云是扁切，璧，繒石，又字彙補，虔字
似是虔，大字似是虔，此未友，編綴反復視之，皆象憫。



瓦為一元清果。

惻今畧就所集者證之前人專輒造字或言金公為
鎔金記為銀田夫民為農百念為憂更生為蕪兩隻
為雙神虫為蠶明玉為聖變見為視亦見為視豐色
為盤口即王為國文字為學言反為變人先為老這
麥為歸同田為富衣田為福上田為吉士心為志齊
心為齋立心如一日為恆自大為臭釘丁審孔之可
否為可賢為賢臣元明姓女書漂為河沛支流之累
故從水從累奴拜不全禮邦從半拜故奴為邦學教
宮從李孝字即李字心字點點水右點金上點跪共
為火下曲鈞翹起為水又注書志來外神示古思起

乃一筆書退檢古名帖忠恕草書是中心如一四字
是不惟人荒謬叶神亦荒謬也言之津津然告以非
是即吼怒不可解自唐以來如此觀書不可自慎也
嘉慶戊午重陽日書於鷓兒胡同慎德堂北軒



凡記字形狀法書字繼後
也。姓當為其下土，乃為女旁。世列通篇云：明帝踏燕
武傳抄中監，阿百官，百官莫知美命，隨跡之入，木旁
多文字且不能知，難哉！其云其下土，女旁，匪木旁多
記字最為詳審。六朝隋唐人多學之，北齊書康狄干
傳云：干不知書，署于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紐，其
狀如見。又云：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
外，顏氏家訓書證篇，策竹下施，東策竹下施，夾，秦權
字，隄，狀作狀貌之狀，井，荀作犬，音辭篇，蕭子雲及部

天
凡
記
字
形
狀
法
書
字
繼
後
也
姓
當
為
其
下
土
乃
為
女
旁
世
列
通
篇
云
明
帝
踏
燕
武
傳
抄
中
監
阿
百
官
百
官
莫
知
美
命
隨
跡
之
入
木
旁
多
文
字
且
不
能
知
難
哉
其
云
其
下
土
女
旁
匪
木
旁
多
記
字
最
為
詳
審
六
朝
唐
隋
人
多
學
之
北
齊
書
康
狄
干
傳
云
干
不
知
書
署
于
字
逆
上
畫
之
時
人
謂
之
穿
紐
其
狀
如
見
又
云
有
武
將
王
周
者
署
名
先
為
吉
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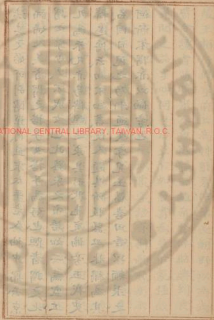
陵王頗行偽字，前上為紳，能身作草長，朝野以為式，皆令隨者易曉。宋人白懶，懶云：趨希詹，結典，判食，單，問吏，茹字如何？吏曰：草下加，乃書為單，下家極似，蒙字。其記字法亦審，且極似蒙字，語有斟酌。孫奕示兒編云：廬陵歐空武為天下君賦，舉人押君子，韻，羣作群，竟不挂名。主文言韻書無群字，其言是也。恐傳寫者不會其意，致錯誤，當云羣字，羊不在下，而在旁，竟不挂名，則家曉矣。子兒編又云：湖南漕款，畫字作，盡時謂之尺二秀，亦作，盡云云。傳寫亦恐致誤，不知云作尺下二也。近人多作金石題識，跋尾尤宜知此。

法其文始可別傳單行，至宋太平老人袖中錦云：京師婦人美者，謂之搭子，女搭子為好也。隨者謂之七，謂文字少，不成女也。此蓋宋之市語，如二為空工，九為未九，亦易傳，趨之求其形狀，先定偏旁，五代史，韓建傳云：初不知書，使人題其所服器血，牀榻，為其名，因日視之，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亦以偏旁也。



與程君式金書

學需知古今之分者。天文測莫不學聲韻三家。劉向
之聘雜。且以夏虛不合為偏。劉歆引經以證其術。後
人又以時法說經。經義遂晦。徐經立義。則時人子弟
妄率之。杜預釋例。曲循經傳。其義至通。而欲削他人
之足。以度己之蹟者。若劉勰通鑑外紀。反譏杜置閔
不合。不悟此春秋時史官置閔。非杜置閔也。劉義爽
作漢元以後長歷。至輿通鑑所引諸史。日月不合。嘗
謂以渾說經。亂經以經子證莫。則亂莫必也。通古
法而後經明。必不讀書而後莫明。此非妄言也。少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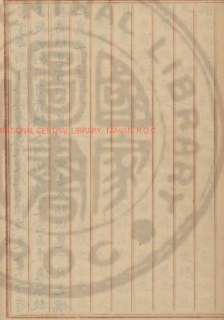
言字母而自矜於方言致彼此不相曉是人不須有
吾矣更何須有音韻又何問音韻之當否乎邇來教
種書惟其有所見是以多竄古人所以意一孔之儒
也置之可耳

續經見正義中引元嘉大明歷私謂通歷家言必從
大明始乃細求之覺其言與今不合遂覽史傳又與
梁隋以後不合是知經自有法鄭以緯說之是大
明自有法劉求所行音是也莫自有法今莫學生所
用者是也古小學者不知聲音遞變好言古音南齊
書輿服志云伏曼容言三代服色以姓音為尚漢不
識音乃尚行運太子僕散騎常侍等並取之云曼容
何故能識遠代之宮誦而更迷聖朝之律呂可為撫
掌此後更不足糾矣又多不問古人作文字之意略
有所聞輒欲亂古改今又不精審竟成醜誤見人強



積精篇

古道術易子而教，白虎通言師授之道，當極說陰陽
夫婦變化之事，以是父難教子，按易著以象，又稱男
女媾精為物化生，詩稱亦既覯止，心則夷悅，觀即媾
精。變如此，說喜列女傳，稱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又
稱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著之典策，而難口說，言文
行遠，其體如此，自儒者通天地而不通人，陰陽夫婦
變化之事，仙佛極說之，又失其本旨，或為世宣，是不
可以不贊言之也。元命包政博學覽云：水之為言，廣
也，陰化萍流，流施得行，政其為字，兩人交，一從中出



事也。其事為男施而女受。經言嫁娶言陰陽。言雌雄。言牝牡。皆陰先陽者。女不受則男無所施。易言求婚媾。亦謂男下女。因學紀聞云。言陰陽者。閨而闢。言晦朔者。終而始。賁則外臺。祕要引素女方云。男性節操。故不能專心貪女色。犯之竭力。神仙傳引天門子經。言陰人之精。每急於求陽。而外自強。抑不肯請陽。陽人性氣剛燥。志節疎濶。至於燕遊。則頰和氣柔。詞語卑下。益得嫁娶陰陽。雖牝牡之情矣。夫婦男女。陽先陰者。乾坤鑿度取象法。用云。匹配法。咸。艮下兌上。陰陽之說也。恒象。巽下震上。夫婦之義也。韓兼云。泰

者為水。一者數之始。兩人學男女。言陰陽交物。以下起。素問。上古天真論云。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減。乃能寫。水熱火論云。腎者牝藏也。生水。流腎腑。五十七穴。水從出入。又云。腎脈下行。藏之陰絡。水之所容。解精微論云。至陰者。腎之精。宗精之水。不出者。精持之也。輔之。故水不行。腎言水者。人所由生。靈蘭秘典論云。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玉水云。強於作用。故曰作強。造化形容。故曰伎巧。在女當其伎巧。在男。正曰作強。管子水地篇云。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移。投。塞。而為人。故聖人重其



之祥。致者奇之稱。漢書藝文志云。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階。聖人制外樂以榮內情。皆所以為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奇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墮性。命詩蠹蝮刺懷。婦細不知命。左氏春秋昭元年。陵谷。逆文室。疾如蠹。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又云。文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感盛之疾。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藏。寫無度。大絡絕。死不治。素書補遺之傳。定詩云。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蕩蕩。故其為害。兼心智。耗真精。傷人。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淫。備火含煙。而妨火。桂。懷毒而殘。桂。又天門子。經云。陽生於黃。統水之精。

亦立於恆。陰生五於申。純金之精。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履陽。五行之義。水陰克火。陽金少陰克木。少陽。今六壬行年。男身身申。猶蓋天古義也。古聖賢所說。非禁人欲。管子中匡篇云。通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父子工任篇云。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是乃能成和。抱朴子釋滯篇云。陰陽不交。傷也。陰陽不交。生致壅遏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任情肆意。又足以損年命。素問痿論云。思想無窮。所願不得。盡泄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緩。發為筋痿。及為白淫。甄五遊論云。需合男女。離絕苑結。憂恐喜怒。五藏



空虛血氣難守。史記言公列傳云。齊北王侍者韓安
高。獨之欲得男子而不可得也。道藏備急千金方。隱
云。無男女。則意動。意動則神勞。神勞則損壽。強
閉之。難持而易失。辭詩外傳。亦言賢者精氣闌溢而
復傷時。不可過也。乃陳情欲以歌道義。又言父母之
道。人子血氣澄靜。則靖內以定之。劉智天方典禮父
道法。亦言男以二十為限。女以十六為限。或以如覺
為限。或以情感時為限。以證制樂禁情。和平壽考。以
禮海樂。致長壽之福。甚百不失一焉。呂氏春秋情欲
篇云。早壽則不竭。是有時焉。所謂節也。春秋繁露循

天之道云。男子不堅壯不家室。女子陰不極。或不相
接。又云。君子其愛氣而強遊於房。是故新壯者。子壯
現及人納妻。妻引十日而一遊。中年者倍新壯。始衰
作新壯。至衰極。極十日而一遊。中年者倍新壯。始衰
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
乾卦子極。否篇云。二十以前二日。復二十以後三日。
復三十以後十日。復四十後一月。五十後三月。六十
後七月。千金方。越十一云。人生二十者。四日。三十者。三
日。四十者。二日。五十者。一日。六十者。半日。七十者。半
日。八十者。半日。九十者。半日。此所謂終身之時。春秋繁露言。聖壯者。男三十。陰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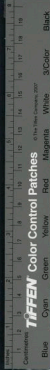
感者女二十，大戴禮本命云：男二十八，女十六，然後精通。然後其施行。女子二十七，然後其化。成，則新牝牡。數也。又歲中自有時，夏小正云：二月，饒多士女。詩云：阿莘不元，何人不矜。言草元萌，藥人亦生意於動。月令仲春，有高禘之事。管子幼官篇云：春三卯合男女，是也。詩言蒼庚，蜩始鳴，其羽之子于歸，則夏亦昏時。管子幼官，孟秋三卯合男女。荀子大略篇言霜降，逆女。冰泮，桐始華，以春秋上震云：當務之時，庶人不冠，并娶妻嫁女，為害於時。故詩言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士者未娶之通稱。謂農民多以冬娶，而國官媒氏中春

之日，令會男女，自無農民，與夏小正意同。又按春秋四時皆嫁娶，詩桐華三星，傳箋其義，通典引東晉論嫁娶，言王肅為胎兩家昏誤，通年嫁娶，古之別也。月令曰：長至，言止聲色，毋或進，日昃，至言去聲色，此則歲中之時。又應月星為時，尚書大傳，璣王以十五日序文，御，鄭注，周禮九疇云：朔始於女，社十五為后，夕望，後反之。又引孝經，後神契，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陽割，故月土屬為天使，婦從夫，故月紀素，門入正神明論云：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盈，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



衝氣去形獨居靈樞經月令言坤春雷發聲民有不
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則就月望避陰晦
聖人所重外臺秘要卷十七引古令錄驗素女方云
第一忌日月晦朔上下弦望六丁日合陰陽望望蓋章
涉邪晦朔上下弦節衝又魁綱而俗人妄說月望犯
房忌當奪莫又魁綱左房古陰陽家所忌唐荆川云陽
建之月前三辰為天綱後三辰為河魁陰建之月及
之以捷法言則建陰家平收二日蓋夫婦相對忌兩
旁雜出得氣如子年月不取卯酉月卯酉月不取子
子日其八辰以是推之而寄名魁綱宅與喜凶論

敬集云孤逆魁綱不能令彭祖矣亦指和合之室所
謂好肉不忌則昏喪文房揚象物理論卷三云豈有
太一之君坐於無人之座魁綱之神存乎匹婦之室
蓋其寄名者非也又德而氣中氣為時千金方引彭
祖云御女之法能一月再寫一年二十四寫者當得
百歲有顏色無疾病其計日為時者則二日四日八
日十五日廿六日或言五日則傳合詩五日為期漢
禮制內則妾必與五日之御或言七日則傳合易七
日來復荀子天略言十日一御春欽紫蓋言十日一
遊於房則儒言十日也而一日之中又有時果元方



諸病源隱云、交會常用陽時、從夜半至禺中是也、以
此時有子、皆聰明長壽、勿用陰時、從午至亥、有子皆
頑暗而短命、跡思邀金千翼方云、每日半時夜半後、
生子吉、餘時生子不吉、其語各異、杜預左傳注云、家
道常在夜、故曰晦時、看侯不然、以之致疾、利子楊朱
篇云、鄭公孫穆逃後、夜以晝足夜、三日一出、呂氏春
秋先職覽云、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為晝、男女切
踦一作因、因無休息、才晝非時也、擊虞新婦、漢書文、
色不可就、命不可輕、君子是憚、故告後生、仲長統昌
吉、林云、美女數、得善數十、千金方、得善數十、以晝則以

醇酒淋漓、其骨髓、夜則以房室輸其氣血、故漢書杜欽
傳云、好色伐性、短命、郭象注莊子云、色欲之害、動皆
之死地、而莫不冒斯過之甚者也、韓非子解老云、生
之徒十又三、死之徒十又三者、曰支與九數、十又三
具之動靜、盡屬之生、至其死也、十有三具皆還而屬
之死、生者因動也、動盡則損、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
處靜、老子道、義、呂氏春秋園道云、人之竅九、一有所居
則八虛、八虛既又則身斃、此生死之道也、顏之推家
訓云、智者不淫之禁、是在乎人、善乎淮南修務訓云、
毛嫵西施、施芳澤、正蛾眉、設筭珥、衣阿褐、與香粉、



民上牛之所以立也。豈不源哉。閻尹子五微篇云。心
蔽男女者。淫鬼攝之。或以陰為身。或以幽為身。或以
風為身。或以氣為身。或以土偶為身。或以米畫為身。或
以老畜為身。或以敗器為身。彼此其精。此以其精。兩
精相搏。則神應之。阿含經云。淫亦有鬼。鬼入人心。則
使人淫。伏無度。魏書徐子才傳云。武成初。見空中有
五色物。猶逆變成一美婦人。蓋昏眊之見。思士又有
夢寐之事。靈樞淫邪發夢云。厥氣客於陰器。則夢接
內。列子天瑞篇云。思士不妻而感。是或精氣不固。或
淫鬼以陰為身。史記趙世家云。武靈夢處女鼓琴而

白黛黑佩玉瑜。抑步雜芝若。香蘿蒙目。招兒不展視。
治猶笑目流眵。口曹梳。奇牙出。嗽補拉。則雖有志嚴。
胡頰之行奇。莫不捨憚。靡心而悅。其色矣。賈子新書
骨騰肉飛。傾詭人目。紀聞太平廣云。唐時密雲北山。
道者。居山六百餘年。令逆之治。治病。見女美。大悅之。
自抑不可。遂隱形與女淫。令捉得殺之。故智者豫絕
其萌也。莊南本經訓云。陰陽之情。莫不皆有血氣之
感焉。男女孳居。雖處而無別。是以普禮曲禮曰。使人
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呂氏先藏覽云。天生人而令
之有別。有別者人之美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臣



歌後遂納吳娃此敗幾之先見者宋玉高唐賦云昔者先王嘗游雲夢忽而晝寢夢婦人願薦枕席神女賦云楚襄王寢夢與神女遇是以風氣為身也而蔡邕檢逸陳琳止敬神女阮瑀止敬玉繁閨邪應場正時詩賦辭賦皆世同夢托以通藉陳琳神女賦云極之士又或無造淫書以供滄覽茲考終始亦非起於晚近詩場有效云中黃之言不可道詳讀也釋文引韓詩說云中夢中夜淫解之言漢書文三王傳不窺人閨門之私隨人中肯之言注晉灼云魯詩以為夜也二家皆謂夜中淫穢之事毛詩鄭箋云宮中所

詩成類與夫人淫昏之類則是宮人造成一書當時且有藉而糾道之者漢書禮樂志云武帝時采詩夜誦注云詞或秘不可宣露故於中夜歌誦穿淫書也其後則漢志有陰道百五十回卷養陽方二十卷內房有子方十七卷廣宏明集阮孝緒七錄仙道錄房中部有子五種十三帙三十八卷隋志有五房秘訣之屬按之史記倉公列傳陽慶有古先道遺傳神接陰陽禁書其書時有時無蓋不足行遠絕然代淮南王詩云合神丹靈紫房紫房采女弄明璫博物志引典論有容戒御女禁又有淮南王書說丹藥真詩甄



命授云、食草木之藥、不知房中之術、亦無益也、但知
行房中、不知神丹之法、亦不得仙、房中術、世自有經、
不復一一說之、抱朴子釋滯篇云、房中之術、雖言服
藥、而服藥之方、畧有子餘、又有采女丹法、外妻秘要
引素女方、則以伏苓為神藥、難以覓、綠菴卷之屬、舊
唐書鄭注傳云、自言有金丹之術、可去痿弱重眩之
疾、李愬得效、王守澄亦神其事、癸年雜志、引施仲山
言、偏僻之術、必加醮禁之法、氣不能通、則宗以後助
淫之具、裏以御女藥繫之、明道士陶仲文、邵元節、梁
指甲、李致者、僧維曉、等皆以秘方得幸、為合丹之支

流、後漢邊讓章華賦云、歸生風之廣廈、修黃軒之要
道、揭西子之弱腕、投毛嫱之素肘、張衝同聲歌云、衣
解金粉御、列國陳枕、素女為我師、儀態盈萬方、衆
夫所稀見、天姆教新室、任詩言衣解而御金粉、是服
金丹御女藥、列國陳態、如漢書廣川王海陽、畫屋為
男女祿文、投置酒占請、請父姊妹飲、使仰視畫、南齊
書、東昏於芳樂苑、結樓觀、壁上畫男女私褻像、北齊
瑣言、強顏仕蜀、官至常侍、必醜僻、贈事為媒、始又以
謁郎將、其子郢、以奸穢生流、其名出於素女軒、吳、漢
書王莽傳、言莽日與方士相君等、考驗方術、縱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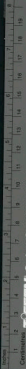
徐陵答周書採書云承歸未反日得肆閒居差有弄
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惜隱優游俯仰任素女之經
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陶鑿雖復奇榮在河不為獨
窮詎勞金液惟飲玉采則凡竭藥秘器注書秘戲圖
皆要道家檢春秋紫雲洞天之道云天氣先成壯
而後施精極其精固地氣成牝而後化故其化良其
云天謂男地謂女牝與牝則陰也謂之施者白虎通
嫁娶云地有九州詠天之施無所不生天子請飯娶
九女亦足以承天之施其云成壯成牝者通於養生
之施而外是秘要引素女方云第七之忌其女語話

玉莖威強以合陰陽則道家所說其取法各異抱朴
微音篇云知元素之術者曰惟房中之術可以度世
又云或謂房中之術能盡其道者可舉行致神仙並
可移災解罪轉禍為福居官高遷高貴倍利釋滯篇
云房中之術十有餘家或以補救損傷或以攻治重
病或以采陰益陽或以益壽延年其大要在乎選精
補腦極言篇云長生之道在於選精補腦采玉液於
丹谷雖不服藥物亦不失三百歲真經選象篇云紫
虛真人書黃赤之道沉氣之法千萬中有得之得
之者遠至於不死耳千金方隱一仙經云男女俱仙



神不死辨正論十喻篇引三教論云五千文者容成
所說老為身葆蓋淵源如此謂之元牝者白虎通五
行篇云元冥者入冥也則元為入唐津觀談釋文云
物有穴可受入者為牝則元牝古語可知呂氏春秋
去私篇云帝書曰色禁重注云不欲好色至淫縱
此蓋古黃書韓非子揚權篇云曼理結齒說情而損
精故去泰去甚亦其者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能
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不知用此則早衰智者有
餘耳目聰明身體輕強老者復壯此者益治是以聖
人為無為之事樂恬淡之能綴政杖志於虛無之守

之道深細弗動精思齋中赤念大如雞子形乃徐徐
出入情動乃逸一日一夕可數十為可以益壽晉言
房中術功效本黃書之首後漢書方術傳言徐壽先
行容成公御婦人之法注云其法在經回不寫還精
補腦列仙傳言容成公黃帝師善補道子之事列子天
瑞篇云帝書曰容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則足
為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初封氏見聞記善石
續博物志皆以老子各神章見帝書唐僧元龜甄
正論云老時漢帝書重慶其父為道德二經上下
兩卷是也列仙傳亦云容成之道取精元牝其要各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故壽命無窮亦黃書也其言七損八益謂男女天癸
之驗損七以益八與帝嘗有采補之法但禁重耳論
衡命義為云秦女對黃帝陳御女之法非徒傷父母
之身乃又戕男女之性甄鸞笑道論云臣年二十時
好道術沈觀中學教臣黃書合氣三五七九男女合
氣之道四日兩舌正對行造發明集元光辯惑論注
引合氣咒云天道單三五成日自俱就竊入冥冥人
氣入真氣通神氣布道氣行益邪鬼賊皆消亡觀我
者皆聽我言聾殺有國謀我者反受其殃我言而彼
凶乃聞命門抱真人嬰兒迴戲龍虎作辨正論九歲

篇注引黃書云開命門抱真人嬰迴龍虎歲三五七
九天羅地網開東門進玉柱陽思陰文白如玉陰思
陽男子摩挲密明集是通聚爾道士夷夏論云今世
學道陳黃書以為真典佩紫籙以為妙術士女無分
閨門雜亂服食以祈長年淫奴以為療病王氏見開
命門引度云青城道士年年采民家女子住山中行黃
帝之法死於巖穴者不知其數按黃帝言男女俱仙
故素女傳授又采女可開彭祖令賦與女命其體失
真非黃書本然矣述其法者有彭祖千金方引彭祖
云以人療人真得其真神仙傳載彭祖告殺王采女



云、經脈損傷、血氣不足、內理空疎、髓腦不實、體已先
病、故為外物所犯、又云人失交接之道、致有損傷之
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書之
倚者、則為彭祖經、宋戴埴龍珠、亦以為言、祖子孫皆
其姓、其姓皆祖子孫皆其姓
又佐充應夏至殷、皆為大夫、殷王使采女往從受房
中之術、五行之有效、故殺之以絕其道、彭祖覺焉、而
逃去、又與神仙傳同、房中、房中之術、彭祖之法、
最其要者、又云偏枯若此、故學道不能成、詳滯篇云、
房中近有百餘事、元素子都彭祖之書、嘗藏其術事、

終不以至要者著于紙上、然則彭祖經在房中、以為
最要、而偏不著至要、他更可知也、老聃本與彭祖同
稱、其學皆本黃帝之術、推廣之道、德經云、甚愛必大
費、注云、甚愛色、費精神、惟不變色、而與之接、故能不
弛、列仙傳云、老子好養精氣、晝夜而不罷、采補之事
得其半矣、莊子知北遊篇、老子謂孔子云、精神生於
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遊於此者、四支強
思慮恂遠、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而應物無方、此偏
就養精氣言之、絕不及元牝法、其言元牝者、辨正論
引田侍律、老子云、使我壽心養玉莖、三五七九還陰



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比若此也。真諦蓮象篇云：紫虛真人書，是張復受教施化，為種子之一術。其書洪世性性瑞之時，魏伯陽作參同契文云：是斯之時，情合乾坤，乾初而直，氣布流精神，靜而翁，為道舍塵，剛施而遠，桑化以滋，九蓮七返，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又云：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固，是還精也。又云：子當石轉，午乃東旋，卯酉界隔，壬癸二名，龍吟於虎，虎咬龍，抑是忘河魁，天綱男為女敗也。又云：陽失其契，陰徒其明，陽消其形，陰凌其生，溢度過節，為女所拘，魄以驗魂。

精補注又明，又云：我行三五位，七九呼嚕，太元生門口，又云：內侍不得外交接，失內養之過，是情以前道家所傳，其書已古，漢書李尋傳云：武帝時，齊人甘忠可，有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卷，道賀良，不廢世郭萬，解光及壽，皆好之。書延年益壽，皇子生之事，而哀帝紀所謂赤精茅渾，後漢書臧掇傳云：順帝時，聊鄉宮崇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梁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號太平清領書，後東路工言神書有廣嗣之術，注引太平經典，帝王篇云：天師曰：如令施其父，欲其生也，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如春種於地也，令無子之女，雖



不得淫奢言敬慎則不敗也說者謂是金丹高說不
知金丹正是房中著說參同契云配以服食雖雄選
陳則服食亦非有化法其文云可以口次難以信傳
不得其理難為要言踴輝家則妻子飢貧說不踏過
希有能成履求名華典道非殊又云露兒枝陰隱藏
春根荷世迷惑竟無見聞逆使宦者不遂農夫失芸
商人棄貨志士家貧吾甚傷之徒錄斯文故為亂辭
口之亂孔竅其內是曉金丹柔伯陽所不道惟論房
中口次也五代末道士陳抃祖述其說作無極太極
之圖初一元牝之門次二鍊精化氣鍊氣化神次三

五氣初元次四取坎填離次上鍊造虛復歸無極宋
俞玉吾易外別傳云此丹家說也傳自河上公魏伯
陽鍾離意呂巖至持雅本元牝之門則源出於黃帝
其口次之散見諸書者辨正論氣為道本引陽氣黃
精經云陰氣赤名曰元丹陽氣黃名曰黃精陰陽交
合二氣隨精典神合凝臨於命門要須九轉是為九
丹笑道論引道律云行氣以次不得任意排配近好
抄載越次元女云不為疾得度世言心不注意也千
金方云凡婦女必需先徐徐調和使神和意盛良久
乃可令得陰氣陰氣推之頭史自強所謂弱而內進



堅急出之。退避欲令疎遠，情動而止，不可高自投擲。不必三五七九之數。崔公入藥鏡云：日有合，月有合，窮戊己，守庚申，託黃婆媒妁，交姪姪地，默默舉一日內十二時，意所到，皆可為。悟真篇云：姪女遊行自有方，前所願後願，妻與妻却入黃婆室，撮個金公作老郎。即春回契西云：捧持斧命之，馳入赤色門，因塞其扉，會務令致完，紫袖文使可修，珠終竟武乃陳也。仙經言男女俱仙，深納勿動，舉同契亦云：黃婆連回支顏也。悅澤好，老翁瘦骨壯，善始成，既女對向列女，婆娑傳云：夏姬狀美好無匹，內使使術，老而復壯者。

三、漢武內傳云：神君者，女仙也。霍去病微時，病於神君，神君見形，欲與交接，去病不肯，去病將卒，武帝為請，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不長，吾昔欲以太乙精補之，今則不可救也。列仙傳云：女九者，陳雨，上清酒婦人，得素書，為養性交接之術，更設房室，納諸年，少與止宿，行文書之法，遂棄家，追仙人去，亦元素流亞也。魏文帝典論情物志三國志，年七十一，以青人嚴政，就左慈學補導之術，為逐聲，誑異記，言後魏太和中有奄人白愷，形殘，入小六月，髮鬚生，得丈夫相，魏林逸史言唐李元於嵩山見老人，白面，秦奄人，遊



福得道，鬚髯偉甚。曰：此皆山中所長，故所讀《嚴陵亦望陽氣通暢，故就通夢，亦遂聲也。抱朴子微旨篇云：太元之山，難知易采，扣囊細瀉，神意並遊，玉井泚蓮，濯漱燕林，醴泉出河，挹其清流，長谷之山，首春龜龜，元氣飄然，玉液霏霏，全祀紫房，在乎其隈，惡人狂妄，至宵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交，此河上公所謂上元不化，神仙家承用之，其說甚快，而橘客承補者，呂氏春秋所謂喬其大實，用其新葉，其陳，藤理遠過，精氣日新，素問所謂法於陰陽，和於術數，事亦非易，神仙傳彭祖謂采女曰：美色衰萎，幽閉娛樂，不能斟酌。

之反以逆惡，巫炎對武帝曰：臣誠知此道為真，然陰陽之事，宮中之制，臣子之所難言，又行之皆逆人情，能為之者少，故不敢以聞，曹植親接方士，作辨道論，亦言房中之術，非有至情，不能行也。一作此術也，世文作典論，真諦運象篇云：紫陽真人喜精補所感，萬物志引此。中，難即分明也。神仙傳云：殷王百三徵，得鄒女妖淫，失道而紐，北夢瑤言云：唐夏侯孜，得彭素術，出鎮南中，悅一倡妓，不能承奉，致尾闕之泄，因而病卒，野獲編云：雜論受術于陶仲文，行之二十年，一夕御使女



而敗張居正用其術日以拈弄不及下奇而歿政養
生者多苦煥房室嘗覽魏書釋老志云神瑞二年十
月乙卯太上老君見嵩嶽道士寇謙之除去男女
合氣之術曰大道清虛豈有此事真諦指神機篇云
定後君回守元白之道忌房室房室即死守一之道
在節之既命授篇云裝君曰真人都無情欲之感男
女之想若丹白存於胸中則真感不應陰氣之接求
不可以修至道也神仙傳陰君自教云仙君神丹要
訣持夢所致無為合神是則肉寤煥外絕化求益道
教中已有論甘忘年足丹非素之論然而道者天下
所同今別名之曰道則為陰陽兩氣男女相拘捕勝
符籙符咒雜雜神鬼時以僧象論淫其端方熾故道
家託清虛之首激為此說辨丘論九歲篇云道有男
官女官之兩名黃庭經實行房攝陽之術其言誠不
誣然僧徒自謂攻道乃自忘其配魏書孫柔牧捷僧
云沙門曇無讖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人蒙遊諸
女子婦俱往受法魏朝崔浩勸滅沙門搜括諸寺多
藏婦女元遂擒放僧法慶並其妻尼志暉隋末懷戎
沙門高曇巖稱大衆皇帝立尼靜室為耶輸皇后見
舊唐書高祖道傳大唐山域隋云劫化陀國有天祠

而敗張居正用其術日以拈弄不及下奇而歿政養
生者多苦煥房室嘗覽魏書釋老志云神瑞二年十
月乙卯太上老君見嵩嶽道士寇謙之除去男女
合氣之術曰大道清虛豈有此事真諦指神機篇云
定後君回守元白之道忌房室房室即死守一之道
在節之既命授篇云裝君曰真人都無情欲之感男
女之想若丹白存於胸中則真感不應陰氣之接求
不可以修至道也神仙傳陰君自教云仙君神丹要
訣持夢所致無為合神是則肉寤煥外絕化求益道
教中已有論甘忘年足丹非素之論然而道者天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十所事天自在天皆作天像其狀人根形甚偉長俗
不以為惡謂諸衆生從天根生也元時番僧授尼散
續法謂之秘密大喜樂禪定所居室為色齋占晉高
僧寺有秘密佛其書以長級提三法皆呼咩為大手
印視三五七九尤為都應明依元時馬哈喇喇佛刻
像大善殿梁上聖驗通記東門內道置金銀佛像百六
十九座滿諸醜怪或化怖僧樂晚說房街進僧徒以
之誣佛非佛過也佛制僧者不近女色廣吳記誦評
云雁門山婦人見僧法朗不識為何物自言人婦
人笑曰安有人形狀如此者非夢瑣言云幽州僧述

初服踏人曰生平不謂有此歡暢悔知之晚僧法續
落形骸蓋有見也後漢書襄楷傳云天帝遣浮屠以
好女浮屠曰此但草葉滅血逆不盼之增一阿舍經
馬王品云婆羅門施女子佛不受此比即欲受佛為
說女人九患蓋強制之道釋秘要法經云男精青白
是諸蟲流女精黃赤是諸蟲膿又云諸女知盡瓶盛
不淨出明經云佛言淫慾生心是惡吃其弟髓玩其
膿血珍之如玉甘之如蜜釋嚴經云欲氣粗濁服膝
交逆膿血雜亂又云淫者發於相摩不休大孫次先
於中發動觀心均足草葉滅血之惡妙法蓮華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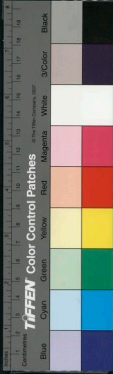
安樂行品云。不於女人身。取能生欲想。而為說法。不
與少女處。女寡女共。論又云。為女人說法。不露齒笑。
不見胸臆。况復餘事。善見律云。女人聽說法。以扇遮
面。慎勿露齒笑。笑者。雖出。薩婆多論云。瞿曇彌來見
佛。禮已不生。為止。誹謗。瞿曇彌。即大愛道。佛之姨母。
猶慎其防。亦豫制也。新學沙論云。思得仙人為奇利
王宮眷。說諸欲之事。皆是臭穢。不淨之法。諸妙皆應
厭離。此等。皆不教所說。同書善。答律云。答性
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武。遙聞其更。經御
婦人之衣。不復更着。有白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

義。四十六卷。人言。答具佛性。實則病也。素問。風論云。
肝風之狀。時憎女子。腹中論云。肝傷病。至則先聞腥
臊。答以遠隔。宗社。脫營。損肝。以性偏嗜佛。故人疑之。
佛言。人性五欲。色聲香味觸。增一阿含經云。天地更
始。人漸相看。欲心多者。變成女人。遊行淫欲。久乃覆
藏。形體不使。又習見。說淫。破。此非於古有。然亦無
以證其非也。新羅沙門元曉。阿彌陀經疏。引聲王經
說云。佛母是化身女。非報身女。佛說如幻。三摩地無
量印法門經云。佛刹中女人。生者。皆是化生。觀佛三
昧經云。采女。言事太子。不見其根。十八年不見其便。



利此真無智之者佛出家舍俗不違女人者實以避
衰相智度論云捨衰中女衰最重故四十二章經云
佛告諸沙門慎無視女人見若無見慎無與語老耆
以為母長者以為姊少者如妹幼者如女佛說菩薩
內戒經云四十七戒二十五菩薩不得至博戲淫女
舍其教人有天薩遮尼乾子受記經云前妻知足他
妻無求無起邪心邪淫二種某說一者婦不受語二
者自妻為他侵奪優婆塞陸舍迦經云佛言齊日持
意不蓄婦亦不念婦亦不貪女人亦無淫意佛說齊
經云佛言一日一夜持心意如真人不貪邪欲不念

房室佛說履義法門經云十四不淨想着一共女人
一處住二失念心觀女人共教婦人青廣宏明集邪
嘉省奉法要云齋日婦人去香花脂粉之飾端心正
意亦奉佛說而教術支離德善男女三根即是涅槃
阿含經云四天王身身相迎成陰陽切利天阿修羅
相抱成陰陽跋摩天相迎成陰陽兜率天執手成陰
陽化樂天熱視成陰陽他化自在天剪視成陰陽魔
法如人間婁婁經切利天品云四天王行陰陽切利
天以風鼓天以相迫兜率天相牽手無貢嵩天相視
他化自在天人念淫欲便成陰陽起世經云四天下



人行欲二根相剋，流出不淨，龍及金翅鳥，但出風氣，即得暢適，無有不淨。三十三天二根到，出風氣，夜摩天執手，兜率天憶念，化樂天熟視，他自在天共語，麗相看，並得成其欲事。五世論云：四天初約男女形交，同人無異，而無泄精，實摩天人所欲，意善相抱，或但執手，兜率天中意喜笑語，化樂天中共相瞻視，他化自在天但聞路聲，或聞香氣，其言宏闊，不可究詰。又佛家冥想，有不淨觀，禪秘要法，經云：此骨從何處來，未胎時和合白對，如乳如泡，何處有骨，又云：此身因緣未生時，二人不淨和合，筋絡血塗，三十六物，污

露不淨，屬諸業緣。又云：身內肌皮皆由二人和合不淨，精氣所共合成，如此身者，種子不淨，又云：修白骨觀，入不淨觀，乃至埃法，不得向人宣說，則亦道家戒毛洗髓之意，佛以精為不淨，奇書石勒載記，初教佛圖澄，虎遯犯事之尤謹，國人化之，競事佛，石虎常謂羣臣曰：吾欲以浮灰三斗，自滌其腸，何為壽，甚惡子，是虎素聞佛圖澄言精不淨，由賜出如小水，又或以精與溺俱歸要腎，明時羅雅谷面詳人，身圖說，若其人委腎形長，圓窪處受血絡脈絡，下為發弱絡，其血絡為質，其質具青精也，始悟中土人，髓海為腦，循脊



下至腎而溺自屬膀胱精為至淨。西人精與腎溺俱歸腎故曰不淨。西洋去偽遠其書則俱佛說辨主論內九藏引漢安帝元年壬午張道陵分別黃書云和合之道真訣在於丹田丹田者玉門也其注五千文云道可道云者胡食美也非常道云者莫哉弱也兩道同出而異名謂人根生弱弱出精也元之又元云者莫與口也交接者惟以禁秘為重不許泄於道路道路者人溺孔也其書人根生弱弱出精則精亦非淨道陵持以時初擇佛經不淨語如雜家用之非道家本然中國初無此說也佛言不淨又思之無節三

歸五戒慈心厭離功德經云梵志布施八萬四千臥具八萬四千玉女莊嚴具足佛說蓮經云大波羅闍地八十四千玉女端正殊特一切交絡妙極嚴飾妙法華經陀羅尼品云彌勒菩薩有百千萬億天女眷屬又云書寫法華命終生剎利天有八萬四千玉女伎樂來迎其人着七寶冠於采女中娛戲快樂禁錮可憫色采常避即幻想亦非宜也又梵摩喻經云釋迦相九相為陰馬藏般若經云如來陰相勢鋒藏象其猶寶馬是為第十相釋迦譜云十者陰藏相如象玉馬玉本行經相師占看品云十者太子陰馬藏



觀觀佛三昧海經云。采女脩曼那。采女淨意。言不見
太子根。太子聞言。乃見陰馬藏相。初見蓮花中有身
根。後如馬王相。漸漸出見長大。又云。猶如寶馬。隱顯
無常。又云。尼捷言。出身根。續則七而。佛出身根。繞須
彌山七而。形不醜。應猶如蓮華。佛說寶女經云。如菜
之身。其陰馬藏。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謹慎。自覺。達色
欲故。梵摩喻經云。袖足見陰馬藏。以貞潔無欲。可別
智度論云。火迦萊謂阿難。佛陰藏相。般迦梨後以示
婦人。是何可恥。阿難言。以我思惟。使女人見佛陰相
者。欲得男子身。故。又智度論云。猶物菩薩三相。一青

眉間白毫。二青舌覆面。三青陰藏相。而龍樹菩薩傳。
至云。以青葉塗眼。與八人形。入王後宮。七人被斫。
龍樹獨逃。此皆見於藏經。亦女人言。縮陽隱形者。所
藉以金槌子云。齋始安王述光。人道素壯。有心。屢不
勝忿怒。一旦以手自按其陰。遂長數尺。此或元帝樓
佛引證佛事。王鞏甲申雜記云。唐經為湖北清道士
徐登。與妓女戲弄。無度。或發其陰視之。竟見也。亦縮
陽之事。觀佛三昧海經云。波羅奈國淫女妙意。見佛
弟子年少者。心生恭敬。而不禮佛。佛乃化身作麗童
子。遂與妙意成其世事。六日六夜。女體如被拊。持。如



同事。雖欲入體。如箭入心。女大嗔唾。得須陀羅道。
又合術國度。淫女亦現。為王藏。後漢書。襄楷傳云。老
子如歲。秋為浮屠。御女之法。宜佛所授。劫。又樓炭經
云。費單越行淫。或二三日。或至七日。女人懷妊。七八
日便生。衆生未然。三界經云。費單越七日便成人。佛
與妙意合。或用費單越。立世論云。百羅耶尼行欲。
兩倍勝閻浮提。乃至辰轉相如。兩倍。一切女人以觸
為樂。男子以出石不淨時為樂。詰天以戎氣為樂。其
事必用。應始知之。語不實也。因語錄云。元和。中僧文
叔。假經論。喜淫。衆都奏之事。藏夫治婦。曉者。曉釋宗。

秦時呼所居為和尚教。故其事。費經論所有。迷者樂
其教。謂是漸教。指引愚人。持世居士。又不知其源。
流。橫造罪科。謂是假託。是終不足以服其心也。志雅
堂雜鈔。於秦雜志。並云。師乎。明因寺。尼刹也。往來僧
官。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養。後遂有尼姑。姑者。若驛
先文志。謂之。此呼為姑。與因語錄之教。皆以為在
官之辭。比之於梁。尹宏明錄。載牟融。理惑論云。今沙
門。或高女子。清吳錄云。大相國寺。僧妻曰。梵嫂。蓋自
古如此。然不當云出家矣。番禺雜記云。嶺南有火宅
僧。東坡志林云。隱耳城。西毒。次處女。見地獄。十婦。乃



僧之室。罪生用極越錢。俄園山叢鼓云。論南僧婚
嫁。悉同常俗。元史至元二十八年。籍西僧錫楚真如
妻。年四歲。三十年。以楊楚真如子時普為浙行省左
丞。亦官高家。屬太平原記引紀開云。小僧阿為。與寺
中青衣通。又齊梁時。寺中俱有奴。有婢。黃師制刺中
不得有女人之訓。甚尤誕妄者。從而為之。勸。昔書言
鴛鴦羅什滿經。欲墮乃下高座。與婦人交而生二子。
大約較十人。南齊書顧歡傳云。今以中夏效。而我既
不全同。又不全異。不有妻。等上。蔡宗祀。是其時僧有
明娶妻。長。三寶。感通。把。去。法琳有妻。子。宣律師

疑其破戒。天王子謂琳是菩薩地拉。偽託元暉。清塚
佛法。迷誤人也。大唐新語云。僧慧苑持權勢。逼奪生
人妻。北夢瑣言云。東川僧。前後女壘為尼者。星身之
物。百四十五人。鎮使戮之。又云。雙峯禪師。聚徒千人。
鼓元。一旦感於鄰女。而敗焉。又言其門徒僧。與尼輩
無別。號曰依其醜聲。盈耳。此路什琳之覆轍者也。其
隱隱。則宋書周勰傳云。足妹滿室。置酒沃室。寄天託
妻者。不無。殺子之兒者。繼有。瑪書船史。王文國傳云。
至河間。釋僧尼。驗有強狀。非童男女者。至數千人。廣
宏明集。別畫云。有尼有優婆塞。實僧妻妾。損胎殺子。



其狀難言。傅雲云。漸壯之僧。婉嫵之尼。失時不憐。天
胎殺子。而又同所裸體。非童男僧。及根奔說一切有
部尼陀羅云。六眾甚易。常於大小便室。徒求談語。種
種調戲。王氏見開說云。伶人咸柯曲。深慕空門。舍俗
落髮。漸見僧衆穢亂。垢辱污穢。乃詬罵而出。曰。大師
之門。專於花柳曲。吾不能為之。復歸染籍。宜觀太武
以沙門羣聚。穢淫。坑殺之也。楞嚴經云。聖朝文過
而不休。息。感應圖成。名精行仙。別獲至理。報盡還來
散入諸趣。又云。天魔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嚼嘆行淫。
不毀粗行。將諸袈裟。以為備法。觀若此中。則男僧秘

密教。暗元怪疎云。有胡僧拜延。以淫猥女子。蒙言是
鎖骨菩薩。善舍徇世。欲發視之。骨如連鎖。眾為作塔。
維摩詰經。所說經佛。通品云。或現淫淫女。引諸好色
者。以欲拘牽。令入佛智。是女。死。秘器。教彭之流。沙老
子化胡。所留遺法。佛不好色。而喜言天。今行欲。法唯
譯有佛說。求欲經。佛說狀淫經。中言。內有穢肉。無雜
非法。淫云。法非法三。如法四。亦為僧加提。提中。阿舍
經之穢品。穢經。大品。行欲經。僧徒洗然。又聖大濟
至元史。始妻詔。有妻室。僧還俗。張廷佛亦言之。刑法
志。尸婦云。請河西僧人。有妻子者。當差共稅。糧。鋪。馬



次舍與庶民同。其無妻子者，獨除之。又云：諸僧道
家要妻者，杖六十。離之。暴逆本無不要之法。元人
苛求之。又俞州史料云：見刑部所擬洪武中事例十
八年詔：天下大居道士，許人誘拔銀三十兩，鈔五十
錠，如無者，聽從打死勿論。春明夢餘錄引明太祖實
錄：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禮部榜示天下僧道有妻要
者，許諸人接送相告隱者罪之。大明會典僧道云：永
樂十年諭：洪武中禁僧行瑜加法，及大居道士，即揭
榜申明，違者殺不赦。又正統六年，引舊例：僧有妻者，
許諸色人索鈔五十錠，無鈔殺死無論。於是僧道火

居者，必盡殺術滅矣。亦各有時。古詩云：服食求神仙，
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觀興素。哥與世上人，
道上慎莫作。法賢此三句，各有所出。世賢此三句，各有所出。秘審教亦然。漢
魏晉沙門，止稱道人。唐時僧蓋不知也。唐街語雜出，
忽狂忽癡，皆有小道可觀之長。世儒不明其終始，乍
見一二路為所震蕩，則足為世害。男女居室，人之大
倫，庸德則康，無違則長壽。要在知其派別，悉其難
易，博學審問，慎思而明辨之，則能篤行儒修，知生理
之序，絕衆害之萌，而合陰陽自然之教也。此力三



道書經絡

冬至運太陽配足少陰腎君火

子丑平坐伸兩足拳兩手按兩膝左右極力三五

度伸足坐

小寒運太陽配足太陰脾濕土

子丑正坐一手按足二手上拓腕手互換極力三

五度正坐

大寒運厥陰配足太陰脾濕土

子丑兩手反據床跪一足伸一足互換極力三五

度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a continuation of the medical or exercise instructions.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and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large circular watermark in the center of the page.



道書經絡

冬至運太陽配足少陰腎君火

子丑平坐伸兩足拳兩手按兩膝左右極力三五

度平足坐

小寒運太陽配足太陰脾濕土

子丑正坐一手按足二手工拓腕手互換極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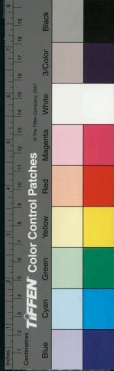
五度正坐

大寒運厥陰配足太陰脾濕土

子丑兩手反據床跪一足伸一足互換極力三五

度

道書經絡
冬至運太陽配足少陰腎君火
子丑平坐伸兩足拳兩手按兩膝左右極力三五度
小寒運太陽配足太陰脾濕土
子丑正坐一手按足二手工拓腕手互換極力三五度
大寒運厥陰配足太陰脾濕土
子丑兩手反據床跪一足伸一足互換極力三五度



立春運厥陰配手少陽三焦相火

子丑正坐疊手按體轉身按物頸左右後引三五

度

一作尺骨

雨水運厥陰配手少陽三焦相火

子丑正坐疊手按脛轉身拗頸左右偏引三五度

驚蟄運厥陰配手陽明大腸燥金

丑寅正坐握固轉頸肘向後掣五六度

春分運少陰配手陽明大腸燥金

丑寅正坐伸手迴頭左右推引六七度

清明運少陰配手太陽小腸寒水

丑寅正坐左右挽引七八度

穀雨運少陰配手太陽小腸寒水

丑寅平坐一臂掩乳一手上拓左右五七度

立夏運少陰配手厥陰心包絡風木

寅卯閉息瞑踵反握兩手抱掣膝左右五七度

小滿運少陽配手厥陰心包絡風木

寅卯正坐右掌拄業榻左手平上拓左掌如之三

五度

芒種運少陽配手少陰心君火

寅卯立身仰身手上拓五六度定息



夏至運少陽配手少陰心君火

寅卯蹲坐環手屈脚平踏手中左右各五七度

小暑運少陽配手太陰肺濕土

丑寅反手據地屈壓一足直伸一足力掣各三五

度

大暑運太陰配手太陰肺濕土

丑寅正坐拳手據地脊肩左右虎視三五度

立秋運太陰配足少陽胆相火

丑寅正坐兩手據地縮體閉息聳身上踴七八度

處暑運太陰配足少陽胆相火

丑寅正坐轉頭左右舉引反手椎背上五七度

秋分運陽明配足陽明燥金

丑寅正坐兩手掩耳反側其首三五度

白露運太陰配足陽明胃燥金

丑寅正坐兩手按膝舉頭左右推引三五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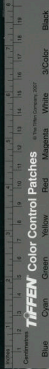
寒露運陽明配足太陽膀胱寒水

丑寅平定坐舒兩手攀兩足各以膝掣之五七度

立冬運陽明配足厥陰肝風木

丑寅正坐左手按膝右手挽左肘拗頭向石亦

然三五度



小雪運太陽配足厥陰肝風木

丑寅正坐左右拗額兩手左右按膝互挽三五度
大雪運太陽配足少陰腎君火

子丑起立兩手各左右拓兩足各左右踏五七度
右出道書聖賢保脩通鑑其法以時行功以經治病
但但合其所好亦可偏行之行功訖叩齒吐納咽液
其法與易緯通卦驗服應俱異導引之術通人可自
為之貴合脈氣耳又胎息秘要云肺病瘡及鼻塞但
呼泗心病口舌乾但呼呵脾病脹及唇焦但呼呼
肝病及目但呼嘘腎病及耳但呼吹三焦氣不和但呼

嘻今喇嘛為婆羅門法其按摩見道藏略急千金寶
要慈函十一卷中蓋唐以前古法也亦列於左

兩手相捉組如沈手法其法共為十八勢

兩手淺相又翻覆向背 兩手相捉共按脛胃腕同

以手左右如挽五石弓 兩手按脛徐換身左右同

作拳向前築左右同 作拳却額胃腕左右同

如拓弓法左右同 以手反推背上左右同

據地縮身曲脊向江舉 兩手抱頭宛轉脛上此是抽骨

大坐或斜身排山故同 大坐平舉脚虛擊左右同

據地迴顧視左右同 立地反拗身三舉



兩手急相兩又左右足踏之
起立以足前後虛踏左右同
大坐伸左腳以手向置右膝中以手按之右同

胎

淮南子精神訓云精神者受於天形體者禀於地背
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故一月而膏二月而胎三月
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
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魂魄處其宅精神守其根
晉王叔和脉訣九平妊娠胎動血分水分吐下腹痛
証云婦人懷胎一月足厥陰二月足少陽三月手心
主四月手少陽五月足太陰六月足陽明七月手太
陰八月手陽明九月足少陰十月足太陽諸陰陽各
養三十日活兒其手少陰太陽不養者下主月水上



為乳汁活兒養母。隋巢元方諸病源候四十一。妊娠
候云。妊娠一月始形。足厥陰養之。肝主血。血流濕而
不出。二月始膏。足少陽養之。膽主精。精成包裏。三月
始胎。手心主養之。形象始化。脈中精神內屬於心。四
月受水精成血脈。手少陽養之。三焦內屬於府。六
月順成。五月受火精成氣。足太陽脾脈養之。四支皆
成。六月受金精成筋。足陽明胃脈養之。口目皆成。七
月受木精成骨。手太陽肺脈養之。皮毛成。八月受土
精成膚。羊手陽明大腸脈養之。九竅成。九月受石精
成皮。百節脩。足少陰腎脈養之。兒脈續縷皆成。十月

納天地氣於丹田。亦心小腸脈不在列。三焦合心包
即心也。別石於土者。道家之秘。推所言膏肌筋骨與
淮南異。其竇道家初說。胎以三月至五月成。宋聖惠
方云。一月胎如卵。二月似果。三月有形。四月分男女。
五月筋骨成。六月髮生。七月石動。八月五動。九月轉
身。十月生管。子水地篇云。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
流。形三月而吐。五味五藏。鹹主脾。酸主肺。辛主腎。苦
主肝。甘主心。五藏具而生肉。脾生肉。肺生骨。腎生腦。
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具發為九竅。脾為鼻。肝為目。腎
為耳。心為口。舌。肺為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故水凝



寒而為人而九竅五慮生焉此乃其精也蓋既成形
六月以後皆養之故有六七月生有十四月生者則
管子之言是也其分十脈養十月者元季鵬飛三元
養壽書引產書云一月足厥陰肝養血二月足少陽
胆合肝三月手心主石腎養精四月手少陽三焦合
腎五月足太陰脾養肉六月足陽明胃合脾七月手
太陰肺養皮毛八月手陽明大腸合肺九月足少陰
腎養骨十月足太陽膀胱合腎五行相生各養六十
日宋史錢乙傳云孕婦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孕者五
藏傳養率以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

已而子母皆得全是五陰合五陽其以心主為腎蓋
相火之義然必指為右腎亦難經之蔽三焦合腎本
黃帝古義也若道與釋之說則金完顏璋重陽王母
詰碑云仙母孕二十四月又十八日生按二十四氣
餘土氣而成真人也其說甚鄙餘十八日既不宜指
數且二十四月四十八氣土王十八日即在二十四
月中不得別餘土氣法護譯佛說胞胎經流志譯大
寶積經並云父母及子相感業神入胞胎地水火風
眾緣和合漸得長成一七日如藕根十七日有短彥
風吹令暴卒以堅強之三十六七日不樂住腹三十



八七日有風令長伸兩臂轉身向下以向生門依計之在胎止八月半也過此則無所為不及期又不能全故惟管子之說可通廣志云獮民皆以七月生東醫寄鑑云上陽子言四十九日始胎以後七日一變自二百四十五日至三百八日皆可生天方典禮云真主造人物成數用四十初造人祖之身調治坏土以四十晨故四日成胎四日成血四日成肉四十日形象備及其生也四十日覺言笑四十月而離母懷亦以五月形象備蓋必五月始成其後五月皆可生也

面長

荀子非相篇云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三寸呂功績今不能知而荀子稱之曰賢百陽雜俎壺史云道士邢和璞居終南延一客長五尺濶三尺首居其半言上帝弄臣蓋東方朔之流仙官之滑稽者也雲仙雜記云郭汾陽每遷官則面長出三寸五代史亦云秦雜翰七尺之身一尺面漢書言陳孟公長頭大鼻後漢書賈逵傳云問事不休賈長頭方言云燕記曰豐人桴首桴首長首也豐人大人首及面皆長大也周書蕭瑛傳云宗如周



面狹長，髻戴之曰卿，何為誇經，如周曰身不誇經，
曰卿不誇餘經，常由誇法華耳，以法華經曰閻經隨
喜而不狹長也，按法華隨喜功德品云，若復有人語
餘人言，可共往聽，面色不黑，亦不狹長，亦不處曲，無
有一切不可喜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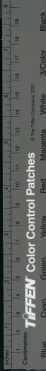
相法 額黃眉間黃

夷堅志丁集云，相工占丁混科名，曰相人先觀天庭，
須黃明潤澤則吉，此相法也，韓愈詩云，眉間黃色見
歸期，亦言相好，事吉，嘗求相法，凡女人妝飾，皆是好
相，掠髮取角屏，豐盈，剃眉取疎長，施朱取唇紅，墜耳
取耳有珠，染甲取指潤，銀甲取指尖長，塗黃取額明，
男女有一於此，皆是貴徵，女人塗黃，始見蕭梁宇文
周時，南宋即希見，玉臺新詠，梁江革詠歌姬云，薄髮
約微黃，輕紅淡鉛臉，費昶詠照鏡云，留心散廣黛，輕
手約花黃，皇太子倡婦怨情云，散誕披紅帳，生情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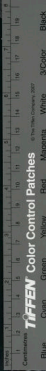
約黃、戴贈麗人云、同安鬢、粟撥、異作額間黃、辛衛成
詠云、約黃出意巧、纒經用法新、簡文帝美女篇云、約
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王詠奉和辛衛成詠詩云、散
黃分黛色、熏衣雜粟香、陳後主採蓮曲云、薄落點花
黃、徐陵奉和詠舞云、低鬟向綺席、舉粟拂花黃、庾信
鏡賦云、曆上星稀、黃中月落、舞媚娘云、眉心濃黛直
點、額上輕黃細安、劉毅鏡賦云、新宿粉之猶調、笑殘
黃之不正、虛照鄰古意云、片片行雲著蹀鬢、纖纖初
月上、鴉黃駱賓王棹歌云、寫月塗黃罷、凌波拾翠通
梁、鍾觀美人賦詩云、洛釵猶冒鬢、微汗欲消黃、韋元

甫木蘭詩云、當窻理雲髮、對鏡貼花黃、吳融曉看妝
面詩云、眉邊全失翠、額畔半留黃、李賀感諷云、眼逐
春暎醉、粉隨淚色黃、李商隱宮中曲云、賺得羊車來
依扇、遮黃子、效長吉云、君王不可問、昨夜約黃歸、早
梅有贈云、何處拂眉資、螺粉幾時塗、額藉蜂黃、蝶詩
云、壽陽公主嫁時妝、八字宮眉捧額黃、溫庭筠偶題
云、紅垂果蒂櫻桃重、黃染花叢螺粉輕、一言口、一言
額也、又漢皇迎春詞云、豹尾車前趙飛燕、柳風吹散
眉間黃、又詞云、粉心黃蕊、花壓黛眉、山雨點、他如黃
粉楚宮人、芳華玉刻、膩撲、燕添黃子、臉玉金霞、細蕊



黃無限當山額，額黃無限夕陽山。黃印額山輕如麝，
鴉黃粉白車中出。學畫鴉黃半未成，唐姬言裝餘度。
游江云：滿額鵝黃金縷衣。太平廣記抒情詩：孫處士
柳枝詞云：半額微黃金縷衣。崔液謠歌詞云：翡翠貼
花黃。又蜀牛嶋女冠子詞云：額黃侵脈髮，臂釧透紅
紗。宋陳允平醉江月詞云：暈額黃輕塗腮粉豔。周邦
彥瑞龍吟詞云：侵晨淺約宮黃。周容四守令詞云：眉
銷睡黃，春凝妝淚。玉屏水暖微香。元張翥水龍吟詞
云：沈水全熏，翠絲容嫩，額黃深暈。仰亨貞沁園春詞
云：有善先占，長髮難效，柳葉輕黃。今在否？黃子常綺

離香詞云：凝素麝香粉添嬌，映黛眉淡黃。生喜蓋花
黃者濃淡相間，微黃淡黃者淡抹之。散黃者侵鬢約
黃者安於額，黃子者星月形，又有麝黃，百陽雜俎云：
近代妝當麝如斜月，曰黃星麝。李賀御溝水詩云：入
苑白泱泱，宮人映麝黃。又有眉黃，周書宣帝紀云：婦
人黃眉墨妝。唐王幹詩云：中有一人金作面，宋張芸
叟使遼錄云：北婦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妝。朱或
萍洲可談述其父師服役北見婦人面塗深黃黑眉
紅吻，謂之佛妝。孟珙蒙鞋備覽云：婦女以黃粉塗額，
元楊允手療京雜詠云：淡墨輕黃淺畫眉，素佛面色



太白陰經雜儀類鑑人篇云吐舌及鼻有壽復貴又
藝文類聚載相書雜要云吐舌及鼻者位至三公業
舌長所以壽且貴者元命包云斗者天之喉舌人舌
法斗陽立於三在口中者三寸象玉衡陰合於四淪
入喉內者四寸象璇璣矣舌長能及鼻者由氣氣感
喉內者能助外政宜壽貴其本寸亦及鼻而止華
嚴經十迴向品云菩薩爾時迴向心願切衆生得履
面舌所言無二皆悉真實佛說寶女經云廣長舌者
乃往古世世出言至誠佛本行集經轉妙法輪品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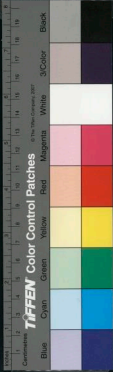
舌長說

黃法苑珠林云天女用香采色塗額從所尚也南北
朝之末佛教大行故妝用石黃宋人或有或無南宋
遂無之南宋及元人不深考以塗金蒙鞞為禮異元
人徐貴誅妓云蘭膏分鬢綠粉蓋間眉黃明時據楊
慎詞品言汴蜀妓女以金箔飛額上是古黃妝遺法
他處不見今刊初學記劉緩鏡賦殘黃改作殘極蓋
不見其制因失其義



世尊微口出舌。至二鼻孔。還復以舌舐舌。自覆其面。
已告五仙人。若有妄語。有如此舌神通力者。普曜經
云。佛出舌覆面。上至髮際。語婆羅門。汝見經書。頗有
此舌作妄語否。佛說。梵摩喻經云。佛出廣長舌。以自
覆面。左右抵耳。縮舌入口。五色光繞身。三印沒於頂。
上。佛本行集經相神占看品云。舌廣長大。柔軟紅薄。
般若經云。如來舌相。薄淨廣長。能覆面輪。至再髮際。
宏明甚。牟子理惑論。亦言佛出舌自覆面。蓋舌以長
為貴。亦不當過鼻。續妙法輪品。先言至二鼻孔。乃為
寶相。後忽覆面。則神幻之事。亦時有之。宋史文同傳。

云。崔公度見同於京南。明日再往。同曰。吾聞人不安
語者。舌可過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
眉間。崔大驚。則同已死。神鬼皆能。獨佛也。洎宅
編云。左朝議大夫白同曰。佛經凡人三世不妄語者。
舌長。舒之可及脰。予生平不妄語。雖未及脰。比之常
人。則已為長矣。斐孺問評云。佛經言生平不妄語。其
舌可以及脰。後見黃太史詩曰。吾舌猶能及鼻尖。恐
是佛經之意也。其實舌長相貴。不妄語相尤貴。未必
舌長為不妄語之報。佛舌長。兼言廣。至覆兩耳。則口
不能容。以此為能。即是妄語之證。佛本行集經。尚菩



提樹品云夜叉舌廣大下垂舌廣是夜叉僧徒誤譯也佛舌長又言薄華嚴經十迴向品云願一切眾生得軟薄舌恒受美妙清淨上味是又一果報佛不行集經魔師菩薩品云魔女偈曰舌薄猶如蓮花葉蓋舌薄能歌唱太平廣記感應載錄異記云王法朗舌大而長夢老君為剪其舌亦以便言也詩言婦有長舌為厲之階謂舌長多能言貴人褒姒不賢褒姒未嘗不貴正如佛言胸有吐歸字蔡京亦有之容齋三筆以為疑亦不賢而貴者也

心聞

淮南子云聾者學歌無以自樂則心不聞言心不開則學不精素問八正神明論云日明心聞而志先漢書酷吏傳云王溫舒居廷惛惛不辨至于中尉則心聞言得展所長日明志先之謂也後漢書明帝舍東平王詔云心聞目明王常傳云聞陛下即位河北心聞目明白虎通辟雍云其有賢才美辭知學者足以聞其心異死云鄭元夢人以刀聞其心曰子可學矣論衡藝增篇云觀覽采擇得以聞心適意曉解覺悟靈鬼志云聞君奏琴心聞神怡晉書虞溥傳云作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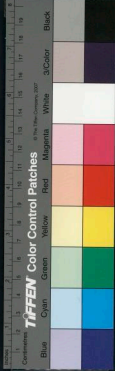


曰然後心閑意朗敬業樂羣北齊書吳遵世傳云一
先翁謂之曰與君聞心符遵世跪取衣之舊唐書尹
知章傳云夢神人以大鑿聞其心北夢瑣言云與汝
聞心將來必保聰明心閑俱信神王益智

素問五藏生成論云人卧血歸于肝肝得血而能視
足得血而能步掌得血而能握指得血而能攝四氣
調神大論云夏三月夜卧早起無厭於日冬三月蚤
卧晚起以待日光此養生之說冬日短而蚤卧晚起
廢時日矣醫書曰夜半不寢血不歸肝故古人于夜
半之前先言人定是有節也梁書沈約傳云為齊文
惠太子管書記入直至景斜方出當時王侯或不得
見太子曰吾生平嬾起是卿所悉亦駭盈衰敗之象
宋史周王元徽傳云子允良好耐寢以日為夜由是

早起

素問五藏生成論云人卧血歸于肝肝得血而能視
足得血而能步掌得血而能握指得血而能攝四氣
調神大論云夏三月夜卧早起無厭於日冬三月蚤
卧晚起以待日光此養生之說冬日短而蚤卧晚起
廢時日矣醫書曰夜半不寢血不歸肝故古人于夜
半之前先言人定是有節也梁書沈約傳云為齊文
惠太子管書記入直至景斜方出當時王侯或不得
見太子曰吾生平嬾起是卿所悉亦駭盈衰敗之象
宋史周王元徽傳云子允良好耐寢以日為夜由是



一宮之人皆盡睡夕興覺贈定王以有司以其反易
晦明益曰榮易說苑云或于彼必表于此長于左必
短于右喜夜卧者不能蚤起抱朴子云卧不及疲不
欲起晚不欲睡然則卧不及疲此蚤起之法消息之
道也六韜云夜臥蚤起妻子之將也日出而作乃齊
家之理宜爾

佛說行嫁年

雜阿含經云昔者人壽八萬四千歲人有九種病九
病者年老女人年五百歲爾乃行嫁晉譯佛說彌勒
來時經東晉譯佛說古來時世經姚秦譯彌勒成佛
經唐譯彌勒下生成佛經並云佛言當來之世人當
長命壽八萬歲女人五百歲乃行嫁耳晉譯舍衛國
王夢見十事經無蘭譯國王不挈先泥十夢經並云
王夢見十事有小樹生寶佛言後世女人年少當行
抱子長阿含經云劫轉滅人乃至十歲女生五月皆
已行嫁按古人長壽儒亦言之然素問止言百二十



歲其言實正。王充論衡齊世云。如以上世人民。侗長
佼好。堅強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為人時。長
皆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黃如彭祖乎。從今千世之
後。人可長如芙蓉。色如嫫母。壽如朝生子。知其時。尚
無十萬八千歲。三萬六千歲之說。自張道陵。干吉。皇
甫謐等。妄造故實。佛徒亦和之。宋邵雍于道藏。欲闡
真說。所謂前編外紀。儒亦多誣。以論衡證之。豈得謂
之道古之彥乎。

白虎通云。女如也。從如人也。釋名云。女如也。青徐州
曰。姑。姑。妯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然也。史記外
戚世家。褚先生云。武帝時。天下歌曰。生男勿喜。生女
勿怒。太平廣記。長恨歌傳云。天寶時。入歌曰。生男勿
喜。歡生女勿悲。酸則忤忤然。怒而悲。酸人之常矣。玉
臺新詠。傅元苦相篇云。苦相身為女。卑陋難再。陳男
兒當門戶。墜地日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生
女無欣愛。不為家所珍。長大避深室。藏頭羞見人。垂
淚通他鄉。忽如雨絕雲。低頭和顏色。素齒結朱唇。說



鵲然。莊子天道篇云：堯告舜曰：吾不產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也。書梓材，成王謂康叔：至於敬寡，至於矜婦，合由以容。此聖人言也。天方典禮，引謨罕墨，持云：妻暨僕，民之二弱也。衣之食之，勿命以所不能，蓋持世之人，未有不計及此者。

拜無復數，婢妾如嚴賓，情合同雲漢，葵藿仰陽春，心乖甚水火，百戾集其身，玉顏隨拜愛，丈夫多好新，昔為形與影，今為胡與秦，胡秦時一見，一絕踰參辰，此謗所謂姑惡子平，夫嫌萬苦者也。後漢書曹世叔妻傳云：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亦貴乎過人之淑也。白居易婦人苦詩云：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忽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猶抱節，男兒若喪婦，能不誓傷情，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為君妾曲言，願君再三聽，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其言尤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Color Company, 2007

白虎通云。妻者齊也。與夫齊體。郊特牲云。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此後起義也。按夫者扶也。扶起為陽。妻者棲也。棲定是陰。昏義云。古者天子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妻。有妾。又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則妻不為齊明也。儒說御妻為御妾。以就齊義。又何以處曲禮妻妾並舉之。文妻嬪稱也。自天子至庶人。皆得名之。

妻

此其義也。夫者扶也。妻者齊也。與夫齊體。郊特牲云。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此後起義也。按夫者扶也。扶起為陽。妻者棲也。棲定是陰。昏義云。古者天子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妻。有妾。則妻不為齊明也。儒說御妻為御妾。以就齊義。又何以處曲禮妻妾並舉之。文妻嬪稱也。自天子至庶人。皆得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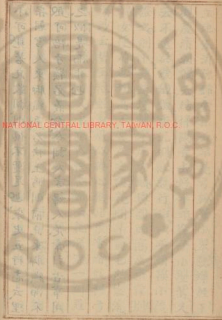


立地王沂孫錦堂秋云。早是弓鞋鴛小。翠履蟬輕。王
觀慶清朝慢云。結伴蹋青去。好。平頭鞵子小。雙鴛。又
云。不道吳綾繡。飄香沉斜沁。幾行斑。以平頭鞵小語
證之。則小鞵是淺幫窄底方頭。與圓頭高底禮鞵別。
婦女便履也。均為不裹足之證。花間集。蜀毛熙震浣
溪沙云。碧玉冠輕裏。鳳釵捧心。無語步香階。緩移弓
底繡羅襪。宋齊文妻孫氏憶秦娥云。花深深。一鉤羅
織行花陰。所謂鞵弓鞵一鉤者。如今鞞鞵包底尖向
上方曲。故鞵弓言弓底。謂底如弓。猶向上。鞵亦似鉤
矣。宋時實多裹脚。如蘇軾訴衷情。劉過沁園春。其織

小可見。若此數詞。則俱不裹足也。宋史五行志云。理
宗朝宮人。束脚織直名快上馬。則前此束脚織而不
鞞。可悟弓鞵名義矣。今詞人言婦人足。牽引古事用
之。似是而非也。



嚴父母義
慈者父母之道也。大學云為人父止于慈。禮運云父慈子孝。禮也。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禮之善物也。而易家人云家人嗃嗃。悔厲吉。又云有孚威如。終吉。象傳云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然則嗃嗃同憂。勸未失慈愛。有孚為慈。威如為子婦之嚴。其父母而反身為父母之所以嚴。嚴父母以子言之也。何以明其然也。孝經云。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又云以養



SINISE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父母日嚴又云祭則致其嚴皆謂子嚴其父母也表
記云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比漢儒失言於母則
違嚴君父母及養父母日嚴之訓於父則違慈孝之
誼由誤以古言嚴父為父自嚴惡不知古人言嚴皆
謂敬之易與孝經皆然學記云嚴師為難師嚴而後
道尊亦言弟子敬之書記舜言敬敷五教在憲史記
股本紀及詩商頌正義引書均作敬敷五教五教在
寬中庸記孔子言寬柔以教為君子之強豈有違聖
傳經以嚴酷為師者知嚴師之義則嚴父母之義明
而孝慈之道益明矣

陸敬翁教子法

放翁寒夜詩云稱子忍寒守盡箇老夫忘睡畫爐灰
新涼夜坐有作云硯屏突兀蓬婆雪書几青熒蓮勺
燈稚子可憐貧夜課語葉猶舊未須增冬夜讀書示
子通云簡斷篇殘字欲無吾兒不負乃翁書喜小兒
輩到行在詩云阿綱學書滿^堂臨阿繪學語鶯^啼木
盡寒澆壁誰忍嗔啼呼也復可憐人其教子之主于
寬也如此就其集觀之其子才質宜於寬也與建子
振孫登千峰榭詩云二稚慧堪憐猶餘志學年善和
書尚在他日要人傳淳生詩云橫陳襦飯側朗誦短



繁前不用嘲癡絕兒曹尚可傳感齋詩云翁將貧博
健兒以學忘憂夜坐示子聿云學術非時好文章
且自由不嫌秋夜永問事有長頭喜小兒病起詩云
也知笠澤家風在十歲能吟病起詩示兒詩云讀書
習氣埽未盡燈前簡牘紛來黃吾兒從旁論治亂每
使老子喜欲狂不欲飲酒竟自醉取書相和聲琅琅
燈下晚飡示子適云適子扶冊于子來時與老翁相
論難但令散向竟同歸門前籍泐何憂畔問居詩云
春寒催喚客嘗酒夜永卧聽兒讀書白髮詩云自憐
未廢詩書業父子蓬窗共一燈由南堽歸云到家亦

既夕青燈耿窓扉且復取書讀父子窮相依出遊暮
歸歲作云莫道歸來却岑寂小兒同守短燈檠示子
詩云老德簡編猶自力夜深燈火漸當謀大門舊業
微癯_傷酸賴有吾兒共此憂又云儒林早歲竄虛名白
首何曾負短檠堪嘆一衰今至此夢回聞汝讀書聲
縱談詩云高談對鄰父橫學付癡兒思窮詩云尚餘
書兩屋手杖付吾兒即事詩云詩成賞音絕自向小
兒誇家庭文章之樂非迂刻者所能曉放翁有示子
聿詩云雨暗小窓分夜課雪送長鏡共朝飢書歎詩
云偶然得肉思共飽吾兒苦讓不忍違兒飢讀書到



雞唱、意雖甚壯、氣力微苦、讀之況如此、又短歌示諸
稚云、義理闡諸孫、閑閑待其負、賢愚未易知、尚冀得
一個、知愛之能勞也、南門散策詩云、野蔓不知名、丹
實何累累、村童摘不訶、吾亦愛吾兒、幽居詩云、雅意
原知足、盡歸吾、遂初久聞棋格長、多病釣徒疎、漬藥
三升酒、支頭一束書、兒曹看翁懶、切勿厭蝸廬、題齊
壁詩云、力穡輸公上、藏書教子孫、追游屏表馬、宴集
止雞豚、寒士邀同學、禪門與誰爭、定知千載後、猶以
陸名村、此三詩意思、禪長君子人言也、放翁又有句
云、兒孫生我笑、趨揖已儒儀、然則以陸名村定矣、

娘惜細兒

莊子云、有弟而兄啼、註云、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
也、戰國策云、丈夫亦愛憐少子乎、曰、甚於婦人、曰、婦
人更甚、蝦耕錄云、古諺有娘惜細兒、



師道正義

學記云安其學親其師又云禁於未發當其可不陵節而施相觀而善又云教者長善而救其失又云嚴師為難荀子致士云師術有四尊嚴而憚者艾而信誦說而不陵不犯知微而論弟子通利則思師呂氏春秋誣徒云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又云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也所加於人必可行之於己若此則師徒同體又云草不雜狗牛馬不可以謀詢遇之誼詢遇之則亦誼詢報人又况達師與道術之言乎此皆太古所傳師道學記有言夏楚收威者乃官法

EXHIBITED A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虞書朴作教刑在典刑中，據以記之，否則威之，皆官也。易言發蒙擊蒙者，民及寇之蒙昧者也。教者則包蒙弟子則童蒙，聖人言子克家吉，剛柔接，不言刑也。其不率教當罰者，亦師道所不能廢。後漢書劉祐傳注引謝承書云：郡將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滿程限，白決罰，遂成學業。謝夷吾傳注引謝承書云：太守第五倫，著夷吾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之禮，時或嬉戲，不肯讀書，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是業師不自行罰，亦古師道貴重之證。楓窗小牘言：宋仁宗時，聞封民聚童子教之，有因夏楚死者，為

其父母所訟，當抵死，此則非人所為。師本以利，誠不愛錢，即謝去，一二不合意之人，亦非大損，乃苦守聚徒，取錢本意，而致出錢幼童於死，此其昧良，尤不可留於人世也。學記云：嚴師為難，師嚴而後道尊，嚴敬也。言敬師為難，師可敬，則道尊，非謂暴酷，舜告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孔子言君子之強，寬柔以教，顏淵歎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是聖人之教，其道尊而不嚴酷。趙策武靈王謂周紹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其言可謂至矣。今富樂者多輕師，貧薄者敬師，而師反



無良禮云教然後知困荀子宥坐孔子云今學曾未
如臧賢則具然欲為人師孟子云人之患在好為人
師已則不知何以教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出舍就傅
竭財盡禮師尊以醉焉教果傳云心志不通師之罪
也法言學行云師者人之模範不模不範為不少矣
蓋師宜學行兼之韓非子八說云弱子有僻行使之
隨師則危於刑法言學行云務學不如務擇師一闕
之市公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白虎通云雖有
自然之性然必立師傳焉太平御覽載桓譚新論云
諺云三歲學不如一歲擇師是人師經師兼也童蒙

之師字嚴於音文嚴於義程課有常威可畏儀可象
是謂之嚴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誼法濫故知新曰
師尊嚴能憚曰師清波雜志云或謂童蒙之師不必
妙選然先入為主豈宜闕略是典蒙亦兼人師經師
也釋道亦必有師其名分恩義不同者文學師取給
於弟子釋道工匠弟子仰教養於師此於禮法必不
當混而同之考抱朴子云道教終不以至要者著於
紙上故非師不成又云決須好師師不足事亦不能
成鳩摩羅什譯持世經云不離法求師但以諸佛為
師曇護蘭譯佛說梵志額波羅延問種尊經云天下



尊師正義

今之言者曰君親師曰天地君親師此皆古有之禮
禮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
隱無犯國語樂共子云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
師教之君食之父子符言云道之為宗有形者皆生
焉其為親也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其為君也亦
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為師也亦明矣白虎通對公侯
云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
父師是三者相並禮運云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具
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大戴禮三本云無天

生子養者父母成者師也而八師經云佛自無神曜
得道蓋釋迦文佛自染壞色紅衣與第六佛及諸外
道師俱異故所從問法者不以師事之



地爲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荀子禮論云天地
者生之本先祖者類之本君師者治之本是五者相
並也此言人師也荀子致士云弟子通利則思師詩
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謂也呂氏春秋尊師云
生則謹養死則敬祭此尊師之道也事五穀取魚鼈
求鳥獸此尊師之道也視輿馬慎駕御適衣服務輕
煖臨飲食必鬪絮善訓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慎
辭令疾趨蹠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此所謂人生於
三事之如一七十子從孔子之禮也人師爲然經師
亦有之禮祭先師於壇壇音宗天子至學命有司行事典

秋節祭先師焉是傳經之師死則敬祭也漢經師有
服晉書隱逸傳云郭焉師郭荷玄傳其業荷卒焉曰
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
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亦言經師唐書韋表微
傳云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殿中能尊其師乃著
九經師授語亦言經師韓愈始以文體迎距之法爲
人師而號曰傳道尊師者亦有效宋袁文夔臚間評
言其家廷先生敬禮備至遂得成名且相繼科名其
爲師能盡職者亦有效朱弁曲有舊聞云屯留王誥
應舉夢胡僧謂之曰君行徒勞耳骨相不應得祿位



年五十餘又應舉夢前僧賀之曰君教童子用心篤志不負其父母所託為有陰德天益君壽而報以祿位是歲果正奏名於馬涓榜下賜第歷官數任以奉議郎致仕年七十七卒於家則教讀者之室鬼神未嘗不臨之也為師者可以知所懼矣今與師以財益自漢以來所謂資也魏志師原傳注引原別傳云原家貧早孤無錢資師曰我徒相教不求資也北魏書竇思伯傳云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留其衣物又清波雜志云張子韶言今教子弟者以主人所贈厚薄為教之隆殺則師自失其道竟禍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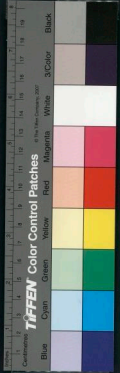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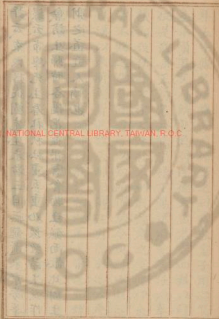
評云袁氏擇從劉先生未嘗三日無餽遺東京夢華錄云市學先生春社秋社重五重九豫飲諸生錢作會諸生歸時各攜花籃果實食物社餽而散此固生財之道近人情也



此種似不學...
門客...
五十七

門客正義

晁氏客話云王荆公教元澤讀書求門賓須博學善
士老學庵筆記云秦會之有十客曾冠教其孫讀書
曰門客避暑錄話亦有門客語夢梁錄圍人一條云
訓導^或童子弟者謂之館客筆記又云人多就聞人
德茂^或自^或言作門客牙教誨人宋時所以謂之門客
客館客者其義蓋古者家有塾塾門側屋也人生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即在門塾鄭注禮
弓有若夏屋云夏屋今之門廡詩權輿夏屋箋云大
具食我不用門廡訓者詩序無為詩師義師居門廡



無往教讀遂遣子師之是古師自立門戶而學徒從之北魏太平真君五年正月詔令制王公卿士子息皆詣大學不聽師立學校違者師身死生人門誅蓋師不立門戶自此始而明史薛瑄傳云秦州周憲成蘭州恭順侯吳瑾聘為子師憲曰召役則可若以為師豈可名哉瑾躬送二子於其家始納贖焉蓋乘學則學徒為門人往教則師為門客以學在門也呂氏春秋勸學篇云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早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強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蓋古者道術書卷皆有

少官學亦然明堂之門堂曰塾牆曰序堂門道曰闈有門闈師保之學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云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大戴禮保傅篇引學禮曰帝入東學南學西學北學太學皆在門側此官師弟子之地也其自設教者曲禮云禮聞求學不闈往教漢書孫寶傳云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侍寶自劾去曰君男欲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誣後漢書郭憲傳云王莽召王仲子憲謂仲子曰禮有乘學無往教之義包咸傳云太守黃謙署咸戶曹史召入授其子經咸曰禮有來學而



唐書李忠臣傳云使
宗立裁騎李侍錄涉
涉故侍讀李官者忠
臣曰陛下黃天子先
生以正財絕法非過
也亦去辭免法歸
田里△

傳後惟君學官當推此此外無為他人門客者此禮
呂氏春秋皆激然教益未為太學國學博士為師者
許而但以詠私家門客又難得佳者顏氏家訓
勉學篇云音詞鄙陋周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
無要會使汝以此為師令人氣塞北齊書元文遙傳
云文遙子師盧思道文遙謂思道曰小兒比日微有
所知是大弟之力而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松憲雜錄
云張燕公家教授書生過於侍兒擒得姦狀將窮獄
于京北山房隨筆云張倅家續養娘處羅妃子與館
人劉啟之倅責劉即日遣出劉作詩自明望客揮犀

云有舉人因許德德乳母求為館客曳欄拜于庭下
懷德據座受之隱居通議云南豐劉氏前街汪姓因
田事建熙館客撰青詞有曰茫茫九土盡人吾輩館
客慌忽見一將吏問之曰九土是何等語掘其面目
自是頭不正佛本行某經習學技藝品云太子八歲
召毗舍婆密多羅為師太子將升學堂毗舍婆密多
羅遙見太子威德力故不能自禁即使其身忽從座
起屈身頂禮於太子足禮拜起已四面顧視生大羞
慚據齊僧佑釋迦譜此師為跋陀羅尼漢言選友也
明馬愉馬氏日鈔云京師姚生為門達館客自刻私



印曰錦衣西席此皆門客之不自重也門客又居險地魏志袁渙傳注引魏書云穀熟長呂歧暑朱淵為師友祭酒不受暑岐杖殺之渙為良相_字或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君置師友之官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所論者邑長且故師則王侯之師可知漢書言楚王戊為太子時不好學疾其傅申公戊立為王乃辟雁申公廣川王去年十三四時師教誅正稍長則逐其師後文殺其父子晉書杜錫傳云慈懷太子暨針着錫所帝坐壇中北齊書范陽王紹義傳云檀置內參打殺博士任方榮蓋富貴所行如此其

他強悍者遠寇記云晉時孔敬使二子師孔基二子充根趨尚不同基屢言之於_二子殺基周書宇文護傳云母閻在齊與護書曰吾共汝在受陽時元寶甚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並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為人嚴急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宋史馮仁瑞傳云十歲時就鄉校輒逃歸旬餘不識一字博士答之仁瑞怒夜潛往放火燒學堂博士惶以身免又為師儒之官者舊唐書良吏傳云陽嶠為祭酒薦尹知章范行恭趙元默等為學官時學徒廢弛嶠課率經業稍行鞭笞學生相率乘夜于街中毆之上聞令所由杖殺



無理者由是始。息官。卿。嚴。則。被。毆。秘。家。博。士。如。至。喪
命。或。或。主人。暴。肆。雲。溪。友。議。云。杜。琮。為。節。度。使。宏。詞。
李。宣。古。陪。琮。諸。子。視。席。宣。古。多。侮。慢。琮。使。臥。於。泥。中。
欲。奪。以。擯。楚。表。聖。志。云。觀。察。使。張。淵。家。居。時。杖。館。客。
馮。元。起。逼。令。飲。奠。遊。暑。錄。話。云。章。子。厚。嘗。延。一。太。學。
生。在。門。下。元。豐。末。學。者。正。崇。虛。誕。子。厚。極。惡。之。適。至。
書。室。見。其。講。易。略。問。其。說。其。人。縱。以。性。命。荒。忽。之。言。
為。對。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並。取。杖。命。左右。撻。
擊。之。其人。哀。鳴。乃。得。釋。亦。可。危。矣。初。之。命。師。又。有。異。
者。呂。氏。春。秋。聖。塞。篇。云。齊。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

辭。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
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
其如舜也魏書穆壽傳云壽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
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又或學徒自能檢點其
師北齊書彭城王湊傳云博士韓毅教淑書見淑筆
迹未工曰今後宜更用心淑時八歲正色答曰人論
才具何必動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
盧景裕傳云高歡獲之使教諸子景裕講論精微難
者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而景裕神彩儼然即淑兄弟
也其誕謾如此而待門客之禮古又最簡南史謝靈



運博云時何長瑜在方明處教惠連讀書靈運謂方明曰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尊食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魏書宗室欽傳云欽託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高僧滑稽答曰凡人七日絕粒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遁逃去食就信寔有所聞欽乃大慙五代唐家人傳云秦王從榮博從容規諷榮戒門者勿為通月聽一至府而竟日不召亦不得食趙善獮自警編儉約云汝州趙守請李若谷為門客而守尤敬韓億韓至則食設肉李戲簡韓云久思肉味請君願訪也夢溪筆談墨客揮犀並

云滁州一先生以學子不行束修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訟於句當鎮事王向宋史洪皓傳云金陳王悟室使皓教其八子二年不給食或夏衣麤布大雪新畫以馬矢然火煨麪是古之門客或飴以下客食或食餠不給或五日不食或竟日不給食或不與采脩文選注引劉琦梁典云江淹年二十以五經授宋建平王景素待以客禮邵氏聞見前錄云范蜀公為舉子時在知成都薛簡肅府與子弟講學乘駟至銅壺閣下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為師也太平廣記載玉溪編事云舊蜀王嘉召一經業孝廉沖



度豫教授諸子以還金大著事竟以賓介相遇鄭其
初卽族禮節教讀門客和無賓介相遇之法宋人澆
水燕談錄云真宗晚坐召學士既退使宣諭適忘御
袍帶勿討學士降謝中人曰上深自愧責有旨放
謝歸田錄則云諸王宮教授入謝祖宗偶不御袍帶
至今入謝候上入內解袍帶後出見之以為定制教
檢師與學士諸臣別也亦奇御也至宋人則以門客
為下品孫公談圃云藝祖少從陳學究為學學究時
時開論使客人後從趙學究及踐位而陳居太宗南
衙藝祖怒太宗遣之開門館于陳村驛舍而死蓋即

上行下效如此門客又即古無多良北齊書樂陵王
百年傳云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讀書百年著作數
數字德胄封以奏武成乃新百年大唐新語云崔宣
家館客姓行藝州人言行無缺為宣家服役通于告
宣者宣家自擒之金史完顏匡傳云章宗年十餘歲
顯宗曰典教幼學須用得謹者以匡為之章宗崩後
匡構李妃賈妃死絕章宗嗣夷堅志云禁州巡檢館
客田全璧平江林氏館客黃生皆有小卷揭丹疏主
家陰事及日月為訐告具能改齋漫錄云閩封富民
楊氏家館客與其女通致其女為尼而死白懶髓云





永嘉人鄭履禮為知高安孔熯門館賓盜熯女逃事發編徒至正雜記云戴用少時延一師好為人作訟牒其父却之乃自匿令家人誣遺告用圖其經義告命後遂得之事始白野獲編云萬厯二十一年閩門宋姓延一徐姚塾師其妻與通遂共謀殺夫官論塾師大辟而宋氏一門俱滅又云李如松家塾師諸龍光餘姚人也受李氏恩奉父如松征倭之在萬厯者龍光上急變言如松私與倭和上命訊之無其事乃立和龍光死德風掃地盡矣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宣化鎮總兵許國柱奏二十三日卯刻城門不開

大詞三且依入刊亦教授任者
大抵多粗通文理官用浸差
三輩七八既仰鑽之聊時陳
頂時惟恬一書每多弄笑案
招三言不文信為剛方正直
言三言義以欺庸人三再日
不知也臣謹以為編人士亦多
信一而情十受史建親多
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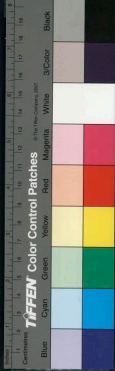
緣口北道年裕署中教書之人乘夜逃走徧城尋覓無踪迹分付今日城門不可早開四年十月十二日上諭八旗云若果讀書之人何不出仕乃在各處教書為業使所學果優亦必不能掩也且現在教書之人俱係毫無所能希圖餬口之輩必有借此營謀射利而妄為者爾等甚宜留心將伊遠之諸事防閑勿為所欺嘉慶十四年六月有戶部郎中劉洋家馮先生許告主人業刑部訊明定罪加枷號刑部大門前一月門客如郭如此儒生議論不能一要之當使自好者心知其意故就經生所未通榭祭類林所未

詳考為之正義

管子弟子職云先生施教
先生乃作先生乃坐先生乃食先生已食先生有命
先生欲作先生將息先生已息是也先生者韓愈外
傳云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問
道術之人冥於得失不知禮之所由既既乎其猶醉
也故世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賈子新書先
醒云世主怵怵如醉也而賢主昭然先悟譬猶俱醉
而獨先醒也是以先生為先醒意林風俗通云先生
當如醒學者譬之如醉言生俱醉獨有醒者是以先

先生釋義

釋名言古者稱師曰先生管子弟子職云先生施教
先生乃作先生乃坐先生乃食先生已食先生有命
先生欲作先生將息先生已息是也先生者韓愈外
傳云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問
道術之人冥於得失不知禮之所由既既乎其猶醉
也故世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賈子新書先
醒云世主怵怵如醉也而賢主昭然先悟譬猶俱醉
而獨先醒也是以先生為先醒意林風俗通云先生
當如醒學者譬之如醉言生俱醉獨有醒者是以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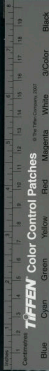
生為醒生也。師稱先生見於書者若弟子職又大戴禮五帝德云汝何以為先生難言之列子黃帝篇云神巫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墨子弟子稱墨子先生孟子弟子樂正子曰先生何為出此言是也先生亦為有齒齋者孟子謂宋牼曰先生之志則大矣趙岐注云學士年長者謂之先生齊景孟嘗君云三先生高誘注云先生長老先已以生者也曲禮先生鄭康成注云老人教學者急就章先生顏師古注云先生謂老成之人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荀子臣道篇

云者父而信可以為師法行篇云孔子曰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然則教誨老者之業故曰先生孔子先覺早歲弟子益進則屈原橘頌云年歲雖少可師長古人以先醒說先生也師之師曰老師史記云荀卿最為老師如仙徒稱郗鑒為老先生是也同為師儒則年長者為老先生漢書賈誼傳云諸老先生對誼年少言之或又推老師為太老先生何氏語林云唐元亨卒門人私謚曰太老先生是也老先生先生或肩止稱先稱生史記吳錯傳云學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傳又云鄧先注猶曰鄧先生也句



奴傳云其儒先萊駟曰先生也。二文漢書俱作生。
梅福傳云叔孫先非不忠。叔孫通傳云諸生善曰叔
孫生聖人。叔孫先、叔孫生、皆叔孫先生也。漢書高帝
紀云以魏地萬戶封生。注生猶言先生。貢禹傳元帝
九稱生。皆先生。賈誼傳云諸生於是以為能。即諸先
先生。漢書列傳三十六贊云桓寬曰聞汝南朱生言
宋祁曰生上當添先字。非矣。先生稱先稱生。弟子亦
稱生。後漢書延篤師稱篤延生。鄭康成師稱康成鄭
生。以博士稱先生。故有經業皆曰生。受經曰經生。入
學曰學生。在門曰門生。漢初九流待詔皆曰先生。衛

宏漢官儀云博士稱先生。以其九流中有學業。文帝
稱賈誼曰吾久不見賈生。武帝謂東方朔曰先生起
自貴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為紳先生。漢書路溫舒傳
云咸服先生。後漢書儒林傳云服儒衣稱先生。褚先
生續史記自署先生。以其官稱之也。先生亦父兄稱。
生徒有弟子名。故師同父兄稱。莊子讓玉篇列子妻
稱列子為先生。列女傳黔婁妻稱黔婁為先生。是夫
亦同父兄稱。以其在家為長也。術士亦稱先生。史
記蔡澤稱唐舉為先生。淮南人間訓宋人家有黑牛
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吉祥也。列子懷葛南史



吉士賜傳就江陵卜者免庄生計祿命是也莊子人
間世匠石弟子云先生不肯視是工匠亦稱先生道
士則從古以道術稱先生江淮異人錄盜稱鼎尊師
亦曰先生又秋先生則女鬼也今替者曰先生女替
則曰女先稱稱繁雜舊唐書職官志太常寺云養德
郊園聲寶明著謚曰先生梁元帝金丸樓子序自著
先生曰余於人世為不暇矣皇甫謐陶潛王通孟郊
胡瑗及程朱稱先生皆表異之宋史謝絳傳云秦言
近世不逞之徒託言術數以先生處士自名堯中短
褐內結權倖外走州邑此又因山人墨客之依託者

與夫猥雜之稱矜張之論皆不足道也



冠服有章采，惟喪則用白，所謂素無章彩也。三統尚白，自有章采，常服亦采，緣禮曰：白者孝子之有素心也。衰用粗麻色，近縑，縑白與元之間色也。元與神交之道也。故齊用元，梁陸法和知元帝將敗，著麤白布衫袴，布和巾。周禮特帥傳，則魏文帝喪，周文布帽，夫人及兒，喪白緇帽，緇者古之錫布者，言不染則本白色。周官保章氏五雲之物，注云：白則喪。疏云：此據陰陽書，是有天道焉。古屋美曰白屋，管子輕重丁云：表稱蘇之家，瑩白其門，高其閭，後世則貧家曰白屋，貴

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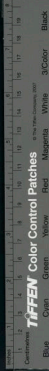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有喪則白屋續漢書禮儀志皇帝白布幕素衷漢書程方進傳云柱檻皆衣素注云柱屋柱檻軒前闌板丁儀妻寡婦賦云刷朱闕以白堊易元暉以素幃是純用素也宋書明帝紀云帝諱不祥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江謠誤犯之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南史周盤龍傳云咸買曰若不殺賊便為賊殺弱息不為世子便為孝子孝子則門加素堊世子則門施丹雘胡僧佑傳云僧佑謂其子曰可聞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今則懸布粘紙及席門席棚禮終則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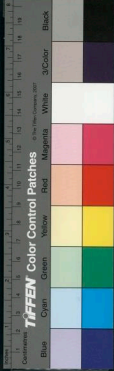
收養親戚

宋袁采世範收養親戚當慮後患一條云姑媯姊妹年老子孫不肖者不可收養恐身故之後不肖子孫妄稱其人因飢寒而死或稱有遺下囊篋之物須於生前令白之於衆嗜之於官稱身外無餘物則免他患此必有所盡而云然然家庭之事豈能盡以理處者靜齋至正雜記直筆四卷畧元閭里外史行素居士著益澤陽孔齊作專以示子孫所言家難由婦入惡悍放恣母待子如客女待女之子亦如客母偏縱女女亦偏縱其女母敗其家女又敗其夫家養女終



之即為人母自受之又自作之其不悟為可歎也

身反恨父母不念女似嫁非嫁似贅非贅又分田少
竊公堂資離間骨肉反誣其功家人終日皇皇神不
欲其祀其事豈待其子孫不肖者始有他患也又言
婦女不可出遊燕聚又言僧道不可入宅院又言江
湖術士說客不可使入門皆痛心疾首之言又論書
籍云近事禍福利病可為誠者以訓子弟勝於說古
事亦通言也其言女授母家顧氏家訓云婦人之性
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怨生虐婦則姊妹
擻行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為之諉曰落
索阿姑餐此其相報也夫婦皆人女女必為人婦久



君前臣名

君前臣名，父前子名，當通其意。君前臣名者，子在君前，亦當名其父，然是切要指陳，不得不名，非侃侃而談，故抑父以尊君也。左傳成十六年，樂書將中軍，其子樂鍼為公右，公陷於淖，樂書將載公，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鍼侃侃而談，可謂喪心病狂。書為逆臣，固當有此逆子。襄二十一年，樂盈出奔，辭於周行人，曰：「昔陪臣書，輸力王室，其子厲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棄書之力，而思厲之罪，臣戮餘也。」盈

2025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墨莊漫錄云、東坡先生知揚州、夢在山林間、猛虎來
噬、公方驚怖、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
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曰、鬼子乃敢爾、吾
本欲杖汝脊、州豈不知汝夜來街耶、道士駭惶而退、
此是蘇州聽明過人處、元史釋老傳云、張留孫留待
闕下、昭容聖順皇后得疾、召留孫祈禱、既而后夢有
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者、即所祀漢
祖、天師畫像、其事亦見道教碑、田穡得之、非如揚州
道士橫相干也、起勇公海蘭察徵時、以事赴京、成疾

夢感

述書勞乞憐常態、伉直無私、定其父之罪、而曰、釐也
釐也、則倫常之醜、至樂氏而極矣、又文十五年、宋華
榻未盟、公宴之、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
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豈敢辱君、請詠命於亞旅、耦
無故名督、而暴其惡、亦天地間戾氣所鍾、晉父以求
媚於君、仁明之主、所不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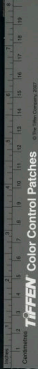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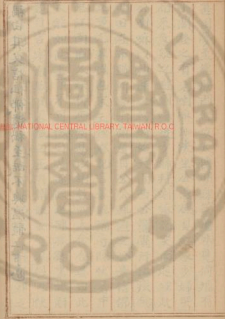
甚困夢至德勝門經故太傅明珠第墻外見倚墻有
小閣登之有老喇嘛跣趺坐公憑欄見紅衣少婦哭
而來意疑之避喇嘛後少婦拜喇嘛訖哭而起欲赴
公喇嘛以袖障之移時始笑而去公驚覺汗出疾愈
明日在市遇所夢喇嘛屢目公公與避之公素信佛
比爭尤不愧也宋王銍默記言晏臨淄守陳伏暑中
思江南盛冬烘柿李宗易以術致四大食合晏曰此
人能如此甚事不可做自是遂疎之陳振孫書錄解
題自言宰相城日不識白玉瓊謂妖妄之流何可使
及吾門近陽湖徐君星衡不肯供佛言其鄉鄭鄆之
禍由其父信仙佛遺禍至酷不與溫韞仁事也

跌



漢書陳涉傳云王侯將相豈有種乎淮南子地形訓
云聖人生庶人論衡云鳥無世風獸獸無種麒麟此
言人貴自立也韓非子亡微篇云種類不壽亦氣類
所感左傳云郭萋無松柏唐書來濟傳云龜兒兒作
類世男兒作匠將相豈有種哉蓋輕薄之詞左傳云明
德之後必有達人古世德也晉書王沈傳釋時論云
公門有公卿門有卿多世豐於貴族壽命不出剛庭
北齊和劼太尉韓公墓誌云雖將相無種而公卿有
門古門接子弟史記孟嘗君列傳云文聞將門必

門地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蘇州人稱朝奉，摘書者多笑之。按宋史職官志九云：朝奉郎員外，則朝奉即員外階。美望志稱富人為員外，言賜爵不在正員。古有賜復有賜爵，朝奉者賜爵階也。如玩球茶筵之觀雲上，從七品。茶筵之正九品，茶筵之座從九品。其民人相稱，為某地茶筵之座，亦古員外意。蘇州多唐宋舊族，方言未改，朝奉猶人，非外間所知。方回桐江某有村老呼予老朝奉者詩，是

宋時語證。

朝奉

有將相門必有朝田，叔列傳云：趙高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三國志：曹植傳，北史：李彪傳，俱引談曰：朝田有朝將，飛騰最貴耳。蔡云：飛凌閣建，康落命與術者推算，皆非貴久，凌不樂曰：雲作國象大事，蕃而無三五人，罕執侍從，如何戰功，此言門下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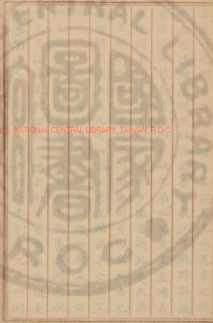
訪老隱

也、見曰此國、夢身、呂蒙瑞齋齋曰、又見河見夢之、
乎、又為騰、韓逆、結、吳姓、兄弟、香、香、載、記、孫、張、祚、與、飛、
垂、華、嬰、臣、趙、長、芳、結、為、吳、姓、兄弟、北、史、元、亮、遂、傳、云、
文、遠、謂、子、師、盧、思、道、曰、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天、弟、
之、力、朝、野、食、我、云、來、俊、臣、謂、周、興、曰、有、何、狀、勤、老、兄、
韓、愈、詩、云、雲、夫、老、兄、有、狂、氣、王、季、友、詩、云、予、公、大、笑、
向、予、說、小、弟、丹、青、能、滿、為、生、經、云、向、獵、師、索、鹿、肉、曰、
惟、兄、苑、肉、今、弟、得、食、報、以、獨、曰、此、人、為、善、哉、謂、我、以、
為、兄、其、詞、如、支、體、便、持、一、時、與、白、唐、易、詩、云、每、被、走、
元、偷、格、律、又、云、攜、將、小、蜜、去、報、得、老、劉、來、又、云、時、時、



你僕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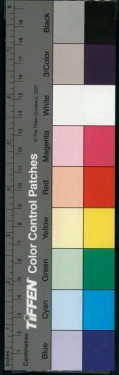
京師語稱你僕者若你無，直隸則通借為你老，你僕者即古言爾，詩云豈不爾思，畏子不敢爾，以親所愛則又親之，詩天保指君為爾，則尊之也，你僕者尊之親之，考言你則賤之矣，借們者借自之詞，借已也，借們則為人矣，詩我出我車，上我我般，王下我我將，帥惟予二人，謂我有與汝息，今我不察，則我昏君，書則我天子，儀禮禮記春秋傳，多稱吾子，士冠禮吾子注云，相親之詞也，借們即吾子矣，其猶爾為尊親者，書



房山石經山雲居寺有逸清第四年編經記碑稱東
史子婦司徒娘子服律氏女小娘子三寶奴京城憫
忠寺遼石函字有云玉錢一韓家小娘子施葢娘子
以插內主其間女則稱小娘子也全史海陵以第二
娘子文氏為貴妃第三娘子蕭氏為昭容兩子平來
錄云至元十三年正月甲申丞相並舉亭山丞相娘
子來到丞相曰你吃一盞酒大爭來子你回去者娘
子回程葢初譯時以娘子為一家尊稱云朝曆及相
沿遼金元皆承用之或笑其隳不知其託意至高也

女人稱謂當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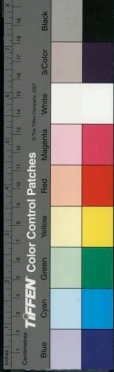
窮母之兄弟曰舅舅上稱亦曰舅父
史記齊世家之姊妹曰姊妹
之姊妹曰姨母史記齊世家之姊妹曰姊妹
婦稱夫曰兄弟姊妹曰姊妹曰姊妹
之附降就子親殺梁春秋齊陳也難言其妻則曰常
之母婦人亦多言兒父也
志人謂之曰姊妹曰姊妹曰姊妹
志人謂之曰姊妹曰姊妹曰姊妹
志人謂之曰姊妹曰姊妹曰姊妹



嫡母見宋書何承天傳北齊書思倬傳云陸令萱鞠
養後主後主謂之阿嫡又為尊矣非乳母之名
也釋藏頽字函隋譯善思童子經有嫡母宋敏求唐
大詒合二十五有贈嫡婆元氏潁川郡太夫人制

嫡母

嫡母見宋書何承天傳北齊書思倬傳云陸令萱鞠
養後主後主謂之阿嫡又為尊矣非乳母之名
也釋藏頽字函隋譯善思童子經有嫡母宋敏求唐
大詒合二十五有贈嫡婆元氏潁川郡太夫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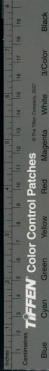
諱法舊事
諱自固有之。南朝有諱者。流涕而起。唐律名例三疏。疏云。彼父祖名常。不得任太常官。名卿不得任卿職。選司惟責三代官名。不得犯名冒蒙。若犯高祖名者。非職。則中疏。議云。父祖名。衛不得於諸衛任官。名安不得任長安縣。職名。軍不得作將軍。名卿不得居卿任。蓋家諱。惟責本身。非通行於人。唐語林云。唐人諱。及偏旁。李衡公諱吉。不受同衡錫。衡公語正起云。此言出。謝石家不立碑。又連載一條。衡公語正起云。此頭不可在去流內。則不受同錫。非為偏旁。同說。誣矣。

天監合二十五
志解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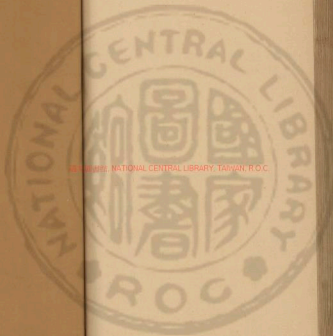
五代史唐明宗紀云天祚三年二月癸未殿工部尚書盧文紀時除于鄴為工部郎中文紀家諱業舊例僚屬名與長官諱同或改其姓而中書未議改文紀自請違敕鄴就位美遂州文紀言朕鄴選終請換爵鄴自經死故文紀脫亦偏旁字也宋王孫燕英貽謀錄云雍熙二年五月辛丑詔西外唐僚三代名諱止可行於己州縣長吏不得出家諱其官稱犯高曾祖父諱者不得冒居而飛瑞義賁耳集云趙文仲在楚州有趙偁新至文仲問其何來答言自來言碗飯方刊此文仲怒其及己名又及其父名立斬之蓋趙方

免趙范也趙家聞家諱必哭蓋是作偽余史白華傳云李述魯父往入京謁趙范愛姓名范用吉范怒其觸諱易其姓曰范其意豈足偏乎惟顏氏家訓記一條云揚都一士人講書而沈氏人不書姓又有諱友諱同諱清諱和一座百犯子姓字苦無聊蕭譽傳字如周有一條云有人訴第於如周疑為汝州官稱為汝州如周怒曰尔敢呼我名其人曰抵官官作汝州不知官名如周早知官名如周則不敢喚作汝州南史記一節云王攸子亮為晉陵太守晉陵令沈疇之犯亮諱亮故代之疇之違坐言曰未知明府諱若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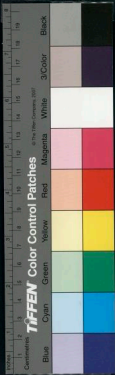


若無較尊旁犬獻，若犬旁無較尊，猶若有心慈，若無
心彼，乞告示，亮下林跪走，周恭奔東野語記，一事云
宣和中徐中知常州，一邑寧，苦前有王狀，申府，未報
申慈，責之邑，寧回，余申府，不報，當申監司，申戶部，申
臺，申省，中春，申去，直待，申報，方林，苦單，長，揖，還，此可
好噴，隨，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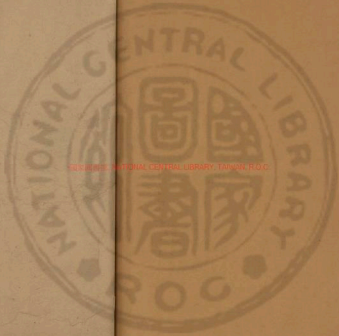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15.8.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癸巳存稿 第三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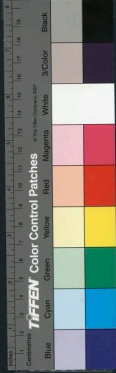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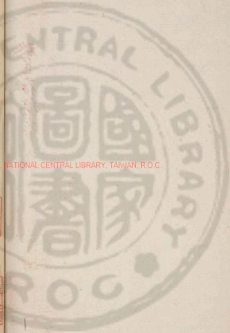


會通河水道記

元時自安山西南開渠引汶絕濟由壽張西又北徑
今東昌至臨清入衛為會通河凡二百五十里河渠
志云起須城安山西南而西北至臨清御河凡建廟
三十一明洪武時黃河決原武會通淤永樂九年尚
書宋禮用汶上縣老人名白英策於東平戴村築
石壩五里以遏汶水使全注於汶上縣西南之南旺
湖置分水口四分南行接洳及南清六分北行於元
渠之西鑿渠由汶上之袁口至沙灣入元渠達臨清
接衛又濬深河身則今會通河也汶水至南旺粵南

聖元

五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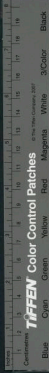
趙謙開柳林湖導之北行或言汶水七歸南三歸北
以地勢言也朱國威治河書云南旺湖全形北高南
下七歸南者地勢三歸北者開功湖在汶上縣西三
十里宋興梁山濼合周三百餘里明時環九十三里
環築堤計一萬五千六百餘丈山東通志漕河志同
則專指汶西湖而言之泉河史云南旺湖跨漕河東
西東湖則跨汶水南北在汶南曰蜀山湖在汶北曰
馬蹯湖圍百五十里明嘉靖二十年定立界石以防
侵地益種東自大晏橋三十里南至秦家舊耐又四
十六里西至孤柳樹又三十四里北至宏仁橋又四

十里東至大晏橋合百五十里通三湖言之居濟一
得云蜀山湖一名南旺東湖周六十五里百二十步
為地千八百九十餘頃山東通志則云周六十里運
河備考云馬蹯湖圍堤三千三百餘丈山東通志則
云五千九百六十三丈濟寧直隸州志云堤周六十
里所載今昔異制皆為水櫃湖有閘及斗門以泄水
州志云南旺湖西南有芒生湖泄水入牛頭河是
也自南旺分水口五里至北十里湖為下閘其南十
里柳林湖為上閘自北十里閘二十七里至袁口閘
又西十八里至東平州安山閘開河西舊有湖周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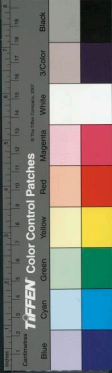
十五里有關曰堤口六明永樂時創之為水櫃時
黃河北流未絕湖受河水以濟會通東平州西十里
有安民亭遺址水經注濟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
民山經云汶水從東北來注之今湖中似蛇溝闡址
故濟所道或曰溝即汶注長立陂溝也順治七年湖
以黃河漫溢雍正三年內閣學士何國榮議復之十
一年巡撫岳濬以水無來源又測湖地早於會通河
地非甚泛溢不能放水入運又沙底善漏水請停乾
隆十四年定例整葺科又自安山關里北三十里至
戴家廟關東岸有關泄漲及西岸堰水坡即水經注

流也自戴家廟關北四十五里徑奇張之沙灣東阿
之張秋故陽穀之荆門上關自堰水北至張秋西岸
有大清河上游之西派統為北清河其趙王河上為
濰河賈魯河曾魯河由侯封黃陵因徑祥符地歷曹
縣濮州鄆城汶上壽張陽穀地復至壽張沙灣之積
水關入會通河沙河上為清河瓠子河魏河魏河由
開州徑濮州范縣壽張東阿地復由沙灣大壩折而
北入引河由道人橋至引河口入會通河則東阿縣
地也東岸有三空橋及八里廟之滾水壩及五空橋
河西岸兩派水東會東平戴村北之汶水旁派為大



清河東北徑東阿平陰肥城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青城惠民蒲臺濱州地至利津杜蠡口入海按古濟瀆今定陶至歷城之水遷徙不逮其故道皆是水經注引玉莽時濟流絕阻言蒙澤一處非謂濟水都亡也杜佑通典橫謂濟水非濟言地理有酷信之羅泌路史餘論乃謂歷城之泉是濟千里所發則濼口以上皆非濟水于欽齊乘以地高下計之證濼泉非濟其誇通矣濟通會通至華不注迤東北則禹貢雒水所謂貫濼水蒗渠其自濟陽以下又隨宋時決河東北去此古今渠之異雒指亦未能詳也沙灣東岸

有柱劍臺曹家單薄葦河頭為歷年黃河決流所經尋覓碑蹟所記立臺植表聯索貫舟負薪囊土沈石壓塼費留懸人既則黃流上斷清汶東流張秋以北車徒接於故瀆糧艘在陸舟子步塿即又閉閘築塼修堤置墩工畢果成著詩金石祝李考文俱成典故張秋西接濮范金隄南得勢若長虹漢文帝十二年建始四年梁龍德三年晉開運元年周顯德五年宋景德元年嘉祐五年熙寧十年皆有河水流汎金明昌五年河瀆改移皆在安山之北明正統十三年河決潰沙灣景泰六年徐有貞築金隄即此也其東北



故潰者亦未能絕。明宏治八年，劉大夏築斷黃陵岡，後上下決流，若金龍口、古黃池之潰，會通病馬。蓋秋沙灣、古魚河、濟二潰，自黃陵岡之設，百四十年至崇禎七年，而張秋始決。劉公之澤遠矣。自荆門上關北七十一里，至聊城，通濟湖，城東南龍灣，兩岸深河，由南進水湖，及永通湖，涵洞入深河者，上游自朝城、陽穀，又西北越莘隸界，復由陽穀至聊城，出會通之東岸，二空橋、一空橋，為清河、鳴犢河、土河、徒駭河，北至博平，經高唐、禹城、齊河、臨邑、濟陽、商河，惠民、濱州，以至雷化、大洋堡口入海。山東通志：龍灣有三空橋。

魚山，即漢孝武宣房歌所謂吾山平者。惟張秋之名未顯。山東通志、河防志云：宋史、河渠志、周顯德五年，命宰相李穀治張秋決河。張秋名始見此。冊府元龜云：顯德元年十一月戊戌，命宰相李穀治河。二年三月壬午，穀回見，詳史亦在元年。時河決自楊劉至博州，或穀駐張秋，張秋元時名景德鎮，置都水分監。明宏治七年，賜名安平鎮沙灣，南去鎮城十里。其上游黃陵岡，河防穀潰，衝曹濮，宋金河決陽武，復由濟河分派入淮海，十里之間，浩淼矣。元至元時，會通河成，黃河大勢南趨，而賈魯、甄子及荷澤水之行於濟。



四空橋今已湮不復修其五空橋則分流入大清河者今亦湮高賁維指云深為周漢黃河所占漢志一出東武陽一出高唐據漢成帝後言之水經注之深則西漢末至北魏之深川今深過會通而易名以非古蹟也自通濟開西北五十里至堂邑博平二縣之上橋開其魏濟兩岸中開口及元谷涵洞納馬賴河水馬賴無水源其渠自元成朝城羊縣冠縣地至堂邑出會通東岸之減水開源水壩始有水徑博平清平高唐夏津恩縣平原陵縣德州德平樂陵慶雲地至海豐月河口入海龍灣則東漢以後水經之大河

所經稍南則唐至宋初大河所經元和郡縣志大河在聊城南四十三里是也魏濟則定玉至東漢初大河所經以今高唐有古靈跡鳴犢口知之漢書溝洫志引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蓋禹迹初改春秋宣公七年衛孫良夫盟於魯當此年也又為宋六塔二股河之東股其後又出今張秋明宏治時始絕流其北股入永濟渠則衛河亦宋黃河也人為古屯氏河其深河為類徒駭皆非高名朝城之深窪水聚流於音故渠耳徒駭為土河音轉為類則水經注為高賁雅指云唐為類河出澶州清豐界東北流至平原合



清漳至臨漳縣合流明會典云漳水一自臨漳北註
運別則纂卷十一衛河考同之至館陶入衛至臨清
注北流乃注水州漳水對流也至館陶入衛至臨清
納汶由清河夏津武城故城恩縣德州景州吳橋東
光交河南皮滄州青縣納滄沱河由靜海至天津三
岔口東入於海程較自岔口北轉白河達順天通州
自分水口至板閘今為水程三百二十三里北流水
改六分嘉慶丁巳秋自汶上汎舟至臨清檢書記之
時九月七日也明徐有貞治河書云南旺湖測與濟
寧太白樓岑齋南旺至臺兒莊地降百十六尺全河
備考云安山北至臨清地降下九十八其自分水口

萬馬河即此河是也水經注亦有馬頰水則令東河
之馬頰口道也自上橋閘西北七十五里至臨清甄
開又二里至板閘博平北為清平地清平北即臨清
其名由清河清河者衛河也初元會通出臨清陡峻
數壞舟明宏治時向昂於甄開南置板閘劉大夏成
之出閘為衛河衛出輝縣百泉註新鄉沒縣淇縣滄
縣滑縣滄陰四黃火名元城館陶一名清河從清漳
名也又曰御河隋涇遼道也又曰永濟渠衛納小丹
出河四并河口共計四入入衛小丹自石涇湯洪
年則合流穆武夏去至館陶合河入衛入衛涇湯洪
至館陶合漳漳出於牙曰濁漳出平定州石涇者曰



南行者改分水四分出柳林關徑嘉祥東又東南徑
馬場湖西鉅野東又東南徑濟寧西納泇水泗水又
東南徑魚台東北獨山湖西昭陽湖東又東南徑沛
縣東北又東南徑滕縣南其河跨湖南曰昭陽曰南
陽曰微山北曰獨山竇一湖也微山湖西北承南旺
馬場昭陽南陽之水北承獨山之水又納趙王河牛
頭河卞水以濟江南運河又東南徑嶧縣中歷八閘
又東南徑邳州跨西納沂水其北曰駱馬湖又東南
徑宿遷北納泗水又東南徑桃源北又東南徑清河
沿北楊家莊至河口入黃河初運河於徐沛東張莊

入黃河然去清江浦逆口遠運船歷黃河險二百里
康熙二十七年就黃河之北岸開中河漸移而東南
曰仲家莊口入對岸清口行黃河止七里四十二年
以仲家莊口扶駱馬湖諸水逼黃河南倚居清口上
游思病清口乃改而東南為楊家莊口與清口相直



高姓所居嘉靖時總河曾鈞奏猶謂增高家長隄而於下解新莊開至萬曆時總河潘季馴西河議引府志則謂之高加堆志注云高加者為獲運過井邑宜加高而名之蓋益加而益高耳是萬曆以前土人謬說也加高非長策史志備止作高家堰是也洪澤湖於古為淮浦縣後漸圯為洪澤鎮為淮水所蝕浸注成湖遂合萬家湖泥墩湖富陵湖並為一湖而昔之淮浦富陵兩縣泗州一州總為大澤不得不以堰為重堰起東北武家墩而南經大小湖至阜寧其時高良湖大湖口多決萬曆三年高家堰決六十里七年

補築成十九年易以石工迤七十二溪之水留口門一僅數丈二十三年高家堰又決兼決高良湖時飛企程請無修高家堰而於堰南五十里開周家橋注草子湖一由倉家灣入芒橋河注一由子嬰溝入廣洋湖注海於堰北十五里開武家墩注永濟河而由靈灣開出涇河入射陽湖注海議不全行二十四年築高家堰成建武家墩高良湖周家橋石閘泄水入海其支流入江

圖朝康熙十五年黃河入洪澤湖而高家堰決三十回處十六年以次塞之二十三年靳輔以為河成則



淮漲因以病運病下河因請建黃河南岸之碭山毛城鋪徐州王家山十八里屯睢寧峰山龍虎山等處減水閘壩凡其因山根岡址鑿為天然閘者七由睢溪口靈芝孟山等湖入洪澤湖蓋以清口淮不敵河因於上游減河流入淮以助淮則清口河淮平又以上游河多決溢不能制故為此權宜之法而淮之洪澤不能不溢也二十五年修築高家壩段工萬五千六百餘丈為淮之東南岸南起泗州老子山迤東北百五十餘里至清口其北岸設柳壩入於壩立三壩其岡極高地就為天然壩以樓堰壩成淮出碭山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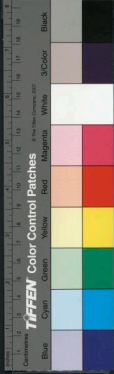
口外立轉水墩分水七分出清口三分為回溜東南入運外有汶黃堤以禦黃後又添築黃隄乾隆十六年拆轉水墩湖北立東清壩河南添築黃壩於壩之三壩增二壩為仁義禮智信五壩立水誌八尺五寸為啟閉補固橋壩後水誌高一丈八尺八寸後高二丈嘉慶九年移築黃壩於北退東清壩於南修復毛城鋪以下減閘又開虎山腰減黃入淮中間十年義壩壞十一年十七年禮壩智壩壞仁壩義壩亦壞改仁義禮三壩於蔣家壩南以次稱南皆開引河入蔣家壩河出甯應湖二十三年東清築黃各增一



壩為重門，道光四年高家堰決，復修之，十二年改信壩於九堡，下夏家橋。

泰山

史記正義引道書福地記，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漢官儀云，泰山高四十里，郭璞云，泰山高四十八里，三百步，泰山道里記云，明飛五典度量，泰山節次平水計之高七百三十六步六分八釐，為三百六十八丈三尺四寸，小滄浪筆談云，以測望置筭，比城中試院地，高四百七十七丈九寸又三十一分一。



封禁山說

陝西封禁山，為終南裏山，綿亘八百餘里，地界岐山、鳳翔、郿、武功、藍田、鄠、咸寧、長安、藍田、九縣，分段管理，謂之老林，向例封禁，其中子午谷一道亦封禁，乾隆四十年間，以金川軍叛，開此道，設驛為通，嘉慶四年十月，議開山內地，斫伐老林，墾田設營，五年四月，於五郡廢地方，立寧民鎮，設總兵，置墩汛，老林量漸斫伐，地畝撥給流民，其幽仄險峻人迹罕到之區，查明封禁，江西之封禁山，則宋時由今鉛山分水關置驛入今崇安，由今廣豐柘陽關置驛入今浦城，其崇



安鉛山之東浦城廣豐之西空棄銅塘山等險阻地數百里曰封禁山。明正統時處州賊葉宗樞據之。承豐知縣追捕過宮。總兵戚繼光討平之。遂禁治設隘置汛。成其地曰銅塘曰張灣隘曰銀林隘。萬曆時議開治。守土者奏止之。順治初山賊楊文竄入山。盜民請采木植於風景山。十年江西巡撫蔡士英查風景山亦書作封景山。乃封禁山。奏請復加封禁。康熙五十九年搜查山中並無藏匪。雍正三年江西巡撫奏封禁山事宜得

知八

諭旨云當開則不得因循當禁則不宜依違但不存貪功圖利之心實為地方興利除弊何事不可為也。今封禁地漸編劑戶部例封禁者銅塘山中摩星地畝及浙江象山縣大小南田樊峽鵝鵝頭大佛頭大月嶼荈魚山等處荒田象山今設石浦同知為廳而湖永明縣塘下源等處山場以民強爭墾封禁蓋封禁地由外墾入內則不慮藏姦而村本地故民得其利。梁書顧憲之傳云時於宣城臨城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樵采憲之固陳不可即命無禁此今宣城涇石埭地富庶文秀地當就近人者以



北海
初以中國不見北海祭北海神於濟源，康熙二十五年改望祭於吉林，混同江邊，乾隆四十三年改於山海關。

次望之則有利無弊，往章其明證也。



在前代為朵顏衛地
永未時棄之者也

熱河

睿親王於順治四年七月丁卯奉

駕出獨石口

月乙未還京

十一月王繼子邊外十二月王薨遂停止築城事

聖祖御製

孝陵聖德神功碑言停止邊外城工指熱河事也

康熙十六年駐蹕和爾和克必喇及喀喇河屯在今灤

平縣北今

山莊西南三十五里後屢在圍場喀喇沁翁牛特巴



京城往遠由六盤鎮
後乃改由常山峪

林克什克騰計牧地上供均得獎賞四十二年建
避暑山莊五十二年築城雍正十一年置承德州乾
隆五年設熱河道七年罷州改廳移治喀喇河屯四
十三年置承德府以喀喇河屯廳為平泉州塔子溝廳為
以四旗廳為豐寧縣八溝廳為平泉州塔子溝廳為
建昌縣烏蘭哈達廳為赤峰縣三座塔廳為朝陽縣
五縣一州仍舊聽時同知通判銜為知州知縣屬於
有設副都統嘉慶十五年設都統增四廳理事司員
則平泉朝陽建昌赤峰地也道光八年承德仿照鎮
迪道例事務俱歸都統

書明洪武四年進士題名錄後

明洪武四年進士題名錄三甲一百二十八人寫本即
按圖雜記中所言及見者謂此榜無一五經入蓋菽
園本最佳此科會試錄宋濂序云京畿鄉試中式者
七十二人未及貢南宮上求治切皆採用之是洪武
三年直隸鄉貢獨免會試即授官而沈德符野獲編
是科有高麗人湖廣一省無中式者湖廣誠無之其
不言直隸則沈本中有直隸或知明詩綜吳伯宗下
載靜志居詩話云嘗購得是科會試錄高麗一人直
隸止二人蓋沈與朱兩家所得該錄皆洪武六年以



後轉寫失真者沈朱皆未是正之所謂高麗人乃三甲
金壽治春秋字仲恬而此今三甲王謹鄭州人下
云寓靖江府三甲秦亨貫下空四格下云府亳州民
籍治詩經授登州府黃縣丞其洗去四字應是河南
開封四字後人以鹿係直隸鳳陽疑之也洪武初亳
州屬河南開封五年改亳縣屬河南開封府歸德州
六年改屬直隸中府潁州宏治九年復升亳州屬
直隸鳳陽府然則亳州於洪武四年實屬河南開封
府是年直隸實無人也

長沙安化實屬新化

宋史梅山尚傳云熙寧五年滿夙蔡煜喬執中章惇
等拔其地東起寧鄉縣司徒嶺西抵邵陽白沙寨北
界益陽四里河南止湘鄉佛子嶺蔡武陵城關峽城
置新化縣今按其地惟西北為新化東南北則皆安
化地也檢宋志澧州安化注云熙寧六年置實屬府
新化注云熙寧五年改復梅山以其地置縣蓋五年
置新化屬邵州六年分新化東置安化屬潭州宋史
毛漸鴻云漸知寧鄉縣條利害工使者遂建新化安
化二縣漸用是得著作佐郎知安化縣是立新化由



章悖分五安化由毛漸也湖廣通志皆不詳新修湖
南通志於建置沿革原熙四十三年以草邊紅苗地
立乾州廳鳳凰廳雍正八年以六里紅苗地立永綏
廳嘉慶二十一年立晃州廳皆不詳

臺灣

高宗純皇帝御製文三條平定臺灣告成熱河
文廟碑文瀛壖外部開嶠南區厥名臺灣占不入圖
神禹所略夏步所無本非扼要棄之海隅朱明之世
始聞中國紅毛初據鄭氏旋得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臺灣在澎湖島外水路距漳
泉約兩日夜其地廣衍膏腴可比一大縣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泉州府澎湖云萬曆二十年
倭寇犯朝鮮哨者言將侵雞籠淡水雞籠審通澎湖
於是澎湖設成澎湖由西嶼入三十里曰娘媽嶼可



泊舟有甌城天啟二年紅夷求澎湖互市總兵俞咨
臬因聞移紅夷於北港而於澎湖聽澳增築城守議
者謂北港失則澎湖漳泉皆可憂北港在澎湖南亦
謂之臺灣天啟以後皆為紅夷所據

理索難罷至福州五虎門五更至泉州金門七更
至潮州南澳亦云七更至臺灣回更

黃宗敷行朝錄臺灣者海中荒島也崇禎間鄭芝龍
招飢民數萬莖至臺灣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
於倉開雙秋成所獲倍於中土紅毛奪其地築臺灣
雞籠淡水三城又土城數十

余文儀臺灣府志云蔡世遠送黃待御巡按臺灣序
臺灣居海外在南紀之曲東倚層巒西界漳州海南
直勢之東海北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地連河沙磯小
琉球周袤三千餘里孤嶼環流土壤沃衍禾稻不糞
而長物產繁游果樹蠶蛤流黃水藤糖蔗靡不充餘
固東南之大聚落也自鷺門金門迤邐以達澎湖可
六百餘里又東則至臺之鹿耳門旁夾以七鯤身北
縱尾水淺沙膠紆折難行明嘉靖末海寇林道乾據
之道乾復類思齊引倭人屯聚鄭芝龍附之未久而
荷蘭鴉倭奪之鄭氏破荷蘭為巢穴傳三世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崇禎元年鄭芝龍注云閩素有紅夷之患紅毛夷即荷蘭國明史謂之和蘭在西南海中地近佛郎機其人深目長鼻髮眉鬚皆赤故又曰紅毛夷

皇清職貢圖云噶喇巴本水哇故土為荷蘭所并皇朝通考四裔考云噶喇巴在南海中距福建廈門為水程二百八十里計一萬六千八百里本水哇故地巫來由徑也後屬荷蘭而高考荷蘭傳臣等謹察云荷蘭雖占噶喇巴而荷蘭之名久通朝貢故仍其故號以著

聖化之遠云

皇清職貢圖云荷蘭國又名紅毛番地近佛郎機明萬歷間嘗駕大艦泊香山澳求貢市不果已而入閩據澎湖侵臺灣地

國朝順治十年始由粵通貢康熙初助大兵征臺有功嗣後貢而不絕其貢道改由福建

四裔考云荷蘭俗稱紅毛番亦曰紅夷在西北海中其西北與佛郎機接去中國水程五萬餘里俗奉天主教與英吉利同明萬曆中侵呂宋泊香山澳入澎湖據臺灣時



本朝天命初年也。天命三年荷蘭與噶喇巴合將據
澎湖求貢市。明發兵擊敗之。崇德二年復為明將鄭
芝龍所破。餘眾猶據臺灣。

謹乘澳門紀畧。荷蘭人深日長髮。眉鬚皆赤。足
長尺二寸。頭偉非常。然不善戰。所惟博巨舟大礮
。今又析其名曰英吉利曰烏白達。而此云與英吉
利同。蓋指居噶喇巴者言之。英吉利亦作英圭黎
。本荷蘭屬國也。今倭占荷蘭地。
臺海使程錄云。前明紅毛人化中土。肆行焚劫。又復
勾引劉香先。首尾衝突。海濱騷動。

春明夢餘錄云。海濱之民。至臺灣與紅毛番為市。紅
毛業據之。以為窟穴。自臺灣兩日夜。可至漳泉內港。
則永樂間先後招徠。至紅毛番。其夷名咬噶。已與佛
郎機爭利不相得。一心通市。遂據臺灣。

高拱乾臺灣府志云。紅毛即荷蘭。一日紅夷。一日波
斯胡。在臺灣。西善質殖無遠不至。昔連風至臺。則
以牛皮之說。錫佔其地。築城互市。管束其民。

謹案。此謂荷蘭。從日本得臺灣也。日本稅地與之。
而其人皆從天主教。遂失臺灣。又肆劫海中安南。
等國。屢受其害。故諸國皆惡天主教。澳門紀畧云。



不與西洋通商其囑羅已馬頭擊十字架於路口
武士露刃夾路立商其國者必踐十字路入舌則
加刃又掘耶穌石像於城關以踐踏之杭州府志
載雍正九年總督李衛毀武林天主堂改建天后
宮碑云天主教之設心殆有在一見其技於噶爾
巴矣再見其技於呂宋矣又載肆其技於日本矣
日奔於海口收港登陸之處鑄銅為天主跪像抵
其國不踰天主像者罪至不赦二又忤稱天主像
石銅雖異要之跪像則一也天主竟不能為禍至
安而見西洋船即以札船及駁割之蓋德澤泥噶

刺巴臺灣之已事也

小屋外紀云荷蘭時於臺灣南北二路設牛頭司牧
放生思千百成社荷蘭社開外營今社以耕以饒
高拱乾志云臺灣東北有暗澳昔年紅毛泊舟其地
無晝夜留二百人居此留一歲之糧次年復至地如
長夜留番皆死取火索之石上留字云至秋即昏黑
蓋一年一晝夜云

謹案一年一晝夜以赤道經緯求之其地必不在
臺灣天主教人慣學捕風捉影之談不以為愧故
亦著之以上為荷蘭據臺灣事以下輯鄭氏據臺



灣事

四裔考云順治九年荷蘭通事何斌通夷賊說鄭成功以水師從鹿耳門入與荷蘭相持久荷蘭戰屢敗棄臺灣走順治十三年八月入貢

賜穀瑜曰惟爾荷蘭國墨投為亞甲必丹物馬級極僻在西陲海洋險遠度修職貢朕甚嘉之

赤莖華族云荷蘭國最稱富饒乃過風至臺假地於倭虎視盤踞大有深心遠何斌引鄭成功襲臺荷蘭力戰不克而歸

余文侯志引臺灣志暮云鄭成功所犯之處每至海

水為之暴長順治辛丑攻臺灣紅毛先望見一人冠帶騎鯨入鹿耳門既而成功舟由是港避

幸存錄云臺灣城亂石壘高數丈用火礮之堅不受砲鄭氏於城外高山峯其水源紅夷乞降

黃宗義行朝錄云鄭成功攻臺灣臺民導之曰城外山水繞城濠貫城內城內無井塞其水源必用成功從之紅夷乞降

香祖筆記云成功入臺灣荷蘭戰不利退保安平鎮城其首踣一王以死拒之成功環山列營困之荷蘭以舟師戰成功焚之乃遁



逆臣鄭芝龍僞康熙十八年成功勢日熾乃覬取臺灣以自保臺灣舊為荷蘭紅毛所有芝龍與顏思齊為盜時屯於此後仍歸荷蘭至是成功亦抵鹿耳門阻風濤不得入潮驟長文餘遂登岸荷蘭拒之成功給曰此地我先人故物珍寶給爾載歸地仍還我荷蘭引去成功入壩之

赤嵌筆談云荷蘭為鄭成功所敗地大震鄭克塽之滅地亦震朱一貴於辛丑作亂庚子地震

余文儀志云順治十八年夏五月鹿耳門水漲文餘先是鹿耳門水淺僅容小艇出入是月水忽漲成功

因之大小戰艦並進忽據臺灣荷蘭敗去

余文儀志引三藩紀事云順治十八年三月鄭成功泊澎湖次鹿耳門紅夷大驚成功引兵登陸克赤嵌城十二月圍五城不下成功使人告之曰此地為先人故物今我所欲得者地耳餘悉以歸爾荷蘭乃降康熙元年成功卒二年官軍始首領鄭經時令發回天子銳意南征遣人約紅夷各兵攻搗大兵既入兩島之賊爛焉今蘇州兵船查各關船主嚴禁渡索西嶼謂金門廈門平八會之十以甘薯為杜臻粵閩巡視紀畧云鄭成功據臺灣號東寧國後



成功死其妻董氏復立其子錦
揚捷平閩北云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奉到大
將軍康親王令諭準兵部清寧咨開該議政王謙覆
福建巡撫吳興祚其題前事據稱荷蘭國馬珍西氏
稟稱夾板船到閩隨即貿易如有順風即令發回又
稟必得覓一空閒之地蓋房居住除奉禁貨物之外
其餘聽憑貿易並請給與執照等語臣查該國向來
教如有用本國之處於何年用差違何事亦應請
教內注明等語大將軍康親王曾在地方定議具題
可也

謹案荷蘭助政二島是挾臺灣之仇康熙十七年
即請於閩免空閒地蓋房居住其機心見矣以上
主為鄭氏據臺灣事以下輯入版圖事
皇朝通考澳地考云福建臺灣府在省治東南之大
海中東西距省百餘五里南北距二千八百四十五
里自古荒服之地不通中國名曰東蕃明天啟初日
本國人屯聚於此鄭芝龍附之其後為紅毛荷蘭夷
人所據
本朝順治十七年鄭芝龍子成功寇江南兵敗退至
臺地逆荷蘭夷居之偽置承天府後至其孫克塽於



康熙二十二年討平之置臺灣府
逆臣鄭芝龍降康熙二十一年施琅言不破澎湖臺
灣新無取理請先取澎湖二十二年六月澎湖降七
月臺灣降
杜綠粵閩巡視紀略云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我
師至澎湖泊舟十二日潮不至禁大霧襲之吹驟涌
四尺我師遂入
王士正池北偶談云康熙二十二年臺灣平設府一
曰臺灣府縣三曰臺灣曰鳳山曰諸羅又設總兵官
分巡廈門道各一員駐馬幅員之廣古未有也

王士正香祖筆記云臺灣古荒服在福建東南大海
中西鄰洋南鄰粵北與閩安相直其水道東連日本
南通琉球暹羅呂宋荷蘭諸國康熙癸亥設臺灣府
李嗣元尾簾叢談云康熙壬戌鄭氏遣偽官陳廷輝
往淡水雜籠采金一老者曰昔日本居臺來取金紅
毛奪之紅毛來取鄭氏奪之今又來取必易姓矣明
年癸亥我師入臺灣
高拱乾志云臺灣先時琉球日本紅毛相繼竊據鄭
氏踵之為閩廣江浙邊患自入版圖以來山不伏莽
海不揚波皆臺灣捍禦之力焉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

諭武殿試諸卷官日度臺灣不無可慮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六日

聖祖仁皇帝聖訓康熙五十五年十月辛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訪聞海外有呂宋噶囉巴兩處地方噶囉巴乃紅毛國預船之所呂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處賊匪盜賊甚多內地之民希圖獲利往往於船土載來帶處_去並賣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處之人不可不豫為措置也

其探察紅毛請荷蘭南洋謂佛而機噶囉巴在臺灣

西二百九十里更呂宋在臺灣東南由沙馬磯指
冀方經謝龍山大小覆金山水程五十八更其地
俱二國雜治之

又十月壬子

外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海內有呂宋噶囉巴等處常
留漢人自明以來有之此即海賊之藪也在東洋可
便貿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當當知紅毛等船今
其自來耳且出南洋必從海壇經過此處截留不致
宜能飛渡乎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
其累此朕逆料之意



據東南洋開闢隨時此不備載海壇今有總兵官
海壇鎮在今福州長樂其北為閩縣五虎門南為
泉州惠安之崇武港南為同安金門鎮又西為廈
門鎮又西南為湖州龍平之南澳鎮又西南為惠
州海豐之碣石鎮
施琅靖海紀陳臺灣棄留利病疏云臺灣北連吳會
南接粵嶠迤邐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迴乃江浙
閩粵回省之左鍵隔澎湖一大洋水道三更則澎湖
水澎標於金門所出汛至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
臺灣一地原屬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也然其時

中國之民得至生息於其間者已十萬人矣故鄭芝
龍為海寇時倚為巢穴以崇禎元年芝龍就檄將此
地稅與紅毛為互市之所紅毛遂聯絡土番招納內
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國漸作邊患至順治十八年鄭
成功破走之今退伺於噶羅巴無時不在涎貪時思
棄隙以圖一為紅毛所有其夾板船無敵於海外更
得地數千里其性狡黠所列之處善為蠱惑沿邊諸
省新難晏然今既隸版圖宜設兵以守
齊名南水道提綱云臺灣居海中此自難籠城沿
海而西至淡水城有水口五又西南經南墩竹塹中



澳門紀略跋

嘉慶壬戌春始讀澳門紀略愛其奇偉甲子冬張徵君炯以重刊本見貽告嘗伏讀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五年十月辛亥
聖訓云朕訪聞海外有呂宋噶囉巴兩處地方噶囉巴乃紅毛泊船之所呂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處歲
區盜賊甚多壬子
聖訓云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
此朕逆料之言伏惟思患豫防
聖人善教自俄羅斯西南若荷蘭若紅毛英吉利若

港後龍吞龍五社有水口十四又南至諸羅有水口
十六又南至府治西有水口八又南來至鳳山脊水
口二南至沙馬磯羊餘里西北為鹿耳門西為安平
鎮大港西北隔海為澎湖臺灣西北至澎湖二百里
澎湖西北至廈門三百餘里



字若遠或共用意甚深既錄得官書四篇考又讀高拱乾及余文徵臺灣府志陳倫炯海國聞見錄及此澳門紀略而深惡意大里亞及荷蘭荷蘭既并淨泥噶囉巴又與佛朗機分瓜哇美洛居又與意大里亞分地滿其無延臺灣靖海紀已昌言之其屢窺澳門有迹而又畏意大里亞過其前佛朗機躡其後已見於乾隆八年及十年之師前同知印君光任張君汝霖所以籌畫之者甚詳推其事散見非深思者不能得其條理也荷蘭夾板船此書言有商船及船二種其製尤倚高拱乾臺灣府志述廣南丸船破夾板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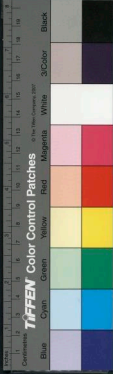
佛朗機若大呂宋若意大里亞皆工器械驚利耐遠賈若海而東而南用越國郵遞法占地開墾置奴踐成兵初海外臺灣荷蘭日本五爭卒入郎蘇版圖澳門則佛朗機意大里亞荷蘭先後窺伺而意大里亞於明萬歷九年入居於澳二十九年荷蘭薄澳崇禎十年又薄廣州荷蘭待巨礮大舶意大里亞傷其礮製破之今澳中十月夷人懼甚連紅毛與西藏運牛魔玉同蓋以爭所居地深恐而實畏之皆掌故也海疆之起必有窩綫呂宋實佛朗機噶囉巴實荷蘭又安南廣南向亦番蓋自辰滅亡此數國者遠隔重洋



式嘗錄出之與四裔考廣南傳合此書及明史言佛
朝機取呂宋以牛皮悉之而志言荷蘭取臺灣亦然
荷蘭之據臺也切養益後敗於益凡海上非益使
外夷即外夷使益此可詳為不知不可竟不知也荷
蘭之屬為浮泥為噶囉巴為瓜哇為英吉利為瑞為
魏佛朗機之據澳也秦釋教後改奉天主教不十年
澳門遂為意大利所佔此二事最可寶貴而今英
吉利日強西并米里幹東并望買打拉者阿英俄滿
答拉沙明雅密俄里庚祈寧芬孤蘆蕩柔佛又東南
越海并俺門倘伴海中占地多於荷蘭荷蘭今亦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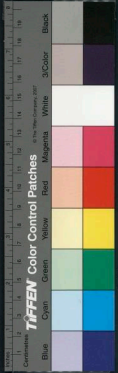
奉天主教意大里亞久假澳門順治時乃遂置兩王
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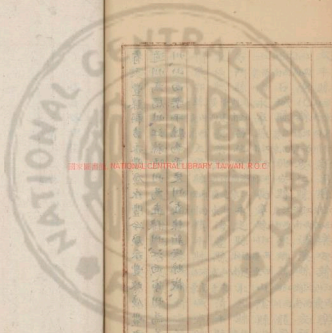
今天子明聖撫外夷有道不逾以澳門為天文生客
館耳且事久難驟更以西洋之互為窺伺知此書必
不可廢微君為同知張君令子諭世知大體同書其
大安而歸之嘗與微君言澳門南有十字門二重其
真為天主教窟穴乎抑澳門終如臺灣為民居設重
鎮西洋人船行避十字乎久之必有定也嘉慶丙寅
冬十一月



太平縣	<small>安徽</small>	新昌縣	<small>江西</small>	樂安縣	<small>江西</small>	樂平縣	<small>江西</small>
石城縣	<small>江西</small>	安仁縣	<small>江西</small>	瀘溪縣	<small>江西</small>	安福縣	<small>江西</small>
永寧縣	<small>江西</small>	長寧縣	<small>江西</small>	東鄉縣	<small>江西</small>	龍泉縣	<small>江西</small>
石門縣	<small>江西</small>	永化縣	<small>江西</small>	永定縣	<small>福建</small>	永安縣	<small>福建</small>
永福縣	<small>福建</small>	長樂縣	<small>福建</small>	海豐縣	<small>廣東</small>	清平縣	<small>廣東</small>
貴寧縣	<small>山西</small>	文海縣	<small>山西</small>	平陸縣	<small>山西</small>	成寧縣	<small>山西</small>
陝西		會同縣	<small>湖南</small>	寧遠縣	<small>湖南</small>	寧遠縣	<small>湖南</small>
西川		安化縣	<small>湖南</small>	安化縣	<small>湖南</small>	石梁縣	<small>湖南</small>
廣東		安化縣	<small>湖南</small>	安化縣	<small>湖南</small>	石梁縣	<small>湖南</small>
廣東		安化縣	<small>湖南</small>	安化縣	<small>湖南</small>	石梁縣	<small>湖南</small>

有永豐縣稱吉永豐廣永豐今廣永豐改廣豐直隸
 通州為屬州江蘇通州為直隸州江西寧州為義寧
 州山西樂平縣為平定州直隸新安縣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Vertical columns of printed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0 columns, with varying lengths of characters in each column. The characters are small and difficult to read due to the bleed-through effec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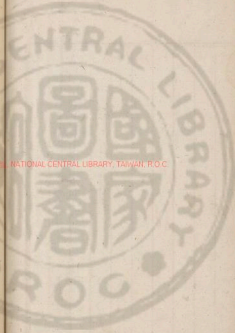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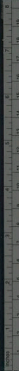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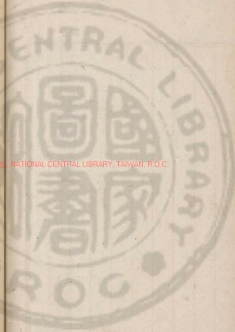
喀爾喀伊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丙申喀爾喀而翼汗及七旗濟
農台吉等疏請茶工
工尊號
聖祖仁皇帝諭之曰諸汗貝勒等禮讓朕輸和之膏
自茲以後無相侵擾親睦雍和永享安樂更勝於上
朕尊號也足
聖祖真無利其鄰土地人民之心其後喀爾喀自不
稱致名外患為厄魯特所殘滅
聖祖為安撫賑卹恢復而覆育之以至於今為臣僕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喀爾喀伊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丙申喀爾喀而翼汗及七旗濟
農台吉等疏請茶工
工尊號
聖祖仁皇帝諭之曰諸汗貝勒等禮讓朕輸和之膏
自茲以後無相侵擾親睦雍和永享安樂更勝於上
朕尊號也足
聖祖真無利其鄰土地人民之心其後喀爾喀自不
稱致名外患為厄魯特所殘滅
聖祖為安撫賑卹恢復而覆育之以至於今為臣僕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伊犁厄魯特自噶爾丹滅後
聖祖復封策妄阿拉布坦而背
恩情果業世侵擾至達瓦齊魯弱失和衆心回衛拉
解體
高宗純皇帝發兵擒治之復封四汗分治其地是
高宗真無利其土地人民之心其後阿睦爾撒納煽
亂四部應之或叛或逃乃誅碎羅斯特和碩特輝特
三部汗其地萬餘里今為內地回部亦然土爾扈特
汗阿玉奇之孫河拉布珠爾曾藏來歸時土爾扈特
與伊犁為仇先依城羅斯

聖祖使圖里琛假道俄羅斯問阿玉奇圖里琛請
訓

聖祖諭之曰阿玉奇若請夾攻伊犁斷不可許爾止
言我皇上惟顧天下萬國交寧不肯傾陷人國我即
戎秦亦斷不許又曰入如不許則必在戰事也
諭曰俄羅斯國刑法嚴峻爾等路過伊國不入問候
不問煩戾隱城不可令其官長得知足

聖祖仁覆萬國遠近堯舜至乾隆三十六年土爾扈
特汗烏巴錫率所部來歸其後俄國與伊犁
高宗納之至今為牧圍得土地之廣人民之多為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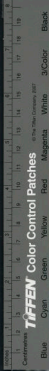
古所無者非以謀力取之此三事入於三言者
聖人大節所謂仁者無敵終於成而武功悅懼要
其初並無利得之心也即
開國亦然
太祖高皇帝初起時必思所以自立黃弱攻昧理勢
宜然逆燕兀部則明人心不相容此亦理勢必然
太祖屢言明國敗陵太甚其力我以無可奈何渡爾
浙之捷現揆始元逆七大帳既申定鼎瀋陽
太祖
太宗聖急止款盡撫蒙古與明為鄰國

太宗聖德神功皇帝十一年十月與表崇煥書天聰
元年正月與祖大壽書五月與錦州巡撫書
不答三年十月破紅山白土六月克遼化與巡撫書
又不答於是由薊回三河通州進薊燕京克良鄉圍
安定門議和先是明崇禎帝欲去六萬金以謝
滿洲國皇帝號冊自掣國寶
太宗意必和好擬去帝號稱汗便明掣印明又不從
至是議和又不答四年正月克永平二月己未遣書



明帝及大臣議和好，遣班師，又不答。五年十月，興祖
大壽書，六年六月，次堂府議和，十月，與寧遠書，又與
明宗預帝書，皆不答。七年六月，與明宗預帝書，八年
四月，作書議和，今朝解轉達，七月，次堂府，八月，戊辰
至次，同興伐王母書，丁丑，致崇禎帝書，議和，九年十
月，與嘉靖口潘家口董家口大臣書，皆不答。崇德元
年七月，武英郡王由廷度過清苑，至安州，克十二城，
三年正月，與亞府書，議和，不答。八月，丙翼伐明，九月，
右翼自堵子嶺入，左翼自青山關入，四年正月，壬寅，
猛松山，三月，庚辰捷，而丙翼失翼捉，左翼由通州分

兵，由遵河，一係水，一出涿州，東自天津濟南臨清，
西至山西界，克城四十餘，右翼從京城至山西，復統
山東，殺總督二擒親王，一即王，四月，師旋，七月，丁
巳，又與明帝書，議和，事又不答。五年九月，睿親王松
山捷，十月，鄭親王錫州捷，六年五月，六月，鄭親王睿
親王松山大捷，八月，丁巳，松山大捷，十二月，睿親王
松山捷，七年二月，肅親王克松山，三月，克錫州，明帝
乃諭兵部議和，四月，塔山春山捷，六月，明使至，與明
帝書，初，明疑和議如金元，不可恃，為後來誑逆地，君
臣相顧，莫肯先言，不知和議無從矣。天下少存誠者。



太宗資教為鄰國長和好，並無利天下之心，再破高麗築壇降其世子而復立之，其明証也。且魏書載：王其弟者卒，至和議不成，十月遂以饒餘親王為奉命大將軍，大舉伐明。十一月毀界嶺口邊牆，自薊州至薊州，克城八十八，八年六月師旋。九月率遼捷順治元年四月乙丑，奉命大將軍摩親王出師，途中吳三桂以明使來乞師，己卯入關。五月己丑定燕京，摩親王入守武英殿，己亥捷音至。壬寅登捷，七月癸巳以遼都告祭，八月丁巳定留守官，己亥捷報。

世祖章皇帝重駕發盛京，九月甲辰至燕京，十月乙

北朔
御皇極門令

太和門

詔以燕京為京師，遂定天下。



阿拉善

東華錄云康熙十七年五月厄魯特濟農為噶爾丹所敗闖入內地詔張勇逐出邊

又云二十一年三月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以絕糧窮困來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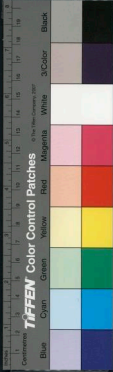
羅業厄魯特鄂齊爾圖率臣汗之七在康熙十五年噶爾丹於十九年五月甲午來進青海弓刃聖祖仁皇帝聖訓柔遠人云康熙二十一年十月理藩院奏厄魯特巴圖爾額爾克濟農陳訴屬下人等

此處為書中內容，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識。可見文字排列於多欄之中。



所盜馬匹竭力償補僅及百數餘又費不能完應仍
今進解照例處分卷之二十一
上曰巴圖魯額爾克濟農自本地敗竄投至逆邊未
諳法令盜馬與牲畜亦迫於貧困耳今力不能償補
情詞哀懇姑免此一次嗣後毋違法律擾自干罪戾
又云康熙二十五年正月戊辰巴圖魯額爾克濟農
來朝卷之二十一
上賜宴資以優禮之乙亥
上諭巴圖魯額爾克濟農曰爾祖額爾濟汗爾叔鄂齊
爾圖中臣汗每年進貢請安及爾等厄魯特內亂嘗

爾丹攻滅鄂齊爾圖中臣汗併吞其眾頃者爾為噶
爾丹襲破奔來邊境將沿邊四逆居民牲畜等物偷
盜侵奪以爾引罪自首朕即寬宥今若徒爾於邊境
內外不拘何地后之爾敢不遵特念爾祖爾叔故俾
爾此者後雖散者復聚使車臣汗孫羅卜藏蒙布阿
拉布坦與爾聚處爾等宜相與輯睦善自安業爾
自及爾子孫當世念之勿替卷之二十一
皇朝通考輿地考云康熙二十五年工書求給牧地
詔於寧夏甘州邊外畫界給之自寧夏之玉泉營至
賀蘭山陰自甘州之鎮番城以至額濟納河俱以離



邊六十里為界三十六年奏額以所部贖置佐領為
旗一

兵考著部各旗云賀蘭山厄魯特部一旗在河套西
在寧夏涼州甘肅邊外於康熙三十六年設

輿地考云賀蘭山厄魯特部駐賀蘭山之博羅沖科
克地方康熙三十六年封已圖魯額爾克濟農為多

羅貝勒

按賀蘭地方無博羅沖科克地方科雍正三年
封建考云康熙三十七年已圖魯額爾克濟農和羅
哩子五木楚未以軍功封輔國公

又云四十八年已圖魯厄爾克濟農和羅哩子阿寶
襲貝勒

又云六十年五木楚水長子沙玉多爾濟襲輔國公
按考有五十二年二月五木楚水子襲輔國公
未詳

又云雍正元年沙玉多爾濟以軍功晉封固山貝子
是年其弟古木布以軍功封輔國公
又云雍正元年十二月阿寶以軍功晉多羅郡王

繼按阿寶沙玉多爾濟古木布皆青海軍功
征椎考云雍正三年裁博羅沖科克地方益務官怡



親王允祥等議履原任大將軍年羹堯奏稱臣在西
寧時因邊外博羅沖科克舊有堡池青海蒙古人等
運來邊內留弓向寧軍民糧食此監臣奏設副將一
員兵一千六百名駐防彼處時西寧通判移駐管理
在案現今郡王額駙阿寶移在博羅沖科克地方駐
劄無庸復駐官兵其管理並務通判亦應裁去應如
所請從之

謹按此阿拉善王南徙之策諸書或云阿蘭善或
云阿拉山或云賀蘭山或云厄魯特或止言爵封
茲以其世系事蹟考合之博羅沖科克地阿拉善

王稱賀蘭山厄魯特者以康熙二十五年始居之地
言之雍正元年年青海青海故阿寶曾祖額爾齊汗
所居地使阿寶移居之今青海有和碩特二十旗
皆額爾齊汗後又上圖危特四旗輝羅斯特二旗年
輝特一旗喀爾喀一旗餘皆蕃族西南及康衛南
通四川雲南矣博羅沖科克在大通河南其河源
出察罕鄂博圖下派為西寧之北川河與賀蘭山
渺不相涉賀蘭山者蒙古語以忽蘭為紅甘肅通
志云在寧夏西六十里陰阻北蕃陽屏西夏延亘
五百餘里山上樹木青白望如駁馬北人呼駁為



賀蘭故以為名其山從晉至尾似月形此康熙二十五年阿拉善地也今鄂爾多斯右翼西北俗謂之阿拉善按地圖在寧夏長城外賀蘭山之西亦不刺山之東吉爾泰盆地之南輿地考以其膏腴博羅神科克不詳命名之美及博羅神科克所在乃云賀蘭山厄魯特居賀蘭山之博羅神科克非

矣

封建考云雍正七年阿寶坐事降貝勒

又云九年十二月改噶爾丹策博復河寶多羅即

玉

又三十年正月古本布以軍功晉固山貝子

又云乾隆二年古本布子拉爾濟旺楚克襲貝子是年沙丕多爾濟卒其從弟桑楚克降襲鎮國公

又云四年阿寶子羅卜藏多爾濟襲貝勒

又云六年拉爾濟旺楚克卒其姪索納木多爾濟降襲鎮國公

又云二十二年羅卜藏多爾濟以平準師從軍晉多

羅即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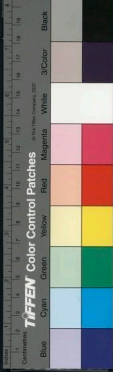
高宗統皇帝御製文初集崇光閣五十功臣像贊恭贊大臣扎薩克多羅即玉羅卜藏多爾濟贊渭陽所



出扎薩額材命帥各部兵力龍堆及受降所單騎見
虜降哈薩克厥功甚鉅乾隆五十年封建考云三十年羅卜藏多爾濟以平功晉親王
又禮按是年平烏什亂乾隆五十年又云是年索納木多爾濟子烏爾圖那遜襲鎮國公
又云三十二年蒙楚克子多爾濟色卜騰襲鎮國公
晉政輯要山西云乾隆四十四年羅卜藏多爾濟
與山西巡撫吳起會奏盜事蒙起奏片言蒙古現在
積存盜弁以有除補不足兩有裨益乾隆五十年
諭以此係固旋羅卜藏多爾濟起見令毋庸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四集辛丑注撒拉爾回匪滋事
調阿拉善兵經勒爾謹咨撤阿拉善和坤復調阿拉
善兵七百多蘇雅赴前協同剿捕

御製文三集喇嘛說注達克巴呼圖克圖即喇嘛善
親王羅卜藏多爾濟之子乾隆五十年封建考云四十九年羅卜藏多爾濟之子旺親班穆
巴爾襲親王乾隆五十年高宗純皇帝御製詩四集甲辰注石峯堡回匪滋事
調阿拉山等處官兵阿拉山公多爾濟色卜騰帶兵
在大兵後策應圍柵時在卡隘外



御製選邊論並調阿拉善蒙古兵千注福康安全隆
德軍營即興海蘭察率先至之寧夏阿拉山兵進剿
底倉奮勇殺賊數百名生擒三十餘名賊勢胆落
理藩院文云阿拉善王駐牧之處在賀蘭之西由赤
木口出口至其牧處六十里地名定遠城雍正間遷
阿拉善王於博羅津可克時曾於其處設定遠營置
守備一員後阿拉善王復還舊游牧時即以定遠城
賜之亦名定遠營
大清會典理藩院典屬清吏司云賀蘭山厄魯特東
至陝西寧夏西至甘肅南至涼州各皆邊境北至翰

海東延七百里至京五千里

番改稱要云五十一年山西巡撫伊桑阿會同厄魯
特親王奏准民人販蒙古鹽者陸運水運俱從其便
水運以臨縣為界

大清會典戶部奏准鹽法事例云乾隆五十六年奏
准阿拉山地方每年准運鹽船五百隻每船鹽四十
石共計二萬八千石確運至山西倒食口鹽各地
方販賣

據按嘉慶八年九月議亦同直隸山西甘肅四川
各有官鹽土鹽口鹽番鹽定地山西口外又有鄂



爾多斯獲烏喇特旗其駐牧河套內外皆出鹽與
賀蘭山迤前時曾以河東官鹽不暢行禁口鹽不
許偷入又或用以接濟土鹽則官鹽之地為之禁
五十七年裁河東官商改課歸地丁則口鹽所行
較廣然亦止課歸地丁之州縣及向食土鹽口鹽
之地也其阿拉山鹽行山西省年額二萬石石板銀
四兩錢共銀八千兩
京報嘉慶五年三月庚廿五日兵部總管長齡奏稱遵
旨傳諭阿拉善王旺親班穆巴滿率領原委仍回將
牧

謹按時判教匪

京報九年十月
諭新襲阿拉善親王瑪哈巴拉着加恩承襲扎薩克
親王即辦理扎薩克事或於次年年班或於木蘭召
見再賞美使
京報十年五月
諭阿拉善鹽應減運四百萬斤
謹按阿拉善鹽額運千四百萬斤船料於甘肅采
回時減木料三千根故亦減鹽斤
京報十一年五月阿拉善王瑪哈巴拉以其地吉蘭



恭監池歸充公用

謹按是年議復河東官商

京報十二月阿拉善王瑪哈巴拉以磴口舊置柱房
充公作為吉蘭泰監踏磴口運判衙署

京報十三年三月議吉蘭泰事

諭知恩即照從前八千兩之數按歲賞給以資獎勵

京報十五年九月初奏吉蘭泰監池歸官為寧夏道
魚管其坐高由甘肅移充運商由山西移充所有
恩賞河垣善玉銀八千兩亦由監政另領

蒙古

聖祖仁皇帝聖訓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丙子

上諭大臣曰朕幸寧夏過鄂爾多斯地方謂松阿拉
布王曰爾等祖宗不過數海漢人遂據河套耳若朕
則自橫城坐船帶糧從鄂爾多斯之後抄出據守爾
等將若之何松拉布王懼然奏云今內外一家皇上
奈何出此可畏之言又一日者

上謂漢大臣曰明代以爭河套事曾殺大臣此一小
事何致殺戮大臣若當此時朕止須遣一筆帖式一
撥什庫常即定矣五十六年十二月丙子



踏曰本朝不設邊防以蒙古部落為之屏蔽耳

大清高宗純皇帝御製
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卷一百一十五
臣等謹將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卷一百一十五
臣等謹將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卷一百一十五
臣等謹將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卷一百一十五
臣等謹將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卷一百一十五
臣等謹將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卷一百一十五
臣等謹將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卷一百一十五
臣等謹將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卷一百一十五
臣等謹將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卷一百一十五
臣等謹將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卷一百一十五

三 俄羅斯長編稿跋

書生常談云物莫不銳於所好斯言不誣也嘉慶十
年十月讀京報庫倫辦事大臣蘇端多爾濟奏俄羅
斯國遣使來學侶徵說故事知俄羅斯有撤納特街
門檢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京報錄出之漸
積變輯竟得書一百七十七條彈野討論亦云富矣
閱之館中寫書者云云其前亦見蘇端多爾濟奏
國朝宮史續編書籍二十六圖繪二有俄羅斯地方
分界圖二幅紙本縱三尺五寸橫五尺六寸俄羅斯
國二幅紙本縱二尺五寸橫三尺七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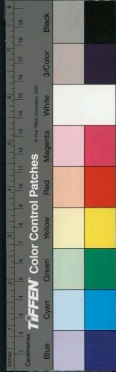
內廷秘笈世無副本，異域錄前雖有輿圖，而大畧不詳，水道投綱，則界之又難，海國見聞錄僅依荷蘭英吉利一隅，亦非其真也。據按察使二君類錄，俄國與星朝文獻通考輿地考，就所不載者，求之乾隆庚辰輿地圖，測北極高，下京而俄羅斯地，南向迤表，示倫者，亦略可見也。其四君考俄羅斯傳，乾隆年間事，或失其年月，以前為後，順治時遭滿太甚，其詳見前聖祖平定羅刹方略四卷，起康熙二十一年，盡康熙二十八年，中有該屯田該水師議置黑龍江將軍，問之寫書者，云見在

國史館，而四庫書未編寫，康熙雍正時修會典，禮部理藩院光祿寺，皆載俄羅斯事，乾隆時會典則刪之，今禮部所刻則刪，不見俄羅斯，戶部則例有恰克圖貿易，及在京文館北池街西月費，入制錢三千文，該俄羅斯者，若西域見聞錄之流，不詳不實，無足深怪，俄羅斯之始起，說者不同，今以其國自言者為定，順治十四年，其國表文，前署俄羅斯一千二百六十五年，推之當北朝癸酉歲，為齊永明十五年，魏太和十七年，始有俄羅斯名，其先蓋名羅刹，西域見聞錄亦言一姓相傳，不知其幾千年，則四部傳聞亦合，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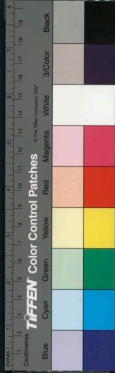
時而夫艾儒略職方外紀圖中國漠北有烏魯候回
裔考俄羅斯傳國之且言後乃後之形誤斯則後之
聲稱檢魏書太平真君四年烏洛後入貢在太和癸
酉前五十一年時俄羅斯尚未起順治十二年二十
世祖賜之物康熙十五年察罕汗奏書均言其國從
無使命達中華則不得有魏時入貢亦不得如張玉
書文貞集言順治二十三年晉使至也且魏時烏
洛後必非後誤舊唐書唐會要烏羅浮國並云蓋後
魏烏洛後今亦謂之烏羅護是後譯護同一對音字
不應就中國字形據為後復轉其音為斯以就面黃

向壁之論今其徒地球圖說則又居然有俄羅斯矣
俄羅斯當魏時地小故名不及遠異域錄云康熙五
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俄羅斯之噶噶林謂圖里琛
曰曩時我國並未稱汗自依希瓦什里魚赤始稱汗
至今二十三傳三百五十餘載第十三代汗征取喀
山托波爾阿思塔爾汗諸地今已百六十年矣又言
其汗與西費耶斯科付蕭楚思諸國爭取控噶爾汗
地是其國元亂後乃漸大故元史地里志後西北地
附錄得載阿羅思名元史蒙古太宗九年請王莽魯
叩擊欽察因服翰羅思即阿羅思也在欽察西北涉



海時以遠地小部未能參考，又言太祖長子朮赤今對音草沁者，分封西北，自京師駟騎行二百餘日，方至其地，蓋有今時俄羅斯地，非即當時阿羅思國也。方式濟龍沙紀畧云：阿羅思即古大食，為元太祖之弟所滅，即以封之。號察罕汗，薨之倫後，出塞錄云：阿羅思為元世祖長子之高，嘗非事賽龍沙紀畧又云：康熙丙申被圖未五布，文稱察罕汗一千七百一十六年，與王士正池北偶談張玉書文員集金祖望鮑碩亭文集，言順治十七年，伊圖長稱一千一百六十六年，三年者，俱異，又其年數亦不當元初，其稱汗以康熙

五十三年上推三百五十餘載，正當元末，是元末俄羅斯滅草沁，非元初草沁滅俄羅斯也。其第一汗亦非察罕汗，其稱年上積太古，如康熙十二年土魯番稱千八十年，康熙十八年，意大里亞國王阿豐蕭稱天子降生千六百七十四年，明史爪哇傳，明鄭士龍國朝典故，星槎勝覽亦記宣德七年爪哇國文稱一千三百七十六年，各有所沿，難以中華例言也。其都計由莫斯科羅斯科，三皮提里普編，蓋五史記卷蔡東北，四裔考言觀為烏洛後，唐為骨利翰，熙慶斯元為吉利吉斯，昂可新，特言所並併地，非言其本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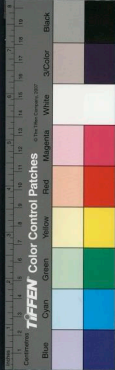
其先所居當在今^右哈薩克部之西今右哈薩克古
大宛地部內有塔失于則隄石圍地北史西域傳言
石圍居於葉殺之水唐書亦言^右藥有石殺水在大宛
北部又言有怛羅斯城自此抵西海矣大唐西域志
亦言有阿素洛四羅私補時國老摩鼓鼓亦言塔刺
思城養資叩之師亦言斡羅思極西也其後雖至東
北王世貞餘州史料言王國祖旌司葉以元裔歲大
入殺掠上言積捐數百萬金以開遮北荒外之部落
與中國失攻而不得其王名蓋俄羅斯時方漸盛及
其後又拓東南南彼黑龍江兼併布拉特元良哈而

自康熙二十六年以來服我^會其^後其^後其^後
列聖成德不南侵一步亦可謂審於天時地利者矣
是以君子樂道之也其地東至海西至海北亦至海
沿海小部皆其屬國雍正初年又嘗攻西藏西南五
千里之務魯木即控噶爾之王廷而務魯木之喇嘛
咒毒蟒以禦之則其地西南接五印度佛書言此國
淳提內有三大國以崑崙為中崑崙東及東南東北
者中國為一大國崑崙南及西南者天竺為一大國
崑崙北及西北者洪路爾為一大國洪路爾亡其地
入俄羅斯而按察^後陳光亭雜識言塔克爾圖即都兒



克俄羅斯嘗入貢管幹珍職方志言控噶爾回城千
四百餘在俄羅斯西北馮一鴨塞外雜誌言煙頭回
子之富強而以準噶爾富強過俄羅斯及纏頭回子云
云七十一西域見聞錄以俄羅斯西南岡里雅斯科
之控噶爾汗當洪窩爾全部且云在俄羅斯北其地
十倍俄羅斯亦失實矣唐會要四夷附錄云鴻臚卿
王忠嗣奏西域圖羅剎支國其北陀拔思乖東都盤
西沙蘭南大食羅剎支是其人之稱蓋依於石隋書
羅剎在婆利東屬而燉其人朱髮黑身狀牙鷹爪太
平廣記引圖文纂異云林邑貢火珠得於羅剎國其

人朱髮黑身狀牙鷹爪蓋紅毛之黑鬼能沒水唐人
亦謂之鬯器其他海版惡物以羅剎惡佛佛亦惡之
故凡人物惡者皆謂之羅剎嘉慶十年十一月粵海
關^臣督奏路臣高人至路臣即羅剎對音羅剎者如
中國自言華人身實則羅剎乃其即人自稱之名閩
若噫潜即剎訛謂俄羅斯必非羅剎訛京師貴人為
不考是讀書而不明理也番書噶摩單什傳云羅剎
者外國^說訛道人也則指羅剎之天主教書之而楞
嚴經卷九云四種阿修羅一鬼趣一人趣一天趣一
畜生趣翻譯名義集選云夜叉或名藥叉舊名閩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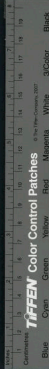
秦漢聖德神功碑言厚俄羅斯國人之膏香皆教漸
被遐荒指此事也不信佛而能兼用佛異域錄云其
國用天主教歸附之人聽各從其教荷友仁地球圖
說謂其國祇傳天主教典及聖賢傳記然亦非天主
正教蓋以其使人嚮喇嘛也嗚呼愈根豈不悖哉羅
刺即古之羌或京通志物產疏却阿羅素菴注云俗
呼老鎊菴翁却千里紅注云善食蒜子俗呼燕菴黑
龍江稱湖老鎊菴出俄羅斯地其以俄羅斯為老鎊
即老羌對音方拱乾絕域紀畧云暹車擅烏鎊鎊為
老羌蓋不知對音之義其云蘇菴即阿羅素菴是呼

秦漢羌在西方其瀚海以北不能知也吳北裔狄茄
集巴大將軍東征遼蔡詩注云遼蔡一名老羌烏孫
種也後集云康熙甲辰春暮所以老羌之警治師東
伐流入強壯者供役軍中又弱者歲以六金代役是
雅克薩羅刹自稱為羌又自述起烏孫今或云漢之
丁零丁零亦羌也其人近西海者紅黃髮亦謂之紅
毛見海國圖見錄其地直興安嶺之北楚庫柏興之
色楞格河東岸烏的栢興之西北及栢海瀚湖與鄂
連汗洲皆有蒙古人居之至厄爾庫城始少蒙古人
迹聶斯栢興西北有鄂斯提雅菴克別一種類又有



布利特索倫人又有康熙五十年間西洋被擄將軍
雅納爾又託波爾城西額爾濟斯河上有庫程汗所
遺人俄爾斯號之曰塔塔拉元太祖初起時即旁收
塔塔拉部今其人亦歸俄羅斯省入天主教者其不
入教者自崇佛像其國敵有西費雅斯克人索里塔
木斯科而北四百餘里之改郭羅多有別爾馬器人
與俄羅斯言語不通蓋如中國腹裡之有苗種索羅
博達地有西費雅斯科人五千餘戶皆西卑爾斯科
所屬其而則喀山喀山斯科城外有車爾米斯人皆
削髮言語殊異又西南八百里額爾濟斯河亦稱額為

土爾扈特游牧土爾扈特亦有居近喀山者其喀山
東南馬行七日約千二百里至塔爾斯科又東南行
十四日約二千五百里為託不斯科為衛拉特哈薩
克拉哈爾巴接壤處有塔塔拉回人巴拉巴威人雜
處見異域錄其地直中國西北有黑睛人見西北域
錄是與唐時憂熙斯相類古堅昆地也亦俄羅斯所
併額爾濟納河北有土爾扈特五十萬戶烏巴錫所
遺者見西域見聞錄今雅爾地斜接俄羅斯託木則
額爾濟納河至伊犁所展千餘不過五千里我使臣
所經索里塔不斯科為其國莫斯科克羅斯科蓋都逆



益之處自改鄂羅多至莫斯克窪不逾二千二百餘
里我使臣於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出都五十
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回京赴
暢春園其說稱經其國南境而斯科行百七十餘日
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上諭扈特假道俄羅斯來
高宗御製宴土爾扈特使臣詩注云戌年自彼部起
程今始至則來程已二年餘或由其都城畢使事而
後來也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我致撒納特
衙門索阿睦爾撒納二十三年正月十九日已得信
回自裁都城至彼都城往返僅百餘日蓋急遞也阿
爾幹鄂俄羅徧邏洛路勒斯蘇索素羅利邏車路臣
皆對音字茶餘客話云俄羅斯今皆稱額勒素余謂
此對音字之難也今有常言使山東人以對音別字
書之山西人即不能解三傳人各地各多不同字蓋
其驗矣丙寅八月



羅刹者紅毛諸番其正名羅刹國者今之俄羅斯其
國東北自黑龍江邊外北盡北海西盡西海西南包
頭納特珂克外羅刹種人素與佛不合自立天主教
其部強盛當佛時羅刹王名阿修羅欺凌佛並欺凌
佛國佛國深畏之過惡人惡物則皆以羅刹名之故
有在山羅刹有在海羅刹有飛天羅刹皆假名羅刹
而於真羅刹無與也羅刹至今俄羅斯而大潛印
剎記言俄羅斯定非羅刹謂長安貴人為不考閩蓋
畧見佛書不能詳志且俄羅斯自稱為羅刹何得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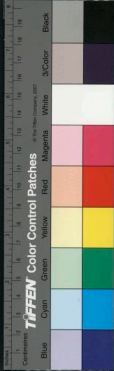
羅刹

羅刹者紅毛諸番其正名羅刹國者今之俄羅斯其
國東北自黑龍江邊外北盡北海西盡西海西南包
頭納特珂克外羅刹種人素與佛不合自立天主教
其部強盛當佛時羅刹王名阿修羅欺凌佛並欺凌
佛國佛國深畏之過惡人惡物則皆以羅刹名之故
有在山羅刹有在海羅刹有飛天羅刹皆假名羅刹
而於真羅刹無與也羅刹至今俄羅斯而大潛印
剎記言俄羅斯定非羅刹謂長安貴人為不考閩蓋
畧見佛書不能詳志且俄羅斯自稱為羅刹何得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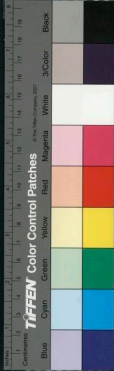
西域見聞錄後
西域見聞錄詳於回疆，至天山北路非見聞所及，即
多舛誤。外藩列傳，紀哈薩克、布魯特、俄羅斯，尤不合
事實。其言土爾扈特皆俄羅斯來歸，徒以哈拉沙爾
有土爾扈特游牧，而雜輯所聞記之，而人多誇土爾
扈特者，所聞真偽相半耳。前見乾隆三十八年京報，
舒文襄等奏，六月三日，土爾扈特車伯克多爾濟入
平倫，見將軍，言土爾扈特各愛滿，效俄羅斯所習經
典，俱異，早有來歸意。又與阿爾定阿寶等言，計其
聖主之意，今者烏布沙，決意而來，由伊啟之，越數日

之定非也
不特然也
西域見聞錄後
西域見聞錄詳於回疆，至天山北路非見聞所及，即
多舛誤。外藩列傳，紀哈薩克、布魯特、俄羅斯，尤不合
事實。其言土爾扈特皆俄羅斯來歸，徒以哈拉沙爾
有土爾扈特游牧，而雜輯所聞記之，而人多誇土爾
扈特者，所聞真偽相半耳。前見乾隆三十八年京報，
舒文襄等奏，六月三日，土爾扈特車伯克多爾濟入
平倫，見將軍，言土爾扈特各愛滿，效俄羅斯所習經
典，俱異，早有來歸意。又與阿爾定阿寶等言，計其
聖主之意，今者烏布沙，決意而來，由伊啟之，越數日



烏布涉至、以道遠、又值春暖馬匹損傷、至哈薩克時、
阿布魯領兵相持、前路又與阿拉星努拉^汗打仗、部
衆散失、今自奎屯衆衆前來、其道路所歷、與見蘭珠
所敘畧同、來歸之由、實由舍楞咬捨伊魯、既至而知
其不可逞也、舍歸順更無他法、其人尚衆、又當計無
復之舍撫之亦更無他法、且其始事不為衆曉、徒以
烏巴錫^神弼柔俄羅斯而來、其部衆不思勤儉立業、
偷盜賣^群為他部所不齒、歸罪烏巴錫、則其事不明、
回衛拉特者、解羅斯特和碩特土爾扈特都爾伯特、
而緝羅斯最强、土爾扈特本游牧頭什爾努拉、其汗

和鄂爾勒克與解羅斯特汗巴圖魯澤台吉不合、遂
攜子書庫爾岱青以衆歸俄羅斯、而游牧於額濟勒
河南為努脫哈、書庫爾岱青有子曰瑚楚克澤台吉
塔也、生何玉奇、澤台吉留養之、書庫爾岱青入藏拜
佛、還經伊犁、攜之歸、阿玉奇妹多爾濟拉布坦、嫁和
碩特市臣汗、而生女曰察罕撒摩、以妻阿玉奇子沙
克都爾札布、車臣汗長女嫁澤台吉子噶爾丹、噶爾
丹殺車臣汗、占其部、車臣汗孫四羅卜藏桑布阿拉
布坦、來歸、
聖祖賜以河套畜牧、察罕撒摩親姪也、車臣汗姪巴



國魯額魯克濟農復敗於鳴爾丹亦來歸察罕撒摩
兒也車臣汗亡多爾濟拉布坦歸依其兄鳴爾丹死
策妄阿拉布坦據伊犁阿玉奇嫂攜其子沙拉布珠
爾率衆入藏禮佛策妄阿拉布坦聞之不得歸康熙
四十年亦來歸阿玉奇聖祖封以貝子編旗居青海謂之頭濟納去爾
危特沙拉布珠爾之行阿玉奇並遣使入貢令其
聖祖優賜之使歸經策妄阿拉布坦地為所羈阿玉
奇夫婦兄弟子婦及部衆皆戴鎖而後歸阿玉奇
聖祖厚恩以南道不通假道俄羅斯由喀爾喀入貢

聖祖鑒其誠使圖里琛往報之阿玉奇大喜其地連
里腔巴拉子沙克都爾札布各置宴勞請使者使者
之歸也阿玉奇聞中國事甚詳又聞滿洲蒙古之所
以分又言我興滿洲衣冠皆同今居絨羅斯與俄羅
斯教不同此情若蒙使者轉奏聖祖大皇帝自有籌畫又曰屢經俄羅斯中恐其厭而阻
我此後無由自達矣又曰南路不通藏中藥物不可
得所仗者西藏天朝耳多爾濟拉布坦及察罕撒摩以車臣汗故晏
使者並多親道感念阿玉奇



天恩求使者成奏，是阿玉奇全家歸心中國，但中國無誘降俄羅斯所屬人之理，故久置之阿玉奇卒，子沙克都爾扎布嗣。沙克都爾扎布卒，子敦魯布拉什嗣。於乾隆十九年假道俄羅斯入貢，二十一年始至。至是其子烏巴錫來歸，封卓里克圖汗，其以不與俄羅斯同教為辭，合於阿玉奇言，是有然故之者。獨恨烏巴錫不能知其先人感戴中國之忱，其始念差耳，然非以捨伊犁之故，其部眾必悻於遠徙，俄羅斯亦不甘於置之不問，我朝亦未嘗欲對其利而高宗覆載同量，然以俄羅斯界碑舊約，亦不能直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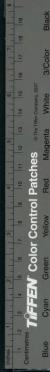
之而無疑也。是知其中有天焉。

聖人不擇人之至德，而予其帝之順也。比天之所以為大也。車伯克海濟昔阿玉奇汗次子蒙扎布之後，今封親王。當圖里琛之歸也，阿玉奇幼子蒙楞敦多布，迎。

大皇帝烏鎗一杆，使者問欲有奏言否，笑言無有，我為。

大皇帝禮佛，祝。

聖壽萬萬歲耳。見圖公異域錄，其人尤可念。惜其後未有聞也。烏巴錫子蒙楞那木扎爾，以乾隆三十九



荷蘭

荷蘭分多件入英吉利，本西洋國，康熙年間，
與荷蘭王客司胡貢，並云荷蘭在東南海中，蓋就舊
貢道言之，自明嘉靖二十九年以後，荷蘭思據廣東
番山澳，不可得，則據福建澎湖，又與佛朗西分據美
洛居，及涉泥地，至崇禎時，遂據今臺灣，時荷蘭從日
本得之，今臺灣安平鎮，故荷蘭赤嵌城也，其地在東
南海中，我

朝順治十八年，鄭成功自廈門金門犯江寧，復割復
入海，日本人受成功，取臺灣地，每師入鹿耳門，荷蘭

年嗣汗位，方今中外一家，均無歧視而去，角危特獨
蒙恩，敕改詳撤官私著述，為訂証之，百公詳具
大皇帝御前，
此是荷蘭國之
今任國王胡貢
之山，其地
意之，其地
之山，其地
之山，其地

EXHIBIT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敗去，既而聲言助中國滅賊，以兵來，雍正會典云：康熙二十二年，荷蘭國出海王，統領兵船至閩安鎮，助剿海盜。三年，出海王克取廈門金門，頒敕諭二道，監帶印信員等，估式齎賞，齎銀織前往，同該督給付荷蘭國人帶歸，亦以荷蘭與鄭氏架仇，故因用之。

聖祖仁皇帝聖訓云：康熙十八年二月甲戌，特遣荷蘭國王，令其交板船二十艘，載野兵攻取二島，時鄭成功子鄭經，自漳泉敗逃入於海，而廈門金門，插為所據。

上厚其舟師，規二島，以取澎湖及臺灣，以叢者曾用荷蘭夫板船得捷，謂三年改復。

諭荷蘭助剿乙亥。

諭大將軍和碩康親王，繼荷蘭遠其舟師，務令如期而至。三月庚戌。

上以荷蘭舟師為難歸，所阻音問不通，宜而進剿，不必俟彼師至。至二十二年，臺地底定，二十三年，設臺澎府，蓋即明國臺東番社所言之臺氣，而荷蘭偏師據之，既為鄭氏所奪，其人南去，據美洛君及浮泥，又以鴉片煙誘高刺巴，使食之，而占據其地，復其人其



地亦在東南海中，所謂六海玉者，其國分出之象，與
大里亞持世玉之居廣東香山契者同。
平定羅刹方畧云：康熙二十五年八月，荷蘭入貢使
法，言其國與俄羅斯接壤。

聖祖諭為書付荷蘭使臣，轉達俄羅斯察罕汗，是荷
蘭本在西北，西遠，成東南，其意殊不可測。自順初由
福建閩海關，乾隆五十九年改由廣東粵海關。

注：肇子向經盡書讀史方輿紀要後

宋朝事實云：注肇水行至廣州，四十一萬一千四百
里，大中祥符八年，天禧四年，明道二年，熙寧十年，俱
入貢，胤元英文昌雜錄云：主察所掌諸蕃，南方注肇
在廣州之南，水行約四十萬里，方至廣州，公是先生
詩甚法云：注云注肇鷓鴣，其國在海西，去中州四十
一萬里，每行半道，遇西王母，三年乃達番禺，趙汝述
諸蕃志及宋史外國云：並云注肇東距海五里，西至
天竺千五百里，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
里，使者離本國，每行七十七晝夜，至本國，又行六



十一晝夜至古羅國。又行七十一晝夜至三伴齋。又
行十八晝夜。歷天竺山至賓頭那山。又二十晝夜。至
廣州之界。慧州。其言如此。行程約二百五十晝夜。何
以加為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又六百至天竺十五
百里。要劉徽言。舟行中道。過西王母者。皆不可曉。似
明時西洋人語也。余亦得百林熱語。趙彥齊雲麓漫
鈔。並云在廣州南。水行約四千里至廣州。其里數懸
絕。疑傳寫誤也。沈括筆談。謂之珠華國。元史謂之俱
賓國。云俱蘭與馬八兒。及以銅額指國。俱蘭又為馬
八兒。侵障。亦討使楊廷璧。三往指之。自泉州至其國。

十萬里。世祖至元十九年九月。入貢。元史似無參語。
其地當是明時大西洋。曰瑞曰瓊。曰荷蘭。并之。今其
地入英吉利矣。顧氏於西洋諸蕃。說注筆未能詳。故
附載之。嘉慶甲戌三月初。書於拜斗殿高舍。是日新
得公是先生集也。



地

帝子輕重乙爲地數焉。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地
形訓。藝文類聚及閩元古經引河圖括地象。太平御
覽引尸子。廣雅釋地尚所治地。蓋云地之東西二萬
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文選注引河圖。書禮正義
引考靈曜。地之四道并降。應度厚三萬里。有始覽地
形訓注。並云子午爲經。東西爲緯。四海之內。緯長經
短。緯緯_本織言_之。人南北坐_以經。自屬南北。緯自屬
東西。大戴易本命亦云。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戴
東原公。比古今通纂。西洋人故反之。以變亂名。故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疑深也。其四極，則有始覽云：東西南北皆五億又九萬七千里。地形湖云：東西南北皆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山海經則云：東極至西極五億七千九百八十八步，不言南北，其意不得而擬。注引詩：秦神霧云：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閩无古經引同，并經又引河圖括地象云：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張衡靈憲云：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強千里，東西則長千里。廣雅引神農所治地，東西九千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春秋命歷序文也。四極或云皆同，或云緯長經短，求蓋天之義，南北極長。文子云：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言天橫長也。天測云：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緯，其行幾何，而地東西行不相應，蓋緯文不一，自伏羲至周，不捨何條，屬何代測法，君子多識前言，久之必有合者。



天九重

天以十二重布算其法精察然以說經則經文當改
採矣言九重者則在中古楚詞天問云圜則九重淮
南天文訓云天有九重後測一為月天二辰星三大
白四日五熒惑六歲星七鎮星八恒星九左旋天按
中庸云日月星辰繫焉靈臺秘苑二十卷云舊言日
月附著於天其後推測始知日月與天相遠而未嘗
附著此最遠之論也緯不言日月星辰繫天而所釋
九重亦與後人異說馮相氏疏太平御覽並引孝實
曜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葛有發星五星則差在其

天九重

天以十二重布算其法精察然以說經則經文當改
採矣言九重者則在中古楚詞天問云圜則九重淮
南天文訓云天有九重後測一為月天二辰星三大
白四日五熒惑六歲星七鎮星八恒星九左旋天按
中庸云日月星辰繫焉靈臺秘苑二十卷云舊言日
月附著於天其後推測始知日月與天相遠而未嘗
附著此最遠之論也緯不言日月星辰繫天而所釋
九重亦與後人異說馮相氏疏太平御覽並引孝實
曜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葛有發星五星則差在其



內，辰戌，星經云，凡星入月中，星不見為月食，星見為星食，月開元，古經引善哉，神天答難云，日在上，月次之，星居其下，又引梁祖暉云，星宿有時食，月在魄中，分明質見，知古人測候未全，非故為其說也。

天門

乾位在北，以天門所在，蓋天之說也。渾天則不然，故說經宜通，蓋天素問五常政大論云，天不足而北，左寒而右涼，地不足而東南，右熱而左溫，列子湯問篇，淮南天文訓，俱云天傾西北，日月星辰移焉，乾度鑿云，日者提，不者殆，易物之慎命不在，注云，雖有圖錄，第且勿順天命，在今春秋元命包曰，精出於天，提日而西北之也，藝文類聚引元命包云，天不足而西北，陽蝕於九，故周天九九八十一萬里，文選增賦注引將奔神靈，云天不足西北，真有陰陽，故有龍，奔火精以



北極星
燭龍視乃晝
燭龍視乃晝

燭龍

乾坤鑿度云萬形經曰太陽順四方之氣古聖曰燭龍行東時肅清行西時強與行南時大暾行北時嚴殺此言日之四遊也故又曰四方萬物向明承惠與燭龍即日之名緯說云燭龍日也亦蓋天之義蓋天有陰陽故有龍衝火靖以與天門中也楚詞天閭云日安不到燭龍何致淮南子地形訓云燭龍在雁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人神面龍身而無足畏四公記八十一庚記云龍蒸曰北至黑谷之北有山極

無天門中也周禮大司徒疏引河圖括地象云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而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天門無工地戶無下太平御覽引元命苞云地不足東南有動入於空門注云有動動而東也空門已也歲陰辰巳也此渾天所下說不知蓋天則經子皆可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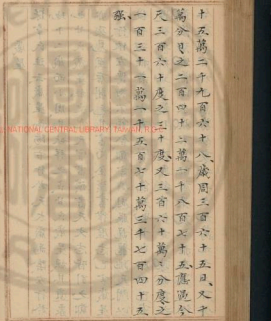


張韋氏注云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以祥之吉廿氏歲星經其遺象也廿氏歲星經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皆引之鄭亦及見至唐開元其書尚全漢書律歷志已言歲星逆行依左傳而不能合鄭言小周服說龍跳天門以後世西推者說古古入實不能知也廿氏所推已言遲伏若緯止言歲行一次無經傳合古法陳後漢書後法密嘗曰木星不當曰歲星矣今推木星日行今度三百六十萬萬分度之二十九萬九千二百八

歲星

峻陔天四時水雷嘉場龍所居晝無日北向更明夜自上觀非強開元占經天體彗宗載梁武帝說云日繞鐵圍山當即委羽黑谷梁武明蓋難詳史有明文而占經引其說入彗宗亦可怪矣延緯子及律書皆蓋說後人治彗乃好引之非是亂古直自亂其算二千年来術士不悟也





十五萬二千九百六十八歲周三百六十五日又十
萬分日之二百四十二萬一千八百七十五應過今
天三百六十度之三十九度又三百六十萬三分度之
一百三十一萬一千五百七十萬三千七百四十五

攝提

太僕禮用兵云禁約漢攝提失方虛辭云
攝提左右六星思斗應須直極指中氣尚書中候曰
攝提移居是也史記歷書云益取珍滅攝提熱紀漢
書五行志劉向云三代之亡攝提易方皆言歷失不
能以閏定四時致斗與日氣不相應開元占經五星
相化引春秋緯云攝提反衝亦失閏也史記天官書
云攝提者直斗杓所指故攝提格歷書攝提無紀集
解云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漢書翟方進傳總
初六年李尋曰提揚眉矢貫中以元年正月狂矢



從東南入北斗，則攝提止以星名，屬斗，此一義也。開元古經歲星各主，引不氏星經云：歲星他名曰攝提，淮南子脩谷訓云：攝提鎮星，日月東行，則攝提為歲星一名，又一義也。史記天官書：開元古經：歲星行度，並引不氏星經云：攝提格之處，攝提在寅，歲星牽牛，參女，則攝提為太歲，與歲星為二，韓非子歸邪篇亦云：攝提歲星為二，而不氏有攝提為星名，古又言歲星一名，凡此三義並行，又儒雅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其語王逸，即攝提為寅，又生一義，又太一之攝提，紀藏凡五義。

攝提格

寅曰攝提格者，史記天官書云：攝提者直斗柄而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則格以斗柄起義，五行大義引三禮義宗云：寅者引也，肆建之義也，辨正論氣為道本篇引乾鑿度云：昔聖人氏仰觀斗極，以定方名，庖犧因之，黃帝使大撓造甲子，續漢志注引蔡邕月令章句云：大撓探五行之精，占斗綱而建於星，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枝，幹相配以成六旬，此三說者，猶存古義，與天官義同，蓋以寅為建之始，故以攝提屬之，明六十甲子之名，注於



斗也。正義索隱並引孫炎說。陽攝持攝萬物。使之至
上。則兼明古人名。遂攝提之義。凡古刻皆有由起。可
為寶資。

日月古證文蒼宣城張微士刻

古今名義不相盡者。諸者當知其意。如春秋時吳楚
而疑。今名江南者非也。知今名江南。而疑明名立諫
者亦非也。日月之說。宣城觀九旌先生之言。是矣。元
明人之言是也。其古人則之未詳。就其所見言之。亦
是也。開元占經。文選蜀都賦注。并引春秋元命包云。
陽數起於一。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鳥。史記龜策列
傳。孔子云。日為德而居天下。尊於三足之鳥。淮南子
精神訓云。日中有踰鳥。注云。踰。踰也。說林訓云。鳥力
踰日。而眾於雞。能。能有修短也。言鳥在日中。而見注。



云能禮而惟解筮，煮人習之祀，則發時，晨鳴人各
工者，郭文馬云，凡字，鳥者，日中之禽，故象形，論衡說
日篇云，陽言日中有三足鳥，光意非之，然以此知古
儒說，開元占經續漢志法，並引張衡靈憲云，日者陽
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有三趾，陽之類，藝文類聚引
五經通義云，日中有三足鳥，廣雅云，日一名陽
鳥，五行大義云，三足鳥者，陽精，其言僂僂，俗人見僂
呼似鳥，故以名之，又云，火外燕，內陰象，鳥也，山海經
云，黑地北有陽谷，谷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
居上枝，枝皆戴鳥，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

仰射，中其九日，中九鳥皆死，此日高之古義也，法苑珠林，太平御覽，並引蔣雅度爰云，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端端體魄，穴鼻始萌，注云，穴缺也，缺鼻免也，乾鑿度文同，開元占經，法苑珠林，太平御覽，並引春秋漢孔圖云，端端月精也，五行大義，引元命包云，兔居月中者，抑強合陽也，中氣似天象，陽動也，免之言，僂僂呼，三溫煖名也，文選吳都賦，法太平御覽，並引元命包云，月之為言，闕也，兩鼓以端端，真免者，陰陽變若，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史記龜策列傳，孔子云，月為刑而佐日，是食於蝦蟆，淮南說林訓云，月蝕於犀



諸注云月中瑕壞食月。楚辭天閔云願兔在腹。注云
言月中有兔。蒼月之腹而顧望。淮南子精神訓云月
中有蟾蜍。益衡說日篇云月中有兔。蟾蜍。順鼓篇云
月中之數。兔與蟾蜍也。續漢志注。開元占經。並引靈
憲云。月者陰精之孫。精而或缺。兔陰之類。藝文類
聚。太平御覽。並引五經通義云。月中有兔與蟾蜍者。
何。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孫於陽也。大唐西域記
云。波羅尼私國三獸。珠。兔。為帝釋入火。帝釋除跋致
濕。傷嘆良久。曰。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
後世。月中之兔。由斯而有。一切經音義。正理門論。曰。

佛昔作兔王。為一仙人投身入水。以內施彼。天帝取
其體骨。置於月中。使得清涼。又今地上眾生。見而發
念。故也。業其事。見。晉法護譯佛說生經。兔王經。第三
十一。其取骨置月。晉時有此說。元兔與蟾蜍古義也。
晉書咸徽天閔云。月中何有。白兔搗藥。與福降祉。此
白兔搗藥古義也。謂蟾蜍如蟾蜍首。續漢志注。開元
占經。並引靈憲云。其後有愚焉者。罪諸不死之藥。於
西王母。蟾蜍竊之以奔日。得往。杖筮之於有黃。有黃
筮之曰吉。翻。歸妹。獨時。西行。臨天。臨。芒。母驚。母恐。
後其。欠。昌。蟾蜍。逆。托。身。於。日。是。為。蟾。蜍。淮。南。子。覽。冥。



劉云羿屠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醫以奔月文選
遁仙詩注引許慎注云恒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土
夫人是也史記索隱引世本云黃帝使常儀占月常
儀恒娥其音通蓋黃帝臣漢書蕭該音義云娥阿月
御也索隱引樂秀云娥阿山名有女子處其巖月歷
度數躍入月中因說月御此嫦娥恒娥虛工夫人娥
阿古義也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虞喜寧天論云俗
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以成
形樹桂樹生佛書因不徒云以何因緣月宮有影比
大洲中闕浮提樹高大影現月輪以此有影魄秦佛

陀印釋長阿含經云以闕浮樹影在於月中故月有
影續字樣茂經云須彌山南地有大樹樹名闕浮提
高四千里枝映二千里影現月中百陽雜俎云須彌
山南面有闕浮樹月過樹影入其中是也又云舊言
月中有桂樹有蟾蜍故吳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
一人常斫之樹剝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
異黃令伐樹比仙人桂樹樹影吳剛古義也或曰仙
人為東漢宋無忌史記封禪書索隱樂秀引老子道
經六月中仙人來無忌道經一作成經按索隱又引
白澤圖云宋無忌火精則此月中仙當是月中仙人



東漢人見戒祗當是丹方增益不涉月也桂樹之說
巴女元人丈繩祖學齋估華云草木花五出桂四出
桂為月中木石也金鼓曰色黃且開以秋按其說
不然西陽雜俎云桂花三月開又六月桂黃而青
四瓣又六月桂蒂紅黃三瓣花白五瓣皆開於春河
南大物蓀亂文之織崑崙河隔長水也禮記禮運云
天大陽垂日星地身陰竇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
而後月生焉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公羊春秋莊
二十五年傳云日食則曷為鼓用牲於社求乎陰之

道也以朱無營社或曰魯之注云社者土地之主也
月者土地之精也上係乎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
朱無營之文逸史述賢注太平御覽並引孝經援神
契云天地至貴精不兩明注云天階為日地階為月
周禮注引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陽制
故月上屬為天使疏云孝經援神契文也閻元占經
引春秋感精符云月者陰之精地之理文選七命注
引春秋芻蕘郵云地注月精為馬續漢志注引靈憲
云月者土地之精也此地為月古義也華嚴經光明
品閻學提音義云正言墜却提踳却者香山阿耨



直地南大樹名其業工開下狹提者洲也洞形似此
樹葉故取為名今之因本阿松如樹影即地影至陽
難組云或云月中路柱為地影空處為水影瑜珈論
云大海中有魚鬣等影高入月輪故其內有黑相現
此地影水影古義如何蓬春渚紀聞云月中黑相非
物影今以牛鏡懸暗而物影影全月半時物象亦半
知非影也甯陽雜俎云太和中一入官月如丸其影
乃日燦丹四處帶淡筆談云以木為丸半塗黑白轉
側視之日晦明之形備矣此圖古義也其義或元
或否照古言實如此也亦奇律矣哉

日長短論

康熙三十一年四月辛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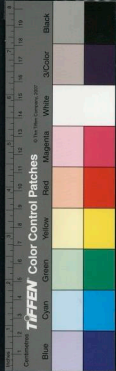
聖祖御瀛臺深懷聖任是尚書席物納等奏對畢帝
勅納諸曰黑龍江日長夜短雖晚日落不至甚暗其
故何也

聖祖前之曰黑龍江極東北之地日出日入皆近東
北方所以黑龍江地方日長夜短日暮亦不甚暗謹
按夏至日長者冬至日必短此渾天之妙也黑龍江
夏至晝六十四刻冬至晝三十二刻雅克薩汗山哈
七河唐努烏梁海夏至晝六十五刻冬至晝三十八



域分爲小部。日月運照莫不共之。而有明不明者所
處異也。此經爲後漢宮崇所得。其言如此。蓋周髀之
義。但以東而言之。至一年一晝夜之說。出於蓋天。梁
武亦及之。又雜以佛說。西史云。西儒至一處。見南北
極皆出地上。此於地圖不能通。又云。意大利亞。西北
四國。南界冰海。日輪橫行地面。半年爲一晝夜。高拱
乾。臺灣府志云。臺灣東北有暗澳。一年爲一晝夜。則
荷蘭人之言之。夫日晝在南。則夜必在北。即橫行地面
九日。而有高下。一年半年爲晝夜之說。率天所不能
通。且西洋初言日輪大於地球。百六十五倍。又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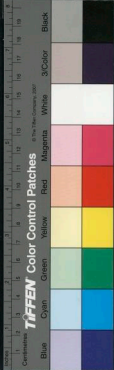
刻。阿拉坦輝爾烏梁海。夏至晝六十七刻。冬至晝二
十九刻。此皆地方實測所及。以九十於刻計者。如明
時百刻。宗師冬至晝長應四十刻。夏至晝長應六十
刻。正統十四年。順天統歷。冬至晝長三十九刻。夏至
晝長六十一刻。見野獲編。言岳貢所述。違書者私意
攪改。今按此事。五行志歷志。未加采論。而春分後日
加九。秋分後日加八。實爲土木之役。車駕北行之讖。
南非里墨。亦紐帶天之域。以此推之。唐書言骨利幹
燒羊即燕。天即明。此夏至也。冬至燒羊即燕。天即夜
矣。通鑑太平御覽。云。天下一大部。其中部八十



之三請以質之地球圖也。視圖物者，一錢相直，即見
其半，從第一倍地球之頂，至一百六十五倍地球之
頂，日輪光射地球，必過地球之中，如此則月朔及月
食既，皆常有明如輝，春秋分必不能晝夜平，尤無半
年為夜之事矣。故知渾天月日高下里差，不可以概
蓋天也。

古刻

禮記樂記云：百度得數而有常。注云：百度，百刻也。言
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月令正義引蔡邕說云：晷見為
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為晝，有五十六刻
夜，有四十四刻。士昏禮疏引鄭目錄云：日入後二刻
半為昏，入昏前刻也。三商畢，成數也。文選注引五經
要義云：日入後三刻為昏，日出前三刻為明，與蔡邕
義皆依三商成數言之。若氏春秋注云：長至晝漏水
二刻，六十五夜漏水上刻，三十五短至晝漏水上刻，
四十五夜漏水上刻，五十五閏元占鐘。三商，渾天象



究與刻

書正義引馬融說云古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
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
夜亦五十刻融之比言據日出見為說詩東方未明
正義亦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為限或
晝漏五刻其說是也書正義云鄭法比晝言日長者
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詩
東方未明正義云鄭法曰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
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長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
漏四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日不見之

說云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
為限日未出二刻中而明日入後二刻半而昏故損
夜五刻以增晝刻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十五刻其
增減則鄭注考靈樞云九日增減一刻舉大畧言之
蓋古法如此言正義以斯為非則不明注書之體要
矣



滿五十五刻。玉齋難曰。知日長之滿。減盡五刻。不意
易融已成。而又減之。故日長為五十五刻。固以冬至
反之。取夏至夜刻為之。至晝刻。以其所以誤耳。蕭之
比。獨為不忘。日今竊義云。卽法尚書。日中書見之
滿五十五刻。不見之滿。曰十五刻。此則正義之誤。非
鄭義也。

圓徑

圓三徑一。古數止舉大畧。漢以前經史說皆如此。說
經者當增增實數。而不可沒其本義。實數者。宋史天
文志云。吳王蕃依陸績立論。言徑一不常圓三。率圓
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隋書律歷志云。宋末南徐州
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容率。徑一。圓數贏三一四一五
九二七。納從內下。數三一四一五九二六。正數在贏
納二限之間。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大率徑一。三
而圓三五五。外十則內七。圓七一。方圓皆同。斜直則
方及斜七。圓七五。而圓無。近西洋人測圓六宗三要。



用以為率，則元古無引升之言，僅一不帶周三，大率
用一百四十二，而後四十五，比蓋數簡麗，其而陸續
法也。秦九韶數學九章，則云環田，徑一，周三，一六二
二七七六六奇，卷積。
聖祖仁皇帝聖訓，康熙三十一年正月甲寅，
諭大學士九卿曰：朕觀圓三徑一之法，用之必不能
合，蓋徑一尺，則圓當三尺八寸四分一釐有奇，若積
累至於百丈，兩差五十四丈有奇，等而上之，其為舛
錯可勝言耶！徑一，周三，止可算六角之數。

小數

升斗小數為各勺抄撮圭粟顆粒黍稷禾粟耗耗，以
十進減法，稱小數，為釐毫無忽微纖沙塵埃渺漠遠
巡，誤清頻率，以十進減，又有模糊等，長短小數，寸分
釐毫，以下同，其立名多不通，夫小數惟乘差互求，則
愈折愈多，如天體整度，則度為三千六百秒，又折
做纖忽芒塵，六十進減之，小數猶當列立率，始能求
之，若日用之物，必不當折粒折毫而計之，且無可計
也。康熙二十四年，張修職從全書，及給由單，則去抄
絲，以下歸抄於勺，歸絲於毫，於尺貫無兩如，蓋抄絲



漢書律歷志四分上元至伐禁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其八十八紀甲子所首大伐紀後一百二十七歲此四分上推庚申元也續漢書律歷志蔡邕引乾鑿度元命包天地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春秋命歷序則云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此則平知乙卯戊午丙寅甲寅丁巳庚子丁丑庚申元所積之異三者以算上求置算不同故積元不同即中滿光沙相據陳寬言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當是甲寅元數此皆有道有術之言隋

以下非推黃所能較疏滋簿書飛洒跋查之弊也二十六年書成乾隆三十一年定地下數以釐為斷三十二年又通行飭辦銀數以毫為斷米數以勺為止



曹憲廣雅音義引帝王世紀云自人皇迄魏成無二
年二百七十二代二百七十二萬七百四十五年當
依乾鑿度法獲麟積算其七十二萬二是六字誤也
宋人謂河說乖異乃不明理之蔽宋史韓顯符傳云
自伏羲甲寅至皇朝大中祥符三年庚戌積三千八
百五十七年專依皇甫謐等言不及信閱元祐蘇九
執法不推積元今西洋法亦不推積元西洋天地儀
書云開闢至洪水一千六百五十餘年洪水至漢元
壽庚申天主降生二千三百四十餘年自開天地至
崇禎庚辰五千六百三十餘年聖祖直解云開闢至

洪水二千二百四十二年洪水至漢元壽庚申天主
降生二千九百五十四年自開闢至崇禎庚辰六千
八百三十六年非由積元亦年數不同蓋向壁虛造
矣



閏人言積元

古算元以正月甲子夜半朔冬至為元者乃閏正朔
算法必於朔者以日月同度又須夜半朔又須五星
合日月必以三合為定位故有上推至百十萬年者
朱子注蓋子雖要引其說毛氏奇巖以為大踏言凡
朔日至則必前是閏月未開造憲先置閏者毛習聞
夏正起正月甲寅朔且立春則不先置閏若閏正起
中氣要得不先置閏先置閏可謂歸餘於終則有
始左傳云歸餘於終正是元前置閏以閏人說因法
至為顯確何須毛氏閏之也唐人說歸餘於終已參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禮憲不得用魯之音，唐柳惲定禮記月令表云孟春
日在營室，有物恆驗，無過變通，不知氣運開移，第隨
斗建，泊乎月朔，差異日星見殊，事費華變，重有刪定，
乃依約建，爰非攝提，舉正於中，匪無期於積閏，履端
於始，不爽候於上元，云云，今檢開成五經，柳惲定禮
記月令，云正月之朔日在虛，昏昴中，曉壁中，斗建寅
位之初，其說誠是，寅正寅朔，則所謂履端舉正者，與
周同，而歸聲，則與周法異也。

恒氣論

恒氣之名古無之，始於皇極法也。同時張曹元等，於
三才進退言之最詳，其合朔用河水天三大三小，則
委婉陳之，儒士星翁而不相下，致有紛紛之論，劉焯
創定氣定朔之名，當時不行，而後世承用之，焯既自
以定氣定朔名其法，又別書法名曰恒氣平朔，前史
無恒氣平朔之法，三代及漢，氣朔法亦不同，周髀算
經，夏至日在內衡，二分在第四衡，冬至在第七衡，第
四衡周百七萬一千里，赤道黃道赤道赤道道，道
道之所同也，第七衡周百四十二萬八千里，足証孟



天無赤道及九道之說諸碑及古憲皆言度四分全
推陰氣則五日又二百八十八分日之六十三而一
氣平朔則乾鑿度云二十九日與八十二分日者四
十二月今正義引考靈曜云二十九日與九百四十
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古法閏氣朔如是也書正義引
鄭注考靈曜萬世不失九道謀云河圖帝覽始又黃
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一出
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
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四季從黃道漢書天文
志已有此說按續漢志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

言云劉歆研幾極深驗之春秋參以易道以河圖帝
覽始考書乾曜度推廣九道則九道出於緯戰國及
秦時所推得渾天起於漢時蓋天第曰衡為之其
運可按也三統有九道以定章統其日法八十二月
法三千三百九十二求朔與古術同天度亦分增於
古而氣候無盈縮仍可以古法計也東漢用四分而
晝夜漏刻小寒與大雪大寒與小雪立春與立冬長
短分不齊則九道之效素平時馮光與陳冕言朔與
憲發亥乙丑差至二日則兩文及三大二小之漸至
蔡邕云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算求



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是其時局中有此議故芑及之
劉洪以後日爭其事劉焯以儒創立其目而術始定
可謂難矣素問六節藏象論云五日謂之候三候謂
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周而復始如環無端
天元紀大論云天以六為節地以五為制周天氣者
六期為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為一周五六相合七百
二十氣為一紀千四百四十氣六十歲而一周不及
太過斯皆見矣淮南天文訓云斗指二十四氣以十
五日八風以四十五日又古言土王四季各十八日
五行各王七十二日皆舉大數其中自有小分通驗
云四十五日二十一分為節十五日七分為氣凡日
三十二分也與二百八十八分法同皆通分為法乾
鑿度云憲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為一歲易
以三百六十折當朔之日說有不相通者詳以言之
若此若必執五日為恒氣者歲止三百六十日古人
無是說也



煙波釣叟歌

煙波釣叟歌，極典雅，歌云軒轅皇帝戰蚩尤，涿鹿經年苦未休，偶夢天神授符訣，登壇致祭謹虔修，乘廣韻符字注，引河圖注云，元女出兵符，授黃帝戰蚩尤，藝工類聚，引河圖，楚佐輔云，黃帝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捉白符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云，今鳳皇已下，三百六十日矣，合之圖記，天其授帝符乎，帝乃齋戒七日，史記索隱，引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仗五兵，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謀殺無藝，萬民欲命，黃帝行

煙波釣叟歌
極典雅
歌云軒轅皇帝戰蚩尤
涿鹿經年苦未休
偶夢天神授符訣
登壇致祭謹虔修
乘廣韻符字注
引河圖注云
元女出兵符
授黃帝戰蚩尤
藝工類聚
引河圖
楚佐輔云
黃帝召天老而問焉
余夢見兩龍
捉白符以授余
於河之都
天老云
今鳳皇已下
三百六十日矣
合之圖記
天其授帝符乎
帝乃齋戒七日
史記索隱
引龍魚河圖云
黃帝攝政
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
並獸身人語
銅頭鐵額
食沙
仗五兵
刀戟大弩
威震天下
謀殺無藝
萬民欲命
黃帝行



天子事黃帝所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嘆
天遣元女授黃帝兵符伏靈尤太白陰經云經曰黃
帝征蚩尤七十二戰而不克夢金人引領長頭奉元
狐之裘而言曰某乃天帝之使授符於帝帝驚悟求
其符而不得乃問風后力牧風后力牧曰此天帝也
乃於盛水之陽築壇祭之雲及七籤宋真宗御製黃
帝本紀云帝戰未勝歸大山之阿慘然而寐夢見西
王母遣道人披元袿衣持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
在後得之者勝即召問風后置壇祈得符廣三寸長
一尺青色以血為文佩之歌云神龍負圖出洛水按

太平御覽引河圖云黃帝游於洛見鯉魚長三尺青
身無鱗亦文成字藝文類聚開元占經及御覽並引
龍魚河圖云黃龍負圖鱗成字從河中出付黃帝令
侍臣寫之示天下黃帝本紀注云神龍負圖文適其
甲故曰遁甲歌云丹鳳銜書碧雲按松說苑云黃帝
於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稽首曰
皇天降謫敢不承命文選七命注引禮疏命記云黃
帝服黃服帶黃冠齋于宮鳳乃蔽日而來並帝廟金
竹實樓帶梧桐終不去大雅文王篇題正義引元命
包云鳳皇銜書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左傳正義引春



秋晴云黃帝坐於危闕鳳皇銜書置帝前藝天類聚
太子御覽引合誠圖錄運期云黃帝將危危上浴與
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周昌等百二十八臨觀有鳳皇
銜圖以置帝前帝再拜受圖御覽四十三九百十五
洛書釋運期故兩著之歌云因命風后演成文道甲
路史法作河圖錄並去歌云因命風后演成文道甲
奇門從此始按乾坤鑿度河圖八門注云河圖者河
中得天書文圖詔龍銜出似非蹄非犬而後風后演
云太一天一星平岡衝卦錄神算通天地之鉗奧神
謨先兆之名武經總要云風后演道甲完鬼神之具
極天數宋真宗軒轅本紀云元女教帝三宮秘畧五

音權據陰陽之術帝令風后演河圖法而為式用之
創十八局列本作
百八名曰道甲歌云一千八十當時製
按月令正義引有陰陽式式志言陰局陽局也太白
陰經云經曰儀有元龜巨鼈從中水出舍符置於壇
而去似皮非皮似蹄非蹄以血為文曰天一在前太
一在後黃帝再拜受符於是設九宮置八門三奇六
儀為陰陽二道凡一千八十局名曰天一道甲式三
門發五將具式經總要云陰陽二道存諸秘式則局
各五百四十也歌云太公刑成七十三按太一金鏡
式云自太公張良以中下至李淳風別起太一新法



三合說

淮南子天文訓云本生于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
木也火生于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
子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壯於酉死
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
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死是于戌寅土合與寅午
戌火合各視感稟得時占之五行大義云土受氣於
亥生寅卯辰辰又引五行書云土寄火生巳葬辰然
辰土生子未土生卯戌土生午丑土生酉是淮南三
合專以戌土言之其辰未丑土人自有三合與金木

則太公自有書軒轅本紀注云周公時約為七十二
局是大公之事也歌云於漢代張子房二十八局
為指藝按文選修張良廟教注引河圖云黃石公
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史記留侯世家索隱引詩
緯云劉后黃帝師又化為老子以書授張良見於古
碑黃石公書即風后書其為通甲無疑矣軒轅本紀
注亦云漢張子房共何映一云四時四字係通藏本
校又誤連寫之議之為十八局此數語皆有稽蓋北宋通人所作



洪範五行一說土生
中陰陽選擇始氣
別言上書高生亥

水比也。吳曾能改齊漫錄引李鼎祥連珠纂論五行
終始云。水象包在巳。木象包在申。火象包在亥。金象
包在寅。土四行。無土。吳曾又引黃帝八五經五行十
二變篇云。一生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即今長生沐浴胎帶官旺
九歲十止。十一。十二。即今長生沐浴胎帶官旺
衰病死墓絕胎養。惟所謂止。今術所謂絕。絕當為系
包。蓋包胎養長以至墓。於序為順。言止絕非理也。淮
南以藏墓為死。當是終。以終九之文証之。可見。然則
土當系包於那。今星命家。或藏戌土。午藏巳土。是也。
寅則應藏巳土。而云藏戌土。為失本義。術士又或以

土三辰附寅午戌。又言以木方克土。不能立生。固不
復知土有三合。然則金生在巳何也。以有伏而乘也。
然則詩正義引詩緯况歷極云。大明在亥為水始。四
壯在寅為木始。嘉魚在巳為火始。鴻雁在申為金始。
不合三辰之法。亦不言土何也。此用綱帝法時所推
就四孟比金經義。土在四季也。高堂隆言土生未。感
戌壯丑終辰。言在四季。與三合異也。



九梁星

九梁星名見隋蕭吉五行大義所引黃帝斗圖及唐
開元占經北斗占所引洛書其入祀典則始於唐
民間亦盛行太平廣記神十七引唐逸史云裴度命屬
廉貞祭時見廉貞將軍金甲執戈長三大按其術以
倉銀巨門祿存又曲廉貞武曲破軍七名列之而以
子丑寅卯辰巳午子亥戌酉申未午十四生命依次
得其星名見元神全則吉不全則行掩鎮其咒甚鄙
俚聞奇錄貞元時吉州刺史魏耽園人為北斗本命
星其稱九梁則見唐楊益地理書宋時其神益著洪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羅盤

羅盤近裏為十二格次為二十四次為三十六次為七十二次為三百六十格就外格依此相勘其錢益其方位益審其篇盤中針縫針不煩別出界畫既定格偏上偏下取之即得其位嘗思得一法作圓池方盤畫圓格五重內重十二支由北而西而南而東而復北其方位與各書與乃仰觀星圖法也外格俱依仰觀法填之申土用之以子內向午向祿置盤不動針之所指即車所向之方舟行者欲盤舟內以午外向針所指則舟行方也置海舟舵樓與時行羅盤比

景盧義堅志數有其事

REPRODUCED BY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校用之其水路蓋準覆驗奉門宅基但以子內向尤
易辨也又凡儀器中定南針指時刻日晷儀因作此
盤但以午向日而端無影則針之所指即其時刻惟
岳術數記遠云其入卦針刺八方位謂從天即是
此盤是漢時已有之復不傳比器耳若以偏東偏西
為南考謂中國南北極不正說已見宋沈括筆談謂
磁石磨針微偏東不全南其說非也請以西說證之
晉法顯佛國記云拘薩羅國佛論議處起精舍道東
有外道天寺日在面時精舍影射天寺日在東時又
天寺影北映終不得映精舍此事不足道而旁證最

可為據日月隨星躔出入戌則中在末天寺蓋在
精舍東僧徒夸言亦以中在偏西末位若中國日中
時正在午豈得謂中國北極不正磁石乃指大郎山
如西洋人之論耶以佛國記推之中國正南在午佛
國及西洋正南反在末此又言羅盤指南針者所當
知也今羅盤有先天八卦元空五行開禧顯慶天度
嘗深思之不得其理術士言之有餘味焉蓋各有弊
賜矣



夢

莊子於夢言黃帝孔子，按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帝寤而嘆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羣，能收萬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為桐，得力收於大澤，進以為將，黃帝因著百夢經十卷，其圓夢之法，徃者直達，而竟符之，可謂象罔得珠矣。靈振有法，邪發夢篇，古夢經，藝文志有之，曰黃

REPRODUCED BY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ColorChecker chart with ruler and scale marking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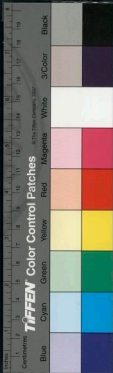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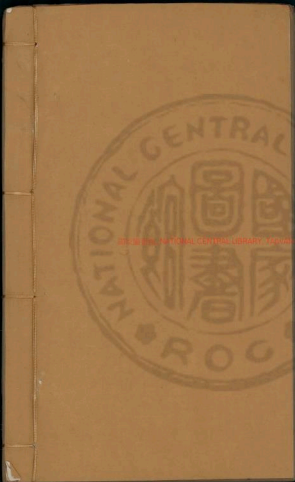


帝長仰占夢，孔子兩楹之夢，見攬子，是其義也。列子
周穆王篇，亦云今無黃帝孔萊堯辨之哉。唐明皇自
言夢見太上老君，味真宗則與其小語，共言見神人
金主亮，自言夢天門內，伏殿下，聽青衣人讀天策上
將令，不可詳矣。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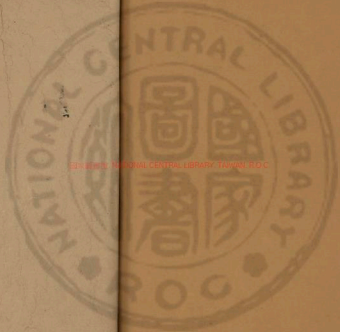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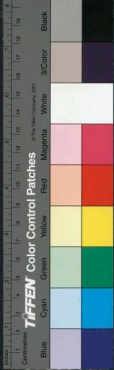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H P. O.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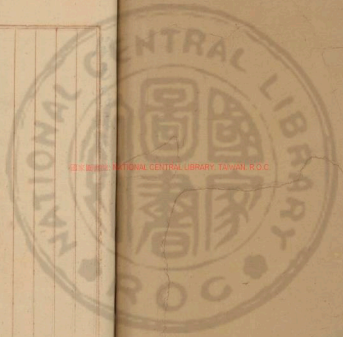


癸巳存稿 第四冊



© 2008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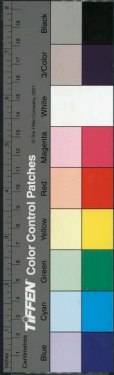


癸巳存稿卷七

天言一曰... 中允集云七孔四支之所覺言外七竅... 云或到其後心有五竅元文儒學伯顏... 於誠誠判其腹先其心衷孔是心疾不... 不亦也萊元帝金樓子云比千心十三

24>281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心竅

史記股本紀宋世家並云討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
剖比干觀其心莊子云混沌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
死言一曰一竅喻聖人心七竅以智治天下也列子
仲尼篇云七孔四支之所覺言外七竅又云子心六
孔流通一孔不達則言心七竅蓋商周時皆言心七
竅內外相應而醫書明堂未著言之南史沈攸之傳
云或剖其腹心有五竅元史儒學伯顏傳云伯顏死
於磁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是心竅不能定故明堂
不言也梁元帝金樓子云比干心十二穴梁史范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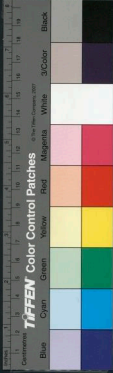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傳云比干之心七竅列角嘗疑其時。君臣所言奇異
今檢西洋羅雅谷人身圖說云。心竅左右各二。有十
一小耳。則小穴十一。其言與金樓子范縝合。蓋本之
佛書。金樓子取其十一穴。今本譌為十二。范縝取其
小耳。以為列和。因以附之比干。西洋人身圖說。則本
佛西國書也。

毫

說文云。毫。京兆杜陵亭。日知錄非之。云。比說之不合
地理者。宋史記六國表序云。湯起于毫。在西方。秦本
紀言寧公伐湯。杜毫。王奔戎。則同時。西方猶有毫說。
文又言毫在杜陵古事。明矣。顧即不知此義。許自言
漢毫。漢京兆杜陵自有毫。顧何以謂之不合。不可解
也。



三章

漢書刑法志云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後韓彭反誅乃有三族案天下初定購季布敢有舍匿罪之族時韓彭未反也賈子新書屢稱誹謗之誅挾書之禁亦未除皆非三章所有

漢書刑法志云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後韓彭反誅乃有三族案天下初定購季布敢有舍匿罪之族時韓彭未反也賈子新書屢稱誹謗之誅挾書之禁亦未除皆非三章所有



武安元年津侯薛澤相
番到會奉邑澤充公孫
室以德名相印以奉邑封平
津侯李榮莊有翟生以
侯相石康以相封收却侯
而金奉邑平康正武安會
爵之此後公孫榮亦有侯
後列居苑為庶侯而二十
秋以上

武安食郿

漢書溝洫志云河決狄子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
邑食郿郿居河北注云郿音翰清河之縣也檢魏郡
武安縣清河郡郿縣地理志俱不云侯國惟琅邪郡
魏其縣言侯國周止甯嬰皆絕魏其為膠東分侯也
田蚡相封武安列侯其食郿蓋丞相奉郿食會封
丞相富民侯蓋沿此食邑之制通加侯爵且予嘉
名其事始末如此

武安食郿
漢書溝洫志云河決狄子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
邑食郿郿居河北注云郿音翰清河之縣也檢魏郡
武安縣清河郡郿縣地理志俱不云侯國惟琅邪郡
魏其縣言侯國周止甯嬰皆絕魏其為膠東分侯也
田蚡相封武安列侯其食郿蓋丞相奉郿食會封
丞相富民侯蓋沿此食邑之制通加侯爵且予嘉
名其事始末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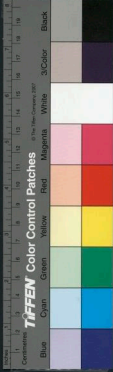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索隱書後
解徐廣云一曰治國闡明列索隱附史記本云為成
學之人攻文之士欲覽其要故刪為此篇索隱單行
本無攻文之士字亦不鮮治古文按徐云一曰治國
闡是晉宋時傳彼本者已不知庚古何解更無責於
小司馬矣此序云古文者謂春秋國語序云務綜其
終始表見春秋國語是也漢書楚元王傳言古文春
秋左氏傳又言左氏傳多古言古字故可稱古文史
記五帝本紀贊云不離古文者近是下云余觀春秋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索隱書後
解徐廣云一曰治國闡明列索隱附史記本云為成
學之人攻文之士欲覽其要故刪為此篇索隱單行
本無攻文之士字亦不鮮治古文按徐云一曰治國
闡是晉宋時傳彼本者已不知庚古何解更無責於
小司馬矣此序云古文者謂春秋國語序云務綜其
終始表見春秋國語是也漢書楚元王傳言古文春
秋左氏傳又言左氏傳多古言古字故可稱古文史
記五帝本紀贊云不離古文者近是下云余觀春秋



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其古文亦指春秋
國語又吳世家贊云余讀春秋古文語俱相應而索
隱以古文為五帝德帝繫姓亦誤矣史記自序云誦
古文謂學古文尚書就孔安國問故及通左傳國語
而索隱云事伏生伏生乃今文尚書豈可謂之古文
是索隱竟不知古文是文字又隨意說之也史記言
古文者猶言古字本尚書春秋其特表舉古文者以
言好學深思又譏淺見寡聞十二諸侯年表序又特
言成學皆與當時博士之黨同伐異者言之史記立

言之意惜徐廣裴駟等不知也而索隱顛倒錯亂宜
明人以攻文之士誣置其說中幸有此單行本稍減
其謬耳嘉慶丁巳十月



史記秦本紀云穆公妻晉子圉以宗女又云重耳
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案國語云歸女五人
懷嬴與焉又云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圉之辱備瑣瑣
焉欲以成婚而懼難其罪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
致之懼之故也如此則懷嬴為穆夫人之女非宗女
且非他妾子也特以子圉故降為媵故曰不敢以成
婚左傳僖十七年秦妻晉太子圉二十二年子圉欲
與嬴氏逃歸二十三年秦伯納女五人於重耳懷嬴
與焉懷嬴即廢嬴也左傳文六年云廢嬴嬖于二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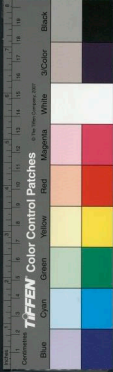
晉夫人

史記秦本紀云穆公妻晉子圉以宗女又云重耳
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案國語云歸女五人
懷嬴與焉又云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圉之辱備瑣瑣
焉欲以成婚而懼難其罪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
致之懼之故也如此則懷嬴為穆夫人之女非宗女
且非他妾子也特以子圉故降為媵故曰不敢以成
婚左傳僖十七年秦妻晉太子圉二十二年子圉欲
與嬴氏逃歸二十三年秦伯納女五人於重耳懷嬴
與焉懷嬴即廢嬴也左傳文六年云廢嬴嬖于二君



又云爰嬴賤班在九人蓋秦致五人爰嬴本居班末
文公雖嬖之未嘗易其班也秦本配云文公夫人秦
女也左傳傳二十四年云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三
十二年云文嬴請三帥史集解引服虔云文公夫人
穆公女也檢國語獨度嬴曰寡君之適則文嬴為他
妻子其他三人或宗女耳辰嬴班在九人者文嬴適
也襄公之母偏居在二季隗在三公子雍之母杜祁
在四辰嬴在九此皆出于左傳其四人則左傳傳二
十三年云初文公至齊齊桓公妻之又秦女三人與
齊姜也四以序推之齊姜在五秦女三人亦騷也其

在六七八歎史記晉世家云辰嬴班在九人下其以
成公母周女在九人中辰嬴不與九人數歎九人之
年惟季隗可知傳十六年季隗年二十五三十二年
公卒季隗年四十一矣史于齊秦皆曰宗女皆意度
之詞以親妙子不可為妾其誼甚美不悟親姪婦尤
不可也表暴其大而隱諱其細又何為乎故為質言
之如此左傳言趙衰取叔隗文公及圖又以季隗女
妻之生同拈嬰史記趙世家亦刊之而謂文公未出
七時衰已生三子不合事實



楚唐昧

楚策蘇子謂楚王章垂沙之事，荀子議兵篇兵殆於垂沙，唐荃死，莊踰起楚分而為三四，淮南子兵略訓楚兵殆于垂沙，唐昧死焉，按爾雅云穎為沙，說文云楚東有沙水，水經注謂閹封扶溝，閹渠水即沙水，又自陳迄義成入淮皆沙水也，呂氏春秋處方篇荆唐蔑與齊章子夾泚水而軍，為今南陽唐縣地，後漢書光武紀注泚水在今唐州泚陽縣南，廬江濡縣亦有泚水，是潁南夾泚也，史記六國表云懷王二十八年秦韓魏齊敗我將軍唐昧于重邱，重邱即泚邱，地在

楚策蘇子謂楚王章垂沙之事，荀子議兵篇兵殆於垂沙，唐荃死，莊踰起楚分而為三四，淮南子兵略訓楚兵殆于垂沙，唐昧死焉，按爾雅云穎為沙，說文云楚東有沙水，水經注謂閹封扶溝，閹渠水即沙水，又自陳迄義成入淮皆沙水也，呂氏春秋處方篇荆唐蔑與齊章子夾泚水而軍，為今南陽唐縣地，後漢書光武紀注泚水在今唐州泚陽縣南，廬江濡縣亦有泚水，是潁南夾泚也，史記六國表云懷王二十八年秦韓魏齊敗我將軍唐昧于重邱，重邱即泚邱，地在



史記索隱趙世家書後
趙世家簡子各當道者曰吾有所見子晰也吾有所見子句言吾有地曾見子矣晰也句言事甚明晰也又對下遂不見為文索隱云言是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案上下俱稱當道者不名其人為子晰也世家武靈王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十七年吳娃孟姚有寵是為惠后二十五年云惠后卒二十七年云傳國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惠文王四年云吳娃死故惠文愛弛惠文王盡三十三年孝成元年云太后二年云惠文后卒世家文知此十六年是

頽沙南秦本紀則後二年當昭襄八年秦齊魏韓攻方城取唐昧荀子言莊躡起楚分索莊躡莊王子孫為將定漢會秦人奪楚巴黔地不得歸因遷至漢史記禮書用荀子文垂沙作垂涉集解引許慎云地名漢志隄為有大沙水在今故永廳當黔西渠北近莊躡事然非唐昧事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史記索隱趙世家書後
趙世家簡子各當道者曰吾有所見子晰也吾有所見子句言吾有地曾見子矣晰也句言事甚明晰也又對下遂不見為文索隱云言是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案上下俱稱當道者不名其人為子晰也世家武靈王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十七年吳娃孟姚有寵是為惠后二十五年云惠后卒二十七年云傳國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惠文王四年云吳娃死故惠文愛弛惠文王盡三十三年孝成元年云太后二年云惠文后卒世家文知此十六年是

不知老至太后常豫侍
膳半是儀制情漸忘儀
食之常少
不知孝順之弟長安君
必不可謂之吳娃幼子索
隱以吳娃非前年下也

為惠后者豫言之謂章母卒後之惠后為此吳娃也
二十五年惠后者太子章母韓女也二十七年惠后
者吳娃也惠后吳娃以惠文四年前卒也孝成元年
太后者惠文后也以二年卒乃吳娃之子婦索隱於
武靈王二十五年惠后云惠后卒後吳娃正當室孝
成二年惠文后是也吳娃孝成二年卒而史曰吳娃
死後惠文寵衰憐故太子章欲而立之是誤也其說
甚奇怪尋孝成元年太后索隱引束皙言太后薨年
三十有奇蓋惠文以武靈十六年以後生盡二十七
年為十二歲又自紀年三十二則惠文年止四十四

其后不得老索隱以恃輦倚粥云云以為吳娃漫引
束皙以太后為吳娃遂以吳娃為惠文后○有史文
不合反謂史誤此又束皙所不及料也且吳娃為惠
文之母豈得謚為惠文后語妄可知矣



錢三錢五解

史記蕭相國世家高祖以支孫咸陽支皆送奉錢三
何獨以五高祖為皇帝已封何乃益封何二千戶以
孫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案奉錢疑是贖錢
之名集解李奇以三為三百五為五百索隱引劉伯
莊云時錢有重者一當百也今檢蘇秦傳自洛陽之
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平準書云秦
錢重難用又云銅錢鐵曰半兩重如其文然則沛吏
又以半兩十二銖之錢三奉之集之可得半兩十二
銖之錢五奉之集之可得半兩十二銖之錢百與蘇



後漢書光武紀云建武二十六年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于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于舊秩續漢志云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然則中二千石獨不減也史記外戚世家姪何北中二千石索隱引崔浩云中滿也言中二千石亦不滿二千石蓋千七八百斛誤也當云北中二千石崔浩語漏此字漢書百官公卿表顏師古師注亦不詳

中二千石

秦路資相符蓋以已貨數用矣韓信傳云賜字長百錢則秦半兩十二銖錢與漢興三銖榆莢錢無明文也東漢書云國錢鑄曰半兩重以舊文猶漢初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建武二十六年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于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于舊秩續漢志云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然則中二千石獨不減也史記外戚世家姪何北中二千石索隱引崔浩云中滿也言中二千石亦不滿二千石蓋千七八百斛誤也當云北中二千石崔浩語漏此字漢書百官公卿表顏師古師注亦不詳



讀史記伯夷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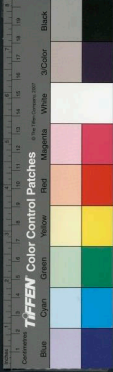
伯夷叔齊論語義疏云伯夷名允叔齊名致釋文云允字公信智字公達夷齊謚也見春秋少陽篇史記索隱亦同論語正義孟子正義俱引少陽篇釋文正義作智義疏索隱作致史記傳亦不言其姓名史記其傳曰索隱謂是韓詩外傳呂氏春秋今檢韓詩外傳不得其事呂氏春秋說廉篇則與莊子讓王篇略同說廉云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餓焉讓王云遂飢餓而死扣馬之事他書無所見左傳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或謂義士伯夷之屬追

伯夷列傳 伯夷 叔齊 論語 義疏 云 伯夷 名 允 叔齊 名 致 釋文 云 允 字 公 信 智 字 公 達 夷 齊 謚 也 見 春 秋 少 陽 篇 史 記 索 隱 亦 同 論 語 正 義 孟 子 正 義 俱 引 少 陽 篇 釋 文 正 義 作 智 義 疏 索 隱 作 致 史 記 傳 亦 不 言 其 姓 名 史 記 其 傳 曰 索 隱 謂 是 韓 詩 外 傳 呂 氏 春 秋 今 檢 韓 詩 外 傳 不 得 其 事 呂 氏 春 秋 說 廉 篇 則 與 莊 子 讓 王 篇 略 同 說 廉 云 二 子 北 行 至 首 陽 之 下 餓 焉 讓 王 云 遂 飢 餓 而 死 扣 馬 之 事 他 書 無 所 見 左 傳 云 武 王 克 商 遷 九 鼎 于 洛 邑 義 士 猶 或 非 之 或 謂 義 士 伯 夷 之 屬 追



數觀兵時事也管子制分篇云伯夷叔齊非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史為記載之書凡行事皆垂書之此云考信古藝蓋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有吳森伯伯夷而不見許由務光秦伯既有世家言伯夷者孔子所稱宜立傳又或伯夷事史官不詳而論語云民到于今稱之故采民間所說著于篇其人見於六藝即為考信而特表之以其傳曰此變例也索隱見其文與二書相似即謂其傳是韓詩外傳呂氏春秋不深思耳史公以伯夷為孔子論許得仁不怨其名蓋顯民間所稱說者又未嘗不怨舍其所

稱又無以為傳其怨又未嘗違理故網羅放失不使其事更湮沒亦孔子意也孔子言夷齊不怨者兄弟間事也不怨者仁也其傳言夷齊怨者君臣間事也怨者亦仁也傳言夷齊餓死游俠列傳言夷齊醜周餓死首陽山文武不以其賤王莊子言遊說而死莊子注云論語言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莊子言死為亦明其守餓以終非必餓死其言甚怪俗人乃言二子之事凡孔孟所不言無取也又言司馬遷傳空言成實又言孟子謂伯夷歸文王不應舍武王而餓文王事殷武王伐紂時有不同伯夷去就亦時



有不同，且諫不聽，則必去，去則不食其祿，老貧入首陽，焉得不餓？餓焉得不死，何謂乳孟不言夷齊死哉？曾子則言云：伯夷、叔齊死於清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沖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是曾子言伯夷、叔齊窮餓死，史記諫秦列傳云：虜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餓而死，首陽之山，骨肉不葬。周時賢不肖，皆知夷齊餓死，而後人又多增益其事者，論語義疏云：夷齊反首陽山，黃芻不食，周粟，惟食草木而已。後遼西令支縣

佑家白，張石虎。注：行天地篇有赤黑滿藉，韓非子說文引李云，亦張姓，往蒲坂采材，謂夷齊曰：汝不食周粟，何食周草木？伯夷、叔齊聞言，即遂不食，餓死。文選辨命論注引譙周古史考云：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路史餘論注引三秦記云：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滅之，不食而死。後紀注引列士傳云：王倅摩子往難之，遂不食，金樓子興王云：餓于首陽，依麋鹿以為羣，叔齊起害鹿，伯夷患之而死。類林云：夷齊來



即厚羹之辨非子其墓扣戰國時將軍制韓地實包
首陽辨非目驗之最可信也水經河水注河北雷首
山引闕駟十三州志云山一名獨頭山南有古冢陵
柏蔚然攢茂卽阜俗謂之夷齊墓於孟津上又云首
戴夷齊廟前有二碑後漢時立事見其碑借悼古賢
人情所同少陽言溢夷齊亦是周初制謚爲之易名
後人乃言餓死首陽誰謚之哉亦不推事理輕爲議
論矣曾子制言中篇注云伯夷叔齊者孤竹君之子
初無父母也其言奇崛蓋以孤竹君爲竹王不可爲
典要論衡定賢篇云伯夷昆弟相讓以國而有分爭

薇不食有白鹿乳之辨史引烈士傳云夷齊私念此
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復來二人遂不食死今
宗南史明僧紹所謂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道發議
者告以義也楚辭天問云鶯女采薇驚而北走至于回水之
水草何喜注云有女子采薇驚而北走至于回水之
上止而得鹿注義難明天問所言當是夷齊事屈原
問者皆廟畫典故米薇則女子諫之後乳鹿又北去
也惟不得成之之說韓非子言古有伯夷叔齊者武
王讓以天下而弗受或讓卽戎之又言二人餓死首
陽之陵以將軍姜子首陽之下蓋武王使入戒備死



之名書虛篇云伯夷季國餓死不嫌偷刀鉤而或云
伯夷叔齊為庶兄奪國餓死首陽山非護國庶兄也
豈得謂賢兄奪弟讓無損弟賢此不必辨者史言國
人立其中子是无庶兄立之事博物志水經濡水注
俱言漢靈帝時遣西太守廉翻夢人謂己曰余孤竹
君之子伯夷之弟墓為水所漂是即仲子非庶兄也
今盧龍渡子山有孤竹長君墓園子山有次君墓馬
鞍山有少君墓蓋古墓非伯夷兄弟也伯夷父或云
名朝初金樓子興玉云名夷雍孤竹初封或言湯十
八祀正月三日丙寅或言十二月己丑帝王世紀言

湯十有八祀封墨胎氏孤竹國後九葉孤竹君二子
伯夷叔齊以讓國逃去九世宣龍及六百祀皇甫謚
亦有所聞而思之未精宜史公所不采也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米鹽

韓非說難云米鹽辨博史記作記澶博文彙墨子非
命云吾嘗米鹽數天下書史記天官書云凌雜米鹽
亦有米鹽字漢書循吏黃霸傳云米鹽靡密注云米
鹽雜而且細也酷吏咸宣傳云其治米鹽注云米鹽
細雜也

在商周以前米鹽之辨博史記作記澶博文彙墨子非
命云吾嘗米鹽數天下書史記天官書云凌雜米鹽
亦有米鹽字漢書循吏黃霸傳云米鹽靡密注云米
鹽雜而且細也酷吏咸宣傳云其治米鹽注云米鹽
細雜也



宮中名家人者，蓋宮人無位號，如晉宮女子官婢，漢
廷儒生執固生，斥老子書為家人言。竇太后怒曰：安
得司空城旦書也。司空城旦，書謂其時公羊學，慘刻
過申商而托名儒者。家人言，本意謂仁弱，似搃搃語。
而家人又適為宮中無位號者，劉敞列傳云：高帝不
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是也。外戚世家
云：竇太后始以良家子入宮侍呂后，呂后出宮人賜
諸王，竇姬籍代伍中，至代是竇太后始為家人。故怒
怒其干犯，非僅以有仁弱之譏也。明神宗慈聖李太

宮中名家人者，蓋宮人無位號，如晉宮女子官婢，漢
廷儒生執固生，斥老子書為家人言。竇太后怒曰：安
得司空城旦書也。司空城旦，書謂其時公羊學，慘刻
過申商而托名儒者。家人言，本意謂仁弱，似搃搃語。
而家人又適為宮中無位號者，劉敞列傳云：高帝不
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是也。外戚世家
云：竇太后始以良家子入宮侍呂后，呂后出宮人賜
諸王，竇姬籍代伍中，至代是竇太后始為家人。故怒
怒其干犯，非僅以有仁弱之譏也。明神宗慈聖李太



安和人籍仕行。

又科滴皆非氏籍也
不知人籍仕行。8

后生也。光宗王把生也。光宗未立時，李太后問故神宗曰：「復都人子也。」內廷呼宮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宮人進。遂太怒曰：「汝亦都人子。」神宗伏地不敢起。儲位重，是定明李太后惡聞都人。漢竇太后惡聞家人，其事同也。竇太后使韓固生入園刺豕，意在致之死。又殺趙婕妤王穉，絀儒術，故表而出之，以明儒生在朝廷。當知便便唯謹，聖訓不可忘也。家人者，尋常言之則一家之人，無貴賤，對國人言之，則臣民家私屬，不立戶籍。故曰：「家人。」史記列國世家所謂為家人，即奴虜。梁王彭越為家人時，謂囚奴也。馮唐列傳士卒盡家

人子起田中從軍，即蒼頭軍，亦私屬。朱家買季布置之田，是也。宮中之家人，則后妃女侍，亦私屬之通稱也。



漢文帝除宮刑

史記孝文紀十三年詔云法有肉刑三刑除之又戴景
帝詔云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漢書景帝紀詔
述文帝正作除宮刑出美人刑法志言文帝易髡髡
剔新左趾右趾志又言男盜淫俠髡髡之罰不足以
懲又言男女亂淫乃復古刑景帝紀中四年秋云死
罪欲腐者許之其後如司馬遷許廣漢張賀之屬皆
是也是也鼂錯傳云肉刑不用又云除去陰刑是文帝
除宮刑事跡明白後用以抵死及刑淫俠司馬遷不
喜書宮刑字班固視之不審又見時有宮刑故志言

漢書景帝紀十三年詔云法有肉刑三除之又戴景
帝詔云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漢書景帝紀詔
述文帝正作除宮刑出美人刑法志言文帝易髡髡
剔新左趾右趾志又言男盜淫俠髡髡之罰不足以
懲又言男女亂淫乃復古刑景帝紀中四年秋云死
罪欲腐者許之其後如司馬遷許廣漢張賀之屬皆
是也鼂錯傳云肉刑不用又云除去陰刑是文帝
除宮刑事跡明白後用以抵死及刑淫俠司馬遷不
喜書宮刑字班固視之不審又見時有宮刑故志言



除髡刑剗黥耳而漢書景紀詔稱孝文皇帝除誅諍
去肉刑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
分別言之除宮刑在肉刑之外明矣史記集解孟康
云肉刑三黥一剗一左右趾一索隱引崔浩漢律序
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雙注以濬亂人族類故
不除之乃前後不稽者之論蓋若此也

武王紀年

武王紀年繼文王受命稽數之其春自子月始經史
正義枚恭誓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自為傳
云虞芮質成文王受命改元至九年卒武王立三年
為十一年觀矣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伐紂此周之
孟春枚本傳所以云者以經史有明文不能獨為妄
說而宋人歐陽猶非毀之追減武王為太子九年而
以為為國君之九年蔡沈又以建子非春枚本春誓
觀政於商傳云觀兵亦以為不然斷然與文王武
王爭辨夫聽命改元文王行之子月為春文王定之



即位不改元。武王行之。本不謀與後世俗儒論是非。也。故文言十一年子月觀兵。經傳皆一人所撰。以其說為不然。則並其文熱之已。而為追改。其人之自注。以為其自注非也。我所注是也。是一事虛。百事虛之。初證矣。

漢志推文王十五年生武王。文王九十七。武王八十三。明年武王八十四。為受命十年。其受命十二年。伐紂。十三年卒。伐紂。武王年八十六。為天子。後七歲而崩。是武王凡即位十年也。論合受命九年。為十九年。史記本紀。無年數。封禪書則云。克殷二年。天下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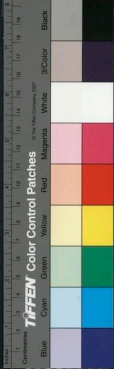
寧而崩。與漢志不同。王肅皇甫謐以為六年。是從史記說。竹書紀年。乃以為十七年。後人又謂武王獨得十九年。皆怪義。



書夫之訓風俗通以聲明之曰省賦後漢書注引十
三州志云有秩書夫得假半較蓋少吏之貴者朱邑
鮑宣第五倫吳足鄒元皆由書夫字

書夫

書夫之訓風俗通以聲明之曰省賦後漢書注引十
三州志云有秩書夫得假半較蓋少吏之貴者朱邑
鮑宣第五倫吳足鄒元皆由書夫字



ASIA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巫兒事證

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古者色姑姊妹不嫁管子以為
可窮蓋本稟公之法漢書地理志云初桓公兒襄公
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者
曰巫兒為宋生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為俗者
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是其俗至漢猶然巫兒以令
不得嫁則必贅婿齊人賤贅婿以其為巫兒婿無夫
道史記滑稽列傳云淳于髡齊之贅婿也蓋自無戶
籍依婦家籍者說苑尊賢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
也出夫者以贅女家故為所出若娶婦則無出夫之

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古者色姑姊妹不嫁管子以為
可窮蓋本稟公之法漢書地理志云初桓公兒襄公
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者
曰巫兒為宋生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為俗者
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是其俗至漢猶然巫兒以令
不得嫁則必贅婿齊人賤贅婿以其為巫兒婿無夫
道史記滑稽列傳云淳于髡齊之贅婿也蓋自無戶
籍依婦家籍者說苑尊賢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
也出夫者以贅女家故為所出若娶婦則無出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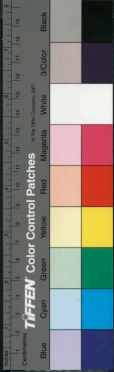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知贅婿風已古。或齊王兒婿。造此故實以相誇。齊策齊人謂曰。駢曰。臣聞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還畢矣。此亦亞兒依令。設為不嫁。而贅婿生子之說。謂之設為不嫁。都真不嫁。則無贅婿。趙策。趙威后問齊使曰。北宮之女嬰兒子。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率民出于孝。胡為至今不朝。亦是齊女無贅婿。則已名聞諸侯矣。贅婿以已無籍。故秦漢於贅婿。或加算。或遣戍。賈誼傳云。秦地子長。則出贅。本以避賦役。故贅齊王兒風也。

伯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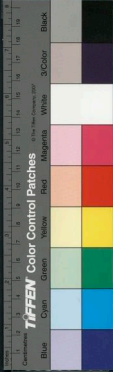
漢書古今表以郵無郵。王良柏樂為三人。今案古有兩伯樂。趙之伯樂曰王良。曰郵無郵亦曰郵良。又曰郵無政曰王子期。曰王子於期。良樂無郵是一義。名字相發也。政期是一義。亦名字相發也。簡子時名無恤。字良。亦字樂。後趙衰子名則。改名正。字期矣。伯樂蓋王族。故曰王曰王子。其曰郵者。以官氏也。秦之伯樂曰孫陽。曰孫明。莊子馬蹄篇釋文云。伯樂姓孫。名陽。關元古經引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御。故以為名。呂氏春秋似頗論言。晉陽事。



以國語郵無正為孫明疑因伯樂而誤注云孫明孫
無政郵良也則又附無正之名呂氏春秋觀表篇云
趙之王良秦之伯樂漢書敘傳云良樂孰能於相遇
皆二人名字錯舉今以左傳有郵無恤國語有郵無
正伯樂國語注有郵良孟子有王良韓非外儲說有
王良王子於期喻老有王子朔皆言趙之伯樂以孫
陽秦人謹孫陽孫明為秦伯樂漢書司馬相如傳云
陽子騶乘秦孫陽也若依呂氏似順則王良郵良孫
明孫陽伯樂郵無恤郵無正孫無政王子期王子於
期一今十名矣

公孫宏

公孫宏為故人所誇事出西京雜記其人姓高名賢
見文選彈文注引按鹽鐵論大夫丞相史御史極詆
公孫宏而不能沒其儉德刊復云公孫丞相衣不重
采食不兼味以先天下窶賢云公孫宏即三公之位
家不遇十乘救匿云公孫宏布被食若傭夫漢書宏
傳云元始中詔曰與內富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
殊科蓋知其舊識小人被誇而為雪之心魏書馮元
興傳云齊郡曹弟為太學博士兼尚書郎徒步上省
以示清儉忽遇盜夫失被纒時人郵其矯詐唐劉崇



童山
漢書公孫宏傳云上古至治山不童澤不涸管子修
靡篇云山不童而用時揆度云二五者童山竭澤國
準篇云有虞之王拓澤童山鯉童戊云黃帝之王盡
山竭澤童山者言若彼其濯濯也童秃也說文云奴
曰童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云貫高等自乾魮為王家
奴奴必死則童無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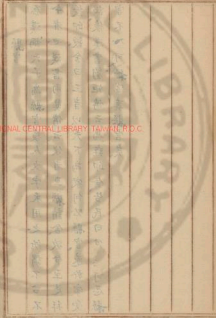
童山

龜以清儉自居卒後家人鬻海珍珠錯於市為常
時所鄙此則宏得所吉樂之歎科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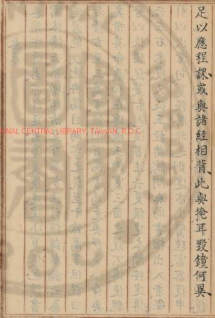
秦恭

秦恭字近君亦作廷君事夏侯建建小夏侯也漢書儒林傳云恭增師法至百萬言注引桓譚新論云秦廷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至三萬言然則百萬言為堯典說東今舜典矣惜其命羲和在璿璣玉衡竄三苗之說不傳使魏晉以後滕說蕪古也漢書注云夏侯建本簡按建傳云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年引以次章句夏侯勝非之則建亦文繁理富恭復申引之儒術急祿位利苟簡務毀其書但守一經師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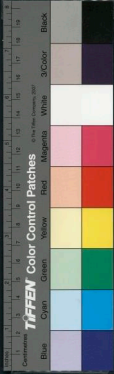
織秦私書論

漢書杜周傳云淳于長舅紅陽侯立與杜業書長罪
發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棄請不敬
坐免楊敞傳云子憚與孫會宗書後憚下廷尉案驗
得所與會宗書會宗坐免後漢書袁敞傳云敞為司
空尚書郎張俊有私書與敞子怨家封止之敞生策
免自殺私書不奏自古比不敬為有罪宋戴埴巖
谷唐穆宗時錢徽掌貢舉歲文昌李神以書屬所善
士不從徽李言于上曰今歲禮部不公皆聞節得之
乃貶徽刺江州或勸徽奏所屬書徽曰苟無愧心得



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取而焚之本朝皇祐元年六月臺諫李兌等言比歲臣僚有奏交親往還尺牘遂成告詰之風自今情非不順毋得繳奏簡尺從之繳奏私書非特君子不為亦法令所禁此直藪怪論也唐書言穀文昌指摘榜內鄭朗等十四人為子弟穆宗肉出題目重試落鄭朗等十人乃貶職蓋徇無學士聽請有據何得飾言穀字有書已不奏耶唐摭言云大歷改元建中禮部侍郎令狐岷知舉執政以薦託不從勢擬傾覆岷惶恐甚因進其私書上謂岷無良寬遲之後十年量移明州亦見本傳此唐君多

妄致人臣進退無據不可為訓五代史周王峻傳云峻求退以傾太祖之意未陳請之前多發外諸侯書以求保證深旬之間諸道馳騎進納峻書峻蓋犯衆惡者也宋史歐陽脩傳云范仲淹論外脩以司諫高若訥不救貽書辱之若訥繼繳奏其書乃貶脩趙葵行營雜錄李元綱厚德錄並云慶歷三年李京薦其友人於吳鼎臣求聞達于朝廷鼎臣即繳其書京坐貶官京妻往鼎臣家云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此則匪人相比後悔者凶無所謂厚德也宋并曲消舊聞云呂惠卿



諫官蘇軾革制有連起大獄發其私書語始聖率復
惠卿謝表至此獨云自省于己莫知其由謂惠卿告
安石罪發其私書有勿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齊年
者安石與馮京同年生惠卿不肯居此名蓋懼無以
見同黨東軒筆錄云張商英為館職屬于子判監舒
亶亶繳奏其簡商英坐是奪官清波雜志云亶知隸
院商英私屬其婿王鴻也癸辛雜錄云識李處全論
韓五五亦處全語託私書為言明沈德符野獲編云
房案發張禹思陳吳峰屬託提學書識者有戒心往
還筆札或云望焚毀或云乞即擲還是又自寫小人

情狀也今求繳私書者令孤叵周時節錕高若訥呂
惠卿吳鼎臣舒亶韓玉房案不繳者杜業孫會宗袁
啟發徽李兗李京皆不足定事是非以情言之可告
友者必可告君亦有周旋彌縫期于大道者紛紛繳
進則于事有損若陰邪不可告人之事公然者之簡
贖責令君子改行從己其險螫之性非可理達奏之
則絕其滋蔓且為世去一小人莫厚德事也是故小
人告訐者無與於己之事又或借公復仇怨君子義
當奏者險戾之人章己犯法之事夫世之小人其為
計皆自處於巧而薄而責君子以愚而厚奪小入又



四年十月初二日奉副庭
秋署從高第
諭云副庭有私送書印
情原甚密封進至令特
頒此諭旨上等正可由此謝
絕私文法託之私

從而和之以為君子厚德必不肯殺小人漸引切
制之則不得不為小人死君子不幸識一小人必使
終身為其所累不許之拔身自數此何聖人所創之
法也哉我

朝康熙四十一年閏六月山西巡撫秦太原知府舉
首左都御史李相請託私書李相降五級留任雍正
七年四月初七日山西學政勵宗萬奏太監鮮進朝
私書請託
諭云凡私書請託者皆養緣倖之徒若內外官員
肯據實奏奏則鑽營之弊可息勵宗萬此奏甚屬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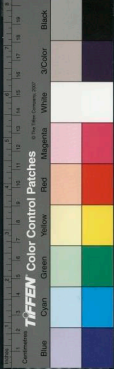
嘉着吏部議叙嘉慶四年五月江西布政使顏檢奏
原任工部主事魏若虛入京駐舟南昌致書布政使
使出差通查牙行令各差役閱說做實饒送盤費屢
書劫制魏若虛發遣五年五月御史周斌言顏檢與
魏若虛平日既有交情即不宜賣之見好若虛後成
滿於八年二月返京城謝周御史又上條陳請恩免
錢仍行征貯又請收京城鋪戶閭架銀遂重得罪是
年湖南學政吳省蘭奏蘇州總捕同知醴陵人李焜
私書請教誨胞侄李履元李德元李體元事李焜發
遣

諭以吳省蘭據寶具奏甚屬公正交部議叙道光六年七月黑龍江將軍哈豐阿繳奏在京大員高喀爾干與本地公事書信攬權挾制高喀爾得罪諭以哈豐阿秉公持平不避嫌怨加太子太保銜授內大臣蓋法如是而君子始有以自敬矣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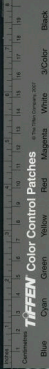
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合符釜山後漢書方術傳序鈐訣之符注引玉鈴篇及元女六韜要訣云太公謂武王曰主將有陰符八等符長一尺至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聞符所告者皆誅舍符云以近通遠從中應外陰通言語是也史記信陵君列傳云得虎符奪晉鄙軍漢書文帝紀云二年為銅虎符竹使符杜詩傳云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名竹使而已魏志注引漢顯帝傳云封魏王詔曰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晉書太祖紀





云授以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隋書樊子蓋傳云煬帝謂子蓋曰今為卿別造玉麟以代銅獸唐六典亦云隋煬帝別造玉麟以代銅獸賜留守樊子蓋唐制則輿服志有銀龜符銅魚符青龍符朱雀符翔虞符元武符又畿內則左有三右有一外則左五右一唐六典云符節五等銅魚符為符隨角魚符木契旌節丹府元龜卷六十周顯德六年三月癸酉勅諸道收守每遇除移並特降敕刻書又何假於符契宜易前規龍茲虛器其銅魚並宜停廢兩漢刊誤補遺云周顯德五年因李紀開詔謂特降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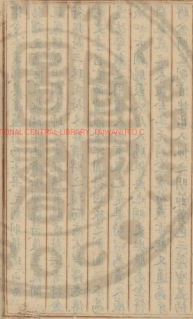
發兵何假符契遂廢之宋康定初復鑄銅兵符蓋符者三代時在物為名瑞曰符瑞契曰符契節曰符節漢始有銅竹符定名之文心雕龍云三代玉瑞漢用金竹末代從省代以編業莊子云焚符破墨于符言焚則三代之符亦以竹漢書終軍傳棄鑄即是闕符則漢符亦用兼用編文帝紀十二年陰闕無用傳注云李奇曰傳檠也顏師古曰檠刻木為各符也或用繒帛非文心雕龍所謂末代也釋名云符付也書所敕命乎上以付使傳行之玉篇云符符節也分為兩邊各持一以為信則周官掌節門闕用符節之符非



連話也。五代時亦用箭筒。蓋唐時青海番部傳箭之法。在古亦有之。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漢書注應劭云竹使符者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然則竹使符本是箭。取微發之速也。蓋周起軍旅用牙璋。漢文以後用符。周顯德六年廢符用璽書。又用金字牌。宋承五代。用金字牌。自子至亥。令箭亦然。或後唐傳箭之法如此。宋取其矢之金。截之為牌。康定元年。依皇城司木魚契鑄銅符。兼用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言宋虎符半在禁中。半在殿前。御批後有虎符印。蓋牙章也。文曰如

律令。本漢制。其言蓋野而不典。元制則楊瑞山居新話。謂元省官。凡提調軍馬者。必佩虎符。後至元間。造龍鳳牌。賜伯顏太師。元史紀傳有賜虎符。海青符。金符。銀符。三珠虎符。又非驛牌之類。而志不詳。釋老傳。御史李昌言。西僧佩金字圓符。國家之制。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用。僧人何事佩之。是其時以為貴人威儀。如六朝。賜鼓吹。唐人賜佩魚也。明史與服志。金符。牌。龍虎之象。銀於上。元時金虎符。或亦然。又通為牙牌。金牌之制。官地出入佩之。明節。黃色。三簷寶蓋柄。長三尺。黃紗傘籠之。令箭則嵌羽處為旗。有印。籠以

油紗繪龍



史記

裴駰史記集解有引漢書音義，張守節正義云：來漢書音義，習焉書者少也。司馬貞索隱序云：後漢延篤有史記音義一卷，又有音隱五卷，二書近代，解有集解序云：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引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今集解所引徐廣曰者，是也。亦有稱徐廣音義者，張儀傳大閔天下之胄，水經瓠子水注，引徐廣音義，云：閔一作聞，故孫通傳，稷嗣君集解，徐廣曰：繼嗣稷下之風流，水經瓠水注，引正作史記音義，唐書藝文志，猶有徐廣音義十



三卷又有鄒誕生史記音三卷據索隱序則鄒三卷
音義而非之云音則尚奇義則罕說又有劉伯莊
史記音義二十卷為隋秘書監柳顧言三十卷之遺
說又有許子儒史記音三卷北朝又有史記音顏氏
家訓勉學云元魏時有洛京才學重臣讀顏頤為專
翻衆不測之後知其新得史記音許綠切誤作許綠
切是有音無義本也

石鼓

續漢郡國志右扶風陳倉注引辛氏三秦記云有石
鼓山將有兵此山則鳴蓋山名石鼓非山上有鼓十
而著文也魏都賦注引冀州圖云鄜西北鼓山山石
有石鼓形時時自鳴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革之
事晉書五行志云吳興長城有夏架山有石鼓鳴則
三吳有兵太平寰宇記亦言彰德武安縣南鼓山上
有石鼓二鳴則兵起今鄜城北十五里亦有石鼓山
云山鳴即有兵唐天寶時鑿破之改名戢兵山又鄜
道元水經注湘水云臨承縣石鼓鳴主有兵革之事



其山在今衡陽縣北一里。又今湘潭有懸石山，占亦如此。此皆山形如鼓。水經巨洋水注云：廣回逢山有石鼓，齊地將亂，石人打石鼓，聞數十里，言出郭，綠生續述征記。又渭水注云：冀縣朱圍山在梧中，聚有石鼓，不擊自鳴，鳴則兵起。漢鴻嘉三年，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著崖脊，去地二百餘丈。民俗言石鼓鳴則有兵，是一山石如鼓形，水經注喜記奇偉，及碑銘文字，獨不言陳倉石鼓。如今所得陳倉琢石鼓十枚，上有詩詞者，辛氏三秦記以後厭勝之物，酈氏注水經以新事未及列之。

書後漢書夜郎傳後

德清蔡補梅壽昌嘗見語云：范書夜郎傳，桓帝時祥柯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注引華陽國志：尹珍字道真，母斂人也。說文序咸當和帝永元庚子，至桓帝初丁亥，四十八年，是許君非以安帝建光元年辛酉卒也。許君益長壽，至桓帝時猶能教授。其說甚偉，因為推之。檢華陽國志南中志云：明章之世，母斂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漸庠序，乃遠從汝南許叔重受五





經又師事應世叔學圖緯通三才還以教授於是南
域始有學焉珍以經術選用歷尚書丞郎荊州刺史
而世叔為司隸校尉師生並顯平夷傳寶夜郎尹貢
亦有名德歷尚書郎長令巴郡太守彭城相依常璩
所記明章時南域有學而范書桓帝時珍始出受學
常言明章時遊學桓時珍為刺史亦歷有八十年
范書則以作刺史之年為遊學之年是范疎也許君
說文本有承受部目及序蓋屬稿於永元庚子至建
光辛酉始理黃庭書以病去太尉南閣祭酒令其子
冲進說文書其教尹珍定在庚子之前許君本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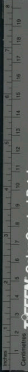
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汶長卒於家其云再遷者
太尉南閣祭酒一也汶長再也未至汶長官故云除
汶長卒於家其餘汶長當即在辛酉歲許君當生於
明帝以前自明帝永平戊午歲至安帝建光辛酉歲
已六十四年以明章時教授知以前當有二三十歲
許君長壽不得推之安帝以後安帝賜布不言賜許
慎而但賜許冲尹珍宦達惟言世叔師生並顯不及
叔重是許君雖長壽不及見珍仕宦更不得如范言
桓帝時教授也嘉慶丙子在土上元皇甫恭歸安嚴饒
橋可均亦以夜郎傳為言嚴蔡兩君之意甚美以說



文華陽國志及說書合證之而范書之疎有不可掩者因附其說於此應奉至桓帝延熹時尚見黨事珍從之學在明章時章帝末至捕黨人時已八十年矣應奉尹珍長壽皆有據也道光二年三月二十日書

鄭君戒子書

後漢書鄭康成傳戒子益恩書云吾家舊貧不為父母厚家所容元以後人多持此語謂康成非聖賢今高密有金承安五年立唐萬歲通天元年史承節所作碑云兼疏本傳之文載此書則曰吾家舊為父母兄弟所容是唐以前本如此太平御覽人事部載鄭元別傳咸益恩書曰吾家舊貧為父母所容是宋以前本如此不字宋以後字匠誤多也本傳云少為鄉番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西入關杜密傳云容為北海相行



春至高密見鄭元為鄉耆夫知其異器即合署即職
遣就學是書所云吾家舊貧為父母學所窘容去廝
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鄙者也本傳云自遊學十餘年
乃歸鄉里家貧客耕采菜即書所云往來幽并充豫
之域年過四十返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是康
成躬耕養親之事初言為父母羣弟亦容者云然也
史記陳平傳云兄伯常耕然平使遊學張釋之傳云
久宦減仲產乃慈愛至行康成謂己不能為文求祿
乃欲詣學費資糧家甚貧父母羣弟力不能給其費
父教怒禁之猶不忍苦禁之合家辛苦以資其用肆

其意此骨肉至愛相容之事康成以學成歸美父母
羣弟故為此言北齊書樊遜傳云遜少學常為兄仲
優饒既而自責曰名為人弟獨受安逸可無愧於心
乎隋書劉光伯傳自序云性本愚蔽家業寒為父兄
所饒廁縉紳之末其語皆做鄭書為之別傳設其文
為父母郡所容指言杜密之事其義尤長鄭之禁錮
蓋由杜密所舉所資所容三國志注云吳質濟陰人
自以少時不為本郡所饒饒亦容也容亦饒也若不
為所容無所資以詣學是無去廝役之事又何從置
此語哉

昭君

昭君後漢書南匈奴傳云字嬭南郡人也注云前書
曰南郡秭歸人按後漢注引前書蓋其音義漢書元
帝紀云竟寧元年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嬭為關氏注
云應劭曰王播王氏女字昭君文頴曰本南郡秭歸
人匈奴傳云賜後宮良_家子王播字昭君則播播嬭
昭君名字各異文選注引琴操云昭君者齊國王襄
女也求世不同或齊國田王轉徙南郡者歟匈奴傳
有和親侯王欽昭君兄子也及欽弟展義侯王蠡歆
在更始時又為歸德侯昭君妻呼韓邪生子伊屠知

此處為書影，內容模糊，可見文字排列。



牙師為右日逐王後漢書南匈奴傳云為右谷蠡王
為異母兄烏珠留若鞮單于所殺呼韓邪單于死昭
君復妻復株累若鞮單于為寧胡閼氏生二女長云
為伊墨居次嫁右骨都須卜當薨時封當為復安公
入中國拜須卜單于又封云子大且渠翁為復安侯
薨以女妻之入中國為復安公云次子自塞下歸其
國昭君之次女嫁當于氏為當于居次生醯檀王漢
書又作當戶居次當戶官名也須卜居次當入侍元
后時王莽擅權以媼元后也

後漢書列女傳

曹娥傳云父迎婆婆神濕郡鄞淳碑云婆婆樂神以
迎伍君逆溝為水所淹以是迎婆婆之神文為人所
笑實則婆婆迎神傳寫者削一字耳孝女叔先雄姓
叔先名雄常璩華陽國志則符縣先尼和之女名絡
水經注引益部耆舊傳蜀中諺曰符有先絡樊道有
張帛則名絡為是雄字乃傳寫誤也叔先之姓干寶
搜神記亦作叔先廣韻載叔先為複姓或非誤



人呼孫文求索連業數未具之間肇入從人之並閣下
响呼罵詈並於踞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杖肇肇覺
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為牧司爪牙吏收並欲殺之
是黃初中事其制未詳也吳之校事則尤橫潘濬傳
云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案丞相顧雍將軍朱據等
皆見禁止朱據傳云卻曲王遂詐受三萬緡與校呂
壹疑據實受考問在者死於杖下是儀傳云校即呂
壹誣曰嘉謗讒權怒收嘉繫獄又云呂壹歷白將相
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校事或謂之與校顧雍
朱據或謂之校曹陸凱或謂之校郎陸凱或謂之校

官諸葛又有察戰徵調交州孔雀又齋葉賜孫奮亦
明厥術校尉之流

察戰似今方略館供事軍機書吏故名察戰



吳志孫奮傳注引江表傳云皓遣祭戰齋菜賜奮奮
不受藥叩頭千下其事可憫韋曜傳云曜下獄置對
曰囚被問叩頭五百下華嚴救曜表曰謹通進表叩
頭百下蓋其時卑乞常語公羊春秋鄭伯乞盟何休
注云使若叩頭乞盟然知東漢末常語若此形容之
文非真叩頭千叩頭五百也稽首有定儀式叩頭則
隨地匍匐自叩無定儀式又史言屢拜不已五代史
呂琦傳云後唐廢帝怒李崧呂琦惶恐拜謝拜無數
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

叩頭

吳志孫奮傳注引江表傳云皓遣祭戰齋菜賜奮奮
不受藥叩頭千下其事可憫韋曜傳云曜下獄置對
曰囚被問叩頭五百下華嚴救曜表曰謹通進表叩
頭百下蓋其時卑乞常語公羊春秋鄭伯乞盟何休
注云使若叩頭乞盟然知東漢末常語若此形容之
文非真叩頭千叩頭五百也稽首有定儀式叩頭則
隨地匍匐自叩無定儀式又史言屢拜不已五代史
呂琦傳云後唐廢帝怒李崧呂琦惶恐拜謝拜無數
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



臣少息，是一跪一叩頭一起為一拜。唐以前朝儀有舞踏，大曆四年，以裴冕同平章事，冕老病，受命之際舞踏_口地，未幾而卒。宋以後不舞，乃今勝古也。

寒食散

通鑑注言寒食散蓋始于何晏，又云煉鍾乳硃砂等藥為之，言可避火食，故曰寒食。按寒食言服者食宜涼，衣宜薄，惟酒微溫飲，非不火食。其方漢張機製，在金匱要略中，發解制度，備見。隋巢元方諸病源候卷六，所載皇甫謐語，隋書經籍志載，散方論甚多，而皇甫謐曹欽論二卷，宋有皇甫謐依諸方撰一卷，隋又有吳景賢諸病源候論目，及服石論，總七卷，本避傷寒卒病法也。士大夫不問疾否，服之為風流，則始於何晏，魏晉人服散至死不悟，寧人子飢寒致病，謬云



散發其時以為笑誰晉人之散唐宋人之丹其為鄙
惡直近時鴉片煙之比晉唐宋宮不為禁今鴉片有
禁此以知
本朝規模獨為闕整矣

諸葛亮

魏書李苗傳苗讀蜀書至魏延語出長安諸葛亮不
許嘗歎息謂亮無奇計晉陳壽上諸葛亮文集表論
亮奇謀為短其言至當今人以亮故晉陳壽乃婦人
女子之見不可向邇也魏書毛脩之傳辨明三國史
義亦精確裴度謂前人以變詐之畧論節制之師以
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則達人知言



兵役亡耗議證

兵役亡耗主司者當察其實也。邇阜陽有一役持官銀至壽州，無回信，官錄其妻子入獄。逾年他役識其衣執，衣展轉究之，乃知役故被劫殺於嶺上。妻子哀號出獄，蓋事之不可知者多矣。魏志高柔傳云：鼓吹宋金等在合肥逃亡，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啟止不殺，蒙活者甚衆。盧毓傳云：天下草創，多遁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白棄市，毓啟之。



云刑之為可殺之為重此一切從重法不以人情論者也高柔傳云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追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官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泣對曰夫少單特依一老嫗為母事之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殺不顧室家者也柔又乘問禮良善與人無讎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乃是子文殺禮具得其埋藏處詔書徵盈子母為民其事懷感動人唐時漕運由黃河歷三門砥柱之險三門鑿校以挽漕舟挽夫繫二瓢於鼻而絕

多絕挽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西陽雜俎言韋臯在蜀日有左營伍伯於西山行營與同火卒學念金剛經夜於壁外拾薪為着騎縛去行百餘里踏之於地以髮繫楸覆以脫剝寢其上伍伯念經得脫連明已至家到家五六日行營將方申其逃蓋官弁不能為之先事籌護及死沒無以補其貽輒以逃亡備案贖兵役以從公死沒不得卸蔭反以禍其家此仁人君子所當垂念也吳志赤烏七年注江表傳云權詔曰督將亡叛而殺其妻子是使妻棄夫子棄父甚傷義教自今勿殺也舊唐書孝敬皇帝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傳云、表言軍伍殺傷不及、及不因戰亡、同隊人合
有罪、遂有無故死、美失、多注為逃、家口沒官、實可哀
憫、願免其沒配、總章元年、表詔從之、比則仁人、因時
蠲除一切重典之證、如明英宗止殉葬詔、其仁澤溥
矣。

長歌入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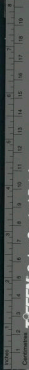
吳志孫峻傳注引吳書云、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
為吳左將軍左護軍、贊臨敵必先被髮、呼天因抗音
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洛陽伽藍記云
北魏田僧超能吹笛、為壯士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
延伯討万俟醜奴、每臨陣、令僧超為壯士聲、遂軍、
入陳、五代史補云、唐莊宗用軍、前後隊伍皆以所撰
辭授之、使揚聲作唱、至於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纔轉、
則衆聲齊作、凡所戰鬥、人忘其死、斯亦用軍之一奇、
此教事、蓋就古凱歌先用之、古不用凱者、容有銜



將也

名山藏云張士誠五太子短而悍平地決起丈餘每戰輒為歌令其帳下及城中人歌以諒其氣象真鬥

枚之事若平原期戰則借為豪宕亦一鼓作氣之意非奇也魏書王羆傳云為荊州刺史每日於不操甲冑仰天呼曰州城孝文帝所置天若不佐國家令箭中王羆額不然羆必破賊歷三年搏戰甚衆亦不被傷唐顏真卿李武穆王光弼碑云每臨陣常呼突於觀中義不受辱至拜登城西向拜辭因歎歎不自勝三軍見之無不泣下伏突者唐書傳以為刀宋史扈再興傳云每戰拔髮肉袒徒跣揮雙刀奮呼入陣張威傳云臨陣戰酣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威立淨天鶴旗以白衣執木柁號柴大轟掠敵陣何喬遠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家屬之官

吳志天紀四年注搜神記云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
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其說不然建衡
三年注吳錄云孟仁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則
孫皓制草創時不如此且內地令亦同不惟邊屯也
孫韶傳注云孫翊為丹陽太守妻徐氏隨在官又三
仁先為朱據軍吏將母在營又步騭傳都督西陵門
內妻妾服飾奢綺在西陵二十年騭嘗傳子綜字武
昌載父喪將母及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魏注引
吳書綜呼親戚姑妯娌以嫁將吏所幸婢妾賜與親



近而奔魏，是吳邊城官及部曲，皆有家屬。妃嬪傳云：徐琨擊張英於當利口，琨母時在軍中，孫何姬父遂為騎士，孫權游幸，諸營拒觀於道中，是吳草創時將及騎士，皆家屬從之。孫皓制，但省驛費，非為邊屯保質也。三國時，魏禁劉氏不得仕進，曹氏亦禁防之。其州郡長吏及出征成將吏，俱留質任於京師，此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所製法也。晉受禪乃除。

書文選幽憤詩後

五君錄注引竹林七賢論，云嵇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逆世，與山巨源書注引魏氏春秋，云康與山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乍觀之一似司馬氏以名教殺康也者，實不然也。恨賦注引王隱晉書，云康妻魏武帝孫穆王林女也，本司馬氏所不喜，康與山濤書，言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其時王肅皇甫謐之徒，誣造湯武周孔之言，康謂篡逆之事，以賢為口實，心每非薄之，若出仕在人間，不自晦止，必身顯見。



此事非毀抵突，新代所不能容。師與昭，以為康深見其隱衷，而豫知不容，是必為難者。故惡之。仇賦注引臧榮緒晉書云：康為中散大夫，呂安以家事傷歡，辭相引證，遂復收康。思舊賦注引魏氏春秋云：呂昭之子英，誣弟安不孝，安引康為證，康保明其事，安亦不濟。世志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乃殺安及康。文選有趙至與嵇茂齊書，孝爰入閔云云。茂齊康也。為太子舍人，書稱偷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實指茂齊官。思舊賦注引干寶晉書云：呂翼，瑤庶弟，安妻，而告安誘已。太祖徙安遠郡。安遺康書，孝爰入閔云。

魏書云：思舊報瑤械，此
吳若縹春山，而垂翼處
遊相翻雅屈，則以女
語鍾會，稱大因，此除之
是也。又云：五十餘根，
之林，豔色，餅火，康，再
惟房之，更，以言康，聖
氏事，也。

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琴賦注引臧榮緒晉書康以呂安事，誅是高貴鄉公事已見。鍾會言康昔嘗欲助母卸儉，而康死文案，以呂安與書而身保任之，實則安書乃趙至書。康幽憤詩所云：弊息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實恥於寃，歲不我與。當日獄詞，竟以趙書傳致康死。以與山巨源書，顯不容之語，而假安書誣陷之。岳飛死，以在荆湖不禮，万俟卨，而假岳雲張憲書誣陷之。皆莫須有之案牘也。文選趙書注引稽紹集云：趙身之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到本末。此



亦猶岳飛孫珂之籲天辨誣錄也惜文選注於與山
書事顯不容幽憤詩對答鄙訕未能明其心事故類
聚注所引者以成其說原豈能不死乎歟下知原所
非薄者王肅皇甫謐等所造司馬懿鍾會等所牽引
之湯武周孔也

鐵鎖連馬

晉書慕容恪攻冉閔輝解早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
連其馬為方陣而前此事甚險連馬不便於放箭宋史
劉鈞傳亦言金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三人為伍
貫以韋索岳飛傳言金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運
能行其效已覩矣然韋索尚易斷慕容恪事甚不可
信晉書乘馭無識耳拐子馬或似古車馬之意渡河
以南軍馬不可以戰金史兵志及兀術傳亦無拐子
馬名目疑當日軍報以意言之也



有熊

魏書高祖紀詔曰黃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
之後亦遷於河南蓋以黃帝有熊氏有熊新鄭也通
志邠邑略云黃帝相有熊遭於涿鹿最謬史云邠
於涿鹿之河正義引輿地志云涿鹿黃帝初都遷有
熊也儒者謂黃帝象土王四方無定居未必然



魏太武改號說

古人引名號之不正者，皆有說以通之。宣州蜀馬者，宣州產似蜀馬也。紅墨者，墨有九國，謂九為墨也。西伯文王子，春秋侯伯子，楚及戰國王子。秦皇十二，皆稱公子者，國中習稱也。考工記王后稱夫人者，野人及戰國工匠言也。呂氏春秋長見，荆文王時有申，或伯者，申侯氏伯字也。魏景明四年封蕭寶夔丹陽公。齊王正光元年，封阿那瓌朔方公。蠕蠕王者，三以升。其後日平定之封，公是朝班，不就外善仁。周赧王有避責壹人，謂之赧王者，非自稱也。漢靈帝之無上

此處為書寫區域，內容模糊，可見「LIBRARY」字樣。



將軍躬擐甲介馬行陣三市時據之宋後廢帝稱李
將軍微行稱之陳後主之無怒天子抑又稱之唐太
宗之天可汗但於四夷君長詔書稱之明皇曰三
後唐莊宗曰李天下但優伶奴婢稱之宋徽宗之
主道君皇帝於青醜稱之先稱玉晨明皇大道君
稱後稱都天教主臣某明武宗之總督軍務威武大
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封詔古
儀注文書其皇帝名號自在也漢哀帝為陳聖劉太
平真君者十一月則後世尊號之權輿魏太武則稱太
平真君者十一年是已改去皇帝尊號而以真君為

尊號秦後一見也



親書

北齊書親收傳言收作親書以楊愔自云宏農配王
惠龍自云太原今案親書段承根傳亦云自言漢太
尉類九世孫又列傳八十四以李雄配晉則以蜀晉
比蜀吳而元魏比曹魏也又於劉聰等傳叙申明吳
蜀不得為三分云吳蜀言三分同於蜀人之笑又以
馮跋桓元配宋齊梁為島夷作偽心勞亦可謂周之
矣



孔氏雜記云今公家文書用仰字北齊孝昭紀詔定
三恪禮儀體式亦仰儀之檢文宣紀云天保元年詔
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勤心勸課孝昭紀云皇建
元年詔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孫審傳云仰
僉好督還我仰者仰仗之義魏書平陽王傳云當仰
仗廟算盧同傳云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貫別錄云
階仰本軍印記其詞上下相倚後沿為上行心之引
稱耳

仰

稱耳



曹覆頭項亦以護面左傳葉公問則不見其面是右
曹前覆深也晉書朱伺傳云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
衛則連於曹而為鐵面者唐崔令欽教坊記云大面
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似婦人刻木為假
而臨陣着之嘗擊周師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因為
此舞棄齊書蘭陵王傳云芒山之戰長恭率五百騎
入周軍遂至金墉時被圍甚急城上人弗之救於
免曹示之面乃以弩手救之大捷武士共歌詠之為
蘭陵王破陣曲則所謂假面者乃連於曹即晉朱伺

曹

曹覆頭項亦以護面左傳葉公問則不見其面是右
曹前覆深也晉書朱伺傳云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
衛則連於曹而為鐵面者唐崔令欽教坊記云大面
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似婦人刻木為假
而臨陣着之嘗擊周師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因為
此舞棄齊書蘭陵王傳云芒山之戰長恭率五百騎
入周軍遂至金墉時被圍甚急城上人弗之救於
免曹示之面乃以弩手救之大捷武士共歌詠之為
蘭陵王破陣曲則所謂假面者乃連於曹即晉朱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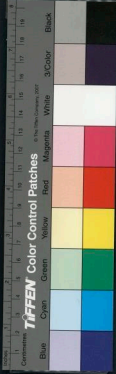
之遺製，謂刻木為之，乃自教坊之法。南史王僧達傳云：僧達傲然，不陳遜，帝數曰：僧達非王，乃戴面，向天子戴面，自是倡優假面，門很者以護面，亦別有。晉惠帝時，江沔間應張昌者，以馬尾作髯，宋史狄去傳：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曾披靡莫敢當。水燕談錄云：武襄為延州指揮，使頻立戰功，常被髮而銅，具馳突賊圍，敵人畏懼，無敢當者，是皆出行成敵以求泊陣，葉紹翁曰：朝聞見錄云：開禧時，畢再遇奮於行伍，年已六十，披髮戴兜鍪，鐵鬼面，被金楮錢，建旗曰：畢將軍，是又鐵面別於冑者，其被金楮錢據。

宋史傳云：再遇初以恩補官，孝宗召見，賜戰袍金錢，殆以是故，亦又奇矣。



相王

殿板舊唐書屈突通傳遂擒通送長安高祖謂曰何
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
為本朝之辱以愧代王本作以愧相王臣德潛去元
當時無相王其人前文云義兵起代王遣通進屯河
東此必代王之謬也已改正今案此代王乃誤改通
受代王使進屯河東乃大業十三年七月唐高祖以
十一月克長安立代王為帝改為義寧元年高祖以
為大丞相封唐王十二月擒通則此相王實指高祖
安得謂時無其人若代王則已帝矣時無代王其人



唐文粹韋湊駁義宗廟號議云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則文王為太宗武王為中宗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其言周二宗之說於古無文舊唐書禮儀志五云周宗文王武王無太宗中宗之文餘同文粹文粹蓋有誤志又引白虎通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此云宗文王以宗祀明堂言之魏志王儉傳注引魏略太祖杜會書稱漢宣帝為先主中宗則平帝時追尊也

韋湊駁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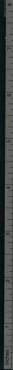
也當改從舊本劉肅大唐新語載此事止云以魏王所謂王指唐王也



實建德傳

舊唐書實建德傳云策宮板渚津結陣於汜水中槍
窳於牛口渚生獲之先是童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
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惡之果敗於此地牛口渚在
今榮澤板渚津在今汜水皆河南地今正定井陘縣
東南七里有牛口峪趙州臨城縣西二十里亦有牛
口峪其縣志俱言實建德敗於此因豆入牛口之故
故凡地名牛口者皆引之羽山夾谷夾儀之屬此
各以所聞者載之書若實事則戰地前後可推排以
在汜水者為正也又臨城志縣東南五里鈎盤山臨

實建德傳
舊唐書實建德傳云策宮板渚津結陣於汜水中槍
窳於牛口渚生獲之先是童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
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惡之果敗於此地牛口渚在
今榮澤板渚津在今汜水皆河南地今正定井陘縣
東南七里有牛口峪趙州臨城縣西二十里亦有牛
口峪其縣志俱言實建德敗於此因豆入牛口之故
故凡地名牛口者皆引之羽山夾谷夾儀之屬此
各以所聞者載之書若實事則戰地前後可推排以
在汜水者為正也又臨城志縣東南五里鈎盤山臨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iffen Inc.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李迥秀

舊唐書李大亮傳云長安初大亮族孫迥秀為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令宮人參問其母又嘗迎入宮中待之甚優迥秀託附權幸傾心事張易之昌宗兄弟為護正之士所譏俄坐賊出為廬州刺史則天崩後持節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終兵部尚書張行成傳云族源易之昌宗則天封其母韋氏阿臧太夫人位尚宮至宅問訊仍詔尚書李迥秀私侍阿臧如此云傳所謂託附傾心者新唐書謂之撓意詣稱指阿臧事也然舊唐書五行志云張易之為母阿臧作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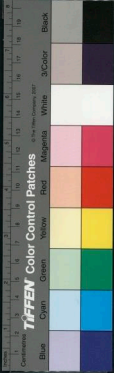
五當八百餘人... 迥秀... 昌宗... 阿臧... 則天... 大亮... 鸞臺... 鳳閣... 平章... 事... 則天... 令... 宮... 人... 參... 問... 其... 母... 又... 嘗... 迎... 入... 宮... 中... 待... 之... 甚... 優... 迥... 秀... 託... 附... 權... 幸... 傾... 心... 事... 張... 易... 之... 昌... 宗... 兄... 弟... 為... 護... 正... 之... 士... 所... 譏... 俄... 坐... 賊... 出... 為... 廬... 州... 刺... 史... 則... 天... 崩... 後... 持... 節... 朔... 方... 道... 行... 軍... 大... 總... 管... 終... 兵... 部... 尚... 書... 張... 行... 成... 傳... 云... 族... 源... 易... 之... 昌... 宗... 則... 天... 封... 其... 母... 韋... 氏... 阿... 臧... 太... 夫... 人... 位... 尚... 宮... 至... 宅... 問... 訊... 仍... 詔... 尚... 書... 李... 迥... 秀... 私... 侍... 阿... 臧... 如... 此... 云... 傳... 所... 謂... 託... 附... 傾... 心... 者... 新... 唐... 書... 謂... 之... 撓... 意... 詣... 稱... 指... 阿... 臧... 事... 也... 然... 舊... 唐... 書... 五... 行... 志... 云... 張... 易... 之... 為... 母... 阿... 臧... 作... 七...



帳象牀犀簟則天令鳳閣侍郎李迥秀妻之迥秀
獲已然心慙其老薄之阿臧怒出迥秀為定州刺史
此與竇儼貞聖宮國夫人無異言私侍者蓋諫之許
舊史俱稱尚書李迥秀亦追稱之詞志以廬州為之
州據新史紀表俱作廬州與傅合迥秀以大足元年
六月長安二年十月兩入相其貶廬州則在長安四
年三月又據紀表迥秀於長安二年三月充使山東
安置軍馬檢校武騎兵則志所言定州近之當是充
使定州以阿臧其再相貶廬州則以坐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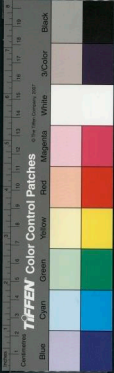
柶鼓

舊唐書音樂志云黃帝涿鹿有功作柶鼓曲有靈夔
吼離鷄爭石磴崖壯夫怒之類雲笈七籤宋真宗御
製軒轅本紀云出師涿鹿以柶鼓為警衛其曲有十
一曰震雷鷲二曰猛虎駭三曰鷲鳥擊四曰龍媒蹀
五曰靈夔吼六曰睢鷄爭七曰壯夫奪志八曰熊羆
哮九曰石盞崖十曰波盞壑並皆有辭今無考六



舞字

齊東野語云、州縣聖節命伎舞天下太平字、殊為不
經、又引唐樂府雜錄、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王建宮
詞、太平萬歲字、當中以為由來久、宋舊唐書音變志
云、聖壽樂高宗武后所製、舞十六變、成、生、趨、千、古、蓮
、泰、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字、其言聖壽樂舞、迴身
、換衣、作字、如畫、此宋時樂舞聖節舞字所仿也、



管仲親微公之事，論管仲親微之事不同。云納桓公者，齊
苑祖禹唐鑑論管仲親微之事不同。云納桓公者，齊
也是以管仲不得終離桓公，而得以為君。太宗以藩
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珪親微不事太宗，可也。程氏
遺書，呂與叔記云：正叔問君嘗敢辨親微之罪乎？君
實曰：何罪？正叔曰：親微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
仇，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曰：管仲不死子糾之
難，而事桓公，與微何異？曰：桓公長當立，子糾以打
長管仲，義未可死。與微之事全異。又和寬記溫公修
通鑑，伊川問曰：親微何如？溫公曰：孔子與管仲我。

樂天詩云：管仲親微公之事，論管仲親微之事不同。云納桓公者，齊
苑祖禹唐鑑論管仲親微之事不同。云納桓公者，齊
也是以管仲不得終離桓公，而得以為君。太宗以藩
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珪親微不事太宗，可也。程氏
遺書，呂與叔記云：正叔問君嘗敢辨親微之罪乎？君
實曰：何罪？正叔曰：親微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
仇，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曰：管仲不死子糾之
難，而事桓公，與微何異？曰：桓公長當立，子糾以打
長管仲，義未可死。與微之事全異。又和寬記溫公修
通鑑，伊川問曰：親微何如？溫公曰：孔子與管仲我。



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魏徵止是事懲其言是
是按謂桓長糾少此說不可從者理耳桓糾爭而齊
公立桓亦如太宗兄弟爭而高祖立太宗為太二
玃魏徵乃高祖之臣何得有私黨桓公子糾各已出
奔於其從者各定君臣之分人各有正何得於生死
之際又有所反王肅謂召忽管仲於子訂君臣之義
未正威其言已妄宋人至以棄義為知非反正其說
太愚也且糾長當立故春秋書曰子糾召忽以糾臣
死糾理也管仲能仁天下不責其為諒譎瀆聖人許
管仲又論人之公理也魏徵之事則秦王殺太子高

祖即以秦王為太子時高祖為君君命是聽此又聞
關以未君臣之定理也今論管仲拘牽長幼味策名
委賢之理論魏徵則教官僚樹黨味民無二上之理
幸温公醇儒名德不信其論又周密齊東野語載王
元敬注唐書有括蒼老士亦注唐書王六之曰建成
儲君當以弒書豈得云殺老士不平曰殺兄本孟子
弒其兄出於何書王無以答按春秋僖公九年晉里克
殺其兄之子奚齊十年弒其君卓左氏穀梁俱門心
孔氏舊文也公羊則俱作弒以治獄言克弒二君公
羊之辭辭以天下大法別嫌明微君與未成君與



君必當有別春秋所以為萬世法正所以安全儲
也知春秋之義斯不肯輕舞文責親微以違高祖之
命拒太宗而死建成也

陽平二年歲次戊辰城為城成為武者城為米
城名成為米茂林據名梁改成為周山皇城為
牆至宋時汴京城外猶沿梁緝州東州正州南州北
不言城也章城相城昨城皆去城字單名縣見魏
東軒筆錄又搜米異聞錄云梁開平元年司天
官日辰內戊字請改為武合北人語多曰武米漢
名氣以戊字類故效司天論之耳卷齊三筆亦云

陽平存稿卷八

梁開平

陽平有城據魏有梁開平時武官置脩城

廟名泰北村梁開平時武官置脩城

開平二年歲次戊辰城為城成為武者城為米

城名成為米茂林據名梁改成為周山皇城為

牆至宋時汴京城外猶沿梁緝州東州正州南州北

不言城也章城相城昨城皆去城字單名縣見魏

東軒筆錄又搜米異聞錄云梁開平元年司天

官日辰內戊字請改為武合北人語多曰武米漢

名氣以戊字類故效司天論之耳卷齊三筆亦云



君必當有別春秋所以為萬世法正所以安全儲
也知春秋之義斯不肯輕舞文責親微以違高祖之
命拒太宗而死建成也

陽平二年歲次戊辰城為城成為武者城為米
城名成為米茂林據名梁改成為周山皇城為
牆至宋時汴京城外猶沿梁緝州東州正州南州北
不言城也章城相城昨城皆去城字單名縣見魏
東軒筆錄又搜米異聞錄云梁開平元年司天
官日辰內戊字請改為武合北人語多曰武米漢
名氣以戊字類故效司天論之耳卷齊三筆亦云

陽平存稿卷八

梁開平

陽平有城據魏有梁開平時武官置脩城

廟名泰北村梁開平時武官置脩城

開平二年歲次戊辰城為城成為武者城為米

城名成為米茂林據名梁改成為周山皇城為

牆至宋時汴京城外猶沿梁緝州東州正州南州北

不言城也章城相城昨城皆去城字單名縣見魏

東軒筆錄又搜米異聞錄云梁開平元年司天

官日辰內戊字請改為武合北人語多曰武米漢

名氣以戊字類故效司天論之耳卷齊三筆亦云



紹興古城隍廟有梁開平時錢武肅作重脩墻隍神廟兼奏進封崇福侯記云神為唐總管麗玉末署梁開平二年歲次武辰謂城為墻戊為武者城為朱城嫌名戊為朱茂琳嫌名梁改成內為周河皇城為皇牆至宋時汴京城外猶沿梁稱州東州西州南州北不言城也韋城相城胙城皆去城字單名縣見魏泰東軒筆錄又搜采異聞錄云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曰辰內戊字請改為武今北人語多曰武朱蓋父名誤以戊字類故司天論之耳容齋三筆亦云然

梁諱戊城

新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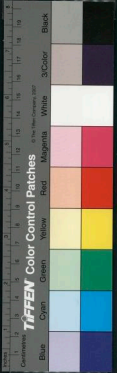
君必當有別於新法以為屬世法正所以安合歸也知廣民之義新法當在焉夫責難履以達高祖



五代史云天成元年七月駟廩見武定二年頒永昌
憲廣都嘉禾合穗通考云武定二年廣都嘉禾合穗
史之武定乃是地名此亦彙錄者之疎也

武定

不知戊自避茂城字避哉也雲谷雜記嘗辨之戊城
皆據名耳五代諱甚煩瑣而周顯德時有大將軍周
景威作十三間樓於汴水上者其名又奇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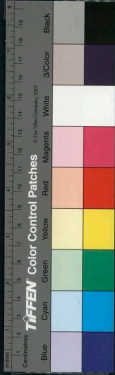
玉帶箱

御覽察雜記云帶潤狹以道言當用箱字五代史契丹道北漢以十二箱玉帶是也鐵圍山業談云高宗十三年海客得紫雲樓帶金跨大至十二箱老學庵筆記云王荆公所賜玉帶潤十四箱疏上挹壯又云古謂帶為一膏周武帝賜李賢御十三環金帶一膏其一玉則云一勝唐書李彥方傳云李靖玉帶十三勝七方六利勝各附環隋書李穆傳高祖為隨公穆以十三環金帶遺高祖十三環金帶者天子之服也高祖大悅蓋古制與後制不同



舊五代史

舊五代史賴自永樂大典而以冊府元龜補之底本俱注明當以大典史文校冊府元龜多不同知冊府元龜非全用薛史元注應存也梁紀太牛出閩位部王建傳全出潛傷部此其尤多者至五代會要則全采薛史薛史外國列傳二昆明細落其俗椎髻跣足酋長披虎皮下者衣毼于闐其俗好事妖神底本注云八千五百二十占城本地鳥之大者有孔雀注云八千四百三十九样柯蠻其國法劫盜者三倍還賊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乃得贖死注云五千一百五



十卷云昆明占城牂牁僅存數語今仍其舊細檢其
文乃是四國有于闐也于闐在會要二十九卷云其
俗好事妖神牂牁昆明占城之文在會要三十一卷
占城多獸之奇者有犀牛七字耳今薛史刊本目錄
已闕于闐然不應次於昆明占城之中宜依會要次
序

河北秦州

新五代史嚴板晉紀出帝開運二年正月契丹陷秦
州三月庚戌馬全節克秦州甲寅杜威克滿城乙卯
克遂城杜重威將引兵攻秦州破滿城遂城被秦州
屬龍西道時契丹不得越河越隴越夏四攻秦也馬
全節傳則云克秦州虜二十人降其守將晉廷諲
晉紀杜傳秦州供應依馬傳改作秦州舊史晉書出
帝紀云開運二年三月甲戌王師克秦州刺史晉廷
諲以城降甲寅杜重威秦收復滿城獲契丹首領并
兵士二千人乙卯杜重威秦收復遂城丙辰秦大軍



目遂城却遷至滿城九月甲寅移秦州理所於滿城
縣舊史晉書杜威傳云領大軍下秦州滿城遂城五
代會要契丹云開運二年三月杜威等率兵攻契丹
之秦州下之均作秦州舊史郡縣志河北道有秦州
云秦州唐天成三年三月升秦化軍置治清宛晉開
運二年九月移治滿城周廣順二年二月廢州以滿
城隸易州新史職方考於五代有之秦州不載而校
新史晉紀杜偉者疑於職方淮南秦州遂改為秦州
幸為傳不誤耳其後遂別於今郭爾羅斯地置秦
州至金永安二年移于長春縣則又一秦州與淮南

新舊史晉出帝紀杜
威傳及馬全節代會
要史由定州以秦州凡六
七見皆舊史郡縣志之
秦州而以秦州改之則一
時兵事不可解又八邊之
上京遠秦州注之文地在
長城外遠者亦不能解

州為三也此馬傳及晉紀以克秦州為馬功舊史馬
傳不載秦州事晉紀杜傳則皆杜功蓋其時杜重威
為副都統都招討使馬為副招討使馬僅克清宛其
秦州之滿城遂城二縣及兵士二十人則非馬所
及歐文深沒杜功而以滿城之二十人功於馬殆
亦深惡杜重威之為人而故抑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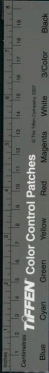
五代漢閩西三叛

薛史史宏肇傳云河中永興鳳翔連衡謀叛閩輔大
援政史云河中鳳翔永興皆反閩西用兵人情恐懼
以河中李守貞發兵西據潼關也薛史王章傳云蒲
羅岐三鎮叛周太祖等專事西征及三叛平國有餘
積政史云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乏而閩西
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方永興屬閩內道鳳翔屬隴
右道俱在閩以西河中乃河東道政史合三叛言閩
西於地里不合檢薛史漢書隱帝紀云乾祐二年正
月乙巳制西推三叛北控諸蕃三年十一月丙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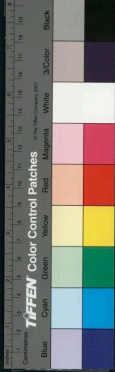
太后誥四方多事三叛建衛又云帝自關西平定之
後稍生驕逸周書太祖紀監國款云三叛連衛四郊
多憂廣順元年正月即位制討叛洪於河潼張發援
于岐程遠旋旆於關西尋統兵於河朔蓋三叛均據
關西若正名之則不得舍河而稱關西三叛也薛
史周書太祖紀謂世宗云朕攻收河府將見李家十
八帝陵園蓋三叛收復以河府為重故太祖並關西
二叛之地於河東歐史則并河東之叛鎮於關西述
事稱名同一姓焉洛陽指紳管聞記云向中令從周
祖入關平三叛岐嶺寇其督周太祖僅平河東於關

西二叛但為漢兵發投藉見李家十八陵園耳宋史
大中祥符四年車駕祀汾陰出潼關渡渭河蓋自平
入潼關北渡蒲津漢攻蒲之道亦當如此



書五代史纂誤後

薛居正所纂梁唐諸史本謂之梁書唐書晉書漢書周書各自為部其稱五代史者以十志言之檢隋書志亦本名五代史志以兼梁陳周齊四朝制度并入隋書因謂之隋志薛則五書與十志並行因從志謂之五代史歐陽修則自別名之曰五代史記徐度却編綱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周密東野語琴堂雜識並言劉道原于義仲作五代史糾謬朝野雜記又言范季才作五代史記正誤王明清揮麈錄言蜀人吳縝作五代史纂誤蓋劉范吳各為一書今惟



曝客在人間也。讀朱氏彙尊錄書亭集，知朱氏亦有注，亦用裝例，或以為不傳。嘉慶癸亥夏，在濟南見其手稿，即向監板。又手書籤子七百餘條，多碑拓文字，又王、文、簡、池、北、偶、談、云、朱、檢、討、言、曾、於、廟、市、見、五代石敬瑭家廟碑，梁同翰撰文，惜未購之。此碑今不知所存。云云，今檢其手稿，亦無此籤。甲子秋，見彭文勤手注五代史記傳注十六卷，亦用裝例，其冬為此學，依姚朱彭例，采書裁正成編，不能校寫也。夾籤存者，已全采。惜姚書未見，而孟蜀之書已鋸，為可喜。歐史本有注，署其甥徐無黨名，其注於新義隱義，以

吳書存，據陳氏書錄解題，以字文時中刻之，其板由吳興入國子監，故宋史藝文志，惟有吳書，實則此書應名五代史記纂誤，若用今名，似是糾薛史矣。歐史盛行不能復改，宋末人已為之注者，揮麈後錄云：樓大防處有孟昶與周世宗書，姚令歐寬注五代史，惜未見此，據後錄所言，是姚氏注已有成書。王明清及見之，又以惜無孟昶書語，知姚注用裴松之三國志注例也。而其書絕未聞。卷年雜志，言曾似遺徵刊姚氏注戰國策，未及入梓，而同事吳矣，故其書不傳。然姚氏戰國策正注補注，今行於世，翼五代史注道



一二語抉之甚精到。但未整理文詞耳。疑歐自注。而
署徐名者。後人譏其淺陋也。吳之纂誤。為校正之
書。甚有益於歐史。宋人乃為吳有減於歐。作此書。是
以小人之復度君子之心矣。真能覽歐史者。知徐注
與此書。非後人所能及也。嘉慶甲子卜除夜。書於拜
斗殿寓舍。

今五代史記補注及序目。彭春農知其詳。姚石
甫不知其事。謂劉宮保延孫州王姓。王姓不可
向述。云云。實則宮保在浙日。以正史稿本。廣延
諸經精舍人校對。皆託然。及罷官。歸家。孫州。又

延王君涓校之。王君日醉不香書。丙子秋。仍以
稿本還正史。正史日食不給。不能看書。仍還之
宮保。而阿蓋使為馬清本。未校也。越十年。丙戌
夏。正史仍以還宮保。而刻於廣東。竟無有為校
者。其未審處。惟自知之。他人未必能察也。辛卯
正月。過揚州。宮保病亟矣。仍以此書為言。壬辰
夏。春農尚改訂。談何容易。是可歎矣。癸巳九月
望。天津舟中記。



指寸

宋史律歷志云崇寧時制樂魏漢津謂帝中指寸為律徑圓為容盛取身為度之義則可云布指知寸則非也大戴布指知寸言平布十指即是古一尺指廣一寸何休公羊注側手為廣四寸鄭注投壺四指曰扶四寸鄉射記擲素注云刊本一廣指一指崇寸古尺止如此若大人中指中節之長或不止今尺一寸矣且非布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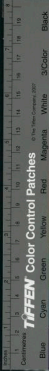
書宋史梁顥傳後

宋史梁顥傳言雍熙二年及第景德元年卒年九十二其卒年數可疑也設范云梁顥八十二作大魁孔平仲乃治平二年進士作設范去顥時不遠其言已不實檢遼齋聞覽云梁顥大素八十二歲狀元及第其謝啟曰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梁溪漫志云國初有八十魁大廷者其謝啟殆近乎能蓋八十二之說所據者此啟宋有梁顥謝及第李清照謝某學士二啟皆無名子何人將戲作史傳言雍熙二年及第



景德元年九月十二則及第時七十三放語亦不可
用也東都事略梁顥傳云卒時年四十二以推顥及
第年二十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狀元年三十以
下者梁內翰顥年二十三二書所言其數符合容齋
四筆黃氏日抄搜采吳聞錄並云國史顥以翰林學
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史臣加以中道天謝
之惜所謂國史史臣乃宋之廷臣即東都事略所采
取者言中道天謝則四十二年二十三及第無疑就
其特廷臣之言此口證也據宋史顥依王禹偁學禹
俱咸平四年卒年四十八當雍熙二年禹偁年止三

十豈當有七十三八十二之學徒就其所從學言之
此又一證也宋史方湛傳云咸平五年湛坐王欽若
賊官收湛家貧無物素與梁顥善從顥銀器乃以輸
官六年卒年四十一是年顥亦年四十一年輩相若
相善也玉壺清話云趙昌言陳象與董巖胡旦俱少
年在樞府梁顥又嘗與趙同幕五人旦夕會飲夜分
方歸都人謗曰陳三更梁半夜一作董以顥及第入
仕後少年飲譚言也此又一證也顥傳少孤而仕歷
丁內艱生母也在及第九任後又顥子固傳卒於天
禧丁巳大禮成後年三十三則長子生於乙酉顥年



二十三也。子適傳卒於熙寧庚戌年七十，則孝子生於咸平辛丑，顯年三十九也。若七十三及第，則七十三生長子，八十九生孝子，若八十二及第，則八十二生長子，九十八生孝子，不應九十二歲已先卒矣。以其家庭實事言之，此又一證也。八十二大魁之說，前人多疑之，然無以證其非，今舉四證，庶可祛惑。今史傳云：景德元年，權知開封府，顯善其安，強力少疾，閏門雍穆，六月暴疾卒，年九十二，語不相贊。知本是年四十二，俗工淺陋，校寫者改四作九。明陳絳金碧子引朝野雜記作顯及第，特二十二，則年數不合，又談

程敏政引宋史四十四登科，不知何宋史。知後人讀史多不精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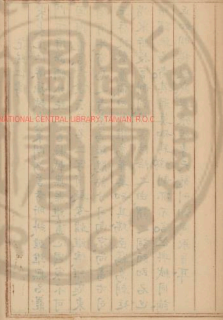
范純仁傳

宋史范仁傳，雖載發策問為言者所糾，雖雖無名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言極執無罪，雖盡心國家不可因譖罷官，考證云無名二字有疑，案韓維傳，維處東省有年，有忘之者，密為護慰，詔分司南京，尚書右司王存抗聲廳前，曰韓維為罪莫知其端，臣竊為朝廷惜，宋時授官制詞，俱言陟降之由，謂之詞頭，即名也，所謂無名者，其罪莫知其端，制亦不言，但與絀同論，正如明楊繼盛與張烜李天龍刑部尚承旨耳。



岳武穆獄論

岳武穆以紹興十年在河北奉十二金字牌文書班師，十一年金人攻淮西之廬州，張俊地也，十七御札趣應援，武穆以長驅京洛掃其虛，又以兵至廬，而議請既而師至廬州，金兵退，宋高宗以武穆不專進退為得體，則高宗固前已疑之矣，其後金人破淶州，亦俊分地也，武穆救之，金兵退，武穆與俊在淮，俊欲城山陽，武穆言當圖恢復，奈何為退保計，俊為之失色。是年四月，自武勝定國兩軍入為樞密副使，八月罷樞密，以武安安國兩節充為嘉興使，奉朝請，十月下



獄十二月在獄死初張俊盜也就撫立功為大將與武穆同事惡武穆功名出己上則誣武穆欲棄山陽万俟卨者武穆宣撫荆湖時湖北轉運判官改授刑者也武穆過萬不能以還宋鑿唐五代亂專重文臣自宋以後文臣疾視武臣宋之曹瑋狄青由端明之感繼光孝如松毛文龍皆為當世名雅人君子皆所嫌棄為不欲抑武臣殺武穆以自附于文雅人為右正言制偏言請武穆起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當示以逗留之罰因劾武穆受訪逗留不殺罪而又欲棄山陽俊萬既合以棄地夫律坐武穆又合

謀誣武穆于雲興張憲虛申警報圖復兵極事涉跋扈嫌疑適奏指欲示威回位故武穆事不白武穆傳云韓世忠詰檜以實檜曰雲憲言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宗曰莫須有三字何以復天下莫須有者莫一言也須有一言也檜遂疑之又言有之世忠截其語而合之以誣檜萬俊之望其後檜惡萬而論之又惡俊而蔽之小人之黨雜矣檜死萬相事爭反檜獨至議復武穆官高言金方頤和一旦錄將疑天下心不可天下於受成知萬實殺武穆檜畏武穆難制故聽俊萬而通符宋高之意宋高通觀大勢不可不和



而君又之誓不敢居其名。群臣又內任色厲多旁觀之論。獨一秦檜公任其事。宋高謂其稷忠孤立所謂一德格天者也。宋高之才十倍於檜。和議本君主之欲。和議或不俟殺武穆。所以殺武穆者。非為和議也。正以高俊言示逗留之罰。興跋扈之誅。殺之有名。可以駕馭諸將。又息其議。迎二帝。不專於己。故殺之。秦檜之急趨焉。以有爭也。武穆無存相望。亦甘心殺之。昔檜知高俊與武穆終不能合。收拾民望。得二而失一。為無名也。今謂檜翼和議之成。則宋高以苗劉之事。舉不自信其臣。逮炎三年五月八月。兩致粘罕書。

自署康王趙構。而檜赴軍為元帥。至不敢別署金宋。且言守則無人。奔則無地。削去尊號。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其已臣金可知。明年十月。檜始南來。女得以請。和稱臣為檜功。然而武穆以紹興十一年十月下獄。而和議以十一月成。致有兀朮與書之說。兀朮以粘罕例。當以書詰康王。豈有與檜書者。且檜方生。武穆以逗留跋扈之罪。豈肯予以和和美名。即有書亦不以示人人。何由知之。此宋人惡檜以岳雲某項育之書殺武穆。而亦造兀朮某項育之書以報之。此人心之至偷。即人心之至公也。夫以宋高之沈鷲秦



持之最深而俱為万俟卨張俊所愚張俊際無妻之時而自害其成万俟卨以輕薄之才而勇任妒賢若能之者秦檜能知宋高有偏安之材可藉以取富貴而誤殺飛宋高才可兼用秦檜岳飛而誤殺飛至死無以見君父兄妻妾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四大倫以負萬世之詬厲也不獨何心哉

岳武穆軍律

宋史岳飛傳云少豪飲帝武之曰卿異特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卒有取民麻一遠以束弓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間門額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飲死不虜掠檢章類岳飛傳亦有之然云建炎四年飛屯宜興夜飲士卒以酒激厲而用之至承州大捷又云尊酒必均及其下酒少則投之以水人各一吸焉又楊再興傳有云紹興二年岳飛入莫邪關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再興率眾入其營殺順夫又殺飛弟姚然則岳武穆軍律之嚴整



在紹興二年以後初蓋以運用一心而不喜言兵法不可以事證不同致疑古名臣也

碧雲巖題名跋

廣西平樂府富川縣碧雲巖宋人題名云古汴趙善政養民罷權臨賀郡丞題八柱以乾道己丑二月十一日止富川十三日扯邑宰共山張重起伯猷巫南城李紳元章警閩封石士強宗周壽舒城阮瀚北海云云警官不見史志或言當是巡檢宋京師有警巡院聽訟如明兵馬司史志諸州上中下縣令丞俱從八品從政郎諸州上中下縣簿尉俱從九品迪功郎一州一縣巡檢則云掌訓治甲兵起避州邑擒捕盜賊事皆以材武使臣充是無定品與州帶巡檢者不



同或言當是鈐轄司都監檢志云縣有成兵則令兼
兵馬都監及監押都監巡檢俱不當在五下簿上檢
開封府志祥符縣志俱無石士強名或石守信後武
齊也宋職官志有防禦團練副使從八品與令等同
階然是州官不當敘縣下此所謂警者蓋當縣武官
也宋史兵志六云廣西路賀州二峒注云臨賀富川
職當志有鎮管官無定品則富川有鎮管官與他縣
異五代史同書太祖紀廣順二年七月丁酉詔有令
佐之職軍鎮警祭之職各守職分專切提擢宋沿同
法鎮管官即警察也今佐警察各守職分警可與令

至比在簿上也於富川更有徵矣或曰宋自有鎮管
官何因名警曰此修飾文辭也榘檢宋官無所謂郡
丞邑宰者亦賀州州判富川縣令修飾文辭之稱即
丞邑宰警司也

金強伸為警巡使天興元年三月事



宋景定公田說

宋景定四年公田食貨志云陳竟道曹孝度宴虛張希顏等請依限田議於官民踰限田抽三分之一回買充公田得千萬畝則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可餉軍可充糧可以重楮其意甚善即古之屯田後之屯衛而收以官田法燕蒙容銳戴託封裕言魏晉世假官田牛者稅其十六自有牛中分之蓋三國時各郡封所治如此做民間收租法民間田主與佃各得十之五田主輸公去十之一猶得十四以充公私之用官屯必係官田而後可用此法以贖軍亦不屬民也志



云嘗似遺一意行之浙西六郡回買公田租為石者
二百貫六斗者百二十貫五十畝以上者價十分銀
半分會子二分半官者度牒六分十畝以下度牒會子
各半五百畝以下度牒會子是歲田事成每石官給止
四十貫而半是吉藤民持之不得售按其法本以重
指則會子之給亦極宜之制而難以告牒又一切子
以故二斗之價而所謂銀半分者據嘗似道傳則亦
銀間銀間一兩當會子錢三貫亦皆空紙也又買價
止二斗而起租七八斗者皆謬石為收課自租仍

取償田主其屬民至為誠密又似道傳言畝值千錢
者亦給回十錢按不當有畝千錢之田食守志亦不
載此數蓋凡相次_○畝_○子小人各務搆虛以相誣
此所以不足取信于人而是非終于無定也德祐元
年春謝太后詔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租戶為兵時
亟未能施行其所入元時承之_○不_○洪武十三年
建文二年宣德五年_○建文_○而_○明_○人_○請_○是_○洪武_○惡_○浙
西人為張王守特重其賦_○洪武初亦知浙西
賦重以張士誠_○當未_○運_○加_○恤_○則有_○之_○也

大德三年_○闕_○復_○因_○星
變_○上_○言_○江南_○公_○田_○租
太重_○請_○減_○貸_○負_○氏



金海陵采石之敗

金史穆剌子敬傳云宋人自來浮詞相欺來書言海陵敗于采石大軍北歸按兵不鬻俾全師而還海陵未嘗敗于采石其謫詐多此類也按海陵紀云上駐軍江北遣阿都先渡江至南岸失利上還和州是敗于采石也又見佞幸李通傳尤詳云海陵使阿都射撤先濟兩舟先過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久之兩舟矢盡遂為所獲亡一猛安軍士百人海陵遂還和州即宋史虞允文傳所云撤南岸者七十艘皆平沈者也然云明且又於北岸楊林口焚其舟



三百則金人所不意矣。

石抹

金史百三石抹仲溫考證云、臣浩案元史石抹在遼
為述律氏、號稱后族、遼亡、遂為遼律、為石抹氏、按其
語、見元史石抹也、先傳其文、作述律、作石抹、皆即舒
穆魯也、然金史九十一有石抹不傳、石抹榮傳、此考
證不應在百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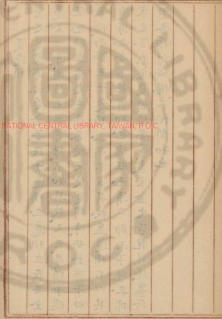
夏遵頊

金史夏國傳云安金薏族子遵頊立遵頊立在安金薏全一月衛紹王無寶錄不知其故又云遵頊子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按宋使夏國傳安金有子曰承祖而齊王子遵頊立亦不言其故蓋遵頊不以其道得之今不能實知也德旺死清平即王子悅立據宋史言魚采夏國樞要等書宋金史皆脫悅修纂修昔各稽討編撰不相聞知也



金記缺改字

金史金印康傳云宣宗問即康曰曾銘言太宗諱單
作成字不當缺點查唐宗諱改作葉然下有本字全
體當依蘭亭帖下示作未克字合缺點查如統旁之
充不合缺即康擬以熙宗諱從面從止唐宗諱上字
從未下字從世世宗諱從糸顯宗諱正犯字止作斜
畫至沈毓各從口元說各從本傳蹟之駁不解蓋習
說充當作元之上當有顯宗廟諱四字孫說下字從
世當云從舟字各有形式以一切書之不能解矣太
宗誠字缺筆單成則不煩缺熙宗重本從苗從止而



改作面與且今人俗別猶沿之顯宗乞上呂字楷作
么初缺筆後改從口其單字從口似兒則斜畫作先
也睿宗之宗增作崇以有全字在故下示改作未世
別以三十作卅其世宗雍則改少為宗作雍狀蓋以
文記字最難宋史禮志廟諱云嘉定十三年岳珂言
欽宗舊諱二字一從音從且一從火從且記字當如
彼也

趙孟桂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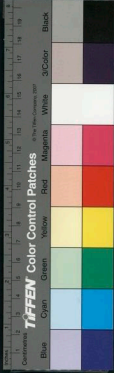
癸辛雜賦後集云宋乙亥歲國事得危忽傳當塗孟
之縉妻趙氏孟桂見為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以太
后命遣以金帛俾贊和議得其回奏又復賜以手詔
繼而寂然孟桂乃趙志惠與憲之妹亂後為尼於湖
州廣福寺改名子桂無為伯顏次妻之事蓋姦人造
為此說駭脫金帛朝廷問探不明耳按其事謠傳亦
有因乙亥者宋德祐元年至元十二年也平慶安
丙子平宋錄云至元十二年正月戊子丞相在江州
有安撫錢真卿選趙氏宗族女佳麗者二人威權欲



納丞相，丞相却不受，即遣歸其家。十三年正月甲申，
至犇亭山，丞相娘子來到，觀此則宗女及次妻之說，
驢托者初亦以為真有益，既知所聞不實，乃隱金帛，
偽作回春云。

書元史歷志後

元初用西征度年元法，至定中原，不復行至元四年，
西域札馬魯丁撰進萬年法，十七年定用授時法，十
八年頒行，以後皆用授時，度年元未行于中國，志猶
載其法，萬年儀器猶見天文志，而歷志云法不復傳，
檢明太祖御製文集，壬戌十二月有授翰林編修馬
沙亦黑馬哈麻教云，大將入元都，得秘藏之書數十
百冊，中國無辨其文者，云云，明史歷志亦云，回回法，
默納狄國王馬哈麻所作，洪武初得其書於元都，十
五年太祖謂西域推測天象最精，其五星緯度，又中



國所無命翰林李紳吳伯宗周回回大師馬沙亦黑
等譯其書多脫誤習其術者如唐順之陳瓌袁黃璽
所著論又自成一家言以故翻譯之本不行於世藝
術傳云周述學撰大統萬年二法通議以補歷代之
所未及受萬年本法嘉靖時尚在又崇禎親儀輟耕
錄云耶律文正於星歷星卜雜算內算^音律儒釋異
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憲五星密於中國乃作
麻答把蓋蓋回回蓋名也是回回法本有漢蓋明初
人不知之明初譯出漢書則在元史既成之後先是
耶律文正麻答把法增益度午元法萬年法而為授

時法所本作元史者謂萬年不傳豈有度午元法尚
在萬年器存法反不傳蓋史遺論多矣



海運

元得江浙由河漕於大都至元十九年以其勞費至
相已延以前平江南時命張瑄朱清由海道送圓籓
海運可行命上海總管羅瑤朱清張瑄等以平底船
六十運糧四萬六千石逾年達直沽時猶兼河漕也
二十四年立行泉府司掌海運二十八年立都漕運
萬戶府二領千戶百戶等督運至大四年乃專用海
運其道初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由通州海門縣黃連
沙頭萬里長灘湖洋沿山嶼行抵盐城廬西海州海
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多淺沙

2025 RELEASE UNDER THE EARLY RELEASE PROGRAM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月餘始抵成山後改由劉家港開洋至寧海沙特
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高橋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
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壩至之
示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至元三十年十
戶股明略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
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
州沙門島入萊州大洋入界河於道最便在往趨黑
水洋也特春夏二運為米三百餘萬石船壞米則
膏備於官人船保溺者免償明永樂時會通河成罷
海運

國朝康熙四十二年大臣錢齊保葉舒往天津截漕
九萬石由海運登萊青三府平糶嘉慶九年正月浙
江巡撫錢奏海運不敢輕試十五年四月江蘇巡撫
議奏不便道光六年明略道官佐^沙船二運
抵天津百五十萬石七年又行之其後崇明海口淤
小凡船大者俱南由上海

崇明以南洋深以北至天津多沙故用沙船底平
也巴廷初用^{平底}船六十是也



答葛君宗祖書

詢及明陵增土十三擔有無取義今會典不書人名之款此事相沿已久不可復議其源流則不可不知也明制指田九十六畝有奇親耕一畝三分崇太社城合天下土十三萬鈔陵寢獨一百四十三丈清明上陵增土十三擔以其時十三省一千三百餘城也乾隆三年禮臣議以康熙三年用明制清明增土十三擔明制並無取義今請增土一擔此禮臣一時未檢之言然十三擔實不如一擔也會典始於明蓋合唐五代宋會要凡大典典典章而名之曾見三朝宏治



十五年會典例云臣下所奏則書奏准曰議准曰奏定曰議定正德四年表上刊本云制異典禮直於今而不泥於古法殊紀傳敘其事而不錄其名此會典之異於會要典章為明人創例也嘉靖重修萬曆重修皆因之惟原具意事瑣時近策之得者爭欲附名其失策當裁者又競求護誰不書名誠善法為元以前人思慮所未及然論旨與存事中人名何可刪乎倘執筆者心知其意無改或書之大創則書完可存異議亦息矣乙丑四月二十四日

明倫大典

明世宗之奉興王也其言曰在藩邸時奉詔緘大統夫奉詔緘孝宗後此言雖智者不能與之辨也然喪服斬衰章為人後者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之齊衰三年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尊者尊親上卑者尊親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則雖大統即是統後世宗為武宗後應以尊服之今云雖大統而興王祐親入太廟是大統亂矣嘉靖十四年正月武宗孝靖毅皇后夏氏崩本世宗君母也當為臣子服按晉宗德太后褚氏崩於李武為從嫂或疑其服徐藻以為夫



屬

父道者。妻皆母道。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喪於本親。其言是也。至宋太宗始為殘忍之事。置大禮不問。使開寶皇后終於公主家。而斂於佛廟。其時承五代亂。臣民習見游逸。謂太宗待太祖后。禮隆於諸亡國后。以為是亦足矣。太宗固不必出一說以文飾之也。南宋高宗率羣臣跪拜欽宗。禮也。中丞廖剛言請刪此禮。文曰。元為君則君之。己為君則兄之。可也。其言悖逆無禮。夫始為兄弟。後為之君。則兄之可也。始為之臣。後繼其統而為君。則君臣之義在。豈得僅視之為兄。而棄君臣之大倫。使人心盡喪乎。明世宗不為

君母服。至託言叔嫂無服。是君臣大倫亂矣。且為後古禮不名為子者。以有弟後有從孫後。且有以兄後者。故名之曰為後。而後能可不絕。喪服斬衰。傳為所後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喪服記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為後兄弟之子。若子。此兩言若子。則不正名為子。然言若子。則所後之妻。母也。所後之父母。若祖父母也。若前為之臣。則當以君服服之。嘉靖二十年。孝宗孝康敬皇后張氏崩。亦世宗君母也。其稱皇伯母。所謂自制禮也。其說則日相反。初議與王妃稱皇叔母。世宗言稱叔母。



當以君臣禮見。然則君母孝康稱伯母。君母季靖稱
妣。及使以妾禮見乎。禮志不能詳其詳。羊。今按大明
會典七十四。云國初愛妾。若天子之妾。稱皇后曰伯
母。皇后殿下。叔母皇后殿下。至嘉靖始令各王府
進賢表。愛妾用聖訓。不許用家人禮。嘉靖以前叔
母皇后是君禮非妾禮。世宗自以胤改之。而稱孝康
為伯母稱季靖為妣。以君母為臣妾。至不為君母服
如易代者。然人而不仁。如禮何也。

張中

明史方伎張中傳云。南昌被圍。太祖問何日當解。曰
七月丙戌。報至乃乙酉。蓋術官算歷。是月差一日。實
也。其事反復推之皆謬。若云初一初二。可云差一日。
今排甲子。安得云差一日。又實乙酉而名丙戌。可云
是月差一日。今實丙戌而仍名乙酉。當云是月先禮
一日。不得反云差一日。蓋明時淺人傳聞記載之誤。
明史稿及明史俱未致思而漫錄之。



正德禁殺豬

傳雖編明書武宗紀云正德十四年九月上次保定禁^明間畜豬者為令十一月任清江浦十二月奪爵住揚州乙酉渡江十五年在南京四月弛豬禁毛奇齡武宗外紀云正德十四年十二月至揚州所至禁民間畜豬數百里內屠殺殆盡田家有產者悉投豬水是歲祀祀牲有司輒以羊代之其事甚奇又毛外紀以九月為十二月檢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正德十四年十二月行在兵部左侍郎王憲鈔奉欽差總督軍務成武大將軍總兵官從軍都督府太師顏國公

2025 RELEASE UNDER THE EARL WARREN AC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鈞帖。照得宰豬常事。但當爲本命。又姓字異音同。況
食之。隨生瘡疾。深爲不便。爲此諭。永牲不許喂養。及
易者宰殺。如谷故違。本犯并當房妻小。發極邊。永遠
充軍。其事如此。蓋九月在保定發鈞帖。十二月又在
揚州鈔奉示諭。南方始知之。沈毛乃南人。記載也。沈
謂宋徽宗以壬戌生。亦禁殺犬。而黃元昇始代典則
云。豬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各處城市鄉村居民所
養豬口。盡減價贖售。小豬埋棄。蓋連殺贖骨。其云信
佛法。則何不廣言牛羊鷄犬。武宗通梵語。其鈞房實
多回心。又未有允翮。孫真人千金方。言豬肉久食全

人少子。食忌云。豬強食之。損男子陽道。臨房不能行
事。蓋武宗有所感。曰人惡鬼之託之國姓。宋武宗亥
生。故有此鈞帖。曰人不欲見鬼。從者持豬肉。鈞帖止
行一路。外紀言數百里內。爲當時事。實鈞帖不行刑。
卽內閣明書言善爲令。非也。



釋社

日知錄謂社是盜賊之稱，明學士稱同社不知其意，其論甚快。今葉社、歌後語也。祭社會飲謂之社會，同社者同會也。古有蓮社，直齋書錄解題有孫覺春秋經社要義六卷，宋史孫覺傳云胡瑗弟子千數別其老成者為經社，吳自牧夢梁錄云文士有西湖詩社，武士有射弓踰臂射社，又有詩集社名目，元有白蓮社，月泉詩社，明復社多，般語錄藝社多奇士，儼人我朝順治九年禮部頒天下學校以碑第八條云禁立盟結社，十七年正月又以給事中楊維建言禁各立

2025 RELEASE UNDER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舉志云社學自洪武八年延師以教間子弟魚譜
御製大誥及本朝律令正統時許稱儒學生員宏治
十七年令各府州縣建立社學選擇明師民間幼童
十五以下者送入讀書講習冠婚喪祭之禮不舉
行我
朝順治九年雍正元年乾隆二年皆官立社學則實
社中之學也學生有五等學生亦曰廩生一也增廣
生二也附學生三也青衣附學生四也社學俊秀生
五也今學政寬無青衣俊秀未入學者皆結銜俊秀
凡社學皆稱義學

社名及校制稱同社同盟則以八股牟利假借社名
也十六年例則士習不端結社訂盟者黜革康熙二
十五年查革社學雍正三年定例拿究皆非社而冒
稱社俗之蔽士通文曰詞壇曰吟壇亦社壇也若在
官者養利有社會教則有社學明重修會典卷七十
六學校一事例云洪武八年詔有司立社學十六年
詔有司不得干興民間社學正統元年詔社學俊秀
向學者許稱儒學生員春明夢餘錄府學云萬厯初
改提督學校官教諭凡提督去處即令有司每鄉每
里俱立社學年一考校仍免為師之人徭役明史選



明時內監蔭襲，若王孫劉瑾、魏忠賢，其姪孫等名皆衆知之，蓋以人惡之，詳記其改耳。實則漢唐皆如此。後漢書順帝紀云：陽嘉四年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為後，世襲封爵。唐李中敏到仇士良子請蔭狀云：開府上階，誠宜蔭子。內謁者監，何由有兒？遂駁其事。此乃士人任壓小人，欺其愚，而不知辨。內監實有子，如楊志康子欽義、孫元翼、元介、元寶、曾孫復泰，皆非養子也。推原古事，無子者可以立後，但不當使內監廣援為例。王羲之有問蜀都帖云：楊子雲有後，丞沈作

立後承蔭

EDITIONAL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結萬商以為似誤問亦不知是五後也又宋林氏有稱道後者通不言有子人多識之持有林洪者字可山著書名山家清供中稱先人和靖先生種梅養鶴園說稱七世祖述無名子詩云可山認作孤山種恐是瓜皮搭李皮又說樞有讀林可山西湖衣鉢詩云只道梅花全屬我不知和靖有仍孫亦識之也今思其說有二一是同姓先哲楊修言我家子雲不必祖孫林通有兄子進士宥宥子知新州大年實一家也一是五後禮所謂為人後是也兩人獨與林洪競者檢瀛奎律髓注云謁客千求一二要路之書謂之闕

區幾增湖山此曾什伯為群如林可山洪口吻可厭梅明詩話云東南林洪列大雅復古集無名子劍之然則洪自品下識之者亦欺其愚很而不知辨非謂林通不可有後也



俊偉，謹案于詎被害，主之有人，諫被執後，薛瑄始入閣，但非首輔，次輔，而請儒生私議，必以于諫事者之薛瑄，是諫罪名之定，必當於此求之。檢閣為鈔薛瑄生行狀，李賢薛文清公神道碑，均不涉于公事，惟再述王文誦薛欲殺之，死核其特事，英宗正統九年陳循入閣，十年高穀入閣，景帝景泰三年增閣臣，陳循舉蕭維禎，而高穀舉王文，大監王誠助之，景帝用文八年正月，英宗復位，薛瑄入閣，都御史蕭維禎，文致獄解，置王文于謙獄，逆凌遲，示天下，是年改天順元年，其六月瑄致仕，天順八年瑄卒，其事如此，當此時，

無人謂不以王文于謙為謀逆，英宗復位為無名，蕭維禎實主刑獄，因緣復位事，殺王文，王誠以泄己不入閣之憤，因以及諫人，亦殺瑄為大理少卿時，辨免獄，文長御史附王振，處瑄以斬罪，瑄此時亦奏文斬罪，因以及諫，而不廢其即決也。今推王文獄詞，謂名襄王當有金牌，諫則更言石亨輩意如此，不知語言欲名襄王，但有謀耳，不必金牌為證，且金牌特實不見事後始得之，詳見陸容菽園雜記，及明史襄王傳，文之獄詞，適足以自證謀之罪，由王文辨成之蕭維禎比附之薛瑄滅之也。會訊時，直瑄綴錄當



禮國判列師記言尹旻出位奉賜于謙呼為姦臣張
執徐有首又意主殺謙石亨蕭有預從而和之其時
先允籍指然張昂楊鶴薛文清年譜云天順元年正
月二十二日同列皆衣紫特刑于玉先生曰此事人
所共知各有子孫乃滅凌遲一等明史薛瑄傳云亨
議以磔瑄力言之曰日或一身許獲編云刑官奏上
二日得旨于謙王文從輕決了去其手足罷明儒學
案云先生謂司列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石亨
奮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先生見上言復登贊位天
也今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詔減一等先生退而歎

曰殺人以為功仁者不為也蓋瑄救謙之力均矣至
六月猶以謙黨殺蔣琳至滅范廣家明史昭濟傳云
修英宗實錄有言于謙之死當以不枕香背濟斥之
則英宗特議論可知瑄亦不幸當其時入閣也



熊廷弼獄論

熊廷弼獄，是非已定，其成之者，鄒元標也。元標為都御史，負八股文重望，與王紀同應秋高。熊廷弼、王化貞、崇、王紀右廷弼，而元標應秋竟報廷弼而空視楊、連、死。元標本意，不問兵事是非，及扣餉行賄，有無也。
秋高元標者，八股文外，亦著書有三邊記，初以江陵故受過，秋高底漢真道尊江書云有為，佞諂者曰：湖北江陽翁，名世重，望望賜一力，衛我出境，江不答。此公後竟以他事去官，至鎮遠府，守王一齋者，楚人也。來訪，堅臥不起，王呼而入，曰：公楚人，我耶？皆元標自筆於三邊。





記奇其不忘楚人可知。漢初尚書徐學謨初知荊州，荊州人愛頌之。元標起官，即勸學謨，是并湖廣人所稱許者，亦及之矣。然延弼以湖人有才氣，楊建亦湖廣人，志直百聲。元標當忠賢時，長御史，日以委瑣，不出一言。他廷弼與建，又以廷弼連湖廣人，必而惡之。勤遷案，遂誣廷弼斬餉行略壞造，法當死。於是廷弼死，建亦牽連以死。其時遂有盜柯東林、劉及夥壞封疆錄、天監錄之作。然而廷弼以天啟五年八月壬寅死，元標死二十日壬午，卒為民，亦不能求庇於魏忠賢也。時論謂元標惡湖廣人，則江西人必護之實。

則助元標攻楊建者，江西僅一傅樞，而廷弼之死，元標同躄。孝公元鼎，經紀其表，南昌劉公一嘯，去國日為王。安無廷弼暴，曰其克。廬陵有葉君文成者，作讀史隨筆，曰：元標講學東林，乃成此昧心之獄。謂之昧心，和其隱矣。樞之附元標，樞之父老秀才也，切責之。見臨川縣志。是江西有公論，除樞外，無護而者。黃宗羲明儒學案，載元標言：廷弼法當死，且請護之。其意深而險，亦知公論不與，即己亦不能護而也。則又何必以張文忠之故而枉害二賢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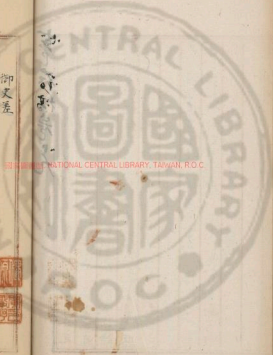
卷之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御史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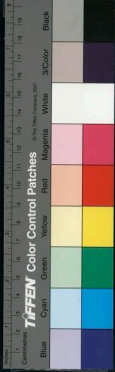
順治時用部主事中書舍人行人評事博士假御史
銜巡按七年截後又添差十年鄭觀王濟爾哈朗請
罷巡按御史十八年六月刑部咨會各省巡察事竣
各直省巡按事務交付巡撫又巡漕御史始順治十
四年中停止又設道光二年冬停止其巡鹽御史則
先改差京員曰監政提學御史與提學道改差京員
曰學政巡察東三省改差 咸京侍郎巡臺御史臺
灣道帶按察使銜



御史道

舊制御史七品，雍正七年改給事中正五品，御史由翰林郎中員外郎補者正五品，由主事、中書行人大理寺評事、太常寺博士、行取知縣補者正六品。乾隆二十八年，定御史為從五品，以編修檢討郎中員外郎四項人員補授，舊制六科屬通政司，登聞屬都察院，以一御史一給事監之。雍正特改隸，如今制。舊例布政司參政道三品，按察司副使道四品，布政司參議道按察司檢事道五品。順天、奉天府、戶部正三品，外知府正四品。乾隆二十八年，去道、魚銜，定為正四品。

御史道
舊制御史七品，雍正七年改給事中正五品，御史由翰林郎中員外郎補者正五品，由主事、中書行人大理寺評事、太常寺博士、行取知縣補者正六品。乾隆二十八年，定御史為從五品，以編修檢討郎中員外郎四項人員補授，舊制六科屬通政司，登聞屬都察院，以一御史一給事監之。雍正特改隸，如今制。舊例布政司參政道三品，按察司副使道四品，布政司參議道按察司檢事道五品。順天、奉天府、戶部正三品，外知府正四品。乾隆二十八年，去道、魚銜，定為正四品。



乾隆三十一年定四城副指揮移駐城外

城外坊

大清高宗純皇帝二十一年定四城副指揮移駐城外
乾隆三十一年定四城副指揮移駐城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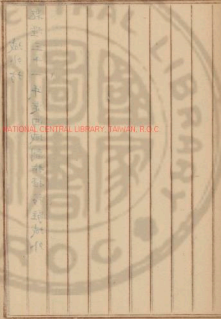


查痘章京

國初有查痘章京，理旗人痘疹，及內城民人痘疹。遷移之政，全久之事，乃定。康熙時，俄僊斯遣人至中國，學痘醫。由撤納特衙門，移會理藩院衙門。在京城肆業，兩洋地氣寒，其出洋貿易回國者，官閱其人，有痘發，則俟平復而後使之入，蓋其氣始於南洋。今編及也。伏讀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康熙六十年

諭旨，王大臣等為朕御極六十年，恭請慶賀，行禮，飲



世祖章皇帝。因朕幼年時未經出痘。今保母護視於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歡。此朕六十年來抱歎之處。聖製文如左。今
孝陵告祭文云。伏念臣昔在沖齡時。防出痘。遂依保母居於禁外。
父母膝下。未承一日之歡。此臣六十年來。深疚負歡者也。故正月初七日。二月十一日。因念忌辰之前。慶賀皆不敢受。
聖製文如左。今
西華門外福佑寺。坊書澤流九有。傳為兩神廟。實梵

宇也。後殿供奉神祇書

聖祖仁皇大成功德佛九字。背面書

聖製五律一首。其寺本為當日保母護

御之邸。見恩福堂筆記。當由內府記載。與

聖製禁外文合。又讀

欽定。日下舊聞考。福佑寺在西華門北街東。謹業稱

前殿為慧燈朗照。正殿中奉

神碑。東案陳設御製文集。西設



寶座殿額為

慈容藏在不記其所由，賴思福堂筆記知之。又生身內外札薩克王公未出痘者，亦不至京城也。

樂部

鑿屬

初制教坊司有奉屬其鑿左右部，每司樂共四人，協同官十人，俳優無定員，雍正時改和聲署，禮部內務府太常鴻臚皆領之。今太常協律郎五人，司樂二十三人，有神樂觀提舉，神樂署署正署丞官，太常樂員本最多，乾隆七年汰之始

命王大臣總領樂部，王一人，尚書一人，侍衛二人，皆屬官也。其神樂署隸太常，和聲署隸禮部，及內務府編樂亦隸之。什坊處蒙古樂，無則隸侍衛處，其中和樂處太監八十二人，則隸內務府掌儀司，祭



先賢崇乾隆七年作祈雨報雨樂章乾隆十八年作
祈雨報喜身律乾隆五十一年增祈晴報晴樂章嘉
慶十二年作先樂名樂以雅北齋隋以憂慮以和宋
以安金以寧元郊社以成宗廟以寧明以和
本朝以平

翰林官

孝陵碑言

世祖於景運門內建直房令翰林官入宿備顧問順
治十七年也康熙十六年十月

聖祖始設南書房以侍讀學士張英等班高士奇州
同屬杜鈞入直後高授侍講勳授編修三十三年五
月崇文書局設於翰林院內
命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官日以四人至二
南書房承直其後專同翰林嘉慶年間同趙東沖
生也雍正元年設翰林司官定稿堂今事辦翰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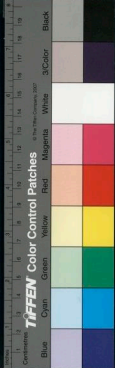


也五年督學副郎以出身原甲第兼論修檢討銜乾隆二年冬瑛鑄修檢討候掛數殊二十二載月廷高正字五十年裁滿洲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二缺侍讀二缺大考亦身○○補授難其人也五十四年裁詹事府宿典翰林街

館閣病假

夢溪筆談言宋館閣每夜輪官一人直宿有故則宿宿例於宿廬名位下書股壯不安免宿故館閣宿廬相傳謂之害壯廬其具文可免也庶常館請假何俱請病假以翰林省親例須食俸六年後也嘉慶十五年六月己酉庶吉士多具病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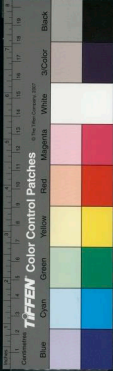
上疑之大臣以實對乃定制不拘論廬係其省親及資斧不給回籍指費者據實呈明除去往返程途定限在家居住四個月起咨銷假



武殿試始明崇禎四年
本朝因之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壬辰
諭武鄉會試舊例以八十步為剛後改五十步中二
箭為合式殿試射的亦改為五十步嘉慶十二年
皇上以武鄉試會試內場非真能自作徒為舉
命大臣會議裁內場文論但照舊
聖諭廣訓及武經全錄員不識漢字者不得保舉
營綠營人員應略曉文案至專闢大員尤宜明曉
訓飭之

武殿試

武殿試始明崇禎四年
本朝因之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壬辰
諭武鄉會試舊例以八十步為剛後改五十步中二
箭為合式殿試射的亦改為五十步嘉慶十二年
皇上以武鄉試會試內場非真能自作徒為舉
命大臣會議裁內場文論但照舊
聖諭廣訓及武經全錄員不識漢字者不得保舉
營綠營人員應略曉文案至專闢大員尤宜明曉
訓飭之



武階

康熙四十八年十月丙午

聖祖諭曰故押武人，是明代陋習，武人粗鄙不宜押之太甚，比治天下之道，當以和平為貴也。乾隆五十二年七月初十日

高宗以文臣十八階，武臣止七品，又自從一至正七止十二階，初武正從一品俱封榮祿大夫，合為一階，正二至從五俱封將軍，嗣後改為大夫，乃

欽定武職十八階，正一至從二封將軍，正三至從九分別部尉騎尉校尉，其加級降級俱以正從各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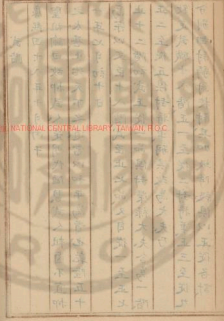
武階
正一品 武正一品 武從一品
正二品 武正二品 武從二品
正三品 武正三品 武從三品
正四品 武正四品 武從四品
正五品 武正五品 武從五品
正六品 武正六品 武從六品
正七品 武正七品 武從七品
正八品 武正八品 武從八品
正九品 武正九品 武從九品
正十品 武正十品 武從十品
正十一品 武正十一品 武從十一品
正十二品 武正十二品 武從十二品
正十三品 武正十三品 武從十三品
正十四品 武正十四品 武從十四品
正十五品 武正十五品 武從十五品
正十六品 武正十六品 武從十六品
正十七品 武正十七品 武從十七品
正十八品 武正十八品 武從十八品
正十九品 武正十九品 武從十九品
正二十品 武正二十品 武從二十品
正二十一品 武正二十一品 武從二十一品
正二十二品 武正二十二品 武從二十二品
正二十三品 武正二十三品 武從二十三品
正二十四品 武正二十四品 武從二十四品
正二十五品 武正二十五品 武從二十五品
正二十六品 武正二十六品 武從二十六品
正二十七品 武正二十七品 武從二十七品
正二十八品 武正二十八品 武從二十八品
正二十九品 武正二十九品 武從二十九品
正三十品 武正三十品 武從三十品
正三十一品 武正三十一品 武從三十一品
正三十二品 武正三十二品 武從三十二品
正三十三品 武正三十三品 武從三十三品
正三十四品 武正三十四品 武從三十四品
正三十五品 武正三十五品 武從三十五品
正三十六品 武正三十六品 武從三十六品
正三十七品 武正三十七品 武從三十七品
正三十八品 武正三十八品 武從三十八品
正三十九品 武正三十九品 武從三十九品
正四十品 武正四十品 武從四十品
正四十一品 武正四十一品 武從四十一品
正四十二品 武正四十二品 武從四十二品
正四十三品 武正四十三品 武從四十三品
正四十四品 武正四十四品 武從四十四品
正四十五品 武正四十五品 武從四十五品
正四十六品 武正四十六品 武從四十六品
正四十七品 武正四十七品 武從四十七品
正四十八品 武正四十八品 武從四十八品
正四十九品 武正四十九品 武從四十九品
正五十品 武正五十品 武從五十品
正五十一品 武正五十一品 武從五十一品
正五十二品 武正五十二品 武從五十二品
正五十三品 武正五十三品 武從五十三品
正五十四品 武正五十四品 武從五十四品
正五十五品 武正五十五品 武從五十五品
正五十六品 武正五十六品 武從五十六品
正五十七品 武正五十七品 武從五十七品
正五十八品 武正五十八品 武從五十八品
正五十九品 武正五十九品 武從五十九品
正六十品 武正六十品 武從六十品
正六十一品 武正六十一品 武從六十一品
正六十二品 武正六十二品 武從六十二品
正六十三品 武正六十三品 武從六十三品
正六十四品 武正六十四品 武從六十四品
正六十五品 武正六十五品 武從六十五品
正六十六品 武正六十六品 武從六十六品
正六十七品 武正六十七品 武從六十七品
正六十八品 武正六十八品 武從六十八品
正六十九品 武正六十九品 武從六十九品
正七十品 武正七十品 武從七十品
正七十一品 武正七十一品 武從七十一品
正七十二品 武正七十二品 武從七十二品
正七十三品 武正七十三品 武從七十三品
正七十四品 武正七十四品 武從七十四品
正七十五品 武正七十五品 武從七十五品
正七十六品 武正七十六品 武從七十六品
正七十七品 武正七十七品 武從七十七品
正七十八品 武正七十八品 武從七十八品
正七十九品 武正七十九品 武從七十九品
正八十品 武正八十品 武從八十品
正八十一品 武正八十一品 武從八十一品
正八十二品 武正八十二品 武從八十二品
正八十三品 武正八十三品 武從八十三品
正八十四品 武正八十四品 武從八十四品
正八十五品 武正八十五品 武從八十五品
正八十六品 武正八十六品 武從八十六品
正八十七品 武正八十七品 武從八十七品
正八十八品 武正八十八品 武從八十八品
正八十九品 武正八十九品 武從八十九品
正九十品 武正九十品 武從九十品
正九十一品 武正九十一品 武從九十一品
正九十二品 武正九十二品 武從九十二品
正九十三品 武正九十三品 武從九十三品
正九十四品 武正九十四品 武從九十四品
正九十五品 武正九十五品 武從九十五品
正九十六品 武正九十六品 武從九十六品
正九十七品 武正九十七品 武從九十七品
正九十八品 武正九十八品 武從九十八品
正九十九品 武正九十九品 武從九十九品
正一百品 武正一百品 武從一百品



2025 RELEASED UNDER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墨爾根王府
墨爾根王為睿親王為攝政王當時稱為台星可汗
九王見毛奇齡後鑒錄順治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至
八年二月二十日尊稱成宗義皇帝見各書記載其
後撤爵封今世襲墨爾根王府在東單牌樓石大人
街街乾隆時所立也其舊府據思福堂筆記在東安
門內之南明時南城今瑪哈喇廟按日下舊聞考
普度寺在裏新庫北謹案稱睿親王府康熙三十三年
建瑪哈喇廟乾隆四十一年始名普度寺本明
南城舊宮今寺左黑佛殿內藏鎚甲弓矢睿親王舊

墨爾根王府



EXHIBIT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物也。王以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薨於喀喇城。十七日柩至京入府治喪。吳偉業讀史偶述詩云：松林雞轉御河行，寂寂空垣宿鳥驚。七載金滕歸掌摠，百僚車馬會南城。其地址俱合，蓋撤封以其女及養子家產人口給信王，以復詩，故曰空垣也。

延恩侯

雍正二年十月，封朱之建一等侯。世襲。人丁入正白旗，明代王尚，或作遵王尚，諱。雍正元年九月乙酉，上諭云：建於

聖祖仁皇帝書笥內，檢得未經頒發

上諭一道，欽此。雍正五年

世宗憲皇帝御製

景陵聖德神功碑云：前後南巡，親祭明孝陵者三。又欲封其後裔，俾承世祀。予小子祇奉遺言，錫之侯爵。乾隆十四年八月，世襲定名一等延恩侯。



孔子史記孔子世家後識語
孔子年六世孫斌為魏文侯相
世孫蒙以戰功封蒙侯十二年高祖亭嗣里以太牢
祀孔子諸侯卿相至者先謁後致封孔騰為奉祠
君卑侯最傳至瑯琊侯孺弟後之子宣為長安君宣
帝元康四年詔復其家元帝初元元年孔霸得封關
內侯爵名曰褒成侯永光元年詔褒成侯以所食邑
八百戶祠孔子先是初元元年匡衡請封孔子後為
殿後不納成帝永始三年梅福復請以孔氏為殿後
謂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

孔子世家後識語
孔子年六世孫斌為魏文侯相
世孫蒙以戰功封蒙侯十二年高祖亭嗣里以太牢
祀孔子諸侯卿相至者先謁後致封孔騰為奉祠
君卑侯最傳至瑯琊侯孺弟後之子宣為長安君宣
帝元康四年詔復其家元帝初元元年孔霸得封關
內侯爵名曰褒成侯永光元年詔褒成侯以所食邑
八百戶祠孔子先是初元元年匡衡請封孔子後為
殿後不納成帝永始三年梅福復請以孔氏為殿後
謂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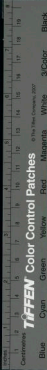
五帝始興十二年西夏仁宗入處三年尊孔子為文
宣帝止行於西夏元成宗元百十一年如魏文成文
宣王明景帝景泰三年劉翔請尊孔子為帝憲宗成
化時祭酒周洪謨請尊孔子為文祖大成至聖皇帝
帝熟知縣楊子器請加配天應運大成至聖萬世帝
王宗師皆不行世宗嘉靖九年定稱至聖先師時除
階黎賈謂不宜去王疏庶不能爭也先是漢明帝永
平四年令學校祀周公孔子十五年始祀孔子及七
十二弟子始祀用太平學校徒祀姓以大成唐高祖武
德元年五周公孔子廟各一七年以孔子配周公太

宗貞觀二年升孔子為先聖不祀周公而孔子仍居
配位高宗永徽時復祀周公為先聖而孔子以先師
配顯慶時復稱先聖元宗開元二十七年祀孔子正
南面至明嘉靖稱先師去王疏而仍南面
國朝順治二年國子監祭酒李若琳請加至聖先師
為大成至聖先師不復言封號樂章景平有云稽顙
素王非爵也其神主興廟祀米齋之制太子詣經進
節祀孔子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親拜祭孔子於
中書省明祀先聖於文華殿古聖帝南面周公西面
孔子東面其太學之禮唐元宗開元二十八年詔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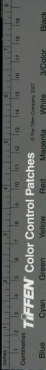
學春秋二仲上丁以三公攝行享宋太祖建隆二年
詔百舉人試國子監謁先師著爲令其郡國廟梁武
帝天監四年梁始立孔子廟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
命郡學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月朝之唐太宗
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九年顏師古言郡
國立學嗣非禮當止高宗咸亨元年敕州縣未立廟
者速事營造自是孔子之廟遍天下矣漢桓帝元嘉
二年魯相乙瑛請置廟年史明年事下春秋饗祀出
王承賤給犬酒直永壽二年相輝教修孔子墓及祀
器靈帝建寧二年相史晨請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

教春秋行禮以共禮祀皆立碑漢學校之祭共犬酒
太平御覽引桓子新論云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養
至其冢墓高者牛羊鷄豚殉祭之下及酒脯糈具致
敬而去魏書延熹二年大企國志大定二十六年皆
制用酒脯則雜依民俗非扶禮也魏帝芳正始二年
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晉武帝太始三年詔
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孔子唐元宗開元二十
七年制國學以太牢用八脩州縣學以少牢元武宗
至大二年制春秋二丁用太牢禮始定自漢文翁畫
孔子像於蜀石室靈帝元和元年畫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像於鴻都門學其後立廟遂係像唐元宗開元
八年以十哲及曾子配饗皆生像先是顏淵立像至
是采論語四科九人及曾子配又畫七十及二十二
賢於廟壁明太祖洪武初國子監廟增木主司業宋
濂呈請官以其請毀像也憲宗成化五年湖里廟依
京師制增木主英宗天順元年立孔子顏子曾子子
思孟子銅像於文淵閣世宗嘉靖九年張璁議毀像
蓋互用才樂用六佾或作毀像或移像別作室奉之
或亦不移不毀今湖里廟舊像也湖里廟漢世即故
宅興治桓帝元嘉二年置百石卒一人魏文帝黃初

二年亦置百石卒史衛廟而於廟外廣為室居學者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始建孔子廟周詩侯之遠北魏
孝文帝建興三年給十戶供灑掃唐太宗貞觀十二
年給廟戶二十唐宗太極元年以近祠戶三十供灑
掃憲宗元和十三年置五十戶宋太祖建隆三年詔
祭孔子廟用一品禮立十六戟於廟門真宗天禧六
年增殿庭廊廡百六十間仁宗慶歷四年以本縣中
戶五十供灑掃嘉祐六年頒大成殿榜於湖里廟神
宗熙寧二年行新法減省廟戶二十哲宗元祐五年
復之徽宗崇寧三年定殿名大成同學即壽學皆同



以上祠廟

四年定開戟門十四元太宗九年給守廟六百元世祖至元二年罷武宗大德五年復八年給灑掃元田五十頃明太祖洪武元年置戶百世宗嘉靖八年改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廟里廟祭以四仲正丁國子監府州縣學朔以春秋洪武十五年制也孔子墓同時諸生以時習禮其下史記集解皇覽云孔子塚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二丈五尺堂地百畝史記云葬魯城北泗上故所居弟子堂內後世同廟藏孔子衣瓦琴車書字相出弘治之宋文帝元嘉十九年給灑掃五元德宗宗廟觀十一正給戶二

以上墓

十墓切祠壇方六尺門弟子以饒覽為之漢韓叔易以石石廣厚三尺橫各七尺元宗開元二十年遷禮部尚書以太牢祭孔子墓易舊石以封禪石以近墓五戶長供灑掃後又廣新石五尺宋真宗景德四年置守塋二十元大中祥符元年東封還仙源拜孔子墓命學士范迥奠孔子父母明太祖洪武時置灑掃戶七或祖永樂二十年建聖林門其推恩返崇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孔子父益國公母齊國太夫人妻并官次郡國夫人

樹六甲五穀衆人聯解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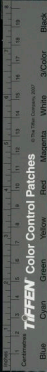
陳節宣

仁宗慶歷八年詔於聖殿後立廟齊國公像



用九章元文宗至順元年封敬聖王啟聖王夫人三
年封節國夫人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又封顏子
父祀國公母祀國夫人順帝至元二年祀國畫像九
章明英宗正統三年以納路皆指柏魚從祀敬聖王
殿世宗嘉靖八年改王為公海悅上言聖廟中顏路
三人在唐曰配理所不安或共時三人而從祀數自
襄成侯至漢和帝永元四年定為亭儀食千戶魏文
帝黃初二年改宋聖侯邑百戶晉武帝太始三年改
奉聖亭侯邑二百戶至宋孝武帝大明時奉聖亭侯
失爵南朝亦詔求孔氏後北魏孝文帝延興三年以

孔子二十八世孫孔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
文帝如魯祀孔子封孔宣於為崇聖侯邑百戶齊文
宣帝天保元年改奉聖侯同前帝大象二年遷封孔
子鄉國公以孫孔長孫襲邑百戶隋煬帝大業四年
封長孫子嗣慈始聖侯食百戶唐高祖武德九年封
嗣慈子德倫為褒聖侯太宗貞觀十一年詔褒聖侯
食邑百戶位同三品中宗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為
隆道公後褒聖侯宋元宗開元二年七年隆道公
為文憲王褒聖侯建壽為文宣公兼兗州長史長任
代不絕廟宗上元二年詔文宣公位二品文官下憲



宗元和二年敕授興文宣公于一人官遂為例昭宣
帝天祐二年末溫壽政失爵越二十八年唐明宗長
興三年授文宣公壽魚繇令則孔仁玉也先是仁玉
父光朝不得封仕泗水主簿梁乾化中為朝臣孔末
所放唐明宗誅末授仁玉曲阜主簿故為金復公封
宋初平唱兵部尚書令孔氏稱為世興祖者也宋太
祖乾德四年授仁玉子孔宜曲阜主簿後襲文宣公
真宗咸平三年詔本道轉運使又州長史待孔氏為
金簿者以資孔勿使起起仁宗至初二年改文宣公
為衍聖公立孔氏知縣唐孝友五代孔氏宗子嗣者

身為令簿至宋謂孔子子孫不使他族統治使文宣
公兼攝曲阜令時孔宗原當襲而議者言文宣非可
為子孫爵名乃改衍聖公而別立孔氏二人為知縣
英宗治平元年詔勿以孔氏知本縣襲封人不得遷
去家廟初廢成侯在洛陽同文門有漢元嘉三年碑
云相璜言廢成侯四時未祭事已即去及唐天寶十
五年文宣公孔懿避亂之寧陵遂家焉後以魚曲阜
令在曲阜今別立令故中言襲封人當依家廟而行
聖公定著仙源仙源者曲阜宋名也哲宗元祐元年
改衍聖公為奉聖公承爵者即除寄祿官廢俸並視

現在宦洽田畝考選亦改寄祿官不領他職在故即奉祀徽宗崇寧三年復為衍聖公大觀三年教孔子後常聽一人注本縣官令至薄祠無定職金世宗大定二十年授衍聖公奉縣令宋衍聖公孔端友即遷寓三衛六傳至孔洙入元而金劉惔立衍聖公廢帝天德二年詔衍聖公俸給如於常品晉階承直郎章宗明昌二年以衍聖公四品階八品不稱起授中議大夫元太宗五年分縣尹立定宋時衍聖公元楷弟養弟子孫洎為嗣後以族人孫洎非孔氏子封忠純縣尹仍孔氏世襲官為修祠致祭世祖至元十六年

宋亡十九年宋衍聖公孔洙至上都帝欲使儀封讓於居曲阜世承祀者越十四年成宗元年封孔治為衍聖公二年設知印官大德四年給衍聖公隨朝西品官俸七年縣尹用衍聖公弟襲嗣自洎失封至治襲封中絕者四十四年元文宗至順二年給衍聖公三品銀印順帝至正八年以衍聖公爵與階不稱番秩中奉大夫換二品銀印明太祖洪武元年進衍聖公秩二品階資善大夫置掌書典籍管勾司樂知印奏畫書寫與孔氏世襲知縣七年改世襲知縣為世職知縣凡衍聖公官屬知印始元貞時登文閣



以上繪後

以上奉祀

洪武元年詔復三氏子孫大宗福後英宗正統元年
 復聖賢後裔其奉祀以宗子主之或幼與病則攝宗
 大中祥符元年文宣公孔聖佑年十一月九年遷孔道
 輔知本縣主祠天禧四年聖佑年二十四年襲封魚知
 縣金直宗貞祐二年衍聖公元指赴京師弟元用攝
 祭
 國朝衍聖恭懿公顛折脫多病以子侍鐸攝祭傳鐸
 當襲雍正八年乞病即以子廣折襲嘉慶四年衍聖
 公憲培卒嗣子慶銘幼以本生父博士封公爵憲增
 攝祭十一年八月交代其京邸始明成祖永樂二十

以上叩

二年太子仁宗賜也在東安門外天子祭廟里會孔
 氏子孫始漢章帝元和二年大會孔氏亦十三人以
 儒者中服見天子臨雍行聖公幸請賢商觀禮京師
 始明景帝景泰元年其後祀配享嘗祀黃初時曲阜
 廟像二弟子執卷侍立繼述元起興和三年茂州判
 史李珣修廟修像以從陳蔡十子雕素其側畫衿青
 領其在祭典先將止以顏子配或亦拜七十二弟子
 北齊時即尊立孔顏廟諱賢不興也唐太宗貞觀二
 十一年始以先儒左邱明等二十二入配享元宗開
 元八年以十哲配二十七年增十哲及曾子等六十



合四科闕子以下為十二位別定於

七人公侯伯爵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始定七十二賢
遷五酒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又追封孔子弟子
如左邱明等十九人封爵徽宗政和元年更定孔門
弟子封爵改祀先聖講者至以宋人王安石封衍王
升坐配享金章宗承安二年升先賢先儒封爵元仁
宗皇慶二年以宋元儒從祀先是南宋自撤出王安
石別以宋儒從祀至是及胡里廟妄延祐三年定四
配始者配宋及金元皆以顏孟配位顏而孟左與孔
子平列南宋度宗咸淳三年四月增曾子子思為四
配東西配延祐時從之升有子子孫宋朱子於殿上

國朝也明世宗嘉靖九年去從祀公侯伯疏分稱先
賢先儒兼宗天啟時以魏志賢從祀後撤之自宋仁
宗慶歷三年位尼山廟學教孔顏孟子孫哲宗元祐
元年撥給迎尼山田二十頃元仁宗延祐二年改中
庸精舍為子思書院設山長文宗至順元年加號顏
子復聖曾子宗聖子思述聖孟子亞聖明太祖洪武
元年改廟學為三宰子孫教授司立尼山洙泗二書
院山教又置灑掃戶八英宗正統九年設三氏學生
晉景帝景泰三年置顏氏孟氏世襲博士孝宗宏治



年

聖祖仁皇帝御巡

親書扁聯賜之與衢州西安宮孔子後也五十八年八月衢州歲科試定額外取孔氏童生入學二名其請州學由宋真宗乾興元年始始給明英宗正統四年戶部奏準衍聖公五屯存五百戶養二千八人辦納籽粒供祭祀其還宮祭於曲阜始北魏賦文帝皇興二年遣中書令高允兼太常丞兗州以太宰祭孔子即位告祭始元武宗至大元年即位遣學士祭告孔子願于廟頒書籍始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頒六經

十六年加衍聖公次子翰林院五經博士第三子太常寺博士皆世職武宗至德元年五衢州孔氏博士以孔洙子孫世襲三年以衍聖公次子博士主子思書院世宗嘉靖十八年五衢氏博士於嘉祥神宗萬曆十五年三氏學益增氏為四氏學熹宗天啟元年孔氏鄉試編耳序碑聖裔聖字年也自子思書院有博士子思始得寺祠書院官置田子思書院博士國朝順治十四年以明制太常寺博士襲其衢州西安博士以西安孔氏襲松江青浦北有地名孔宅晉言漢時孔氏避地居此有孔子衣冠墓康熙四十四



於孔子廟，避聖講始。宋徽宗大觀四年改瑕丘為瑕
縣，冀丘為冀縣。金章宗明昌二年改巨野名孔子講
者，曲阜孔廟前五下馬牌，祭版署御名。太和五年詔
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告成太學及曲阜廟，則
始。

聖祖仁皇帝平三藩，共立碑則始。

平定胡漢，為民祈福，則始。康熙三十四年遣吳涵初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定制一如明時，文洪武二十

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明太祖親封鐵匠通人國匠於
曲阜孔氏。二年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

十四年定稱至聖先師孔子。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九年立天下文廟前下馬牌，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封孔子五代肇聖王裕聖王

始聖王呂聖王啟聖王，改啟聖為崇聖祠。二年

諭改寺學為講學，增先哲博士。三年定立聖諱字右

加邑州縣丁祭俱用太牢，樂用八佾。五年定八月二

十七日至聖生日，齋一日。某止齋宰，七年修曲阜廟

殿及正門，皆用黃瓦。改舊名至聖廟為至聖廟，門戟

二十有四。八年設廟中孔氏執事官四十員。二十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國子監文廟亦易黃瓦二十



一年改曲阜知縣為在外調補缺停孔子知縣而增
孔氏執事六品官一先是執事四十員三品二四品
四五品六七品○八品○九品○均由藩庫給俸二
十兩准監生應試至受又六品一衍聖公田在會典
書田二千一百五十七頃濰縣戶百十五皆免稅課
徭役者今實免稅課田一千二百五十六頃七十八
畝其九百頃二十二畝或以為曲阜城中地深明時
五屯二千大頃不應有曲阜城中地山東通志則云
四千二百二十二頃五十一畝疑係現存大頃一項
為三項計之餘俱文細加統於沒也

仁宗睿皇帝嘉慶十四年十月以孔氏祭田缺額九
百頃

諭山東查撥補運其廟基為三百二十七畝五分林
地合新增總二千九百四十一畝九分墓刻今仍題
文宣王廟係王冕服皆明以前法也林樹古物有年
分繫碑宋書劉義恭傳云鎮彭城時魯郡孔子舊庭
有柏樹二十四株殷瑛母其大連抱有二株先折倒
土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志遂入伐取父老莫不嘆
息○蓋取枯折二株為材史冊無虧○良應感○今廟
樹林樹極應感也明天啟時耳字季舉人二名魯藩



占一名聖裔占二名順治十四年二名俱歸四氏雍正二年增為三名道光十一年孔昭虔任貴州布政使其子憲恭應鄉試山東以列耳字號官字號雙請皇上以師官卷別失毋設四氏學本憲二封字號諭仍歸耳字專號孔氏之派令衍聖公慶字為七十三世自明以公彥承玄間自尚衍八輩遠近支屬係用天啟中衍聖公衍植又定十字曰興毓傳矩廣昭允慶繁祥及允憲之襲也
高宗改為憲祥今俱依用憲字衍聖公府當廟東詩禮堂垣東詩禮堂

列聖詩廟講學處也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丙子聖祖詣嶽廟御製四庫全書文廟三全文閣下筆由而道旁行行三跪九叩者禮留曲柄黃蓋供廟廷四時享祭陳之
世宗憲皇帝依行九叩禮乾隆五十五年
高宗純皇帝八旬萬壽先期
親詣曲阜廟致祭雍正時曲阜廟災
世宗詣國子監大成殿祭奠告慰
王成
欽差大臣衍聖公山東巡撫同奉慶雲見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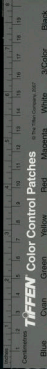


高宗廟周器十於曲阜廟，重排石殿十於園子監廟。
燕河文廟，衍聖公涼帥今在西安門外太僕寺街，顏
氏士為七十世，曾孟亦用孔氏名，曾氏孫為六十九
世，孟氏傳為六十七世，顏曾孟祭田會典皆四十五
頃，顏氏又自增祭田，見曲阜縣志，共百一頃十畝六
分八釐，曲阜亦有僧道，明有三聖祠，正統時諭禁之。
國朝康熙三十六年，衍聖公咨巡撫布政使撤毀，乾
隆三年，河南學政林枝登以三教堂佛居中，聖父老
子五為左右，請迫拆毀之，待待。
旨先行，古時有所禱，南北朝祭，或以女五妖，現淫進

非禮，殺牲鼓舞，倡優俚仰，北魏孝文帝延興二年詔
禁之，定其後，對氏見閔記，儒教云，唐時風俗婦人多
於孔廟求子，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元成宗大德元
年，制各官准任先謁聖廟，以次謁諸神廟，普為令廟
始嚴闕。

二五事，直有說宮，協領，副將以上，得陪祀。

國朝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太皇親兵馬察伯奏文臣
皆得陪祭孔子，武臣惟副將以上得陪祭，請自今各
將以下，同咸武弁，得與文臣一體陪祭，於是文武皆
得在列，元仁宗即位，還宮者祭告殿上，風起雨，廡燭
滅，臺下鐵燭架入土，尺餘，皆拔，明洪武時，每月朔望



道內臣降香，嘉靖九年罷之。然內學堂上學、散學、皆
拜孔子，非典禮。王祭也。史記世家言極職，惠孟情深
文明，其言世家，記世祿也。其名至當矣。後人忽言孔
子可世天下，以史為失例，其說可怪。嘆。故復識世家
官以後事如此。道光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書。

禁開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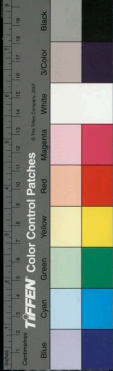
康熙四十三年部議江西崇仁大庾開礦事

旨開礦事情甚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俱不
準行。五十二年奉旨，開採者，俱不准行。五十二年奉
旨，有礦地方，初開時，即行禁止，乃可。若久經開採，首
民勉辦資本，爭趨覓利，藉為衣食之計，而忽禁禁止，
則已聚之民，竟無所得，恐生事端。雍正二年奉旨，
旨今日有利，聚之甚易，他日利絕，則散之甚難。若如
商開礦，設官收稅，得聞遠近，以致聚眾藏奸，則斷不
可行也。五年



諭又申言之謂何必誨誨以利為言嘉慶四年四月
御史羅氏尚呈奏請開邢臺銀礦奉
旨恭閱
世宗憲皇帝殊批諭旨於開礦一事深以言利為戒
不準行五年大名請開鉛廠稍不發六年三月塔爾
巴哈台金礦奉
諭以無稽之徒聚之甚易散之則難於遣地殊有闕
繫嚴行封禁九月平泉州銅苗見請開廠
諭永遠封禁二十四年四月
諭封禁都蘭哈拉鉛廠

順治十六年天下田土五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七
十六頃四十分乾隆三十年七百四十一萬四千
四百九十五頃五十分零州縣衛田也口外屯田不
計
順治元年十二月戶部奉旨
諭凡近京各州縣民人無主荒田及明朝呈親騎馬
公侯伯太監等先殺於寇亂者無主田地甚多爾部
擬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子弟存者量口給予其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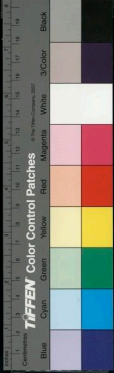
田地盡行分與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三年三月議定此項錢糧無數永充今據乾隆六十年田數內府三旗莊田一百二十七萬八千八百畝。宗室莊屯田一百三十三萬三千八百二十七畝。八旗滿洲蒙古漢軍給地一千四百零六萬六千八百六十二畝。初以園地膏腴民人者。雍正七年官為取贖。其官贖之田。乾隆四年議許壯丁具呈領贖。其價銀以五年發糧分限扣交。壯丁領贖者限以五晌計三十畝。其五晌之筒。上地銀四十八兩。二等三十八兩。三等二十八兩。四等十八兩。荒地十二兩。四十四年定官贖

地未經領贖者。官收租銀。由直隸總督徵辦。為歲終分賞八旗之用。其旗地徵收。雍正十一年定。官地按畝十分者免五九。免四八。免二七。免一六。分者不見地租銀。每畝一錢五分。私價自三錢五分至八錢。其井田。雍正特定。以田百二十五畝。公田十二畝。五分。慶合十二畝。五分。私田百畝。納公田租十二石五斗。乾隆特改為屯田。每畝交一斗。



先農壇之祭順治十年定於仲春亥日崇禎十六年定
正月亥為天倉梁天監時改用二月今法二月而猶
日躔亥故用亥後改於三月雍正二年
耕耨三推畢又
加二推遂為例乾隆三年依
成法四推又定制三月
耕耨興祭
先農同日往時以祈穀時祭不備崇禎治十七年定
制

先農壇之祭順治十年定於仲春亥日崇禎十六年定
正月亥為天倉梁天監時改用二月今法二月而猶
日躔亥故用亥後改於三月雍正二年
耕耨三推畢又
加二推遂為例乾隆三年依
成法四推又定制三月
耕耨興祭
先農同日往時以祈穀時祭不備崇禎治十七年定
制



RESERVED FOR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祈報用鳩宗誼乾隆八年初定

常書禮歲舉行之雨澤或愆則禱宗誼年以半及社稷三壇又雨乃

大書也至民間求雨止於叩禱此外皆治以應得之

罪見雍正二年六月十一日

諭旨^{或祈雨}雨一事甚不合禮任意設壇觸犯鬼神

聚集不肖僧道妄行求雨殊屬非分如果欲求雨只宜存誠心叩禱而已何必藉^{律法}後陳奉者外或在寺廟誦經求雨尚

可也私自設壇借雨之名妄作法術即以妖言惑眾治罪欽此

農氏宜知之交相告也

荒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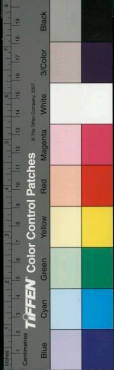
國家荒政十二一救災二拯飢三平糶四濟泉銀

八分以上知恩七分已息六分共濟五分賦六錢征七

通商^{賑道}八勸輸^石九賑奏報之期十辨災傷

之等十一崇生功使民就備十二及流亡使民生聚

會與拯^機之則水旱成災先給二月報為撫紳災六分者極貧子一月報七分八分者極貧二月次貧一月九分者極貧三月次貧二月十分者極貧四月次貧三月此月者皆滿三十日戶計口大口日米五合小口兩日米五合或給錢依來時價或戶者月一發



不能自舉火者官給薪日一發士子移家學宮就給

其極富加至七八月次貧五六月者事出

特恩其被災之例若水患民居湮漂者給脩葺費傷

人者加卹水旱與土功刑以新濟民教興工費同報

節原燕年賑山東賑客角喀乾隆年賑甘肅賑徐州

嘉慶年賑直隸皆

曠典通古乾隆時脩會典七步氏事刑去虛文歸於

實惠供

高宗純皇帝升毫改定親民重農速通唐虞三代矣

日下舊聞考五十五卷館臣葉云乾隆二十年會典

進

玉奉

御筆將先農壇齋宮改為慶成宮此改定之見於記

載者且

升毫牽絲鉤勒及單雙圈出寫之處尤為便歸畫一

光復請之違礙與頌也



禁殺牛

古殺牛之禁寬嚴不同。淮南子說山訓云：殺罷牛可
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為也。殺牛必亡之數，以必亡贖
不死，未有行之者矣。高誘注云：牛者所以植穀者，民
之命也。是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政曰必
亡之數，是漢法不得殺牛。沈論訓云：馬先人於雞者，
其死葬之，牛死葬，以大車為屬，死而埋之，其不殺可
知。後漢書帝五倫云：為會稽太守，有妄屠牛者，吏即
行罰。魏志陳矯傳云：是時耕牛少，殺者罪至死。為魏
郡西朔部尉，曲周氏父病，以牛禱，縣結正京市，矯曰：

1983.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孝子心表救之高堂隆傳云明帝時度支經用更
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以此為賦所以有私宰
之禁其言私者對官言之也晉書張茂傳云初起義
兵元帝辟為掾屬官有老牛將膏之茂曰殺牛有禁
又不任耕稼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南史云梁
傅子婦家餉牛肉昭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
而埋之唐律疏議云故殺官私牛徒一年半盜賊三
云盜殺者徒二年半其法似輕然唐敕文多曰十惡
五逆父尤笮劫持刀殺人官典犯賊屠牛竊錢合逆
毒藥不在原赦之限五代史唐莊宗紀云同光元年

十二月十六日敕若姓將牛騾及馬等載貨賣便仰
擒捉不問軍民高低隨在處斬訖奏明宗紀云天咸
二年三月丁卯詔糾察殺牛賣肉罪條科斷其自死
牛許賣斤不過五錢民家各報所由率例鞫皮入官
宋則魚鹽貽謀錄云淳化二年閏二月己丑詔曰開
樞房屠牛馬騾拘以食犯者定行反斬青箱雜記云
張詠尹益部李順黨殺牛避罪亡逃許首願望就命
斬之厚德錄云張逸知益州兼鐵民殺耕牛當配閩
中明散乃奏邊之折獄龜鑑附錄云包拯知揚州錢
和知秀州有仇道割牛舌者皆使歸屠牛散肉逆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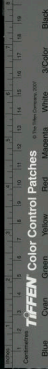


沈所告以此獲仇誣王革周見逐錄云張文懿為社
誤斷殺牛事天府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遂改正安南
大越史記李仁宗本紀云龍符二年八月詔盡殺牛
杖八十獲犒甲其妻杖八十徒桑室婦鄭家杖八十
時當家也並罪及其妻明沈景清野獲編云萬曆丙
戌下亥間巡城御史楊四知榜禁殺牛引太祖所定
免軍例懸賞贖人告發是殺牛自古有禁順治十一
年五月甲午端午

上諭賜饌大臣曰朕甚憫耕牛勞苦不忍食其肉又

序刻牛戒彙鈔既而大學士魏裔介又甄刊牛戒續
鈔雍正七年六月

上諭曰闕外間諺傳六月二十四五時開磨宰耕牛
之禁回民等持欲齊來謝恩又聞民間竟有私宰耕
牛之事合朝廷所需惟祭祀燕例供用其餘一概不
用牛肉矣如有違禁私宰耕牛立即鎖拿按律盡法
究治該管官從重議處嘉慶十年十二月巡視西城
御史奏請開牛禁坊官驗明準令回民宰賣
上責以此御史又非回教中人矢口亂道荒謬已極
不可復任御史回教中間之亦稍敘述也回回殺牛



者。諱之老教實亦不然。回教以駝為大牲。祭用之牛為少牲。祭典有用之。用者即不以負。知非耕牛也。天方典禮引天方書云。帝有懸牛。聖化不入。天方家國。無以屠牛為業者。又云。穆罕墨特。至默底那。見市屠牛。曰。盍易詢。民遂舍牛而易羊。大唐西域志云。天竺。飲牛豕者。鄙恥。象所穢。惡。屠居部外。希達人間。今京域。禮拜寺。言曰。回禮拜日。殺牛者不得升堂。

演義小說

順治七年正月。頒行清字三國演義。此如明時文淵閣書。有黃氏女書也。黃氏女書為念佛三國演義。為閻聖。一時人心所向。不以書之真偽論。其小說之禁。順治九年。題準清語。淫詞。通行嚴禁。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嚴准淫詞小說。及各種稗乘。地方官嚴禁。五十年。四月。九卿議定。坊肆小說。淫詞。嚴查禁絕。板與書盡銷毀。違者治罪。印者流。寄者徒。乾隆元年。嚴准淫詞穢說。查深盈霜。列肆租賃。限文到三日銷毀。官故縱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確例。降二級調用。嘉慶



七年禁坊肆不經小說此後不准再行編造十五年
六月御史伯依保奏禁燈單和尙如意君傳濫情故
吏株林野史肉蒲團等

諭旨不得令吏胥尋藉端坊市紛紛投魚致有滋擾
十八年十月又禁止淫詞小說

官話

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着地
方官訓導廷正議以八年為限舉人生員有監童生
不諳官話者不準進試福建省城四門設立正音書
館十三年奉旨展限四年乾隆二年弛其令令州
縣與士民相見及教官實心教導保為昨列又政清
十年裁福建四門書館四十八年通政司行文各直
省本章土俗字字典所無難以繕清嗣後隨本會釋
揭送兩閣以便繕譯對者嘉慶十一年奉旨上書
房行走者粵東口音於授讀不甚相宜謹彙詩書執

© The Color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雜職儀衛

會典禮部儀制司儀衛云雜職杖二無他物也凡與
馬文百判司道以下杖職以上束鵞并夫四雜職文
馬按宋張某白糊視云王姓初任江石一尉多利到
憲於節使家氏齋討司謀杖等語其搗兵并強盜宋
史司馬池云知鳳翔岐陽鎮巡檢夜飲富民家所御
卒執之併為約不敢復督士卒而後釋其詩池捕着
惡誅之巡檢亦生廢王明清揮虎堂錄云其祖為應
城尉駭不瓜有血弓手持蓋者而有木痕焉之風治
果然則其風久矣又周邊道初德記說云綠尉下鄉

禮孔子嘗用雜言不用齊魯音而經史多有方言學
者皆知之然必五一雜言為之準而後方言可附類
而通也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皇朝通考國用考云康熙二十九年查故明宮中每年用金花銀九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今免餉又先祿寺送內所用二十四萬餘兩今止用三萬餘兩又未柴二千六百八十六萬餘斤今止六七百萬斤又紅羅炭一千二百八萬餘斤今止百萬餘斤又母年牀帳花毯輿轎等項二萬八千餘兩今供不用高宗純皇帝御製詩注云明季宮中費用七十萬本朝康熙五十年尚省至七萬乾隆三十年三萬四十年二萬嘉慶十四年正月二十日

宮中歲用

擾人邇來尤甚京口人飲古詩云雞鳴刺縣尉下鄉也其三章云雞既烹矣鴨既羹矣縣鼓鳴矣縣尉行矣童子奇草木子云唐訪令起用起尉司弓兵撰儀金鼓共奇節制二聲鼓一登鑼若辨命盜犯八則起尉用一登鼓一替鑼然則宋起尉有旗杖百蓋有鑼鼓元起尉有旗幟金鼓蓋明時裁之計其平頭蓋亦



諭朕恭聞

聖祖仁皇帝宵錄內載前明宮中每歲用度金花銀九十餘萬兩光祿寺每年送內所用各項錢糧二十萬餘兩每年宗茂寺項又不下數萬兩康熙特大加削減不及十分之一我

皇考恪守年久未嘗加增更為減省朕一切宮中支用照乾隆年間舊例遵行用敢稍逾

大監

順治初裁定內官額數

順治元年奉

旨內監原未督糧何得混入朝班牙牌事宜著議奏順治二年定例嗣後內監概不許到參亦不必排班順治三年定織造不差太監

順治十一年滿洲佟義興太監吳良輔交通佟義既死吳良輔處斬定議置十三衙門裁內務府

順治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今裁定內官衙門及員數職掌法制甚明以



後但有犯法于政竊權納贖屬託內外衙門結納滿漢官員越分拉奏外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即行凌遲處死定不姑貸特立鐵牌世世遵守欽此日下舊聞考鐵牌在內務府高四尺五寸廣一尺九寸厚一寸

順治十八年

通詔

祖宗創業未嘗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國亦由委用宦寺是年罷十三衙門以其事歸內務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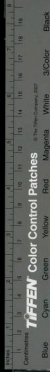
康熙十六年五月置敬事房設總管副總管

雍正元年定總管四品副總管六品隨侍等處首領七品宮教等處首領八品

雍正四年六月定正四品大總管為宮殿監督領侍從四品大總管為宮殿監正侍六品副總管為宮殿監副侍七品首領為執守侍八品首領為侍監尋又定內官品級自四品至八品皆不分正從永為定例乾隆七年定

宮中現行則例凡內監官職以現今四品為定再不加至三品二品以至一品

宮中現行則例嚴賞內監廣儲司銀二千兩崇文門



錢一十六百半。

皇朝通考職官考，乾三十四年，載萬善殿教習，清書太監，在長房一帶，以內府筆帖或課之，漢書亦派筆帖式教習。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三集，園詩跋，若輩不過令識字

記棉業而已。二十

乾隆五十年六月初四日

上諭，自行淨身，聞擬斬候之律，永行刪除。十七日，刑

部議奏奉

旨，以後投充者，內務府大臣、交該司盤詰驗看。刑部

嘉慶十八年九月丙戌

上諭，太監等充當差使，等級懸殊，比近御者，皆循謹誠樸之人，此素遠戢，供極珠璣，僅於宮內看守門戶，嗣後俱不得任各處太監，藉詞告假，有不得暫時給假者，限以時刻，必須兩三人同行，方準放出。



奏摺文字體式述

康熙二十二年陝西秦平涼蓋發明廢鑿麻王定王
家奉諭此云廢者必如高煦等有罪廢為庶人然
後可彼生為藩王誰廢之耶雍正七年三月諭張
大有本內有地効其靈語又前河工履歷中有河伯
効靈字樣彼時面加切責張大有一任無知幕客信
筆妄書全不留心植點者嚴飭行回月諭每見臣
工奏章有山川効靈等字深切不安屢經降旨申飭今
衍聖公督本內仍用乾坤効靈字樣着更改另行繕
寫具奏五月又諭通政司及大學士奏奏此措詞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當審也。乾隆五十一年二月，諭劉永楨內許收
劉令字樣，殊失對君之體，申飭追諭。嘉慶九年六月
諭安徽巡撫王汝璧題本內稱前巡撫張誠基為
張巡撫者屢見內閣票擬飭行，著交部議處。嘉慶十
五年十月安徽學政尚承風奏任滿摺，署銜內延供
奉，諭以書銜不合會典官職，無此名目，此官名之
當慎也。官名地名俗多用省文，嘉慶八年明亮奏稱
馬魯木齊提督為烏提奉，旨申飭。十一年七月陝
西巡撫奏稱甘肅布政使為蘭藩，諭交部議處。仍
侍，旨申飭。是官名不當捏造也。乾隆三十年，諭

筋熱河稱熱，多倫諾爾稱諾，以後地名字面一概全
寫，嘉慶二十年六月，諭筋順天府尹奏留委員於
順天府地方補用，稱為富順，實屬簡率，道光九年五
月，札陸阿奏葉爾羌稱葉城，阿克蘇烏魯木齊喀什
噶爾稱阿烏喀三城，奉，諭旨申飭。是地名不宜省
捏也。乾隆五十年六月，書麟片奏河南柘城葉內回
漢二字，殊抹，批云不可如此寫。嘉慶九年十月
兵部議處佛爾卿額摺內有滿蒙文滿蒙話數處，奉
諭兵部堂官察議司官議處，嗣後毋許率用省文。
致礙文義。十年四月又，諭筋禮部奏貢士名數滿



蒙漢字樣蓋溼程之文皆難注目乾隆四十七年十
二月九卿議覆改註摺內有春禮孤短句 硃筆添
出秋記二字 諭飭行五十二年二月浙江巡撫覆
奏前摺味串係洵味串御併寫 硃批以從候之母
為俗幕者所誤五十四年六月廷寄 上諭長麟摺
內鄉納地保省寫納地殊屬不通一任幕友書寫慢
不經心嗣後宜加意檢點嘉慶十九年二月烏魯木
齊都統奏妙菽葉齋婦為連婦奉 諭不學無術永
不準用此等字二十年六月熙河都統奏稱建昌竊
犯回子為回賊奉 諭申飭察議更正此皆程寫不

合也至其他文義乾隆五十五年十月 諭向來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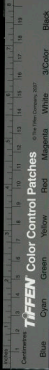
臣以河身從內灘地為限外以從外民田蘆舍為限
內內外倒置嗣後應以河身為主毋得牽流五十四
年間五月福建巡撫浦霖奏摺 批云東寧西扯甚
覺難明九月江蘇巡撫閔麟元奏稟便來京 硃改
來為廷寄 諭云閔麟元誤寫未留心是年六月
十八日穆騰額呈進與孝天培通候信稿 諭云稿
內語句虛文敷衍尤屬可鄙宜乎有此一驚也嘉慶
二十四年十二月長州城守尉呈進靈芝奏片係松
筠代擬引爾雅爾芝釋曰土氣和作爾雅爾芝擇日



止氣和。又引李華氣味平。作本華氣味平。論云持
為指示。俾知或世不為祥瑞。其率意稱引。尤可不必
也。嘉慶九年四月。諭題本年九月末。幅控改蓋印著。
另換一扣。粘接鈐印。道光元年九月。湖廣總督陳若
若霖奏。到各摺。內雨水報備一摺。諭云。並未封口。
殊屬疎忽。着傳旨。由欽十三年七月。御史松桂奏。息
銀修理街道一摺。諭云。並未填寫年月日。着傳旨
中飭。敬憲所聞。亦著。檄中風雅嘉話也。

工程圖式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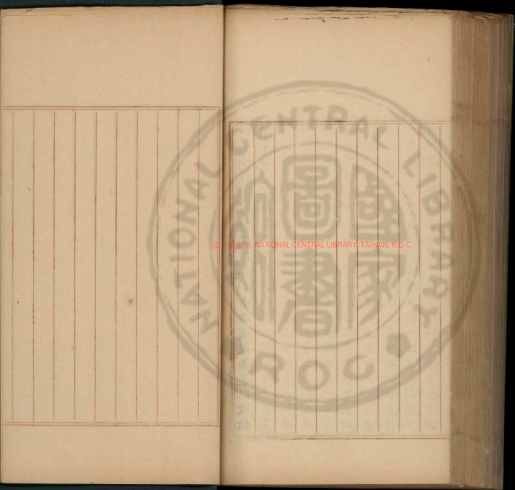
凡與地總圖宜以北為上。其凡景辰閣之圖宜以南
為上。以坐閣多向明也。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廷寄
湖廣總督。言奉。上諭。武陵白沙陵工圖樣。南北倒
置。不使閱看。嗣後勿再舛錯。蓋俗士作几景圖。多誤
從懸圖式也。又一圖不能者。當分圖。又地要工多一
圖。叢記者。當於全圖中。聲明此處。列展一圖。乾隆四
十一年五月。南河奏。挑湖口引河。移下清口壩。挑洶
莊以上引河圖。批云。將所圖處。放大樣。貼說來。庶
便觀覽。嘉慶二年四月。南河奏。豐工大壩。挑水壩圖。



大壩挑水壩，偏在西首，似河道西短窄，東寬長，不能
一日了然。諭云：工所酌中另繪一圖，又河淮邊，自
應分別顏色，乾隆五十四年閏五月，兩江總督奏引
河圖，顏色同。批云：可謂不用心之至。六月覆奏，履
分用顏色。五十九年八月，山東巡撫奏，南河壘工，欄
壩圍春。諭：黃河役工，自應分為兩色，庶可一日了
然，乃一色繪畫，竟似河流分為二道，眉目不清，且不
吉祥。嗣後圖樣，宜分別顏色。嘉慶元年七月，南河奏
壘工圖。諭云：正河下游，既已斷流，仍用黃色繪畫，
仍欠明晰。十一年六月，南河 欽差奏圖，奉 諭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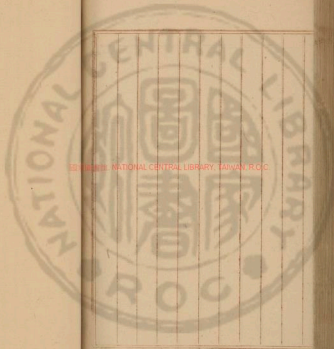
將湖河情形，另繪圖說，分別青黃，淺深着色，以便披
閱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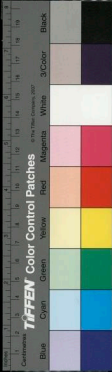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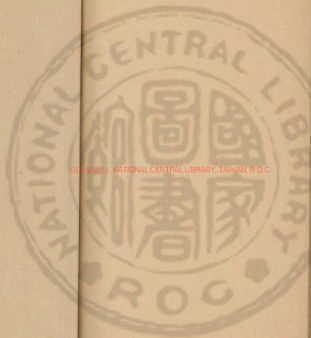
© 2008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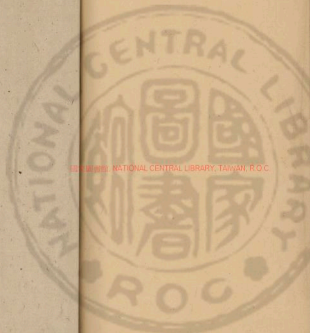
EDITIO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1201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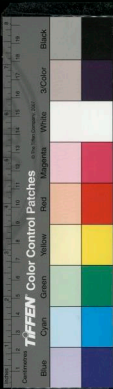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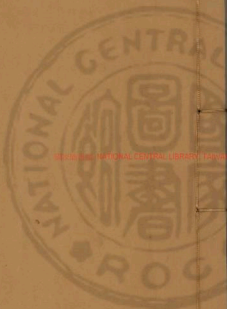


2025.08.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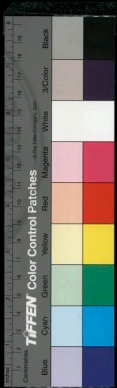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KYO P.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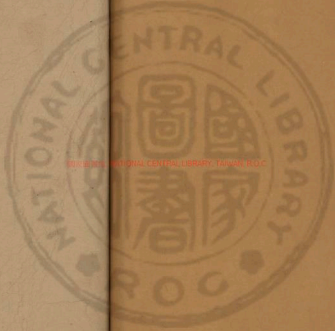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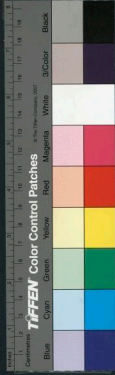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癸巳存稿 第五冊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同抄王書日癸巳
傳之

卷之五

24-2816 v.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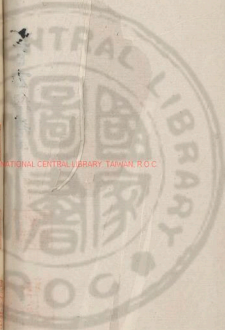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金石文

許慎說文云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
之文是始知重金石文者也中子周公爲云邠公好古
物鐘鼎什物珪璣錢貝畢具至趙宋即以此名學然
同穆王吉日癸巳石刻乃小篆吉日癸巳也四字
其偏可知漢書郊祀志云孝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
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
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驗此或真器少君探知之
而南史劉杵傳詩魯頌正義並云齊人掘地得齊子
尾嫁女牛尊正作犧牛狀其事已不可信宜與有陸



機探晉故散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魯除楚內史
御史中丞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平西將
軍孝侯周府君之碑唐元和六年縣令陳從諫重立
黃基書塗中京下都督乃吳官周處入晉不為此官
且碑言處父勳為新平廣漢二郡太守碑題與文皆
偽也唐闕史云裴休親表擊曲阜士人墜田得古鐵
器如益有古篆九字曰齊桓公會于葵邱歲時劉說
曰葵而虞初災乃謠葵邱歲為桓公三十年未卒不
得以謚稱也休悟命擊碎之五代史唐六臣傳云裴
策父同為邕管經略使策少好學同居洛陽教化里

後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臣吉千十一
字策曰建安二十五年改延康十月又改黃初是黃
初元年無二月也二晉初出土者蓋已先售其欺矣
避暑錄話云長安李氏有端硯刻字云天寶八年冬
端州東溪石刻史李元書劉敞辨之云天寶稱載不
稱年時為郡為太守至德後始為州有刺史李元不
應豫知也是亦穆王刻石之類明有隋大業君臣銜
署石刻蘭亭序又宋人傳唐太宗所得王羲之手刻
樂毅論石本今尚有傳者又有宋刻王羲之小
學石本總為不識耳



開元錢

舊唐書食貨志云武德四年七月行開元通寶錢其
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又云自上及左回環讀
之其義亦通沈俗謂之開通元寶乾封錢流俗乾字
在上封字在左尋悟其誤却用舊錢然則乾封元寶
元字不改開元元字之位此元寶之誤一也宋史食
貨志云淳化時改鑄淳化元寶自後皆以元寶為文
至寶元時仍曰通寶然則北宋人見宋時元寶因以
今概古所見一孔之見此開通元寶所以致誤者二
也隋唐嘉話云今開通元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臥



陽平更所畫書漫錄云開通八分與篆體錢皆不復見今則不然自明天啟三年收古錢歸爐改鑄後楷字錢少八分子錢尚多流傳者惟開元開通有異耳博異記有上清童子元寶岑文本曰元寶錢之文也太平廣記言唐元宗時王元寶巨富時人呼錢為王老摘取錢文耳蓋武德時錢開元通寶自取佳名後開元年號同之猶明時日本錢寬永通寶後亦寬永年號同之曰環球為開通寬通則元寶永寶亦自有義宋姚寬西溪叢語引李峯言記文云唐錢文有乾元重寶開元通寶世俗淺者曰乾重元寶開通元寶

朝士亦有如此言者尤可笑也蓋宋時錢文有曰環不悟開通之義亦止庶幾乾重之名必不可解執一孔之見反謂開元為非則不思之甚矣西溪叢語又引唐六典謂之開元寶合之唐志開元之義可知又開元錢背有肩文能改齊漫錄引族賓錄通鑑考異西溪叢語俱引凌瑤唐政錄要畫漫錄俱言進蠟樣時寶寶皇后甲痕通鑑考異引薛富唐聖運錄云文德皇后甲痕能改齊漫錄引青餉集攷古質疑引涉世錄俱云開元時楊妃甲痕其言雜出人與年不相應其言甲痕亦自有義漢時西域屬賓錢文騎馬



清文尚
阿、嘉、衣、三、汗、搭、哈、福
字、阿、。

八面、烏、弋、山、離、錢、文、人、頭、幕、騎、馬、安、息、錢、文、王、面、幕、
夫、人、面、錢、有、后、妃、甲、痕、宜、也、開、元、錢、亦、有、無、甲、痕、者、
又、有、地、各、京、洛、潤、益、者、則、會、昌、時、錢、也、魏、書、高、道、穆、
傳、云、柔、請、改、鑄、大、錢、戴、年、錦、以、紀、其、始、及、宋、孝、建、錢、
不、言、年、號、布、在、西、在、幕、火、珠、林、以、五、銖、錢、有、字、者、為、
陰、實、則、孝、建、四、銖、太、和、永、安、五、銖、及、有、年、號、錢、當、以、
有、字、者、為、陽、與、鏡、背、同、碑、其、用、不、同、也、

天命天聰順治通寶

嚴、君、可、均、所、藏、錢、天、命、錢、有、清、文、有、漢、字、天、聰、錢、有、
清、文、皇、朝、通、考、錢、幣、考、云、天、聰、通、寶、一、為、滿、文、一、漢、
字、嚴、不、見、漢、字、錢、也、崇、德、錢、云、未、見、順、治、錢、有、背、文、
曰、一、曰、二、曰、一、兩、其、穿、上、曰、十、又、有、無、背、文、者、
外、後、集、述、異、紀、言、康熙、四、十、一、年、嘉、興、城、復、病、河、開、
出、古、錢、一、錢、又、順、治、通、寶、錢、數、千、背、無、字、即、此、錢、也、
云、順、治、錢、無、背、文、為、不、可、解、則、是、未、檢、之、言、又、有、背、文、曰、丙、曰、午、又、有、背、
文、上、戶、左、上、工、左、工、左、同、大、上、陽、左、陽、上、福、福、
左、上、南、上、臨、左、清、上、東、濟、南、左、東、上、襄、上、荆、
荆、州、左、荆、上、宣、化、左、宣、上、原、太、左、原、上、昌、上、寧、上、
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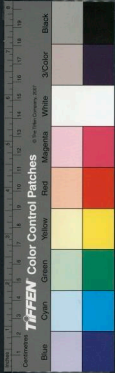


夏字

浙州左浙上河開左河上州前左前上制左廷安右
 延皆順治十年以前之錢其背文戶一厘工一厘陽
 一厘同一厘福一厘臨一厘江江一厘宣一厘原原太
 一厘前前一厘昌昌一厘寧夏一厘河河一厘浙浙一
 厘陝陝一厘雲雲一厘則十年所定重一錢二分五
 厘者後又加鑄如常二錢背文左漢右清文曰同福
 臨東江宣原前昌河寧浙陝陽亦有左清文右原字
 者其京局寶泉寶源寶清文此十四年以後錢雍正
 七年定例寶泉寶源寶真等皆清字

琉球波上寺銅片

汪檢討樺使琉球雜錄云波上寺閣中扁銅片上
 鑿番字背鑿元和二年壬戌六字不解何義吳寶厓
 駿園雜著云波上寺小板閣像前銅片鑿番字寶
 玉幣四字餘皆番字背鑿元和二年壬戌六字按元
 和以漢字紀年漢章帝元年甲申唐憲宗元和元年
 丙戌皆去壬戌甚遠其他用漢字者安南則明史云
 嘉靖九年改元元和則元年度寅禪慶代紀年考當
 嘉靖十四年改元則元年乙未去壬戌甚遠日本則
 大成年代廣記云百九代後水尾元和元年乙卯當



明萬曆四十三年其二年丙辰八年壬戌所可知者
惟此墨莊漫錄昌國縣賈阮山望三韓外國諸山
在查香冥間海船到此必有祈禱寺有鐘磬銅物皆
雖林商賈所施多刻彼國之年號亦有外國人留題
多有文來則沿海諸島宋時已多外國年號銅器
此當是日本之物日本元和當與荷蘭爭臺灣之時
天主教方熾時玩球亦屬日本番字不知何語雜錄
雜誌於二年八年丙辰壬戌有誤記年大成年代廣
記日本書也

日本寬永通寶

日本寬永通寶或讀作寬通永寶實則先以寬永取
義日本寬永元年甲子當明天啟四年其三十年癸
巳當

本朝順治十年明年甲午本國改元正保三元指掌
大成年代廣紀所記皆同徐氏葆光中山傳信錄云
日本寬永元年當明天啟二年壬戌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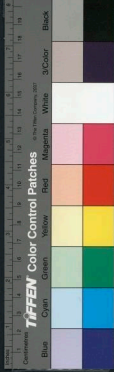
皇朝通考四裔考載崇德四年朝鮮奏繳日本國平
義成所貽書署云寬永十六載已知五月日則寬永
信始甲子矣其紀年始甲子止癸巳今轉錢仍用寬



永者蓋以其名英三元指掌書卷八卦通變指南見周氏玩珠國志略

大公

水經渭水注云鵠溪水出南山菴谷呂氏春秋所謂大公釣茲泉也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平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處餌兩膝遺跡猶在其地在斜谷北源之西清水注云汲城西北亦謂之鵠溪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廟前有碑碑云太公望者河內汲人也案史記云呂尚者東海上人孟子云居東海之濱古蓋傳聞異辭然秦策云太公望齊之逸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逸臣棘津之攤不腐說苑尊賢篇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



七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則太公亦轉徙無常尉繚子
云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人謂之狂夫
則汲宜有太公之蹟清水注又云汲城北三十里
有太公泉泉上有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翹楚競茂
相傳云太公之故居也晉太原中范陽盧無忌為汲
令立碑於其上嘉慶十二年冬至汲城西北三十里
太公泉碑乃魏武定八年穆子容書入廟讀其碑云
齊太公呂尚者此縣人也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藍
發冢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年有八十
六歲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元衮以立於今臥之

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
稽首文王夢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
而詢之曰爾名為望乎荅曰唯為望吾如有所見於
汝太公言其年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以此得見也
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俱歸以為卿士其紀年曰
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其語質野頗與他書不同莊
子兵子方篇云文王觀於城有一大夫釣文王啟攀
而授政述大臣父兄弟安也於是屬諸大夫曰昔者
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髯乘駸馬而偏朱蹄踞曰寓
而政於賦大人庶幾民有謬入乎諸大夫蹴然曰先



疑即天公事，而別傳
為藏文，又言辭遺。

君王也。王其無他，遂引臧丈人而授之政，三年以為
大師，北面問政。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
而夕遁，終身無聞。以掩之，其言帝命，同一託之於夢。
史紀其事耳。周志非誕也。晉書宋智傳云：太康二年
竹書數十車，大凡七十五篇。曰紀年十三篇，曰易經
二篇，曰易雜陰陽卦二篇，曰卦下易經一篇，曰公孫
俊二篇，曰國語三篇，曰名三篇，曰論語師春一篇，曰
瑣語十一篇，曰梁丘藏一篇，曰鐵書二篇，曰生封一
篇，曰大歷二篇，曰韓天子傳五篇，曰雜書十九篇，曰
簡書折壞不識名題者七篇。雜書為周書論楚事，為

周食田法，為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不知碑引周志
是何篇書也。宋書符瑞志云：文王將敗，史佚卜之曰：
將大獲，非熊非罴，天遺汝師。以佐昌。臣太祖始史碑
為禹卜，敗得皋陶，其兆如此。王至於螭溪之水，呂尚
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今乃見光景於斯。六
韜文師，其言亦然。但云史為舜占耳。寫本如此，此釋
史引作為禹聖
賢遺蹟，記者多異詞，不足為疑。或曰：禹奈何得皋陶
宣十六年左傳，羊舌職云：禹稱善人，不善人遠。即論
語子夏言舜舉皋陶不仁遠者，由禹稱之也。古書
傳列其事，今人以不見而疑之。又李石續博物志，汲



有太公廟，深北有伏生塚，皆本水經。而王士禛香祖
筆記云：李石耐會可笑，其笑不在七情之中者，也。

伏生碑

魏張晏字子博中山人，其漢書儒林傳伏生注云：名
勝，伏生碑言也。後漢書高湛傳則云：伏勝字子賤，顏
氏家訓書證篇云：隋永昌郡城舊單父地，東門有孔
子弟子處子賤碑。漢世所立，言沛南伏生，即子賤之
後。是漢人言伏生祖孫同字。張晏所言伏生碑，當是
墓碑。廊道人亦起人宦於山東，其水經河水注云：深
水又迨伏徵君墓南，有碑今尚存，是伏墓碑。魏時尚
及見之。今鄒平亦有伏墓，其地在水經濟水南，與有
碑之墓隔深濟二故渠，偽也。史記漢書俱言文帝使



掌故彙錯往受尚書水經注碑云使掌故歐陽生等

邱氏

左邱明子孫為邱氏見廣韻引風俗通最確矣宋吳
曾龍改齊浸錄云得吳興邱遲墓碑稱遲邱明後則
漢至六朝俱言邱明為邱氏並無異說顏師古急就
章左地餘注始言左邱明本魯左史繼守其職遂為
姓元和姓纂亦兼存其義古譜學由上及下始有世
系唐以後譜學則先列一姓而後換右各人以實之
此左邱明之所以入於左也今人又言左思為左邱
明後且為之說曰據左思為邱明子孫在山東者姓
左不姓邱嘗檢晉書以質之晉書云左思齊國臨淄



甯道頤 莒州志
有8
云有道頤字碑

省堂寺碑跋

右省堂寺碑拓文碑在莒州大山東麓文十八行，頤
五行，年月一行，行三十六字，文首有文起二字在格
外，蓋前有刻像，此本可識者七百餘字，無題額，無撰
書人姓名，其文云三十五人等，頤則云九十八人等，
蓋後又猶有題名，其署大唐永徽元年歲次庚戌四
月二十八日，刊小滄浪筆設云永下底下字不可辨，
唐年亦永惟永隆庚辰元，斷為永隆時碑，誤也。碑有
題額，各公亮志，斷副督，云有副督字，碑三十五八字，
甚明，志云有三十六八字，碑云眷枕五星飛覺挂月

人其先齊之左右子，年思家世儒學，選語為善齋，不曾
妄引邱明，不得有此一據也，其人不言久之，乃謂風
俗通不可信，及言伏生墓，又謂水經注不可信，如此
則妄作而已矣。



近視源五藏爭峰志斷月近云有丹道字碑云鏡湯
止沸東瞻原隔之深志斷鴻來臨三字云有沸騰字
碑云粧_從嚴以洛浦之珠志云有粧教字方志_從以
差_從難_從碑中抄乃鮮字_從乃隘省魏永平時鄭文
公碑使協皇華原隔斯光亦能_從嚴_從嚴_從近_從分_從意_從孔廟
同文門起正光碑陰而嚴姓青州碑嚴胡道亦無
危下刀即_從音_轉文人或以為從人言危人鳥_從刀
即_從人_從也故又謗作_從而_從刀者不知從刀則是尔
雅鴉鶴割_從謂從人從乃者又不足言矣_從兼_從雅_從
俗_從而_從而_從字不全_從危_從即_從危_從何_從危_從羊_從之_從危_從而_從加_從

_音青州齊臨淮王佗碑神禽集苑亦無答字作_從同
文門齊乾明時碑殘缺中見千字亦卜右多一筆蓋
取茂美碑_從字_從應_從作_從者_從望_從拉_從也_從穿_從應_從作_從堯_從
臺_從勢_從應_從作_從勢_從應_從作_從望_從皆_從用_從俗_從怪_從字_從核_從亦_從族_從別_從體_從或
亦_從作_從族_從或_從又_從作_從族_從魏高澄碑_從此_從非_從齊_從高_從澄_從
族_從旅_從皆_從從_從水_從不可_從解_從也_從碑_從使_從作_從使_從脩_從作_從脩_從果_從易_從繫_從傳_從損
德_從之_從修_從也_從釋_從文_從馬_從融_從本_從作_從德_從之_從循_從也_從管子_從抱_從蜀_從不_從言
而_從廟_從堂_從既_從循_從一_從作_從既_從脩_從左_從傳_從脩_從及_從元_從宣_從呂_從氏_從春_從秋_從作
循_從史_從記_從文_從帝_從紀_從循_從從_從代_從來_從功_從臣_從漢_從書_從作_從脩_從蜀_從志_從後_從主
傳_從及_從賈_從禕_從傳_從郭_從循_從張_從寔_從傳_從及_從魏_從志_從齊_從王_從芳_從紀_從作_從郭_從脩



鮮文考異方氏云唐人書修近循起辭亦有僕者皆
借之佳證也歎作歡知觀觀勸反善善善等俗別之
情圖字作勸一切紐音義到衛宏定官書云圖圖勸形
同說文勸古文勸汗簡以勸為圖古文而以勸之古
文為勸蓋無稽之論然圖勸實通寫衛宏勸定官書
時已有之今之所量是圖字從都圖轉音又圖以轉
籍自周時已然明刻有圖冊里無之首有一圖故曰
某局或云當從周禮都都讀音為都不知以音為圖
胥吏書如此漢官書亦如此豈得入皆言圖而獨言
是都也臣字省去今國字中從王王者草書文字也

其無論作無論則妙作惘妙刻削作剋削悟道作悞
道涌出塔涌作踊出塔踊皆聆音可知碑云說善空
之事借善為善也頌中純隱等供饒為射形轉射隱
者部沙門及居士以純當給禮給語皆有之混屯屯
作毛風俗通言毛姓水經注言屯氏河皆由屯毛中
有毛字致謫頂花札本古文書大傳禮緩紆緩所以
相亂也歎為則善加心亦是古文其暉作暉則德州
叔高貞碑清暉字亦同泥中泥加土入其綜宗加糸
視證彼岸證八正加足唯隳崔又加山蕭蕭則國加
草成佰仁則伯加一匙字初不可識假師金石志齊



泉書文各司其事不復衆校古人淳至如此投筆者
乃負垂文良可慨也至往劫求師衆多臆那淳於五
嶽天宮愛性復有日居月誥雜以分策唐六典云石
經碑碣大篆分書也六藝初唐初風氣以分策謀及
假借俗別雜合一石景龍以後希覩斯製矣其言雙
樹生雙侍卽益小名云故佛堂是脩葺也而云建立
則傳言之云共捨王家一曰國王官長一曰水火一曰
五家所共何謂王家一曰國王官長一曰水火一曰
盜賊一曰刀兵一曰不肖子孫是也又曰造石碑像
卽是此石嘉慶壬戌小除日

玉阿妃造老君像允急于赴云赴不晚何字今思之
實止數字加一筆耳幹則幹加一高澄碑氣幹芙蓉
亦同高貞碑則作幹又澄碑憑春灑驢席月拍琴今
人於幹輪中多喜加一筆有由來矣碑云肩間毫相
儼若玉山又云去住基柯朽爛書丹時誤也如是書丹時
應是玉山去住基柯朽爛書丹時誤也如是書丹時
誤者漢張遷碑云荒遠既蹟定是寔誤加反又云爰
既旦我君定是登字誤分兩格禮雜記璽鏡背銜寶
見間祭義是間以候規亦隴分爲二字也魏高澄碑
飾云痛矣離長上乃地枝爲韻定是長齋於創蓋出



餲條子
餲條子曰切麪曰拉麪曰條麪曰挂麪亦曰餲湯亦曰湯餅亦曰索餅亦曰水引麪釋名云湯餅索餅隨形名之宋張師正倦游雜錄云水滷者皆可呼湯餅籠蒸者皆可呼籠餅吳也索餅乃今餲條之專名其湯餅則凡餲餅入湯及文切餅為方圓長形入湯之總名晉束皙餅賦文字多譌其云餲送離於指端予繁迴而交錯或以屬之牢先其事狀似今之拖搭湯及片兒湯而牢丸之名又今之湯圓不相應也魏賈魏齊民要術餅法有水引餅託有膏環其水引餅託

餲條子
餲條子曰切麪曰拉麪曰條麪曰挂麪亦曰餲湯亦曰湯餅亦曰索餅亦曰水引麪釋名云湯餅索餅隨形名之宋張師正倦游雜錄云水滷者皆可呼湯餅籠蒸者皆可呼籠餅吳也索餅乃今餲條之專名其湯餅則凡餲餅入湯及文切餅為方圓長形入湯之總名晉束皙餅賦文字多譌其云餲送離於指端予繁迴而交錯或以屬之牢先其事狀似今之拖搭湯及片兒湯而牢丸之名又今之湯圓不相應也魏賈魏齊民要術餅法有水引餅託有膏環其水引餅託



陵士大夫家濕麪可結扇帶則壽拉麪條齊書何載
傳云太祖好水引麪載令婦女躬自執事設上馬唐
唐書王后傳云獨不念何處脫紫牛臂易牛麪為生
日湯餅耶顧真子云湯餅卽世之長壽麪宋權給北
日行記云乾道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生朝作湯餅元
張耒最高樓詞壽仇生堯云願年年湯餅會樂情親
水調歌頭詞自予云臘盡開紅玉湯餅煮銀絲真水
引麪矣生日湯餅古人生子亦設湯餅唐劉禹錫
進士張翥詩云憶尔懸孤日余為座上賓兼樂食湯
餅祝詞天麒麟大明會典百三皇太后再旦正統間

云揉如箸大薄如韭菜十尺一斷盤中盛水浸又云
粉餅同其膏環云米屑漉如湯餅麪子擗團可長
八寸許出今兩頭相祝然則水引餅麪者湯餅中水
引麪條也粉餅同者今粉餅也膏環如湯餅麪者今
餛飩子也而水引餅麪之名則又今之湯餅條亦謂之
扁食不相應也歸田錄云湯餅唐謂之不託今日餅
能知宋時壽以水引麪條為湯餅與齊民要術所言
者合但各不同耳傷寒論云食以索餅今醫書則謂
之湯麪又謂之麪湯清異錄云釋鑿典天台山人頌
湯玉入既謂湯餅瑩滑蓋湯餅為湯麪能名又云金



字九之為物必是湯圓，宋以家來多作字九。陸游詩
自注云：聞人德想言字九是包子，亦向餅之言。老學
叢談云：字九者字九也，即蒸餅。宋諱九字者一點，相
承已久，亦向餅之言。北宋蘇軾集已作字九，豈知豫
遊靖康，姓名耶。其言九去一點為九，今市語九為木
九猶然。

字九

有奇麪，東宮千秋餅，宣德間有奇麪，乃取湯餅麪條
長壽之意，宋馬永祥顧真子謂之長命麪，其為長條
可知。



豆

書大傳云火昏中可以種黍菽宋陳敷農書六種之
宜篇云四月種豆七月成熟矣是豆夏生秋成也雜
陰陽書云豆生於槐九十日秀秀後七十日熟又云
豆生於申壯於子長於壬老於丑死於寅惡於甲乙
忌于卯午丙丁小豆生於季六十日秀秀後六十日
成其生壯長老惡忌與大豆同凡種五穀以生壯長
日種者多實以老死惡忌日種者收薄云云申生死
實之目亦是齊民要術蓋以物性干支好惡言之非
言月建也豆實秋成淮南子地形訓云黍春生夏死

豆
豆生於申壯於子長於壬老於丑死於寅惡於甲乙
忌于卯午丙丁小豆生於季六十日秀秀後六十日
成其生壯長老惡忌與大豆同凡種五穀以生壯長
日種者多實以老死惡忌日種者收薄云云申生死
實之目亦是齊民要術蓋以物性干支好惡言之非
言月建也豆實秋成淮南子地形訓云黍春生夏死



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薺冬生中夏死，豆自有五月種十月收者，王褒僉僮約云十月收豆，太平御覽引注云十月民輸租，據收斂早始輸租，則租非十月之豆，其文以韻讀之，豆亦租字之誤，惟宋祁益部方物略記佛豆別一類，秋種春斂，此即胡豆，張騫使西域所得，與麥同種同收，亦各蠶豆，以蠶時熟也，騫謂之北豆，如倭瓜北瓜也。

芝栢解

老學叢說云無花果醃醋內則注無花而實者名栢，紅栗入以糖煎汁飲之，即內則之醃，內則栢諸栢，諸即葢也，漬即乾栢，云云，檢內則芝栢正義，虞蔚云無花葉而生者曰芝栢，王肅云無花而實者名栢，賀氏云栢軟棗，今按栢軟可通，軟棗即丁香栢，然芝栢止是棗，今書作蓋亦謂之栢，非無花果乃無花葉而生者也，其形似芝。



羊反為裘不應入烹調，鈞璣立說云：韓愈使中原中原人問江南何故不食剥皮羊，熙載曰：地產羅統故耳，乃通達之言。洪皓松溪記開云：金人宰羊但食其肉，貴人享重客間，羔皮以進，必指而誇曰：此燔羊也。或金人名皓食，故南味，故指而告之，使之多食，未必享重客用此，且亦有至誇也。著書者多不識人本意，致失其實。嘉慶甲戌乙亥後，鐵門有回回賣羔皮羊，名曰禮羊，其價倍於市價，必四斤而後賣，由此致富，真能人也。

樂羊皮

羊反為裘不應入烹調，鈞璣立說云：韓愈使中原中原人問江南何故不食剥皮羊，熙載曰：地產羅統故耳，乃通達之言。洪皓松溪記開云：金人宰羊但食其肉，貴人享重客間，羔皮以進，必指而誇曰：此燔羊也。或金人名皓食，故南味，故指而告之，使之多食，未必享重客用此，且亦有至誇也。著書者多不識人本意，致失其實。嘉慶甲戌乙亥後，鐵門有回回賣羔皮羊，名曰禮羊，其價倍於市價，必四斤而後賣，由此致富，真能人也。



錦地

魏志倭國傳云絳地文龍錦五匹，絳地繒粟屑十張，
紺地句欽錦三匹，臣松之以為地應作絳，漢文帝着
皂水謂之七絳也，地字不體非魏朝之矣，則傳寫
者之誤也，朱錦為厚縵，錦為織采絲，屑為龍，今字作
縵亦織采毛也，既為錦則不得為縵矣，凡繪畫
之事皆有地，錦屑皆織畫，當有地，地字正體也。

錦地
魏志倭國傳云絳地文龍錦五匹，絳地繒粟屑十張，
紺地句欽錦三匹，臣松之以為地應作絳，漢文帝着
皂水謂之七絳也，地字不體非魏朝之矣，則傳寫
者之誤也，朱錦為厚縵，錦為織采絲，屑為龍，今字作
縵亦織采毛也，既為錦則不得為縵矣，凡繪畫
之事皆有地，錦屑皆織畫，當有地，地字正體也。



火浣布說

後漢書西南夷傳注引神異記云南方有火山生不
煙之木晝夜火燃火中有罌重百斤毛長二尺餘如
如絲如白績作布若河山大火燒之則清潔太平康記
載舉四公記云南海商賈火浣布三端二端是鮮木皮
所作一是一績麻毛所作木堅毛柔史記火浣列傳正
美引漢震南州志云大秦海中斯胡洲上有木冬月
往則取其皮績以為布與麻魚布無異色小青黑若
垢行入火中便清潔世謂之火浣布奈云定重參問
門謝皮也通鑑又引括地志云火山國火中有白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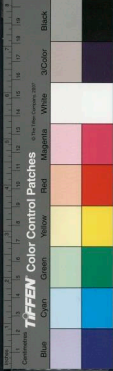
火浣布說
後漢書西南夷傳注引神異記云南方有火山生不
煙之木晝夜火燃火中有罌重百斤毛長二尺餘如
如絲如白績作布若河山大火燒之則清潔太平康記
載舉四公記云南海商賈火浣布三端二端是鮮木皮
所作一是一績麻毛所作木堅毛柔史記火浣列傳正
美引漢震南州志云大秦海中斯胡洲上有木冬月
往則取其皮績以為布與麻魚布無異色小青黑若
垢行入火中便清潔世謂之火浣布奈云定重參問
門謝皮也通鑑又引括地志云火山國火中有白罌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皮及樹皮類為火浣布。梁任昉述異記云：南方炎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木皆生枝葉，至火生時，草木葉落，取木皮績之，為火浣布，明鄭露亦雅云：苗中大浣布有三種，一單方麻，一祝融木，一火鼠毛，其用之者，後漢書西南夷傳注引傅子曰：長老說：漢桓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伴汗之，燒之，垢盡，火滅，絮無，潔白如水，許也。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火浣布者，木棉布，色青，繫投火中，則潔白，宣和政和以後，益宮而互，御府初為巾，襦袍之屬，蓋東漢時，至中國，宋時則尋常南貨矣，是始書韻

石齋筆談云：火浣布色微白，以手拊之，則餘粉染指如弄蝶翅，此則木皮所績，餘粉猶在，亦常物，今四川越巂鹿番地，五雲山，石縵中有草根名不朽木，其性純陰，織成布，用火浣，四川通志云：窮人乃用之也。抱朴子論仙云：魏文帝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末期二物，早至，帝乃難歎息，遂敗斯論，今纂文帝謂世類火鼠毛為布，始則火浣如新者，要也，火無生有之性，鼠焉得生其間，為典論，刻之天學，明帝世有奉此布來貢者，乃判去此碑，而列于湯問篇云：周穆王征西戎，得銀鉛之劍，火



不借

周官弁師注云璪讀如薄借綦之綦儀禮喪服絕菲注云今時不借也既云周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漢時謂之不借凶荼履不待從人借亦不得借也釋名云齊人胡韋履為菲以皮作之亦曰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著之不假借於人也齊人曰搏脂曹是皮履方言云絲作者謂之屨麻作者謂之不借急就事囊韋不借為教人顏師古注云小屨也以麻為之是麻屨崔豹古今注云不借草屨也漢文帝履不借是親朝是草屨三說不同按東方朔傳云孝文皇帝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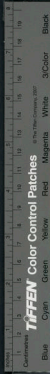
沈之布布沈則接之火出火而振而之皓然疑乎雪
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矣也蕭叔白皇子果於自
信果於無叔理哉列子晉人王綽葛洪以後書也以
仲尼篤言聖者湯問篇言火沈布知之



履草爲注。顏師古。草生皮也。草爲不用皮革。言儉卑。
貢禹傳云。孝文皇帝衣絺履草。揚雄傳云。絺衣不敵
草鞋不穿。蓋天子本有皮履。漢文不求精麗。臣下以
不借目之。謂是草履。不道借也。言鹽鐵論散不足云。
古者庶人鹿菲草艾。黼黻草。後則綦下不借兔。跪
屣。草。今富者草中各工。紕屣。制下。越端。報。中者
鄉里間作。而軒。委。草。皆。絲。履。依此則不借非草。非草
非草。非絲之專名。四者皆可名之。有綦而宜薄。今之
薄底。鞵耳。

布

古人所謂貨賄財皆從貝。不必是金。其貨布銅錢者。
王莽時物疑莽亦有所本。今外戚俱用錢。而中國古
時亦實有數錢不能徧及之處。周時初賄以錦。至春
秋時全猶未通行。惟幣子書言全。戰國時全始爲貨。
相沿至今。而亂離之際。數錢不給。猶用布帛。可知古
用布帛亦自然之勢。非可久固也。魏志云。黃初時以
穀貴。罷五銖錢。用數帛。人多巧僞。就以溼穀薄絹爲
布。嚴刑不能禁。太和元年。復行五銖錢。南史孔琳之
傳云。晉桓元時。議用穀帛。琳之曰。穀帛爲寶。本充水



食今分以為貨則取損甚多勞於商販之手耗於割
截之用晉書張軌傳云橐鞬言秦始中河西荒廢遂
不用錢裂匹以為段數練布既壞皆易又難徒壞女
工不任衣用宜復五銖錢書食貨志云魏初民間皆
不用錢自錢太和五銖復洛陽及諸州鎮所用不同
商賈不通任城言澄言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
以單絲之錢疏經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為
及以濟有無徒成朽朽之勞不免飢寒之苦請新舊
錢錢並得通用唐書食貨志云貞元官市以中官
為官市使取物於市以敝衣絹帛尺寸分裂劑其直

觀魏晉北魏唐所行知用布帛不便巧偽則官人裂
匹為尺則害已此其弊也太公九府布於布束於帛
則布錢也帛以束錢古人所謂錐刀之末錐分碎金
刀分碎布帛亦錢穀布帛金貝兼用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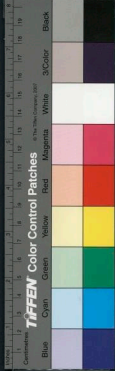
此寫書先生凡古字俱作右
字似以此為律條不必也



畝制

步子之數著書者多不詳言。案秦商鞅開阡陌平斗
柄權衡丈尺行之。子過六尺有餘。蓋周以八尺為步
秦以周尺六尺為步。六國及漢初以周尺六尺四寸
為步。周制步百為畝八尺步也。商鞅改二百四十步
為畝六尺步也。六國東田步百為畝六尺四寸步也。
鹽鐵論未通篇云。古者步百為畝。先帝制田二百四
十步而畝。漢武帝改東田六尺四寸步也。自周以後
漢武以前計之。故有四等。六國漢初東田最小。周田
次之。商鞅田次之。漢武東田最大。起書高允傳云。古

步子之數著書者多不詳言。案秦商鞅開阡陌平斗
柄權衡丈尺行之。子過六尺有餘。蓋周以八尺為步
秦以周尺六尺為步。六國及漢初以周尺六尺四寸
為步。周制步百為畝八尺步也。商鞅改二百四十步
為畝六尺步也。六國東田步百為畝六尺四寸步也。
鹽鐵論未通篇云。古者步百為畝。先帝制田二百四
十步而畝。漢武帝改東田六尺四寸步也。自周以後
漢武以前計之。故有四等。六國漢初東田最小。周田
次之。商鞅田次之。漢武東田最大。起書高允傳云。古



人言方一里，今田三頃七十畝，里為三萬七千頃，今推其數，後誤方里為三頃七十畝，方百里為三萬七千五百頃，即漢武法，通與言唐制同，舊唐書職官志戶部云，凡天下之田，五尺為步，步二百四十為畝，畝百為頃，實儀唐書音義云，小畝百步，周制中畝二百四十步，漢制大畝三百六十畝，步齊制，宋時用中畝，則趙宋以前皆二百四十步，別有小畝大畝之名，今亦然，今尺大五尺為步，順治十一年定，以二百四十步為畝，會典云丈量用縣地用步弓，旗莊屯地用繩，民間以二百四十步為糧畝，其大制則縱黍管

造天長三尺為方，方五尺為步，畝積二百四十步，里長三百六十步，頃有百畝，積二萬四千步，畝為十分，分積二十四步，河北又自有三百六十步中畝，七百二十四畝，不同糧畝數也，江南畝制又異，徽州平時水田，畝積百九十步，斜水田積二百十步，高原田積二百六十步，山田積三百步，屋基墳墓地積二百步，次者積二百五十步，又次積三百五十步，山地積五百畝，中附治等正地一等正三十步，二等正四十四步，三等正五十四步，四等正六十四步，當田一畝，此一清糧等則也，又一清糧等則，步弓方五尺，畝積二百四



十步，凡此一畝，畝折田五分六釐一，休寧折七分，
三釐八，婺源折六分一釐五，祁門折六分二釐七，黟
折五分四釐五，績溪折五分八釐三，山一畝，畝折四
分三釐四，休寧折二分二釐一，婺源祁門俱折二分
二釐，祁門後攤入山田，畝折一分三釐三，績溪折二
分零二，塘一畝，畝充一畝一分九釐一，績溪充一畝
零一釐一，休寧婺源祁門不充，不折，畝折六分四釐，
其衛戶屯田，稅田不出運者，輸津貼銀，由州縣衛所
官徵解，散給運丁，如運丁就近自向佃戶取租者，聽
新安衛屯田，每畝津貼銀八分。

陸景思秋成詞

有秋為古今君相所重，齊東野語載陸景思賀賈相
生辰甘州詞云：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看斗米三錢。
論從來活國論^功第一，無過豐年，辦得閭民一飽，餘
事笑談閒，其人雖不敘，言不可廢，惟其言係頌公回
故云：閭民飽也，斗米三錢，乃漢永平唐貞觀時事，不
及漢宣時石米五錢，若梁魏景亂時，斗米八萬錢，其
世界可知矣。唐蘇^東詩：鉏耒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古人皆服其遠到，宋呂夷
簡為郡守，上言乞不稅農器，真宗知其可為宰相，楊



葛里詩云昇平不在簪裾裏只在村村打稻聲元宋
聚詩云城南久老髮垂肩拄杖支頤語可憐得能不甘
寒具小風光那似十年前皆佳詩也因覽陸詞拉雜
書之自古巧詐亂離之時必力農者勝管子小匡言
立竈成爲大司曰云墾羊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
之利齊昭以霸秦開渠刀耕卒并六國蕭何撫後關
中轉粟餉軍韓信初歸漢漢以爲治粟都尉光武
使趙愉力農河內爲爭天下根本袁紹軍食桑植袁
術軍食蒲葦魏武於許屯田州郡並置田官司馬懿
言天下不耕二十餘年許穆農積穀昭烈入蜀陸德

戎馬首立督農官魏蜀烏得不達國也魏太武帝問
高允改以何先允言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太武爲除
封禁良曰之令以賦百姓魏以富強洛陽擗紳舊聞
言張金姜在洛時民間相語大王於好聲伎等閒不
笑獨見好鬻麥笑耳此亦蕭何之功惜所事非人然
朱梁富強不可及矣金史宗雄傳云按視泰州地土
北京包其土來秀曰其土如此可種植太祖從之徒
萬餘家屯田泰州宗敘傳云請募貧民戍邊屯田給
以廩粟世宗以爲盡心於國此皆事在賈前者屯田
公田利害當別論愛陸詞爲廣之唐德宗言朕以時



時和年豐為嘉祥，杜祿言額陞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此固非小朝廷所能當也。

尺

會典云橫黍尺當縱黍尺八寸一分縱黍尺當橫黍尺一尺二寸三分四釐五毫七絲一忽三微湖海集云工部尺合一百三十五黍，戶部尺合一百四十八黍，成君瑾云工部尺合一百三十五黍十分黍之三，外營造尺合一百三十六黍十分黍之七，又案今條會典縱黍為營造尺，橫黍為律尺，俗用裁尺一尺營造尺一尺一尺九釐律尺一尺二寸三分四釐六毫律尺一尺裁尺七寸二分九釐營造尺八寸一分天三百六十度在天一度在地二百里與數理精蘊同。

律尺一尺三寸七分一釐
七毫營造尺一尺裁
尺九寸八



是用縱黍尺^五尺為步一千八百尺也。古言在天一度
在地二百五十里。是用橫黍尺五尺為步一千八百
尺也。橫黍尺地周九萬里。縱黍尺地周七萬二千里。

石斗升

漢石斗合止古稱千兩六十二斤半。今稱二十四斤。
同度記云。考工石方尺深尺五寸六分二釐五毫。積
千五百六十二寸五分。以方尺計之。深一毫者積萬
十五萬毫。今積立方一寸當千萬毫。積立方二分
當百萬毫。此當云積十五百六十二寸五分。列本
通却百。又云石重百二十斤。合今三十斤四兩三錢
七分五釐。登方尺深尺。又云漢石方尺深尺六寸。其
言於古不能合。今量數則順治十二年頒官斛。康熙
四十三年又定升方四寸深二寸。容三萬二千分。斗
方八寸深五寸。容三十二萬分。方寸復百。分位每斛
方寸積十。分也。

石斗升
漢石斗合止古稱千兩六十二斤半今稱二十四斤
同度記云考工石方尺深尺五寸六分二釐五毫積
千五百六十二寸五分以方尺計之深一毫者積萬
十五萬毫今積立方一寸當千萬毫積立方二分
當百萬毫此當云積十五百六十二寸五分列本
通却百又云石重百二十斤合今三十斤四兩三錢
七分五釐登方尺深尺又云漢石方尺深尺六寸其
言於古不能合今量數則順治十二年頒官斛康熙
四十三年又定升方四寸深二寸容三萬二千分斗
方八寸深五寸容三十二萬分方寸復百分位每斛
方寸積十分也



五斗積一百六十萬分，雍正十年定求升斗斛石，以
以寸法，定容積之率，升積三十一寸六百分，斗積三
百十六寸，斛積千五百八十寸，石積三千二百六十
寸，深方三寸深三寸五分，釐斗方六寸五分深七
寸四分七釐九毫，斛方尺深尺五寸八分，石方尺四
寸深尺六寸一分二釐，乾隆時升斗斛小，黟又有
小升斗，以官石一石作三百三十二分一分為一升，
二十分為一斗，六升為一布石，仍多十二小升，宋史
記孔子世家正義云，六為小斗，當今二千石，是唐合
三為一之數，宋史皇祐新樂圖記云，黍斗三斗當今
二斗，九升五合，則皇祐斗比古略大，沈括夢溪筆
談云，古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則宋時官斗視唐
斗又大，元史食貨云，至元十九年命，輸米者上用宋
斛，蓋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則元初用邊金斗尤
大矣，今黟升乃古升，其稱祖則以二十斤為一升，其
大數，秤以三百二十兩，石以三百二十斤。



意小雅隋唐以嘉雲
宋人又增壞宋時人始家
治山曰阮處差遠略
有編年十五斤之秤△

宋秤

秤為稱之平書字小雅云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
之秤秤二謂之鈞不知其文於古何所釋五代時始
見之馬令南唐書考政傳云張宣鎮鄂州賈農者率
以十五斤為秤無敢輕重宋人則盛行其數宋史律
歷志云景德中以衡書真行單三體淳化錢較定實
重二銖四系為二錢以二十四百得十五斤為一稱
之則皇祐新樂圖說阮逸胡瑗言隋實以二斤為一
斤今十五斤秤乃古三十斤一鈞也數多錯出無可
加為宋今秤也夢溪筆談云予考定律律及受語改



澤儀求秦漢以前度量升斗，古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古三斤，當今十三兩，皆古不及今三之一，其秤則以宋斤十五為則。職官志有給炭二百秤，月百秤，月三十秤，月二十秤，青箱雜記云：楊億與王旦書曰：山粟一秤，脚表村信，夢溪筆談云：施昌言廣雅毘羣得千餘秤炭，侯麟錄云：元祐六年汝陰作院，有炭數萬秤，酒務有餘炭數十萬秤，宋史職官志奉祿制上云：宰相樞密伏歲給炭十月至正月二百秤，餘月一百秤，以下三十秤，十五秤，二十秤，墨莊漫錄云：翰林司金丹閣日供炭五十斤，清波雜志云：蔡景繁中點檢

蜂兒現在數目，得三十七秤，是在家見於官文書，流為常說也。大金帛伐錄云：宣和五年三月文物二十五萬九千八百斤，準一萬七千三百秤，天會四年正月，金致宋人參一千秤，二月八日書致人參二十秤，二月十日書致人參二十秤，金史百官志俸給，朝自五十秤至一稱，元李志常西遊記云：昌八喇城西瓜其重及秤，是金元亦沿此數，宋朱或萍洲可談云：九宮山有金星銀星，鐔音背金銀星，宛如一具秤，斤兩音密無纖毫差，惟秤星十五斤，鐔背星二十斤，故枚如此，今殿之砵秤為二十斤。



至兩為大兩，一兩宋沿之，夢溪筆談云：秦漢有當
令四兩至分兩也。其言八百四十二兩當文約古四十二兩當宋文五兩合云及以大業中又用舊稱，蓋兼
二制。當陽^五泉亦有鐵錢，文云大業十一年歲次乙
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治下李慧造，建造雙一口，用
鐵合稱三十斤，永元玉泉道場供養，言今稱者以別
於古稱也。至唐六典明言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
兩，一兩宋沿之。夢溪筆談云：秦漢一斤當今四兩，三
分兩之一。其言九十二兩當大兩古四十八斤，當宋
十三斤，合三不及一。續博物志亦言今九十二斤準

漢秤二百四十一斤，九石合古二十五石，宋稱比今
平大也。同度記言今一兩當古三兩九錢而宋史歷
志言以二十四百黍為兩，新製既定，嘉祥無所稽，蓋
空言而已。筆談又言古一兩當宋六銖半，其言不可
解矣。會典云：雍正十年十月初七日，定權衡表，求營
造尺，以分兩定尺寸之法，亦金十六兩八錢，白金九
兩，紅銅七兩九錢，黑鉛九錢三分，錘高廣六面，鈞
均者為營造尺一寸，法馬形圓，求法馬以寸法定輕
重之率，與前互明。



煤

大清會典內務府營造司云煤丁納煤萬斤準銀十
六兩五錢炭丁納白炭十斤準銀十兩五錢黑炭十
斤準銀三兩三錢其出則加厚欽定宮中現行則例
云康熙二十五年定冬季給內監月煤百斤炭十斤
煤一斤折銀一釐八毫炭一斤折銀五釐則其時銀
一分八釐得生煤十斤皇朝通考征權考云乾隆四
十六年甯近開煤價比前昂貴西山一帶著直隸總
督李蔚員逐加路看無礙山場照例招商開採嘉
慶九年十二月御史書君奏奏煤餉煤遞收小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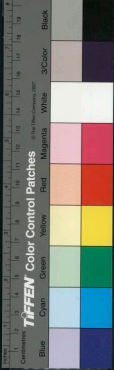
大清會典內務府營造司云煤丁納煤萬斤準銀十
六兩五錢炭丁納白炭十斤準銀十兩五錢黑炭十
斤準銀三兩三錢其出則加厚欽定宮中現行則例
云康熙二十五年定冬季給內監月煤百斤炭十斤
煤一斤折銀一釐八毫炭一斤折銀五釐則其時銀
一分八釐得生煤十斤皇朝通考征權考云乾隆四
十六年甯近開煤價比前昂貴西山一帶著直隸總
督李蔚員逐加路看無礙山場照例招商開採嘉
慶九年十二月御史書君奏奏煤餉煤遞收小時生



今之書套，套即套，套即鞞，鞞即囊也。漢書趙充國辛
度忌傳云：持囊督軍。注：張晏云：囊，索契囊也。近臣負
囊飾顧問。師古云：囊，所以盛書也。無底曰囊，即今書
套。無當者，詩公劉傳文。宋孫履齊見兒編，任引說文
有底曰囊。按左傳言囊，又言箠食，與肉置囊，則囊
為今箠有底者。

書套

煤四瘦一斤，十斤直銀四分。和土做塊，較煤一斤可
得二斤，每塊一斤四兩，直銀三釐。是一分八釐，僅得
生煤四斤半。若較塊則七斤半，炊桂之言信有之矣。
日益繁富，所以尤宜崇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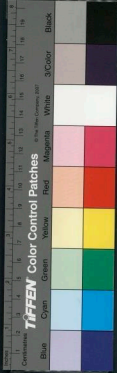
錢穀云燕雀錢穀也者以高祖書賀錢萬若今度吊
種帖所列為洛帖中之一種洪書霍光傳注文頴云
朝堂用詔以今制況之則鴻臚寺~~職~~是官職名紙漢
有中書詔者令典朝詔史記萬石君列傳云為中書
滯受書詔漢書申屠嘉傳云尾指夜入宮上詔霍光
傳云使蒼頭奴上朝詔後漢書劉盆子傳云其中一
人出刀筆書詔欲質其錢不知書者起往請之皆朝
詔也按典禮云能書詔矣未載典詔也注云詔請也
謂朝主人意見容與否史記酈生陸賈列傳云陸軍
門上詔使者懼而失詔跪拾詔還走漢書何並傳云

自造門上詔袁盎傳云丞相合上詔蓋寬饒傳云
詣官府門上詔雋不疑傳云及門上詔陳萬年傳云
詔問疾翟義傳云內詔往入後漢書徐穉傳云留詔
即去皆名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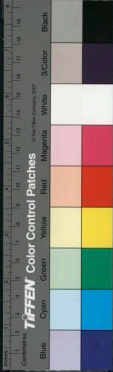


油煙墨

古用石墨，後用松煙墨。宋沈括以廊廷石油煤作墨，東坡志林錄石油墨，堅重而黑，在松煙之上。政和中，警官寇崇夔作本草行義，言墨用松煙，其石油煤不可入藥。又歐陽季然以油煙墨二道東坡，乃自掃油煙煙所造，是北宋石油煤墨。行葉夢得避暑錄話云：三十年來，人以黃松清漆燒煙作墨，余大觀間取其煤，參以三韓墨三之一，既成，則他名墨皆不及。又云：近有油煙墨，法用麻油則黑，桐油則不黑。世多以桐油賤，不復用麻油。麻油煙墨無佳者。四朝間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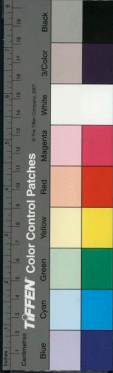


銀云。紹興間復古後方殿供御墨，欲取九里松為煤。新安
戴彥衡言：此平地松，不可用，力持乃止。老學庵筆記
云：紹興中欲以西湖九里煙作墨，新安墨工以為當
用黃山松煙，南是宋初有油煙，而多用松煙墨。金人
元好問有南中楊生玉泉墨詩，注言楊墨不用松煙
而用燈煤，意燈煤墨。南中作者在紹興後，楊生石文
彥，其子彬，傳其法，以授耶律楚材者也。元詩注又言
宮中以張過齋香小園為畫眉墨，陸友墨文云：潭州
墨工胡景純壽取桐油煙，名曰桐華煙，畫工寶之，以
點目，種子為點漆，則南宋與金重油煙墨時，猶兼用
松煙。今高麗墨是以有漆煙，即葉夢得所謂三韓墨。張
世補游宦紀聞載宣和六年高麗私觀名品，有松煙
墨二十挺，是北宋以前墨用松煙，偶有油煙。南宋以
後，多用油煙，今松煙油煙並行，松煙以雍正年間製
者為上，熱河園場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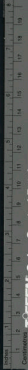
交板船扎船

高拱乾薑灣府志云荷蘭船最大用板兩層斷而不
制製極堅厚中國謂之交板船其實圓木為之非板
也又多巧思為舵如蛛網挽盤八面受風無往不順
海洋相遇常遭其劫廣南劍為小船曰扎船駕巨礮
於上攻交板船底底破即沈荷蘭甚畏之澳門紀略
云荷蘭商船戈船在海中為最堅皆以夾板戈船有
五桅九桅桅有雌雄二窠篷而換之蓋左右帆數百
里之遙適時可及其首尾皆有炮



夢存稿卷三十一

操楫而行恃人力者，嘗駛行鑿破夾板船，船上人驚，則以數十札船，舂繩夾板船底，爭拽之，至淺處而夾板船中人物無歸者，紅毛人駕舟避廣安灣，其時全舟行宜廣安灣，則舵師斬矣，廣南於乾隆五十三年并安南，亦藏匿海盜，後為粵南所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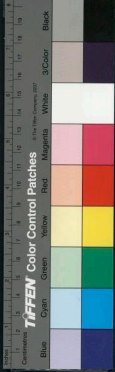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夢存稿卷三十一

操楫而行恃人力者，嘗駛行鑿破夾板船，船上人驚，則以數十札船，舂繩夾板船底，爭拽之，至淺處而夾板船中人物無歸者，紅毛人駕舟避廣安灣，其時全舟行宜廣安灣，則舵師斬矣，廣南於乾隆五十三年并安南，亦藏匿海盜，後為粵南所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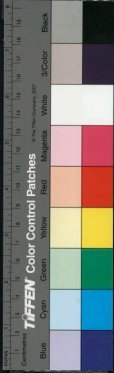


冬日取蘿蔔少留英蕊以線絡橫承之挖其腹向上
注以水久之則菜屑向上生意不絕能至夏初癸辛
雜志言沈草庭為杏花半開者用刀剪下插之蘿蔔
上却以花盆用土種之時時澆灌而根已生可以得
種此法極佳益借蘿蔔生氣或云以芋頭插之亦能
有根

蘿蔔

蘿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莽草

尔雅竹欂節為莽，方言南楚間謂草為莽，此各明一義。周官蕭氏除蠹物以莽草葉之，注云莽草葉物殺蠹者。山海經中山經云，朝歌之山有莽草焉，可以毒魚。嘉山有木焉，白芒草，可以毒魚，亦謂之草。神農本草則莽草在木部，此草乃古卑之字，非今草木轉寫字。本經云，蘭草殺蟲魚，蘇頌云，今南中州邵友蜀川皆有之，木若石楠，而葉飾無花實。又云一說藤生，蓋以名草疑之，實則莽草即桂子，性辛毒，大般泥洹經音義則云出幽州。李德裕詩序云，龍門敬善寺紅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 The Color Company 2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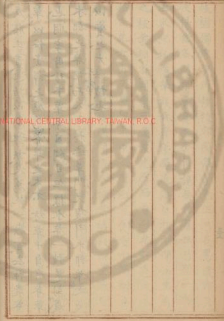
桂樹獨秀伊川，桂植郊園，衆芳色沮，乃是蜀道莽草，徒得佳名，則莽草實木乎？頌說無花藤生，乃別一種也。宋沈括補筆談云：莽草屬道浙江相湖間，山中有之，枝葉稠密，團聚可愛，葉光厚而青，花紅色，大小如杏花，六出，反卷向上，中心有紅蕊，倒垂下，滿樹垂動搖搖，然極可觀。襄漢間漁人採葉搗飯，以藥魚，皆籠上，乃撈取之。南人謂之石桂，世人謂莽草大葉如手掌，又言細葉，又言葉光厚，堅韌可拉，又言柔軟而薄，又言蔓生，多是謬誤。此與李德裕所賦，均為莽草，本部之莽草，而莽草又自有葉大如掌，及光厚堅韌。

及藤生者，此括以為謬誤，是為純一廢百，蓋神農莽草，以俗字譯之，應為莽草之木，不妨草中自有莽草也。明李時珍本草綱目，但據水莽一種，遂割農木部之莽草，而入之於赤草門，又復引木部莽草，文以實之，尤無據也。



桂

桂之屬不一，晉以後說即雜出，在于人間世云桂可食，故伐之，古人雙梅萼桂，所以調和，又食藥若桂皮，桂心，桂枝，故云可食，是中土常木，不曾遠來之文，趾也。陶宏景云：齊武帝時，湘州送桂樹，植芳林苑中，葉如柏葉，澤黑，心亦反黃，此又別是一種。神農本草則惟牡桂、茵桂二種，而宏景亦未嘗見，言並宜研討，稽含南方草木狀則云：皮赤者為月桂，葉似栲者為茵桂，葉似桃把者為牡桂，葉居邊表，裏白毛者為白桂。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山桂葉如麻，細花紫色，黃蕊。



蕨生月桂花淺黃色四瓣青蕊牡桂葉如苦竹花六
瓣處凸起水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桂南方奇木上
葉也出賓宜州凡木葉葉皆一數理獨桂有兩款形
如杏製字者意或出此葉味辛甘與皮無別而而芳
美人喜咀嚼之周去非嶺外代峇云桂開花如海棠
色淡而乾小結子如小椽子花蕊為食品所須葉比
木樨稍大背有直文三道如古寺製然此本葉所謂
桂也藝文類聚引尸子云春華秋英其名曰桂唐王
維詩云人間桂花落夜靜春山空于武陵山中桂云
日暖上山路鳥啼已知春酉陽雜俎云李衛公言桂

花三月開黃而不白楚辭美桂樹之冬榮度角吾詩
稱桂花耐日依此諸條桂以春華秋英冬榮也亦有
以秋華者或謂之木犀晉王子遠拾遺記言岱輿旁
有丹桂白桂爾雅釋木棧不桂晉郭璞注言桂樹葉
似枇杷而大白花花而不著子唐張九齡感遇詩云
蘭葉春葢桂花秋潔變此則秋花木犀亦名桂也
酉陽雜俎云桂花三月開黃而不白言秋花者妄不
悟秋日銀桂白花皎潔晉人已謂之桂非妄也宋張
邦基墨莊漫錄云木犀一種花黃深而大一種花白
淺而小湖南呼九里香江東曰巖桂浙人曰木犀古



人殊無題詠不知舊何名張若史詩云駐馬欲尋無
無入路問僧曾折不知名陸游詩序云楚辭所謂桂數
見於唐人詩及圖畫間今不復見矣屬山僧野人
求之作絕句云丹葩綠葉鬱團圓消得嫦娥種廣寒
行畫天涯年八十至今未遇一枝看張陸之詩一云
不知名謂巖桂木犀也一云未遇看丹桂也姚寬西
溪叢語以木犀為巖客史繩祖學齋佔畢謂巖桂
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象見月中各就所見一種言
之不必相訾也明王世懋聞郇阮云指南曰郡桂四
時宜花有子其秋花無子者木犀也

木但槿不應在釋草說

爾雅釋草云檉木槿檉木槿檉木檉既引某氏云其花朝生
莫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詩正義引為樊氏此亦由
疑之故強為之說其實爾雅以註師考補名物木槿
誤入釋草其致誤蓋亦有由篇終言木謂之華草謂
之榮夏小正言榮莖月令言木槿榮蓬蓋檉觀入釋
草非由辨氣也釋木云檉檉注云樹似白楊又唐棣
核注云樹似白楊江東呼夫移是檉為檉亦為核曰
唐棣詩草木說云唐棣與李也其花或白或赤文選
閔若賦二柰曜丹白之色注引廣志云張掖九酒泉





有赤白茶，埤雅引雋詒云木槿花似茶，茶實木槿實。
 詩華木既言唐棣六月熟，又言常棣有白有赤，于亦
 如郁李，是概為唐棣，其花似常棣似茶，詩唐棣有花
 華名，唐棣花反而復合，亦如日始瞬瞬然，故概有木
 槿名，為槿，為棣，兼榮華也。釋木云：槿，栝，注云：今栝，
 釋木又云：榮，桐木，說文榮云：桐也。桐云：榮也。夏小正
 云：二月榮，莖，月令云：季春之月，桐始華，則榮為莖，華
 為說，是木槿之槿，為栝，栝，栝亦莖也。詩鄭風云：顏
 如舜華，毛云：舜，木槿也。是為月令仲夏榮之木莖，鄭
 注月令云：木莖，王蒸也。詩華木既云：齊魯之間，謂之

王蒸，今朝生，其落者是也。鄭注蓋用方言，然則舜王
 蒸為木槿正名，一曰日及，亦曰日給，一曰朝菌。潘岳
 生說也。見文選。莊子逍遙遊大椿，禮謂之榮，詩
 遺亦仙詩注，一曰栝，栝文引可馬，應記禮謂之榮，詩
 謂之華，是槿亦兼榮華，概概同其名，然則木槿一也。
 概木亦為木槿二也。槿木亦為木槿三也。三者皆木
 且正名之曰木槿，何得在草？草豈有槿？苦莖莖莖二
 種，正純莖莖莖，或亂草木也。木謂之華，華字專加草
 草謂之榮，榮字乃從木，雅訓與文字相反，義不可曉。
 栝，栝舜三者皆木，經皆有華義，不應草訓。若云朝菌，
 則治牆卷栝，豈復應在木乎？以之說舜已是木非草。

蕉及檉觀義更遲矣詩草木託焉舜一名檉一名檉
集雅亦是檉觀亦名檉非謂凡屬檉者俱名檉檉草
木既疑於以木入草不欲又分三名不悟既名之為
木檉則釋草篇名非曲說所能通也

此士成夏在姦安作戊寅在阜陽閩人言檉以檉
木為上往視之乃樹木此又汝穎間木檉之名京
林城謂之杪枋

芭蕉

南方雪中實有芭蕉梁徐摛冬蕉卷心賦云拔殘心
于孤翠植晚斃于冬餘枝橫風而色碎葉漬雪而傍
枯王維山中亦當有之夢溪筆談云書畫之妙當以
神會難以形器求王維畫物不問四時家藏袁安
臥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難與俗人論懶
真子亦云此乃神悟不在形迹冷齋夜話云王維作
畫雪中芭蕉法眼觀之知其神情寄寓於物俗論則
譏以為不知寒暑矣世間此種言語譬如施之聾耳
西施是日適不曾聾也



李志常西遊記道藏本二卷記卷上云輪臺西昌八
利城西瓜其重及秤益即今哈密瓜秤謂十五斤謂
之西瓜者中地舊名也宋洪皓松漠紀聞云同鶴西
瓜形如匾扁而圓色青翠經歲則變黃是其始納貢
進金者五代史曰夷附錄云同能種大如中國東瓜
金劉昫作吾古孫北夷記云同能國瓜有重六十斤
者又金川瑣記言南瓜圓三四尺重一二百斤四人
昇之則反秤不為大盛如韓老學叢耶談引耶律丞
相西遊錄云八蕃城西瓜大者五十斤驢負兩枚又

西瓜

西瓜
瓜形如匾扁而圓色青翠經歲則變黃是其始納貢
進金者五代史曰夷附錄云同能種大如中國東瓜
金劉昫作吾古孫北夷記云同能國瓜有重六十斤
者又金川瑣記言南瓜圓三四尺重一二百斤四人
昇之則反秤不為大盛如韓老學叢耶談引耶律丞
相西遊錄云八蕃城西瓜大者五十斤驢負兩枚又



黄山松

宋晁貴之墨莊云、松煙後唐用宣州黃山、歙州黟山、及松蘿山、松李氏以宣歙之松類易水之松、黃山黟山、松蘿山之松品惟上上、穿山石出者、歲不遇所得、不過二三株為上上、其次曰脂松、曰揭明松、曰紫松、曰發松、曰黃明松、曰糖松、曰杏松、曰脂片松、凡九等、老學庵筆記云、紹興間中官欲用西湖九里松煙作墨、新安墨工戴彥衡力持不可、曰松當用黃山所產、此平地松豈可用、羅願新安志云、黃山朱砂泉旁、近有道人墨窠數處、又云黃山松煤、至精者造墨可此

云尋思干城瓜大者如馬首、今中國自種西瓜、皮與
瓢色俱淡、然有重至五十斤者、五代史言中國東瓜
今七八月瓜菜、有百斤者、又佳瓜亦七八月瓜菜、
南人謂之北瓜、北人謂之南瓜、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1996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其松更寥寥矣

薄園卧龍破石迎送擾龍劍挂接引七松化為爐炭

李廷珪又云新安墨以黃山為衝池二者載他山松
往造亦竟不成是黃山自古多松間有穿山石出者
以為奇品益多取山陰木實清瘦煙自重黑而葉夢
得避暑錄話謂山黃松朕煙黑乃是脂干品也明天
啟六年閏六月山主吳養春家吳榮在東廠首告
八月客明程夢庚賣松銀十三萬六千兩吳養春賣
松銀六十餘萬兩又官估山場木植銀六十餘萬兩
計賣松得銀百餘萬時木植甚賤又山崖深邃木植
尤賤當刊松為萬株矣今所剩者皆刀斧所不及宜
多奇品又程瑞坊蔡林鑿語言康熙五十七八年間



牛莊葦

牛莊葦皮額一百五十五萬四千八百二十束，十分
抽二，除與工部編席外，餘葦每束二釐，共銀一千
四百兩零六錢二分。盛京通志文也。其每束二釐，處
作每束二分，以推工部編席，用二十四萬九百三十
三束，折色收七萬三千一百一十束。適讀通志，又讀解古笑
經，記此。



嘉慶初河工歲料堆千一百二十五束，十七年四月
江督百齡奏，葦柴三十斤一束，向四十束一方，今三
十束一方，三十七方半為一堆，牽笑一堆值銀一百
六兩，西增柴四百二十九萬八千三百七十六束，抵
二千六百餘堆，值銀四十五萬餘兩，餘費九萬餘兩，
可餘銀三十五萬餘兩云云。果一堆二千一百二十
五束，應抵三千八百二十堆，值銀六十一萬一千二
百兩，若二千八百二十堆，恰值銀四十五萬一千二
百兩，止增柴三百十七萬二千五百束矣。不知當日

葦蕩營柴

中
...



部議及置使何以覈銷又長年十月呈使奏二十二
斤二束三千束為一堆應崇六萬六千兩與向例四
十束為方三十斤為束以三十七方半計之當得三
十斤之束一十五百為四萬五千斤其數不合與百
餘斤奏一堆三萬三千七百五十斤亦不合又二十
四年十月楊時馬營墾工指料三千兩河督黎四世
序奏每塚五萬斤數亦不合蓋年時計算不同惟十
七年江督奏明係誤三千八百為二千八百計算是
不檢也

解

順治二年二月山西文城縣牛產麟見文城縣志順
治十八年定遠民間牛產麟見江南通志康熙五年
四月南昌縣牛產麟見江西通志康熙己酉五月二
十一日丑時餘姚吳天保家黃牛產一麟見毛奇齡
西河詩話康熙二十八年餘姚烏山胡氏牛產麟見
紹興府志蓋即一事毛於胡吳土音不分又己巳誤
作己酉耳二十四年山西廣靈縣牛產麟見山西通
志及寒松堂自作年譜康熙三十三年合肥縣麟牛
於三河夫民家見江南通志康熙四十七年夏灘縣

牛產麟見萊州府志雍正十年六月初五日鉅野民
李思家牛產麟見山東通志雍正十一年五月初八
日四川潼川府鹽亭縣民楊士榮家牛產麟見京報
川督黃廷桂川撫德魯奏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三
日寧陽民孫永祥家牛產麟見山東通志雍正十三
年寧陽牛產麟見寧陽縣志乾隆四年蕪湖民家牛
產麟三日死剖之無腸胃見于不語

大字大畫大符大碑大塔大佛大樹

大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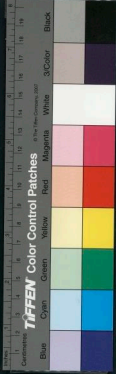
大玉

晉書衛恒傳云漢靈帝時袁術將師宜官大則一字
徑丈小則方寸寸言王羲之傳云子敬嘗書壁為方
丈大字觀者數百人按古人大字多以燈影取之鐵
圍山叢談云宋元符末蔡京自取大筆如椽臂張兩
幅素書龜山二字末帝賀鑄及一惡客俱愕然相視
是前此所少也春渚絕聞云政和二年襄邑民家紫
姑書紙字徑丈更請大書乃粘裏表二百幅用麻皮
十斤縛作筆徑二尺許濡墨就麥場一人繫筆於項



不覺騰踴往來成一福字端薦如顏書令持往宣德門賣錢五百貫官捕具奏令就後苑再書驗之乃書一慶字與福字相稱案案表幅方二尺二百幅連方可方二丈八尺此字之最大者矣老學庵筆記云乾道八年天中節知光州滕瑞進自書聖壽萬歲四字約二丈餘用絹絹投進以貢諛降一官其字蓋五尺餘亦可言大梁溪漫志云東坡教葛延之書言世人寫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則不然胸中有箇天來大字世間縱有極大字焉能過此從吾胸中天來大字流出則或大或小惟吾所用若能了此便會

作字也此實想像之言非能有此運筆蘇集有題崖白大圖幅徑三丈詩云往來不遣鳳銜梭誰能鼓磬投三丈是大絹本畫也南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梓州織八丈闊幅絹進宮禁前世織工所不能為此絹之最者國繪寶鑑夏彥文云咸文秀畫清濟貫河圖一筆長五丈貫于波浪之中與衆衰不失次序超騰回摺即若國書蓋亦絹本梁溪漫志云常州太平寺壁有徐友畫清濟貫河一筆紆繞長數十丈畫鑑則云尋其端木長四十丈波浪起伏活動而楊萬里詩云壁如雪色一丈許林景熙白石樵唱太平院壁間





畫云萬頃波濤生素壁又云毫端分寸萬千畢
容杭日記云入常州到太平寺觀壁上畫水中作一
筆繞之不斷立視久之洶涌生動奇筆也俱不言畫
筆長短常州府志則云畫在寺之彌陀殿壁筆起西
北隅繁繞數千丈其說不同今以一筆所蓄之墨細
注壁上百重尺墨竭不能畫矣豈能數十丈又數千
丈耶千蓋十端丈亦尺碼也唐書云僧懷義殺牛取
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張天津橋南此當連繩絹帛
為之古今最大之畫也齊東野語云南宋黃冠如剛
以黃絹方丈帶書大符進恭聖楊后此符之最大者

其丈尺已可疑而在此
種志言宋釋世忠差碑
第十任丈未五嘉它時
有司磨作趙師弄碑
為搗三成覆之否是
能按至十餘丈而移之
者又寫十餘丈豈搗三
成所能覆之矣△

開天傳信記云元宗金天廟碑高五十餘丈闊丈餘
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大也按然記云華州西嶽廟門
裏唐元宗封西嶽御書碑高數十丈砌教段為一碑
直上傳雲霄則數十丈應作數十尺且係積段為之
者安南人大越史記李太祖紀史臣云聖宗書佛寺
碑長丈有六尺留德游寺蓋碑石高丈六尺取材已
難燕都遊覽志云昌平長陵洪熙元年建碑高十丈
許無字又云碑闊四尺五寸厚二尺五寸他陵不及
此碑之最大者也磨崖者不計也洛陽藍記云永寧
寺塔高九十丈上剝復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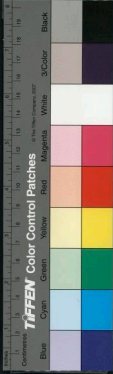
以銅筒子儒林公議云興國寺大像閣高與閻竇寺
塔侔唐尚書故實云鄴廣文聖善寺報慈閣大像記
言自頂至頭八十三尺額珠銀鑄中座受八石此蓋
如懷義血首乃不祥之物龍門奉先寺唐開元十年
碑云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樂山縣志云城東凌
雲寺唐開元時僧海通于瀆江沫水蒙水之會悍流
怒浪之濱鑿山為彌勒大像高三百六十尺建七層
閣覆之此像之最大者其言作閣甚可疑七層之柱
均須五十五尺疑閣為偽言明西洋人言舟過一港
出銅人跨下為天下奇觀此不能鑄其像亦無由移

百里已遠見之其言可駭塔高九十丈當徑九丈圍
二十八丈矣越史孝聖宗記云龍瑞太平四年築大
勝菴天寶塔高數十丈其制為十二層即報天塔史
臣以為安南四大之一明有瓊林觀普此宋時塔大
同府志云應州木塔遼清寧二年建上下以木為之
高三百六十尺大理府志云城北門內崇勝寺塔高
四百餘尺凡十六級此塔之大者真定龍興寺宋乾
德元年記碑云金銅象大悲菩薩高七十三尺四十
二臂太祖所鑄七度鑄就一蓮座二至膝三至齊四
至肘五至腋六至肩膊七至頭頂臂雕木有漆金安



合樹立亦偽言也明人姚士壽見只編云處州雲和縣有大杉鬱然雲表百里外便可望見好事者以徑度之圍十九丈徑六丈餘此比榕門大美蓋樹之最
大者甬陽雜俎云浴陽報德寺有梨重六斤其言有徵異于仙釋詞頭此梨之最大者甬陽州志云邑梅洞長官司南非山昔有人遺非種于此山頂長丈餘四時茂盛民取以供食此非之最大者
大清一統志言神木廠在廣梁門外二里許有大木偃側于地高可隱一人一騎明初構宮殿遺材也相傳其木有神春明夢餘錄云大木瘁也圍二丈外臥

四大餘弱而過其下高可隱身今見其木長乃六丈餘明史呂坤傳于萬歷二十五年疏陳大工採木言丈八之圍則橫臥亦高丈尺可視宋時汴京摸枋但遜神木耳神木可云材之大者嘉慶四年正月戊寅上諭云上年十二月間都爾嘉將由葉爾羌採解大魂玉石運送艱難之憂寄知和坤和坤匿不陳奏現現經軍機大臣查出具奏今閱原書得知回衆勞苦情形朕心深為憐憫將此運諭所經各域大臣接奉此旨所解玉石行至何處即行拋棄不必前解然外聞不知玉大幾何拋棄何地十一年十一月辛亥



火不思

琵琶直頸者宋以來謂之火不思俞五吾席上寫說
云渾撥四形較琵琶小胡人改造琵琶胎君笑曰渾
不似也後謠為渾撥四按火不思渾撥四皆單字選
音非有改造不似義長安客話謂之胡不思琵琶古
實直頸說文云琵琶馬上弦索初學記引古今樂錄
云琵琶出於琵琶注云杜摯以為出於秦末益苦長
城役百姓鉅龍之求書樂志亦以為然世說有曲頭
琵琶梁侯景使王偉彭儻齎曲頭琵琶云曲頭曲頭
者曲由直頸直頸分名舊唐書音樂志云今清樂奏

上論云玉慶奏親往驗看玉碗一重七千五百餘斤
一重三千七百餘斤即行起運赴京玉慶着傳旨嚴
行申飭伊自列喀喇沙爾周識治體云云始知大玉
重七千五百餘斤拋棄喀喇沙爾此玉之最大者



回部元楊瑞山居新語云。鑲鐵胡不思。世所罕有。乃
回回部中上用之樂。製作輕妙。每詢之。鐵工皆不能
爲也。今歸平江巨室曹氏。則初由回部得中國琵琶。
舊式。辨曰火不思。轉入蒙古耳。元史禮樂志云。火不
思如琵琶。直頸無品字。有小槽。无圓腹。如半餅棹。以
皮爲面。四絃及絳。用一孤注。元時天樂一部。有琵琶。
登樣。火不思。胡琴。是火不思。屬直頸矣。陶九成鞞耕
錄云。樂器有秦胡琴。渾不似曲。且温。合弼。獨之類。
北征事蹟云。英宗北征。也先奉酒。自彈弗撥。四兒唱
曲。王沂續通考云。火不思。又有秦漢子之名。沈德符

琵琶。俗謂之秦漢子。圓體修頸而小。疑是琵琶之遺
制。履其他四項。疑是漢制。兼西制者。謂之秦漢。梁史
別之曰四項。舊唐書又別之曰其他四項。則琵琶本
爲直項。可知。曲項。歟。漢時出胡中。唐書又云。五絃琵琶
稍小。蓋北國所出。則西謂似琵琶而小者。兼五絃
三絃。庶物異名錄云。即胡撥四。三絃長二尺。是也。晉
阮咸造銅琵琶。元行中改以木。唐李商隱題權音草
閣詩云。仲容銅琵琶。直頸。漢漢。則唐人猶有直頸琵琶
也。預琵琶之名。宋元始以直頸者名火不思。反以
琵琶爲曲頸。則古今不相襲。求火不思之名。實出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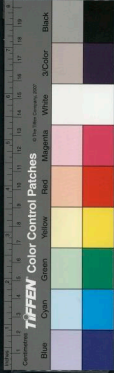
野獲編云一名瑋珀棧一名胡博詞老妓名澤不是
友以智道雅云火不思又有瑋珀詞吳棧回土兒察
失又見機之名高士奇天標識餘云一作虎拍詞一
作虎拍思一作瑋珀思皆指直項按新會典圖第三
十六卷火不思四弦通長二尺七寸三分一釐一毫
亦與前音七寸二分九釐文
大清會典樂部燕樂注云琵琶剝木為槽上覆以板
四絃四絛者槽方無角而長柄火不思似三弦之制
而四弦今尺一尺七寸七分四釐
皇朝禮器圖燕饗者部合樂九色第七為火不思

大清會典樂部樂器注卷部合樂蒙古笛吹樂火不
思

皇朝通考樂考云和必斯似琵琶而狹小直柄曲首
四弦見於

聖製者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度辰八什榜云渾撥四火不思
曲長胡管如鞭吹辛巳六琵琶云底事名同火不思
又云應恨昭君出塞時辛巳七塞蟬云白和昭君撥
四弦



正月十日
右今注云一日雞二日狗三日猪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為人設書自序傳其書有經家傳列之荆楚歲時記言一日不殺雞二日不殺狗三日不殺猪四日不殺羊五日不殺牛六日不殺馬七日不刑又見一道書云天地先生雞次狗次猪次羊次牛次馬始生人次穀次粟次麥也故曰一雞二狗三猪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九粟十麥正月此十日晴明十者豐順也拾遺記云堯時航支國貢重明鳥如雞能使妖災得惡不能為害今人每歲元旦或刻木銜金或圖畫為雞

一舉爬爬以上俱依吳志注其異語下一齊出此石湖范成大用吳郡語成之以類書不載故記之

卷之四十五
歲時雜記
正月十日
右今注云一日雞二日狗三日猪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為人設書自序傳列之荆楚歲時記言一日不殺雞二日不殺狗三日不殺猪四日不殺羊五日不殺牛六日不殺馬七日不刑見一道書云天地先生雞次狗次猪次羊次牛次馬始生人次穀次粟次麥也故曰一雞二狗三猪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九粟十麥正月此十日晴明十者豐順也拾遺記云堯時航支國貢重明鳥如雞能使妖災得惡不能為害今人每歲元旦或刻木銜金或圖畫為雞



天穿節

凡事無雅記可尋者不得不徵之短書而短書多誤
五事韻瑞云拾遺記曰江東俗正月二十四日為天
穿猶確類書云池陽以正月二十日為天前穿以紅
綵繫餅投屋上謂之補天古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
韻書云荆楚歲時記曰江民俗正月三十日為補天
日以紅絲綵繫煎餅置屋上謂之補天穿蘇軾詩曰
一枚煎餅補天穿類書云拾遺記曰江東俗正月二
十日為天穿日以紅絲繫煎餅投屋上謂之補天穿
李白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天孫織餘云江東正月

於牆上世之遺俗也按雜取一日為難又得吉音非
堯時遺象禪天家言天地形如雞卵故宜先有雞為
歲之首日事物紀原云東方朔始置人日汪君文臺
云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云洪洪興祖引東方朔占書
歲首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
其日晴則而主物有陰則失



二十日為天穿節，以紅糕煎投屋上，言補天穿。
唐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廣東花縣注云：正月十九
日，烙糯粉為圓塊，加椽穿其上，謂之補天穿。李白詩
曰：一枚煎餅補天穿，凡此短書，引拾遺記荆楚歲時
記古詩，唐詩，李白詩，蘇軾詩，不知所出，客枝之乃短
者，轉鈔宋祝鵝華文類聚，又奪改之，而至誤也。李文
類聚云：江東俗，正月二十日為天穿，以紅糕煎餅
餅置屋上，謂之補天穿。李觀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
乃宋華宋人詩，不得涉唐以前。元陰時夫韻府群玉
云：正月二十四日，江東人置煎餅屋上，云補天穿。洪

西劉通志風俗云：池陽以正月二十日為天穿，以紅
糕煎餅餅擲之屋上，謂之補天。明韓汝慶朝邑縣志
風俗第二云：正月二十三日，置煎餅屋上補天，是日
仍不得食茶，廣東都通志風俗云：正月十九日，廣州
謂為天穿日，作餅祀禱神，曰補天穿，各記見聞，不偽
託古書。安引唐詩，於體最合。宋葛魯卿勝仲，暮山溪
詞和朱利撰天穿節，過了此日名穿地，摸石倚清波。
魏道隨新年樂事，明楊慎詞品引之云：宋元前正月
二十三日為天穿節，言文獨氏以是日補天，俗以煎
餅置屋上，名曰補天穿，今其俗廢久矣。楊說宋宋范



仲淹百先洲園詩，綵絲穿石節，自注云：襄鄧間舊俗，正月二十一日，士女遊河，取小石通中者，用綵絲穿之，帶以為祥。宋杜維雲林石譜云：江水中多出穿心石，土人春時競水中摸之，以下子息，而襄陽志：寒風俗不載，合之舊詞，及事文類聚，正是宋時以二十日為天穿，二十一日為穿地，其又有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三十日者，各據其俗，而皆有義。古憲立春驚蟄而水春分穀雨清明，漢改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則雨水改單十五日，穀雨改連十五日，自正月中氣至二月節氣為今古憲雨水之日，自正月

十六日至二月一日，皆可謂之天穿，但古書不載，宋人始名之，亦祝雨水屋無穿漏之意，今俗亦以正月二十日為天穿節，近見一書名龍頭句語，云正月二十日為天穿日，女子以此日穿耳，是亦以二十日為天穿，所以知天穿為雨水者，史記天官書云：或從正月旦，比數兩率，日辰一升，至七升而極，言七日得兩，則民食日有升，豐年也。宗懷荆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食煎餅于庭中，作之，言熏天，亦以七日當得兩，故熏之。襄鄧俗，唐以七日，宋以二十日，皆為雨水也。遼史禮志云：人日俗，食煎餅于庭中，謂之熏天，宋張



鑑南湖集賞心樂事餘目中有正月人日煎餅會亦
做唐事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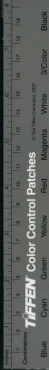
七夕考

夏小正云七月祺案戶初昏織女正東向詩大東云
跂彼織女星日七襄傳云襄反也箋云襄駕也駕謂
更其神也從旦暮七辰一移而謂之七襄以此二文
言織女者皆言七月漢人記王子晉七月七日見緜
氏山漢武內傳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神仙多以七
日見於世東方朔又言織女侍兒深玉請事人以
天上者夫婦之造謂牛女七夕一會三輔黃圖云渭
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而漢人猶言
牽牛渡河後人乃言織女渡河左傳昭十年注開元



占經並引星占云織女七夕有渡河之說似非處女之稱其義膠固不可解以詩又言晚飲牽牛而別生旁義魏文帝云牽牛織女遙相望從_時生義也注引曹植七誡注云牽牛為大織女為婦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蓋七月夏晴日在角初昏漢直則牽牛居東織女正則必東向詩又以七來屬織女故偏言織女渡河也西京雜記云漢織女常以七月七日穿針于_時開_時樓吳乞巧之_時太子御覽引春秋元命包云織女星主果_時而六乾象通鑿引春秋合該圖云織女天女也主瓜果收_時寶以保神明則人果

宴之本其正配之說開元占經引石氏星占云織女_時為_時妃_時荆州占云織女之足常向牽牛扶筐_時繫向織女之足則扶筐為男占廿六星經中官云扶筐七星在天津北其占屬女工則扶筐亦女星牛女_時耕織相對_時扶_時牽牛亦農桑相對不言扶筐_時效牽牛又不言_時織女_時扶_時筐者_時也俗於小丘大東之文自_時增_時效_時實也_時前人或_時耕牛_時女俱在河北_時案河鼓牽牛三_時星河南左旗右旗之南織女三星在河北_時漸_時之北_時昨_時牛女二宿也吳均續齊諧記云_時程_時陽成武丁有仙_時道_時忽謂其弟曰七月七夕織女當渡河問何事曰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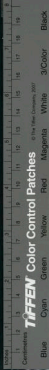
諧牽牛。吾向已被名。明日^夫在。世人至今云織女
嫁牽牛也。渡河之說。非若武丁。吳均撰說不足。月又
大帖。鵲部引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今淮
南無之。或萬阜街文。歲華紀。鵲橋已成。注引風俗
通云。織女七夕當渡河。渡鵲為橋。今風俗通已殘缺。
馬縞中華古今注云。鵲一名神女。俗云七月填河成
橋。即益在。約可無者。鵲於是日期。夫又復不見。容
是禽鳥。有可避忌。淮南子言鵲。開戶知向太一。行
忌七級。重七避蟄。不足為異。鵲又純唯。故名神女。值
七日有牛女之說。人遂善意為織女。橋。豈肯荒。附

元占經引郝萌云。織女一名東橋。亦是燕采。夜說。然
郝萌云。織女十月晨見東方。赤鬚明。女工善。不精明
女工惡。常以十月朔六七日候之。此必乞^巧說。後徒
於昏見南方。明占之。是知七月渡河乞^巧。而附會詩
札。故言耕織。而不近取扶筮。乞巧。巧而不於十月晨
見東方。明也。



看新婦

看新婦禮古也。後亦有之。世說云王右軍往謝家看
新婦。南史齊河東王傳云武帝爲納柳世隆女帝與
舊事臣看新婦。顏協傳云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
姑。賓賓皆列觀。封氏見聞記云近代婚家有障車下
塔却扇及觀花燭之事。又有卜地安障拜堂之禮。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弄新婦
漢書地理志云燕俗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
後頗稍改然尚未止抱朴子疾謬云俗有戲婦之法
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其慢對其為鄙
賤不可忍論酉陽雜俎禮異云近代娶婦之家弄新
婦

弄新婦



蘭房聽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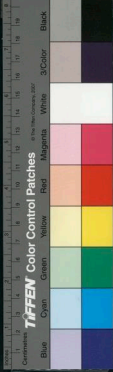
蘭房之事有極無禮者、意林載風俗通云汝南張妙
會杜士家娶婦酒後相戲縛士柱二十人懸足趾致
死鮑昱決事滅死抱朴子疾謬云感以楚提繫脚倒
懸酒後酌嘗不知限齊至有傷瘀血流踏折支體者
其事正類張妙自漢迄晉其風不改豈非鮑昱斷獄
假仁害俗耶西陽雜俎禮異云律有甲娶乙丙共戲
甲夢有櫃比之爲獄舉置櫃中覆之甲因氣絕論當
鬼薪怪獄滋興明黃暉遂軒吳記云魯地人生子親
友戲繫其手游於市反而戲飲而仍繫生子者于樹



送為狼所啖此匪人所謂舉酒勸人無惡意者也後漢書列女袁隗妻傳云隗外聽者為慙蓋俗之聽方者

吹簫給喪事

史記周勃世家云以織薄曲為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集解如淳曰以樂喪賓若俳優臣瓚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索隱云左傳歌虞殯者今挽歌類歌者或有簫管也漢書勃傳注師古用瓚說今按索隱言是也簫非編簫乃短簫亦謂之鼓吹謂簫之簧鼓以吹之自是秦漢儀團非關樂賓蓋鼓吹二義一是短簫宋書樂志云鼓吹蓋短簫銛歌郭茂倩樂府解題云鼓吹短簫銛歌被吹數角是也一是作樂之名漢書韓延壽傳云鼓車吹車及諸傳函簿鼓吹陳琳



撤云登高岡而擊鼓吹奈趨昇朝野類要云鼓吹禮部之太常樂蓋雅樂爲軍門帳門所奏無鍾磬瑣祝琴瑟但鼓鉦鏡擊鼙吹金笛簫笛是也喪事行車用短簫以節行止又以人死使人勿惡非爲樂賓其後乃用鈴鐸晉書五行志云海西公時灰晞挽歌孫大鈴又梁時謝靈運執鐸挽歌唐制執郎與執鐸代哭者同衣情太平廣記李娃傳二肆備凶器者較能擁鐸而進亦所以節行止其別爲樂賓則自漢桓寬如淳臣瓚時已然桓寬鹽鐵論兩病云送死殯家散不足云俗國人之喪以求酒肉與下坐而責辦歌舞伎戲唐會要云長慶三年李德裕奏百姓辱美道違設音樂習以爲常不敢自廢誠宜改張舉法科罪然實未能禁也喪祭用樂發引用樂封窆用樂因以樂娛弔送者皆沿習不改與十惡中居父母喪作樂者不得同科請禮通考並列之非也喪事用樂所謂非禮居父母喪服未除而自作樂所謂不孝情不同也



酒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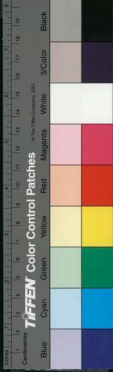
宋竇羊酒譜第十二為酒令云詩既立之監或佐之
史然則飲之立監史所以已亂而備酒禍據其事有
證史記滑稽列傳云淳于棼曰御史在前執法在後
是其制也若詩則言使醉不減不醉反恥箋云立之
監仗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釀令皆醉取未醉者恥
罰之衛武公判時人如此殆即酒令非備酒禍也云
魏文侯飲酒使公乘不仁為鵲改其酒令之漸歟按
說苑善說篇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
鵲改不仁曰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已明著令字韓



詩外傳云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
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亦前此酒令後漢書賈逵傳
云邊作酒令學者宗之亦連酒令字云漢初始間未
屐侯以軍法行酒按荀悅漢紀謂此者徒說云朱虛
侯章侍宴高后令章為酒令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
以軍法行酒令亦著令字新序刺奢節士並云祭為
酒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又前時軍法酒令也今
令官以早者為之梁書王規傳云湘東王屬規為酒
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燕舉蓋不肯為中
山詩話云唐人飲酒以令為罰

明帖

荀子云不法後王謂之不雅以儒者明時王之制若
臣之義不可違廢也明洪武三年禮部定儀嚴已止
奉書奉復而文人往往稱頓首稱拜蓋由臨古帖而
勦襲之至地名官名均不依王制延撫曰中丞知州
曰刺史應天曰林陵順天曰長安若代古人通書者
然古^考云見駱駝謂馬腫背此則牽腫背為謂之駱
駝矣



門對

茅亭客話云孟蜀太子善書札自題萊轍府桃符曰
天垂餘慶地臨長春洛中記異錄云孟昶歲末白書
桃符曰天隆餘慶聖祚長春賜子結結拜受致於巖
門之左右蜀檣帆及宋史五行志四並云昶令學士
題桃符板以其詞非工命筆自題曰新年納餘慶嘉
節賀長春後納土呂餘慶來知成都而長春則宋太
祖誕聖節名也桃符板即今門對古常有之其事始
於五代見記載耳北宋春帖也子皇帝皇太后皇后
貴妃閣皆由詞臣擬進南宋則臣民家門對亦見記



南城圍門符，日短者居猶旅舍，夜長宜就作祠堂。又賈似道桃符曰：笑迎珠履三千客，坐擁金鉞百萬兵。又曰：威行塞北幾千里，春滿淮南第一州。又曰：陽春膏雨三十里，明月香風十二樓。元楊瑞山居新話：春帖云：光依東壘圖書府，心在西湖山水間。張羽貞居詞和周文璞云：醉寫桃符都不記，明日新年依具言。是家家有春聯矣。明袁中郎集有騎馬看年對語：警雲樓雜說云：春聯之設，自明洪武時除夕傳旨公卿士庶家門上，悉加春聯一對，帝微行出觀，以為笑樂。其言不確。

歡因學紀聞云：移儲桃符門前，有約來頰容，座上同看木見書。隨隱漫錄云：京口妓韓香家桃符，有客如榆尾無錢請退之。祥史云：洪平齊桃符曰：未得之手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間。洪第後工史浩書，自宰相至州縣，各指據其短，一一云如此而已。因十年不調也。鶴林玉露云：洪幹俞詩曰：不得之手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蓋傳聞異詞。癸辛雜志續集云：鹽官教諭黃諫之題桃符曰：宜入新年忘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後集云：廖藥湖門符，喜有寬閒為小隱，粗將正足報明時。真符雲影天光裏，便作柳邊花下看。包氏



午食

古以不能夕食為病，宋人言長年者，欲夜臥不覆首，晚飯少數口，避瘴者，誦，猶飲卯前酒，莫喫申後飯，似非常行之遺。學佛者，則過午不食，謂是佛所制。云旦天食，午時人食，暮畜生食，夜鬼神食。此翻經者不達佛旨，妄為辯飾，佛不當有此制也。佛以日午食者，乞他食，故薩婆多論云：日中以後，事務休息，淫戲言笑，燕會之時，持鉢乞食，必逢增訶，以是之故。佛以日中時食，家居長者，自作食，人不當相此也。僧傳受八關齋成者，其戒八曰：不得過齋後食，謂俗眾聽經，止此



一日一夜之戒，非謂其終身戒，如六戒倡優，非戲不往觀聽，七戒不坐高大，亦止此日夜，非學佛居士長者終身坐小莊，不觀優梁沈約有述僧中食論，又作枳園寺刹下石記云，王奘食不過中者，二十一戒，按南齊書王奘傳，奘責任工收之，閉門拒守，還內禮佛，軍士斬之，王奘沈約均非古人，故法苑珠林述五戒，曰殺盜淫妄語酒，述八戒，係高天牀坐，七妝飾，八句歌舞及往聽，不用中食戒，是知學佛者當求勝果，不當學此。

圍棋

文選注，意林，並引桓譚新論云，世有圍棋，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奕聖志，卒集云，席天祐，采兵法之法，一寓於棋，西京雜記云，杜陵杜夫子奕棋天下第一，或譏其費，曰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禪聖教，真教人之辭，宋史潘瑱修傳云，作碁說，以進太宗，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從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太宗覽而稱善，可云上下相蒙也，實仙雜記，引止戈集云，人能盡數天星，乃徧知棋勢，蓋以縱橫三百六十一子附之天道，古棋局止十七道，韋昭博奕論，所謂枱棋三百。



選注引卽鄧淳藝經云棋局縱橫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百五十枚去天星遠矣夢溪筆談云棋必能算始精人能算至連書萬字五十二者始盡棋局之變此與天星之談無異明道雜志亦非之云世工棋者不辨菽麥而臨局用智特妙何也且探算之算與算數之算不相涉又鶴林玉露云陸象山資棋局惡之二日忽悟曰此河圖局也遂錄第一手先着第一手疑之象山笑而去此言元出情理之外河圖乃八卦與棋無涉宋河圖二一是九圈一是一十圈尤與棋無涉以上四說惟愚者信之耳兩陽雜俎云猶一行本嘗知棋於燕公席上觀一局使與國手對子曰棋止爭先耳偏智所得理誠有之杞朴子自序云洪不圍棋愕翁見人博奕了不觀之夢溪筆談墨客揮犀並云林通言世間萬事無不可爲惟不能握真與看棋又子瞻言生平有三不知人謂着棋喫酒唱曲張端義貴耳集云劉季高侍郎嘗言不嘗爲小人事下棋時未能不爲小人也棋客過此四君者則窘矣不必言韋昭陶侃也



吳韋昭博奕論云枯棋三百文選注引鄧淳藝經
云棋局縱橫十七道白黑棋子各百五十枚是與今
之十九道異也然其局法同宋晁補之撰廣象戲圖
云象戲局縱橫十一路棋三十二試以局縱橫十九
路棋九十八廣之其新舊二法皆與今縱十路橫九
路者不同古十一路蓋兵卒相去中三路今中二路
其第一路破居兩旁兵卒則居縱路之二四六八十
破馬士兩敵相對破無架馬旁行士不出帷帷三者
俱不啟鬻也

象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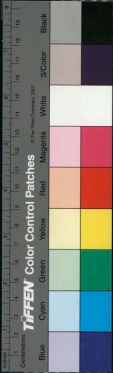
棋局縱橫十七道白黑棋子各百五十枚是與今之十九道異也然其局法同宋晁補之撰廣象戲圖云象戲局縱橫十一路棋三十二試以局縱橫十九路棋九十八廣之其新舊二法皆與今縱十路橫九路者不同古十一路蓋兵卒相去中三路今中二路其第一路破居兩旁兵卒則居縱路之二四六八十破馬士兩敵相對破無架馬旁行士不出帷帷三者俱不啟鬻也



伐城其壽白世尊諸葛翁飲煙筒蓄謹鼻筒蓄飲
水器蓄盛針筒以何物作佛言除寶餘皆應蓄其所
謂飲煙筒蓋早煙水煙同名毗耶那雜事律云吸藥
煙以兩碗相合底上穿孔以鐵管長十二指置孔吸
之則明人所言鴉片煙也明楊時◎玉◎堂◎記◎云煙
自天政中調廣兵乃漸有之崇禎十二年定例喫煙
者死後洪永時請開其禁初以喫煙聲似喫燕故惡
之李王通翅卷瑣語云煙葉出閩中此地多寒疾關
外至以馬一匹易煙一觔初淮南兵北成者喫之崇
禎末嘉興偏處栽種三尺童子莫不食煙理利厚而

喫燕聲惡民間賣者題曰熙朝瑞品以視官吏使不
究詰今沿而不改俗士不知見人不喫煙者謂之曰
明時人不知明時人正喫煙也由呂宋琉球朝鮮而
閩廣由閩廣而中土而遼東而蒙古漸至滿州

皇朝通考刑考云崇德三年嚴出境貨買煙草之禁
謂明境高麗境其後煙漸行而北乃至俄羅斯通考
四裔考云俄羅斯賣煙者籍其家發遣之吳也今州
縣無不種煙
盛京通志物產
皇朝通志昆蟲草不略並云煙草本名淡巴菘亦稱



為煙酒隴旁隙地多種之葉肥大至徑尺食之墜寒
熱河志云隴旁隙地多種煙葉肥大至徑尺其近
項處數葉曰蓋露是令種煙者廣矣關東煙葉味厚
尤勝建煙也崇德六年二月

諭王貝勒大臣不習射之罪非用煙可比用煙之禁
前因爾輩私用故不能治人蓋喫煙之禁此後不在
科條矣康熙中

巡幸德州傳旨朕生平不好酒亦能飲一卮止是不
用最可惡是用煙諸臣在園場中終日侍朕曾用煙
否每見諸臣私在起榻帳房中喫煙真可厭惡况煙

為最耗氣之物不惟朕不用

列聖俱不用也濟寧道府陳錫恭紀云碧梳冰漿漱
盪開肆筵先已成深杯瑤池宴罷雲屏歇不許人間
煙火來盃

本朝之制不設嚴禁亦不與茶酒入禮節儀注也休
寧汪昂作本草備要補本草云煙草飽者使餓餓者
使飽醉者使醒醒者使醉其言頗能通物性乃羅大
經鶴林玉露所評檳榔四德也嘗卷煙葉塞筆管中
筆不蛀姚旅露書云煙草可治頑癩醒世奇觀云煙
油殺蛇以注螞蝗立僵常德府志方術云有閩客鼻



鴉片煙事述

明四譯體同文堂外國來文八冊有譯出暹羅國來
文云那侃備辦金葉表文差擬坤大通事眾頭目到
廣東布政使司給文赴北京叩頭皇帝乞討紅紗二
十匹綠紗二十匹紅羅二十匹青羅二十匹那侃進
皇帝蘇木二千斤樹香二千斤馬前二百斤鴉片二
百斤進皇后蘇木一千斤樹香一千斤馬前一百斤
鴉片一百斤此不知何年文今暹羅貢龍涎香象牙
閃金香綴明椒藤黃蘇木豆蔻達香烏木大楓子金
銀香無鴉片明人國朝典故星槎勝覽俱不言暹羅

孔各有赤蟲一長四五寸聞香輒出觸之即入武陵
李兆鯨以為水蟻隨飲湖水入鼻其細如髮得涕淚
故肥得血故赤數日喫小溪煙二三兩遂愈朱仕瑋
海東勝語云臺田苗生蟲每下種以煙灰附其下
蟲患乃息然則煙草辛辣殆亦殺肺蟲歟



鴉片然大明會典九十七九十八各國貢物暹羅小
哇瑪葛刺三國俱有烏香即鴉片編文與會同館冊
合知三國明時已有鴉片且入貢品蓋藥物也入中
國曰烏香或曰烏煙就其本名暹音曰鴉片亦曰阿
片亦曰亞茶亦曰阿芙蓉亦曰合濟融至明時始藉
見於諸家文字古人則止謂之藥煙唐譯毗耶那雜
事律云在玉城嬰病吸藥煙瘵損苾芻白佛有病者
聽吸煙佛言以兩椀相合底上穿孔中著大置藥以
鐵管長十二指置孔吸之用了用小袋盛挂杖篋竿
上後用時置火中燒以取淨不應用竹不應水洗此

則西域古有之明徐伯齡蟬精萬云成化癸卯令中
貴販買鴉片其價與黃金等其國自名合濟融是成
化時市廛已有貨賣者萬歷時李時珍本草綱目殺
部云鴉片前代罕聞近方有用者是已行於民間近
來仕珍海東騰語云鴉片出外洋受嚼呂宋爪哇
煙筒以竹為管圍八九分中實按絲頭髮側開孔以
黃泥做成葫蘆空其中以火煨之則令鴉片橙與唐
徽異槍以梢木斗以陶土專槍以長鐵取煙以煙籤
剔斗以平篋以彎篋香籤也有煙燈有煙合不著火
置藥篋內矣其為藥則本草綱目云阿芙蓉是罌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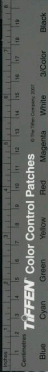
花津液其結色時午後以針刺外青皮勿損其裏皮
刺三五處次平津出以竹刀刺入發器陰乾今市者
簡有色片在內玉聖醫林集要言是方紅罌粟花
汁又傳一方凡罌粟未開時皆有承露青瓣花開即
落收之亦可用萬曆四十一年宋醫寶鑑鴉片中引
李挺醫學入門謂罌粟汁磁內貯二七日成片性急
不可多用又引鄒敬先醫林撮要言磁內陰乾成丸
溫水下如熱湯以密水煎之其法不同方中通物理
小叢云罌粟津液花入瓷器用紙封口蒸二七日用
之其方流傳如此或以治泄痢或用為房中樂性煖

而為未為大害古方貢藥料之鴉片也今廣福鴉片
則別有所謂鴉片土自西洋英吉利荷蘭人製者印
光任澳門紀略澳蕃篇西洋證鴉片為亞榮而不詳
其物黃叔敬臺海使槎錄云鴉片煙用麻葛同鴉片
土切絲於銅鑪內煖成拌煙用竹筒實以搜絲貯之
吸此則煖氣直注丹田竟夜不眠土人吸此為導淫
具肢體萎縮藏腑潰出鴉片土出咬嚼已云余文儀
臺灣府志云咬嚼已本經提善齋紅毛製鴉片煙誘
使食之遂疫癘受制其國竟為所據所謂鴉片土者
死人骨骸合葵花蒂汁紅毛即咬嚼已取之而葉紅



毛自食，集衆紅毛，燻視懸其人，竿上以毆打之入海。海東賸沿亦云，瓜哇男女皆喫鴉片，而荷蘭法則食之者死。李中著海國紀聞，則云嘉應州謝青高言，其草似嬰粟，亦似龍結，實如李，取其實之汁為膏，以其葉研末和揉成團，名八誕竿，則所謂天方紅罌粟也。其物之見於舊籍者如此。向瓊康熙會典，雍正會典禮部主客司朝貢，俱云荷蘭在東南海中，按荷蘭實居西北遠海，與俄羅斯近，其云東南海者，以鴉片土謀占喫嚼巴之寄巢也。是鴉片監官之切港鴉片，以暹羅為舊，不甚害人。今紅毛自明時荷蘭英吉利傳

製之，從東南海喫嚼巴西海明雅轄，及滿荅拉沙來者，曰公班曰巴第，孤沙最毒劣。嘉慶十四年八月，閩浙總督奏祭寧事，言詢之弁兵，皆謂牽船碎落水，該逆素食鴉片，身體羸弱，不能扶板，浮起溺斃深洋。道光十二年八月，廣東奏稱事，言調至連州軍營，戰兵多有吸食鴉片煙者，兵數雖多，難於得力。經兩次部議立禁，已有專例。中土自愛之士，造止鴉片方，或多資，亦不能得效。今考鴉片藥料，本潤肺，加以鴉片土人汁，力猛潤肺愈甚。久之則大氣送藥者，肺不去，故食鴉片者有痼，說文云痼癥也，灼肺成癥，仍以鴉片



攻之如以火燁皮能柔之稍得通暢不食則肺癆復
翠搖肺主皮毛皮毛漸折然溼滲然若中寒者瘦弱
矣肺發十二脈久之手足指甲十二脈起訖處皆痛
手足無力就畏寒狀頸縮肩聳又食之則肺液盡此
病之情也其製法雖出而病實在肺癆嘗以得其情
為處一方研白艾末煉梨汁為糕常食之乃神效何
由使交喟已人知之也

辨藥性在形色氣味鴉片由煎熬成形異可辨色
黑常入腎水藥當入肝濕土收為光能逢下熱為
燥則下行極而上化味為氣由陰達陽可概見也

人之呼由心肺吸由肝腎今煙注肝腎以酸澀收
斂人之所欲養借煙氣揚之於上故初吸精神煥
發適其常度展轉探支久且不救故至常吸之期
精神困頓所謂弱也肝主謀慮腎主作強吸煙久
其人必畏悲肅瑣救之亦不怒由其精華竭也肝
腎既竭脾亦陷房事不男終至後泄其命必傾理
初治此意主治肺使肺氣下降肝腎受塵則未深
者其效必速第受病有淺深素稟亦寒熱不同故
潤深必主補下而視寒熱所宜為輔佐究之升提
既久下必虛寒藥宜於暖且開久脾胃必弱宜先



治中權使納食氣壯漸減其煙以至禁斷仍可延
年生子至修合有醫粟汁由海舶來者分大土小
土相傳大土為向日葵汁近內地亦學之葵向日
而寒理初言陰極求陽此物性也葵寒而滑人受
病與醫粟之澀者同理初言此寒藥無用無微不
入故鴉片制成先煎汁而卒後澀也有服生鴉片
過一錢而死者尸身無可驗惟歎如端為異然實
非死也後故斗芒精神氣血皆閉塞氣復則蘇不
復而氣絕則軟而不僵也先君子室火時檢一尸
骨言服鴉片死其骸骨中凝髓如蓮搖之有聲益

久煎提澀可補洗冤錄所未及也初服生煙者以
薤菜汁灌之立愈以其味甘質滑中空與酸澀收
澀正相反附其說於此李維鏞記壬辰九月

鴉片為害使民貧尚可通變使其民弱則所關甚
大今得一方白茅根五錢鴉片灰三錢甘草三分
甘草五分羯末糖八兩煎流汁至八分加川貝末
五錢煎成膏入甲瓶別用羯末糖八兩流汁煎成
膏入乙瓶為一單每服至沖服甲瓶膏約三四錢
再將乙瓶膏如數對入甲瓶藥漸淡則漸輕一單
畢開去矣如未盡去加一單必效此神方也程尚



左傳成公十年晉景公夢大厲覺召桑田巫巫言如
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六月殞公欲夢
使為饋召桑田巫示而說之言及食新也將食張如
廟而卒太平廣記定教載逸史言萬年縣捕賊官
李姓置贖十客自言知人食料寺問之客言李不得
食贖將食示兆召李去危久別留兩椽贖李返就座
執筋而罵言未了亭子仰泥墮贖雜糞埃不得食此
二人者術則驗矣殺與罵亦不免此史英遵世傳云
齊文襄出遊恐雨筮之李業興曰有雨遵世曰無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1994 Tiffen Corporation, USA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殺無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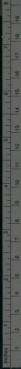
文襄曰不著罰杖于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明史
方伎傳云周顛至馬當言水怪見損人多太祖惡之
投諸江師次湖口顛復來且乞食或置蔬太子妃方
械以待病旋愈賞賜甚厚皇甫仲和袁忠徽古未申
閻危從東而來日中不至成祖械二人不驗將誅死
顛之寇至明日降始神其術蓋藝成而下君子瑱之
其他以隱形鍊藥勢費利求其真所謂下流矣世人
易衣窮相士病家匿情試醫凡挾伎遊方庸劣無氣
乃能為也人多為惡人所混入天聽五年春
上諭凡丑覘星士妄言禍福盡感婦女誘取財物者



管子霸言篇云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人衆而不理
命曰人滿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何以謂之滿法
云於者滿也滿者虛也

滿

國立中央圖書館



Centimeters
In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齊租

管子幼官云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此曰白庸
二十取一之說漢高祖十五取一至景帝二年令郡
國田租三十而稅一先武紀建武六年詔郡國收田
租三十稅一則百取五之法不可非矣孟子不為管
仲謂之大貉小貉幼官又云市租百取二關稅百取
一商稅輕於農者蓋欲傾諸侯之容霸形云使稅者
百一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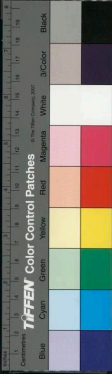
管子幼官云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此曰庸
二十取一之說漢高祖十五取一至景帝二年令郡
國田租三十而稅一先武紀建武六年詔郡國收田
租三十稅一則百取五之法不可非矣孟子不為管
仲謂之大貉小貉幼官又云市租百取二關稅百取
一商稅輕於農者蓋欲傾諸侯之容霸形云使稅者
百一鍾



世學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繆稱訓云：道之有篇，章形圻者，非其至者也。適應訓云：桓公讀書堂上，輪人曰：獨其糟粕也。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皆以老子道為言，訓名為文字，周宰外史掌建書名于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大行人諭書名，注云：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記：百名以上書于策。注云：書文也。今謂之字，論語必也。正名于義疏引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古謂文字為名，非朝人猶守此義，屢見於魏書。二卷

道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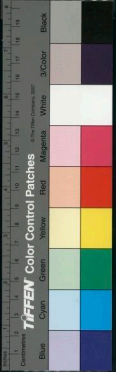
史記言老子述者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不言上經為道，下經為德。今老子河上公注本，玉帛注本，皆分道德經。蓋漢時已如此。北齊書杜弼傳云：弼表上老子注，言竊非道德。二經詔答，亦言朕有味。二經董道藏書志云：唐元龜字注老子始改定章句。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瀉口老子廟中，此本未見。冊府元龜云：晉天福五年十一月，賜張薦明覽通元先生，令以道德二經雕上印板，命學士和凝別撰新序，俾頒天下。小學紺珠引東京記



李昉宅有三經堂，謂孝經、道經、德經也。是公武讀書志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之河上公本，古本無有也。晁所謂古本，或即王弼所受之本，其德經所言亭之壽之河上公本亦無之。又檢史記封禪書，索隱云：樂彥引老子道經云：月，世。人衆無忘，此又一通經。一本作成經，索隱又引白澤圖云：衆無忘，又精蓋丹中仙人文語也。

莊子司馬彪注集本跋

莊子史記言其著書十餘篇，言其篇目有漁父、盜跖、胠篋、畏累虛、亢桑子、北齊書杜弼傳言弼注莊子忠純篇，今莊子止三十三篇。據漢志：道家者流，莊子五十二篇，則所闕者十九。唐陸氏經史釋文言司馬彪注本二十卷五十二篇，是彪本莊子為漢志全本也。釋文列唐以前本，大約已富。釋藏辨正論云：劉宋時陸靜修道藏書目，莊子十七卷。莊周所出，葛洪修撰是晉時佳本，為釋文所未見，然亦不及彪本全也。文選謝靈運入華子同詩，江文通擬許詢詩，陶淵明歸



墨子兼愛

孟子戴茂之說云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固以兼愛為無父管子取法云兼愛不遺是謂君心莊子天道引孔子云中心物性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論語云汎愛眾孟子云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記云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又云天子者德配天地利魚萬物謂兼愛即無父是險證也學者惡墨以繩墨自矯不使私欲為避辭以避之謂聖人有差等按墨書言兼愛本之天與王者天道王政豈無差等者藝文志云蔽者為之推兼愛之義而不

去來辭任彛并齊竟陵王行狀注並引淮南王莊子略要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又並引司馬彪曰獨往性自然不復顧世則彪本五十二篇中有淮南王略要或漢志五十二篇為淮南子入秘書雖校者令知所闕十九篇自是景虛惠施淮南王略要而已

淮南王略要而巳
淮南王略要而巳
淮南王略要而巳
淮南王略要而巳
淮南王略要而巳
淮南王略要而巳
淮南王略要而巳
淮南王略要而巳
淮南王略要而巳
淮南王略要而巳



知別親疎，非墨子之所謂兼愛也。

墨子之辨，言能數陽厥旨，墨子修身篇云言無務為文而務為察，貴義篇云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墨子蓋有以自信，其明鬼尚同，立一義必有一事為證，實事求是此其所長也。

墨子之辨

古人稱孔墨之辨，言能數陽厥旨，墨子修身篇云言無務為文而務為察，貴義篇云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墨子蓋有以自信，其明鬼尚同，立一義必有一事為證，實事求是此其所長也。

墨子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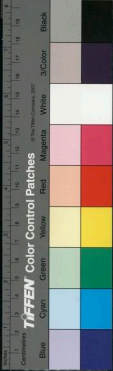
莊子以墨子為才士，言其巧也。古稱巧曰墨翟，令其書守備，號令李靖以為不便於用，因時之制有不同也。



墨子節用上，衣服冬加溫夏加清者羊衄，不加者去之。宮室加固者羊衄，不加者去之。五兵加輕利者羊衄，不加者折者羊衄，不加者去之。舟車加輕利者羊衄，不加者去之。畢校注云：羊衄二字疑一鮮字。今案羊乃善脫之物，有歲增歲修經費，惟可加好者善修補衄，與歲增者同用，若不能加好則去之，徒費歲修無益也。此節用之道也。

墨子羊衄解

墨子羊衄解
羊衄者，去也。凡冬加溫夏加清者，羊衄，不加者去之。宮室加固者，羊衄，不加者去之。五兵加輕利者，羊衄，不加者折者，羊衄，不加者去之。舟車加輕利者，羊衄，不加者去之。畢校注云：羊衄二字疑一鮮字。今案羊乃善脫之物，有歲增歲修經費，惟可加好者善修補衄，與歲增者同用，若不能加好則去之，徒費歲修無益也。此節用之道也。



荀子儒術篇云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法子而致
者其上者也不用刑違編百姓而熱必為兩下矣其
所謂法先王者即專王制之謂不苟篇云百王之道
後王是也非相篇云聖王有百吾執法為欲觀聖王
之迹制於其聚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
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
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儒效篇云略法先
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是
俗儒也法後王壹制度尊賢畏法是雅儒也法先王

荀子儒術篇云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法子而致

荀子儒術篇云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法子而致
者其上者也不用刑違編百姓而熱必為兩下矣其
所謂法先王者即專王制之謂不苟篇云百王之道
後王是也非相篇云聖王有百吾執法為欲觀聖王
之迹制於其聚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
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
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儒效篇云略法先
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是
俗儒也法後王壹制度尊賢畏法是雅儒也法先王



統禮義壹制度張法而度之者合符節是大儒也合
觀教文知荀子所謂後王即本朝先王即本朝開國
之君儒者之道蓋如此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
服色殊歲號異器械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而後
儒反守周禮不知變革大為下而倍哉必及其身君
臣之義不得變革者也而後儒革之鄭康成所謂晚
一孔之人不知合王之新政可從舍己之君而君周
人之君其心術不正矣儒教篇云道過三代謂之蕩
以逾於本朝之所監也法或後王謂之不雅以居下
倍上是邪說也不雅者不正也

說占相

荀子大略篇云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
故春秋善居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善為詩者不
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按善為詩者三
言與春秋善居命詩非屢盟均除古志之語意各有
指不說不占不相者言藝成而下道成而上德盛爵
尊不為他人說占相也荀子連綴之謂是心一致有
宋人劉子翬才士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之鄙
論人人自以為聖而易竟忘矣且就荀解則不相是
不須人相義不可通事不可行故知其義非也



荀子引諺
韓非喜劫弑臣篇云諺曰癩滿玉此不養之語也雖
然古無虛謬不可不察也此荀子語韓非顯學云有
孫氏之儒則非得見荀卿書無虛謬即管子君臣上
篇所謂雖有湯武之聖復合於市人之言而宋劉辰
翁批國策孫語云此韓非語孫不用應之妄也姚寬
姚宏題國策亦摘此為韓嬰語二姚學富下語曾不
致思

韓非喜劫弑臣篇云諺曰癩滿玉此不養之語也雖
然古無虛謬不可不察也此荀子語韓非顯學云有
孫氏之儒則非得見荀卿書無虛謬即管子君臣上
篇所謂雖有湯武之聖復合於市人之言而宋劉辰
翁批國策孫語云此韓非語孫不用應之妄也姚寬
姚宏題國策亦摘此為韓嬰語二姚學富下語曾不
致思



列于力命篇謔恆，釋文引字林云恆吃也，方言云謔
吃恆急也，則謔恆皆口吃恆有急義，史記云周昌為
人吃又或怒，蓋吃者語必多，又性欲速，語出蹇而亟
故曰謔恆，左傳云公孫之亟也，注云言其性急不能
受屈，亦作蹇吃，諸病源候云陰陽之氣不和，府藏之
氣不足，而生蹇吃，又心氣通舌，脾氣通口，脾氣連古
本，邪乘藏而搏氣，言發氣動邪隨于正，脈否氣壅，亦
令蹇吃，此則可治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言不
通利謂之蹇吃。

謔恆

恆吃
列于力命篇謔恆，釋文引字林云恆吃也，方言云謔
吃恆急也，則謔恆皆口吃恆有急義，史記云周昌為
人吃又或怒，蓋吃者語必多，又性欲速，語出蹇而亟
故曰謔恆，左傳云公孫之亟也，注云言其性急不能
受屈，亦作蹇吃，諸病源候云陰陽之氣不和，府藏之
氣不足，而生蹇吃，又心氣通舌，脾氣通口，脾氣連古
本，邪乘藏而搏氣，言發氣動邪隨于正，脈否氣壅，亦
令蹇吃，此則可治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言不
通利謂之蹇吃。



自全名曰燕丹不
差小祝家一後後人
乃起三日燕丹末

燕丹子金樓子

水經注函谷關云燕丹五嘗亦義勃雞鳴於其下燕
丹子云秦王不聽丹歸謬言曰今烏白頭馬生角乃
可丹仰天數果為白頭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為不發夜到關門
未開丹為雞鳴眾雞皆鳴遂得過歸烏頭白見風俗
通論通燕丹子自永樂大典中錄出金樓子近亦
自永樂大典中錄出元章祖程注宋景熙白石樵唱
次翁秀峰詩引金樓子黃嬭書睡也有人讀書把卷
即睡因呼黃卷為黃嬭謂怡神養性如乳媪令其語

名水皆曰河則和得有河名漢書溝洫志云禹醜二
梁後三代時自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衛
陳蔡曹鄭與濟汝淮泗會於楚泗梁正得名河梁宋
劉奉世校漢書以腐誤劉昭妄矣或謂泗呂梁始於
唐讀史方輿紀要言晉宋已有之語俱不審



戰國學術

孟子云有為神農之言者農家也楚策云治列子御寇之言道家也史記云駱衍推五德終始陰陽五行家也其時為縱橫之學者藝文志為一家迨言地理形勢之學也韓非子八姦云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藏孫吳之法者家有之亦于祿之學也其專以學名者則三墨八儒辨非子顯學云白墨子之死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大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自孔子之卒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樂正

在金陵子卷六雜記上知其書元時尚傳於民間也



氏之儒子張或曰朱張漆雕氏者漆雕馮也。顯學云
漆雕之義不色挽不日逃行曲則遠於戚獲行直則
怒於諸侯。墨子非儒云漆雕行殘與顯學言合也。孔
叢語墨為漆雕開辨則王肅皇甫謐之徒謂是漆雕
開矣。孫氏者即荀卿史記云在戰國時最為老印。

書易緯是類謀後

是類謀注題鄭康成而語不見淵源。書云類萌提提
紀時提紀時者攝提輔斗是明時也。云機衡維持經
持錯序七九通符七九兼言斗七星九星也。史記索
隱引春秋元命包云攝提之為言提攜也。言能提斗
攜角以格於下也。攝提紀時非謂歲星也。又引文雅
鈎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為璇機。此云機衡
維持言斗明矣。索隱引徐整長曆云北斗七星間相
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開宏吳冥
通記云常以二十七日。月生日。二日伺之。其形異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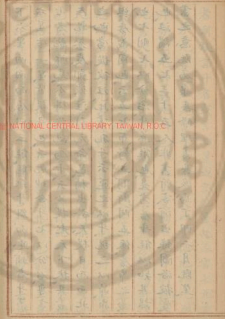
下六星兩兩而居曰三能。能承斗魁而運。輔者斗第六星旁一星。皆從斗也。云乾坤合斗七以分治。專言七者就所見。不得改說爲十。云必提起天下扶。其義在乾鑿度。鄭彼注引元命包。精出於天。提目而西北之也。當從彼注。此書孔子云運之以斗。視之以昂。昂與房義同也。云五七布舒。五則街門五侯。房昂之義也。七則七以分治。斗兼能也。是考房斗能以知其謀也。注謂五七三十五人。非書所言。河出錄圖洛授愛書之意。既爲專其條理。書其後爲丁卯二月既望。

者爾。故言斗者。或言七星。或言九星。此並言七。九兼見。不見言之。知是言斗者。下云天以變化。地以紀州。斗分主九野與九州也。下又云變動七九斗衡謀。是此書大旨。注專言爻象偏矣。其法斗兼房能爲用。故云考房斗能。房者黃道赤道之交。房四星日月五星之所出入。開元占經乾象通鑑。孟引京房對災異云。天有三門。房星其肆也。此云昴街門。亦日月五緯通也。云銅鈴。房宿鉤鈴二星也。斗者卽此斗。此書云攝提招紀格。攝提謂大角六星。招謂招搖也。能者三台也。此書云極天能持斗輔。開元占經引元命包云。魁



識釋名云藏也、義藏微、謂比附增難、龍文云驗也、謂
記其已驗之事、藏亦圖錄、淮南說山以云、六畜生多
耳日者不祥、識書著之、史記賈生列傳云、發書占之
識言其度、漢書敘傳云、儀遺識以應對、則識所列至
廣、史記趙世家云、秦識於是出矣、蓋符周東遷所遺
書、淮南人間訓及史、侯云、秦皇扶圖錄、見其傳曰、亡
秦者胡也、玉莽亦見漢書中絕之識、其後人又附益
桓譚云、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知
識記固有本、增益之本、張衡云、九宮五言於前、有微

識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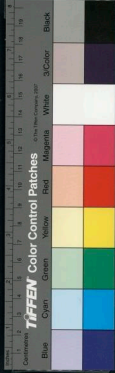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雞卵大，蓋襄漢俗，且漢水石多如此。南都賦中黃
故玉注，博物志云：欲得好故玉，以合漿於襄鄉縣舊
穴中鑿取，大者如魁斗，小者如雞子，是古玉多取於
山水穴，而珠但取形圓潔，實即漢石。由周漢晉至宋，
時猶盛行。范仲淹百花洲圖詩：綠絲穿石節，自注云：
襄鄧間舊俗，正月二十一日，士女遊河，取小石，適中
者，用綠絲穿之，帶以為祥。曹勝仲薦山溪詞云：天穿
過了，此日名穿地，摸石俯清波，競追隨。新年樂事，杜
鰲雲林石語云：襄州江中多出穿心石，中有小窠，土
人春時競水中摸之，以口子息，頃有年家弟守官，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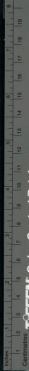
一青石大如鷄卵，白脈似粉，書竹字兩行，觀三宋人
文，可知古佩矣。史記言韓詩，內外傳數萬言，淮南奇
生受之，宜知漢北事也。



淮南子覽冥訓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
地不周載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銜鬻尾以
足西北故補之師說如此鬻大龜也天磨頓以鬻足
柱之楚詞鬻戴山拊其何以安之是也按宋書天文
志引鄭注尚書璇璣玉衡云以玉為渾儀貴大象也
其云渾儀蓋儀器編又女媧鍊石補天者以玉為儀
器斷鬻足以立四極者儀器樞尾也以義推之非有
奇異論衡云天非玉石之質女媧長不及天豈得補

補天

天
地
不
周
載
於
是
女
媧
鍊
五
色
石
以
補
蒼
天
銜
鬻
尾
以
足
西
北
故
補
之
師
說
如
此
鬻
大
龜
也
天
磨
頓
以
鬻
足
柱
之
楚
詞
鬻
戴
山
拊
其
何
以
安
之
是
也
按
宋
書
天
文
志
引
鄭
注
尚
書
璇
璣
玉
衡
云
以
玉
為
渾
儀
貴
大
象
也
其
云
渾
儀
蓋
儀
器
編
又
女
媧
鍊
石
補
天
者
以
玉
為
儀
器
斷
鬻
足
以
立
四
極
者
儀
器
樞
尾
也
以
義
推
之
非
有
奇
異
論
衡
云
天
非
玉
石
之
質
女
媧
長
不
及
天
豈
得
補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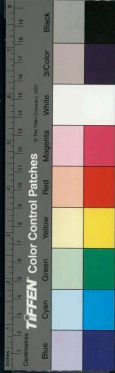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呂氏春秋首時篇云郭子陽之難獬狗濟之又云當
其時狗猶可以為人唱注云子陽好行嚴猛人家有
獬狗者誅之人畏誅皆逐獬狗也其注甚怪按觀世
篇云其卒人某作難殺子陽注云子陽嚴猛刑無所
赦家人有折弓者畏誅因國人有逐獬狗之亂而殺
子陽適威篇云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悉必
死遂因獬狗而殺子陽極也注與觀世同又淮南繆
稱訓子陽以猛劫注云尚刑而劫死兇論訓子陽剛
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

高誘注

之其辨亦拙矣列子湯問篇羊舌張湛注云陰陽失
度三辰盈縮即是天不足女媧鍊五常之精以調和
陰陽善度順序即是補之然列子言天不足西北非
廣言三辰盈縮西北為蓋天門又以懸足立四極
故可足為儀器張湛向壁之義不足莫也鄭康成以
緯說經絕不牽引漢人浮說安得謂免有浮儀知是
宋書改竄矣



補注
△目是字在卷英統也
△字是載項以現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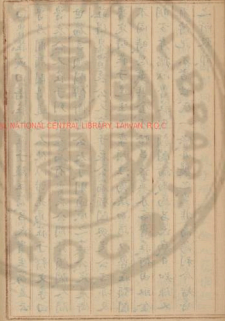
而恐誅則因樹狗之驚而殺子陽注云舍人家臣也
國人逐樹狗亂擾舍人因之殺子陽二書皆高誘注
何以首時獨為異說日知錄亦有淮南子注一條云
詮言訓昇死於桃楮注云楮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
殺昇及自是以來逸畏桃也說山訓昇死於桃部注
云桃部地名一人註書前後自異如此誘以楮為杖
部為地蓋望文為訓惟桃楮下云子路死於衛則有
地義桃部下云慶忌死劍鋒則有杖義蓋文義相反
矣誘之夫在陳略又注呂氏多妄希共金呂氏適成
言顏闔見莊公論馬與莊子達生文同莊子釋文李

曰魯莊或曰衛莊按莊子讓王篇呂氏賈生篇並云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使以幣先焉莊子釋文李曰
魯哀公又莊子列禦寇篇有魯哀公問於顏闔人問
世篇言顏闔傳衛靈公太子則適成之莊公定是衛
莊得見魯哀公又荀子哀公篇顏闔與定公言亦及
魯定時莊子達生之李頌注為誤而誘以魯莊顏闔
不同時思莖其金不悟呂氏並未言魯莊何由取金
明考考猶以魯莊與顏闔論馬為呂氏病日知錄又
有傳記不考世代一條亦襲之豈非高誘利令智昏
之所致耶



急就章家求
急就篇乾隆年間提安稱其自始至終無一破字文
詞奧雅亦非家求諸書可比崇急乎航與眾異則有
晏奇能異等倫各異工羅列諸物名姓字則有列侯
諸將軍諸物畫苑遠取財物姓名託諸吉物名顯殊
絕分別部后不雜廁則有別故新所不侵不足憐不
直錢囊韋不借不肯謹慎莫不滋榮無不容或蝗災
不起共雜診府廟清潤用日約少誠快意則有冬日
藏粟約纏少府勉力務之必有喜則有魯賀喜諸道
其章則有請言物頌文章止開章六句已多重字又

急就章家求



蘇升參升于色觀則當句中復字蒙求提要云其注
顏叔永瑀言事出毛公詩傳今詩傳實無其父業其
傳今具小雅卷伯妙分咸是南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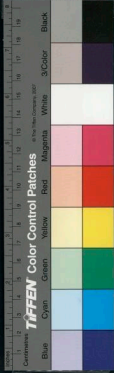
佛教格言

而止禱禱之傳云進樂晉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
殺者不得復人身檢晉書恭帝紀亦言帝深信浮屠
造宋書彭城王義康傳云遺中舍人書嚴龍齋藥賜
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得復人身使隨宜
見處分乃以夜掩殺之法顯佛國記云王舍舊城外
有此湯欲自殺復念世尊刺戒不得自殺入有法雖
詳遊比丘避女惡名欲自殺經所說之事近見楊式
傳果報聞見錄義康熙七年五月鎮江張大寧語亦
相近其言大有利益借世之刊善書者不知來此宋



通衢者

朱舟西酒嘉州云太祖從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
周師踰時不能下既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一巷
見婦人斲首在道死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太祖
惻然為返命收其乳置乳媪鞠養巷中居人因此獲
免乃說因子巷葉夢得避著錄話云避賊者以嬰兒
不解事不可戒語恐啼聲為賊所覺則棄之道旁有
教之為綿襖隨白兒大小為之置口中使滿口而不
聞氣置巾草求清水襖中兒有所咀吮不作聲又綿
軟不傷口或鏤板印貼通衢靖康庚寅中全活嬰兒
甚多今葉白設不得復人身此佛路亦當鏤板印貼



佛故先典

隋譯佛本行集經王使往還品云佛言故先典中有
如是語林針頌夫是雜唐造為歌色雜是雜畫之此
與乾鑿度所引經素問所引周公羊莊七年傳所引
不修春秋皆好古者之前編莊子言老子謂孔子曰
鷄不日浴而白鳥不日染而黑老子化胡即以教佛
如西漢和釋迦文佛起改黃教為紅教即以此處如
身如晉宋儒徒不知佛派乃牽引老子釋迦文佛言
之強使釋迦文生於周世是誣周也唐譯楞嚴經卷
十云佛言天魔許度鳥從來黑鷄從來白白非流成

EX-2511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融覺寺曇瑛最講涅槃華嚴又評諸經天竺流支寫
以胡書傳之西域謂之東方聖人文在伽藍記卷四
而卷二崇真寺惠徽親見閻羅王責最以講經者心
懷彼我以智凌物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最向西北
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胡太后聞之京師比丘悉皆
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最實聰慧高僧即有凌物然
以視吸肉營酒敲罵淫穢以為聖賢菩薩地位者最
不宜受業報也蓋僧家是非淆亂不可思議至惠徽
所說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財物及奪民財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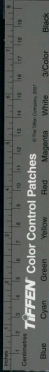
洛陽伽藍記

此教義端不同者
黑非染造從入萬劫無復改移本亦不見菩提去何
更有成善提軍則故先典又為天魔語蓋釋迦文佛
目其國書為虛言也感而教言人有善有不善釋
迦文佛言人皆善中有成善提得道事在能苦行耳
此教義端不同者



長一丈三尺，放之右旋，有琉璃光。佛本行集經迦葉
三兄弟品云：世尊化作苦行之身，頭上結髮螺髻，為
佛難髮剃，蓋猶有自然肉髻。辨正論十喻篇云：外八
異者，釋迦頭生螺髻，此西域佛陀之相。朝野僉戴云：
非師言如來螺髻，菩薩寶首，若能修通，何必剃除。遂
長髮，是木劫肉髻，故此誤也。觀佛三昧經云：如來頭
上有八萬四千毛，乳母大愛道，以尺量之，長一丈三
尺五寸。初地時度量，一丈三尺五寸。出家時，天神奉
去一丈三尺五寸，三昧經，一丈三尺五寸，其文甚明。

與禪秘要法經一丈三尺，已差五寸，而梁書扶南傳
云：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高祖按佛三昧經，佛髮
一丈二尺。梁武自改經文，以應時物。三昧經言諸
天見佛，白毫端，直正長一丈四尺五寸，則佛髮不當
一丈二尺也。其一為梵摩喻經云：鹿膊膊，佛說義足
經，獨云：真人鹿膊膊，少食減邪奇，二經皆支謙腹中
腸如鹿膊膊也。按般若經云：如來雙膊膊，漸次織圍如
鹿王膊，是為第八相。禪秘要法經云：如鹿之膊，服華
嚴經如來十床相海品云：如伊尼延，鹿王膊，佛本
行集經相師占看品云：八者太子膊，如鹿王，齊僧佑



唐書則天皇后紀云，載初元年七月，有沙門十人，偽撰大雲經，表上之，或言神皇受命之事，劍頌於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聽度僧千人，殊威傳薛懷義傳云，懷義與法朗等，造大雲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唐世合徵，則天奉命，偽大雲經，頌於天下，寺各藏一本，令昇高座講說，長安志則言法明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唐會要則云，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西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大雲寺一所，涼州舊有大雲寺，唐景雲二年，劉秀功德碑，則天大聖皇妃臨朝之日，制諸州各置大雲，而改此大雲寺為

天賜卷天賜言天授也，天授元即載初元，七月得大雲，即改九月以後為周，授元年，所謂天授者，授大雲也，張仁德傳云，侍御史邢宏，稱則天為彌勒佛身，是本大雲，令不見大雲，蓋以寺各一本，高座講說，賜而寶兩依華嚴序，則為天授後所造，以和講說，得留津和流傳也，又金史石琚傳云，世宗時，大名僧智光，言蓮花經中，載五濁惡世佛出魏地，遂以誅反，佛何知，知有魏地，是亦大名人所造，唐末有彌勒會，秘人則天遺教也。



衛公問答

衛公問答語極審詳真大將言也宋熙寧中治極密院校正其書其文又多采之通典故其書可用但不
得謂衛公自著耳太宗謂太子不能控御李勣靖曰
為陛下計莫若黜勣今太子復用之則必成患圖報
於理無損太宗曰善朕無疑矣又曰勿泄也朕徐思
其處置又曰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使衛公自
著有此等乎

衛公問答語極審詳真大將言也宋熙寧中治極密院校正其書其文又多采之通典故其書可用但不
得謂衛公自著耳太宗謂太子不能控御李勣靖曰
為陛下計莫若黜勣今太子復用之則必成患圖報
於理無損太宗曰善朕無疑矣又曰勿泄也朕徐思
其處置又曰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使衛公自
著有此等乎



州名急就

宋歐陽修州名急就章，孤音無比者一，駢音二字相比者四，三字相比者五，四字相比者七，五字相比者二，六字相比者五，七字相比者一，八字相比者五，九字相比者二，十字三，十二字一，十四字二，十六字二，二十四字一，諱不舉者二，同音異字，二字者二十，三字者二，美名如太平者八，監與州者，日四十六，舉控三邊者十，其文既成，又檢九域圖，有高富瀧當回州，木録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依許軍監三百八十有六，盖元豐時制也，宋地理書今存者，太平寰宇記元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模糊且被印章覆蓋，內容難以辨識。可見文字為繁體中文，呈縱向排列。

EXHIBITIO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朱子中庸序云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其言是也
孟子集註引程子曰中不可執也其言亦是也論語
云堯曰允執厥中孟子曰馮執中皆見向書中合之
為四書法一部則非矣王應麟論孝經云卿大夫之
孝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服法言不敢言
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
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堯蓋服
不衷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修身亦先齊明
盛服都人士狐裘黃黃所以出言存章行歸于周也

論書

豐九域志與地廣記其他則一州之方志耳九域志
於元豐八年剛定州三百四十二意就蓋少二州華
監三十一亦不合蓋遼夏地不屬者亦編入惟同音
異字乎六州兒童習之則聞名思辨不以亥為象
鱗為秀鹿無坊州存若之誤耳美卷二卷之三十三
卷之四卷之五卷之六卷之七卷之八卷之九卷之十
卷之十一卷之十二卷之十三卷之十四卷之十五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卷之十八卷之十九卷之二十卷之二十一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卷之二十四卷之二十五卷之二十六卷之二十七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卷之三十卷之三十一卷之三十二卷之三十三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卷之三十六卷之三十七卷之三十八卷之三十九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卷之四十二卷之四十三卷之四十四卷之四十五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卷之四十八卷之四十九卷之五十卷之五十一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卷之五十四卷之五十五卷之五十六卷之五十七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卷之六十卷之六十一卷之六十二卷之六十三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卷之六十六卷之六十七卷之六十八卷之六十九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卷之七十二卷之七十三卷之七十四卷之七十五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卷之七十八卷之七十九卷之八十卷之八十一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卷之八十四卷之八十五卷之八十六卷之八十七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卷之九十卷之九十一卷之九十二卷之九十三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卷之九十六卷之九十七卷之九十八卷之九十九卷之一百



唐書河南府志後魏相國公推恩天授漢
右志於乾隆五十年後奉畢撫部檄修撫部又薦名
士入局宜畫善矣乃其詞云前志多抄賦役全畫展
卷目述况良法隨時吏定亦無事重行云云人清書
有分量本難奇求而空談古文格調者此戶皆是遠
謂此乃施君妙論今案唐天厯中以租庸調爲兩稅
貞元中陸贄請均財賦奏云供軍進奉之類大虛既
收入向租均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雲麓漫鈔云唐
定二稅諸色科斂已在其間後唐天成三年七月十
三日敕自今夏秋田苗上每畝納趨錢五文是再增

此而不驗於南此其高日賈調言不足亂聽至里差
一定之理景倩亦未思耳



司使日，該者惠民稅多名，欲除其名而合為一，琳曰
此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法，不知已併復，豈承舊名
日而別征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議者不能奪，而省
舊關云，至蔡京行分田之法，乃盡併稅目，京蓋一時
自命為通品者，元平而宋併其征稅，食貨志云，至元
二十八年，中書省言，宋江南征徭名七十餘，今盡輸
之初，下湖廣時，罷夏稅，改科門攤，大德二年，併徵夏
稅門攤，後又併其名曰夏稅，明史言國初有里甲均
徭雜稅三等，嘉靖時行一條鞭法，量地計丁，丁糧畢
輸於官，然諸役名罷，實存，有司違征如故，夫稅目因

酒麴錢，又置酒坊戶，又立戶酒法，貽害良農，宋史蘇
軾傳，上神宗書云，今於兩稅之外，別取庸錢，唐大歷
時定租庸調為兩稅，則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
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吾即休寧程大昌請，強禁
露云，唐兩稅行不久，遂令折價輸錢，歛州港狹小，
量州用米數本也，外餘計米價，俾備，令輸以代
納苗，其起發苗納，即是計米輸納也，是唐末時盛行
古文格調，剛除迷目之文，不事重河，致賦役重出，惟
一二讀書之士能知，而官之宋歐陽修程琳碑，宋并
曲消舊關，趙善瑛自警編財賦，並云琳字天球，為三



時不得不得當詳列沿革使儒生書胥吏共知之我
朝上下忙收地丁交漕米輸花康熙雍正年間有大
沿革非草野及書史所盡曉者安溪李光坡摹文編
有卷邑便書云通計丁額折銀印田畝之內萬一行
之既久夫農方忙忘併丁于糧之制謂未有丁折而
復丁折之條則萬世之害實由於此兗坡高文貞兄
弟致能有此遠慮伏讀雍正五年

聖人之言已早計及之蓋所裁者所併者皆當詳記
之康熙年間不加丁之

諭雍正年間併地丁之制皆所謂道也載道之文載
此而已古文格調知此而已烏得以字少無道之文
而謂之古文格調者自單行古文說興惟辨愈歐陽
修曾鞏皆於政實而又不失格調他或不顧也吾野
方修志檢此書詳書其後以告志局諸君子之不空
談古文格調者嘉慶十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魏中翼轅小翼輓廣長丈尺之文應補入周伍子胥
文又多引莊子為全書所無應彙焉莊子逸語補入
周莊周文太平廣記載吳聞記任升之藏鍾山墳銘
見唐書儒學郭欽悅傳言梁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
己巳在巧得銘為陳漢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葬
閏五百十二年六月三十三百十二月十八萬六千四百
二十日兩壘其文高顯似左傳辨老人應補入東漢
闕名文抱朴子有內外篇成書此例不收其自序則
收之文選江文通新造平王上書莊引抱朴子軍所
有大將軍用九宮三五之法文及篇目皆本書所無

應補入晉葛洪文同人以為然兩子後鐵橋復搜校
古書及金石碑官其文真實可據者乃能補至十分
之一又皆記其文所從得者于目錄下可云實書矣
又為作者撰小傳冠于其文之首並先甲午春夏間
兩次見其本于嚴州鐵橋官舍歎服其用心日熟許
印林司馬出所攜金石打本彼此相勸或改補一兩
字相視大槩又得見鐵橋說文翼十五卷時商所以
使書待傳者屢轉告人而未得其方己亥春於江陰
見此目錄為己亥以前目又無三古及泰日然即此
本所類聚能得其時朝制大典章山川形勢沿革風



正堂文序

句容王喬年與正堂同歲少相好也喬年字恭鶴年
於嘉慶戊午十一月年二十四頌正堂者其所居也
正堂錄其詩四十二首論一首所體文十四首爲一
卷正堂嘗請唐趙璘因話錄言李頌歌詩多屬意花
蝶間竟不能遠大三復斯言而歎吾友之可與不違
者或由此歟史記伍原列傳云其志潔故其稱物芳
屈原賦屢言芳草更及美人而陶潛高風亮節梁昭
明太子序其集謂閑情賦可不可不作好綺語者或
引宋璟梅花賦爲比此本知稱物芳之義而自生疑

俗及古人衣物舟車飲食好惡之真已可為有用之
書矣倘_二亥時鮑氏以淮鹽餘力刊之漢及晉文亦
止於此因錄存此既可自成一書也日按此過湖州
城東曠村謁盛橋包其書以補此目尤爲有力此目
經數寫如漢中山靖王聞弟對人能誦者當時實
已入簡而此目遺滿如此類俟他日_或橋日補此時
多留爭怒以爲他日快意撥筆地也己亥二月十三



忌也然則趙璘之評亦所謂事後易為論者耳文賦
云頌群言之澁液敝六藝之芬潤文心雕龍云秦政
無膏潤形於篇章如文貴膏潤而讀者或尚峻潔謂
衰文黷滌人多頌頌則又不然古之顯達多有文采
辨命之論談蓋偶中溫李不逮非豔藻之過何者溫
則麗矣李生骨重神寒顧頡子山至於緣情之作不
能無白適李郭侯外傳云張九齡成之曰但當為詩
貴風景揀古賢口勿揚白已必汝謝之張公知其有
成唐揆言云吳歆覽履死諫文曰此其也貴格不辱
常耳四六自敘多哀上浮動語不尋常亦難峻潔故

貴波之文息大邪之辭最云峻潔竟無豐福下至樊
宗神劉文虛令不好尋常語乃咒罵天地無足說馬
古作者實論文字專重深高由史齊長沙玉傳云高
祖謂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荀尼安仁士衡深可宗
高穎廷之抑其次也今檢潘陸與謝均非尋考矣矣
厚壽箱雜記云小沈義處推說陸以文章于章宙章
氏子弟多尋輕侮宙曰庶雖人物不揚觀其文章有
荀尼異且必貴後竟如其言此說雖便其言必信
潘陸又何說馬詩小雅國風其言蓋亦花草蜂蝶中
多名臣司馬相如楊雄文閎深整肅其辭佳亦不為



漢廷達者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文筆觀人抑
其末也曷足信哉莊鶴善言辭中明奧理超邁曉屯
嘗稱玉文簡不和人韻而七言古詩亦不轉韻如此
正是檢韻作詩何必不和韻哉龍錄云悉七古轉韻
從此遂亡其論甚正又言古人長篇以轉韻分段近
詞人昧之又嘗及論語無所材其集解一說材或通此
是正義大戴禮衍將羊文子篇都其富或任其成家
語弟子行解作其都必富材任治我家語雖安材或
之通漢人有所承也又言龜走天也陽氣隨人故山
深四月始聞鶯聲生植地也陰氣喜靜故十月先聞

歲上梅又言陶潛讀書不求甚解其詩云但恐多謬
誤君當怒醉人世人或不飲而晉醉名嘗歎為名言
聊記舊談洋洋盈耳今覺其文詞語秀潤音節清婉
善徵引有首尾至於善藏晚校時離語語風懷不減
亦在此編於古人所誤得失半焉而獨家其不吉豈
非孔子所謂命耶正變少時嘗與嵇鶴作陰律疑裁
書滿屋朱墨爛然嵇鶴之力為多精神周到可云健
者此夢瑣言謂李泳子年十四控管草詞指揮天曹
地府陰陽之事落紙如飛後乃不吉於今幾年復天
斯人此卷雜事多未能詳校嘗讀吳湖穎集旨趣同



成君瑨菑園日札序
正憂菑菑園先生在在在慶壬戌冬明年癸亥與偏游
山東出同車入同視履至樂也正憂學力疎散久飢
驅失業視古書不能通者即置之不復思偶有疑
惟菑園是質菑園讀書能為深沈之思判取經傳沈
逸與王深寧例同而加詳備各有一冊於高書功最
深闊伯詩說古文醇疵相半考而訂之証以古簡創
獲甚多胡拙明禹貢雖指已正濟水在華不注山下
大清河之誤菑園又詳考濟陽古荏苲城之水陸東
北者亦非古澤渠因以得水經注東朝陽城以下地

遠而解職方頗夫開方之法宋文憲為集之亦未能
校正况余淺識其所不知亦仍舊貫此尤有愧於遊
者矣時嘉慶己未三月三日



又考濟水枯槩及考老黃河自齊河至德州得舊渠四符於史籍遺移之蹟為胡氏所未能詳以推考角本攬也著古者務槩其文因設圖製說餉治算學者然亦盡數十紙不能備也讀史辨紀表志傳事涉鄒平者綴為一篇以其繁重分為上下猶各累數千言正變考之笑問曰此何文耶則答曰非文也得漢建初尺度以累黍法求之不合與其第禮而出巧思細累至百黍斷之為一尺以數尺黍錯其寸核之自定一尺當於臨淄宮舍乞得撮黍示正變至章邱又

擇得佳黍百粒奇示且以五求法通得古今權量之數凡此叢雜皆載竊園日札中意思雖非真儒者文也竊園之名以承竹齋竹齋者先生祖教授公齋名且以名其集者也竊園既自愛不肯遮定其業時時刪改正變每觀其引書推校墜改單即相視而笑計其年夏在惠民冬在曲阜兩人各有事晝至冥夜徹旦未嘗閒一時不誤也如吾西人者殆亦強有力者與甲子正月復會於歷城屬為作序今年二月會於示帥四月先生將歸矣正變又於外不得歸不能讀書有所疑難胥正告戒者故於其歸也為適日札之見



安陵疑陸誤也。今案二十三卷阮嗣宗諫懷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顏延年沈約等注。引安陸應兕龍陽注。而此詩末注云。安陵君所以悲魚也。蓋悲下遺落兕龍陽君。所以泣七字。梁時陸得顧注本。已如此。顧注世所珍。陸奉顧注為典。顧注脫漏。則由梁至唐。俱不知增補也。四十六卷任昉昇王文惠集序。述左僕射言。昔策勛分司。注云。漢官儀。營郤為左僕射。今以策勛為營郤。非也。今案三十七卷劉越石勸進表。段匹碑。述長史榮勛奉和。越石表。文人所誦。瑤又營榮與策俗體字。迥切誤。營郤為榮勛。則以

劉文。雖又俗誤。榮勛為策勛。此皆李注以前之誤。或由作者。或由傳寫者。皆有情理可循。求。



陸士衡文賦序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也日觀之近
謂委曲盡文之妙理其說難通蓋本文係謂他日殆
可曲盡其妙士衡言賦之所陳才力難副存此妙旨
冀他日曲為跋之如沈休文言如曰不然以俟來哲
也文賦云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而致盡不
可益五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
必待益而致績亮功多而策寡故取足而不為注云
曹子建應詔詩僕才學策此以文喻焉五臣注云即
猶以策擊焉得其警動其說亦難通策即文句警策

文賦注書後

注云

191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龍解
陸士龍為顧彥先詩云棄置北辰星問此元龍缺注
云北辰言不移也元龍喻美女也星躔軒轅龍體主
后妃此指西域絲韋宮人而言龍色多元故取以喻
注蓋迂曲不得詩意元龍即北辰以元為北以龍為
辰古樂府多如此此詩為顧彥先婦答彥先也士衡
有為彥先贈婦詩云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則此
詩彥置北辰星即答其贈語又反復申之言不當道
棄北辰信誓仰視北辰星煥然信誓不可棄置也

元龍解

即指序言今文章揚摩象所謂提挈等句也謂之策
者以合賦韻文選傳鼓舞賦侯太疾策曹植應揚詩
侯夫警策潘岳西征賦發閨鄉而警策合此四策注
選言者同之不知彼三策適安僕御之馬鞭此云一
篇之策文策警句各不相涉此賦此段無取喻意忽
出一馬鞭於又為不辭矣又言曰不難以對策也
下四上其好士傳潘岳西征賦發閨鄉而警策合此
四策注選言者同之不知彼三策適安僕御之馬鞭
此云一篇之策文策警句各不相涉此賦此段無取
喻意忽出一馬鞭於又為不辭矣又言曰不難以對
策也

元龍解



文選注引書字樣語

江文通別賦注曹子建送應氏詩注孟子曰大山之高參天入雲或是外書劉伯倫酒德頌注劉熙孟子注曰糟者齊俗名之如酒糟也是劉熙孟子本陳仲子井上之李為糟食實言李授蒂陶文似糟處被蝕之實不必如趙本蟻增來食之張景陽雜詩注引孟子章句糟食實劉熙注曰蟻蝨也李實有蝨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所引章句是趙本書題所引注亦令趙注其云劉熙曰乃趙岐曰之誤尋趙岐本劉熙本恭母遠本字多不同趙岐本墨子摩頂放踵江

注漢書中卷卷六
卷六十二
卷六十三
卷六十四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卷六十九
卷七十
卷七十一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卷七十九
卷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卷八十三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卷八十六
卷八十七
卷八十八
卷八十九
卷九十
卷九十一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卷九十四
卷九十五
卷九十六
卷九十七
卷九十八
卷九十九
卷一百



也宋玉神女賦注韓詩曰媿悅也亦未知是詩何句
盖古書不可見矣任彦昇爲齊明帝讓表注穀梁傳
曰大夫國體也何休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
體所引傳見莊二十四年昭十五年所引注見昭十
五年今集解本無何休曰字按何休義見公羊傳七
年注中云諸侯國體以大夫爲股肱以士民爲肌膚
故以國體錄穀梁集解蓋本其義而稍易其文著以
何休曰李善所見集解本如此今本蓋何休曰三字
不見作集解者攀援取證之動審矣此古書之所以
可貴也丙戌七月二十五日通州舟中

文通上書注引劉熙本作摩頂致共理劉熙曰致至
也措端字蓋不足異何平叔景福殿賦注劉熙孟子
注曰獻爵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則未知是孟子何句
謝希逸雪賦縱心皓然何慮何營注引孟子皓然之
氣班孟堅答賈戲孟朝昏皓然之氣注引孟子又引
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則班固項岱謝莊
李善所見孟子有作皓然者但未知爲何本揚子雲
甘泉賦注張延年侍遊森山詩注薛君韓詩章句曰
騰乘也潘安仁射雉賦青林注薛君韓詩章句曰青
靜也西征賦注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貌莫靜



頌與書正文皆不見蓋古人僅存其序錄唐僧辨正
論內九儀篇引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
知欽美有波服丸與素寄給世上人道士填突作文
述古文詩十九首無青瑤十字亦此明刊之其增改字
者顏延年宋文皇后哀冊文依用宋文帝加八字陸
佐公石闕銘依用梁武帝改十四字刻漏銘依用梁
武帝改一字池約改二字王簡栖頭陀寺碑石刻德
五衍之賦齊建武時文也昭明參入文選以梁武名
避改惡四衛之賦法當明了而今文及注語意相反
則唐人傳寫者以其時不諱改文中四衛為五行而

寫注者不知其意又以注中五衍四衛互易耳其本
為昭明修改者曹子建與吳贊書注引別題言昭明
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應也朱浮與彭寵書注云後漢
書載此書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義雖同辭旨全別
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錄有取舍選亦必有取舍
校者詳其異同以見古人之趣非有彼此是非之見
凡校書皆然而況乎其為文辭選輯本也史記司馬
相如列傳云子虛上林言上林雲夢所有甚衆故刑
取其要古之錄文者多如此舟中讀文選榻上所記
臺爛然四十日始畢因述其大指道光丙戌九月朔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日夏鎮舟中

校文選李注識語

文選李注宋人刊刻，今通行者二本，一為汲古閣仿宋本，嘉慶甲子見其正本於德州樞道署，一為鄱陽胡仿宋本，二皆真宋本也。二本已多不同，前見東坡志林，言李注有本末，極可喜，五臣至淺，謝瞻孫子房詩奇，應暴三瑤，言上瑤中瑤下瑤，五臣乃引泰山剛婦人事，以父與夫為瑤，真但儒之荒陋者，今汲古閣及胡氏之宋本李注，正引泰山側云云，則北宋時蘇氏所見之李注，與此不同，是宋本之別有三也。又見西溪叢語，言潘岳閒居賦，房陵來仲之李，李善注



云朱仲李未詳，今汲古閣宋本李注，引荆川州記房
陵縣有朱仲者家有經李代所希有，胡氏宋本李注
引仙之朱仲竊房陵好李，則南宋時姚氏家傳之李
汪，又與此不同，是宋本之別有四也。凡古人寫本刻
本多歧出，校者存其異同，以便采擇，可耳。且宋本亦
未必佳，石林燕語言，有敎官出題乾為金坤亦為金
何也。檢福建本易經，果有坤為金，蓋脫乾上二點，乃
為金也。又秋賦題井卦何以無泉，檢福建本易經，井
卦果脫泉傳，是亦真宋本也。然則藏真宋本者，可不
詳校乎。近人刻書喜傍舊本，存其誤字，而後載校勘

語，以為古雅，而舊本不誤之字，仿本多轉寫致誤，是
未能傍舊而反証舊本也。自漢至唐校書者，蓋不如
此類與是拘而置訟者適也。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Color Company, 2003

王勃滕王閣序書後
惟暫駐孟學士之詞宗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
出名區童子何知窮達感餞文苑英華七百十八卷
餞送序載此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蓋乾封
紀章時字文節往新州勃隨父福時往交趾俱過洪
州圖觀之閣上孟學士王將軍皆在坐其後其元二
年勃又往交趾渡海墜水年止二十八以舊唐書推
之當如此新唐書作年二十九又即其年言作序序
言童子何知則非作於二十八九歲此序必依文苑

此序與孟學士之詞宗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
出名區童子何知窮達感餞文苑英華七百十八卷
餞送序載此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蓋乾封
紀章時字文節往新州勃隨父福時往交趾俱過洪
州圖觀之閣上孟學士王將軍皆在坐其後其元二
年勃又往交趾渡海墜水年止二十八以舊唐書推
之當如此新唐書作年二十九又即其年言作序序
言童子何知則非作於二十八九歲此序必依文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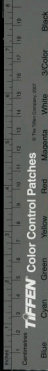
英華書題以舊書傳證之其義節了勳父子自魏州
雍州往交趾通共都勳後又渡海者皆由今廣東廉
州海也新唐書言闕瑒宿作序王定保撰言云闕宿
屬子瑒孟學士爲之而江西通志謂闕瑒爲英子章
又有神借風送勳至之說因言勳十四歲獨行省父
闕入宴中孟學士爲晉孟嘉王將軍爲梁王僧辯於
福時勳生千履歷及序文俱不合序言南昌故郡唐
撰言引亦如此英華作豫章故郡杖云一作南昌是
宋時兩本並行按唐武德五年析豫章縣置南昌縣
八年復併入豫章貞元中改豫章縣爲南昌縣南唐

時以洪州爲南昌府勳作序時爲洪州豫章縣止南
昌故縣若南昌故郡勳莫能豫知之南昌縣志載有
萬石文謂勳言南昌豫章故爲郡治也今按勳文止
言洪都故是漢豫章郡地其據書作南昌者後人以
時制改之耳序言星分翼軫者越絕書云九江豫章
翼軫也李淳風已巳石云九江爲翼軫漢原爲軫語
本無誤考右贊疑云勳序不入文粹或以翼軫語然
楚尾分野勳文自傳不藉文粹是不知英華文粹之
體而無理取鬧也湛淵靜語云舊閩中勳序正位韓
愈重修滕王閣記居旁江古心治隆興以愈記正位



平又平淮西碑碑子居士在下觀不與是非書也
唐書方鎮傳云韓愈平淮西碑多歸功裴度而李愬
時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許
愈又不實帝亦重特武臣意詔斷其文史命翰林學
士段文昌為之羅隱石烈士文云石孝忠主韓魏間
熟視碑文作力推倒史執之用枷尾拉殺一吏乃送
孝忠闕下天子親問得本末遂赦之隸江陵軍驅使
隱得之於江陵從事者又丁用晦並田錄亦言老卒
推倒之李商隱韓碑詩云長繩百尺拽碑倒應灑沙大
石相磨治而唐語林以為碑未立無推倒碑事今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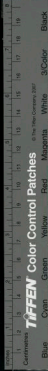
物序居旁江自刻碑陰云勃文八代未變之作俳優
語也愈又直至於道是又一無理取鬧者韓記自言
李固三玉後乃忽移之其韓記實且無遺語玉序誠
俳優又何勞錄之嘉慶乙丑二月與程君式全夜語
即其舊集滕玉閣序為改其題又改南昌故郡為豫
章故郡程君喜屬記其死語其時檢考古賢疑淮淵
俞語二書蹟之共歎文章是非無定也



嘉話錄云、蔡州紫極宮韓碑石、本吳少誠德政碑、唐
刻韓文、是此碑石經再磨、當時軍民之心、實不以愈
文爲然也、宋時蘇軾作上清宮碑、後軾駁出、詔磨其
文、令蔡京別撰、紹聖中有題臨沃驛舍者、曰晉公業
功業冠皇唐、史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膽寒、無
人知有段文昌、以沈蘇蔡之事、或曰張文潛作、或曰
江鄰幾作、或曰卽軾所作、然愈文實佳、以頌唐帝而
唐帝不受、亦可已矣、後人書萬本、讀萬遍、可也、宋有
陳珣者、官淮蔡、磨段文、復刻韓文、頌揚唐德、強以相
干、又有建議欲誅石烈士者、可謂不辨是非者也、

韓昶

雲谷雜記云、韓昶退之之子、兒時卽以詩動孟郊、郊
集有喜符郎詩有天縱之篇、後登長慶四年進士第、
韋絢作劉賓客嘉話錄有改金根車爲金銀車之說、
李紳尚書故實因之、絢爲執殺之子、多誠退之、不足
信、其說可謂忠厚、然玉泉子云、集賢校理韓昶除拾
遺、諫院不受、其時自有公論、昶所自作墓誌銘云、字
有之、小字符、從張籍學詩、樊宗師學文、不能闡記書、
則昶學自空疎、全銀塗改事或有之、唐書宰相世系
表、韓氏愈子昶、孫綰持之、衰賈之、皆進士、衰爲狀元、



法姓造辭也。日有
世例楊雄賦也。今釋
衡。釋駢時下霍王病
為釋時下子東京時云
守詳未定。守詳耶
乃守詳。

如四字取如二字。廣信錄云。并猶張辟。請張良之子
辭彊。止用一字。古人文章。孫家。方朔。馬遷。馬相如。枚
子。楊意。班婕。葛亮。劉琰。或以就對偶。或竟高舉。陸機
稱。載者書本傳者如此。而又遂改作字。奉雅雜裝。以武毅
施績范模對。至有以見在之人。亦用之者。祖登為元
顛。與魏莊帝書云。朱榮為禍。於卿為禍。是以見在之
人。別其姓。以滿殊榮。為朱榮。是緣方朔葛亮離裝之
稱。亦由葛亮本葛氏。祖封葛城。遂曰諸葛。離裝三國
志。丁奉傳。作裝裝。古人姓有異文。有者文故可不沉。

至增減見在人名。字。六朝至五代皆然。藝文類聚五
隱。番書云。諸葛煥。荀蘭。蔡模。俱字道明。時人歌之曰
京師三朝。各有名。蔡氏儒。荀蘭。葛清。葛即諸葛也。諸
岳為浙。督錄云。齊葛煥。關。齊葛丹也。昔盧無忌。立太
公廟碑。後謬子容。為重立云。盧忘置。僻據山阜。即
無忌也。南史云。家奚顯度。主領人功。勅加推棹。民間
謠曰。身得建康。摩顛。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回
顧。付奚度。即奚顯度也。梁簡文帝。又答相。東王書云。
徐搖。度吾。羌恒。日夕。度看。吾也。朝野僉。載論。鄭相。云。
前託。度。度。後附。張易。乃張易之也。白居易。和東陽春。



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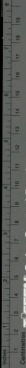
閻汝懷詩云德君一畝問周師，自注云周師范也。嘉
話錄貞元時無名子詩云，尚書倒地落周師，舉子周
師走也。朱澤嘲人詩云，何如郭素擬王軒，郭凝素王
遠軒也。冊府元龜借偽部發天，天福四年詔云郭師
再請副廷，釋思別陳訴狀，謂郭元弼也。老學庵筆記
呂惠卿自^可真表，亦面折馬光於滿庭，廷辨韓琦之
奏疏，司馬光也。亦由左傳，祝鮀稱載書云，王若曰晉
重，謂晉文公重耳也。天問云，蒞蹠起雨，謂雨師蒞蹠
也。程有言，微不言在，相敬之意。通於雷鼓，非好擊鼓
思心知其意，焉得不致疑古人，同羞成怒，而肆其詆



蓮峰
毛西河詩話云，張道符詩，蓮峰對處朱輪貴，崔軒詩，
共仰蓮峰聽雪唱，丁棨詩，蓮峰太守別知音，王起詩，
蓮峰之下欲微黃，唐人榜後詩，多用蓮峰不可解，或
猶院中有是物，或睡唱時有蓮峰在殿墜旁，然當前
景物何便用作故事，云云，蔡蓮峰蓮山也，進士榜後
言蓮峰者，進言華州，觀察兼轉運，誠，唐大舉進士，
多由漕賦解者，故唐時赴舉入都者，獨之計，猶今猶
襲其名也，為進士業者，留居長安，不能由京兆解，多
赴華州求舉，故唐進士由華州解者，最盛，唐無言云。

蓮峰

2025081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198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林逋梅詩

五代時江為詩云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
寒林逋取之換二字作梅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
暗香浮動月黃昏自佳也文章天下之公江林當尚
存之曝書亭詩云畫到影疎香暗處始知一字可稱
師末以為偷句之師則可爾若謂林句勝江可為江
師江本不詠梅奈何師之李嘉祐詩云水田飛白鷺
夏木轉黃鸝王維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
黃鸝薛據詩云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杜甫詩
云夜足沾

平曹錕華州李相不遇詩云詩卷却拋書帶囊譬如
閒看華山來雲溪友議云梁坤倚華嶽廟中夜夢青
殿人檢簿書言來奔有樂神及第名已到劉華州官
主解華神亦司及第事唐時所說如此此士人所以
指說逆時毛疑是殺屠陳叔蓋未致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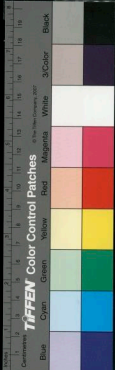
陸游龜巖龜堂

陸游有龜堂雜興十首其近村暮歸詩云螢尊恰受
三升醞龜屋新裁二寸冠注云近以龜殼作冠高二
寸許又有新製小冠七絕云新製梧桐二寸冠則而
謂二寸龜屋者如今道士冒髮總處小冠耳游晚號
龜堂其春晴詩云誰見龜堂雙捲簾送夕陽又雨復
作自近村歸詩云行人也微龜堂龜小棧村醪手自
攜又書喜云堪笑龜堂老更頑天分髮看青山又風
雨夜坐詩云君看龜堂新境界因應難與俗人同又
有龜堂晚興七律及龜堂雜興七絕取龜有三義自

沙雨春多送水風

白居易云沙雨春多送水風
此詩當兩存之若強謂二字而亦
非通論矣

陸游詩集卷之七
龜堂雜興十首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其十



述云拜賜龜章行舊紫養成鶴髮培餘青龜背一義也長觀云早年差學儀下馬木路幸似泥中龜龜開一義也雜典云鼻觀舌根俱得道悠悠誰識老龜臺龜背一義也

四六鼓慶

宗謝儀作四六鼓慶謝字景思上蔡人自號靈石山藥寮子官至太常少卿據岳珂巖天辨証通序儀為蔡蔡禮之婿寓居於台帶蔡梁溪漫志舉鼓慶中二事云朱義陽制貼改乃蔡處厚貼麻非令陳去非貼按蔡為儀外父語不容誤鼓慶言陳貼後又犯語忌此後當有蔡貼略不贅耳不得輒謂之誤又云謝顯道實入黨籍鼓慶言不入黨籍恐誤作史者採取業顯道為儀叔祖更不容誤儀代作謝改刻石刊中偶逃部黨語其證顯然哀議為非矣



隨隱漫錄云，姑蘇進蟹，程奎章批荅，有新酒菊天雉
其時矣。上曰：茅店酒旗語，豈王言耶？業不惟宋時如
此。梁沈炯代王僧辨，又勸進表云：轟然大清，摩山四
滅。京師少長咸稱萬歲，長安酒食於此，價高其時。文
貴性慤，故作此語。時梁武簡文再罹慘毒，勸進表不
當爾也。宋柳永望遠行錄，嘗云：好是漁人披却一蓑
歸去，江上晚來堪畫。滿長安高却旗亭酒債，在詞中，
則是富麗當行語耳。

茅店酒旗語

蘇東坡詩：茅店酒旗，
王言耶？業不惟宋時如此。
梁沈炯代王僧辨，又勸進表云：轟然大清，
京師少長咸稱萬歲，長安酒食於此，價高其時。
文貴性慤，故作此語。時梁武簡文再罹慘毒，
勸進表不當爾也。宋柳永望遠行錄，嘗云：好是漁人披却一蓑歸去，江上晚來堪畫。滿長安高却旗亭酒債，在詞中，則是富麗當行語耳。

2025 RELEASE UNDER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昭宗菩薩蠻云，遠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奴歸故宮。此在華州，詔宮人思歸之辭。南唐李後主子夜菩薩蠻云，奴為出來難，亦代人稱奴出車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亦代還士之妻稱我風雅之體本如此。舊唐書昭宗紀云，乾寧四年七月甲戌，帝與學士親王登齊雲樓，西望長安，令樂工唱御製菩薩蠻詞，奏畢，皆泣下沾襟，而不記其詞。樂志廣載前代柝菜場叛兒等文，乃亦不載此詞。中朝故事唐詩紀事，載之作何處是英雄，迎懷歸故宮，蓋疑昭

唐昭宗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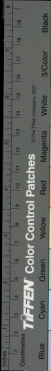
唐昭宗菩薩蠻
遠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
迎奴歸故宮。此在華州，詔宮人思歸之辭。
南唐李後主子夜菩薩蠻云，奴為出來難，亦代人稱奴出車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亦代還士之妻稱我風雅之體本如此。舊唐書昭宗紀云，乾寧四年七月甲戌，帝與學士親王登齊雲樓，西望長安，令樂工唱御製菩薩蠻詞，奏畢，皆泣下沾襟，而不記其詞。樂志廣載前代柝菜場叛兒等文，乃亦不載此詞。中朝故事唐詩紀事，載之作何處是英雄，迎懷歸故宮，蓋疑昭



接樹也詩宮漸宮否艾煩擱之意梁書言齊人殺竇
卷右衛將軍王志取庭中樹葉接食之臨問不署而
抹柳也李宣古詩云爭禁夜深拋要令舞來接去使
人勞黃居簡玉樓春云難成接鏡問春風比似庭花
難解語成幼文謁金門云閒引鴛鴦香煙裏手接瓶
杏蕊此詞多云馮延巳作接合云接謂柳接之亦作
柳謂接柳之唐無名氏菩薩蠻云牡丹帶露真珠顆
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喜貌強檀郎故相攏
剛說花枝好一向發嬌真醉接花打人謂接柳花以

接花

宗不當自稱奴辭酌之使自稱僕新五代史韓建傳
及夢溪筆談碧雞漫志亦以僕字南音西音不合又
不知奴為孔宮人之詞則改云安得有英雄迎歸天
內中不惟內中字雜弱且失古人文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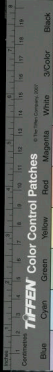
打人也潘元質倦尋芳云香滅羞迴空帳裏月高猶
在重簾下恨踈狂待歸來碎揉花打其詞草堂詩餘
作蘇養和又張翥風入松云春嫩冶便不飲從教團
雪揉花打揉即揉也書藝譜闕云張仲遠室人知書
簡客通問必先窺來札姜堯章戲作百宜嬌遺之仲
遠歸竟莫能辨則愛其指爪傾面至不能出外或濡
詞之急與姜詞意不同

詩詞正字

唐虞庭讓學為詩或請為詩之式乃為詩以示之曰
不同文賦為為者者之乎人多笑之見太平廣記詩
亦有著者之獲齋詩話引詩用而字馬字哉字乎字
皆致不滿而宋人頗尚此體詩云天寶為之謂之何
遜趙壹詩云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小雅云為鬼
為域則不可得梁江淹詩云不尋避怪極則知耳目
驚趙江詩自不佳也宋陳師道有詩云且然聊爾耳
得也自知之老學庵筆記酒成宜見甘而壞花亦
須知色即空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時理則然亦



為惡劣。張炎詞源云：詞與詩不同，詞句有至八字者，堆疊數字讀且不通，合用虛字呼喚，却要用之得其所以，其言至乎允然。如蘇復古沁園春詞，云贏得窮吟詩句清。夫詩者，皆吾儂平日愁歡之聲，不可向通。知黃昇賀新郎錄梅云：閨情頭冷，蓋踈蹙，時開也。閉者，閨馬今久矣。多少幽懷欲高，比黃差勝，終不佳也。詞用虛字，惟張先之生查子云：休休，休便休。美來教他，如璧似沒伊時，更不思量也。最為工妙。張雨負居詞，亦多填虛字。張翥瑞鶴仙云：念徽娛，最是金甯，怎知恁地亦有餘韻。張者，既巖詞清平樂，一用笑字，一四也字，為合詞而設。洪舜俞詩云：不得之手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甯。王千秋臨江仙云：者也之乎真大錯，此又指事言之，不得目為虛字。



秦觀詞云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玉鉸點記以
為其言如此，必不能至西方淨土，其論甚可惜也。宋
奇君聽取明日新年，張羽貞居詞和之云：自家天地
一尚然，醉寫桃符都不記。明日新年，張又有早春怨
云：半剔銀缸，片時春夢，過了元宵，其閑適之意，真淨
土也。後踏履聲，東坡舉一鬼詩云：湘中老人踏黃老，
手挽紫蓋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
道。言此必子建太白鬼，亦秦詞流亞，張輯金門云：

閑適語

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玉鉸點記以為其言如此，必不能至西方淨土，其論甚可惜也。宋奇君聽取明日新年，張羽貞居詞和之云：自家天地一尚然，醉寫桃符都不記。明日新年，張又有早春怨云：半剔銀缸，片時春夢，過了元宵，其閑適之意，真淨土也。後踏履聲，東坡舉一鬼詩云：湘中老人踏黃老，手挽紫蓋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言此必子建太白鬼，亦秦詞流亞，張輯金門云：



此石乃清所出我輩
我其甚甚古福州李
妙祥塔塔記云三年
歲次乙巳

山西交城唐開元二十九年石壁寺鐵彌勒像碑參
軍房琯妻高氏書碑中我皇我字空格貞元時湖城
縣進玉石琚素草碑我唐我字提行頌示朝廷朝字
提行正定府唐永泰時恒州李寶臣碑我公我字空
格惟唐裴灌少林寺碑後周明皇帝於皇字上空又
引隋高祖於祖字上空不解其意又五代時溪州銅
柱記我王我字提行其間甚多樓觀有唐天寶无靈
應碑稱明皇曰我其文我則與云上空一格者
四回并五冬十一月八日正址環開百卷片合層一

空格

樓外垂楊如此碧，因春來幾日，吳珣浪淘沙云，幾日
不來春便老，開盡桃花，又云時有入簾雙燕子，明日
清明，朱敦儒好事近云，經過子陵灘畔，得擬花消息，
好事近云，長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風雨，都不曾聽得，
蓋流連光景，人情所不能無，其託言不痴，意更深曲，
再長詞頌碑上琚素草碑中我皇我字提行頌示朝廷朝字
提行正定府唐永泰時恒州李寶臣碑我公我字空
格惟唐裴灌少林寺碑後周明皇帝於皇字上空又
引隋高祖於祖字上空不解其意又五代時溪州銅
柱記我王我字提行其間甚多樓觀有唐天寶无靈
應碑稱明皇曰我其文我則與云上空一格者
四回并五冬十一月八日正址環開百卷片合層一



至九，據獨無雙，暨空年空月，良工告成，宋云永隆空
年歲，改空空，空月，空空日，記中稱其主王，為我嘗
今，我字提行，未獲署云，我當今大闢，大武寧聖光德
隆道大孝皇帝王，此與童昌階位，下詔署名何異，
唐書劉文靜傳云，文靜諫高祖曰，今率土莫不臣，而
延見臣下言高稱名，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
何可忘，公其無嫌，此特常言，非有所著，不知此碑之
名，何人為署，狀初稱大闢皇，頃或武節度，其改元永
隆，黃峻非之云，合是大命元年，觀此碑，真大昏矣。

為文檢書

齊東野語云，洪景廬日視二十餘單，老院文曰，蘇學
士敬授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為觀然，
按蘇洪視草其地不當有此，老院文此言與洪有隙
者，造作以短之，實則誣蘇也，春渚紀聞云，東坡賦錄
及著誤，雖目前爛費事，必令檢視而後出，此言為近
實，蘇自重其文當如此，吳州五經志云，李商隱為文
多檢閱書史，堆積左右，時謂為獼猴祭魚，近世晏公
頤要之類，用工開暇，莫不臨時檢閱之，得非欲蓋
而反彰乎，朱子名臣言行錄云，楊億為文，所用故事

錄之清錄言歐陽
為文之檢故事之
始後下筆。



家數

家數

墨子尚同下篇云天下為家數也甚多列子仲尼扁
云漫衍而無家張湛注云儒墨刑名亂行而無定家
後漢書法真傳云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國典古
人學行皆稱家數漢志編古書籍以家分流在六藝
外時六經有師承各守家法短在務攻異己其長在
精思古訓不作無稽之言至王肅皇甫謐私作妖妄
之書以偽為工依似亂真後人好怪開門拊盜儒者
反無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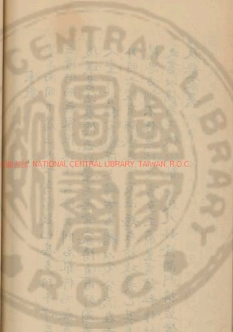
常令諸生子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既成
則綴粘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袖被馬皆時人不習
之評也

中華民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八股文舊事

康熙二年癸卯八月定試士不用八股時文用策論
分二場四年乙巳侍郎黃機請復三場舊制七年
戊申七月定鄉會試復用八股時文限五百五十字
二十年限六百五十字後又冗長四十四年^{順治}迎
^{順治}月十一日泰州奇生俞樾奏請時文去破承題增大
結廷議不行四十五年三月陳廷敬奏會元高居
易首篇一千二百餘字文亦不佳向來作文不得過
六百五十字所作違例應黜革從之乾隆四十三年
復限以七百字學政核文例以平正明暢典實簡雅



©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題

飲馬投錢一見太平御覽引三輔決錄為安陵項仲
山一見馬經意林引風俗通又有太原郝子廉自飲
水投一錢井中閉門造車二見後漢書應奉傳注引
謝承書一見五燈會元以石投水二見韓非子精喻
篇白公語孔子呂氏春秋同一見文選運命論言張
良過沛公誤筆成蛇一見三國志趙達傳注引吳錄
曹不興為權孫畫屏風一見魏書陽修傳為太祖畫
扇皆二事不同惜如無江南士子問天難者秋月如
珪尚得珪形如月出遊甲關山圖一見文選賦注一

學生凡五等康增附青衣發社發社者或充吏或為
民論文凡六等文理平通文理亦通文理畧通文理
有疵文理荒謬文理不通惟勤夔錄舊凡在考試磨
勘出首皆黜革其充史者準作典史或議判為典史
有請而善者吾文理不通尚可作典史真荒謬不
通五六等之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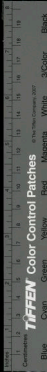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古詩闕題。蓋集錄時失之。其曰無題。則寄懷遠曲難
為造題目也。詞題多旁注。後人略知其事。遂代造題
目。又如春景夏景之名。雖鄙嚚。尚無礙矣。陸賡瑞
鶴仙起句云。臉霞紅映枕。考舊詩開云。南渡初。南班
宗子寓居會稽。為近為士園亭甲於新東。一時生客
守騷人墓。士陸子遠常與馬士有侍姬。盼盼者。色蒼
殊絕。陸每屬意焉。一日宴客偶睡。不在奉觴之列。陸
問之士。即呼至。其枕痕獨在臉。陸為賦。瑞鶴仙。有臉
霞紅映枕之句。一時盛傳。遂今為雅唱。後物盼亦歸

詩詞題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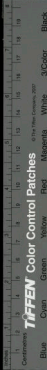
見後漢張衡傳。注。珪通詰為玉。皆不言月形方鏡。而
解者多誤。借書一癡。見藝文類聚。杜預與子書。是晉
以前語。李匡又齊暇集。亦引杜在南序書。方勺洎
宅編云。李濟翁言。王府新書。杜元凱云云。一試官以
此命題。押翁字。竹邊水際多壯身。謝康樂語。官以此
命題。押康字。皆不得押法。又一官試詩題。至樂性餘
語出陰符。場中不知。官笑曰。此莊子語。亦不知。乃應
試耶。此官亦不知也。



用學紀聞云唐及宋初策題甚簡舉子寫題於試卷
度度後不復寫題寔失之繁闕若璩云宋史蔣之奇
傳英宗朝舉賢良方正及對策失書問目報罷非度
歷後却不寫題也按老學庵筆記云初寫策題不過
一二十句後題寔多舉人甚以為苦度歷中曾文元
公為中丞乃奏罷之紀聞所言不誤也蔣之奇失書
問目或將良方正不在常例又金史完顏匡傳云大
定二十八年試詩賦滿寫詩題下注字不取事與蔣
之奇同又策中不述策問之目而激寫策料取貴兒

策題

陸氏今檢其詞皆竊玉儉香相懸相懸之語豈當於
主人蓮上發其隱私草堂詩餘又以為歐陽修作尤
非矣尋此詞當是陸自愛此五字別綴一詞以存其
語故知無題詩必當無題詞亦不必為古人求題也
金高永大江西上與題云勝玉闌今案其詞云長江
東注此必未至滕王閣者元好問玉滿道詞題云有
懷浙江別業元安得有別業在浙江此必後人代撰
題曰元浙江或陳浙川縣也



科舉之學不壞人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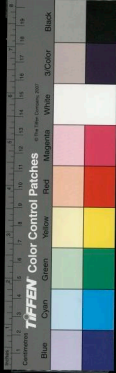
昔序韓愈以入試文辭類能優所為深恥之宋蘇軾
比場中文為黃茅白葦陸九淵在白鹿洞謂科舉之
學最壞人材言其事聞者至為流涕夫學以文為驗
文以見用於世為貴科舉之學疑不當如韓愈蘇軾
陸九淵所言及請劉祁歸潛志十萬單版之士謀樹
一職擇庸陋空滑不着邊際之文立為格調主司取
一請書人則釋起攻之至舉登聞鼓呼屈言主司破
壞文格其時值而宋陸九淵之時人材至日喪其廉
恥則以為破壞聞之流涕亦不為過宋史選舉志云

長亦為失書問目嘉慶十九年閏二月
諭旨對策必所對與所問相比附謹彙新序雜事五
云問策對陽謂之強說論西語乘謂之強說顏氏家
訓勉學云問一言無酬數百者其指歸或無要會此
附夫論考錄錄所云以異聞歷明經者也



理宗時有司命題苟簡登策科館所取之士數年之
後俾坐文時謂之謬種流傳四朝間見錄云慶元二
年考官發策士莫知對時舉子不事記誦專習空虛
之旅射策中至百心自有主家喙爭鳴之語嘗試論
之此得科舉而未學者本非人材又內恕己而度人
力持庸陋務調以破壞科舉若科舉之學固不破壞
人材也順治十六年定科場例首場工而後場不稱
者黜不與選首場斥通而二三場博雅詳明者并與
收錄錄雍正六年定試官必將後場試卷盡行細加
校閱不得專重頭場忽略後場十一年

上論以二三場策論充足規避濶博學乃向來士子
多不留心而衡文者又每以經義已入彀遂將策
論濫收想取不復加意閱看殊非設科本意其載於
例者如此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凡民且
興而况本為人材者乎或曰興之難也原伯魯不說
學則苟而可是不苟者不可也博云民愚其上空虛
之人多必惡學者君子不欲多上人是為科舉者不
敢學故曰壞人材也又論之曰嘉慶五年五月有王
君參奏天下士子務以策對為佳又用說文字奉
旨所奏全不成話十年三月有汪君參奏考官閱三



場策卷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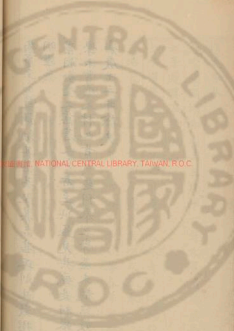
貢先開頭場再開二三場十一年九月有楊君參奏
士子通習五經奉
旨原摺發還十三年七月有何君參士子二場經文
三場策論滄海不窮以多為才至以尺量奉
旨交部無庸議是年十一月有黃君參奏考官取文
不以清真奉
旨學尚機巧流入膺淺者亦當屏置勿錄此言官遭
人素講求文章格調未暇著於
國家掌故故其言如此而試官及科舉人材以讀書

為事至不避彈劾其志甚堅其品甚正則此數摺其
明證矣

累朝勸學之意著之令者至此益見其盛是科舉之
學未嘗壞人材也昔賢惡科舉之學蓋未觀茲效矣
嘉慶十三年除夕



科場時日名目題目字號
順治二年定子午卯辰戌八月鄉試辰戌丑未歲二
月會試三年丙戌先於二月鄉試八月會試九月鄉
試四年丁亥三月會試康熙^{五十四}二年二月鄉試八
月會試雍正元年四月鄉試九月會鄉試二年二月
鄉試八月會試乾隆十七年順天三月外省二月鄉
試八月會試皆以特逢
恩科順治二年陝西江南十月鄉試以初入版圖康
熙二十六年廣西十月鄉試以歲科考不能徧嘉慶
六年順天九月鄉試道光十一年江南九月鄉試以



大水改期。乾隆九年。因春寒道遠。會試定以三月。
高寺恩科始。康熙五十一年四月十五日。直省舉貢
監生員李長庚。陳大慶。查克宏等。具呈據奏。四月二
十四日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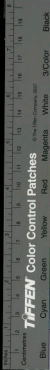
旨先行。六月二十六日。浙江武學生潘堯年。祝永祺
等。呈請武科。八月十四日得。

旨先行。即五十二年春鄉試命之榜也。鄉試不歸舊
貢院者。順治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一年十三年。河

南六科。俱在輝縣百泉書院。其止增鄉試者。康熙十
六年。以筆與。今天下鄉試。順天一閩。山東山西河南

陝西一閩。湖廣江西江南一閩。福建浙江一閩。總歸
十八年。已未正科會試。其題目。初定頭場四書三本
經。四二場論語。表各一。對五。三場策五。康熙二年
定用兩場。試策論表判。初論以孝經題。至是改用四
書。四年仍用三場。八年復用八股時文舊制。二十九
年。論題兼用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後改用孝經。
雍正十一年。福建學政楊炳。以孝經題目無多。請與
性理間出。

論以聖人之孝經與宋儒之性理。相並出題。於表
未協。乾隆二十一年。定頭場四書文三。二場經文四。



會試如表一、三場策五、二十二年定二場去表用八
韻詩、初順治二年禮部議去時文二篇增詩、去策增
奏疏、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十一日、泰州貢生俞楷奏
請二場用詩、俱議格不行、至是始以詩著令、乾隆二
十三年定頭場四書文三條、理論一、四十七年改頭
場詩、二場論、五十二年定士子通習五經、二場五經
題各一、去論、初命題俱由考官、康熙二年十四年刑
科給事中楊爾淑奏請自乙未科為始、鄉會試四書
俱乞欽命試題、蓋順治十五年御史趙祥呈請、
欽定會試四書題、至是兼及順天鄉試、也是年表題

亦

欽定詩題乾隆丁丑會試

欽定詩題是後順天鄉試及會試守

欽定四書詩題其編封紅紙以梁千文錯綜用之會
試別加滿洲蒙古漢軍奉天各直省就鄉試順天加
滿洲蒙古滿字漢軍合字南監北監中監三監字奉
天夾字承德承字官卷官生字生員自字各直省駐
防旗字官卷官生字江南上江字下江字乾隆元年
分額九省定上江四十五員名下江六十九員山東
聖香及顏曾孟喬耳字福建臺灣至字臺灣吳莊生



頁田字、湖南三廳及保靖邊字、三廳苗生田字、陝西
甘寧夏可字、榆林木字、甘州西寧平左字、肅州安西
迪寧化鎮西平右字、四川寧遠字、廣東商蔣府字、
其先順天有宣化旦字、今裁又廣東特編崖州陵水
萬化感恩崖字、湖北請編施南方字、廣西亦請泗城
鎮安別編字號。

刻書

奏清易經堂引前、有助合、云嘉靖八年九月二十九
日、禮部題、臣等訪得科舉之書、盡出建寧坊、合無
俟命下之日、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福建提學副使、
將易經堂引訂正明白、發刊書坊、庶幾私相貿易、可
以傳播遠邇、就便刊刻、亦不至虛費國財、十月初一
日奉聖旨是、欽此、都察院知字一千八百十九號、勘
合刻付、九年正月十四日、福建按察司副使葉驗、其
書嫌本理跡、葉石林燕語云、刻書以杭州為上、汴
京比歲亦不減杭州、汴則紙不佳、蜀遠則柔木板不



佳是北宋時建板已不為學者所重業此者西沿及
部武金路撫州而斜舉之書多出山東東葛板亦不
佳其工價蜀出可證者劉若愚酌中志略李廷機審
敏生光集云刊字匠徐承惠供本犯與刻字工錢每
字一百時價四分本犯要承惠辦靜慶刻勿令人見
每百字加銀五錢稍工銀三錢四分云云今推板書
七百六十字明萬曆時每百字併板時價四分京師
如此則外者價廉可知今五元鄉間刻工蘇州散放
刻工亦止字一百銀四分也

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初八日

武英殿修書處咨通行書交納紙張工價請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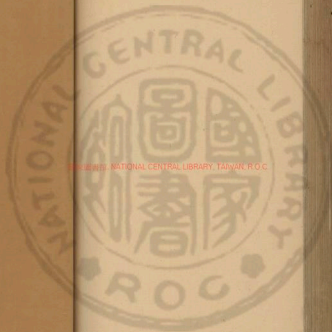
十三煙竹紙書十七套十四兩四錢九分一釐八毫

一絲五忽

二十三史有舊竹紙書七十七套六十五兩五錢八

分九釐六毫二絲今二十四史增舊五代史持價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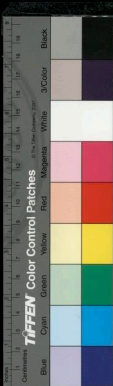


0000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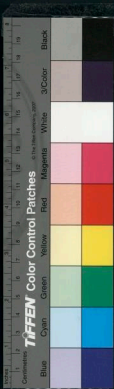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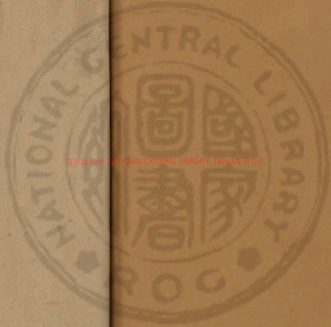




2025.02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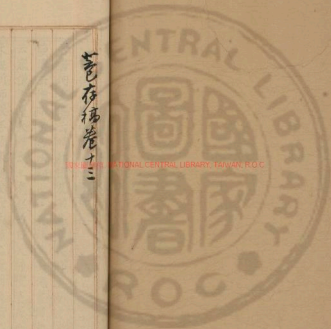


癸巳存稿 第六冊



卷存稿卷十三

26-2817 x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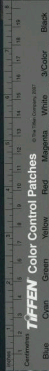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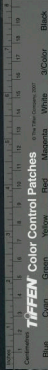
張天師舊事

晉書何充傳云時和嶷及弟曇奉天師道南史沈僧
昭傳云僧昭另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魏書釋老志
云寇謙之遇大神太上老君曰自天師張陵去世以
來無所師授吾故來觀授汝天師之位則天師之號
其來已久三國志張魯傳云自張師君以祭酒領部
衆多者為治頭大祭酒其弟衡敗於陽平關魯奔入
巴中太祖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是天師之名由師
君得之水經沔水注云蓋水南達張魯治東其西有
張天師堂於今民事之天師指道陵女仙傳云孫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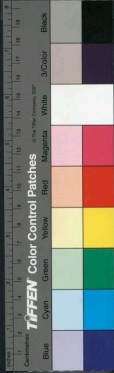
人三天法師張道(隱)妻也。自龍虎山居陽平化。子衡字靈真。孫魯字公祺。世號嗣師。太平廣記傳仙錄云。張玉蘭者。天師孫靈真女也。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有正一真人三天法師張君內傳一卷。唐志亦有之。云王荈撰。唐天寶中封太師。冊府元龜。天寶七載三月詔。亦稱後漢張天師。唐時稱三天輔教大法師。老學庵筆記云。天聖八年。賜張天師二十五世孫乾曜。虛靜先生號。獨賦稅。又云。大邑鶴鳴觀。乃張天師鶴鳴化。夷堅戊集云。徽宗詔虛靜張天師治同州白蛇。虛靜為漢天師三十代孫。宋人言天師子孫世次

不同。今黃冠輩稱虛靜為三十二世。蓋或訛張子房計之。或就張輔漢道陵計之。夷堅志云。虛靜不娶。嫡派遂絕。今以族人紹其後。元時封為嗣漢天師。有道教碑。史亦有傳。至元三品。大德二品。至大一品。明史方伎傳云。張正常。元時天師。洪武元年。太祖曰。天有師乎。改授正一嗣教真人。視二品。按王世貞弇州史料云。洪武中封張正常為正一教主。嗣漢四十二代天師。後定為正一嗣教真人。正二品。蓋初尚沿元號。何喬遠名山藏云。成化五年。四十六代真人張元吉犯罪。徹絕陰封。明史方伎傳云。穆宗初。改上清觀提



曰龍虎山正一元壇之印以印符錄沈德符野獲編云孝宗時給陽平治都功玉印穆宗時收之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宏治時賜陽平治都功印刻以玉蓋張道陵舊印如此隆慶元年追回萬曆二年復給之今符錄及熙壇榜文皆用都功印按能改齋漫錄云宋仁宗時有安福令林績駁天師三十三代孫嗣宗陽平治都公印字作公夢漢筆謾謂之都工字作工云修醮都工簿有施利今實作都功蓋治頭之義其冠以陽平治則文傳言之輔漢靈真公朝三世所居也

黜秩五品給銅印萬曆五年復古封江旭奇皇明通紀云隆慶二年停正一真人封授上清觀提點傘州史料云隆慶中改上清觀提點萬曆中復真人號然真人提點由於官授民間稱天師自若也順治三年江西撫臣進正一真人符四十張得旨朝廷一用天下必至效尤其置之乾隆十二年改二品為五品停朝覲筵宴收徵銀印三十一年以諸雨升三品五十四年仍定為五品道光初停朝覲其印則明鄭曉今言云洪武十三年於真人銀印外賜以六品銅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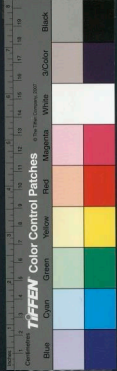


符咒

太平御覽載黃帝出軍訣七百三有龍魚河圖二符
太平廣記載神仙傳老子以太元清生符與徐甲魏
書王早傳授東莞趙氏一符擒得鄭氏男北齊書吳
遵世傳云恒山老翁謂之曰與君聞心符遵世跪取
吞之符者漢時有印文書名道家製之黃老書乃漢
人述也淮南本經訓云審于符者怪物不能惑是守
一之文言非指符錄又道家咒語亦漢式雲麓漫鈔
云急急如律令漢公移常語張天師漢人故承用之
道家遂得祖述野客叢書云此沿漢如今言文書

符咒

此符咒係由道士所書，內容多為道教咒語及符號。符號部分包含多個圓形符號，內有文字，如「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等。符咒文字多為篆書或草書，部分文字較為模糊。符咒上方有「符咒」二字，下方有「急急如律令」等字。



千里驛行，其言至通，符是漢名，如律令亦是漢文，今
道藏書言律令雷部神名，性疾速，此與僧說羅刹同
一陋謬。

神茶鬱律

風俗通引黃帝書，神茶鬱律兄弟二人，性能執鬼，居
度朔山桃樹下，引此言者甚多，或以為黃帝書，或以
為山海經，茶或作蔡，律或作壘，義雖太古，亦經漢人
附會，漢蔡邕獨斷云，歲竟，畫茶壘，并懸萐索，以禦山
，晉司馬彪續漢書禮儀志云，大儺訖，設桃梗鬱儡，是
專有茶壘，或鬱儡一桃木人，而不云神茶神蔡，晉葛
洪枕中書云，元都大真人言，蔡鬱壘為東方鬼帝，語
雖不可據，然可知。（魏）漢晉道士相傳，神蔡鬱壘止是
一神，姓蔡名鬱壘，漢時宮廷禮制，亦以為一人，而通



大祀日為相也傳大人辨
云屏翳注風伯刑兩
許下文有列缺並陸別
司為相如屏翳對大雲
屏文選曹子建上

屏翳

楚辭天問云竚號起雨王逸注云屏翳雨師名曹植
洛神賦云屏翳以風川后靜波注引植語智文云河伯與澤
屏翳司風還姓也曹指為風師還注又引虞喜志林
云屏翳章昭說為雷師喜則以為雨師說屏翳者雖
多並無明據今案屏翳似雲而號則為風楚詞注蓋
誤字章昭知掌故以為雷師因號生義而不知竚號
自應為風師天問亦言風號乃起雨也

儒及漢時道家黃帝書皆以為二人乃知古禮制古
儒說古道說各不相喻也審究其義神荼鬱律由桃
椎展搏生故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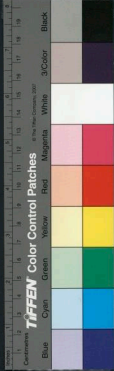
之也。太平廣記載異聞記云：唐天寶時，任昇之與鄭欽懼言：梁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得甕，其祖教日遇孟蘭大會，從駕同泰寺，則梁時依法說，用七月十五日。唐大興中尚署七月十五日進孟蘭盆，武后于七月十五日內出一盆，楊炯賦云：陳法供，飾孟蘭，青蓮吐而非夏，楨果搖而不寒，銅錫球琳琅玕，映以甘泉，玉樹冠以承露之金盤，又其旁為少君王子，玉女瑤姬，鸛鷺鶯鶯，鶻鶻翡翠，毒龍狂象，罔兩魃魅，赤霞蓮花之飾，綺麈可知矣。舊唐書王績傳云：代宗七月望日，宮中造孟蘭盆，銀飾鏤珮，設高祖以下

綵，華花果之形，極工巧之妙。今檢釋藏中，有普竺法護譯佛說孟蘭盆經，云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又云七月十五日佛歡喜日，僧自恣日，以飲食安孟蘭盆中，又云年年七月十五日，作孟蘭盆，施佛及僧。按唐元應一切經音義云：正言為藍婆那，此言倒懸，則單字還音，可為烏藍婆，亦云烏拉細，亦云孟蘭盆，亦云伊拉細，何以為盆，着花果，又以盆施佛僧，又佛地自有月法日法，當是第五月之末一日，不得云七月十五日。若佛正言七月十五日，則是中國之八月晦日，故知佛用道家中元，是僧徒學分中元之判者為



七聖^註丹府元龜崇釋教云大歷三年七月特賜章敬寺盂蘭盆蓋為盆而從以鬻山之類作佛事者惟此最有實益然是展轉得自道家者也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中元賣冥器練衣以竹斫三脚如燈窩狀亦謂盂蘭盆挂冥錢衣服於上焚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故鄉七月望俗具素饌祀先織竹如盆盎狀貯紙錢承以竹焚之視盆倒所向北則冬寒南則溫東西則得中謂之盂蘭盆此則仿佛法為之與施食釋氏之說織鬼名面然又名餒口言餓則飢餓出于口而面若然也又言面然為觀世音變相故有盂

蘭觀音為魚籃觀音也而又別為魚籃觀音造一典故今行大有唐晉又難陀譯佛說教而然餓鬼陀羅尼神咒經一卷淵二有唐不空譯佛說救餓口餓鬼陀羅尼經一卷淵十二有瑜珈集要餓口施食何彌陀錄由一卷又有後漢譯鬼問目連經佛說報恩奉盆經不知妄作止以爭利又有甘露僧造蒙山施食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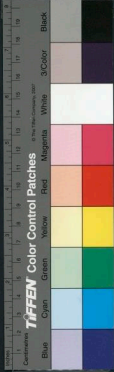


喇嘛

黃教喇嘛多不循謹，天聰七年令喇嘛班第出居城外清淨之所，旗民人等有請念咒經治病者，求主治罪，崇德元年三月

諭曰：喇嘛等潛肆姦貪，直聳人耳，蒙古等信深其懺，悔起生等語，致有懸轉輪結布禱之事，嗣後宜俱禁止。康熙時，以鄂爾多斯喇嘛肆詐，有人以佛旗旗語窮治，捕之，發內地為奴，又以喇嘛匿盜，著令坐罪。康熙三十九年三月

諭曰：蒙古惟信喇嘛，一切不顧，此風亟宜變易，倘喇



麻有犯法者，即按律治罪，俾知懲戒。雍正二年，刑部議五臺山喇嘛索納木巴丹，強奸民人杜青雲妻王氏，王氏持刀誓拒，至夜忿極自縊。王氏建坊入祠，喇嘛比光棍為首創，新立決著為令。時又以喇嘛欺誑蒙古。

命各扎薩克逐之，又數西寧二大黃寺，乾隆時，衛藏濟仲喇嘛妄言悞事，剝黃正法。嘉慶十二年，達賴喇嘛羅卜藏的列，○次糧物，逼死莊頭鄭國泰一家二命，復主使鄭珂捏詞具控，奉旨剝黃斥革。

國家之御黃教如此。張文瑞鵬翮，使俄羅斯行程錄云：康熙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於喀爾喀地遇番僧，言至中國訪佛不見，聞西藏達賴喇嘛似之，及往見，又非也。此番僧甚慧，時達賴于教有所避，不出世。其事康熙三十二年始發。

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乳養太子梁僧寶唱經律異相
云摩訶波闍波提梁言大愛道隋本行經注云隋言大
慧唐僧元應一切經音義云瞿夷或曰喬曇彌或曰
喬達彌此言明女按瞿夷亦曰瞿多彌或曰喬達摩
佛第二妃也此大愛道正當作喬曇彌佛母之妹因
王之次妃本行集經亦謂之國太夫人其命名與瞿
夷同取明女明慧妙道諸經多譯為大愛道佛本行
集經判髮染衣品云第二妃瞿夷聖女宛轉大哭時
喬曇彌亦然羅睺羅因緣品云喬曇彌為世尊出家
啼哭壞眼此或疑是瞿夷妃事然大愛道于佛恩義

至深佛說瞿曇彌記米莊云瞿曇彌欲出家三為世
尊所制阿難為白世尊世尊言女人若出家佛法不
得久存中本起經亦云大愛道求出家至三世尊不
聽又追至河上阿難為請是喬曇彌出家因緣最難
而尼僧之興寔由之自而佛妃耶輸陀羅亦出家妙
法蓮華經序品云羅睺羅母耶輸陀羅比邱尼亦與
眷屬俱則明著比邱尼之稱瞿夷之事掩于大愛道
阿難有妹亦出家作比邱尼見法苑珠林引分別功
德論云迎業訶阿難為小兒其妹甚嫌之而不出其
名西域女人出家略可指名者佛本行集經有跋陀



集經。耶輸陀因緣品云。波羅柰城長者善覺。子名耶輸陀。初利天子降胎也。佛國最初成。優婆夷者。耶輸陀母。及掃。精進若行品云。軍將女難陀。也。願作聲聞弟子。佛言如是。婆羅幼亦言。佛亦許之。乞食得善女。須闍多。鮮布施。願作聲聞弟子。菩薩言。當如所願。則又優婆夷聲聞弟子之別也。迦尼法立。則有佛說五苦。單句經云。佛告諸弟子。善男子。善女子。汝已出家。佛本行集經轉妙法輪品云。善男子。善女子。捨家出家。善譯生經。佛說夫婦經云。一時有清信士。其婦教數欲出家。為比丘尼。婿便聽之。證得羅漢。佛說義足。

羅卑梨耶夫。婦出家。生經。有優鉢羅華比丘尼。有暴志比丘尼。賢愚因緣經。有瑜蘭比丘尼。微妙比丘尼。叔離比丘尼。金光明比丘尼。百緣經。有寶光比丘尼。孫陀利比丘尼。淨衣比丘尼。須漫比丘尼。善愛比丘尼。青蓮花比丘尼。楊巖經。有寶蓮香比丘尼。金紫光比丘尼。又言。潘士摩登伽。今名性比丘尼。雜寶藏經。有石室比丘尼。福田經。佛座中一比丘尼。名曰秦女。佛說大灌頂神咒。有修陀利比丘尼。增一阿含經。有輸盧比丘尼。君荼羅比丘尼。波陀比丘尼。中阿含經。有法樂比丘尼。皆在許大定道出家之後。佛本行。



比邱尼六千人俱摩訶為大法師六千人俱為法師
耶輸陀羅為大法師摩訶受記為一切衆生喜見如
來耶輸陀羅受記為具足千萬光明如來又妙莊嚴
王本事品云普淨德夫人今佛前光顯莊嚴相菩薩
是佛時比邱尼已有如來菩薩羅漢而學無學有
六千人翻譯名義集選云憍曇彌此云衆主以出家
為尼衆主故是六千人皆大愛道憍曇彌主之又與
耶輸陀羅為兩如來自為一宗男僧供三佛女僧供
兩如來不生榮著于佛意合也其中國出家者唐僧
道宣廣宏明集歸正篇僧法琳破邪論及法苑珠林

經子父共會品云諸釋女人亦復聚會俱到佛所是
其時出家者俱領千大愛道佛母泥洹經云大愛道
雖畢佛擊舍利鉢曰母能拔與丈夫教令與廟供養
增一阿含經云比邱尼中最初得道者大愛道尼最
後得道者陀羅俱夷國尼佛說大愛道般涅槃經云
五百比邱尼俱是阿羅漢又云五百比邱尼泥洹俱出
東方佛令比邱尼共為起塔佛母泥洹經云大愛道
比邱尼有女沙彌三人除障女五百人增一阿含經
槃涅樂品則云大愛道五百比邱尼又二沙彌尼妙
法蓮花經持品云佛壞母摩訶波闍波提與學無學



並引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時。後宮陰夫人王愔等
百九十人出家。京都治民婦女阿潘等百二十一人
出家。帝立十^寺。七寺城外。居僧三寺。城內安尼。梁高
僧傳云。齊僧尚統言。漢桓帝尼衆求受戒不得。魏初
東天竺二比丘尼到長安。見中土比丘尼。與授具戒。
此乃無智僧徒偽造。以與化胡經爭者。梁僧寶唱比
邱尼傳云。洛陽竹林寺尼淨檢。晉建興中出家。洛陽
城東寺尼道馨。晉泰始中出家。比丘尼誦經聲其始
也。序云。比丘尼之興。發源于大愛道。像法東流。淨檢
為始。按寶唱記道馨事。晉泰始乃始。宋泰始之誤。故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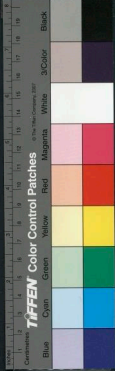
亦始淨檢。晉書佛圖澄傳云。石虎著作郎王度奏曰。
漢聽西域人立寺。都邑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後。
亦循前軌。晉桓元難王鑑書云。曩者晉人略無奉佛。
沙門徒衆皆是諸胡。唐書^{唐書}傳奕傳云。漢立胡祠。止西
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
石苻亂華。乃弛厥禁。正建興時也。安得更有前此後
嘗出家之事。其外國尼來中土者。冥祥記。晉桓溫家
浴尼。宋臨川王尼曇輝。晉簡文時尼竺道容。建興時
吳縣東靈寺帛尼。梁高僧傳。宋景福寺尼劉慧淨。因
共請仇那跋摩曰。過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言



宋地先未有尼，那得二衆受戒，悉戒品不全，又人不滿，列因西域人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于定林下寺結夏安居，是尚未有尼寺。廣宏明集統歸篇載果江總，記其祖母張氏，于宋初隨父張恭子，在廣州，事尼法瓊，僧行篤，載果就約，作淨秀行狀云：本于青園寺出家，宋大明七年，恩別住處，初置精舍，泰始三年，明帝賜號禪林，制龕造像，寫集衆經，招納同住，十有餘人，則尼自立寺。寔始宋泰始，故有宋後廢帝紀，往青園尼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飲酒之事，是宋時尼始有寺。尼庵宜祀出家本師，曇曇彌從出家本師

耶輸陀羅，此二如來也。又祀中國出家本師淨檢，中國出家誦經本師道馨，中國出家別立住處本師淨秀，當庵開山本師某尼。

一曰尼自有庵，當自立法，不當受男僧節制也。佛說瞿曇彌記果經云：女人當行八重法，女人不得犯女當盡命于比丘，比丘尼僧祇律，波羅提木叉戒經云：漏心男子，肩以下膝以上，摩觸受樂者，漏心男子，伸手內住，共語，受捉，手捉衣，來歡喜，請坐，曲身就，共去，期者，不應共住，又云：投戶鉤，開他房戶，共男子住，與受具足者，與一比丘，空靜處坐者，與丈夫屏處坐者，



與男子伸手內住若耳語者知圈中男子坐無燈而
入者波夜提然又云知僧和合而已如法又云比丘
尼欲破和合僧諸比丘尼應諫則為尼甚難生經佛
說旃闍摩暴志謗佛經云舍衛比丘尼暴志木魁繫
腹似身懷孕因牽佛衣君為我夫從得有身不給衣
食佛說與起行經云多舌童女舞行起腹謗佛淫已
使已有身佛乃化鼠啣衣落行經律異相摩那祇全
身入地獄經云摩那祇懷行謗佛法顯傳云外道女
旃遮摩那懷衣着腹似妊謗佛西域記云戰遮婆羅
門女懷木行謗佛此本不得志之尼所為生經明著

為尼而外經論諱之賢愚因緣經汲婆梨緣品云彌
勒歌仰佛跡有比丘尼持一死蟲著佛跡處言看斯
跡躡殺衆生有何妙哉人方以尼謗佛尼又自起謗
故佛待之最嚴又初無尼寺普法汰比丘尼戒本所
出本末序云外國法尼不得獨立是也中國自宋泰
始有尼寺則尼必當獨立五代會要云唐天成二年
六月七日敕官中告授齋會外不許齋前齋後僧尼
不得輒有相逼如敢故違準奸匪例處斷不得僧于
尼寺內閣議如敢故違僧徒三年尼逐出城或僧尼
不祥宣傳法會重杖處死五代史周書世宗紀云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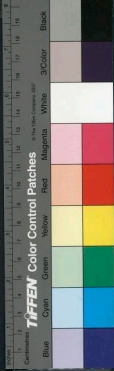
德二年五月甲戌詔寺院僧尼各留一所兩所亦別居也燕翼貽謀錄云開寶五年十二月丁丑詔尼合度者只許于本寺起壇受戒違者重罪許入告本寺若尼寺也其後奸僧反引此詔謂尼不至僧本寺受戒為有重罪尼亦信以為然陰雖係陽僧尼無夫婦法又不同居與佛時異則僧不得牽引無尼寺以前佛語抑制尼且佛初意不度尼正以僧尼同居之故隋書經籍志云佛言滅度後正法五百年象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言正法五百年者佛母泥洹經云佛言正法當住千年以度女人今止五百年善見律云佛何以不度女人為敬法故以度女人滅五百歲其言敬法猶非佛旨依彼若經初分二分緣起品俱云佛與五百比丘尼俱又法炬諸德福田經云佛與四比丘一比邱尼及天帝釋各說所得果報增一阿含經力品云輸盧比丘尼降伏六師大灌頂神咒佛為修陀利比丘尼等被惡鬼燒名須彌山七萬鬼神大海中五萬鬼神覆之則敬法可度尼佛以度尼依僧異見者生誘僧又內肆正法所以滅損西域記云摩揭陀國兩菩薩像耆舊傳言此像身沒不見佛法當盡今南隅菩薩沒過胸臆百陽雜俎云西域佛金剛

德二年五月甲戌詔寺院僧尼各留一所兩所亦別居也燕翼貽謀錄云開寶五年十二月丁丑詔尼合度者只許于本寺起壇受戒違者重罪許入告本寺若尼寺也其後奸僧反引此詔謂尼不至僧本寺受戒為有重罪尼亦信以為然陰雖係陽僧尼無夫婦法又不同居與佛時異則僧不得牽引無尼寺以前佛語抑制尼且佛初意不度尼正以僧尼同居之故隋書經籍志云佛言滅度後正法五百年象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言正法五百年者佛母泥洹經云佛言正法當住千年以度女人今止五百年善見律云



生有標界銅觀自在像兩軀國人傳言像埋佛法盡
末已沒過胸臆其事有徵驗古于闐多高僧今和
闐無信佛者廓爾喀有佛故迹今紅教行不高又衛
藏紅教制于黃教乃末法之驗佛說瞿曇彌記果經
云佛告阿難佛剎中不可容女人終不得五事不得
成如來謂男僧不得也中阿含經云若使女人捨家
學道令此梵行不得久住猶如人家多女少男此家
為得轉興盛耶法滅盡經云佛告阿難我泥洹後奴
為比丘婢為比丘尼無有道德淫佚濁亂男女不別
令道淡薄皆由斯輩妙法蓮花經提婆達多品云女

身垢穢非是法器猶有五障不得作梵天王帝釋
魔王轉輪聖王佛身謂尼有五障者不得也大智度
論迦葉謂阿難有罪佛意不欲聽女人出家汝勤勤
請佛聽為道以是之故佛之正法五百歲而衰則佛
于度尼之事有遺憾焉尼能自立不依僧為佛恩議
所不及亦所以報佛恩也
一曰尼庵待弟子宜寬也善戒經云僧二百五十戒
尼三百四十八戒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云古彌持
五百戒唐元歲甄正論云僧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
而晉道安比丘尼大戒序云尸叉屬賴尼有百七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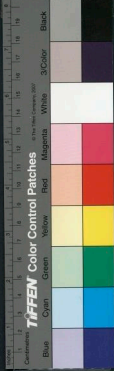
曇摩侍本有百一十事，與龜茲國舌彌大戒本應謂
比邱戒不止二百五十，阿彌戒不得止五百，法法序
云，女人之心弱而多放，佛違其微，防之宜密，彼倍男
也，實則尼戒以淫恣為重，然非違人情，若禁錮之，楞
嚴經云，阿難言，寶蓮香比丘尼私行淫欲，乃言行淫
非殺非偷，無有業報，發是語，佛先于女根生大猛火，
節節燒然，此業火自燒也，若佛立大法，則掃和平，比
邱尼僧祇律及聲援本又戒經云，沙彌尼說如來說
淫欲是障道法，我知習淫欲不能障道，比丘尼應諫
之，邪見不舍者驅出，無他罪也，又云，受使和合男女

私通有罪，蓋以寄夫托妻，導淫為罪，戒註立意甚深
也，謂之尼者，佛國女曰夷，信佛女曰優婆夷，出家女
曰苾芻夷，苾芻者苦行乞食，僧譯之曰除饑，明度無
極，經音義引分別功德論云，世人飢饉于色，欲除此
愛，又引康會注法鏡云，凡夫貪六塵，猶餓夫夢飯，故
疏出家為除饑，釋迦氏譜引康會注法鏡云，聖斷六
情饑饉，故得號焉，今法鏡經無此注，梁僧佑出三藏
記集云，苾芻除饑，男除饉，女新經比丘尼實則
苦行乞食，僧忘其訓，乃夸言之，尼則若行女也，昔人
立意苦行，今多買充，責以苦行，則非本願，故不宜求



之過當急尼依男僧則為垢穢今自有業可得從容
妙法蓮花經五百弟子受記品云法明如來時無有
女人藥王菩薩本事品云日月淨明總如來時彼國
無有女人佛說如幻三摩帝無量印法門經云勝華
藏菩薩白佛言彼佛刹中有女人否佛言不也彼佛
刹中尚無女人名字可聞况女人耶其中生者皆是
化生清潔淨白威儀梵行一切衆生皆以法喜為妻
神悅為食此自與男僧言之曇摩識譯大方等大積
經陀羅尼品云菩提自在梵王正語梵天皆現女身
說咒授記品云莊嚴華魔王普以女身廣度衆生說

咒護法則尼亦能自立妙法蓮花經提婆達多品薩
曇分陀利品俱言龍女變為男子佛說義足經劫比
陀國蓮花色比丘尼分云化作金輪王法華三昧經
云羅閱王女利行見佛出家作沙門化為男子一時
佛刹中無有女人普法顯傳云優鉢羅比丘尼化身
禮佛又有曇摩密多譯佛說轉女身菩薩經云五百
比丘尼七十五居士婦遂成男子則尼可為男秦譯
龍施女經云龍施女變成男子佛說長者法志妻經
云妻及下使皆轉男唐義淨譯金光明最勝王經云
佛為寶光曜女說法領解轉成梵身佛為授記隋闍



那崛多譯月上女經云以華供佛發十願即得記轉
男身為月上如來賢愚因緣經貧女難陀錄品云波
塞考王女名曰卑尼即今釋迦文佛梁僧伽波羅譯
菩薩藏經云佛在大光明聚如來時為竭伽佉天女
受持此經即轉男身若有女人聞此如來名即不更
受女身又檢闍元釋教錄有彌勒為女身經後漢失
譯者梁僧唱經律異相卷十引有之尤為近古可信
女身可受記為如來可化為金輪王可轉身為擇迦
文佛為彌勒佛自優游以求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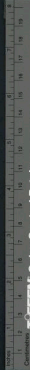
嘉慶十有五年十月十六日

佛敎斷肉述義

佛敎斷肉乃梁武帝法其先亦有新義禪秘要法經
云若食肉時洗令無味佛飭修得食三種清淨之
肉唐西域記云摩揭陀國雁塔言小乘新敎開三淨
之食三淨食三種清淨肉雁也鶻也鹿也其說非是
諸經要集云疑見疑聞不為已殺鳥殘自死得聽食
之毗尼律云雖見聞疑不為已殺鳥殘自死者聞聽
食之楞嚴經云不見為我殺不聞為我殺不疑為我
殺也及自死也鳥殘食也求是也求不殺之善非始于
佛浴陽伽藍記云魏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僧惠

佛、佛戒比丘何乃受不淨食、比丘之法、淨肉應食、若
聞見疑者、三淨亦不應食、優婆塞言、佛以我故制諸
比丘不得食肉、則三淨佛亦不定、根本說一切有部
且得迎部云、苾芻食狗肉、為狗所嗥吠、佛言不應食
狗、誠以事難驟斷、故隨事立制、尼陀那云、鄒婆離言、
苾芻為病得食肉者、何處取之、佛言于殺羊鷄豬、捕
鳥獵獸者、蓋鳥獸自死、或毒傷、人有病苾芻、不拘三
淨、佛立法亦不得不起也、楞伽經言、不應食肉、有十
因緣、二者、屠者雜賣、三不淨、氣分所生長、佛法五戒
魏書釋老志、止言戒飲酒、其斷肉當在戒殺中、笑道

生、與宋雲、至朱鞠波國、人民山居、不立屠殺、食肉者
以自死肉、是人間本有此俗、佛用之為漸教、廣宏明
集、梁武帝斷酒肉文云、諸僧尼言、律中無斷肉事、及
懺悔食肉法、制言律先明斷十種不淨肉、次言食三
種淨肉、如此漸制、便是意欲永斷、唱斷肉經、竟制云、
僧道小輩、看經未徧、互云無斷肉法、故涅槃經云、若
乞食得肉、以水洗之、味與肉別、然後得食、根本說一
切有部、目得迎部云、夜分有靈、傷禽獸、苾芻夜出、堪
食者、咸持歸、即三淨之義、賢愚因緣經、摩訶斯那優
婆塞緣品云、摩訶斯那、到股裏肉、食病比丘、其夫誘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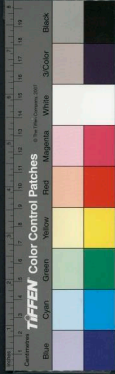
論引老子序云佛不飲酒以女人飲酒犯七出實則
以酒亂性故戒之其素食惟持齋日後漢書楚王英
傳云學為浮屠齋戒祭祀詔還贖贖以助伊蒲塞即
人聽法者桑門即沙彌人之盛饌言王尚浮屠仁祠潔
齋三月與神為誓三月乃佛家結夏佛家齋日止此
高僧傳云宋時杯渡不甚持齋飲酒歌肉至於辛鱸
與俗不殊則結夏亦不斷肉又云梁時齊誌于荃城
對武帝食豬肚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又其時
僧飲酒食猪肚梁武亦不能驟斷梁武所謂斷肉經
者時制唱涅槃經云受肉之時作子肉想又云食肉

者斷大慈悲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食肉一切悉
斷及自死者制謂涅槃為此說者立言持謝則大明
惻隱貽厥將來其後唐譯楞嚴經云佛告阿難我今
比丘食三淨肉此肉是我神力化生本無命根我滅
度後食衆生肉癡得心聞報終必沈生死苦海乃本
梁武制義推行得此說又按鶖掘摩羅經云自死牛
革作履施文殊師利問受不受佛言若不受者是比
邱尼法若受者以其展轉離殺因緣唱斷肉經竟制
則云法寵言自死肉不得食則不得着草履制言草
履經久食敝便害無量身命是梁武帝用鶖掘摩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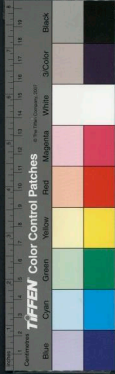
經文又進言之又唐道宣感應記天人言佛說著蠶
衣者是魔法我成道至溫涅槃惟服麤布白氈三衣
未著繒帛則後人託佛說愈求其深梁武帝斷肉教
云不啖禽獸有一自死者若非殺生豈有死肉買肉
自殺其罪一等衆僧食肉罪劇白衣其託義大乘歷
難三淨能使佛徒斷肉亦其沈毅也唐武氏自戊戌
歲五月某天下屠殺至庚子歲十二月始開禁又非
梁氏所及罷矣其在梁武前者牟融理感論云道家
避殺而飲酒啖肉佛以酒肉為上戒而食殺高僧傳
云晉支遁幼時與師論鷄卵未足為殺師亡後見形

投卵于地殼破雛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蔬食終身
魏書釋老志云沙門智嵩往胡地絕糧弟子求得禽
獸肉嵩以戒自誓餓死酒泉西山南齊則武帝喪用
素食周彥倫長於佛理終日長蔬食而何允亦精信
佛法斷食生猶欲食肉白魚鯉平鯽脯糖蟹平紀聞
廣云北齊調禪師與人鬥不勝夢金剛與以筋不能
食曰斷肉耳平吳苑云永初二年竺惠熾卒後見形
自言生不斷肉今落穢狗地獄今知有報則古亦或
有之而西土反無此說西域記云拘尼那揭羅國言
羅怛羅為獲正法未入寂滅言數百年未嘗乳味則



斷肉者佛子十人又云河眷尼屈支等食三淨尚滯
漸教求法高僧傳云有一人與北道使至罽渴羅國
出家師使食三淨言如求大師親開五正我依三藏
律有成科若引大乘非吾所聞明史真臘傳云俗尚
釋教僧皆食魚肉或以供佛今則西僧味取濃厚更
無取三淨又劫殺生人取皮骨作器不戒殺也梁武
帝所以次棄三淨者以何承天顏延之周彦倫之論
宏明集何承天荅顏光祿書云將使自己不殺抑亦
受教咸同若取足市廛恐雅論之不可立矣顏延之
釋何衡陽書云好生惡死每下愈篤故審其死者順

其情奪其生者逆其性至人尚矣何為犯順而居逆
哉不能頓奪所滯故因為之制耳南齊書周彦倫與
何允書云鳥組網罟難敢干議甘心撲禰忍忿吞嚼
量肉搗毛以俟支剝僉謂常理可為太息丈人雖無
自跋不能不取備屠門財帛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
棄何至引此滋味以汗腸胃乎是皆深疑三淨者又
何承天荅顏書云彼聖人者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
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此定不然宜簡淵慮雖高情
愛竒想亦未至于侮聖也梁高僧傳云求那跋摩謂
宋文帝曰帝王出嘉言布善政刑清役簡如此則持



齊亦已大矣。不殺亦已眾矣。安在缺一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後乃為宏濟也。是二說者強辨矣。梁武斷肉。其後北齊高元海。棄官處山林。修行釋典。二年而歸任。縱酒廣納。拒侍。詐不飲酒食肉。勸文宣及後主奉佛。天保七年五月。亦以肉為斷。慈不食。後主亦斷屠宰。惜二國政非宏濟。若聖人能安百姓。又全一禽之命。即不云仁。亦非有惡。各行其志。何至侮聖。如承天所難也。惟梁以麇為犧牲。使鬼神覩屠磔之形。而無血氣之享。北齊天保八年八月詔。郊社禘時祭。皆仰布取牲牢。是實作偽。生詐。孔子云。始作俑者。罪以

之。以作屠磔之形也。大智度論云。王舍城。先有王名婆藪。言殺羊無罪。生隨地中。自是以來。當殺羊。下刀時。言婆藪殺汝也。齊以之。以其言非已殺也。斷酒肉。文云。苾芻。噉魚食肉。避弟子同學。白衣寺官。懷扶邪志。崎嶇覆藏。方得一逼。或言肉非已殺。亦復非嫌。東坡志林云。僧謂酒為飯。若湯。魚為水。棧花。鷄為鑽。雞菜。竟無所益。為欺而已。日本不染居士護法資治論。引羅山神社考云。叡山僧。為鮓魚說法。汝放不可生。生亦不可久。汝身入我腹。我心入汝身。遂殺食之。即梁法亦無之何。大莊嚴經論云。寡婦聽法。心生染着。



此印還俗，殺羊生活，言乎人貴立志，否則敗也。

度牒寺廟

度牒自唐天寶六載五月，納銀祠部給之。食貨志云：天寶十四載，祿山反，乃遣太原納錢度僧道士，旬日得百萬緡。明年又度僧道收贖，東坡全集雜記人物云：秦太虛有意為率文游間三十人，每人十千，為祠部牒，令鍾守素出家。是宋元祐間度牒，有定價三百千也。章俊卿羣書考索後集：元豐七年，引著令，度牒每道為錢百三十千，變路至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其後金皇統五年，度壽寺天長觀度牒，每道折錢二十萬。大定時，許僧道進納，賜官觀名額，合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錢一百貫、一百五十貫、三百貫、陝西高陵莊嚴寺、有
石刻、禮部牒戶部發賣所、高陵度安鄉橋竿村、院僧
狀、告院無名額、已納完合着錢三百貫、乞立莊嚴禪
寺名額、勘會是實、未定四年五月、牒河南修武真清
觀、有石刻、禮部牒據印處、據劉志敏狀、告修武七賢
鄉馬坊村道庵、無名額、于東平府納米、請買到日字
號空名觀額一道、乞書填真清觀、大安元年五月、牒
南京、紹熙三年閏二月甲寅、則定僧道度牒價至八
百錢、蓋免地稅免役文憑也、其用之以募兵、以修河
隄、以賑饑、以給俸餉、以充使臣路費、以賞賜近戚幸

臣如金幣、順治八年

諭、以僧道納銀給牒、瑣屑非體、以後永免納銀、有請
給度牒者、州縣確查報司、印給發、至乾隆初年、度
牒每每歲亦廢、蓋以丁歸地、則不須報牒免役也、
康熙五十年十二月丁卯、

諭、以原原有寺廟外、其創建增修、永行禁止、今僧道
造廟、則題以重修、以避創建增修也、其事古亦有之、
焦姑筆來云、瓦官寺、依景定建康志、應在秦淮南岸、
今寺乃因近詔毀、創菴院、黠僧假換舊名、以自蓋
者、今僧又或藏古度牒、以欺愚民、自詡是官人、又見



回回教

天方輿地經云地圓體如球東至(西)一直綫南北極作一橫綫距東西海岸等兩綫十字交者天方也如磨盤之臍當昆侖之陽阿丹聖人者蓋古氏也生於天方至努海聖人洪水泥濘使其徒分治四方四方始有人民天方典禮云阿丹傳施師施師傳努海努海傳依卜拉欣依卜拉欣傳依師瑪依依師瑪依傳母撒母撒傳達烏德達烏德傳爾薩爾薩死封印無教者六百年漢罕默特聖人出總前經卷百一十四種自作經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則今回教也其

一少年僧自言有度牒甚許之索觀乃法源寺戒單是不知度牒為何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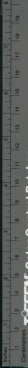
此處為書法範例，內容模糊，但可見其為繁體中文。



地王尚綠言天授山原草木正色禮官白刑官黑士
民黃吏役青龍天方名都九十四無他教寺宇先是
佛教及回疆謨罕默特集絕之而母撒之後自為挑
筋教爾撒之後自為天主教謨罕默特經曰甫爾嘉
尼寺曰清真母撒經曰討拉忒院曰祝禱亦曰祝乎
德寺爾撒經曰引支勒堂曰歐若亦曰天主教寺問
之天主教則又曰不然天主回回佛各有其書務在
相非其書先出而可衆證者其唐已前佛國傳記乎

竈神

莊子達生篇竈有髻釋文云音結司馬彪云竈神著
赤衣狀如美女史記索隱引司馬彪則云浩竈神也
如美女衣赤李宏範音浩則莊子宇不作髻然為吉
忌者多荆楚歲時記云竈神名蘇吉利魏志管輅傳
云王基家賤婦人生一兒墮地即走入竈中輅曰直
宋无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史記封禪書索隱引白澤
圖云火之精曰宋无忌言忌俱近髻又後漢書陰識
傳法引雜五行書云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酉陽
雜俎則云名隗狀如美女又云姓張名單字子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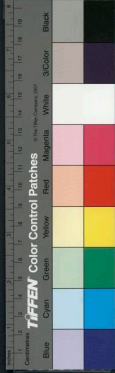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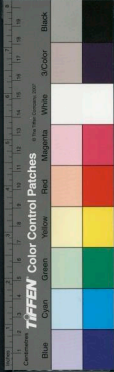
云名壤子道藏太清部感應篇注引傳云竈神親如美人有六女即女癸玉女一云竈有三十六神又蘇吉利婦姓王名博頰張單妻字御吉六女皆名祭治按禮器云燔黍於臯夫臯者老婦之祭也或于盆尊於瓶注云臯當為饗字之譌也或作竈此祭竈為祭先炊老婦之義也許慎異義云竈神古周禮說顛頊氏有子曰犇為祝融祀以為竈神駁云五祀在四郊而祀火神于竈陞於禮也太平御覽引異義云竈五祀王者所祭非老婦駁云七祀竈神祝融然則感盆尊竈之祭是老婦矣諸書言竈神如美武者是先

炊應經典也其竈神為祝融又淮南子氾應訓云災帝作火官死為竈則自七祀竈神御覽又引淮南萬畢術云竈神晦日歸天白人說文走部趕云止行也一日竈上祭名亦送竈之祭抱朴子亦云竈神上天非是美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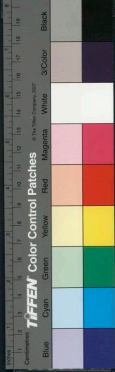
神以求道路之福。選注無曰累祖。蓋剛之漢書景十三王傳注。白牯祖較黃帝子注。并云。舊說黃帝子累祖好遠遊死道路。故後祭為道神。其說蓋出崔實與崔浩。浩說見史記索隱。索隱已非之。謂嫫祖黃帝妃。無緣子又名累祖。是唐本均作黃帝子。而雲笈七籤。宋真宗御製軒轅本紀云。黃帝妃嫫祖。道死。帝祭之。以為祖神。以嫫母為方相氏。則王敦若等飾非之言。祖義為且為祖。為嫫為轉。則祖不為人名。義取導行。亦取遺歸。稽含述百業。遠祖。索略七年左傳云。公將往楚。夢襄公祖子服惠伯云。襄公夢周公祖。舊說謂

周公襄公。遠祖也。鄭禮注。言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見聘禮注。則鄭不以為遠祖。亦不以共工氏為然。其黃帝子之說。尤不知也。



聘禮釋幣手行記曰出祖釋駮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注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駮周官大馭掌馭玉輅及犯駮犯駮逆驅之注云以苦芻棘拍為神主祭之以車棘之而去說文云立壇四通樹茅依神為駮大馭注云駮者封土為山象詩燕民箋云祖者將行犯駮之祭說文云既祭駮輶於牲而行所謂犯也秋官犬人共犬牲伏瘞幾珥沈辜賦蓋火也大雅生民取羝以獻正義云天子用犬諸侯用羊禮相變大馭注引杜子春云祖道棘駮磔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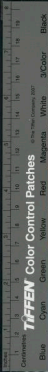
祖祭



西陽雜俎諾皋云天翁姓張名堅竊騎劉天翁車乘
白龍登天劉翁失治為泰山守主生死之籍此當是
張陵造作道書時議論檢道藏書未見也魯應龍閑
窟括異志云晉周興死而復生言見天帝面方一尺
間左右曰此張天帝耶荅曰上古天帝久已聖矣此
近曹明帝耳此當是晉中衰時議論陳耀文天中記
引晉書云晉咸康中士人周謂云云今晉書不見王
世貞宛委餘編云出殷若小說亦未見其書其語雖
荒誕然可徵人心向背通言必察有明訓矣

張天帝

史記五宗世家索隱言唐用黃犛或用狗以其血饗
左輪用犬用羊皆有所沿也祭法七祀五祀有國行
三祀有行月令冬祀行呂氏春秋孟冬紀注云行門
內祭也茶邑獨斷云行者在廟門外之西較壤厚二
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于較上喪祝之祖則在
于庭曾子問正義引崔靈恩云宮內之較以祭古之
行神城外之較以祭山川與道路之神是也



公結父子詐稱病公往問之中毒而薨時唐武德二年
年七十有二文載全唐文中其言尤不可信碑
榜所稱地道官階其時有無學者當能知之其大司
徒又作左司徒江南通志辯謫云義寧中沈法興署
為司徒非因東陽功權也余謂此謫不足辨即言六
世祖陳武帝亦是與武帝分派之脫畧碑言武德二
年亦是三年之脫畧惟碑又言大唐詔詢晉陵耆老
對以果仁梁大同中奉太守命斷晉陵義興太湖爭
田據碑自言武德二年五月十八日卒年七十二則
以梁太清二年三月五日生大同中尚未生何得太

門以船粟賑飢宣和四年封福順武烈顯靈昭德大
帝其言不可信常州祠廟天寶間僧德宣作隋司徒
陳公捨宅造寺碑云陳公諱杲仁字世威其先潁川
人六世祖陳武帝瘞于長城故為晉陵人祖嵩陳羽
林郎將父季明陳江州司馬兼嶺南道採訪使終給
事中公十八歲舉秀才對策陳文帝曰朕與兒俱太
邱後授監察御史尋遭江南道巡察大使大業五年
奉詔平長山寇授東義尉尋授朝請大夫九年奉詔
平江寧寇授銀青光祿大夫十三年奉詔平東陽寇
名面見授大司徒沈法興自湖州起兵欲據常州與



守命斷湖田，是唐時僧徒文字，全無足信。常州府志，
唐齋光又宋夏之文，皆有碑記。丹徒縣志，唐頌雲有
廟記。宋人夢梁錄外，即行祠引宋會要云：神陳仁果
常之晉陵人，仕于隋，歷司徒。沈法興謀叛，忌司徒以
食毒之神，以矢射殺法興。武進劉宗浩作武烈帝實
錄云：果仁在隋立功，歷司徒。沈法興與其婦翁也。大業
末，法興欲襲常州，懼公不敢動，乃詐以疾告，公往問
疾，中毒卒。後法興方剽掠，公見形黑雲中，發神矢斃
之。大明會典八十五，各處祠廟云：常州陳司徒廟，注
云：祀隋臣陳果仁。其言亦不可信。神時屬法興，不屬

隋，且老矣，不_應與法興結父子，又為法興子婿，神夫
人檢江南通志為軫氏，保大中為武烈后，非沈氏。常
州府志云：西廟祀武烈后軫氏，贊幽夫人張氏。沈明
后沈氏，是果仁有三妻，以就為法興子婿之說。法興
據常久矣，非以欲襲常始行毒也。舊唐書沈法興傳
云：法興為吳郡守，煬帝使與太僕丞元祐討會稽賊
樓世翰。會帝被殺，乃與祐將孫士漢、陳果仁執祐起
兵，又令果仁破賊樂伯通。法興自署江南總管，聞越
王侗即位，乃上表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承制置百
官。以果仁為司徒。新唐書沈法興傳云：自東陽趨江



都與隋元祐將孫士漢陳杲仁。至毗陵，襲據其城。法興既越王侗，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以杲仁為司徒。士漢為司空，及侗廢法興于武德二年，稱梁王，改元延康，是法興據常，乃以神力，神殺隋主將，以從法興。後人言法興欲叛，隋據常，故除神，若以神為隋之忠臣也者，非神本意也。後人作寶錄，作忠佑錄，為撰仕陳仕隋之事，致薛應旂王錫爵諸公，委曲其事，陳而頌讚其仕隋者，俱非神本意也。妖亂志云：高駢馬死，圍人賂呂用之，用之語駢曰：適命隋將陳杲仁至，淮東杲仁許無馬，以公大烏借之。頃間，廐白大烏死，駢

徐應之曰：吾已借大司徒矣。知唐末其祠甚顯。武烈帝寶錄云：唐初詔為立祠，乾祐中以陰兵助裴璋討王耶，封忠烈公。廣明之亂，神力示顯，賊不入浙西，加封感應。梁開平中，封福順王。淮南楊氏封忠烈王。南唐保大時，錢俶攻常州，陰兵驅黑牛觸敵艦，敵敗去，乃冊為武烈帝。宋又賜廟號曰忠佑。徐鼎臣集有冊贈武烈帝碑文，言神高擢明紀，禮鑄真玉，則梁所封也。言吳越圍武進，神祐助順，冥助昭灼。唐主冊贈武烈帝，則丙辰歲，當周顯德二年也。宋陳彭年江南別錄云：元宗時，周師逼壽州，錢塘乘虛圍我常州，命將



軍榮克宏往救常州有故將陳仁景祠克宏將戰夜
夢仁景曰吾遣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錢塘
陳我師繼之乃大破之斬首萬餘遂鮮常州之圍以
克宏為江州節度使冊仁景帝號謚武烈馬令南唐
書同然則江州有武烈祠自柴克宏奉之遂及南昌
也今常州西廟南唐柴克宏宋劉晏固祀從祀溧陽
東門外忠祐廟則柴克宏從祀夢梁錄外郎行祠引
會要云仁和顯佑佑祐亦隨唐武德時廟祀封忠
烈公梁加封福順忠烈王後周封帝號宋政和時賜
廟常州以帝號非禮易曰福順武烈顯應昭德玉為

忠佑廟咸淳二年臨安尹潛阜墅祈雪顯靈中朝賜
爵遣吏緘詞送忠祐廟又別告顯祐行祠咸淳臨安
志云嘉定六年臨安以梅雨靈應乞加封贈廟額曰
顯佑咸淳二年京尹潛說友初郊祈雨籤孫寧答其
告謝祝文曰乃述顯末亟聞于上於是易帝號以正
季代之謬仍王爵以表大神之志蓋梁時四字王號
南唐時二字帝號北宋之政和時以常州廟入祀典
改八字王號南宋咸淳時仁和行祠以雨雪微應入
祀典亦改王號他行祠在民間者官不問也故江西
懸榜反謂宣和時封八字大帝客齊隨筆有禮寺失



職一條云予請封江神為帝禮寺不可今蔣廟陳果
仁祠亦稱帝洪言蓋據江西行祠其不檢政和時制
即詆禮寺為失職甚非宜也洪所言請應是紹興三
十一年代葉義問請者太常寺言江神廣源王持加
六字作八字王其峻加帝號恢復中原日別議封冊
其言甚正也

亳州志木蘭事後

大清一統志第二次江南通志潁州列女俱云隋末

蘭魏氏女蕞鄰城東魏村人也隋恭帝時募兵戍北

方木蘭父當往而老羸弟妹稚乃請於父代行歷十

二年樹殊勲人不知為女子後凱旋天子嘉其功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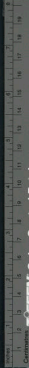
尚書不受懸省親及還釋戎服衣舊裳同行者駭之

事聞于朝帝召赴闕欲納之宮對曰臣無媿君之禮
遂以死拒帝驚憫贈將軍謚孝烈按隋恭帝不得有
十二年且其言臣無媿君之禮致以死拒大唐新語
及唐書王峻傳言元宗以宮人賜郭知運及峻峻獨



里其上有木蘭將軍冢木蘭者朱氏女直隸完縣志則言木蘭墓在完縣城東有元太子贊善劉廷直所撰墓碑木蘭為縣人世所得木蘭詩征戍往返略具惜唐書不載而韋元甫得此詩于民間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以為曹子建詩者非完縣木蘭廟唐有之杜牧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學畫眉幾度思歸曾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牧游河北時作或謂黃州刺史時作亦非也商邱營郭鎮有孝烈廟金時自有文字元元統二年邑人侯有造者作祠像辨正記言舊廟中爐石刊金太和時營城鎮酒都

不敢取曰詎有嘗近闡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守至于死其見蓋與木蘭同然如木蘭之言則公羊穀梁譏聖國中之說是大一統者必求淑女於荒外也江南通志又云接十八陣出奇謀又云鄉人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孝烈生辰河南商邱縣志列女文亦然然潁州志及亳州志言魏村人商邱志言商邱營郭鎮人湖北通志祠廟云黃陂木蘭廟在木蘭山下事見陵墓並詳雜記而陵墓雜記不載黃陂縣志則言木蘭將軍冢在縣北七十里木蘭山木蘭降策卜自言縣人名勝志云木蘭村在黃陂縣治北六十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1996 Tiffen Company, Inc.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監烏林蒼文稱昭烈小娘子宰相木蘭公女也大殿
塑像冠佩閨裝元統二年據完縣廟木像烏帽紅顏
服紫腰金乃增塑烏帽像於享殿仍存閨裝像及女
侍七像于後大殿易昭烈小娘子祠舊額為孝烈將
軍祠因言可汗蓋劉武周之定楊可汗梁師都迎之
始畢可汗梁師都迎突厥居甘涼及河南朔方上郡
地故其詩言可汗點兵以證木蘭為隋末唐初人且
言孝烈乃唐謚其言如此或言可汗唐太宗也貞觀
四年稱天可汗唐貞觀十二年則長安歸殯不當經
完縣師都以唐貞觀二年平稱大度昆迎可汗者十

二年木蘭不欲為師都所汗說言臣不媿君以死徇
之其自潔其身以曲全其家歿者用意至深其在河
南朔方者蓋燕人父子流寓妻於完者喪自師都所
據地返未得至故鄉木蘭詩不言死者初返役時鄉
里矜奇之不及待後事而作也黃陔木蘭冢據隋開
皇十八年黃陔縣地置木蘭縣又水經漢水云合旬
水東過木蘭南注云左岸壘石數十行重疊數十里
為木蘭塞洶陽縣志云縣西五十里伎陵城即木蘭
寨蜀救孟達之所凡地名山名皆以樹不聞人也商
邱營郭鎮本金人祀木蘭宰相女昭烈小娘子者元



時士民以地近毫而改為孝烈廟，寫完縣墓廟木像，乃言木蘭即其鑿人，各志言除尚書，則詩所言不願尚書郎，鄉里夸飾詞耳。元明人以其時制，尚書冠服被之，後人景仰古賢者，大抵傅禪若此。木蘭蓋毫人，葬于完，完志言完廟，歲旱潦失常，有禱即應，邦人降神，盤桓水面，驅人風飛，是誠有功德于民，宜祀享，其代父為師都成，而不肯入師都宮，則孟子言往役禮也，往見非禮也，真所謂女士也。因亳州志未能詳，故論之。

鄭樵集，紹興十八年馮丞元肅重修木蘭殿記云。

渠三百六十澗，總而為一，斷大川之流，析而為二，與木蘭之役者，長樂錢氏女，用十萬緡成之。王圻續通考云：元仁宗時，福州總管張仲儀，建錢聖妃廟，錢氏捐十萬緡，創木蘭殿，以護田教民。陳垂成而敗，錢氏投水死。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木蘭在府南七里，木蘭山下，錢氏塢菜坡，本名將軍山下將軍灘。福建莆田縣志云：木蘭，陳宋治平元年，長樂錢氏室女，傾貲築坡，士女立廟崇祀。此木蘭以孝烈起名者，或曰木蘭殿，或曰將軍灘，或曰木蘭山，或曰將軍山，知孝烈將軍之號，古人編



孝，踞自有文孝廟，由貴池秀山來，墨莊漫錄所謂英濟王，封于唐開成時者，此自通真三太子，非昭明英濟王也。池人亦兩太子各祀。池州府志疑通真三太子為清源之子，却又非也。又陸錫明新安氏族考云：唐新安郡王李徽，武后時為酷吏羅織死，有二子曰通靈曰通真，亦與其難，國人哀之，為立太子堂，其事見唐書。漢王恭傳，而無通真通靈之說，說出胡氏譜。新安有^通胡，有李胡，宋末婺源胡次焱者，有文集十卷，自言出唐宗室，五代時育于胡，因從其姓，不言徽後，踞祀三太子，亦於徽無與也。

張王神

趙吉士徽州府志云：踞五侯閭，在二郎橋上，祀張許二侯，及賈南雷三將軍，專志不載。二郎橋即今橫溝上，張王閭也。張公，迎與許公遠，唐即合祀，謂之雙廟。宋史劉摯傳云：應天府閭，伯微子廟，又有雙廟，乃唐張迎許遠，張舜民柳行錄云：過宋州雙廟，中祀張許及南霽雲，姚閭，雷萬春，宋州人亦謂之五王廟。撫青雜說云：紹興辛巳冬，劉琦小校何兼資，至六合西，見張迎許遠，南霽雲，雷萬春，從天蓬神，將兵，左張迎，右韓，皆指天，右為許遠，亦俊爽，則張死如其志，作厲鬼。

殺賊大明會吳八十五各處祠廟云歸德協忠祠注
云祀唐臣張巡許遠既以雷萬春南霽雲挑關賈賁
四人張公故文別有專祠言宋封東平威烈昭濟顯
慶靈祐王太湖縣志云宋宣和間縣人石姓黃姓者
客東平無罪陷獄禱于神既得脫乃匿像以歸祠主
進之故像乃變為梵至太湖西十里棠梨樹下二人
假寐夢神言欲居其地乃為立祠祠成神示外有云
我乃張巡與許遠同時在東嶽為押棗為陰司都統
使黃岡縣志云明正德時黃州守盧濬毀淫祠南門
外安國寺右景祐真君廟亦在雙墩忽降神門息書

言是張巡充東嶽押棗鄂都嶽推其階為忠烈大夫
又直蓬萊殿在人間為景祐真君遂得不毀黃陂縣
志以為縣東一里雙忠祠盧濬時神附捨水梯人屬
筆留詩斯水縣志亦有此事云是巴河睢陽祠萬歷
十三年知縣關士運刻之石建寧徐時作間居錫錄
云其邑鳳山東嶽廟祀張睢陽建寧亦祀張睢陽者
蓋以東嶽押棗之說又與登寶菴左祠皆有廖氏雙
像又永安鎮張王廟有五人阻祭賽費皆死時作非
妄語者蓋神必有託以傳又張自言願為厲鬼殺賊
厲即瘟神都天今丹徒句容都天降福元帥祠亦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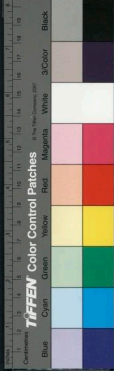
公也元武進謝應芳厲鬼辨云無錫人出郭近神赤
髮青面吻出四牙狀貌詭異曰此張巡也望華紀聞
云宿松棠梨宮南昌吳城鎮今屬姑蘇皆有張睢陽廟其
像皆青面赤髮狀如猙獰惡齒廊偶筆云常熟方塔寺
青魅菩薩即張睢陽赤髮青面口銜青蛇如夜叉像
蓋從神志也會典事例云乾隆十二年封浮梁張巡
神為顯佑安瀾之神嘉慶八年封丹徒張巡神為顯
佑安瀾寧潛助順之神則張又兼司水矣司水曰張
稱牛肉菩薩以水器在旁祭不用食齋也唐德宗
志言神事甚詳乾道四十五年定名司水張公之神
許公于宋雍熙時專祠于海寧每歲十月十六忌日

官祭雍正九年封威顯愛佑王祠於山陽之高堰從
張許祠者南霽雲亦有專祠黔書云貴陽有黑神廟
祀南霽雲居易錄引朱近修云雲同行王杆黔陽有
祠號昭烈王



康王神

宋史四百四十六卷忠義一、康保裔傳云、洛陽人、歷任登州、淄州、定州、代州、深州、高陽關、并代、戰澤州、廣陽、石嶺關、後戰高陽、河間、沒焉、真宗紀云、咸平三年正月、契丹犯河間、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死之、今按其傳云、其子繼英等奉告命謝曰、臣父不能勝契而、死、陛下不以罪其孥、幸矣、上惻然顧左右曰、保裔父祖死疆場、身復戰沒、世有忠節、深可嘉也、蓋保裔戰沒後、死于契丹、非死于行間、其為死事則同也、謝德權傳云、咸平六年、葺滿陰城、衆傳詔闕、言前歲傳潛



陔餘叢考六康保裔也
宋史作康保裔違史列曰
康昭裔六八人為一

閉壘自固康保裔被擒得潛傳云潛為行營都部署使范廷名等逆擊契丹康保裔戰死皆實證也其前一年有康昭裔之事違史聖宗紀云統和十七年十月次瀛州擒宋將康昭裔十九年六月乙巳以所俘宋將康昭裔為昭義節度使則昭裔被擒在咸平二年與保裔事別老學庵筆記則云康保裔死事在咸平二年十月混二事為一致改後人之說案保裔祖志忠後唐時定州王都反戰死父再遇又戰死于澤潞保裔又戰死于河間世以戰歿昭裔蓋亦志忠再遇子姓陷于遼實事不當諱老學庵筆記既移咸

平二年十月之被擒為死事按隆禮契丹國志止記

三年正月保裔之死而不記二年昭裔之事宋史亦

同是愈啟後人疑也江西秦和縣東門外有康王廟

歐陽守道記云真宗時郡縣請王封號者即報可南

渡以後尤著靈則宋時江西已為保裔立廟秦和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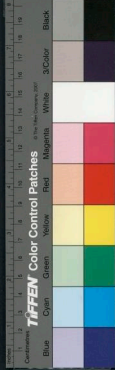
志又云康王廟或言唐時建疑之蓋唐時古廟基也

建昌縣亦有康王廟志云保裔有德于建檢保裔三

代未曾至淮南何由得有德建江西鄱陽縣亦有康王廟

在城中福州福清縣連江縣俱有康王廟在東嶽廟

左祀康保裔新建縣德勝門外一鋪有康保裔廟土



補注
△蓬河紀略謂
生於戊戌年

人以木卽廟張迎併入祀之額曰康張福地上高縣
有冲真廟云廟自洪武時建中祀張迎許遠康保裔
是張迎康保裔合賽之證驗書云麥新縣祀宋康保
裔其神介胃赭面今影城中賽張康神張為厲狀康
赭面謂之老菩薩亦曰張王康王又按劉宋元嘉時
劉子卿事廬山已有康王廟進賢縣壇石山康王廟
廟則志云或曰周康王或曰楚康王或曰宋康王或
曰康佑或曰康保裔山西介休縣康王廟則祀唐康
太尉深又嶺南雜記高州建太平廟于門外壅土為
神設蓋酒祭之名曰康玉不知何神矣

黃大王傳

黃大王名守才字英傑號對泉偃師南鄉夾河王家
莊人明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十二月十四日辰時生
生而神奇空中有若言河神者失父母育母舅劉氏
家方歲餘表兄抱之出墜于井兄驚馳去呼救人至
則兒坐塘水面若有戴之者弱冠至濟源天壇山中
十方院伍歲早不得水守才指地使鑿之得一泉引
之遂不涸為山田灌溉利今十方院不老泉是也時
天啟五年守才三十三人固已傳其生時神奇遠近
異之美嘗隨舅船至虞城張家樓有糧船二百滯河



沙不得動。初夜，運官吳姓者夢人告之曰：沙壅不開，明日有劉船至，中有黃姓者，河神也。彼言聞，即開矣。船至，吳以鐵投之，守才勉至頭船，助之執篙，船俱開去。守才每瞑坐久之，自言如夢。至某地，誤踢壞錢船，好事者以其言求之地，與事皆驗。其生為神，人皆知之。崇禎十五年，官軍決朱家寨，賊決馬家口，復工部侍郎周塔賡修決口不成，至懼師請守才為乘舟，插楊枝于決口，依築隄，隄成，初聞賊之欲灌，聞封也。聞守才為河神，劫守才決馬家口，馬家口決而水旁去，賊怒，凶焰甚盛，持守才他去，不使在決口，河水遂自

城北門入東南門出

國朝順治元年，守才年四十二矣。順治三，城流通口決，四年，河督楊方興聞守才神，往請之。守才至，命於決溜中下埽，埽不動，塞決甚易。七年，水溢，度將潰，指香焚于沁水上，水即平。蓋神生人間，若判官，若走無常，其在人間，或有無祿位職役，自古有之，非奇怪也。懷慶人為立生神主于城北迴龍廟。八年，杞縣旱，請守才禱雨，得大雨，杞人亦為之生廟。康熙二年，癸卯歲十二月十四日申時，卒于家。葬縣南萬安山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雍正十二年陳留曲興集建廟曰大王壇
賜名馮仁觀乾隆三年
敕封靈佑襄濟王歲祭以十二月十四日八年報頒
祭文云茲值誕辰之吉劍展修祭之儀四十二年闡
封建黃大王廟四十五年二月奉
旨為修壇種樹於其子孫內擇一人為奉祀生世傳
勿替道光八年四月以利漕奏請懸扁
加封顯惠十一年五月以利漕
加封昭應是為靈佑襄濟顯惠昭應王十六年十月
請

御書聯對河南河工皆有神應見章奏是祀典也今
清江浦南臨清堰東有黃大王廟曰靈佑觀神每見
托形小蛇喜觀優徧好河南羅翠腔每出見則人立
竿於盤置盤案上蛇端竿翹首聽戲凡神見皆然
論曰河南府志仙釋張師錄志逸事王文簡池北偶
談皆有神事懷慶府志有河神黃大王傳皆不詳黃
道兩河紀略中有大王曾孫黃大成所作傳甚詳讀
之^{地軒子}思元賦注引清汾傳河伯華陰潼鄉^{庚寅}地馮名夷
浴于河中而死是為河伯又引高誘淮南注馮夷華
陰潼鄉隄首人喜古人肯好事于神明地貴侯記之



神願也是夜記于彭家馬頭舟中

故柔黃大玉事，惟大成記以小該黨住兗瑛入境，取
義攬得住，不可為詞，而廟中實有德婦黨將軍配享，
所謂流言不實，傳為丹青者，請
皇朝通考奉祀考。
大清會典禮部祠祭司有神名貫，為莫輯傳信焉。
丙申十月十日，與新城陳淮生，行臨清堰上謁神，
僚僕用唐衣冠，似宜改依禮制，又謁天后祠，有睡
像，以為當用大居道士，住持道士掃承宣，則人神
俱安，適五嶺三關，得兩神佑，余于辛卯冬作黃傳
今六年，始至其祠，因記所見于此，倘有力者，能遂



阿修羅一作阿^須輪一作羅刹一作羅睺增一阿
舍經云劫末光陰諸天入水洗浴四大精氣入其身
內羅生曬樂精流水中自然成卵八千歲生一女人
入海拍水自滅水精入身八千歲生男為毘摩增多
羅阿修羅王長河舍茲云修羅生女端正生男多醜
按修羅不信佛佛云醜者堆傑也多端正者羅刹女
也今洋畫西洋美人是也後人以羅刹男梳之亦謂
女醜者為羅刹女不知佛正以美女為羅刹女佛本
行集註五百七耶因緣品云羅刹女可喜愛人才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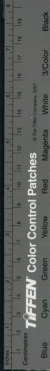
天帝釋大人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及天或作童女，或作不久嫁形，不必真是羅刹女，神鬼魔幻，佛借羅刹名之，如中撰美人為姪，不必是羅刹女也。妙法蓮花經陀羅尼品，有羅刹女，藍婆迦戴華鬘，黑齒多鬘，無厭足持嬰絡，奉帝，奉一切眾生精氣，十人詣佛，說咒，持法華，其取石等一切眾生精氣，尤見其妖冶，羅刹女有最魅，為佛國所稱者，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孫女，嫁為天帝釋婦，尸迦妻者，也。兜佛三昧經云，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有兒，聘香山神純闍母女為婦，度姪，入千歲，乃生一女，其女各顏端正，擬持，天上天下，更無有比，面上安插八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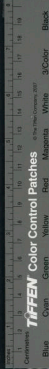
十，左邊右邊，各有母，婦八萬四千，前後亦爾，阿修羅兒，以為殊異，如月處星，甚為奇特，傷不迦聞，求以為妻，阿修羅喜，以女妻之，帝釋五子，號曰悅意，諸天見之，歡未曾有，視東忘西，視南忘北，乃至毛髮皆生悅樂，帝釋婦尸迦，至歡喜園，共浴采女，入池游戲，爾時夫人恚怒，即生嫉怒，遣五夜叉，往白父王，今此帝釋不復見龍，與諸采女，自共游戲，此阿修羅王，所由共請天戲闍，又羅喉掩目，垂淚，所自始也。天昔佛所謂，當貴人，沈意所遣五夜叉，蓋所將羅刹，接度，往叨利天品云，帝釋舍采女，獨將阿須大人遊行，則初龍悅



釋迦

魏書釋老志云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譯言能仁漢
譯中本起經持法輪品云惟昔先佛名曰定光拜吾
佛名字釋迦文號如來吾譯等集衆德三昧姓云彼
光如來於往昔授訣于佛來世當得作佛號曰能仁
如來佛本行集經二向奉食品云佛言往世³⁰世尊由
然燈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授記我
名釋迦牟尼華嚴經如來名號品云或名一切義或
或名圓滿身或名獅子吼或名釋迦牟尼或名第七
仙或名毘羅遮那或名瞿曇氏或名大沙門或名最

2025 RELEASE UNDER THE EARLY RELEASE PROGRAM



傍或名華師所謂仙者漢時譯如此以其第七佛即
云第七仙具釋迦氏指云釋迦能也文仁也華嚴音
義世主莊嚴品釋迦能也一言尸棄其云尸棄耶此
言有誓支曰須臾翻釋名義集逸云亦名式宗大論
翻為火依言依无火三昧而成道一切經音義云牛
尼或作文尼舊言仁意田茂无此言仙也則能仁一
義火依仙又一義又華嚴音量而音義云何彌陀正
言何彌陀婆耶此言無量壽法苑珠林云西言彌勒
此言慈氏云云

兜

佛父母姓字經云第一維衛佛二作毗婆尸佛利
利種子項越多健陀第二式佛三作尸棄佛利利種
子阿彌羅第三隨葉佛一作毗舍浮利利種子項婆
羅越此勢第一拘樓茶佛樓茶亦作彌孫蓮華佛種
子髻多羅第二拘那含牟尼佛拘一作迦維一作舍
婆羅門種子尼夷陀先那第三迦葉佛婆羅門種子
沙多和第四釋迦文尼佛利利種子羅雲七佛惟文
尼書多說又不同佛說摩訶王彼理珠經云摩訶王
子名悉是即佛也次于難陀孫羅雲弟斛飯玉于阿



依唐時官譯制
刺應作七刺
連應慈雲而釋
氏義多作刺利悉
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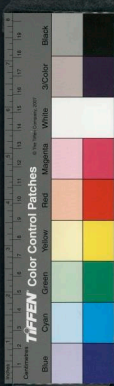
難。爰為三文。釋迦氏諸云。淨飯王弟白飯王。子名調
達。次名阿難。白飯王弟解飯王。子名摩訶男。解飯王
弟甘露王。起世因本姓云。師子續王。生四子。一淨飯
王。二白飯王。三解飯王。四甘露王。淨飯王。子名。及難陀
王。白飯王。子名。及難陀。淨飯王。子名。阿尼婁陀。及提
提。甘露王。子名。阿難陀。及提提。是為四支。文
記大宛傳正義。引淨國經。佛父臨化國王。名頭那。亦
作闍頭檀。母名那。誓惡因緣經。摩訶薩埵緣品云。爾
時大王摩訶摩檀那。令我愛闍頭檀。是則淨飯王名
也。大薩遮尼乾子受記起云。如來父名白淨王。母名

摩那。乳母名摩訶波提提。其謂摩訶波提
提。提為乳母。當其曾撫養佛。應曰提母。亦曰淨王妻。
新謂闍太夫人。即摩那親妹。菩薩本行經曰。天臂
長者善覺。生八女。一曰意那。摩那。二曰摩訶波闍
波提。即國太難陀母也。則釋長者善覺。為佛舅家。而
新羅沙門元曉。阿彌經疏。引登王經。說謂佛有母是
變化女。非報身女。為無稽矣。佛名卷蓮。一曰卷蓮多。
蓮云。一作羅雲。亦曰羅睺羅。佛本行集經。羅葉佛本
生地品云。羅睺羅生日。是羅睺羅河。修羅王捉食其
月。於刺那項。暫捉還放之時。故立此名。五夢經云。太



子三妃第一翟夷父舍長長者第二耶禮一名耶輸
父施移長者第三鹿野父釋長者佛本行集經常飾
納妃品云第一宮耶輸陀羅第二宮摩奴陀羅第三
宮瞿多彌智度論云菩薩二夫人一名耶耶二名
耶輸陀羅其說各異佛本行集經刺雙染衣品云車
匿宮聖子正妃耶輸陀羅貞潔之女因米經云大臣
摩訶耶摩女耶輸陀羅為太子妃釋迦譜云爾時釋
迦摩羅門摩耶摩女耶輸陀羅為太子妃佛本行集
經角街爭贈品亦同其翟夷一曰俱夷一曰^來翟亦
曰翟多彌普曜經云迦夷南國釋種女俱夷為太子
妃脩行本起經云小國王須婆弗女菴夷為太子妃
賢愚因緣經降六師緣品云摩訶睺利王子須陀
羅翁先為多羅猴陀者今我身是彼時婦者今翟夷
是彼婦公者今摩訶迦葉是明摩訶迦葉為佛婦翁
佛本行集經常飾納妃品云毘羅城釋種大臣提荼
波尼女瞿多彌為太子妃是三妃眷屬也佛書錯言
二妃生羅雲者互出五華經云翟夷是摩訶夫人其
第三夫人生羅雲者名耶維檀亦名耶輸聖莊嚴陀
羅尼經云淨飯王宮中羅睺羅童子母耶輸陀羅
普曜經云太子聞父王言即以左手指其妃後時耶

子三妃第一翟夷父舍長長者第二耶禮一名耶輸
父施移長者第三鹿野父釋長者佛本行集經常飾
納妃品云第一宮耶輸陀羅第二宮摩奴陀羅第三
宮瞿多彌智度論云菩薩二夫人一名耶耶二名
耶輸陀羅其說各異佛本行集經刺雙染衣品云車
匿宮聖子正妃耶輸陀羅貞潔之女因米經云大臣
摩訶耶摩女耶輸陀羅為太子妃釋迦譜云爾時釋
迦摩羅門摩耶摩女耶輸陀羅為太子妃佛本行集
經角街爭贈品亦同其翟夷一曰俱夷一曰^來翟亦
曰翟多彌普曜經云迦夷南國釋種女俱夷為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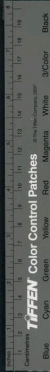


輸陀羅使覺體異自知有娠佛本行集經音與覺親
品云覺候聖母耶輸陀羅耶輸陀羅要品云太子覺
日光沒已便共采女行於丘欲法樂歡喜則於深
園繞而住其太子妃耶輸陀羅即於是處於夫以歡
又云耶輸陀羅年二十位異太子為欲安也慈育故
以丘欲共相娛樂原同履履已棄佛本生地云耶
輸陀羅念佛苦行脫種種寶香末危髮皆棄舍之著
純白衣恒留一髮狀凡惡觸所食粗澀才可活命六
年林善慈誼造是子始壯師摩羅生丘欲殺其母
子世尊身自解盡而白王言其所生兒愛我之息願

莫有疑王生歡喜心稍分樂給耶輸陀羅造於園內
立著從石擲於水中大石墮等王生者有心如其莊
嚴瑞應本起柱云耶輸羅羅羅羅又云婦人情欲有附
近心太子以好花及觀置中間婦不敢取待女疑太
子不能易太子以手指妃腹曰却後六年爾當生男
佛本行經云耶輸陀羅往看世道母自墮行六拘盧
舍今於此生像胎六歲是耶輸陀羅之報智度論云
助毗耶云女不孕耶輸陀羅生並厭羅半熱理感論
六佛并十七納妃也則造生夜間異寐天通孔明陰
陽而通造像一男六年乃生女唐西域記云太子廢



有耶輸陀雞及菲臘華依是耶輸生羅雲也漢譯
未曾有經云羅曼攝羅云普譯生經佛說娑羅經云
婦拘夷是子羅云是大德蓮花經乎受龍經云如來
見世妻名釋種羅妻子名羅羅羅普羅經云妻夷生
羅羅羅大善權經云羅妻生羅雲又云跡人疑懷若
羅非男故納羅妻慧止善羅經云佛言過去彌先入
沙竭國有閻家女投飯先言不從欲吾當自殘跋先
即從女所欲跋先則吾身與家女則羅妻也是羅妻
生羅雲也且普羅經兩言耶輸夷是主子按佛說本
子須大等經云彼太子一男一女母耶利者今羅雲
是女扇孝延者今羅漢末利母是則佛育女有外孫
二妃一生子一主女耳方等般泥洹經云佛使持羅
雲手阿難手香請佛于掌中倚云面以此屬累天性
不言空此其所以神也



歲華紀麗土元注云吳祀蔡姑孝人家安為大婦所
奴正月十五歲歲而死世人於是日作其形於廟迎
之曰子喬不在曹姑已行小姑可出子喬婿也曹姑
姑也則是歲特記十五日其久迎曹姑以下將來議
棄身占衆事亦列異苑白帟卷四引同今本異苑及
太平廣記所載者則曰曹姑其太婦也顏異錄云蔡
姑柔陽人姓何若婿子麗而奔陽李崇妻也夫婦皆
氏於正月十五夜陰鼓之廟間上帝憫之命為廟神
事物紀原謂特燒新書引洞箓記云有德之女婿死

歲華紀麗土元注云吳祀蔡姑孝人家安為大婦所
奴正月十五歲歲而死世人於是日作其形於廟迎
之曰子喬不在曹姑已行小姑可出子喬婿也曹姑
姑也則是歲特記十五日其久迎曹姑以下將來議
棄身占衆事亦列異苑白帟卷四引同今本異苑及
太平廣記所載者則曰曹姑其太婦也顏異錄云蔡
姑柔陽人姓何若婿子麗而奔陽李崇妻也夫婦皆
氏於正月十五夜陰鼓之廟間上帝憫之命為廟神
事物紀原謂特燒新書引洞箓記云有德之女婿死



EXLIBRI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某公循吏進官，好刊古本大學，自述曰：乾隆丙申，補
五臺令，清陽明全集，乃取古本大學，朝夕尋繹，身
力行，遂於歷任所，至刊龕闈壁，不志聖賢真蘊于遠
心，又曰：司馬溫公全集，世不多見，官漢南時，謂之魯
國大學，發揮數百言於其上，交，漢南補生藏焉，其自
言得力者如此，乃所刊於五臺，係德祐州間，封濟乎
者，皆明萬曆十二年，向京，以鄉貢外郎，應值元所上
之，暨進生書，當時號為魏取和石註，此又晉王羲之
書，按宋司馬尤注大學，當仁宗時，時御書大學，賜進

古本大學石刻記

某公循吏進官，好刊古本大學，自述曰：乾隆丙申，補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士。即撰記本。宋始有別注大學。不比中庸漢唐志均
有單行本。可言有古別也。程朱改大學後。有志道學
者。多效之。明正德十三年七月。王守仁從禮記寫出
大學本文。其識甚高。時有張夏者。輯閩洛淵源錄。又
極詆守仁例。蓋經文。益張^吾道學。不暇辨檢五經。又
所得陳澹禮記中。無大學。疑是守仁偽造。然朱子章
句。見在為朱學首。多以朱墨塗抹其章句之語。夏欲
亂附朱子。亦不全覽朱子章句。致不知有舊本。可云
奇怪。今欲宗陽明學。亦不審覽五書。竟尋禮記。互以
慶道生書証之。蓋道生者。有心疾者也。見世人多以

改經名。而守仁古本文較美。則亦日言有子貢詩傳
及古本大學中庸。出禮政和石經。中庸改竄。而即大
學以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為末段中增顏
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二十二字。而刪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謂修
身在正其心。十八字。唐伯元表上其書。引竇遠言。大
學經之中庸緯之。又有鄭禮也者。其古言曰。正始中
虞松等考正五經刻之於石。而大學中庸傳高。又謂
松表引竇遠言。孔安窮居於宋。作大學中庸。有沈曠
者。好此文。言不諧古本。如矮人觀物。而同從龍也。昔



書春秋胡傳後

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書伊訓蔡傳亦勅其說或引日南至在正月又言公即位當周正朱子謂夏正月與事差至兩月不應如是雜亂無章張春有春王正月考朱氏吳尊謂左傳王同正月周字千金然辨之者皆一篇之文不待增舉但執一二語辨之無當也胡氏之言曰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以夏時冠月去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不敢專是胡氏明言王周正月正當公即位日南至於事不得差也然使胡氏之論止此而已將終古無能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 O.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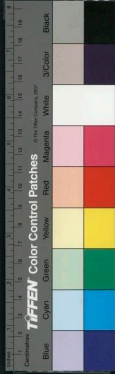
明其謬者而胡氏又自言曰前平國者尚用丑書云
元紀十有二月則不改時也後平國者秦用亥史記云
元年冬十月則不改時也夫十有二月殷冬至大祀
非殷正月三統所引甚明冬十月漢武改憲後追書
史注亦備胡氏之證也胡氏又自言夏時同月之說
宋俞文豹吹劍錄云安國春秋傳自辛創至成書初
稿不留一字是其原特摻摻自忘其初不足名學也
宋胡氏所以致謬者為殺梁傳所誤春秋春王正月
者杜預云書王不書王祝頌胡與否蓋國史舊文杜
三年春正月有事而王未頌胡也十二年春正月不

頌胡又無事但舉時成年也莊五年春王正月頌胡
無事舉時成年也其但書元年春王正月見不行即
位禮也昭二十三二十四年有王日官從東王猶頌
胡也定公以六月即位故元年不書正月其書元年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猶隱三年七年昭
十八年二十一年二十八年之春王三月也公羊殺
梁二傳諸元年春王為一句三月以下列為一句杜
請左氏註亦同而殺梁且以桓元年春王為一條王
者所以正桓因與定元年春王為類謂定始非正始
故無正始二傳又謂隱二年至十一年無正月隱不



自正也。公羊定元年傳云：「即位後也。」注云：「昭出奔當
絕定不得繼。」繼奉正春秋微時諱，託之即位後，故無
正月。於是正字為孔子所造。劉知幾謂魏晉陽秋於
帝紀書帝正月，今所得元經亦書帝正月。傳云文中
子曰：「帝之不帝久矣。」擊名案實，此不可去。呂祖謙遂
謂虞正月不稱帝，夏正月不稱王，將天下皆知有帝
王春秋時人欲肆天理滅夫子不得已標一王字於
正月之上，不知虞夏書本記帝王事，不得又使奉帝
王正朔。春秋乃魯後春周王朔，事不相通。魏晉春秋
及元經所謂妄作，尋殺梁傳云：「桓無王者，無王之道。」

蓋以王字乃孔子所造，古人既言王正為孔子所造，
胡氏益其義而思出奇以益之，則以為春字亦孔子
所造，而義託之行夏時，此所謂恣謬之言，心不欲以
為是，口不能證其非，雜與數梁並立可也。而自言云
古不改月，如其說，則是周本稱十一月，孔子改為正
月，胡氏為春秋非周月也。又云古不改時，如其說，則
是周從夏稱冬十一月，孔子改為春正月，胡氏謂春
秋變夏時也。又云夏時冠周月，如其說，則必古改月
而後可別之為周月，必改時而後可別之為夏時也。
自古兩說相背，必兩人持之，從來有兩說相誤，縱為



一篇如胡氏說者則甚矣胡傳之不足為書與辨之
昔之疎於披覽也

書古文尚書說詞後

吾聞之鄭平或召權及臣五也如謂今古文為祖
晉人書者非蒐也古文非發生所有二十五篇又分
出伏書五篇者秦上於晉大行於唐疑於宋至元明
人則憑虛詭言之漢以伏生二十八篇蓋以秦書置
博士藝文附志謂經二十九卷者是也志又云尚書
古文經四十六卷明漢書後漢書並云晉共王得壁
中書還之孔氏孔安國上之未得施行然藏為中經
故志得錄之安國又自傳司馬遷及鄒射射以次傳
膠東厲生清河胡常魏徐敖平度徐暉河南桑欽此



皆不立學官，而見儒林傳者，扶風曹敞，受書於隱，敞傳子遠，見本傳，杜鄴亦扶風人，後漢書儒林傳云，杜林傳古文尚書，林鄴子也，魯孔^國儒者，亦世傳古文，拜郎中，其時自女國所傳於外之古文，若有遺傳，以古文立朝，必龍聲之矣，林傳濟南涂邈，東海衛宏，宏定古文官書，遠傳孔氏學，為林作訓，為融為之傳，鄴君為之注辨，其傳校則別，故移文所云，古文舊書，藏於秘府，轉問民間，則膠東庸生之學與之同，外內相應，鄴本有注，無法，及伏生先出之書，皆孔子所見之文也，今其書，非先立博士者，則皆不傳，而隋人劉

光伯引晉書，及唐人校本，正^舊皆為校書，偽造，桑欽以從傳校之人，又斥古文鄭注為張霸偽書，按漢書儒林傳，言霸書百兩篇，成帝特以中書校之，非是，法其書，鄴本無百兩篇，又言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為數十，正義引鄭目，惟顧命分康王之誥，盤庚分三篇，又異霸書，是為校等者，不識數也，鄴有注者，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三篇，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投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費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皆伏生故有託立博士，謂鄴為古文音，鄴君



云我先師棘下生孔安國亦為其說故古文得自為一學有師說又秦誓三篇民間所得武帝使博士起傳故獨有傳與書序總有三十五篇三十一卷秦誓疏云李嗣集注尚書于偽秦誓每篇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假書作傳不知安國作傳止秦誓三篇他古文無傳枚氏偽為不知孔穎達且悍然爭之其事至今始明也其末立博士之篇馬融所謂絕無師說者謂之逸十六篇與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稟稷五子之歌之証與寶湯誥或有一德伊訓彝命原命武成旅獒周命二十四篇十六卷皆同題同卷古文本四十六卷武成一卷建武之際亡耶以博士秦誓一卷益之復得四十六卷皆序自為卷漢書楚元王傳云逸書十六篇藝文志云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荀悅漢紀武帝紀云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孔安國家廷之云多者明伏生書雖少於孔壁書而史記儒林傳所謂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者曾與孔壁書同後先相應也枚氏書則以孔壁文有師說之三十二篇分去書序又分先典出舜典分臯陶謨出益稷以三十一為三十三去孔壁文無師說者又去秦誓而造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

云我先師棘下生孔安國亦為其說故古文得自為一學有師說又秦誓三篇民間所得武帝使博士起傳故獨有傳與書序總有三十五篇三十一卷秦誓疏云李嗣集注尚書于偽秦誓每篇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假書作傳不知安國作傳止秦誓三篇他古文無傳枚氏偽為不知孔穎達且悍然爭之其事至今始明也其末立博士之篇馬融所謂絕無師說者謂之逸十六篇與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稟稷五子之歌之証與寶湯誥或有一德伊訓彝命原命武成旅獒周命二十四篇十六卷皆同題同卷古



誥為誥伊訓太甲三篇成有一德說命三篇秦誓三
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
序周命通孔古文及書序為五十九篇五十一題同
序同卷分序去一太禹謨皋陶謨益稷同序去二康
誥酒誥梓材同序去二通去五卷以合藝文志四十
六卷之數不知同序同卷大禹謨雜入伏書卷中難
置多少之數校視代書題多二十一文多十九篇多
二十五卷多十八卷又半何云三十六篇傳自桑欽
乎王氏問秦誓已立博士漢人或疑之劉歆欲立古
文亦不舉秦誓知古文中不得有秦誓校乃造秦誓

三篇尤其懸拙之迹其序稱王益事漢書楚元王及
儒林傳皆有之然安國嘗為其說未聞秦誓外承詔
作傳則孔傳之偽亦可知也毛奇齡以揚偷傳誤文
謂曾為鄭為秦誓非孔學建武時天下初定杜林於
西州摘度秦書古文一卷耳非有四十六卷又曾遠
為作訓是有訓注之卷不得以論無注之十五卷奇
齡後以明人惠試妄攻古文兵澄歸有先偽造尚書
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之父獨檢漢志無之又陰如
閻氏若璩疏證之作閻桐鄉錢甲漳浦蔡甲說語激
而右枚反以鄭之四十六卷當秦書一卷則為枚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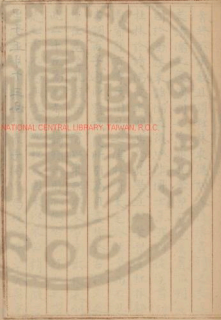
甲子正月十三日

者終不識教且謂杜林東漢初人後漢書列之東漢
末諸儒之後明辨之為非孔學曾不覽漢書亦列安
國於西漢末諸儒之後以非博士業然則後漢書列
杜林於諸儒後正明其為孔學且杜林曾造杜林鄰
焉曾自有傳故附見之儒林傳末毛於此學而不思
書詞書字適以發教後所引篇目蓋皆於古教文之
罪在盛絕孔書而自晉以來列與文章中出教義則
此二十五篇為考訂詞頭之用亦儒者不可少之書
是毛書不為無但謹然故文周宋以來言精言微言
心性者之資根也而宋子獨以為疑嗚呼卓矣嘉慶



法言之書，強好之者多不明其文理，序言圖蔽者，蔽
藏，連言自謀樹，蔽也。而宋或注云：國善師為桐子命
者，桐，同，僮童通。而注云：桐洞也。問：銘答以悽言禮書
者，謂銘法見禮記，而注廣言膏淺，潤詰為空。今亡者，
謂今不能補，而注云：今文亡。古又有舉，蜀謹以辨者，
謂莊名也。而注以辨為之義。先甲一日，易者，揆度
易也。後甲一日，難者，謂乙抽軌而出，難也。而注云：
先未兆，後已形，重黎高欲，譬偽者，與舊同。而注云：
也。孝至篇處偽者，廣度也。而注云：居偽皆不明文理。

法言文中子



又先知篇^明言井田肉刑而孝堂篇復井刑注云井
田桑刑是違法言本意又重禁蓋天應雖未幾昔楊
雄自言其難蓋八事而注不知淵蓋篇周順報者順
謂慎乾王而注亦不知知謂法言者多愚妄文中子
王通必有其人作者蓋王凝父子夸誕可憐人也
其云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不忘先人之國似非情
理又云子之家朝張祭器不做又云子躬耕庶人之
職也何當有朝服蓋虛造語言隨意所之耳

異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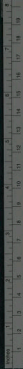
魏王肅字子雅何晏字平叔王弼字輔嗣晉皇甫謐
字士安唐姚弋字叔佐趙匡字伯雍陸贄本名淳字
伯冲宋孫復字明復王安石字介甫此九人者屢乘
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破為後生使易書禮春秋
論語舊說盡亂而王肅最為精存兼采馬融賈逵之
與鄭異者羅織之特蜀李譔亦皆依準賈馬與王氏
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其餘人蓋不足言
矣



捕

士表禮云，蚤捕如他日。注云，斷爪捕髮也。人君制小
臣為之。他日，平生時。士虞記作投鬮，喪大記作小臣
爪手鬮鬮。莊子外物篇，言宮城可以作老，蓋平鬮鬮者
鬮不使老醜。鄭以捕為捕鬮，義本喪大記所謂事死
如事生也。有明新吾先生呂坤者，非之曰，斷爪鬮鬮，
何也。禮受歸全，存之何病。韜敬又為之說曰，制手
足甲曰爪，制鬮鬮曰捕。鄭語捕為斷鬮，非也。蓋呂止
請禮記大全，忽發癩論，和則及見鄭注，而不深求其
義，究之，都非鄭注，而呂非同公，呂更非矣。

士表禮云，蚤捕如他日。注云，斷爪捕髮也。人君制小
臣為之。他日，平生時。士虞記作投鬮，喪大記作小臣
爪手鬮鬮。莊子外物篇，言宮城可以作老，蓋平鬮鬮者
鬮不使老醜。鄭以捕為捕鬮，義本喪大記所謂事死
如事生也。有明新吾先生呂坤者，非之曰，斷爪鬮鬮，
何也。禮受歸全，存之何病。韜敬又為之說曰，制手
足甲曰爪，制鬮鬮曰捕。鄭語捕為斷鬮，非也。蓋呂止
請禮記大全，忽發癩論，和則及見鄭注，而不深求其
義，究之，都非鄭注，而呂非同公，呂更非矣。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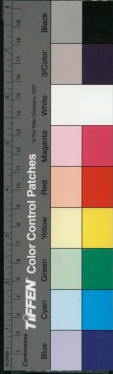
3/Color

Black

證正錄公羊傳有高子魯子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
子子北宮子公苞子詩序有高子傳有仲梁子孟仲
子綸路注有墨子爾雅注有尸子何非取證雜說蓋
此尸子魏時續卷之文事見隋經籍志宜邠未聞馬
殆不知尸子亦非增證得非所謂怪誕者乎

并不反唾

不跨井龜儒者行也玉臺新詠魏劉勰妾王采詩云
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種鶴演義引作千里不瀉
井况乃昔所奉當是古常設唐李匡又資暇集云諺
曰千里井不反唾演義引杜詩注諺云千里井不反
唾是唐詩亦有此諺反音謂反陳筮唾者謂唾汙之
唐人多好穿鑿演義引金陵記云江南Q止於傳
舍及時就路以馬錢草瀉於井中而謂已無再過之
期不久復由比飲遠為昔時筮刺喉而死後人戒之
曰千里井不瀉筮資暇集云不反唾唾或為判昔人



陳祥道禮書

孔穎達說月令中星引書考靈煙云主春為昏中種
稷主夏心昏中種黍主秋虛昏中種麥主冬昴昏中
入山斬伐具器械此唐虞時中星月令正義引之蓋
文從其類而陳祥道非之云不特如此龍見而雩火
流而授衣天根見而成梁凡奉天順人莫不順乎此
偏舉不中之星以異孔爭豈非怪乎又嘗見一短書
名曰稽古日鈔引有所謂祭盛齋也者言尚書六宗
古說皆誤當為日一月二經星三緯星四五辰五十
感六夫緯星即五辰經星即十二辰曾不知此其知

經驛舍反馬餘坐於井後註此井汲水為坐所喫因
宮千里井不反對後為為唾爾反唾是二義不反及
不瀉為一事不唾又一事不得云唾為別語且南朝
世坐魏時何得豫為為唾也



樹木皆賣，年又獲利何止數十餘萬。先年巡按御史
駱殿曾見其強橫，將黃山地址列斷一半入公。卷業
現存養春司哨叢廠內，新官山近因大工肇興，採取
黃山木拉應用。養春曉數遣家丁文節，到京打點傳
廠採木旨意，又前於天啟五年八月內，奉旨拆毀書
院養春不遵明旨，巧立名色，創崇文書院，招聚朋黨，
等情。廠在隨將其黨吳君實、吳季叔、程夢庚、章應屬、
茅煥、許應、江川佑、拘喚，說問符合，奉聖旨，遣次官抗
旨犯人，着該廠監候，共吳養春、着錦衣衛官旗司，無
故拿解，其魯木破銀，嚴拿家屬監追。八月，奏啟奉聖

詞達趙南星等，本紀為年丁丑報，又於四月內，奏為
甲申第三名吳孔嘉，下云，黃南直隸徽州府歙縣人。
本紀則云三月丙寅，報稱八月奉聖旨，東林閣內江
西徽州一切書院，俱着拆毀，其田土房屋，估值變賣。
惟解州三殿工程，則本紀之八月壬午也。此後報稱
抄發王紹徽東林點將錄一卷，中間將記跡字樣，得
殺二名，地帳呈報上，卷內閣中書汪文高，六年三月，
又言，漢人京官汪汝楨、汪澐，俱削職為民。閏六月，東
廠奏，據告人吳榮，告直隸徽州府歙縣人吳養春，家
皆數百畝，為富不仁，一向結交指紳，霸佔黃山，吹伐



津淮揚南浙諸處嚴追奉聖旨，即差許志吉辦理。四月，直隸奏黃山木植一案。三月間，欲縣嚴寺民人為除糾合同，赴府城拆毀蔡院，尋殺主事呂下問。下問破後，攜家眷躲入司知署內。現在知府石萬程詳報病軀不能供職，奉聖旨，這木植一事，即歸併許志吉辦理。本紀案未載，報又稱崇禎元年五月，抄發逆案節略，許志吉矯旨派賊，附送流毒黃山一案。重碑何歸，入第三等斬監候。秋後處決。吳孔嘉交結近侍，黃山一案，慘殺多人。入第六等徒三年，納贖為民。其是於官文書者如此，而府志縣志無有也。請畢話序。

聖化令吳養春等對明白者，拿赴鎮撫司嚴刑追賊。此鎮撫司奉聖旨，程夢庚等賊銀十三萬六千兩，本司立限嚴追。吳養春賊銀六十餘萬兩，着撫按追解。山場木植值銀三十餘萬兩，着工部即差官估賣。九月，工部奉聖旨，黃山木植，尋差主事呂下問、上紫迨解。其山場丈量等則，看定額子卷。是月，議敘吳孔嘉，以三副要典纂修成。十月，本紀有兩申，是申書舍人吳懷賢，下鎮撫司獄杖殺之。不見京報。懷賢乃休寧人，吳為傳魁，早夢璩。吳孔嘉者也。報又稱七年二月，大理寺孟許志吉奏，吳養春家財廣布於外，請從元



錄乃知其事其涉吳孔嘉者定逆黨時嚴訊吳榮榮
故養春家奴竊財逃去既而依孔嘉孔嘉功失人其
功蹟書及養母嘗用考試之費與見登拜義父之費
五萬金皆出於養春養春遣奴吳文節核天津鹽務
至京看孔嘉逆黨欲告之采夜語孔嘉謂養春本殺
孔嘉之父而為恤其身且置山木植可助三殿工孔
嘉以語登父登父笑曰吾得財汝復賊吾義兒固孝
子也汝使吳榮來吾為投文節故孔嘉入逆黨其在
亦予當時亦以義兒孝子寬之也其實孔嘉父以弱
病死其為赴查義兒宜以功名念重請示養春養春

富而愚并以重賄而不意得禍之酷也魏忠賢傳亦
言孔嘉養春有仇誘奴告之父于殺死又以奇吏許
志吉為評事召馮程則刑變去閹黨李魯生傳則魯
生時為給事中備上章劾馮程其鄙頑也如平話中
王滿玉者江夏知府焦廷弼勇猛承遺熊兆廷賊
適之死湖廣人誦言爾玉惟薄不修蓋非誣也此書
與燕行錄東林籍貫東林同志錄東林朋黨錄盜柄
東林夥天監錄魏應泰夥塚封殮錄並傳其真空家
鄉無生父母傳樞告梁夢環語見汲縣路王增亨朝
碑不知何所本雍正六年九月河東總督辦東平州



牛三元拉索其教名三元會空字教咒云真空家佛
無生父母現在如來彌勒教主乾隆三十七年山東
巡撫辦事錄到省道索其教名五筆道收元教咒云
真空家佛無生父母現在如來彌勒教主蓋邪人邪
鬼同毒稱說王文言乃能為之宜觸得梁之怒平話
體蓋多捷造此書於事前似十居其八嘉慶癸亥重
造句容位葛仙庵中借平話及舊教為此附之幾以
為字字可悟適查和遺事是矣

義州詩書記

何碑以時文名滿天下用批時文法批書諸書記中
批論語舜有臣五人一章云大全采陳定宇說唐虞
閻平放然後徐徐我出惟字乃字口氣為下文二句
放足雖字轉板地始八面俱到蒙引存疑以為主周
言斯者同也妄生穿鑿試取註文一再讀真果如伊
所言否也聞至此令人失笑此章不主周言斯字不
指周明文義不可解何於康熙二十七年十月許三
禮奏云何碑作奇生往來徐乾學下代作會臺序
萬言諷刺乾學託江南巡撫訪等之康熙四十五年



四月奉

上諭文義荒疎不準授職五十四年十一月奉

上諭生性不識恩義革去官銜進士舉人雍正四年

三月奉

上諭滿有文名可惜行止不端立身卑污

聖明垂鑒正以其類例是非也何又嘗執有國學紀

聞於天道十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十四十八句批

云句讀未詳按前文有三分里之一四分度之一句

讀相同若未詳則先口未詳而獨於此句批之如其

生乎多欺心之學矣

白席

通鑑綱目有書法明等書禮綱目又有發明廣義等

雜於事實之中罕領編題甚可厭惡容齋五筆云楊

愈佞秦檜擅食間噴嚏失笑愈愈卒聞亦隨之噴嚏

失笑此等書頗似之又嘗戲謂之白席老學庵筆記

云北方有白席鄙俚可笑辨魏公赴一姻家禮席偶

取盤中荔支欲啗之白席遽唱言齊政喫荔支請眾

客同喫荔支魏公謂其喋喋同置不復取白席又唱

言齊政惡發也却請眾客放下荔支魏公亦為之一

笑



嘗於湯家河沿晉陽卷過一人極營卷名言京城
卷河得名晉陽卷憶古事有一切此劉爾大唐世託
新語云薛良嗣為荊州長史荊州舊有河東寺後梁
蕭登為其元河東王卷造良嗣見而驚曰此江漢之
間與河東有何關涉遂奏改之良嗣募芋深為人所
笑欲引以為對再思之而止法苑珠林則言河東寺
在松滋又有河西寺晉郭璞所造裴薛柳杜四姓居
其地

晉陽卷

卷

卷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人喜言笑者，由趨風氣偽言之。文集申曰：余笑而不言者，必有二三處，非是則不為笑。新榮橋中奏疏，至有曰：豈不笑破天下之口者，非是則不為笑。郭若血錄天變雜記云：天啟丙寅五月初六日地震，一人折腿臥地呻吟，見婦人赤身以物掩下體，過此人又痛又笑。計六奇明李北略言：此人性項，其非當時事理也。宋岳珂桎史云：政公知首舉，有舉子問免病事，是一是二，觀者聞然大笑，公不動色。徐曰：疑事恐候者，即不必用，觀者又一笑。公他日為學音言，必感頌

偽笑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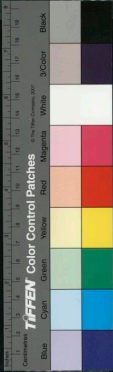


及之感願

飛政所及。政五代史知珪傳云。唐兵至。梁帝哭問計。珪曰。以傳國寶入唐軍。緩兵進。以待救兵之至。梁主曰。能了事否。珪徐曰。恐不爲了。於是左右皆大笑。其笑亦非常日事。事後文章也。

右甲子七月在德州札記考。言感願非政事者。亦有所心非惟鄭珪傳可證也。宋人高晦叟珍席故謾云。南唐時。侍詔楊鑿問。婁兄國相湯悅曰。不知竟悔是幾件事。悅曰。如此幾事不要使。則非問知奇舉者。又舉楊亦前有二說。珍席故謾云。真宗問楊文公。康中何故哄笑。對言有舉人上謁。竟拜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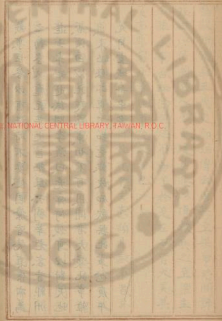
幾事。臣答以有疑時不要使。同僚皆笑。真宗亦爲之動容。又龐元英文昌雜錄云。劉莘老言。昔鄆州進士李矩赴試。問李演曰。光舜何如。可以對天地。否。演曰。似此疑感事。切不可用。聞者大噱。此事雜出。未必舉子專不知。竟拜。故知歐無此事也。庚午九月宣城舟中書。



澤史載術波傳云孔子適陳逢見二女采桑子曰而
技巧麗北枝長答曰夫子適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
不得者來問我采桑娘子至陳陳發兵圍之使穿九
曲珠乃釋其厄夫子使田賜返問之其家諺云女外
出以一瓜餉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見曰
蜜塗絲以繫蟻煙薰之蟻乃過金樓子雜記篇云孔
子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擊其尾得之納懷中還
問曰上士殺虎何如子曰持虎頭中士殺虎何如曰
投取下士殺虎何如曰擊虎尾子路出尾棄之澤史

澤史載術波傳

澤史載術波傳



亦引為衝波傳，今常熟南十里有石碣，曰先賢言子
故里，土人言孔子來視子存，至此，有一人浴河中，問
之，答曰：頭戴衣衫，身戲水，若問虞山，有十里，孔子逆
反，權去也，其語甚似，若來問我，采桑娘，其言孔子立
吳，古亦有之，越絕書云：孔子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
樂，奏於越，述丘有三玉之道，越王問以兵，孔子不答，
因解而去，釋史又引吳越春秋云：孔子至吳，夫差聞
孔子至，微服往觀之，或傷王指，王怒欲奪而誅之，子
胥諫，則說元正諫，所謂白龍魚服之說也，今越氏吳
越春秋無此事，或楊方謂本南起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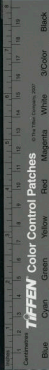
科場書

今人謂科場書為免國冊，非也，舊五代史馮道傳云
道謂任贊曰：免國冊皆名儒所集，道能識之，今士子
止看文場秀句，便為舉業，免國冊者，唐貞觀時虞世
南為將王撰集，其人不事科場，文場秀句，王叔所集
樣，校本也，唐書藝文志總集類有文場秀句一卷，類
書有韋稔應用類對十卷，高洲韻對十卷，而不載免
國冊，蓋鄙其通俗，然其風不始於唐，後漢書蔡邕傳
對事七事，五云：諸生建偽俗語，有類俳優，或竊程文
處，冒名氏，唐書選舉志云：帖經孤章絕言，舉人駭聽。



執一黃背書，若書律所市時文者，顧視不報，略不與
客言，其時人士揣摩如此，予又於舊撫，買得法科古
今源流全論別集二冊，計十卷，宋黃履翁所集者，又
在法科機要之後，明史陳功學傳云，稍邊刑部主事，
時嘉興人袁黃，每批刑四書，書註名曰，刑正刑行，
幼學馭正其書，抗疏論列，按此風甚熾。
乾隆二十九年，郝議坊間，刪本禮記，出示銷燬，五十
四年，禁小本經書，五十七年，五十八年，禁刑部經書，
嘉慶二十年三月，禁坊刻四書典制類聯，及回書人
物類典串珠等書，道光十一年十月，禁書肆小本，嚴

孤絕，竊幽怨為詩賦，稍習之，不過十數篇，雖有卷詳
矣，是漢時有建偶後錄，唐則孤絕詩賦，與文場秀句，
廷士明經，亦有其書，宋時又有別本，倪紹錄云，政和
四年六月十九日，黃符嘉泰，比年以來，求舉者於時
文中，宋撫陳言，區別事類，編次成集，便於剽竊，謂之
決科棧，每詔立宵錢，百貫，告提，仍拘板，毀棄，元王俾
玉堂嘉話，引辛殿撰，小傳云，既歸宋，科舉莫進，公
笑曰，此何有，消青銅三百，易一節時文，足矣，既擢第，
孝宗曰，是以三百青，跌得吾爵者，才其為，是科場書
語之時文，何遂春浩，紀聞云，孝偕赴試，學陳元仲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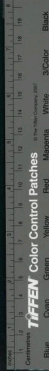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Photo Chromatic, 2007

究板片銷燬十四年七月，披帶衙門，獲文海題備等
小本四十八百五十本，交刑部。

臨高考書

夾谷之會，左傳云齊犁彌使萊人以兵，桓公侯，孔子
以公退，曰士兵之殺梁，傳云曾人踐蹂而起，孔子使
司馬止之，蓋齊以兵來，魯以兵應之，史記齊魯世家
所載是也，穀梁又增一事云，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
之幕下，孔子曰，憂君者，憂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
異門而出，史記孔子世家云，倡優侏儒為戲，而前，孔
曰，匹夫憂慈，請侯者，憂當誅，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
齊侯懼而動，陸賈新語云，優施舞於魯公之幕下，孔
子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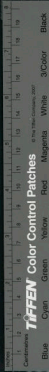
齊人蟹然而怒，後漢飛升侍，守外黃，令趙明威，曰：昔孔子替相，誅齊之休傷，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後地，後升以誅死，此四引孔子之事，乃委蔡嘉儒，技藝之心，無所泄，造此謬言，上誣聖人，不可訓也。後人笑怒，乃其職，於禮宜却之，於法不得元，且魯豈當殺齊優，穿其說，是行不義，而殺不辜，齊人怒而魯君不返也。晏人有做行之者，史記李廣列傳云：廣夜行，滿波射，醉河止，廣宿亭下，廣為將，請射行，至軍折之，魏志楊阜傳云：阜為將，作大匠，欲上疏省宮人，請不見幸者，乃名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

曰：蔡密不得盜，竊年，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功與小吏為密乎？夫滿陵尉職，應止夜行者，魏令將作大匠，不當知後宮人數，射與吏曹法，則君子殺之，守法，則廣斬之，年杖之，豈非器小心，擊無文，肆毒者乎？世說云：褚裒微行，住錢塘亭，令至亭，吏馳報，移牛屋下，復令知之，為兵，饒於公前，鞭投亭吏，欲以謝，裒公為同州刺史，僅過，參軍不下馬，於軍鞭之，詢公謝去，公曰：不下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褚裒守所謂，惟量者，褚不原，史奉。



人以東車車行車之有台厥厥之曰吾故以是觀
汝也夫厥之能守法也固矣有所使之人何差以此
推之魏志曾植傳注引世語云太祖遣太子及植各
出鄴城一門密教門者不得出以觀其所為太子至
門不得出而還楊修先戎植若門不出侯受王命可
斬守者植從之不請符而斬守者與叛逆何異修他
日被誅植終不能奪嫡如太祖與英察矣又以此推之
高歡語長史薛琠言使其子洋治亂絲洋拔刀斬之
曰亂者必斬夫違命不治絲獨非亂乎其意蓋傲齊
君王后以推解環不知環破而解亂紛斬之仍不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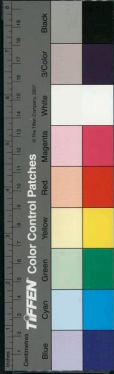
令之苦陸元其僅刻者記之以為美談是真考兵藝
文類聚載桓譚新論云余臨沛道兵家祭被蜂刺墜
胸乘驛馬宿東亭亭長敬業破發兵夜來余令吏勿
問乃相問而去後漢書韓康傳云亭長以韓微君當
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康過亭奪康牛使者欲殺之康
曰此自康興之亭長何罪乃止亭長不覺溢罪也倘
譚史與門無論將敗亭長小吏必終受誣奪康牛正
所以為康也乃欲殺之倘不奪康牛當奪誰牛遺橋
不修又當元以此知小吏不可為而桓譚韓康不失
為君子也其尤異者晉語云趙盾以驛廠為司馬使



也漢書龔遂傳云臣聞治亂民獨治亂終不可息也
後之然後可治高次父子不足論然徵在洋之愚態
不至此其狀迂而猥乃無知酷儒之為言此東坡志
林所謂杜默之蒙正京東學究飲私酒食擊几牛肉
醉飽後所發者也

慈傷善書

朱升曲酒舊聞云建隆間竹木務監官恚所積材植
長短不齊已剪截併齊整太祖執其狀曰汝手指能
無長短乎胡不截之使齊長者任其自長短者任其
自短并觀或可見此狀及批者其言似可信劉溥聞
見錄則云破大為小何苦新汝之頭乎言已近矣王
掣清虛雜著則云三司奏截大枋太祖皇帝批其狀
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其愛物如此周密乘野語則
謂手指言文弱無氣象太祖以三司請截枋大材
併截毀批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將來真大哉



王言也。此何王言。氣象蓋以史記漢高慢為。而做以
為甚。其過如此。祭條鐵圍山叢談云。溫成叔亮佐除
節度。宣徽景靈三使。包孝肅為中丞。擊焉。其白簡。駭
人不忍聞。而昭陵各之。由有舊聞。則云。張亮封除宣
徽使。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復數百言。音吐憤激。
唾灑帝面。帝卒為罷之。張亮封溫成后父也。仁宗退
謂后曰。中丞向前說話。直唾我面。汝只要宣徽使宣
徽使。豈知包拯是中丞乎。尋宋仁宗及溫成。並無得
罪於羣臣百姓。溫成事見本傳。見孫甫包拯唐介張
擇行王舉正傳。英宗立後。諸名正人者。皆以仁宗無

子。不使之御內。為臣僚槍戴英宗功。因逆罵其時官
掖。以自表其忠。亮封為宣徽使。並無不可。何王言激
唾上面。且亮封為百州推官。卒後。溫成幼無依。始入
宮。何由既貴。後為父求官。又溫成既卒。五年。包拯始
為中丞。仁宗何緣以告溫成。欲使溫成謀。何知之。今
加以妄詞。遂中丞狂悖。皇祐童騷。宋之臣子。忍為此
言者。蓋以母子春秋齊景形狀。而做以為書。其惡如
此。孝元烟厚。趙錄。引丁謂撰錄云。嘗儀見客。四弟已
賣。皆倚立。王開澆水。燕鼓錄云。王祚見客。子寧相澤
傳。立。陳者華見客。子亮。容亮佐等倚立。皆云。學生禮。



當然莫言可說。又云堯咨守制南。每集以弓矢為樂。母夫人曰。汝父教汝以忠孝。精國家。今汝不務行。仁也。而專一夫之伎。豈汝先人志耶。杖之碎。其金魚射為六藝之一。卅將習射。乃正業。忠孝之行也。受杖當辭。金魚杖碎。金魚金整且碎。人骨折矣。褒門。慶婦。亦不至此。堯咨母不當有此。有此事。明方所集事詩。豈引此為賢母。著書者含毫吮墨。搖頭轉目。慙鄙之狀。見於紙上也。

談元為書

宋無我言。每日胸中。出少許議論。積久便成一書。此宋時習派。不問是非。甚害事也。五總志云。王介甫以動靜問東坡。東坡曰。精去於動。神守為靜。動靜即精神也。按精神同聲。神以申動也。無說乃相反。龜水燕談錄云。龜迴言。人耳有靈響。聽於靜中。似鈴聲。遠聞者。耆年之後。愈覺清激。如幽泉漱玉。如清磬撞空。如敲磬曳絳。以為三妙音。石林燕語云。龜迴晚年。耳中如潮。如磨。如雷。如鈴。如磬。如泉。為學佛仙之驗。按此。最年腎枯之病也。耳脈在腎。腎之本在腎。



降拓剛身之相接處不潤，於精澀神瘦，喜按摩父伸，
頸骨不動，臂枯剛，頭昏夾志，骨之捺理唐鸞耳根自
聞之，乃以為妙。此種議論，雖少許，然不如不出也。

誇誕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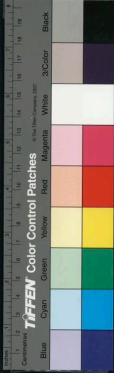
曰：唐書投意，以蔡條鐵圍山叢書為文章中小人之
雄，為文甚怖惡，采路漫志，亦以為無忌憚之小人。然
此誇誕之書也。誇誕乃小人之常，惟條言實有不可
解者。稱宋故事，天子誕節，宰相獨登殿，上天子為壽，
天子還內，宰相夫人獨登殿奉觴，上天子為壽，仍以
紅羅錦金幣帕繫天子臂，此孺臣之至榮云云。宋文
國亦有法度，不當有此故事，而條言蔡京妻嘗為之。
按宋史蔡京傳云：帝幸蔡京第，命主簿賜京謝表云：
主簿上壽，請醕而肯從。京子攸為開府少保，得與宮



中秘戲侍西宴、多道市井嫖娼詭浪語、要宋氏出入
禁掖乃知母子始婦、同此汙穢而條又誣之為宋朝
故事、謂宰相夫人皆如此、則是誣誓宗以上、而於此
自暴其母之醜、君臣父子夫婦之倫、皆無之、即在誇
誕之中、亦是為言、五人君子不忍信也。

噴蓮芳書

晉人无虛之學、大臣世族賣國、記身、沈盡甚久、事由
父子兄弟、漢不相識、而君臣朋友、固之噴、故予以字
呼、父弟以火攻、兄已不足責、謝氏靈、范差、勝於王、然
晉書、謝元傳云、謝安曰、子弟亦何與人爭、而正欲其
佳、元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宋書、謝
宏微傳云、宏微、謹財不爭、曰、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
死之後、豈復見聞、此皆千年所傳、名言、謂子弟不與
已爭、死後不復見聞、其言慘忍、刻怨、欲於君臣朋友
之際、望其終始、豈可得乎、蓋其心可疑矣、此又老莊



釋氏之家也

釋氏之家也... (Faded vertical text columns)

呼儒莠書

呂氏春秋言湯克夏大旱七年乃以身禱於森林自以為犧牲用祈於上帝民乃大悅雨乃大至淮南子言湯時大旱七年卜以人祀湯言我自當之乃使人積薪膏髮及水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焚即降大雨此凶年鼓亂之呼言也魏志文帝紀注載漢魏薛代眾事大史丞許芝言周公及政尸子謂孔子非之以為周公不聖不為兆民也又輔國將軍等奏孔子曰周公其為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此尸子蓋王制家物後王肅出其本有



為、計畫幼孫三天。
仲字聰明有智略。
善書。

明帝燕徐度作花富閣畫殿村老委蔬云里中有邱
老四者賦冠也著一書名勝策秘訣有庠生者從之
孟按莊子外篇云儒登惑大儒墮傳小儒務詩曰青
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地死何全珠為梁書良吏
傳云邱仲孚齊永明初選為國子生舉高第未期還
鄉里家貧無以自贖乃結羣盜戰而服之所行皆異
故不登而史亦同此皆秀才作賊才能著書者也若
晉時則戴淵嘗在江淮間劫掠商祇石崇作荊州刺
史劫奪殺人致巨富垣逸作官時夜使健兒出南塘

賦書

EX-1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卷見隋經籍志又梁書高祖紀中興二年正月府
僚勸進云使大正婦小兒羞言伊呂鄭校里整配談
五霸亦可謂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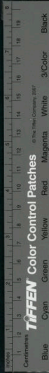
鼓行劫掠俱見晉書傳古人不以爲奇非齊司徒左
長史車義堂家兗州非境嘗劫盜行於晚子折節從
實見非齊書傳唐以後武達者有之文通則少矣然
宣室志云深州錄事參軍李生讀書以詩標少嘗掠
人於太行排入崖下得術贈百餘段百陽雜錄云鄭
刺史京當臥迎突請書爲盜事登而死雲溪友議云
李景征於滑州韋火柱見韋思敬并八十餘吟古今
詩數十家又吟李涉詩乃言少嘗爲盜江都錢雜志
云大邑進士劉建侯與妻同殺人取其金程琳而始
府殺之其人容晚堂言詞華博聖賢揮犀云有秀

才異稱宦試之賦乃云覽其才而關其無人選不謂
父見其利而忘其有義卷而懷之蓋謂與古盜尤秀
才不同此固盜也王文簡池北偶談云先世翁嶽遇
夜有穴其壁者燭之曰君儒生乃作此夫婦出粟與
之去錢至夜卷等記云平公其攻爲鎮洋今有捕紫
賊並賊至秀才也公曰無此理也責捕而釋賊一日
邑七都詭姓編被家驚起於空陽獲賊解縣則首秀
才也乃獲賊此皆常無所謂庠生者流村老安哉又
云庠生者姦事主女年老曰大驚以爲必敗業果破
庠生者在禁日言之益快箇認法中所切戒真奇異



大捉刀解之。後屠豕。就捕肝珠。惟齊大終不能。又獲
合。令剖庠生者。李志鴻齋大之事。知陸蘆秘訣之言。
不誤。戎言益多。縱酒習妓家。此益豕各案。非益豕並
行也。少時見。向容名捕者。明者。天王寺大益。採花官
進之急。若請免。免。比。言。此。案。必。破。以。自。任。之。案。果。破。
今。為。歸。岳。費。君。元。震。厚。賞。而。開。之。吾。明。曰。益。而。極。
為。無。理。故。必。破。費。笑。曰。益。豕。有。理。耶。吾。明。曰。固。也。偷。
劫。皆。出。無。奈。採。花。非。無。奈。鬼。神。忌。之。故。強。豕。拒。捕。情。
急。殺。人。有。漏。網。採。花。獨。無。漏。網。者。人。神。交。束。之。也。論。
亦。廉。悍。犬。哉。

書也。宋人書有鬼董者。其卷五云。非蘆塘並即今去
縣。三官人訓。與安豐對八。梁興國。王孝忠。借園寶。
劫。臨安。亦山。閱一。即。歲。胡。與。衆。誓。毋。殺。人。毋。淫。婦。女。
既。既。閱。志。中。官。養。命。也。有。色。實。欲。淫。之。訓。越。拔。刀。將。
斬。寶。乃。中。止。閱。月。寶。八。與。同。孝。忠。皆。就。縛。獨。吉。則。逃。
去。終。莫。能。得。紀。文。達。如。是。我。聞。云。李。金。標。李。金。柱。劫。
一。第。婦。鬼。神。怒。視。後。並。伏。法。又。述。李。鴻。志。言。忠。散。理。
馬。三。十。年。夥。黨。中。敗。者。十。二。三。不。敗。者。十。七。八。若。一。
牙。人。婦。女。在。指。許。之。從。無。一。人。不。敗。者。故。恒。以。是。戒。
其。徒。標。陽。消。夏。錄。云。齊。大。與。衆。行。劫。嚴。劫。淫。一。婦。齊。



書太清神鑑後

太清神鑑山根橫列第五位魚尾缺陷是賊人也色惡則被引也年上橫列第七位盜賊發惡色者即是賊惡生眼眩上者主作賊生盜邪主竊竊眼眩上者是眼上列子說符篇晉有卻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十百無遺一焉羣盜殘之眉睫之間殆太清神鑑所謂眇而誤為眩也

太清神鑑山根橫列第五位魚尾缺陷是賊人也色惡則被引也年上橫列第七位盜賊發惡色者即是賊惡生眼眩上者主作賊生盜邪主竊竊眼眩上者是眼上列子說符篇晉有卻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十百無遺一焉羣盜殘之眉睫之間殆太清神鑑所謂眇而誤為眩也



鄧析子書不多、語平易、近人有理致、無誇許之習、意
古所謂鄧析言不止此、如淮南蒞平術、列有芻菜也
世言子產殺鄧析、非也、鄧析蓋與子產同里、若、列子
仲尼篇云、圃澤役者伯豐子、過東里、過鄧析、鄧析言
執政功、伯豐子曰、無知無能、而稱與能為之使、執政
乃吾之所使、鄧析無以應揚、未處子產、以兄朝弟穆
為慮、審造鄧析而謀之、鄧析使誘以禮義之尊、朝穆
謂鄧析可憐、鄧析曰、子產與真人朝拜、若而不知也、
子產與鄧析甚厚、且左氏春秋有年月為證、必不誤、

鄧析子跋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白安之。此必無所更實矣。子產治鄭。鄧析甚難之。與
民之有獄者。鈞大獄一衣。小獄襦袴。良紳私搢。齊而
學訟者。不可勝數。是非無度。而不可口變。秋。滕因
勝。欲罪囚罪。鄰國大亂。子產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
服。其事甚醜。鄧析為大夫。有田祿。不得受衣袴。小利
當是。鄰國有此人。子產殺之。鄧析收得其書。列其事
指。與刑曹相難者。別條出為竹刑。即荀子所謂好治
怪說者。子產卒後二十年。加故以他罪殺鄧析。初子
產所殺者。人不得其名。以其符盡鄧析。所釋書中。遂
以書名其人耳。然書古不傳。或言當在名家。或言當

左氏云。定公九年春。鄭駟欲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是
駟欲害荀子。非十二子云。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好治
怪說。玩奇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鄧析也。則鄧析
自有罪。列于力命篇。又云。鄧析操兩可之說。故無窮
之辯。作竹刑。數難分。產之治。子產誅之。呂氏春秋雖
謂。則云。鄭國多相惡。以書者。子產今無惡書。鄧析致
之。今無致書。鄧析荷之。今無窮。應之亦無窮。不可
無辯。苟愈。及其亂。愈。或增水。其大害。人獨有得。其死
者。富人。清賈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白安
之人。必莫之責。免得死者。忠之以甚。鄧析。鄧析又答之。



唐書未修自付之
其屬朱南山其國後
作藏鐵經一篇其支脈
綱也藏者有本接八從
事列止一篇也。

在縱橫家然大半翻淺不能歷久唐人雷氏傳云雷
州兩後野初得璧石謂之雷公墨凡訟者投牒於以
雷公墨雜帝墨書之為利則又取勝之術訟師多奉
之周然今候思止等拾集數百人作雷家雜藏經宜
多惠軸然大唐新格止云一卷今亦不傳宋沈括筆
談云世傳江州人好訟有一書名鄭思賢皆訟牒法
也其始則教以算文算文不可得則教誣以取之欺
誣不可得則求其罪以劫之蓋思賢所記而傳交構
說義其時有刻板乃通行故古訟書不傳訟書以鄭
思賢為最古或其人姓鄭書本無名偽者以人名其

書或即書名亦思鄭析之意皆未可知元周嘉穀平
雜志云江而往之開訟學教人如策科之法出甲乙
對答及辯許之語專門於此從之者常數百人所讀
蓋鄭思賢也乾隆七年四月初二日部議坊刊賣訟
師秘本驚天雷相角法家新書刑臺奏鏡等書及擬
定齊受式樣造成險惡語者嚴加查禁賣者杖一
百徒三年買者杖一百近又有蕭曾心書微賄案賦
本掣膏毫寫心等書語極狠戾見文意乃必敗之
道不知何以能行也



淡書未盡傳云、博夜寢早起、意罕見其面、吳志劉繇傳、法引吳書云、顧譚侍妾有禮、嘗夜入展、出、希見其面、此文傳相襲、不致思之詞、其妾即譚嬪、亦不當以婦人目之、早寢而早起、至不見其面也、南史徐勉傳云、勉參掌軍書、幼勞夙夜、動經數句、乃一還家、羣大譏之、北齊書邢劭傳云、劭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言嘗盡入內閣、為狗所吠、言畢、使婢掌火、笑、問書、蕭愨傳云、愨性不喜見婦人、相去數步、遙聞其具、鍾御婦人之衣、不復更著、甄潜聞評云、極賦與友朋羣、羣性

不昵婦人

EXHIBITED A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恥婦人。此或由勸於人事。或阻憂志。亦或由天性。
南史何遜傳云。感家禍欲絕。婚宦尚之。強為娶。瑯琊
王氏。禮期將親迎。點菜。弟泣求執本志。遂得罷。老又
娶魯國孔氏女。點難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
之。人莫喻其意。魏書夏侯道遷傳云。父母為結婚。韋
氏道遷云。願懷四方之志。不願娶婦。家人咸謂戲言。
及至婚日。求覺不知所在。北史云。齊褚伯玉年十八
父為娶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逆山。著梁書劉
玳傳云。兄絮為聘妻。刻日成婚。玳聞而逃。匿重息。乃
還。蕭觀素傳云。妻王儉女。父與列第。遂無子。(聖王)聞

見近錄云。李化先少好神仙。父母令娶婦。禮席之日。
化先踰垣而走。此皆畸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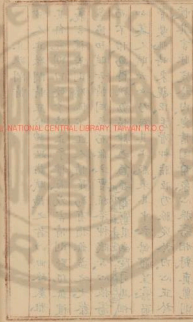
止欲閑情

古人止欲閑情正情皆思諸賦識之者以曲終奏雅
其自託則曰發乎情止乎禮義或言情則野鴉無禮
義言禮義則騷僞不近人情是為有損無益之文章
毫傷初賦云情閑象而無主曹植洛神賦云心振蕩
而不怡為發欲動情肆情也情有情窮其幽隱在也司馬相
如美人賦云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中衣結澁呈露弱
骨豐肌時來親臣至暗如脂臣乃脈定於內心正於
懷其言脈定於內息情固自象心振蕩相對真麗則
希言也要在定血氣也

2025.05.2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左傳女陽物而晦時
左傳昭元年云女陽物而晦時女字祺詳本傳此語
乃餘其義女者上云近女也陽者上云六氣陽正義
引先儒云陽全燥也物者上云物亦如之注云物事
也晦者上云六氣晦正義引先儒晦為水謂昏黑也
時者上云君子有四時夜以安身也言近女為全燥
之事在晦亦當頓安身之時不可過干過干則燥為
內熱晦為慈蓋杜注云女常隨男故曰陽物其名不
正顧炎武云女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曰陽似宋元
人議論



元牝

列子天瑞篇云黃帝言曰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
之門是為天地之根禘若存用之下勤其法黃老
元素之所同道家河上公老子注云元在上牝在下
以元為鼻牝為口抱朴子同因此有人中之說是孔
氏後苑中山詩話上官泌下官口鄙語之證矣二仙
傳道集云一腎在左為元以升氣上濟肝一腎在右
為牝以降液下傳脾是又醫士右腎命門之說
說也今按此者古人以為竅谷所謂虛牝者如今言
空洞來于終錄云牝只是本孔承納能受的事物元

白女子也宋人祀龍鶴夫妻媿聞亦貴乃偶然耳

EX-100-1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此者聖妙之祀，不是那一樣的祀，其言若即若離，嘗
深思之，元者白虎通五行篇云，元實者入實也，是元
為入祀者，庠律衛禁上釋文云，有以而可受入者為
祀，則元祀之為古語可知，為表出之，儒者可勿復道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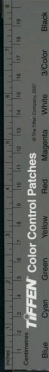
有注

非法有注，曰通曰竊，詩祭中序云，相竊在委，正
義云，竊者蔽其大，而私相竊，言行臨危機，公羊春秋
桓六年傳云，祭人殺陳佗，絕之賤也，外淫於祭，祭人
殺之，在二十三年傳云，公至自齊，危之也，公一陳
佗也，韓詩外傳云，子不早去，今竊有子之者，犬犬戴
襖，曾子則言云，卻大獸婦相會於牆之陰，可謂竊矣，
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意林引此言，古曾子，喜屬垣窺，
作明明或有知之者，羸豈可起為備敵也，漢書宋傳傳云，長安大姓尚方
蔡，少時嘗煮人妻，見秋，創者其類，傳得其情，蔡



叩頭服罪是盡人意人得斬之南史王敬則傳云嘗至萬鹿與其國女子相適後將破敗乃逃歸秦漢傳云江陵縣人苟蔚之其弟明之婦為曹口寺沙門所淫復入苟家誘之殺沙門為官司所檢兄常事司云家門穢行被告則殺欲惡則不可實已所殺兄常事死是似服檢殺之罪按古官法周官朝士職云凡盜賊軍刑邑及盜人殺之無罪注鄭司農云若今時無故入人家宅廬舍上人舟車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疏云先師引漢賊律欲犯法者如誣言家入並欲為姦淫之事是漢律本因法史記秦始皇李

紀云劉卞曾語曰夫為野獸殺之無罪則秦法亦然唐律云晝夜無故入人家者登時殺死勿論疏載云問曰外人來盜主人寤已知姦夜入而殺亦得弗論答曰卞今舊知姦穢終屬法所不容登時許殺理用無疑其律相傳至今魏書刑法志云崔纂曰若檢之機席象証分明卽律科死不越刑坐則是捉姦之法玉堂閒話云劉崇龜鎮南海斬屠刀行竊因殺江岸上孀婦事置屠於法其富商子夜入人家以姦罪杖背則夜入人家就擄到官各以姦竊論其登時許殺之律各行也



程大昌演繁露云、今世歌曲、比古鄭衛、汎濫者名曰
嘌唱、嘌之音如猱、蓋元老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云、
嘌唱、箏子、張七七等、摺擬思、評石孝友詞云、誰向利
於、嘌唱者之目、周家琴手雜識別集云、高疏寮、得何
氏女、善小唱、嘌唱五百餘曲、四水稽夫、武林舊事、或
云、亦周家作也、其記諸色、伎藝人、俱雜男女、獨丁未
年、撤入勾欄、箏子、嘌唱、皷色、十四人、皆女子、耐得翁
古杭夢遊錄云、嘌唱、習上、鼓面、唱、今、白、小、誕、雜、為、盛
聲、縱、弄、宮、調、與、叫、果子、唱、亞、曲、兒、為、一、體、吳、自、牧、夢

樂

EX-100-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梁錄云、雲根為引子四句、就入者留之下引帶、無引
帶者曰散唱、以此七事、知挾坡回唱、起於寒、謂之喚
者、以坡無落、俗對作煤、亦作關曰、女寨拘魂、大門叩
歌、真止句、响馬頭人之說也、長句、取觀、亦有如處
史記貨殖列傳云、女子則致鳴基、臨辰、遊、端、貴、密、又
云、鼓形容、撰、為、琴、雀、長、袂、漏、利、辰、日、挑、心、括、出、不、遠
千里、不得老少、此輩、書、健、樂、志、所、謂、內、則、致、窮、損、壽、
外、則、亂、政、傷、民、巧、飾、因、而、歸、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
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說、者、謂、始、於、會、子、七、射、實
則、天、地、間、有、此、一、事、非、由、人、制、創、始、也、以、達、俗、言、之

晉法矩譯佛說伏淫經云、非法求淫、又云、如法求財、
無、蘭、釋、國王、不、帶、先、泥、十、夢、經、西、晉、譯、舍、衛、國、王、夢
見、十、事、經、並、云、王、夢、見、大、牛、置、從、小、犢、乳、後、世、人、母
為、女、作、媒、將、他、男、子、與、女、共、房、母、至、守、門、持、女、淫、錢、
用、自、給、活、隋、譯、佛、本、行、甚、經、教化、兵、將、而、云、同、伴
三、十、人、惟、一、人、無、妻、共、獲、得、一、淫、女、使、與、樂、盡、竊、衣
物、逃、去、又、云、提、婆、欲、請、伴、不、得、錢、妻、言、往、昔、方、時、軍
將、曾、斥、於、已、欲、求、世、事、已、時、不、聽、彼、曾、指、額、今、可、與
彼、行、於、世、事、從、其、求、索、提、婆、夫、婦、同、詣、借、貸、脫、不、能
償、夫、婦、作、力、軍、將、與、錢、五、百、言、卿、不、得、從、轉、貸、還、妻



男水方太平廣記引十三州志云慈嶺以來人好淫
僻故前著于聞買女市以杖撻親書龜玄傳文俗性
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入官十輪錄云十輪故姦罪
同一淫女各十淫女各罪同一酒家十酒家罪同一
屠家起世經云天城之市第七為淫女市有市官治
之刻者有習俗相沿也

李娃傳

太平廣記李娃傳文辭極工而云常州刺史蒙陽公
及其子姓官爵劉後村詩話以為鄭亞鄭畋然稽之
唐書宰相世系表鄭氏蒙陽房中無有合者蓋故錯
隱之開元天寶遺事記長安岐到國容使女僕送天
長簿郭世述至成陽小說所言地勢多不相應此傳
所言坊曲頗合事理長安圖志于康為朱雀街東第
三街之第八坊其第九坊即宣陽以丹鳳門街言則
第五坊平康第六坊宣陽傳云平康里北門東轉小
曲即宣陽又平康宣陽路皆直南北其街則直東西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Centimeter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The Color Company, 2007

傳又云日暮許程不能達則作傳者信筆漫書之非
實情也布政里則在朱雀街西第三街去平康甚近
凡說云是秋門外則西城城外訖初最有情理又案
非里志云平康入非門東迎三曲即踏破所居又其
南田中門案前通在字街蓋宣陽平康南北俱有西
可通不必外街阮籍詠懷詩云捷徑從狹路僮僮趨
荒淫古所謂狹斜乃比之語

魏徵龍陽君正注

魏徵龍陽君注云幸臣吳師道正注云幸臣也非楚
安陵邵陵壽陵趙建信之訛長孫佐輔武陵詩皆
以宮人之言之案師道以唐說國苑其證已前且唐
詩亦有誤本文遂齊陸贄卿中山王弼子嘉歇云子
暇矯陵駕安陵法前魚注魚之事非安陵乃龍陽也
阮籍詠懷詩宋顏延年注引龍陽安陵事後云安君
所以悲魚也末語有缺文而相傳已久陸詩蓋本顏
法此後詩人相承誤為安陵佐輔古宮怨云案前方
見注船魚武陵長信宮詩云一機憑畫扇幾度泣前



魚二詩又本陸氏謂是安陵元姓纂云安陵小國
其後氏之安陵鑪楚王也故以為字人是也二詩不
說安陵師道引以鑒龍陽其疎一也妙道未讀陸詩
若依陸詩注魚必無則子瑕亦常人矣其疎二也楚
王楚安陵君正法亦引姓纂以為女子則此正法當云
正楚安陵之比乃非楚安陵之比二處皆名正法
無所適從其疎三也師道惟補注多可取楚安云要
也不避席寤臣不避中蓋言驕寵也補注云文選注
引璧色不避席寤臣不弊車真結言璧色不厭席寵
臣不盡輪則言榮華易落寵不能久其義可博秦藥

云美男破老美女破少乃逸周書武稱解文補注云
修文御覽引作美男破老美女破車破車無忘義學
文也



亦曰頑童。鄭語云陳厲成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注云。優笑之人。今俗猶謂調笑為頑。是也。律謂之難姦。揚慎奇字云。律惡姦者。將男作女。從男首從女。音難。其說甚怪。先儒得野獲編。謂是閩人土字。陸容叔固雜記云。愚音少。杭人謂男人之有女態者。蓬軒類記。既允明擬談。皆同。不音難也。晏子春秋外篇云。晏子侍景公。公蓋峻。有羽人視公。勝者。公使左右問之。對曰。鸞。公也。公曰。殺之。晏子曰。推飲不濟。惡愛不祥。公曰。使若沐浴。客人將使抱背。晏子截比。夢不知何意。說苑善說篇云。襄成君王於泔水。久下。楚大夫

莊子。願執其子。辨述邪君子。曾編修袂。擁越人。舉繡被而覆之。交歡盡意焉。襄成君曰。願以少壯之禮。謀受命。與景公事同。奇怪也。魯語云。敬姜曰。好內女死之。外士死之外。外嬖也。士未冠也。死之。殉之也。漢官典職儀云。列史六條。明事。其一曰。二千石。敵賢。寵頑。百官。公。署夫。論德化云。近頑童而達賢才。晉張翰有小事。詩言其昏亂。東晉。而後世承直門子。明光德符野獲編云。批既身辭。閩僧徒律禁。姦通。聖師處。萬箇舍。男色。生情。理勢不免。要津所據。春以仕。禮。即充功曹。加約候。選。旋拜。玉。壽。益。達官之。縱。欲。可知也。



所記云泰元中荀姓婦嫉凡無鬚人不得入門頗駭
宋江敷表云賓客未冠以少容見斥或謂文蔚翠副
長沙玉齋飾訪時夜信愛之有斷髮之歡太平廣記
言潘章與楚國王冲先友情若夫婦同舍共枕後同
死合葬或生一榻柳葉相抱人號為共枕樹則朋友
之行駢可知也漢書張敞傳云長安偷盜者長若皆
温摩山從童騎何孟傳云王林卿令奴乘車從童騎
野獲麟云京中小習閨中吳第之外士人得志多致
嬰童為所敗則僕騎之不潔可知也非齊書廢帝紀
云許散怒口不登嬰童之林不入李女之室蓋以時

所共逸宋謝靈運會吟行云肆遊窮寵容路耀使唱
子麗皓白舒詞云洛陽少童柳羅女五代陶穀清異
錄云曰才指南海為烟月作坊今京師鬻色者持及
萬計至於男子舉體自貨進退恬然遂成蜂窠巷陌
周家於子雜識後集云臨安新門外乃其巢穴皆傳
脂粉盛粧飾善針黹呼謂亦如婦人為首者號師巫
行頭梁清遠遊履雜錄云明不禁男娼童子術術乃
其巢穴油頭粉面裝飾庶九如女子外襲青絹袍也
蓋五代以後京城鬻色則風俗之披靡可知也晉書
五行志云成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



者有父笑道論引真人內朝律云男女至朔望日入
 equal 至師所立功德陰陽並進日亥六時劉宋譯第
說菩薩內戒經云四十七戒二十四者菩薩不得男
子更相淫戲二十六者菩薩不得至黃門家唐譯銀
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云六眾若起帝於大小便室
樂從落種種調戲妙法蓮花經卷樂行品云不樂畜
年少弟子沙彌亦不樂與同師又云說法之時不與
優婆塞獨處其事如此僧護經云僧護見地獄中二
沙彌眠卧相抱搖火燒身佛言迦葉佛時是出家人
共一故稱相抱眠卧故入地獄火燒被禱相抱受苦

大矣不尚之天下相敬哉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惡曠
家當五南史云王深尚臨川公主深列愛左右人吳
崇祖公主薨之宋廢帝深下獄死載記云石季龍寵
優童鄭櫻桃指殺妻鄭氏及後妻崔氏撰書江南王
僧云與崔氏夏以左道同遊絕房中而更好男色輕
忽妃妾致如桂枝梁沈約載悔文云道尋少年血氣
方壯習累所懷事難排露漢水上宮說云無幾分桃
樹袖亦足稱多此實死生牢寤未易洗拔明陳建皇
明通紀云成化十九年十一月宋壇王見須押道吳
安童謀害正妃事覺見續仁宗政明此等本前則陰陽倒置者



至今不息。隋書王文同傳云。文同至河間。禪僧。驗有
淫狀。非童男者。數千人。皆殺之。則二氏之教。其教忘
者亦久矣。

俗罵彙解

文選注引風俗通云。某方言。駭蹄子也。今人相罵曰
駭豚之子。是也。俗罵違禮。古人且為之彙解。今罵疎
惰者何也。彙康鼎會典云。順治九年定。藥方黃色龍
皮帽。康熙十二年定。本色駮鼠帽。涼帽。俱稱綠裏綠
絹緣。逸明史輿服志云。教坊司伶人常服綠色中。以
別士庶之服。彙之明會典五十八。樂人中服事例。為
洪武十二年所定。宋時青巾為下服。夢溪筆談補云。
蘇州有不運子事。紗帽下着青巾。孫伯純知州。判云。
中帽用者。茶活何異。元則倡伎象長並青頭巾。分白

吳志注云。沈崇領丹
陽銳卒刀柄二十號
曰青巾。故沿為末
世中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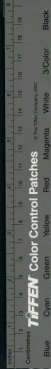
青黃頭者元遺語也曰綠鬚者明遺語也封氏見聞
記正合陵蜀人襄碧頭中吳人以為大恥元偁夫所
作詞曰綠中則則其漸耳古兵服綠中北史尉遲迥
傳其象縹中錦襖姓象偁夫蓋治營制今萬龜者奔
州史稿引明成祖實錄永樂十一年正月十日救坊
司差有生子今作小龜子之文則龜子為明時偁夫
定名到子天瑞篇云純雌其弟大魯注云龜龜之屬
說文云龜頭與蛇頭同天地之性廣肩負雄龜龜之
屬以蛇為雄莊子天運篇云雄雌為其正風雌鳴於
下風而化釋文引司馬云雄龜也雌龜也則龜龜古

云皆雌然史記龜策列傳宋元王夢龜見一丈夫延
頸而長頭衣元纁之衣而束幅巾說郭水化化人龜
為黑男子則龜自有雄論嗜化書神化篇云牝牡之
道龜、相顧神交也埤雅龜云龜雖與蛇合亦有以
神交者北夢瑣言則云雌龜與蛇交或雌蛇至有相
趁鬥噬致斃者是以蛇為雄古說有微理自有雄瑣
言謂取雄龜以鏡照之帝淫發失聰又李杲書野人
嘗見龜以尾接是龜有雄而雌又外文輟耕錄載人
請家子孫詩云宅眷盡為雌日免令人總作龜頭龜
抱朴子云高第長於怯也龜唐書魏元忠傳表楚客



引作高笋，豎音如，素，意林抱朴作如龜，亦言其
禱頭也。韓愈效玉川子月蝕詩云：烏龜怯奔怕寒以
殼自遮。此言北方宿逆鳥是其色，或言烏不辨雌雄，
元典章云：至元五年，中書省劄，娼妓穿皂衫，戴角巾，
明刺歧異，衣戴帽，教坊司樂伎，明角冠，皂褶子，其形
雌雄混也。今罵狐媚子者，玉照通政注，引二十八宿
真形圖，方心二宿皆具兩體，方兔心狐也。百陽雜俎
云：昏狸有內外腎，自能化狀，狂子庚黎楚篇云：步伺
之邱陵，冀然為之祥。秦策云：鬼神狐祥，無所食，以其
變幻妖淫也。今罵顯者，莊子天運篇云：類自為雌雄。

山海經：重爰之獸，帶山之鳥，自為雌雄，爰也。今罵兔
者，兔尾有九孔，又自具兩體，或言兔無毫，視月，則此
雌。古詩云：雄兔撲逸走，孔齊至，玉直筆云：魏利兔見
育二外腎，李時珍本草綱目亦言雄兔有外腎，又言
兔以療為鬻，鬻以早為免，此鬻免之說也。非里志云：
歧母俗呼之為爆炭，不知其因，應以難姑息之意也。
今自老鴛，爆音之轉，鴛者無後趾，無舌，無雄，刺他鳥，
谷非里志云：多有游情者，於諧三曲中，為娼所奏，奏
號為翽，翽不知何謂，今日老鴛，亦翽音之轉，與龜兔
為鴛，從物吐義，今罵曰懶，或作彈，或作晏，言非人所



生、以陳之子義也。又萬志八俗呼龜臂為志八通雅
陳餘叢考並云五代史王建跋馬人罵為王八賊此
蓋不相涉。明末有人書降臣門云一二三四五六七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後落一言忘八一言無恥八是
賤言賤盡無恥以有狗名故亦呼龜為忘八李巨又
賤取集云世俗談話不可以證者如以鸞始人類今
龜壳為鴛亦胡物類聊為彼之荀子榮辱篇云傷人
之言深於矛戟不可不慎也說苑雜言篇云孔子家
兒不知罵生而善教也故顏氏家訓云教兒嬰孩教
婦初來比至言如昔狗曲以志儒林江翁之說畜產

亦累主人文鏡之仁是何難狗運買玉墮為之父母
乃聞惠施抱朴子疾謬篇云嘲戲之語或及祖考下
連婦女亦大累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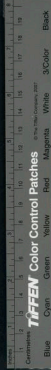
家妓官妓舊事

古有家妓官妓齊萊云孟嘗君之舍人與夫人相愛
君曰觀覽而相愛者人之情也此夫人蓋家妓美稱
湘山野錄云南唐韓熙載縱家妓與賓客生其雜處
則家妓不能檢也古于官妓亦多不檢者開元天寶
間事云長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
于此每年新進士以紅箋名紙書謁其中時人呼此
坊為風流數澤唐摭言云裴度押遊為軍力士十許
輩遮標勢甚危窘求救於同年胡尚書誑唐語林云
中僧瑞習杜牧曰風聲婦人若有顧盼者可取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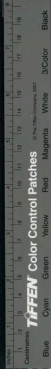
河岳不可夜中獨遊或嘗夜不寐奈何言恐人劫之
則官亦不能死蓋杜牧有軍人護之不致犯官法温
庭筠上鹽鐵侍郎啟云強將麋鹿之質欲學鸞鷟之
性逼使幽蘭九畹傷孤旅之情多丹桂一枝竟攀援
之路新牛衣有流端舍無煙其文悽惋案玉泉子云
温庭筠初客江淮間揚子留後地苗厚遺之庭筠所
得鏡篋多為缺和所費苗咎逐之以故庭筠卒下中
策舊唐書庭筠傳云乞求揚子院祀夜為虞候所擊
敗而折齒許之金帛約緇捕虞候虞候極言庭筠快
邪醜述乃兩釋之此夢瑣言云唐乾寧中進士張翺

於宿州刺史陳瑋唐上調妓竟觀習而昇貴治通鑑
云天成四年五月李仁矩以詔諭兩川至梓州董璋
置宴名之曰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執入驛欲斬之
仁矩流涕拜請璋許西免夢瑤筆談云石曼卿為某
賢校理微行倡館為不道者所察曼卿醉負之妓為
街日西隸曼卿甚怪不羈乞科頭街司杖遣之是可
裝矣能改齋愛錄云馮京少嘗游遊里巷為街卒所
繫鄂帥王素見而釋之亦幸不為馮石縫耳宋史蔣
堂傳云知益州或以為私官妓徙河中府齊東野語
云浙清坐唐龍仲友與官妓為姦嘗妓使承妓曰曉



人早守嚴，亦非死罪，不可承顏。實再之，而楊鐵齋以
教授押官，故乃默。故而以教。教授山房，隨筆言岳陽
教官陳洗，與妓江柳押，守蓋之程，杖柳，文具著，以陳
洗二字，押隸辰州，均所謂官無告也。歸潛志云：合
住至密州，純石致牙，忽帶使妓侍寢，將發，使破開，合
住匿，取帶帶，曰：豈有官使人，而不與錢者乎？合住厭
以對而去。是也。官使人，多不與錢，故以純石致牙，忽
帶為異事。今士人職官，挾妓引律，則科為罪，首晚同
也。名例則為私罪，不準贖，其數當則曰：苛錢無和斯
為當矣。明劉辰國初事蹟云：太祖立富樂院，令禮考

吏官錄，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止容客商出入。
野獲編則云：禮部到任升聘，公費以數坊司，兩禮堂
司俱輪教坊，直茶，無輪私寫進宴，日日皆然。是其制
絲明不改。又云：宣德三年八月，巡按湖廣御史趙倫
與樂婦姦通，命戍遼東。陸容菽園雜記云：前代文武
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宿娼，有禁，至罷職不飲。王彥
滋歎兩集，左卿何鎮詩云：鏡他兩字感皇恩。注云：進
士介松年，與之狎，奉旨松年除名。左大號他，蓋法以
漸得其中也。古有官妓承直，官於遊宴，禮得近之。今
無樂之官，何從得妓。今士大夫談識，言古法寬，若深



羨之者不知古今官私有無之別也古有特人家妓
者南史王琨傳云現以羅女無親授受顧師伯白妓
傳酒令置鉢上四面迴之花雷謝靈運云錢同愛使
妓從後擊落文大夫壁中大夫不顧寧頂而去又選
同舟舟尾進妓坐定妓出太史垂發岸馳去古人待
官妓者道山清話云蔡襄守福州於道山亭妓宴累
鼓聞妓發聲如越牆擊鼓逸去李觀詩嘲之曰山鳥
不知紅粉樂一聲拍板便驚飛湘山野錄云王晏石
過揚州見有官妓云不肯坐而去一妓笑曰燒却
車船送之上座鶴_在林_露云楊邦又少處郡庠回舍

拉出飲託言友家寶唱錯也端豔粧出公愕然疾趨
而歸劉昌詩蘆浦筆記司農少卿楊解盛嘗言云伎
女之席誓不散即渝盟受殃神質於乎綴耕錄云倪
瓚_春越買兒令其自洗從夜達旦竟不作巫山之夢
堂林遺事載此事作趙愛兒人之性情嗜好不能強
回然多識前言往行擇其卓異者亦大雅明哲之道
也



卷存稿卷千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存稿卷千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陽簡父子事迹
何公世堪字善養一字坦園晚號鐵山其先世自東
張遷山東新城陳何在公幼慧六歲喪母能持禮康
熙甲子年十九舉於鄉當次得荊州學正以己及進
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充一統志纂修庚子山西
鄉試副考官雍正元年正月授山西道監察御史二
月充江甯鄉試正考官七月提督浙江學政二年七
月授內閣學士兼副運使經理淮揚巡湖災賑是時公
領運司鄂文端爾泰為江蘇布政使皆處天下脂膏
地而以廉聞三年十一月授貴州巡撫時鄂公總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實自貴州廣西及將軍石禮哈提督馬會伯辦事
公奏請

聖訓

世宗批其奏曰武備不可輕視苗夷雖蠢亦人也思
慮不可偏用公自直轄翰林十四年自御史至巡撫
才三年耳說往事言上德意周咨山川險要籌撥軍
儲值吐苗頭日阿寧也阿強阿戎等十四人赴公自
懇奉行法度未嘗及公開示威信使轉諭各寨兄編
屢受冠帶者賞以銀牌衣物耀之於其黨以是弁
推倍之人傾心內屬得全活者萬餘人戎兵方進攻

下不服者谷隆長寨者貢羊城之酋首逆阿葉阿紀
等兵機大順公又以黎平都勻鎮遠之副古州八萬
一寨地廣十里南通廣西東界湖南上沃人烟物產
尤富在三省腹中由貴州黎平開之北寨得則附近
尤股黑苗可以劉撫卽會總督奏調思州府張廣知
知黎平廣西至卽輕馳^騎古州登諸舊臺盡望見苗
寨高下及大小丹江出入圖其險要道徑吐苗大驚
彼取之固未合而廣西從山背下得當以報公大意
既示以威則撫之又保舉貴州人材貢生生員三十
二人五年十月被召入都先是貴東遊葉以同鄉求



保集不詳則參公徇情市恩飲酒宴樂

上又以徃苦事公歷言可憐恐與軍中意違相左故
召公而鄂公家奉公實心任事無他念公到京即授
刑部題外侍郎六年二月轉刑部四月轉吏部仍兼
刑部五月署直隸總督公以才不勝外任辭甚切時
天氣黃暑汗出流被面公既辭不得請

上命侍臣為何總督解衣賜人參克什紗表筆墨端
硯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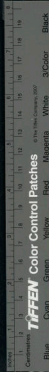
垂詢生平極意文字公進稿字歲一首六月貴州人
材尚文引

見

蕭以人品尚屬瑋瑋皆錄用之七年正月二十七日
起察南三府御史過保定傳

諭使公愛惜精神而公已於二十六日卒矣年六十
四遺表請祖父母封

誥書褒恤悉如其請加贈禮部尚書議瑞簡內帑給
千金治喪喪運所過有司支公祭奠八月改尚書秩
一品乾隆元年追贈光祿大夫夫人徐氏晉一品太
夫人公主試督學所得多端入歷封疆知入善任初
抵黔時張公廣迴來迎馬上問地利民情苗俗行司



最有驗編察得其窩緣清其跡令保甲輪直吏保
統之使捕役分任村屯捕頭統之調黃巖丁徐大夫
人憂起獲發江南解銅山張確如縣知縣縣當宿州
靈壁下諭十載九弱其西北背水地汎濫西南為害
乃開河西南洩其水治福田製屎機路民興木棉村
最後胡定遠築西水石壩衛民田舍以耳疾乞老歸
里體仁凡六任縣令奉嚴教一民一茶不敢忘取廉
俸河壩於意氣之發地方公事所捐亦囊往自喜在
定遠時驛丞某年老矣為憂儲空當揭參而不忍也
使巡檢協治其事莫以漸而復上官嚴察之並革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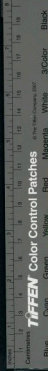
十員未休三詳館語達且凡事一以咨之張公亦功
名自許雍正六年張公已為貴州巡撫八年苗疆底
定十三年又反乾隆元年張公以經畧予之公于四
禮仁秉義德誠實體仁字西銘性恬淡年四十三
始舉雍正四年鄉試訓導八年既葬瑞蘭公入都謝
恩即授浙江諸暨縣令縣人憐呵男者淫狡而肆
持官吏短長為一十官體仁窮治決遣之民大悅諸
弊各數積弊儲不實其揭言之上官怒詢於潛久之
謂奉化奉化沿海多不治置仁與修水利因以得
近海舟楫來往並所從地荒之路以保甲糾盜古法



不子歸、禮仁三酒名之、許公私斫虧、為其印文清官
項、蘇裝送之、贈禮仁、然已無餘財、教子孫耕讀、外不
使、逐他嗜好、所歷無奇行、而士民思之、自號長元、人
稱長元先生、年七十九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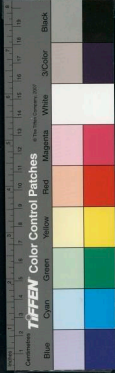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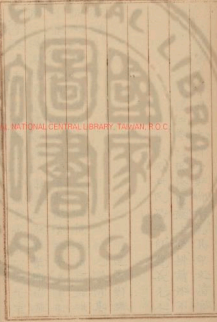
述曰、伍苗之役、郭公任之、張公成之、其間置籌劃、撫
瑞簡、可謂賢勞矣、三公皆以征苗起、功名之際、何其
盛也、昔太史子魚以義快聞、而不樂縱橫之習、軍旅
方興、以方行短步者、指畫其間、並無猜疑、自古難之
張公後裔、至今稱述、瑞簡、又得張公所蘇、貴州通志
故得於齊、侍郎河作、隄外、補緝之、坐平喜、人稱說故

實、見長元先生狀、與所聞合、故附書其事、公父子皆
循、然無新奇可喜、而後人樂道之、非所謂悃悃無
莘者耶、虹故魯虹也、左傳注、晉時猶有虹亭、後漢沛
國虹也、虹以乾隆四十二年、並入泗州、今州治故虹
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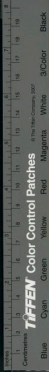
汪先生事輯述

汪先生名廷燾，字士瞻，鄞三都人。同學稱仲山先生。少學賈，二十八歲，置業漢口，見帆檣叢集，蔽江而十數里，人語雜五方，漢水衝擊，江波浩渺，縱觀之心，動歸而讀書，學文詞，喜馳騁，浙不自喜，沈思刻意，為短章，辭又不自善也。乃始為平正曉亮之文。讀書江寧鍾山，同舍生或窺之，詰與交者，數人而已。董以學編鈔，戴翼子戴祖設侯學，孫君敬，諸君子皆自好，約為背誦經史之會。冬日訪先生，恒先生笑而出，曰：吾得之矣。袁問之，指膝下炭，整曰：此立方也。取圓與立，句



暇先物雅之。子鈐大書，筆其家所刊書贈之。於沈旅
晤戴震李惺，與訂交。學益廣，中乾隆辛卯，知江南舉人
授書鏡州。芝陽書院補旌德縣訓導，以病歸。嘉慶元
年，獻孝廉方正，年老不就。試受不品頂戴，家貧僅中
人，過賢盡傾，意結納之。生平喜道人善，蒙誘後進，作
文章，雖指授者，皆有理法。先生為文，下一字或檢書
數十總，務得其通，不必古人曾用也。務使妥貼，有光
來，蓋得揚雄韓愈意，務使合語氣，所著四書文名
碧山草堂制義，自言曰：人各有所長，孫茂即未敢自
信，時文所言，於事理不背而已。文有大體，吾自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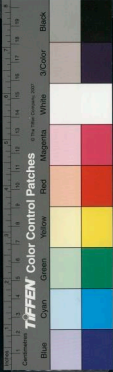
方先生讀書江寧時，與何某出遊，遇王者輔，寓者輔
有日記，日誌人事，遂疏曰：某日何先生偕汪兄來，汪
兄名廷榜，黟人，住三都碧山學士里，有識見人也。既
而者輔事敗，官棄，日記索所往，還人何先生汪兄俱
錄赴蘇州按察司，某獄在亳州，聞其事，徒步至，報候
之事，白人指為道義交，曰：汪某先生懼名，曰：遠布
一日，同梁啟敬笑謂之曰：若素不傲肥肉，吾勸若始
知其味，吾素不欲，若遵吾教，今亦不離杯盤矣。吾西
人，始酒肉朋友也。聞者皆失笑，其光數如此。嘉慶八
年七月卒，年七十五。



進曰嘉慶己未旌德劉君成書入館先生寄文集屬
正燮校定且曰剛窺惟汝癸亥七月先生病歿時適
正燮歸里先生持之而泣以文付其族孫夢桂及正
燮八月正燮復出遊知卷誌及傳已有兩篇故輯其
瑣事附碧山草堂制義後

胡先生事述

胡先生椿字樹思徽州府城小北門西管人乾隆丙
午順天鄉試瑋母史蕨連載卷寶年寶字書之遠若
格寶其先世儒者十一世皆學生父瑋字渚中為武
學生瑋母文生也鄉試不中遂中寓於市市人笑曰
公武生也謂第文生文必不佳不中宜矣闕而歸明
年呈請文試遂舉於鄉成進士時乾隆甲戌也越十
三年丙戌第亦成進士入翰林渚中終光山縣知縣
先生年十一侍母扶柩歸囊無一錢又無師傳為無
賴書與人門則竊書賣之日食於外母見書十紙



其心則痛乎。乃自投改過。與二弟同讀書。日負販於外。夜讀書。油錢少。燈光如豆。大兄弟三人環讀。以夜中為樂。自作文。不求人教也。先是從中君在時。為聘色汪氏女。及迎娶。資送直千金。屬其兄弟為變賣。若積已投徒里中。衣食稍有餘。久之。落中君有門生官杭州。遣信召之。至。則官以市瑛。過觀。中君與浙中者。假資置湖船。往來揚州。又買茶。皆獲利。時已納粟作監生。值玉器貴。乃盡以財買玉子。解視多反。盡又自甘肅來者。日慕遂折柱。接泉信。盡財又折耗。念揚州親事多富者。往投之。不見。叔時小押中皆無賴。

欲得書生為主謀。見先生個個。迎之去。願自危。以計欲誘無賴。分金買舟北上。慨若旅舍。天大寒。天津某訪同院友。顧見先生。肥大而麻黑。目長秀倚上。胸背隆然。裏二蘆花椅褥。與之言。曰才人也。載歸。久之解之。保德。其知州素與落中君善。好豐坊大學。兩至刊行。雖能敬文人。先生至。使主講書院。官日課諸童。先生不甚解。則雜舉古今成敗。兩廬山川人情淳醜。以亂其言。或阿官好。叩以姚江之學。曰姚江以學為文。雖君言姚江而已。何必誣以學也。復入都。強折帶。物物然不妄言。然有作之者。輒登門。升高坐。大罵。務盡



怒夫，以火迎頭也。既聞將捏神之益大憤，欲卷院署
肆無禮，見先生氣甚盛，轉怒為笑，曰：是作官者，乃似
我輩無賴也。視事三月，不見一人強橫，詐市賈財，繫
之縣，將捷之已，僥得免，隸行復良人，叩頭曰：刑杖月
前，供應街通衙門，獨未肯歸，先生曰：是矣，我乃三
月未嘗一撻人也。當杖者，伏地呼號，致之起，罵曰：吾
好撻人，若無犯撻者，汝不配放撻瑞，後受撻者，道汝
我識汝，舍汝去，再繫汝，即舍之。中城竊案積年不獲，
聞諸捕捕曰：官考成，我輩身家也，不敢怠玩。先生笑
而頷之曰：是。五日，又問之，答如初。先生怒，諾曰：汝真

見詞而歸，人又按否，亦不以增減其怒也。鄉有為部
郎者，塔人曰：胡對思，吾無法治之遠之而已。先生聞
之，扶船往，登其榻，酣讀終日，出范蠡自說，更夜分，謝
之始去。年三十中，式充官學教習，以知縣用，值湖北
請挑，先一日，謂弟輩曰：吾入挑，皆支薄俸，汝持歸奉
母，吾單身行矣。赴挑不與，借補中兵馬司副指揮，曰
吾昨買得克峰文鈔，方笑司坊官與皂隸伍，今即補
是官，豈非數也。雖然，吾不似此翁，才拜印，果有院皂
來車從，奴持朝笏，先生坐堂上，問坊皂，曰：院皂與
汝品秩同也。我見若輩，當何費坊皂無言，使呼院皂已



汝元卑官少成汝何知我知杖汝而已不需汝身家也五日不獲諸偷者汝不欲活矣四日而獲十七業然終未獲人也某者若雲否守衛衛捕劫人妻事將成矣先生過場梅竹斜街見之止車告之曰明日事若當自止吾知彼婦無恥下足惜本意明日將史拘若兩人以濯吾室忽見汝不能自禁以告汝言已馳車去某大感遂止京城偵事者某校不以實又持官獄長先生故推紳之使傾刻報命惟謹日近詩書兩轡無廢享讀史記曰廉吏久久益富不可信也官多妄費而吾衣食俗於教讀時吾不廉人不能知也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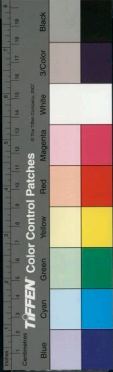
若宗師者託事陪客故分金曰撒網司坊官十五十回俱已陪客意不能無動情人畫例借屋校耐營賃盤盂几席結來召廚人梨園子弟候代文客者已到乃衣冠乘車往禮客中途忽阻懼馳車返使人稱疾多謝客多酌加飯迨暮家人載金歸先生視之笑曰廉矣也富其以此耶此吾在揚州故習也嘉慶二年十二月補官四年十一月卒先生之言曰吾生平閱歷多矣惟不收求能自保不能屈抑誠自苦然碌碌者安可託也卒以病肺年四十三歲氣平矣子元鼎



迂曰明允公其猶吏也生平所行發乎情止乎禮義
合聖賢之法正變記先生事甚多先生素惡卿屬罔
以所記徇求所謂難處者下意延問凡經指示許可
之事志去之故所有止此嗚呼此先生所以賢歟其
精神在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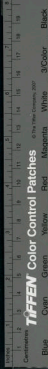
賤君小傳

賤君正瑜字金門號雲封句容石橋人居城東為人
淳厚自愛能文章乾隆庚子內容書生某求督學闕
第有人持金去某隨之急乃還其金妄言學使已許
之矣既而不許某怒摘童生有文章者二十五人先
出榜一日張於院外廟壁以君為第一迨曉榜出君
字同者十人而君果第一學使聞之怒屬吏窮捕或
怵君君曰此無與我事也不為動事亦不及之好為
開散遊登邑中堂龍岡馬甘同望茅山三峰若有若
無吟獻自得於人無可否以為性情形狀皆天賦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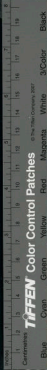
能強司以已矣非笑之坐不運也惟不喜人戴近視
眼鏡聞鼻煙其說曰前無眼鏡時人已自有目今人多
苦鼻杜耳鼻煙學壞者淚容之下氣息出入強動數
尺外非天性所有故可惡聞者數其言可為故實性
不能飲一日獨酒備友人於芑小南門外五里岡痛
飲流連作詩刻樹皮韻甚復學言鬼神事甚恣忽數
日故鄉可樂再三言之鄉十日而病初甚以揭榜事
用校計既而為眾所誦擊而死死十五年矣其兄病
請君臨訣君至其現心茹之某兄死君亦卒年四十
五時乾隆五十七年五月也黠飛倉正變在句容聞

之數曰吾姓知鬼神事然不分人有死也今將君死
則真有死矣五月晦夢遊之於四牌樓謠言其死也
語之曰君夢人甚思君胡久不歸曰死人耳明日月
朔歸人將以為不吉且緩之吾有事赴城隍司有闕
不若過城隍送我從之南行東轉過文廟出德配天地
坊又東循兩池間北行即城隍司廟屋與日所見同
堂下人百狀不齊堂上寂無人直上轉後屏堂見顯
應閣院落比畫見大仵數倍中有河橫去南北屋宇
羅列向所未見也相將過河而轉有屋南向而河近
就之忽小舟至高三尺廣不及尺深半之分兩層上



層層一長石人持瓶插河柳，跌坐育二人侍，人持一棒若蜀鼓，惟空中一棒跳躍，細長與所執者同，二人擊弄之，撥旋上下聲捷，然時視人亦長大，會後右邊空處，若樓榭，下層閣細紅窗，窗紅紙，紙非惡處，曰此閣也，送之過而醒，甚駭，數道數日，正變持燭如廁，見一社物負牆而二尺餘，俯視之，頭忽大若數簣，面皆紅也，見之，不甚畏懼，已過心，忽怯，奪路逃，物已不見，歸坐不樂，同學某生聞之，戲掌笑曰：大丈夫，豈畏鬼哉！無何，生閉門，忽大叫，甚急，鄰舍生持火噪門外，始起開門，入其室，腥臭不可聞，生面如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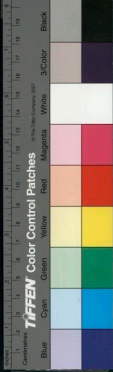
徐言曰：才卧，聞門響，甚厲，自蒙被中，有物自被上跳如廟中，天王手大，從爭至足，所搗處，冷徹骨，幾聞物歎，訖嘶，被不是人聲，時死大呼，幸諸君至，聞者脫衣而起，若乘，勸生抱被鎖門，從他人，搗呼，臥翼日，生無言，正變往君，詎前，祝曰：君有靈，嘗助我，逐鬼也，是夕夢君至，笑曰：責報一何速耶！予一人，重基蓋生。
述曰：正變於嘉慶甲子，重到好澤，意外丁香，將放理，別燒，日，夜候之，春風料峭，死未測，忽卧也，急欲往濟寧，夜燕紅燈，酒列，倚檻而寐，夢滕君至，看花，歡笑，驚起，人，舟燈地矣，旦將束裝，北枝，至，故時二月。



六日以中環以存，雖與庸惡無亂者，道念小時，一口
一字，駭君皆奇賞之。今知駭君果不死，在憶去年冬
平度于君重輝，輝平成君，唯新城何君永壯，同泛張
秋決河，四人坐船臺上，說鬼風，當浪緊，浪濶攢擊，真
有神物龍魚來傾聽也。既來奉安，無人談者，感丁香
偏故之異，因述駭君之事，嗟乎，四已之感，索君之數
生人，豈能無之耶？音塵寂斷，亦可悲矣。

古篆西孫君小傳

孫學道，字五人，居路口都古篆，學道也，乾隆間，邑
人能讀書者，汪燕水、鍾何瑞、龍鏡元、懷程、張燕、有慶
胡成發，皆有業，有異，東不同於俗，學道好學，能將業
其嚴，通敏，文選，漢高功臣頌，法引漢高亭會陳擒舜
信，此時萬世之事也。友人曾之，學道曰：萬世乃力士
之誦，不士乃一力士之誦也。陸機五等論法，引漢高
燕齊之間，萬士曠日抱腕，萬乃方之誦，與此同。檢漢
書，果然，燕於孫史，言事有條理，喜為詩，尤善五言，程
駿曰：詩有二化，大星、樵子、孫五人，古詩也，所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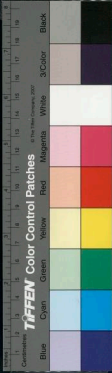
少矣。以六元百二子亦大其壽散失所有古書并黃
黎然有發明亦未輯錄實為寡婦食矣。
孫蒙字養正布衣也幼學神仙年四十兄死乃強復
持家好數學皆字穴之通於易其治易亦言人事其
書易分為五一為易緯雜荒藝度七書之數及易九
厄二為易爻曰易林曰宗氏易傳曰元包曰皇極經
世曰三易詞義曰九宮經緯附宗氏後以洞微數三
為易流曰八陣曰金丹曰地理曰為易說曰太元曰
洞極曰增虛曰皇極法範曰參兩曰範圍曰太微曰
易奇曰靈棋五為易行曰龍卜曰蠟法曰太素蠟曰

五運六氣曰太一曰奇門遁甲曰六壬曰演禽曰魂
術曰風角皆窈探灼布推加減飛行鈴望之法為衆
文補注附說為作表招強奇說比輯之得十五卷曰
周易外傳謂述卦驗不知里差難施用易九厄多見
道書太一象其法本三統當以三統法置元推之不
當雜用他法亂其數又以太一推上元至靈壽癸亥
積千零十五萬五千七百二十年加陽盈差一百三
十而以閏法四十五百六十除之既又得十法雜算
為八萬七千零四十年又一法積五千二百九十五
萬一千零一十年又一法積四百五十六萬七千零

八十三，任其數以證古算家積元不同，由其符與
非章誤也。而法言開闢至順治甲申六千八百四十
年，依其定策推之，止五千七百三十四年，則與衍不
相應。其言周易年周法年一文，運周法陽文九年陰
文六年，世周法陽文三十六年陰文二十四年，紀周
法陽文九十年陰文六十年，崇德元年丙子年文值
乾初，世文入坎初，言世驗兌值，坤从行地上，洪水之
效，禹值比後，夫內職防風氏之效，唐高宗儀鳳值刺
五以宮入龍，武后同聽政之效，久視值剝上，積累不
食，中祿獲位效也。或疑師比，竊由蒙曰，隋書王劼傳

引括覽圖也。十一日，千里為數至，應隨高祖，踟躕馬
震下足，地上芙蓉，踟躕有肉，操行則作，動四足，數至
者，天祿數至，晉書王嘉傳，行聖問世祚，嘉曰，未矣，明
年終未改於淮南，西謂末年有殃，占驗之辭，當如此
也。祈神養，亦斷章取義也。蒙學古雅，家貧為人，相宅
處，取鏡以給家，卒於家，子能祖。

述曰，孫君立人，學博而正，真陽者，惜其書不存，養正
又通音韻之學，亦無書，可惜也。兩君皆學辨，教，住百
又數石人祠，六七日，不能堪，扶杖歸，雖為俗人口實，
非亦古所矣。



之論爭，一竭者，得方古一言即聽，千里內皆慕方古，
時那勇皆有慕雉為之王，令行禁止，或亦為民害，方
古所統有仁義風，任使者互吞噬，於方古不相屬，而
李氏殿中傳，今索仇借餉，未嘗有違者，河南王生挾
萬金商於蘇州，有盜尾之數日，王生急投方古，盜舍
方古人多，既議王生，即千里之內不敢動，舍之去，又
不廿，亦投方古告寶，方古大驚，以擾攘之際，不敢與
為難，且喜其已歸也，厚貽之，使之遠去，行旅皆載方
古名以行，河南史樞知之，遣陳州知府趙境，覘方古
以無恙，速歸報方古亦自危，謝其衆不復見容，二年

閏六月，息縣民張雲路械鬥，遣使借力於魁元，魁元
以五十人性，至則事解，無所，其武雲路，憶數年秋鹽
為息，將役所沒，欲從舉至城，罵其知縣，使知縣訓其
役，放張氏，秋販也，偽為他邑，解囚者數十人，執械護
之，至處，拉散囚車，索知縣，知縣以事上州，轉至外委
把總，向得琳，得琳念食，解不敵，且用好語慰散
之，有新附者，鮑六，冒笠煙，力自後，至，後曰是官
耶，我不與之言，即斫之，死，而鮑六，冒笠，力歸，雲
路魁元，見事急，至縣，奪馬，轉殺，由王陽，羅山，轉至光
山，界河，有，並其，寶，詹三，方古，殿中，向所，分也，魁元



心術成實。故官劫馬事涉反託言。過河鳩集。既渡。則盡撤船以南。射書絕之曰。木出姓名要言。共拒反者。今殺官。若為。

天子所赦者。請縛蘇好。不然而渡。河亦無所歸也。魁元得書。沿河誅罵。屠三怒。厲兵。只渡河。大敗之。魁元跳歸。方古欲鳩舉自守。方古曰。今天軍奉教。匪。逃死誠。劫。然反者。終快罪。徒為罪人累。卿里耳。且若家室。何。不知自投。以為軍兵功。蘇幾官首。讓之家。人萬一全者。魁元不復語。七月。初。自詣項。藏獄。容日。河南巡撫王。誅魁元等五人。而案結。官益以方古勢大。不去。

之終為害。以魁元識方古。遣戍之。方古亦自喜於遠去也。其時汝陽有使曰大都督。武藝嚴千人。其黨亦千人。巡撫至汝寧。今汝寧。知縣捕之。知縣至其家。其黨圍之。大都督曰。我無罪。且汝寧從我。即我罪。我去。汝輩以安。但好為之。無為教匪所天也。且誠之曰。無事不可聚會。揮衆退。從知縣至城。巡撫數其罪。斬之。蓋河南額毫之間。自古游俠所聚。雖以武犯禁。妨吏治。而大義不敢踰。有足多者。冀大榮者。業人也。素梟勇。負販於外。遇賊撲村。縛之去。謹防之。黑賊賊旗。鼓字。大印。併列之。協閩各營時。擁衛威儀甚盛。大榮。

欲窺我心人之使權汲遂逃歸為無賴以自活之協
谷股在陝西者被剽欲於河南復立一服為聲援五
年六月之協至汝州遇其徒鄉縣李岳岳在教中位
已尊所屬數百人州之閭店有徐華平李運泰者向
容李方古家拳棒號無敵與响以利欲其入教則納
其賄岳又遣妻女至其村游觀會劇授以色誘之入
教則入淫之終不入教岳大恨而之協至乃起兵先
攻關店適二人外出教習則闖其家屠其村最慘轉
掠至翟家寨之協下令換村村民相聚謀曰坐待逃
竄皆死也今與之戰幸而勝賊終身不我犯即敗保

寨以俟官兵至則我生矣出戰賊敗賊反得寨據以
守徐華平李運泰得耗訝二十七人前追賊過布政
使馬公至從之踏溝圍寨談兵自當開一面合兵法
自七月六日丙子至八日戊寅雞鳴寨破二人報仇
痛殺賊追奔數十里而餘匪竄於彭山巡撫吳公自
南陽撥兵至曹山萬縣界遇之戰於過風樓又戰於
木兒溝十四日盡滅之方初八日之破翟家寨也擒
偽元帥李兵偽總兵孫德元寨中樹劉天王旗殺賊
既盡徧搜之偽尸不得兵民且恨且懼而葉縣馳報
云獲之伯初之協欲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起事而



其使寅月起，主是又以寅日敗之，協將逃之，朔北過
葉縣，日跌矣，冀大營方與人鬥而勝，提壺沽酒自賀，
闕然遇之，大帥博也，舍驛執之，或致死，時無質證，是
以人命自累也，追隨於野，號稱某，使歸募兵者，今
得千人之協信之從之，收兵乃執以予知縣廖君寅，
殺諸狗，取血塗之，之協到部，佯大營言陳之，堅言大
營是其頭目，故與之同死，而大營以無賴，辨人朔之
者，日月有繫，其階賊，供想，汎僅一月，乃得免，或曰其
人姓楊名弼，亦方古黨內人也。

廣東阮宮保六十壽引集香山文句

皇帝嗣位，書大器天三年，李公家正月二十日，醉吟

序東控嶺海，右扼蠻荒，嚴謀自和氣聚為慶雲，與師

壽星垂文，與頌當冥冥同新合之際，為相古以彰我

主聖臣良，鼓神精究之端，以體用象，明於是乎在矣

兼林二惟公受天地之和，王用君德，作生

休明代二，齊六年，始以進士舉，秉林善慶所集

碑，子揚其祖美，楊冠有理，或殄寇之效，康深讓等制

文章政事，元傳冠於一時，高故曹，豈不宜哉，三十公





心人雖享 記乎不器之器 君子不測之縣 味既美

而有度 賦王夫不竹 懷均名實相副 代既入自士林推

美難 埔以為 準程 唐神公象如 仲仙中人也 雖序叔奉

詔而處中 際王立

內廷 微之 賜紫 履 晚 尚 貴 則 登 益 備

顧 閱 李 彝 周 知 東 故 宜 制 日 麗

天 仗 勳 器 通 交 吟 咏

秘 閣 班 班 以 茂 學 藝 文 人 觀 度 春 頌 成 功 芬 輝 發 揮 盛

祉 沅 如 而 美 歸

聖 德 論 魏 徵 狀 公 至 越 徵 之 久 專 外 閭 泰 制

各 入 翰 林 李 公 象 擇 在

禁 闈 魏 徵 狀 公 至 越 徵 之 久 專 外 閭 泰 制

制 帶 裴 度 香 煥 乎 文 章 中 顯 嘉 祚 茂 績 杜 祐 太子 慶

集 台 庭 裴 度 香 煥 乎 文 章 中 顯 嘉 祚 茂 績 杜 祐 太子 慶

少 房 王 侍 卿 又 由 浙 入 夫 文 武 迭 用 魏 抗 海 沂

之 間 魏 王 智 詢 魏 駢 魏 揚 魏 全 越 軼 區 延 表 里 著 制

使 考 文 以 策 俊 秀 韋 質 之 特 制 協

聖 人 之 昌 運 魏 徵 狀 公 至 越 徵 之 久 專 外 閭 泰 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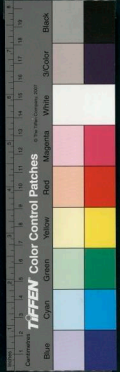
蘇 州 優 誦 而 求 之 魏 徵 狀 公 至 越 徵 之 久 專 外 閭 泰 制

蘇 州 優 誦 而 求 之 魏 徵 狀 公 至 越 徵 之 久 專 外 閭 泰 制

仁義林公作者之風概由文取士人器為主司則至
 公矣與陳已未結也謂泊水分戎律用李陳得旗
 新命并幅舊邦少業出難辨驚擊擊地以天地澄爽
 故後可交華山峙青雲則時大白星高龍辨
 皇靈有截青木湖翠波驚顯謂龍殿以堅甲利兵相
 視地則賊象空則意誓火藏雷鳴流光垂慶歡上元
 文以有忠無播為大德在元春等同制公在浙又
 善勤勤修文快經新勝明練兵符邊制不替前效
 簡其在茲歲林主
 台赴闕廷有崇春波步之勤焉夏辰杜我等制

此使河南武云龍多日則控轉論之路柳姓季統以
 交審事什式云龍多日則控轉論之路柳姓季統以
 不卿女歲制知以可便宜政則
 重澤汪洋學賦時如運神功神和蒂查舟為心帆戰
 若將於掌行其智河治所與東臨不可河洛千
 里詳出領重鎮別嚴致控其度程樣式文以搜舉
 增河南室如舞容測真慶丁甲冬在衛解見宮甚
 月是御史乃請命八神理學平諸書時遠之士午爛
 者公教人有法焉此五旬長安撤江而三四十里之書
 寄探南服親御華文武之秩段佑制江四柳及事
 與古人制反滿有思與禮樂之道策公以少選丁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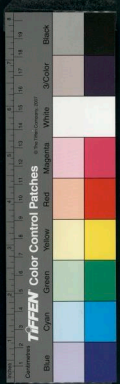




水本十三姓...
 人學...
 策林...
 十二...
 由相保...
 謂江西...
 刑裁...

國家...
 而授職...
 其人...
 策林...
 策林...
 明皆得...

海趙...
 程...
 均...
 用...
 主...
 風...
 之...
 數...
 此...



公今者一賦 郭十三 公養有聲力李
 父蒼憂公 公李

聖人不得已而祭之是 念臣為子之心謝
 用表敬忠之制與 進退出處之 不失其道謝

尚書雖古君臣道合者為人 上竟以加之范 正制史
 股肱起 補建口 病得微 允矣君子反 張是

大節昭 狀由 是言之 聖聖

國典褒 勳廉 公家 不亦 宜乎 公辭

皇帝孝 敬安 最難 狀序 二華 撫蒼 生為 人訂 志在 能

善血 大羅 天以 思信 物百 碎於 士初 意公 獨趨 然

雖甫 公久 於某 政制 正勤 勞績 彌彰 與歸
 憂節 褒美 錄序 用表 首勞 前錄 正外 諸會 揚王 似以 為

至當 嚴嚴 忠忱 亮第 明細 昭然 可知矣 聖聖 見見 聖

命惟 使勃 靜有 儀狀 狀狀 敢應 類曲 從器 矧不 妄索

厚生 榮林 五福 利動 植舉 且則 冲而 用之 斷珠 可以

導知 納梓 序此 播於 無窮 續人 茲臻 康齊 終日

濟其 美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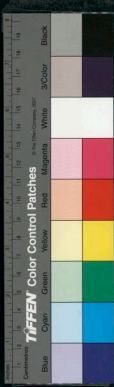
皇風 凌溢 堂明 時承 啓振 權李 公居 允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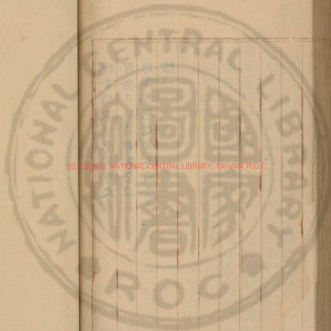
慶澤 子官 制賜 許推 恩而 反嗣 李想 三和 之負 身合

引而伸之明達
道光七年冬十二月京師多作壽文齊慶東者回
看正定李寶臣碑有王士則名檢香山某見向公
以正月二十日誌亦宮保生日也檢卸夜坐因集
此文宮保為余座師之師蓋未出淨本亦以

由天和來就在此為春插不得不某
壽貴富林七輔而或馬雅手長生久視之道
開道實在此矣才體用裝明式會嘉辰三教論流
為詠歌聯登以為宜從則初担寫鄙意揚揚漢

均存之見文章異同有法也小除日祀於縣會
館





(E) 10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